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七十一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二十一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唐一庵先生年譜

明·李樂編撰
清·王表正重編
清·許正綬三編
李文澤校點
王曉波一審
蔣宗許二審

清咸豐六年刊本

《唐一庵先生年譜》一卷，明李樂編撰，清王表正重編，許正綬三編。清咸豐六年唐氏書院刊本《木鐘臺全集》附。

唐樞（一四九七—一五七五），字惟中，又字子鎮，學者稱一庵先生，明歸安（今屬浙江）人。弘治十年生。嘉靖五年進士及第，授刑部主事。以上疏論李福達獄事忤世宗，斥爲民罷歸，講學著書四十年。隆慶元年詔復職致仕。萬曆二年病卒，年七十八。唐樞少學於湛若水，其學以討真心爲宗旨，又留心經濟世略，嘗周遊數千里，邊關險阻隘塞，皆親歷焉。前後著書三十餘種，其門人彙刻於木鐘臺，名曰《木鐘臺集》。《明史》卷二〇六有傳。

李樂，桐鄉人，明隆慶二年進士，官尚寶司卿。王表正，又名開先，寧海人，清代舉人，仕歸安縣教諭，康熙時曾編《唐集輯要》。許正綬，清咸豐間爲湖州府學教授。此譜最初爲李樂所編，復由王表正、許正綬重編。年譜紀事詳盡，於反映譜主生平之重要文獻多全文附載。又，王、許二人對原譜疏誤亦有釐訂，故多信實。卷首附録《明史》本傳，譜末有墓誌銘，往往可與正文相互參考印證。末附序跋及請刻文集並年譜公文，今別爲一卷。



唐一庵先生像　從峴山十五老人圖摹出

官不五旬、集成卅種。遊甘泉門、接姚江踵。曰詞真心、發矇決壅。言末大醇、詣臻沉勇。我拜公堂、瞻之神竦。我輯公文、讀之語重。道貌粹然、士林推奉。木鐘木鐘、聞聲昂聳。

許正綬謹題

唐一庵先生年譜三輯凡例

一、年譜輯於李臨川樂、烏程籍桐鄉人、隆慶二年進士、尚寶司卿。抄本也、再輯於王開先表正、甯海人、舉人、歸安縣教諭。按開先名啟允、次字敬、避憲廟諱。所輯年譜及唐集輯要名表正、間復用啟允、修改未完故也。刊本也。李輯抄藏、魯魚滋甚、王輯本李輯而過於簡略。茲以李輯爲本、刪繁補漏、訂訛存疑、大致稍爲潤澤。

一、先生直諫名得於四疏。明史列傳載論李福達首疏一、四十六日主事、編入史傳、立言不朽矣。三疏賴李輯得存、王輯不載、謹云見文集、木鐘臺集無四疏、當時蓋不敢訟言也、豈王別見他文集乎。李輯附雜文數首、擬刻入木鐘臺集卷尾。

一、夾疏申文等時事议關功在桑梓。李𨋡魯魚滋甚，至不可句讀，銀兩米石數目稍一舛錯，謬以千里，轉貽後人口實，故不敢登。

一、同官會約社啟與本鐘臺集①原本稍歧，業已鋟成，不復重改。

一、木鐘臺集中有有地有人有事有論說諸條，本可編入年譜，李𨋡既遺，今無歲月可考矣。

一、李𨋡無序，王𨋡有二序，一公牘，仍録入以存其舊。兹𨋡同人公啟，可得大凡，不復綴言。

咸豐四年歲次甲寅八月　日，湖州府學教授許正綬謹識。

明史本傳

唐樞字惟中、歸安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言官以李福達獄交劾郭勛、然不得獄辭要領。樞上疏言、李福達之獄、陛下駁勘再三、誠古帝王欽恤盛心。而諸臣負陛下、欺蔽者肆其讒、諂諛者溷其說、固位者緘其口、畏威者變其辭、訪緝者淆其真。是以陛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於其哀矜而至於辟矣②。臣竊惟陛下之疑有六、謂謀反罪重、不宜輕加於所疑、一也。謂天下人貌有相似、二也。謂薛良言勿可聽、三也。謂李珏初牒明、四也。謂臣下立黨傾郭勛、五也。謂崞洛證佐皆讎人、六也。臣請一一辨之。福達之出也、

始而王艮、李鉞從之、其意何爲。繼而惠慶、邵進祿等師之、其傳何事。李鐵漢十月下旬之約、其行何求。我有天分數語、其情何謀。太上元天、垂文秘書、其辭何指。劫庫攻城、張旗拜爵、雖成於進祿等、其原何自。鉞伏誅於前、進祿敗露於後、反狀甚明、故陝西之人曰可殺、山西之人曰可殺、京畿中無一人不曰可殺、惟左右之人曰不可、則臣不得而知也。此不必疑一也。且禍逆之形最易辨識、或取驗於頭禿、或證辨於鄉音、如李二、李俊、李三、是其族識之矣。發於戚廣之妻之口、是其孫識之矣。始認於杜文住、是其姻識之矣。質證於韓艮相、李景全、是其友識之矣。一言於高尚節、王宗美、是

鄜州主人識之矣。再言於邵繼美宗自成、是洛川主人識之矣。三言於石文舉等、是山陝道路之人皆識之矣。此不必疑二也。薛良怙惡誠非善人、至所言張寅之卽福達、卽李午、實有可據、不得以人廢言。況福達蹤跡詭密、黠慧過人、人人咸墮其術中、非良狡猾、亦不能發彼陰私。從來發擿告訐之事、原不必出之敦良厚樸之人。此不當疑三也。李珏因見薛良非善人、又見福達無龍虎形砂字、又見五臺縣張子真戶內實有張寅父子、又見崞縣左廂都無李伏答③李午名、遂苟且定案、輕縱元兇。殊不知五臺自嘉靖元年黃冊始收、寅父子忽從何來納粟拜官、其爲素封、必非一日之積、

前此何以隱漏。崞縣在城坊、既有李伏答、乃於左廂都追繫、又以李午爲眞名、求其貫址、何可得耶。則軍籍之無考、何足據也。況福達既有妖術、則龍虎形硃砂字安知非前此假之以惑衆、後此去之以避罪、亦不可盡謂薛艮之誣矣。此不當疑四也。京師自四方來者不止一福達、既改名張寅、又衣冠形貌似之、郭勛從而信之、亦理之所有。其爲妖賊餘黨、亦意料所不能及。在勛自有可居之過、在陛下既宏議貴之恩、諸臣縱有傾勛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不用疑五也。鞫獄者曰誣、必言所誣何因、曰讎、必言所讎何事。若曰薛艮讎也、則一切證佐非讎也。曰韓艮相戚廣讎也、則高尚

節、屈孔石文舉非讎也。曰魏泰、劉永振讎也、則今布按府縣官非讎也。曰山陝人讎也、則京師道路之人非讎也。此不用疑六也。望陛下六疑盡釋、則正福達之罪、庶聳奸屏跡、宗社幸甚。疏入、帝大怒、卽斥爲民。其後欽明大獄録刪樞疏不載。樞少學於湛若水、深造實踐、以自得爲宗、四方從遊者衆、監司爲搆一庵書院居之、學者稱一庵先生。又留心經世略、尤邊及越蜀滇黔險阻阨塞、無不親歷、躡屩茹草、至老不衰。隆慶初復官、以年老加秩致仕。會高拱憾徐階、謂階恤録先朝建言諸臣、乃章先帝之過、請悉停之。樞竟不録。

湖州府志

唐樞字惟中，又字子鎮，號一庵，歸安人。少即矢志求道，嘉靖壬午舉於鄉，卒業南雍，從湛甘泉遊，爲高弟。丙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讞獄者三，必求情罪允當。以疏論李福達忤旨罷歸，講學著書，垂四十載。以討眞心三字爲的，語學者曰：夫眞心者，即所謂道心也。曰討者，學問思辨行之功，即所謂精一也。甘泉稱隨處體認天理，其旨該矣，而學者或昧於反身尋討。陽明稱致良知，其幾約矣，而學者或失於直任靈明。此討眞心之言，不得已而立。誠明得眞心在我，不二不雜，即兩說渾然合一矣。又以討眞心工夫不必外求，

只在當身，故於辭受取予、出處進退，以及衣冠言動、起居飲食之節，靡不嚴切。年踰五十，喟然曰：道無窮盡，吾以一隅自限，可乎？遂出遊南北二千餘里，躬歷險遠，晉心經濟，歸以紀行録授門人錢鎮，曰：兹行當不徒然，顧宇内事尚草草爾，學愼毋自足也。直指監司郡縣每式廬，請㕠爲建一庵書院於郡城，又築木鐘臺旁屋數十楹，儲古今書籍，會講寒暑不輟。隆慶元年，詔復職致仕。萬歷乙亥，年七十八，病革，召門人近卧榻，惓惓以敦行爲囑，無一語及家事。

唐一庵先生年譜

門人李樂謹輯
後學王表正重輯
後學許正綬三輯

先生姓唐氏、諱樞、字子鎮、本傳作惟中。號一庵。其先松江人、元季諱藻者徙居湖州府之東門、爲歸安縣人。高祖禮。曾祖海明、永樂丁酉舉人、福州府知府、福人立祠祀之。祖應徵、號靜安老人、以貢生任浦城縣訓導。父詰、號南園、以例貢任南京兵馬指揮、贅烏程前溪坊監生馬詮家。

宏治十年丁巳六月六日丑時、先生生於前溪坊外家。七歲以前不縷述。

宏治十六年癸亥先生年七歲。始入里塾、初授讀百家姓、問欲何爲、師曰、周知世人姓耳。則唯而卒業。讀酒詩、問欲何爲、師曰、可給應對備觴令耳。則否否、曰、書如此乎。師奇之、授讀四子書嗣後學與年進、不縷述。

正德三年戊辰、十二歲。南園公赴業成均、屬先生攝外氏家政、井然不紊。

正德七年壬申、十六歲。外祖母潘氏患中風垂絶、先生素爲潘鍾

變、夜禱、刲股進餐而愈。又每念祖靜安公居東里，時趨定省。

正德九年甲戌，十八歲。娶王氏，有梁孟風。

正德十年乙亥，十九歲。以詩經補歸安博士弟子員。自後訪求師友，涉獵古今，尤志在根極理要，不僅爲文字章句之學。

正德十一年丙子，二十歲。始歸東里，任浦城公膳養之事。時巡按某公按湖，諸生道旁跽迎，先生獨否。某公怒，試以文，命題其事上也敬。呈文，大奇之，爲加禮焉。考科舉取第十一名，值減場，本學止送九名，正在截外。友人爲語遺才告考之路，辭之。讀文獻通考，終身得是書之用。

正德十二年丁丑，二十二歲。稟素弱，適遘疾，惟伏枕默思聖賢立言之旨，不徒依傍傳註講章，融會貫通，學之得力，實自此始。

正德十三年戊寅，二十三歲。提學考取第七名，食餼。嘗讀性理至律呂新書，因旁考律呂圖解，乃曰：韓公邦奇作圖解時年止二十二，予年如之，可不勉乎。遂銳志玩索，恍悟元聲元氣之說。郡守劉公天和詣府學，命粟五音，請先生遠聽而正之，指報某音某音，一一不爽。及聞磬聲，以商作宫，愕然再試，又若此。劉公查核，果粟者之誤，乃大服。

正德十四年己卯，二十四歲。平生喜九章筭法，聞有崇德學師精

此法，往訪之。逾時，精徹，復招陸午峰、陸平川、沈東軒寓觀山，務求聖賢要旨。閱太極，有太極枝辭，閱西銘，有題西銘初集。

正德十五年庚辰，二十四歲。子繼芳極聰慧，以痘殤，先生悼之，夜得夢，作夢夢歌。

正德十六年辛巳，二十五歲。歷年搆索古今經綸之迹，下筆關治體。僉憲李公試諸士，賞其策，擢三學首。

嘉靖元年壬午，二十六歲。覃研皇極數學，分積排算，甚精。陸午峰詢近功，皆數學也，曰：儒者宜無所不究，第試期近矣，舍帖括不能致身而抒所負。遂作文百餘首，竟中式。先是，應試無行資，適

與修正德實録、賜供給、積數金以行。揭曉日有八友同叙、六八聞捷皆去、先生嗣報、獨沈友桂齡不遇、爲步送出關、深慰而別。領薦後、祖遺家產、悉讓兩叔、坊銀贈親友。是科題「天何言哉」一節、「人道敏政」一節、「以爲無益而舍之者」四句。

嘉靖二年癸未、二十七歲。會試策以心學發問、蓋疾當時講學者自立標幟、欲覘士子趨向、寓去取意。先生對策、直從心學上發揮、不顧主司本旨。下第歸。

嘉靖三年甲申、二十八歲。時水災、斗米百錢、郡守馮公以先生熟諳事且工文、浼作奏災疏、併各申文、一一中肯綮、湖民獲安。災

疏申文不備錄。

嘉靖四年乙酉、二十九歲。時湛甘泉先生官南都、往從之受教月餘、聞隨事體認天理之說、遂大領悟平昔瑣碎學問鎔成一片矣。逮入監、作易與天地準章講義、司成器重之。又作太學同班錄序、講書等課、分爲三班、國學翕然從風。講義錄序不備錄。

嘉靖五年丙戌、三十歲。會試中第八名、冠本房、觀政禮部。以力學相砥礪、作同官會約。聞大禮謫戍豐熙等不允請召、又以太監鄧文加敕鎮守浙江、連進二疏、豐熙等事不報、鄧文有旨追奪前敕、時論偉之。　是科題　子貢曰詩云一節、　凡爲天下國

家一節、五穀者一章。

會約摘録

嘉靖丙戌同年某、某暨予會於同官、約日凡我服事於春曹、茲十有七八、匪在泮罔業、匪展寀罔政、嬉康惟弛乃舉會、會五日、是期時在申、冀志伸也。相觀以善、相勸以德、相閑以過、相商以疑、相考以民風、相策以官服。露衷吐誠、傷於直毋忌、困於糾毋恚、屈於美毋妒、屐於愆毋蓋、蒙於外議毋弛。置簿一、書名界格程功、不紀無過、紀改過、爲白圈。不紀無善、紀不服善、爲黑圈。日省候察、事竣以燕、儐不於旅、於潔、情不於蕩、於洽、儀不於繁、於

眞、言不於奇於中。四席、席四人、主人備殽四核四肴、酒食如量弗强、其貧富弗埒弗論。噫、登斯會、各率乃情實毋泛、斯名若梗弗友。主人爲之浮白。

請復大禮諫官及罷浙江太監鎭守二疏

禮部主客清吏司辦事進士唐樞、謹奏爲崇聖學、公喜怒以全聖治事。臣竊聞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不以一毫私意參於其間、故神人以和、天下無議、而成休美之治。且天以生生之理賦於人、人得之而爲心之仁。君人者體仁足以長人、益然與物同春、此其體也。不得已而遇昏愚狂惑、不免加之罪懲。要之聖

人之心欲與天下相安於善、不得不假此以成吾仁、初非自私而用智也。故刑人於野、與衆棄之、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國人皆曰賢、然後察而用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而去之。此非徇人情而無獨斷也。蓋聖人之情、順萬事而無情、故我所行、人皆以爲可行。然後爲公喜公怒、少有出於私情己意之便安、即非天理之正矣。臣見陛下於向者議禮不合諸臣、或謫戍、或降秩、臣固知陛下之心、純孝之心也、重於此而彼或輕焉。此亦爲天下之公怒、而非一人之私也。自諸臣言之、言雖躁、而其心可宥也、事雖執、而其忠可取也。先儒曰、盡己之謂忠。盡己云者、謂以誠

心爲之也。夫五倫之間，孰不當以誠心爲之，而忠之名獨屬之人臣，何也。四倫皆主恩，而惟君臣主敬，名分凛然，不免以奉承爲敬。而中心之所見，使非眞有愛君之實心，安肯冒斧鉞以深爭而力辨乎。若諸臣者，陛下當釋然冰消，或召復舊職，以漸擢用。使天下皆知陛下前日之貶謫，天下之公怒也，非鉗其口，使不敢言也。今日之召還，天下之公喜也，嘉其心而勸其忠也。則諸臣孰不願爲陛下用乎。近聞人言，皆謂郎中余才、行人柯維熊輩奏陛下不允過疑，陛下有留怒之意。此固陛下決無之事。聖人之爲怒，實出於不得已，是以過去便消，非庸心不留，而自無

怒之可留也。陛下英明仁厚、上追堯舜、而肯爲此乎。臣又見太監鄧文給敕之事、科道連章奏劾。利害得失之辨、臣不敢復言、但臣籍貫浙江、頗知地方之事。浙江於天下稱樂土、以財賦多而機務少也、故各處設巡撫都御史、而浙江帶隷於南直隷、此亦明驗。陛下何必加敕鄧文、而浙江始賴以治乎。況臣聞鄧文去歲在杭州散歷日、於富民而要其酬貲。當其求接敕時、尚有此、此亦貪之漸也、漸不可長。由散歷而肆大貪、由一鄧文而各省引利、將恐不利於陛下多矣。臣知陛下之心惟欲安民而爲此、固非私情之喜也。然細究之、其喜實非天下之公。陛下能於

此翻然召回敕命，以向所待豐熙等者而待之，然後爲天下之公怒矣。而況豐熙等與鄧文之事不侔乎？臣竊謂喜怒人之情也，動乎欲則私，出於理則公。人惟以欲勝理，則不見其所當喜當怒。所以聖賢教人只要以敬存心，靜而敬以涵養其本原，當其動時，隨事省察體認，常使在我清明，不爲己私物誘牽引而去，則安人安百姓，外此無餘藴矣。臣揣分末員，計時新進，輒敢狂妄，罪當萬死。但承芻蕘不棄之時，故敢上瀆天聽。臣不勝恐懼待罪之至。謹具本奏聞。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再疏

禮部主客清吏司辦事進士臣唐樞、謹奏爲懇瀆天聽以公喜怒事。臣伏念陛下貶謫豐熙等及給敕鄧文之事、用舍未盡當、故於本月初四日瀆獻愚衷、伏蒙聖旨該衙門知道。臣竊謂臣下冒威而獻議、意將行其言也。朝廷禮羅以用人、意將與之共圖治也。今臣下章奏動關此二事、不曰已有旨了、則曰該衙門知道。夫已有旨了、拒之之詞也、該衙門知道、外之之詞也。事雖典於衙門、而其機在陛下一舉筆。陛下曰即與施行、則衙門刻期而發、陛下曰看了來說、則衙門不三日而覆。若曰知道、是打發過去之詞耳。故右都御史王啟、巡按御史盧問之等奏經今

多日而不施行。當於可止則止、勿謂旨成而難易。如其非也、朝發而夕更焉、昨發而今更焉、不害其善補過。陛下何得以己有旨拒人。郎臣自分末員新進、不敢與論事之列、第以喜怒爲用舍之本、故只論學於陛下、意謂學崇而喜怒自公、用舍自正、不謂人輕言微、事泛迹略、不足以動陛下之聽。臣竊再爲陛下陳之。鄧文之惡毒若蛇蝎、伊弟鄧四猛於狼虎。負債數萬、巧爲僨計、一到浙江、收腳價、開銀礦、横詐平民、或先施禮以索酬謝、或攘捡擎以詐財物。若此者諸臣已經論列、故前奏不復悉備。然究其所爲、是特欺陛下以撫民、而實濟其償債之私也。假公道

以遂深姦。陛下誠不可不察。又如貶謫諸臣，不崇朝即起，將謂罪惡盛歟，則自古議禮如訟，各依所見，而陛下裁於其中，亦不爲過。將謂泣於闕庭歟，則賈誼初見文帝時即爲痛哭流涕。忠臣獻悃，其激烈之過不免如此，而況剖心碎首，尤有甚焉者乎。將謂人不畏歟，則斃於杖者尸朽矣，尚不得優恤，其家人誰不心寒股慄。況盤庚遷都宜也，而民不喻，必諄諄數百言以開之，以口舌代鈇鉞，帝王何益於使人畏哉。將謂是非不兩立歟，則帝王取人，論其大體，顧其心術何如。韓范富歐相爭如虎，後世不以其爲矛盾也。將謂快私忿歟，則帝王以大公爲治，臣竊爲陛

下不取。蓋凡人之情，不當喜而喜，非喜也，快情也。不當怒而怒，非怒也，尙氣也。帝王一喜，如天之春，如麗日祥雲，萬物融然毓於化矣。帝王一怒，如天之秋，如迅雷烈風，萬物肅然固其藏矣。伏望陛下深察之，勿惑於近習之訛言，勿膠於夙昔之故見，勿荒於無益之遊好，勿拒乎言官之建白，勿守乎故事之虛應，公其喜怒，以得用舍之正，則聖學崇而聖治無不光矣。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隕越戰慄之至，謹具本奏聞。

嘉靖六年丁亥，三十一歲。任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時有丐者鄭於求乞，假爲竊者入獄，給官食，廉得其情，遂捐己財代鍰，卽時

發落。此後計露、蓴有效者。强盜在牢數逾十五名，即置之死，蓋恐人衆易叛耳。先生曰、彼犯死律、自有正刑、奚爲此。若恐爲叛、嚴其防守足矣。遂已之。適遇廷鞫大獄、部議儀注茫然、先生進孝宗時廷審儀注以進。大司寇喜、凡鞫獄必借先生、以故目擊李福達一案、忿忿不平、遂於四月初一日進疏。留中不報。十一日再疏。奉旨、這事情已著多官會問、待問了朝廷自有處置。唐樞這廝輕率狂妄、輒敢出位奏擾、本當拏問、姑從寬著爲民。該部知道。給事蔡經等、御史鄭洛書等交章保留、不允、而先生出京矣。自授職至去官四十六日、實居司署二十五日。

請正大獄疏

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臣唐樞、謹奏爲正國法以光聖治事。疏中全文詳載本傳末云、臣待罪刑官、激切妄言、罪當萬死、不勝恐懼待命之至。謹具本親賫奏聞。

再疏

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臣唐樞、謹奏爲懇瀆天聽、正國法以光聖治事。臣因李福達之事、宸斷未決、本月某日已具本奏聞、未蒙聖允。臣竊惟逆賊人皆惡之、以其爲君上仇也。今陛下所以戀戀不忍棄、皆因先入之言爲主、惟恐無辜者含冤而死爾。臣

不容自默，願爲陛下再陳之。夫陛下之六疑，臣愚之六解，前奏已悉，兹不再具。臣恐陛下之疑有自而起。天子深居大内，不過寄耳目於左右。武定侯郭勛因文臣之攻擊，逞其私忿以求必勝，不免於陛下左右之間託爲掩蓋之術，壞朝廷之大體而寬亂賊之誅。彼肯爲陛下惜乎？孟軻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願陛下深察之。既而聞聖明垂念，差人訪緝。臣又思惟仁人不可誘以利，惟忠臣不敢欺其君。今所差者果仁人乎，忠臣也。福達財富，謀深，郭勛勢大氣忿，一或貪緣，遂成貝錦，其言實不實，臣固不敢必也。陛下亦安可遽信之乎。大學士楊一清職居輔導，才

號通明於國家之大獄、聖心之大疑、固宜明辨詳切、令不爲萬世笑可也。顧依違兩可、不曰事在不疑、不必御門而曰天威至重、不可輕褻、況援引孝宗時張天祥之事、臣又莫知其何如心也。一清之心、不知張寅是否福達、有無謀反。若以爲是福達、則告君不當如是、若以爲非福達、何其在外與諸臣論同耶。陛下試於早朝之畢、百官咸集之時、召一清而問之、觀其何以爲對也。法司天下之平、執之而已矣。陛下得以奪官而不得以奪法、法司可以貶官而不可以貶法、故君臣各得其道而天下平。今陛下三駁、而諸臣三變其詞。夫三駁者將以奪法也、三變詞者

欲以貶法也。臣甚憂之。科道官分司糾劾、正宜力奏、今無一人出言者、蓋緣前日給事中楊言之黜、有以恐其心而緘其口爾。陛下自以爲無逆耳之聽、而孰知其不利於行乎。臣固知言出身危、但臣身不危、則陛下之法危、法危則天下事有不可勝言者矣。爲此激切、忘其利害死生、爲陛下極陳之。伏望取臣前奏一併細看、即將李福達明正典刑、諸臣之誤陛下者亦量加責譴、以樹國家之福、以順天下之心、是亦安危治亂一大機括也。伏乞聖明裁許。臣言不避忌、萬死萬死。謹具本親齎奏聞。

嘉靖七年戊子、三十二歲。先生立朝梗概、具見前一二年中。自是

獲罪南歸、閉戶潛修、爲先生講學之始。討眞心三字宗旨不知揭自何年、大約從此益邃密矣。郡守萬公雲鵬延入安定書院、試八學諸生、拔其尤送受業、名流多出其門。有書院策問。策問不備錄。

嘉靖八年己丑、三十三歲。隱居鮑山、門人二十餘輩從之。歸安令戚公賢攜榼造廬、討論性命之旨、漏下忘歸。

嘉靖九年庚寅、三十四歲。郡守陳公讜銳於吏治、訪求利病、條陳十事以上、民多賴之。一開修荒田、一稅糧一則、一里甲帶糧、一停止民兵、一乞復折銀、一均派運糧、一經理

水患、一稽考里長、一修復水利、一公僉糧長。原文不備錄。

嘉靖十年辛卯、三十五歲。友楊鏜子不肖、欲爲之謀於先生、爲惻怛婉諭。鏜悟始寢、其子亦悛而成立。鏜母與子知之、戴再生之恩。一日、鏜持家機綾致謝、述家人意。平昔未嘗輕受一介、此獨笑而納之。

嘉靖十一年壬辰、三十六歲。門人某銳志學問、不慊於妻、謀出之。先生究其故無大釁、乃沮之曰、汝志銳、銳者每從意見上起念、汝宜默默體認、無輕率以傷倫。某受教、後其妻相夫子甚善、生四子。平生全人骨肉率類此。是年遊嘉興、集中有嘉禾問錄。

嘉靖十二年癸巳、三十七歲。歸安令劉公塾禮延先生修縣誌，從其請。從來我湖田地山蕩止籍黃册，所以難免飛詭隱漏之弊，乃贊劉公另造清理丈册稽查之，弊無所匿。他州縣仿行，至今稱善。

嘉靖十三年甲午、三十八歲。提學林公雲同移檄本府，禮延先生設教安定書院，令各學士子入院肄業。是年南園公卒，治喪自衣衾棺槨外，分毫不染俗尚。坐卧苫次，足不踰閾。

提學移文摘録

爲學政事。竊惟學術不明、士風日薄，功利熾而德業隳，詞藻蔓

而本根喪。世道之憂莫此爲甚。當職奉命以來、深愧寡庸、徒懷復古之念。因循考校、未遂作人之心。竊見原任刑部主事唐一庵先生志趣高邁、行誼純明、學本真心、文宗往哲、誠名邦之豪傑、羣英之領袖也。查得本府原有安定書院一所、可爲藏修之地。若延請於斯、進生徒而啟迪之、朝夕涵濡、相觀而善、其所裨益豈淺鮮哉。爲此云云。

嘉靖十四年乙未、三十九歲。給事中董第等、御史王朝用等疏乞宏德意、辟逸才、以共翊聖治、羅欽順、章極、毛伯溫、崔銑等與先生共數十人。奉旨、著吏部斟酌開具、各協公論來說。

嘉靖十五年丙申、四十歲。遇恩詔、復冠帶閑住。時門人陳某卒、無子且貧、倡義爲贍其妻終身。是年巡按張景、給事中高擢、御史李鳳等俱疏薦。

嘉靖十六年丁酉、四十一歲。巡按周公汝員移建景行館、迎先生講明正學。人才多出其門。是年南京御史方克、給事中張守約、禮部尚書霍韜俱疏薦。

建立景行館緣由摘録

巡按御史周爲作養事。據生員陸穩等呈稱、本府舊有安定書院、原係先達唐一庵先生講學處所、堪以容衆、會文呈乞修葺。



等因。據此、看得從師講學、乃諸生求進之方。修葺書院、亦有司作養之事。況主政唐學行素聞、養高兼久、鄉評既服、相應准行、爲此　云　云。署府事嘉興府同知林看得前項、已經照會經歷呈詳去後。續據書院生徒劉世卿等稟稱、本處僻居廛市、逼鄰公館、似非藏修之所。卑職與同生徒劉世卿、陸穩等酌議別欲區處。間查得天聖寺坍廢無僧存住、有樓房三間、堂宇二間、門道一間、地四十六畝、田十七畝。近只僧圓琛暫管。欲將本寺移改書院、中堂改爲講堂、大門扁曰景行館。待工作就緒後、酌處的當舉行務求永久、毋致別生異議、以妨正學。再照唐顏魯公、宋

孝子曹清先年各有祠宇，春秋祭祀，後因改設公館，將各神位送入本府儒學名宦鄉賢祠内，列祀其間，未得專祠。近蒙巡按御史周按臨本府地方，尋訪舊事，爲之興懷。隨蒙鈞諭，欲將二公卜地建祠，重新廟貌，庶以表揚忠孝，激勵人心。等因。看得安定胡公原有祠堂一所，在府治西北隅，子孫聚處，歲時血食。近日所立安定書院，爲生徒講誦而設。今既議改建景行館，安定書院改爲顔魯公祠。府治西南隅有僧刹一區，名新庵，改爲曹孝子祠。財不費而事可集，擬合呈請云云。巡按御史周批：看得所議，誠留心於政教者，鑿鑿可行，相應依擬，務在及時舉事，毋

負本院委託之意。又湖州府爲作養事卷，查先該本府署印同知林估計前項房屋，所費因太多，究竟卒襲僧舍之舊，修東葺西而已，殊非崇儒重道之意。今該本府推官趙督同烏程縣知縣吳聽，親詣本寺，徧行相度，地勢周廣，堪以立館。然其規制自當有祠，以棲先儒之神，有講堂書屋，以爲會輔藏修之處。繪式成圖，議將本寺舊房盡行拆卸，擇取不朽壞者助改造之用。其合用工料量動支銀一百五十兩，如有不足，本府與歸、烏二縣臨時處湊，以濟所事。爲此云云。

計開

景行館門道三間、 二脚門二間、

西廊小屋二十間、 講堂三間、 後堂三間、 東西號房四十八間、 東西廁房三十六間、 後堂小屋六間、

祠堂門道三間、祠堂三間、後堂寢室五間。巡按御史周批、准如數支給修理、作速報繳。

按府志、顏魯公祠、曹孝子祠在府學尊經閣左右、明嘉靖八年知府萬雲鵬遷。年譜載安定書院改爲顏祠、新庵改爲曹祠、事在嘉靖十六年。文中係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如八年已遷今所、不應十六年尚有此議。公牘年月分明、府志恐有誤。又天聖寺改景行館、據穆一庵書院記云、御史周公汝員以圯寺葺爲景行館、聘先生主講其中。明年公代去、輒廢。府志謂寺燬明萬歷二年、知府栗祁重修是也、第中間少景行館一舉耳。

嘉靖十七年戊戌、四十二歲。巡按周公汝員疏薦董屺、周崐、吳先生共五人。吏部覆薦。

嘉靖十八年己亥、四十三歲。講學時友施某招飲、知其有兄不在坐、詰之、乃相仇。愀然起曰、吾不敢登無兄之堂矣、豈有飲弟家而不識兄面者。講學之謂何。解諭再三、要弟過訪、以勸弟者勸兄、各釋然具酌盡歡。是年、巡撫應天都御史歐陽鐸疏薦。

嘉靖十九年庚子、四十四歲。巡按傅鳳翔、巡鹽御史王獻楚各疏薦。

嘉靖二十年辛丑、四十五歲。御史趙炳然疏薦章拯、馬理、鄒守益、

羅洪先、唐順之、陸粲、汪應軫等與先生二十餘人。又給事中邢如默、御史賈準等各疏薦。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四十六歲。子炳文卒。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四十七歲。時赴杭、夜泊澉山溪、遇盜執械上舟大聲問誰、問爲何盜。知是先生、驚曰、小人冒犯、當萬死。各擲器遁。是年先生以湖郡鄉老同志林泉會秋社於峴山、至者蔣石庵、吳我齋、施南郵、陳練塘、韋南茖、吳石岐凡六人。嗣後迭爲賓主。至二十六年丁未、别駕楚東湯世賢爲築堂峴山、名逸老社、入增減不一、實十七人。蔣石庵瑤、吳我齋麟、施南郵侃、王怡

山椿、劉南坦麟、蔡夷軒玘、李半谿丙、朱雲峰雲鳳、陳練塘良謨、顧箬溪應祥、孫郭南濟、吳苕源麟、張石川寰、韋南苕商臣、朱雙橋懷幹、吳石岐龍。先生齒較減殿之、而倡議實自先生、大約在勸德業、規過失、以賢聖相期。有請同社啟。是年、吏部覆尚書周用等薦疏。

社啟

切念志士不以出處易學、仁者不以人已異情、達人不以遠近弛事、壯心不以老少改力、豪傑不以雅俗二念。況今際明時、處善郡、當無恙之身、厲歸田之操、而盛忘年之風、如我湖不可槩

見者乎。故倡不可無和，事不可獨成。樞爲是謀之練塘南苕二君，二君曰：約時結社，貴有同心。屬樞居府城道路之中，先爲當事。其會在春秋二社日，當事給饌治具，先期一日到會所。既會次日，散會之所，任主會者便。今八月十六日，奉候於峴山浮碧亭，風雨無輟，公私俱置，衆寡不拘，後先繹來。出入任意，供具不華，一取觀摩之益；一溫知舊之情；一申鄉曲之款；一寄登臨之興。是會也，止折簡不邀，止長揖不拜，止燕服不冠，止論説不譁，止陶情不醉，止盟神不禱。愬願俯臨，共成雅集。

按府志，逸老社先生年五十二，蓋據丁未湯别駕成逸老堂

計之、然亦五十一。其實峴山秋社始於癸卯、先生年四十七也。是會起癸卯迄乙卯、凡二十四會。後又有逸老續社、先生時當在周甲、內外耆英望重、雖講學或出遊、亦間命駕重尋也。社約各條、府志繫前崇雅社吳甘泉珫會下、或先生與劉顧諸公仍吳之舊云。茲不備録。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四十八歲。湖大饑、民無聊生、族不舉火者甚衆。爲第其緩急周濟之力、不贍、至市產以哺飢者。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四十九歲。湖又大疫、有族兄染焉、貧無倚、親爲迎醫奉藥、卒治後具、親族之遘禍者亦如之。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五十歲。遊天目山，登其巔，與一僧兀坐月餘而下，遂遊齊雲山。以後皆有紀傳。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五十一歲。謂門弟子曰：道無窮盡，隨人所就之小大，視量容受之廣狹。何如吾不可以一隅自限。攜一僕渡錢江，歷四明、天台、雁蕩諸勝，天台石梁履之如平地，回轉甚捷。山中僧咸訝曰：遊者衆矣，無敢加趾焉。非厚養之定，夷險一致者，安能到此。遇一野雲僧，言貌不凡，各通姓號。先生曰：老僧莫要野裏去尋雲。僧曰：大人莫要事上去主事。大笑而别。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五十二歲。攜兩僕南遊，由江右、福建、湖廣抵

漢口而止。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五十三歲。復攜兩僕西北遊，由南直隸、河南、山西至潼關而止。數年各有紀述，凡山川之形勝、疆域之要害、風俗之淳澆、人才之顯晦、錢糧甲兵之贏縮强弱，歷覽詳攷。其中聲臭往來、學問商推、宇内奥美，大半羅胸矣。

按：本傳謂粤、蜀、滇、黔無不親歷，年譜與遊録不載蜀、滇、黔，或别有據。年譜謂止漢口、止潼關，亦非，當以錢守中墓誌爲準。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五十四歲。巡按李天寵疏薦，應天巡撫都御史張烜爲陳愚忠以備邊患事内薦吴松、戚賢、胡叔廉、王崇古

與先生共五人云、刑部主事唐樞多聞博達、沉毅善謀。雖已去官有年日、惟留心邊務、舉而試之、立見展布。似此殊材、尤難終老等語。

嘉靖三十年辛亥、五十五歲。巡按王應鍾疏薦云、刑部主事唐樞識見高遠、謀略深沉。身歷四方、備知地理山川險易之勢。胸藏萬卷、洞見古今得失是非之原。況當黑首之時、久擅白眉之譽。位苟列於邊方、材必堪於禦侮等語。巡鹽御史宿應參亦疏薦。吏部覆舉不允。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五十六歲。安吉州有土寇江天祥哨衆數千

人報、梅溪趙氏仇、尋扼險將爲亂、勢甚猖獗。時僉憲胡公堯臣就謀先生議勦無兵、先生曰、處州有坑軍可調、各縣有民兵可選、歸安有鹽徒可募。合此三者可以攻之。第無知弄兵、幸其未沸、不如撫之而免一州民於難。且急則潰而蔓、又恐輕率不練之兵、釀成荼毒。胡公往白巡按趙公、決意招撫、而無人可爲奸黨信服者、復懇先生。先生慨然任之、無一旅隨行、葛巾野服、深入寇巢。天祥聞先生至、驚伏道左、跪而請命。先生爲之開示禍福、反覆動其良心、指其生路。天祥感泣、賊衆相顧愧喜、羅拜於地曰、大人生平不負一人、今日豈負吾輩。此機一失、懸首塗肝、

梅無及矣。卽解戈擒其穴、自縛而出。湖民百萬生靈不至血刃、先生之力也。嗣州民嚴椿等呈請建立生祠。是年倭寇初發、巡按林公應箕簡商先生、爲條具十五事。載海議。

請立生祠呈詞

湖州府安吉州梅溪等鄉耆老糧里民人嚴椿等呈、爲追思報德、義⑤建恩祠、以垂不朽事。切念山州民安物阜、稅節糧時。突出土豪江天祥、不思自罹罪網、遷恨市民趙棏直証其非、虛對官司擯法、激釀烏合、勢在不軌、操戈演武騷動地方。或協從、或逋逃、羣情洶洶、震及鄰邑。仰蒙守巡胡曹調遣處州官兵三千、敦請

鄉宦一庵唐公同爲畫謀、大興剿滅。而一庵公垂念玉石俱焚、無辜受慘。於是挺身單騎、深入寇巢、探其蹤跡未形、原其情罪可宥、諭以巍巍王法、赫赫憲綱、粉身滅族之禍、開網投生之路。渠等一時昧良聞、言驚悟、素佩唐公信義不負、肝膽照人、卽解甲倒戈、聽諭降服。二巡爺亦好生體德、予以自新、不片紙而渠魁俛首服辜、不寸刃而餘黨分頭解散、免生靈之塗炭、實道義之干城。微公之德不能化天祥、微公之謀無以救萬姓、非惟一方受庇、羣邑蒙恩矣。今雖家戶誦公再造深恩、誠恐事遠年湮、致忘大惠、何以顯揚後世。椿等與本邑民人忻躍捐貲、願爲公

立祠塑像、香火千秋、以表桐鄉之誼。再請學校輿論、配享鄉賢、庶天理人心、公道不昧。實出衆情激切、報德事理、未敢擅便。呈乞批府行州、俯賜云云。江後卒論死、先生哀之、有焚枕文。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五十七歲。倭寇熾發、我湖震驚、署郡事伍公偉圖預籌防禦、爲條列六事。巡按趙公炳然亦以海事簡商、條列三十六事。載海議。時外家姪王圻等貧甚、爲買屋附居、俾得朝夕相倚。

復伍公防禦六事摘録

一、沿海險要把截處所。 本府離遠海塘、一路自海寧由崇德

至本府二百餘里、一路自海鹽由嘉興至本府二百餘里、一路自錢唐朔子門由杭州至本府二百餘里。

一、腹裏險要把截處所。安吉州南萬山中有獨松關路、要且隘、易於扼守。自州至餘杭縣一百二十里、此其中也。元取宋由此。合用本州民兵防守。孝豐縣南四十里章郵地方南通天目山、於潛、臨安縣界、西通甯國、徽州等處、沿路有礦場。合用本縣民兵防守。本府東南一百里地名烏鎮、係吳江、崇德、桐鄉、歸安、烏程五縣交界、鄉民雜居、鎮市旁午、河路甚多、鹽船出没之所、又爲府縣邊徼之地、盗賊竊發、被倭多次。今添設捕盗通判一

員、合行住劄督率兵捕防守。本府東北十餘里至太湖、浩蕩之區、叵測難制。近雖止有鹽船并没、小寇生發、然鑒之往昔、大夥盤踞、勢不易當。小港入腹裏者七十二瀆、南屬烏程、西屬長興。合用二縣民兵防守。大錢係大溪入湖之處、設有巡檢司額撥弓兵若干名、力難周顧、更以本府兵捕協防為得。長興縣西泗安鎮通廣德州、重以金陵要害之地。近廣德設有兵備衙門、止宜本地防守、不煩餘力。長興西北箬嶺通溧陽、其下合溪地方止用地方防守。長興北竹木嶺通宜興、其下水口地方止用地方防守。德清縣南通杭州五林港、要緊通舟之處、合於有警之

時本縣設兵防守。德清縣西大溪直通餘杭一帶，其交界瓶窰
去處，合於有警之時，本縣設兵防守。
一、水兵若干。　某年奉某衙門明文設立，今現有船兵若干。
一、陸兵若干。　某年奉某衙門明文設立，今現有民兵若干。本
府守禦所共官軍若干，今現有上操官軍若干。竊查湖州所軍
丁雖多，但充漕運之役者六百三十餘名，充屯田者五百餘名，
充巡捕巡鹽守城守局守監者一百餘名，上操人數不過一二百
四五十名，又老弱不堪，可用無幾，虚糜廩食，掌之不可革，用之
不可用，此海内通弊也。

一、查歲用軍需。　本所官軍每年實支俸銀若干、各州縣民兵實支工食銀若干、各州縣民壯實派均徭銀若干、各州縣弓兵實派均徭銀若干、各州縣捕役實派均徭銀若干。節奉某衙門明文、各州縣共派水陸兵銀、軍壯銀、海洋銀共若干。

一、查大小船隻。　某年奉某衙門明文、設造某樣船若干隻、今現存。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五十八歲。南京兵部尚書張公經奉命勦倭、遣官踵門、懇請謀畫、爲命駕至軍營、條陳甚悉。載海議。張公疏薦。巡按趙炳然舉境内人才、中云、刑部主事唐樞負忠貞之節、

具經濟之才。當年疏草、望久重於朝紳。今日清修、教更宏於多士。拳拳許國而學不衰、念念憂時而志益勵等語。先生素熟天文、是年友越地毛生中嶽與之日夜推驗不爽、其學自此益精。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五十九歲。倭寇燒掠各鄉鎮郡、守徐公洛請方略。先生以孝豐令林公樵素善弓馬堪將兵、本所李千户北人能冒矢石、可令二人督水兵進勦。徐公有難色、先生曰、吾與之行。徐欣然、遂令林李二君統水兵隨先生往、倭終不敢抵城。李千户烏鎭獲賊一夥、皆被擄人、混送邀功、守道正發審、先生知其故、即折簡請釋、後鞫之果然、皆得活。時德清令劉公克學

自倭寇擾新市後，恐仍蹈故地，備懇防守之策，爲貽書復之。巡按胡公宗憲疏薦。是年，一族兄迫於官逋，以女鬻爲妾，不令人知。臨晚女登輿，有往告者，即遣族人共追得還，代償所負，育女於家，後擇配嫁之。

復德清令書略

崇德至德清，由大麻、五林、進四通橋而北二十餘里，便是新市鎮。此東一路也。今雖作垻，若有地方人指引，則由東邊遠十餘里，由北陸胡家鍾家而下，中船亦可到新市。宜於此處防守之。塘棲至德清，由三分橋，由呂節家而下，可到荷葉浦、曹邨漾、大

船東可到新市、中船西可到縣。此中一路也。若要阻絕、須從上首三分橋作埧、但屬仁和縣、必須關白。五林至德清、今雖作埧、亦不多路、人衆可開、況由左近小河盤轉、可到縣中。此西一路也。請於此處設兵防守之。又聞德清縣九都草蕩地方、十四都排頭地方、漁戶小船往來便捷、人亦勇敢。若招集駕禦、可資得力。此輩可以利動、亦須以義激。如欲用之、勿吝重賞、又在以恩信相結云云。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六十歲。倭寇直至菱湖、頗猖獗。大參汪公柏守禦之策、一一詢之先生。時居民晝夜登陴力乏、議紳富各出

貲給勸、更番休息、首爲之倡。守者稍蘇、倭亦終不近城。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六十一歲。吏部尚書吳、戶部尚書賈、刑部尚書鄭、工部尚書歐陽、都御史王、都給事中徐、南京都給事中歸等各疏薦。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六十二歲。總督軍門胡公宗憲遣官禮懇先生條畫軍事。先生一上論處王直奏情、一上條議開市事宜。

海議時、族人多貧、已歲給衣食、更有一二輩鬻男者、聞之愀然曰、我尚未死、何遂至此。爲贖歸而育於家、俟婚配成立還之。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六十三歲。妖人馬道邪術蠱衆、遂成白包巾

之變。先生痛民之惑佛而無辜而死也、急請郡守李公敏德出示招撫、戒往捕者毋得以首級邀功。始終救解無算、妖亦旋熄。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六十四歲。感外祖家馬氏撫育之恩、其子無賴、先業蕩然、爲給其生。後孫復流落、構廬置產、加約束焉。戚黨中如此類甚多。

嘉靖四十年辛酉、六十五歲。是年水災異常、當事疏請蠲、不允、止存留錢糧次年帶徵、其起運者酌議改折、先生驚曰、不惟民命不堪、實亂階也。遂與府縣妥商、代作申文、內開布政司有稍緩錢糧、兩關收儲商稅、運司鹽課銀兩暫時挪借、抵補折兌。次年

帶徵補還、其現在戶工二部歲坐一應雜派工料等項、暫免一年徵辦。申文一出、隨懇大僚奏行、浙民少甦。申文不備録。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六十六歲。先是、四方來學者衆、擇得東門外隙地、大樹扶疏、築臺其下、題曰木鐘、取攻堅叩鳴之義。聯其堂曰、鐘聲送曉開寰宇、木氣宜時壯物華。至是巡按張公科檄本府於城北建立一庵書院。先生居木鐘臺、朔望會講、則詣院焉。

建立一庵書院緣由摘録

巡按御史張、照得鄉官唐齒德俱尊、朝野仰重、倡道學皆作聖之格言、論經濟備澤民之實用。相應建立書院、以為會講之所、

且以示本院崇重之意云云。湖州府知府張邦彥、竊照云云。查得府城東北隅有歸安縣飛英界廢寺一座、原額報本、勘得基址爽塏廣闊、秀麗幽靜、合宜改搬云云。計開、一、拆廢寺以併成功。清塘門外竹林荒寺、歲久無僧、山門亦將傾圮、親勘是實、著令赴彼拆卸木石搬運、隨材建作前堂、缺少另處。一、籌工料以備不敷。竹林廢寺轉創前廳、仍度報本舊殿、改為後堂、尚有門道石柱木牌樓一座、門房號房廚廁等房連廳四層屋共六十間、牆共一百二十四丈。工費頗繁。查得某罰銀、某助銀、某產價銀、撥夫銀、買米扣價銀、地租銀共二百六十二兩、取此與工。一、積地利以供需用。本寺改建書院、尚有空地桑株魚池、歲可得花利銀二十八兩、為生儒鐙油茶果之費、著附近居民收管。一、設典守以專責成。各處公館祠宇、或僉門子、或撥甲首。今既立書院、況有三賢神位在內、應照撥甲首一名、專司灑埽看守。再編門子一名、以

給使令。

一、給佃價以服人心。本寺基址并地二十七畝零，內二十三畝零僧人賣與附近居民鄭賢立等爲業，奉例承佃，種桑造屋，今已清出還官。查照原納佃價給各戶收領，作搬移費，官帖私契追塗。

一、請扁額以壯清遠。書院廳宇軒昂，門道深邃，週遭繚以牆垣，據中立石柱木牌樓一座，以壯觀瞻，請乞額名，以憑標楔。

一、集生儒以廣教益。吳興素稱文獻，書院既立，主講得師，合無通行所屬及外郡生儒，願從遊者聽便。

一、移祠宇以崇祭祀。本府應祀唐顏文忠公、宋蘇文忠公、王忠文公，祠在峴山。因恐倭寇犯境佔據，將祠拆毀，神主移安僧房，祠尚未復。請將神主恭奉書院後堂，以修祀事。

一、立碑記以垂不朽。書院既經鼎新，規畫事宜，理合開載，當撰立碑文，嗣纂入吳興郡誌，以垂永久。

吳興書院碑文

吳興故有安定書院，初一庵先生應諸生請，每寄轍焉，尋改爲

治所不獲。去嘉靖十六年丁酉、御史周公冷塘汝員按部吳中、試諸生致知論穟與事、公喜語穟曰、若見一庵先生乎。穟對曰、未也。公曰、先生之學以討眞心爲本、而濟以經略、其言鑿鑿可行也、盍往謁之。於是進諸生在高第者數人、令造先生之門、又以圯寺葺爲景行館、聘先生主教其中、誠嚮學也。明年、公代去、輒廢。四方來遊者衆、先生無以應、乃於城東門外治木鐘臺私室居之。至四十一年壬戌、御史逵泉張公科訪故事、慨前功未竟、特檄郡守雲屏張公邦彥别搆隙址、約費計程、鳩工鼎建。中爲講堂、後爲寢室、傍爲號舍、外衢有坊、表曰吳興唐一庵書院。

重門翠樹悉倣學制、視昔崇廣有加。御史每省儉此獨侈者、誠雅重先生之道、不欲簡就已也。後寖以三賢祠坿、非御史指三賢者、魯國顏公、東坡蘇公、梅溪王公也。祠故在峴山麓、會倭寇入犯吳中、訛言將據祠爲亂、有司輕毀、神罔所依、以故移祀於此。今年諸生以不便、請郡守虹瀾楊公棐、烏程令李公橡、歸安令李公松徙故地、書院始完美無缺。微三公、御史特典幾湮矣。是時、穩謝政歸湖、同門士王汝源、黃榜、王思宗、陸秀、陸稃來請記。穩鄙人罔測先生深蘊、惡敢飾說以辱先生。竊見當世士每歎不遇、一遇輒棄所學、必快所欲後已。惟先生始舉進士、卽昌

言時事、徑遭不偶、歸而講道湖之東門、湖之賢者大率出先生門下。又見督府張公經、胡公宗憲遭世多難、延攬名士、首禮先生之閭。凡往來兩公轅門者非無人、惟先生與議機務、雅中肯綮、取效如券然。而不費縣官供給、不私故人請託、絕然塵埃之外、一無所動於中、非一朝於茲矣。士大夫安居無事、不有所試、不見其深、試則輒敗、其表淺也。即斯者雖未足觀先生之深、亦足以試先生之大。天下士聞而嚮之、源源未已、書院可少哉。嗟乎、未易言也。御史行部一方、總攝劇務、坐不煖席、即旦夕取友具不他圖、人誰云何。乃今表章賢者、孜孜若飢渴不少怠、此非

挾高世之見，曠然無累，仕優則學者，安能有所建立若斯乎？蓋自穩爲諸生時，迄今甫三十年，僅見兩公有此舉，爾即通之四方，有如此舉者能幾？或曰：兩公皆豫章人，習聞陽明之學久，故於先生深知之，亟稱之，此其機有冥合者，非苟爲悦己也。由此言之，陽明之門有道如先生，同志如兩公者，又能有幾？詎不難哉！詎不難哉！是皆不可不書。書院成於張公，并及周公者，重厥始也。嘉靖四十三年秋九月吉旦，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前奉敕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門人陸穩譔，男太學生陸用章書。

湖州府知府張邦彥、同知許彥忠、通判朱謨、全祉、推官李承緒、
楊棐、同知沈東、通判王繼芳、黃廷美、推官錢錫汝、歸安縣知縣李松、烏程縣知縣李橡、趙官同立。邑氏李惠卿鏞。

按、木鐘臺一庵書院建立先後、陸北川碑文與錢守中墓誌不同、李王二年譜據錢誌。大約築臺當在前、陸碑爲是、錢誌蓋總言之耳。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六十七歲。遭太夫人之變、喪事悉尙敦朴、往時太夫人喜音、先生時以樂爲娛、自此終身不作音樂。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六十八歲。杭州會天下士聚講、衆論翕然、有經師人師之目。木鐘臺初集十種刻成。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六十九歲。有姪勳，弼被僉糧役，實貧不能支，乞先生祈免。先生曰：令所僉乃秉公以行法者，我輩正當奉公守法，烏可於行法之始撓之耶？乃捐田五十畝，令儲爲費。及後諸姪各有所僉，又恐田租所出不給，復捐五十畝。五家百畝均分，永作糧役之需。親族中婚嫁失時者助之。某年四十未娶，語之婚，謝而辭曰：婚矣，其何以爲養？厚情不敢領也。乃婚而周其養。後舉二子。《木鐘臺再集》十種刻成。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七十歲。提學屠公義英少好學問，慕先生名久，屬郡守張公邦彦躬迎先生會講於書院。屠公親率嘉湖諸

生詣院聽講。是年冬、世宗晏駕、遺詔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先生在召用之列。是秋聚友金波園、有金波園聚友咨言。

張郡守躬迎簡稿摘録

湖州府知府張邦彥等、竊惟懿德是好、固人心秉彝之良。待教而興、尤士類師資之益。一庵唐老先生少起清朝、已重諫垣之譽。繼歸緑野、益宏道闡之修。文武全才、聖賢茂德。圓成斷際、約精蘊於禮元。啟鑰開關、敷精言於彙集。鄉評倚重、士論咸孚。始蒙察院張老大人特命建立書院、以爲會講之所、制已一新。今蒙提學屠老大人申命有司敦請、以爲宗盟之師、義猶三復。愧

某叨守茲土，雖嘗竊淑乎儀型，提調斯文，何未與聞乎緒論。用敢督率三學教職及諸生輩，齋帛躬迎，懇祈俯屈皋比，共開茅塞。昔織簾崛起鄉賢，猶泥偏安之習。安定特興師教，用分經事之齋。詎聞致知一本眞心，近於陽明而有補。定性須融物理，遠於伯子而愈光。傳後世，法當時，斯道咸資不朽。成人材，厚風俗，有司亦與增榮。是誠不虛察院建立之初心，抑藉轉酬宗師重申之雅意也云云。

隆慶元年丁卯，七十一歲。詔復原職，候闕推補。建書屋於鄉，延師課族之子弟，教以孝弟忠信之道，應對進退之節，以是彬彬。

詔復原職本稿摘録

隆慶元年正月，吏部一本爲開讀事，文選司案呈云云。查得通政司樊深等職雖不同，效忠則一。或爭倫國是，不避斧鉞之誅；或力劾權奸，致觸雷霆之怒。剛方之氣，百折不回；才略之長，一時鮮儷。棲遲歲久，而衡困益深，諳練日增，而緩急可用矣。荷蒙先帝赦罪録用之恩，正值聖皇疇咨登庸之會，俱復原職，遇缺塡註云云。奉聖旨：是。

隆慶二年戊辰，七十二歲。纂修嘉靖實録，提學行文牌内纂脩事一款，令府縣儒學訪各鄉先生生平行誼履歷緣由，詳載實録

兩學各以先生實行轉聞以上。

湖州府學實録申文摘録

唐樞云：云。自言大獄歸里，屏棄世務，古道自任。其學大要以討眞心爲宗旨，敦尚踐履，取與雖一介不苟。所著書行於世，茲不備述，以性理政教之大有關勸懲者，録數篇以徵其概云。

歸安縣學實録申文摘録

唐樞云：云。授職未及一載，屢上封事，卒以建言得罪同籍，屏居山墅，布素粗蔬，終年罕出。出則徒步從容，宛然寒士。心神高朗，志行剛方，學究天人，識超凡近。自陽明而後，其踐履眞實，默契

宗旨若樞者、不多得也。士人敬慕、咸稱曰一庵先生。所著木鐘臺集行世。在前未奉欽賜特諭御製御禮等項、無因備録、所有奏稿二通、謹録進呈於左、以備參考。

隆慶三年己巳、七十三歲。素精堪輿家言、有族姪未殯、與地而助之葬、因詢親族之暴露者、盡以地贈之。木鐘臺雜集十種刻成。

隆慶四年庚午、七十四歲。巡撫谷公中虛疏請加卿寺職銜致仕。

谷巡撫疏摘録

浙江巡撫都御史谷中虛一本議處候用官員事。原任刑部主事唐樞 云云。但本官現年七十四歲、似難久待、欲將本官加陞

卿寺官致仕。奉聖旨、該部知道。

谷巡撫進加爵本檄取履歷三學申詞摘錄

竊惟云云。吾鄉唐一庵先生，其道德之隆、行誼之實、始末可紀、素推鄉評者、請舉而陳之。爲當道薦爲先生自幼云云。嘉靖戊子，太公祖萬石梁公禮延安定先生書院。丙申，代巡周冷塘公命有司闢景行館，以先生辭寢。壬戌、代巡張蓮泉公檄太公祖張雲屏公建立一庵書院。乙丑，宗師屠屏石公親率嘉湖二郡生儒拜謁聽講云云。先生居鄉恂恂，不問賢愚貴賤，一接以至誠。宗族鄉里貧乏者周之，患難者恤之。以一體萬物爲心，以興

起斯文爲任。每月朔望、與諸生會講書院、或居側木鐘臺之上、寒暑勿輟。其供費出自農桑餘積也。先生辭受取予、一介不苟。出遊交際、未嘗輕受一饋。門牆接見、未嘗輕納一贄。公府禮遇、未嘗輕囑一詞。其操守有如此者。先生經略區處、素所嫻習。值海寇之擾、而軍務屢煩、贊畫平。江天祥之變、而生靈不遭血刃。憫白蓮教之愚且衆、而玉石免至俱焚。其備豫有如此者。然其大者、外雖不忘用世之仁、內實不失守身之義、甯卒於老、毋詭於隨。此又表表在人耳目者也。至著作有關世教者、門下士多刻行於世、平居詩文不與焉。先生之學、以一爲宗、以討眞心爲

旨、見於禮元剩語、眞談等書。性理之原、造化之奥、見於太極枝辭、三一測等書。通方之才、進修之誼、見於冀越通貫行館論等書。儒宗之辨、道術之訂、見於宋學商求、國琛集等書。析道之精、應物之智、見於感學編、酬物難等書。發明良知之訓、揭示因材之教、講求經史之藴、見於咨言、語録雜著等書。凡此皆先生苦心、不得已而有言以待後之學者、卓然皆可師法。固天下之望、不止一鄉一國之望、所謂國有老成人、此其選也。方今聖天子登極、首詔録用舊臣、先生與焉。部司科道亦勤薦剡、而顧屈抑未伸、豈非社稷生民所共惜也哉。某等非敢爲佞、出於輿論薦

賢之公、不勝懇祈云云。

按、前闗景行館、規制頗盛、陸北川書院碑云明年御史代去輒廢此申詞云以先生辭寢竊意甫成不應卽廢、當以辭寢爲是。或初議建館、本未告成、第修葺圯寺、故可辭寢耳。

隆慶五年辛未、七十五歲。患痰火、從此有疾、有勸節養者、歎曰、此生有不了學問、一息不容少懈、何節養爲。是年王孺人卒。

隆慶六年壬申、七十六歲。太守栗公祁固請鄉飲、不就。同志友吳思誠銳於學、家貧不苟取、飢餓不能出門戶、爲贈田三十畝。

萬歷元年癸酉、七十七歲、痰疾日甚、經月卧牀。太守栗公率僚佐

至木鐘臺。懇修府志，力辭不克。因舉有學行者數人，共成之。會疾篤，不能竣事。又念外祖母潘氏、外庶祖母吴氏恩，自揣不起，遂立二母亭，作二母亭碑記以誌不朽。置桑地數畝，遺後人歲祀之。

萬歷二年甲戌，七十八歲。十二月二十九日丑時卒。先是數月前，病棘不能起，約門下士近榻前，惓惓以敦行爲囑，且曰：此風不可息。蓋指會講也。卒前一日，以所作郡建疆域山川三條，手投守令稿，而先生絶筆矣。比卒，終無一語及家事，身後惟圖書四壁而已。是年，巡按蕭提學滕有文檄。

巡按蕭委張推官訪語摘録

訪得主事唐，敦樸不染於吳風，澹泊雅同於茗水。聚徒講學，著書立言。一郡之士咸宗，四境之風攸則。但年已衰邁，抱疴不出，久絶意於功名，且希聲於交際。相應勤加優禮，免列薦章云云。

滕提學送扁文移摘録

爲優禮高賢事。照得主事唐號一庵，抱道守眞，蹈仁履義，倡正學爲後進之羽儀，勵廉隅作一方之表率。本道職司風化，相應崇禮。仰府官吏動支本道項下無礙官銀，置扁額一面，大書人倫儀表四字，首行書某，末行書某。鼓樂具綵，委府學教官遵送

宅上懸掛，以見本道優賢之意云。

張推官專祀書院記〈東郡守修府志，後擢山西憲副節推張公應雷署府事，祀先生於書院，作此記。〉

先生性淳而行端，淡泊自如。世家吳興，少年舉進士，而所居僅蔽風雨，服不飾躬，言不綺口，早崇象山之學。常遊吾邑，與東石、卓峰、疎山諸先生遊。先生常語雷曰：「曩遊金谿時，見其士朴而俗淳，欲留寓不果。」先生講學吳興，以討眞心爲肯綮，蓋與象山先生收放心互相發明。吳興之士行先生之學於孤卿之列者，武相㧞也。而先生自視則怡然。蓋先生淡若淵明，和如明道，粹比濂溪，自得類康節，高明同象山，眞砥柱三吳，而與文淸、文成

後先婉美也。先生修志時已有疾、而力疾不輟、若以郡公論自任者。一時郡士大夫皆出先生之門、凡先生臧否廢置、皆信若龜卜。先生手稱付守令之明日卒、蓋絕筆也。乃先生歿、而御史蕭公欲就書院立祠祀先生。提學滕公復行府、附祀先生於鄉賢祠、仍申明蕭公之意、專祀先生於書院焉、則書院先生固遑之不可得矣。先生誌志、而甯誌先生、時萬歷乙亥夏四月望。

按湖州府志一庵書院門下載陸穩一庵書院記一首、年月與此同。陸碑在嘉靖四十三年壬戌九月、張記在萬歷三年乙亥四月。府志所載前半間録陸碑、後半間録張記、合之而

借名於陸，不知何所據也。年譜歲月與作者姓名歷歷可考，府志恐誤。府志陸記中云：先生卒前三月，以一庵書院歸之官，蓋先生之飄然一寸不取也。張記僅云則書院先生固還之，不可得矣。語有詳略，然年月具在，按譜自明也。

唐一庵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唐氏，諱樞，字子鎮，號一庵。世系不備録。唐氏貴顯代不乏人，其族人猶父子相約，守農圃之業，拙言辭，安儉陋，凡世俗靡靡爭以規時射利，皆不知也。蓄積所從來深遠矣。先生弱冠時博學好古，知名郡中。嘉靖壬午，以詩經領鄉薦。丙戌會試中第八名。廷試，賜二甲進士，觀禮部政，選授刑部陝西清吏司主

事。甫數月，以言事奪職歸田，遂終其身不仕。學士大夫咸共嗟嘆，懷抱深遠而不一試。然退與門人弟子講道論藝，修遺文，述往事，以著述卓然自見於後世。此不係時之遇不遇、身之窮達異也。當在禮部時，上疏論帝王宜公喜怒，以觸忤抵罪，留病於心，不忘非大公無我之道，勸上召還議禮不合譴戍豐熙等諸臣。又論浙江織造太監鄧文貪緣更敕改鎮守，清朝不宜有此舉動，爲新政累。疏入，豐熙等不報，鄧文有旨追奪前敕。時論偉之。初至部，尚書顔公大加器重。會李福達獄急，先生時在提牢，特荅問，乃退具疏上之。福達者，山西人，正德間以妖術聚衆不

逞之徒，欲詿誤百姓，發覺，撫按勒兵捕獲，黨與皆伏誅，福達竟逸不得。至嘉靖初，更姓名張寅，挾技投入武定侯郭勛家門下用事，蹈藉權勢，恬不顧忌。久之，蹤跡敗露，關送彼處官司訊實，獄具上，大司寇論覆報允，而臺諫惡勛恃肺腑橫甚，聯疏論勛黨叛，欲并治勛。勛恐甚，因共中官謀造蜚語，言文臣結黨排陷勳戚。語寖聞，上震怒，杖言官公卿大夫午門外，雜問洶洶，無敢言者，竟脱福達罪。先生疏論福達蹤跡始末甚詳，上疑終不釋，竟奪職爲編氓歸矣。歸後不入城市，託棲城南鮑山，厡屋數椽，不蔽風日，處之晏如也。先生始學時，欲於百家無所不窺，後從

甘泉湛先生遊聞隨事體認天理之說、遂悟舊學非是、曰、天理本具足於心、亦即是心之眞體。今之所謂心者、皆緣於氣稟見聞習俗以爲見、而非其眞也。若不從此處研討分明、雖從學於學祇爲此心障蔽、何益於學哉。故從氣稟見聞習俗之間體認天理、使之流行於應感幾微之際、則隨處皆此眞心發現、而學無餘事矣。故先生以討眞心三字發明、隨事體認天理之旨、可謂直截明白而簡切也。中庸言擇善、大學言致知、聖賢皆從其心之悟入而自得於己者、立言以開來學、要之無二理也。先生自居鮑山、謝去外事、士大夫以問學至者延款接對、終日不倦。

門人自遠方來集，居處湫隘不能容，併炊合席，不厭龐雜。值炎暑，往往從竹林松陰之下，藉草列坐，相與討論。入參質問，盡爲剖析，各饜其意而退。門人寖有聞者。是時陽明王先生在會稽，甘泉湛先生在廣，涇野呂先生在關中，先生在湖海之士，聞風興起，各隨其所聞，卓然思自立於道。我朝人才至世宗初年，與宋濂洛可謂並盛矣。嘉靖丁未，先生年五十一歲，喟然嘆曰，道無窮盡，隨人所就之大小，視量容受之廣狹何如。吾以一隅自限，不可。八月，觀濤於浙江，遂渡而東，歷四明，入天台，循赤城，探雁蕩，徧訪禪宫釋子道隱，求諸方内外海上十三參，冀其或

一晤相證發、亦吾道之幸也。戊申入閩中、周閱武黃山水、歎曰、猶在人寰近境所睹已不可以常理測、況海外遼闊、獨奈何以孤陋病廣大也。乃西泝鄱陽入漢口、泛洞庭過沅湘、遂登南嶽極南紀、滔滔江漢之廣、得縱目焉。己酉、從金陵渡江、歷覽滁泗間、逶邐北至嵩高下。穿轘轅度關塞、停車洛陽、自孟門折而東、包淮泗、抵孟津、震蕩激射、崤函成皐、東西門戶、河山四塞、古稱天府。先生注意深矣、攬巒躋踏數日始去。自是西登華嶽蓮花峰、望楚與秦、東至淇上、望魯。北抵平陽蒲阪、過堯舜故都訪其遺俗。所歷南北五千餘里、上下數千年古帝王事業、聖賢出處、

與夫英雄豪傑所經略具在。一時士不得志，挾策結軫，曠覽河山之勝，想見古昔盛時，追論其得失，亦足以紓籌策而拓心胸也，詎謂非勝遊哉。歸以紀行録投鎮，曰：吾茲行，當不徒然顧宇內事尚草草，爾學慎毋自足。語諸生毋蹉跎失時也。自後先生以山中不便來學，謀更擇地，未得。先是，提學副使退齋林公，巡按御史冷塘周公，郡守石梁萬公前後各闢書院，禮延先生講學。迨嘉靖壬戌，巡按御史達泉張公檄郡爲先生特建一庵，背院在城西北隅，夾天聖、飛英二寺間，境僻靜爲最勝。又卜得城外東隅隙地，大樹扶疏，築臺其下，題曰木鐘臺。搆屋數十楹，儲

古今書籍其中、四方同志至者授館。先生自處於臺爲恒、至月朔望郡士大夫會講必於院、以宏敞可容衆也。臺高廣僅丈咫、樹柯葉散布、蔭蓋一畝、蕭然森爽、如處長林邃谷。與客坐談眞境、時有鳥鳴聲出於叢翳蒼萃之中、令人發深省、消除鄙陋、胸次爲一灑然也。當書院甫成、適提學副使屏石居公以校士至、率諸生詣院與先生講盡日、而鎮與許生爭遠是日皆在侍、相與共究討眞之旨、士環列前後、聽講者數百人焉。臺與院皆緣城之內外、相去二里許、學者各以其便分處之。是時先生年已七旬外矣、惟恐不能有所發明、孤其自遠至與羣而居者。終歲

惟此講學一事，往來於胸中不厭倦，雖祁寒暑雨未暫輟也。先生前後所著書三十餘種，門下士爲刻於木鐘臺，總題曰木鐘臺集。書中所論天地陰陽氣化流行，發育與人物稟受靈蠢偏全，各推本所以然。蓋太虛轄動靜之機，而進退轉移往復不窮，以成造化功用，三才之道無間於彼此。故爲深探造化，以著學問本原，備於三一測與禮元剩語。人生各全其天命之性，因緣氣稟以開情欲之竇，欲動而性蔽之，性蔽而心之感應酬酢失其眞矣。故以日用應感酬酢之際，析其理欲之機，使此心卓然不爲物欲所動，而後所存所發，渾然天命之眞。人道惟在於盡

性學無外此者矣。故性與氣稟物欲或自本而之末，或由末而反本，皆爲闡發詳盡，使人知所從事，而實用其力，莫詳於景行館論太一枝辭⑧。及於君子修身以任國家天下之責，聖人盡性而受天地民物之寄，道存禮樂政教，用有常變經權，雖妙用在於從宜，必備制可以盡物。周公損益三代，孔子斟酌百王，此其準也。先生論治，必推原於性情心術，先治本也。世有升降，政由俗革，王伯之道不同，悉爲論著始末，存治體也。三代以前立其經權其變，漢唐以下者其善申其弊，察治宜也。舉舊參乎世局，更新酌乎物情，修令存乎國體，具於政問法綴，周禮因論，證道

諸書，鑿鑿可行。討真之學，非徒託諸空言矣。鎭侍先生久，觀察最深，於先生之學頗能推見大意。先生患學者習熟見聞，不返求深造聖人心學，漸失其真，惟真故實修實證，實心經書，有實功有實效。自學失其真，一切皆以譎詐相蒙，虛文勝而實意衰，雖有志之士，不能自拔於流俗。故討真之教，直從世道頂門下鍼，可泛視哉。先生家故約，敝衣糲食，冬夏木榻草席布衾，歸卧林壑五十年，寒素如一日。四方士大夫過郡相問候，門弟子以從學至，歲時姻戚以念舊饋遺，一蔬果未嘗泛受，至周貧濟困，不論已有無，皆爲曲處，令得所。其施惠先族屬，次姻戚朋友，故

先生之族雖歉歲無凍餒者。郡邑有大事、郡邑大夫過咨問、必爲籌策始終而詳論之。至里閈無論巨細事以片詞請、以爲深恥不爲也。自始歸至卒歲、計內外臣僚四十餘薦、當道欲致先生一簡不可得。以先生才望、自可駕出一世、何所不至、而甘於窮老、無幾微見於詞色以終其身、豈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耶。平日默坐室中、一無縈念、而其中涵茹古今、四方上下、海內外無不備諳周悉。異端曲學與末技瑣屑鄙細、皆得其關節脈理要會、隨我操挈。此由學有統宗、精於一而萬事畢理、豈若昔之人貫串馳騁、獵其膚毛也耶。士大夫稱先生學窮百家、殆

非深知者也。歲甲戌、先生七十八歲、自始學至此、無一息稍懈、無一念不在講學、以道自任、窮而益堅、困而愈奮、至易簀時而猶諄諄相囑。此可以觀先生之學矣。卒之日、敝篋中衣僅周身、圖書數千卷而已。嗚呼、此可以觀先生之學矣。子姓生卒不備録。銘曰、嗚呼、先生仕不酬其志、而以力學示我儀型。道不顯於世、而以講學淑我後生。討眞之旨、遠紹程朱、近契陽明、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兵部武選司郎中、前武庫司主事、眷門生錢鎮拜譔。

墓在北關外東牆濠稷三圩之原、傳聞此穴生前自定、後人

惑於形家利達遲速之言、改遷妙喜下陳邨、由市口進去約十里山二畝、辰山戌向、穀雨第三日祭掃。由今觀之、達乎速乎、理乎數乎、噫、難言之矣。裔孫樞謹誌

唐一庵先生年譜終

程邑學前街
劉文光齋鋟

校記

①本鐘臺集：當作「木鐘臺集」。按，《木鐘臺集》乃譜主文集，見《年譜》前後文。

②「卒不能明」以下，《明史》卷二〇六《唐樞傳》無「於其哀矜而至於辟矣」九字。當從《明史》。

③李伏答：右引作「李福達」。當是。

④乙亥：《年譜》正文作「二年甲戌」。按，甲戌爲萬曆二年，乙亥則爲三年，二者相差一年。當從年譜。

⑤義建：疑作「議建」。

⑥爭倫：當作「爭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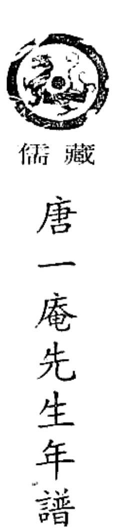
⑦力効：當作「力劾」。

⑧太一枝辭：《年譜》隆慶四年條載《三學申詞摘錄》作「太極枝辭」。

⑨嗚呼：當作「嗚呼」。

⑩唐逸庵：當作「唐一庵」。

⑪「重太守」與其下文字不相銜接，當有脫文。



序

學聖人之道，不爲頡凧之辯、崖略之行，有所漸濡摩切，以自束于道德仁義之中，而安驅以至于大賢之域，惟其恒而已矣。天之所以恒動，地之所以恒靜，幹維之所以恒固，陰陽之所以恒周，皆是物也。易繫雷風恒而取象于剛柔相應，立不易方，君子觀乎此。是故循乎歲月陶冶之功，以盡乎精深久大之用，守乎飲食居室之常，以極乎經綸事爲之廣。孳孳矻矻，劇大攻堅，以至終老而靡有已。此君子之自强以恒其身而不息也。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凡古人一言一行，必考而志之，曰：古之君子，日有課，月有程，

其御心役志，優優乎有節也。而學者亦因以稽其心身失得、道理深淺之故，而勿至迷瞀而不通、翔佯而罔所歸。此學者所以求君子之恒其身而勿自棄也。嗚呼，恒德之難也久矣。吾郡唐一庵先生，理學碩儒也，其有年譜者何？蓋從遊者記其歷歷生平，而纂敘以傳諸世者也。先生年少登朝，以直言故一斥不復，其心無所羈續，而一肆力于聖賢之學。其學以踐履爲主，以誠敬爲宗，篤實純固，造詣深粹。今其年譜所載，修之一室而博見乎天下，鋭於方壯而不懈於耄期，磊磊焯焯，具見本末。令數百年後尋其緒言餘論，想見其人，如祟山大嶽之在于前而不可援躋，誠可謂於聖人之

道、實有得者也。當是時、朝政日秕、士大夫之講學者中衰、先生屹然振興其閒、以斯道爲己任。是故聞先生之語、則知其擇之精、考先生之行、則知其守之一。觀先生之談兵慷慨、則知其恢奇、而汪衍。誦先生之文章古奧、則知其博大而研微。當世雖不我用、而假以歲月、循循不怠、窮理盡性而深造以至於如是、非有合於易之恒象而然耶。余同年學博王君開先、有志乎道者也。一日得先生年譜讀之、慨然企思、重付劂氏、萻奉先生之言行以自箴、取其有恒者而充實勤勉、以期於如是而止。此王君之志也。

康熙七年歲次戊申九月、同郡後學吳光謹序。

序

兩間內祇此一道理、古今來祇此一歲時、人心中祇此一精誠。但得一明眼人覷定不放、將此一片精誠、副此一箇道理、無些子夾雜、無些子間斷、無些子欠闕、便是不錯過光陰、便是不虛生一世。雖同此百年之歲時、實有不可同年而語者。此唐一庵先生之年不可不譜也。先生之年譜作、而歲時攷焉、精誠著焉、道理昭焉、則生乎先生之後者、皆可蹶然思奮矣。雖然、先生之年譜出門下省垣公李諱樂之手、與文集並垂有年、經兵燹殘缺。賢裔歸安庠生猶蘭暨棫者學篤行優、克繩祖武、慨然思有以梓之而未逮。居嘗

跼蹐、瑾因慰勉之曰、宇宙多少缺陷事、卻被從前大聖大賢陸續做去、漸次美備。人生祇恐志昏識陋、認道理不真、精誠誤用、歲時碌碌耳。如果認得真、做得定、不與走利如鶩者同朽腐、則凡天地不了事、皆將有以了之。而況乎整理家學、補綴先生之斷簡乎。嘗攷之鼎銘曰、顯揚先祖、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而可不務耶。兩兄瞿然曰、唯唯、敢不晨夜展力以求殫厥事。瑾復廣之曰、以先生之精誠、荷兩間之道理、道理既不可磨、精誠決不可泯。天既爲之篤生賢明如兩兄、必非無意於先生者。兩兄既刻處先生於意中、先生之精誠自必感通於意外。即如兩兄鼓勇新、既圯之

木鐘堂、而迫於力、龍風忽拔大拱之墓木以協之、非明徵歟。兩兄於是快然於心、命瑾撰呈稿達當事、更爲文告通族、爲祠宇文集計。未幾而歸安祭酒王先生巳手訂先生年譜一帙、召兩兄授剞劂。更念先生家世、一鐙膏火不繼、毅然捐俸入以務刻期、告竣且將力圖次及文集之缺失者。兩兄固辭不得、因感嘆曰、噫嘻、是郎子之所謂意外者歟。瑾曰、然。然以學師言之、固爲意外、以先生言之、仍然意中事也。膠庠方閒散祿薄、窮年矻矻、每慮不贍其私、凡所欲營而心不給者、何可悉數。則是役也、萬萬無所望、然而義形於色、斷然無所回惑、是非認得道理眞如先生、不誤用精誠如先

生、不虛度歲時如先生、安能卓絕如此。是唐先生與王先生身世雖殊、而先後之道揆則一也、又烏可謂之意外耶。總之、天地閒有所缺陷、則必有所成就、缺陷者成就之資也。故洪水方割、舜禹慘淡之而不辭、楊墨充塞、適足爲孟子闢除難耳。則是一庵先生之文集殘、而爲王先生地者、不旣多乎。雖然、王先生自涖任以來、葺宮廡、理學舍、凡頹垣、推桷、碑亭、遺蹟、無不維新而丹雘之。且議重建倫堂、經營圖度、已再易寒暑、事雖有待、然落成可必。茲以公餘、力成是舉、其於兩間事、可謂惟日不足者也、其所成就、寧止此哉。瑾謬蒙王先生之見知、兩兄之推重、將有互相校訂文集之舉、敢

無一言以紀其實。謹跋。　昔

康熙戊申重九日、後學繡水朱瑾拜題於耇上根心堂。

歸安縣儒學爲公顯表章正學、重飭先儒祠宇事。蒙本府正堂吳批發府屬八學生員李爔、王錫申、陸啟運、朱瑾、沈懿焜、龔鳳儀、潘中臨、張膽、潘汝慧、卞昌齡、王延祖、李邕、吳時幾、費祖喜等呈詞。呈稱、切惟教化之道、正學爲先、表章之功、先型爲要。故闕里從來多俎豆之彥、而紫陽迄今備禮樂之英。雖聖賢之感被宏深使然、抑歷代之追崇不替致此。是以古之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者、固屬下士之同心、實由上人之盛典。本郡歸安縣先賢唐一庵公諱樞者、學貫天人、功存名教。官居比部、敷陳不啻長沙。設教西吳、講習直聯伊洛。繼文成師若水、而共討眞心。認天理、致良知、而獨尋道脈。

備倭撫寇、確見經綸。睦族敦倫、徵諸踐履。考其年譜、見其生平。讀其著述、見其汲引。眞四方之泰岱、而百世之人宗也。前蒙郡守萬、督學屠築貴行館、師事於生前、後荷按院蕭、學憲滕改北書院、特祠於身後。祀事至今不墜、祠宇漸次將頹。昔賴陳祖臺之重光、六十載扁題如昨。兹藉憲宗師之振舉、數百年堂構斯今。道不虛行、事如有待。況當善政激揚之後、正值人文蔚興之時。如先生之堂、祀者修而廢者舉、則廟貌新而教化聿新。維先生之宇、美其奐而朱其輪、將君子敬而小人亦敬。三吳士習、悠然升闕里之堂。七邑民風、油然入紫陽之室。究其所自、功有攸歸、極其所之、名將不朽。

爖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等情。蒙批仰歸安學查報。批行到學、蒙此、該本學署教諭事舉人王啟允、查得先賢唐一庵先生立朝抗疏、講學授徒。展籌平汪直等數省之倭、感義降江天祥億萬之寇。學與朱考亭並駕、功同王陽明齊驅。三院具題建祠二處。一在東郊之外、年來蒸嘗則子孫主之。雖廟貌未光、猶能典守勿墜。一在北關之內、每歲春秋則當道祀之。值兵燹之餘、未免鞠爲茂草。此入學諸生所以合詞公懇修葺也。卑職遵奉憲批、躬詣講堂、拜瞻遺像、肅然起敬。第榱楹僅止五椽、風雨不蔽、儀門猶存三闘、鳥雀其懼。極目荒基、不下三十餘畝。魚池涸於左、牌坊圮於前、石碑湮

於後、恍然想見當年祟祀先生之厚且至。而修舉廢墜、闡揚先烈、端在今日矣。查先生文集、則有木鐘臺一編、年譜一帙、曾於順治十二年十月間蒙前任府憲張命重繡梓工。未及半而斧貲維艱、迄無成功。查先生苗裔則有孝廉一、明經一、子衿八、要皆安貧力學、行將騰發家聲。查八學原舉諸衿間望素著、才學兼優、委以勸募、必多樂從。總之興廢起衰、光前啓後、自出憲裁。卑職未敢擅便。緣奉批查事理、合就申覆。爲此今備前由具申、伏乞照驗施行。須至申者。

康熙五年十二月　日。

募修補唐一庵先生木鐘臺集幷年譜啟

我湖先正、

唐一庵先生、學本壻城、系傳莒國。幼歲知爲偉器、積年造厥醇修。名教權衡、文章領袖。昌明正學、遠紹安定之風。討究眞心、近契姚江之旨。窮上下古今之變、闡述經綸。綜名物象數之繁、博通載籍。用是識見超卓、謀略深沉。郎署甫登匝月、抗言殫韓范之忠。邊關備歷四方、周覽得山川之助。著書盈篋、五十年高蹈林泉。負笈踵門、二三子長吟風雨。景行館裏、當時杖履同親。逸老堂前、曠世衣冠如覿。況復廉隅勵品、酌借貪泉、儉約持躬、餐惟脫粟。撫鄖則孤

寒在抱白、屋銘恩。慨慷而寇盜滑蹤、黃巾感德。其律己也彌嚴、其待人也至篤、其立朝也尚節、其斷事也無私。今讀木鐘臺集一書、分爲初集、再集、雜集者計三十種。又年譜全卷、垂講學之名言、抒籌時之碩畫、事求實踐、義貴旁通。枕經葄史、胸有千秋。内聖外王、道惟一貫。可謂蘊釀深醇、規模博大。已無如鴻文浸汗、投梓艮難、蠹簡飄零、焦琴可慨。聖域雖窺其奥、士林罕讀其書。尋講臺之故址、蔓草煙縈。過書院之遺基、豐碑露立。春秋薦芷、僅屬虛文。理學傳薪、誰扶墜緒。維人心之厚薄、關世道之盛衰。此徵文攷獻、憑弔者未免歔欷、而易俗移風、老成者動多感觸也。今先生十世孫杏

郟君名檥者、於歲辛亥秋得木鍾臺集殘版於顧氏、細校缺少七八百葉。商之郡學師　許甆生先生、籌補成書。於是我公祖王雪軒先生、歸安邑尊　丁少薌先生捐廉首倡、屬許師任其事。嗚呼⑨、表揚家學、無慚通德之門。補苴遺編、實賴鉅公之力。瑛等忝居後進、景仰前徽。守杏壇之彝訓、身列膠庠。拜梓里之典型、像瞻祠宇。焚香者禮若南豐、鑄金者事以北面。敢裁小啟、徧告同心、還望集腋以成裘、俾克聯珠而合璧。神靈呵護、蒐輯緣深、道脈攸關、表章事大。從此膾炙儒林、流傳藝苑、清風未沫、峻範長存。低徊吾黨、道只寓倫常日用之間。接續斯文、功不在濂洛關閩之下。用深

慼戚、無任跂馳。

咸豐四年歲次甲寅仲夏之月　　穀旦。

募重修唐一菴先生書院及木鐘臺故址幷補刊唐集輯要啟

唐一菴先生木鐘臺全集之補刊也、大致詳前啟中。長官分廉、學師襄事、計可望成矣。外有唐集輯要一書、康熙間歸安學師王君開先表正訂定、嚴存菴我斯侍郎序之。學者未覩全集、讀是書可得門徑、再讀全集、可豋堂奧、王學師之功不尠。顧是書近已罕見、原版更不知所歸。去夏祠生杏邨檯復從雙溪嚴氏蒐訪得之、細校缺失百數十頁。嚴氏孤寒、意在求價、勢須購歸而補刊者也。至先生書院僅存講堂、即今春秋致祭所、大半朽損、已等廢齋。堂後

寢室、堂外齋舍盡圮。陸北川穩侍郎書院記一碑、沈埋榛莽間。外衢有坊、昔表曰吳興唐一菴書院、今頹廢、祇存石柱而已。郡城東關外木鐘臺故址在焉、臺廢已久、當時所稱搆屋數十楹、儲古今書籍者、今祇餘敝屋二楹、寥廓無藩衛。杏邨尊甫名銘者、於道光十二年曾經重修、纔二十年、荒蕪乃爾、後更茫然墟矣、勢又須修葺而整頓者也。安定書院正在鳩工、凌忠介公祠早落成、杏邨竊羨慕。雖然、此非杏邨私心也、後裔固應爾、後進何獨不應爾。敬以告諸同志者。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暮春之月　穀旦、　吳興後學公謹啟。

具禀貢生裘介禧、前任來鳳縣知縣陳炳常、舉人周學濂、候補教習陳長孺、生員楊錫鹿、廩生王承羲
爲叩請籌款興工重修先賢書院、並保護遺址事。竊先賢唐一庵先生道德文章，貽垂志乘，尤爲吳興師表。三百年來，士林沾溉久矣。先生書院在郡城飛英鋪，供奉先生遺像，春秋從祀，溯前明書院初建時，屋宇宏敞，今祇餘講堂三楹，風雨漂摇，豐碑露立。若不重加修葺，恐日久傾頽，工程更大。再先生木鐘臺故址在郡城東關外，當時臺旁搆屋數十楹，弆藏書籍，兹則寒煙蔓草，幾等荒墟。若不重樹數椽，以爲表識，日久勢必湮沒。此皆先賢講學

之地，流風餘韻，景仰無窮。奈唐氏後裔式微，既難勝任，地方義舉

頻仍，勸捐亦非易事。爲此籲懇

憲公祖大人，酌盈劑虛，於稍可籌畫之中，

恩賜措欵數百千文，俾得興工修理，實屬感戴靡涯。我

憲公祖大人，初蒞我湖，普沾

德政，朔望在郡庠宣講，啟牖愚蒙。近復修竣安定書院，興建義倉等

舉，具見

深仁厚澤，教養兼施，湖民之涵濡而感化者，正復方興未艾也。今介

禧等爲表揚先正起見，諒荷



俯鑒下情、不棄檮昧。至先生木鐘臺集並年譜、修補已竟。其書院及
木鐘臺故址、再得籌欵興修、彌覺大快士心、不留遺憾。從此正學
昌明、所以培人心而勵風俗者、關係良不淺也。介禧等不勝惶悚
待命之至、謹合詞上呈。

具稟祠生唐櫾大致同前

咸豐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奉

署府憲胡

批、公議修葺一庵書院及建復木鐘臺屋宇、以
表揚　先賢、昭垂久遠、並保古跡舊基、無虞
湮没、誠爲美事。容俟有欵可籌、即飭確估興

辦。該祠生唐蘧禀、並發

府工房藏卷。

具稟祠生唐檣

爲呈請裁存印單吊册、註明蓋篆、永保先儒墳產事。切十世祖一庵先生仕明嘉靖朝、直諫放歸、著書講學。所著木鐘臺集、刊行於世、士林傳頌弗衰。 公之高曾祖墓在 治下六十二庄康山村、山捌畝、印單壹紙。 公之父墓在 治下九十四庄昆山楊毫村、蕩成地肆畝玖分肆厘柒毫、印單壹紙。 公自墓在 治下五十二庄妙喜下陳邨、山貳畝、印單壹紙。以上均過入九十四庄昆山唐一庵戶下納糧。向歷各祖公墓所產單、係生 故父淳龕掌理二十餘年、生 又接管、亦二十餘年矣。幸先靈式憑、一庵公遺集當

道各　恩憲俯鑒、捐廉刊成。生　猶恐傳緒一線、祠祀攸關、或有不肖盜賣之虞、致先儒古墓、後生無從按索、不僅生　族之恥。爲此檢呈印單叁紙、並附呈戶名糧額清單壹紙、伏乞

憲父臺大人俯鑒、保護墳產、起見恩准飭吊九十四庄昆山推收底册、蓋篆註明不准盜賣及藉端抵戤字樣、將各印單裁存一半貯庫、餘半仍發交　生　領奉。准後、生　即刊附年譜、勒石播聞、以垂永久、存殁均感。上呈、

計呈印單叁紙、並附呈戶名糧額清單壹紙。

咸豐六年九月念八日、奉

署安邑尊盛

批、據稟爾祖一庵先生祠址現存無多、該產春秋祀典攸關、自應慎守防維以期永久勿失。所請吊册蓋印事屬可行、候飭承查册註明、並將印單截半附卷、半單四紙給還、清單附

禮房藏卷。經承典名吳鴻源。

一百廿七庄戶書卯名周維新、飛英鋪戶書卯名湯之伊。

計開坐落安邑兩處遺址租息糧額

木鐘臺故址、後改家廟宗祠。今漸傾圮、現無出息、在一百二十七庄東關村四十四號内、入唐逸庵[10]户、歲納條銀壹錢肆分叁厘、小米伍升叁合。

書院祠宇、供奉遺像、春秋祟祀。每祀據現領祭銀貳兩壹錢柒分。

祠旁側屋餘地、線場、歲收租錢約有十餘千文。若遇歉年、向難如數。在飛英舖十七號内、唐一庵户、歲納條銀壹錢捌分捌厘、小米陸升捌合。

以上兩處遺址四至圖形、繪載唐氏宗譜、茲不備録。

每逢閏年條銀加額、須照串票爲準。

咸豐六年十月吉旦、 裔孫樓謹識。

署程邑尊李

批、候飭承查明註册、並將印單截半附卷、半

單叁紙給還。清單附

清釐科藏卷。經承卯名吳成祿、的名吳永

瀾。

九十四庄昆山户書卯名張安邦、的名李

安邦。

計開坐落程邑各處祖塋祭掃日期並租息糧額

康山祖塋、歲訂穀雨日祭掃山佃、不論祭主多少、到山者備飯一餐。現收租錢壹千陸百文。

昆山祖塋、歲訂穀雨第二日祭掃。現收租錢貳百肆拾文。

妙喜祖塋、歲訂穀雨第三日祭掃。現收租錢肆百文。

以上俱入九十四庄昆山唐一庵戶、歲納條銀壹錢肆分貳厘、漕米柒升。

每逢閏年、銀米加額、須照串票爲準。

各處祖塋四至圖形、繪載宗譜、茲不備錄。其每年祭掃飲福及修理除納糧外、照收租息酌議。

咸豐六年十月吉旦、

裔孫檥謹識。

重刻木鐘臺集記

明歸安唐一庵先生木鐘臺初再雜集共三十種

四庫全書集部謂、易脩墨守已著錄、景行館論語尚醇正、餘多貶詞、亦不復備舉。要之、瑕瑜不相掩也。歷年久、舊板闕殘且朽腐、後嗣式微、無過問者。十世裔孫杏邨 樾 有志承先、抱遺集屢商於某、乞爲補綴。噫、四十六日主事、七十八歲老儒、一生心力萃於此書、斷簡飄零、尋歸澌滅。徵文考獻、亦吾輩責也。乃告之官長斯土者、各捐廉爲助。按順治十二年十月、前太守張公奮命重梓、工未及半、以斧資維艱而止。時唐氏家業當不至如今日之衰、重以太守⑪

數種、欲購之、索價二洋。可見是書並受爲經費支絀之時而

之家、幸廣爲傳播焉。

咸豐六年歲次丙辰中秋、

湖州府教授許正綬謹述。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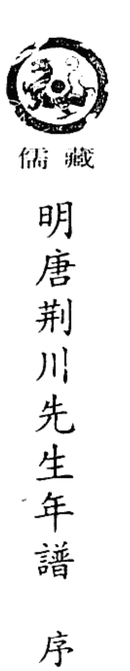
唐鼎元 編撰
李文澤 校點
王曉波 一審
郭　齊 二審

民國二十八年鉛印本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八卷，附卷首一卷，唐鼎元編撰。民國二十八年鉛印本。

唐順之（一五〇七——一五六〇），字應德，一字義修，號荆川，明常州武進（今屬江蘇）人。舉嘉靖八年會試第一，廷試第四及第，爲庶吉士，改兵部主事。居母喪，遷吏部主事，徙考功。選爲翰林院編修，編校累朝實録，忤宰臣意罷歸，永不敘復。後起爲右春坊右司諫，疏諫皇太子朝儀事，除名罷歸，閒居十八年。值倭寇侵犯江南，起爲職方員外郎，擢郎中，按視薊鎮兵籍。視師浙江，與倭寇戰，屢勝之。擢太僕少卿，加右通政，改右僉都御史。嘉靖三十九年，病卒於通州（一説泰州），年五十四。崇禎中追謚襄文。順之嘗從王畿學，聞良知之説，學究源委，於經史技藝造詣精深，撰有《五經總論》、《左氏始末》、《荆川先生文集》，輯有《諸儒語要》、《史纂左編》、《右編》、《文編》、《武編》、《荆川稗編》等（參《明史》卷九六、九七、九八、九九）。《明史》卷二〇五有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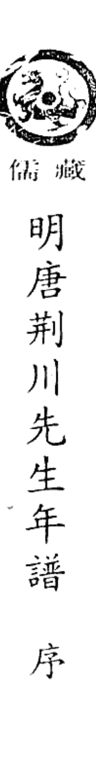
年譜爲唐鼎元編次，唐肯校刊。鼎元字玉虬，譜主十四世裔孫；肯爲譜主十二世孫。其自序稱在杭州閲七八年，檢書數百種，書稿經四五易，始成此譜。是譜卷首一卷，收録吴佩孚、唐文治、柳詒徵等序文及例言，並載引用書目、師友表、世系簡表、年譜簡表等。正文八卷，卷一至卷六爲年譜；卷七爲譜後，記載嘉靖三十九年後至弘光間唐氏子孫與友人事蹟；卷八爲附録，收入諭祭、贊語、祠記、祭奠、挽詩、雜著等，並附《究誣》、《解惑》二篇。此譜廣徵博採，記事詳盡，考據亦確。年譜前後所附表、雜著，對瞭解譜主世系、交遊足以資證，可澄清史實。然文字繁冗，枝蔓寡要，記載無關涉之事頗多，鉅細畢録，又爲其弊端。



序

民國二十年秋、日人伺我之不虞也、卒起而據我東北三省、旋又進窺淞滬、大肆焚炙。海內外同胞相爲赫然、於是義旅雲興、雄師並掃、寇鋒亦因之屢挫。翌年、武進唐君鼎元錄其所撰先人荊川先生年譜、謂將以是振厲人心也。寓書問序於余。余維明自嘉靖以來、江浙閩粵諸省倭寇剽掠幾徧、海壖之民被禍尤烈。荊川先生起自京曹、禦賊之策、惟力遏諸海、不任遵陸、寧使此身入鋒鏑死亡之地、而不忍使吾邦爲戎馬蹂躪之場。一念慈祥、兆民是賴。其功績之最著者、一創之於崇明、再創之於廟灣、於姚家蕩、盛暑舟居、以迄於歿。以視擁兵數十萬、守土數千里、不戰而自卻者、其相去爲何如哉。先生文人也、平日刻苦自持、晝惟疏食布衣、晚則偃臥木榻、乃至不敷重席、雖羸病不改其朔也。因龍谿而私淑陽明、

其自處也則惟寧武子是歸。共其功也，則有李遂胡宗憲，佐其功也，則有劉顯盧鏜，繼其功也，則更有吾同里之戚元敬。以知士君子爲歷身涉世，必致力於學以植其基，求諸古賢以宏其範，借攻他山以恢其業，廣事甄陶以遺其後，非苟焉已也。吾人厠身草籍，負國家治亂安危之重，審乎此，當憬然知所以自處矣。今日寇益深，豈更有荆川先生者乎，竊不禁有高山景行之志也。蓬萊吳佩孚序於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八日。



序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策士之論。若爲長治久安計者，未有不將相並重，文武兼資者也。文人而絕不解武事，武人而不統攝於文儒，此極危之道也。即或知文武合一矣，而無性理學爲之根柢，是非闇昧，怯公勇私，則內政棼而外侮乘之，是必得有大賢，廼可作中流之砥柱也。文治幼讀吾宗荊川先生制藝，心焉好之，後讀先生文集、文編，更大好之。高山景行之念，未嘗去懷。乙亥秋仲，宗姪淞源持先生十四世孫鼎元所輯年譜，屬爲序言，文治何敢辭。謹按先生在嘉靖乙丑擢南宮第一人，名聞當世。龍潛十數年，東南倭亂，痛憤時艱，指畫方略，當事以知兵薦，遂與胡宗憲協謀討倭。先生以禦敵上策，當截之海外，乃躬泛海，自江陰抵蛟門大洋，一晝夜踔六七百里，從者驚眩且嘔，先生意氣灑然。倭泊崇

明三沙、督舟師要之、斬馘百二十、沉其舟十三。後倭犯江北、先生馳援、大破之於姚家蕩。復援三沙、親躍馬布陣、敵不敢出。冒暑積勞、疾甚、返太倉、猶不肯乞休、力疾泛海而且卒矣。有志之士靡不痛惜也。夷考先生爲陽明私淑弟子、陽明擒宸濠、用兵在腹地、而先生禦倭人、戰績則在外海。腹地易而外海難、先生之艱苦實踰於陽明也。陽明之學在致良知、一超頓悟、先生之學則以天機爲宗旨、無欲爲工夫。天機即心體之流行、寂而感、感而寂、靜無動有、涵實於虛、故雖視龍谿猶師、與念菴爲友、而絕不拾無善無惡之餘瀋。說者謂陽明尚有末流之弊、而先生則瑩徹而無疵也。陽明文章、世美其能追昌黎、先生文初效空同、一聞王思道言、幡然取道歐曾、博大汪洋、不獨掃空同之塗附、幾駕鹿門、震川而上之。讀沈紫江生墓碑記、阜舉天才、精光不泯、爲有明一代傑作。若陽

明不必以文傳、而文自至。先生則無意爲文、而文自雄也。千古事業之成敗、不足以論英雄、更非所以論賢哲。先生戰功學問文章、大致與陽明同、而其文武兼資、更無稍或異。後之有國者得若是人而用之則治、疏若是人而舍之則亂。君子小人消長之機、間不容髮、而論者輒謂吾儒迂闊、不合時宜。嗚呼、詩所謂不尙有舊、居國卒荒、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鼎元字玉虬、綴輯是譜於三百數十載後、搜饋於文瀾閣四庫書中、於先生事實幾無一字不蒐、數易稿而始克成。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尤近世之難能而可貴者。深願其善述先生之事、善繼先生之志也。太倉宗後學唐文治謹序於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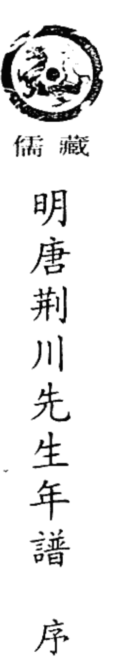
邑子唐玉虬，荆川先生之裔也。撰先生年譜，質於予。予無所益於玉虬，而玉虬益我多矣。世傳荆川以趙文華薦起，而玉虬則曰：文華薦荆川爲嘉靖三十六年，荆川方居父喪。是歲文華罪發削籍歸，病死。九月，荆川服闋。明年春，御旨起用，實得華亭徐公力。是荆川不以文華薦起也。世傳荆川劾誅薊遼總督王忬，玉虬則曰：荆川劾忬在嘉靖三十七年九月，忬僅貶秩。三十八年，忬爲御史方輅累劾下獄，三十九年冬見殺。而荆川先以禦倭卒於是年四月。是王忬之死，不由荆川也。此兩事予向者胸中所蓄，與世傳無異，微玉虬則憒憒至死矣。甚矣，耳食之誤人也。吾嘗觀宋史鄒浩傳附傳曾誕，謂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請復后，浩不報，誕著玉山對客問以譏之。後人遂據以譏道鄉，但能盡言於立劉之日，不能力爭



於廢孟之時。考孟后之廢在紹聖三年九月，是年二月道鄉丁父憂，保之公憂去官，安得力爭廢后乎。誤意謂道鄉起復元符元年二年之際，劉后未立之前，嘗請復孟耳。夫孟廢二年，宮庭大獄勢不可還，誤說實難用，而撰宋史者竟不知道鄉丁父憂事，讀之未有不爲所誤者。道鄉十九世孫忠允撰道鄉年譜外紀，頗辨此事。而荊川之譜玉虬用力尤勤。人固樂有賢子孫也。儒者好議論，深求古人，及考其年月，竟無此事，往往而然。此特吾邑之事而已。世宗昏闇，賊嵩無狀，已殺新有功張經、忠臣楊繼盛、沈鍊，先生不當出。然而介鱗凶殘，槊嬰兒而舞。先生不可不出。當出者重，則百不當出皆輕。正使陶淵明處此，亦當發憤投袂而起。況乎大一統之世，君吾君，民吾民，而忍不出。吾平昔所學，以救天下之急難也哉。明人不滿於公之出，其亦不仁也矣。邑後學錢振鍠敬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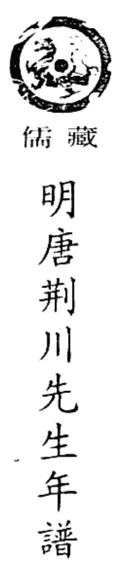
序

有清一代、常州之學術文藝、并晃南服、即氣節事功、亦犖犖可指數。然余以謂明代常州之人文、殆尤跨越清世、祧餘姚而開東林、軒天震地、爲國脈人紀道統之樞紐者、毗陵也。方山、荆川並峙嘉隆中、荆川之學尤博、事功尤偉、當時儒者莫之並。亦越數百年、偉人長德、世固不乏、語其軌轍、與荆川儷敵者、猶難其選。嗚呼盛矣。清人喜詆明儒、概以空疏目之、張皇考據訓詁、浸謂軼唐宋而賡有漢、於是常州之經術文筆、睥睨海宇、亦罕有稱述荆川者。究清人所謂實學、乃純爲空文、無補儒術、不振國基。内罣列强環伺、茫然靡所措手足、競棄古先聖哲淑身植國之本、驅兒女子膚附遲發夷裔名物、謂足以拯沉痼而是之、眞藝羿登、至於甈近砧俎湯鑊、任人之爲、猶不知反而求吾真實有用之學。微論喋喋於俚言俗



字者之無當、即詩經訓史籍、詔學子者、仍蔽於詁譌摭瑣、穿穴比傅之故智。將循是以挽波流而隆國族、不亦大可哀耶。孔門之教人曰從政、曰治賦、而其本在修己、在博學。所謂博學者、自禮樂射御以至前言往行、胥以反之躬行、施之實事爲鵠、非終身役役於識字審音爲句讀師也。宋明諸儒誠多眇論心性、其致力經史、本其學以從政治賦者、胥孔門宗子也。清初諸公矯明季流弊、猶崇實學。雍乾以降、適一變而爲漢學空談之世界、孔子之教遂在若存若亡間。迄今日其禍未已。常州今文大師蓋已病訓詁聲韻之無用、徒以西漢專門家法爲名高、矜言大義微言、演之爲經世之具、降之爲變法之毋、顧不從身心根本植之基、其末流乃眯於功利而莫知反、擇術之不可不慎若是。是故居今日而講切實有用之學、宜反之宋明而上躋於孔門、由身心暨家國天下、嚴義利

之辨、弘會受之途、任重道遠、不當再以漢學畫人。明儒文武兼資者、陽明荊川爲稱首、而陽明於典章制度、擯斥不道、不逮荊川之淹洽。陽明武功爲內戰、荊川武功爲外攘、衡之孰優固不得以鈴山梅林病荊川也。詒徵於淞滬戰時、搜討乙部、熟復荊川書、慨然想見其爲人。唐君玉虬爲先生十四世孫、憫念世變、追維先烈、發憤輯先生年譜、博綜載籍、成書若干萬言。昭德雪誣、尚友論世、而其微指尤在陳古刺今、欲使世之人知儒學之有真。非惟鑽穴故紙、標榜家法、假學術罔聲利、率一世秀傑之士敝精力於虛牝、任驅儈庸豎習權媚竈、而無可如何也。書成、督序於詒徵。竊哀其忱而壯其志、爰爲綜論毗陵明清學者與天下相關之故、聊助君張目焉。風會之成、惟豪傑能自樹立。吾蘇人多靡弱、惟產常州者恆不囿於世所騖、傑然別成宗盟、繼自今其復興荊川學統乎。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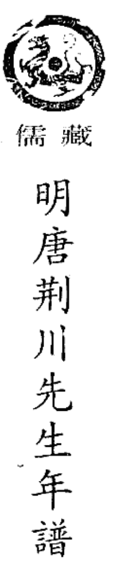
日望之矣。乙亥秋九月、鎮江柳詒徵。

序

唐君玉虬、荆川先生之裔孫也。爲先生輯年譜成、過余而索序曰、子知荆川之學者、不可以不爲是書序。夫余何足以知先生之學哉。雖然、吾嘗見梨洲黄氏之論先生矣、曰先生之學、得之龍谿者爲多。此不能無疑焉。推梨洲之意、豈不以先生天機爲宗、無欲爲工夫者、於龍谿爲甚近耶。然先生天機無欲之論、實發於與雙江一書、而書中即亦言學者舉心動念、悉是欲根、往往託無寂無感無善無惡之説、以度其放逸無所忌憚之私。此心原無放逸、則不必論主宰、有放逸、則不可不論主宰。譬如人元氣原無病、則不必論服藥、有病則不可不論服藥。夫無善無惡者龍谿之教也、而放逸者託焉、先生則病之。主宰者雙江所主、以爲救正龍谿者也、先生則取之、且有方竊執事之教以自淑之語。由是觀之、則謂先生爲

近於龍谿，毋寧爲近於雙江也。抑先生嘗有書與龍谿矣，曰，兄篤於自信，是故不爲形跡之防，以包荒爲大，是故無淨穢之擇。以忠厚善世，不私其力，是故或與人同過而不求自美。又曰，古人舉大事，冒大不韙，而猶不蒙人之疑。今吾輩出格作一小事，而人已羣然疑之。毋乃不邇不殖所以自信與素信於人者，有不如古人乎。不顧不視，不取不予，所以自信與素信於人者，有不如古人乎。又曰，兄所論伊川金礫子之說，以此施於點檢形跡之人，則爲對症要藥矣。向非其人，則如以蓍參治肺癰，藥豈不美，或以助火而長病也。凡此所云，辭雖甚婉，皆深中於龍谿之病。然則先生於龍谿方且爲諍臣，爲苦口之藥，而顧以其學與龍谿之學等而論之，混淄澠爲一水，豈爲知味者哉。且人之於學也，或體段略同，而工夫有頓漸甘苦之異，或歸趣無背，而作用有廣狹大小之差。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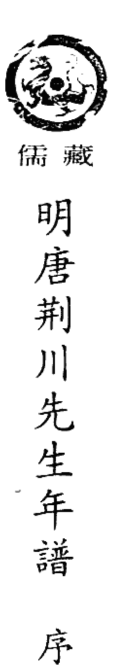
始好伊洛之學、繼入陽明之門、初求之槁形靜坐之中、後參之事物紛擾之際、其工夫三變、其次第至密、與龍谿所謂不假工夫修證而得者、與漸古昔不侔也。又先生博學多識人也、長於文、長於兵、長於算數、長於百家雜技。四十之後、乃一切捐之、而反求於心性之微。雖一切捐之、反求於心性之微、而其博學多識自在也。不惟自在也、並夫於心性之微而有得焉、向之博學、向之多識者、乃益得以神其機而大其用。故一出而平皋壽東南之倭寇、而文亦發揚恣肆、自成一家之文。此與龍谿之專談良知、併歸一路者、廣狹大小又不侔也。向非綜覈先生之平生、確見其前後致力之功、進德之實、於梨洲之言疑似之間、殆無有能辨之者。夫予何足以知先生之學哉、顧嘗此疑久矣、而未有以解也。今也先生年譜之成、予乃得有所藉以爲參稽、以爲質正、予或不終於疑也。是則



子之幸也。乙亥季冬，江寧鍾泰拜序。

序

古來名儒顯宦、恆以誌傳之昭垂與藝文之刊播猶形於概略、面於專長。而世之覯摩者、徒見蟠龍在雲東現一鱗、西現一爪其豹斑之若何銜接莫由窺其全焉。此年譜之所由作也。顧或出諸自著、或出諸子若孫及門下士手舉所躬歷與夫目睹而心接者、扼其賅要、筆之於篇、故計功較易。若昌黎、少陵二譜、俱成於曠代、以立體仍尚簡也。至隔年悠遠、紀事精詳、則以胡若溪所輯孔子編年爲最。茲讀荊川年譜、覺乎尚已。蓋是編之作、以昔所昭垂者猶誌傳也、所刊播者猶藝文也、猶雲龍之鱗爪、非全豹之斑也。以隔世雖遠、非若若溪之去孔聖之甚、而列身子孫班、紀載益宜求詳、非若孔聖事蹟、存有成譜、並聚諸叢簡、膾炙人間、扼而取之、無待他求也。然則是編之作、又戛乎難矣。夫荊川先生之才學、早冠絕於



時、中經樓隱多年、尤①如姜尚父之在崑崙、諸葛武侯之在隆中。凡天文地理、樂律兵法以至勾股壬奇之術、罔不搜討至熟而習練拳棒、又足與岳武穆匹。故草廬再出、卒能驅未嘗一日拊循之兵、率主客十餘營素不同心之將、馳驟大江南北掃盪倭氛、殲滅以盡、使狡焉強虜、不敢窺邊。其功烈抑何偉也。而是編之出、又當國家多難、較之嘉靖時、且尤甚焉。是蓋欲使瀏覽者仿其策略、以策成功。先生以力掃作者期以筆掃、而用心苦矣。且先生在世多契交、如茅鹿門、李中麓輩、詩文所遺、已成廣陵絕調、而作者並附錄之、猶之歐陽之語君謨、賴揮毫之間爲不朽之托。是有此編、先生則彰全豹之斑、而當年諸契交亦得現雲龍之鱗爪、又豈僅如士衡之誦先芬、康樂之述祖德已耶。先生後裔代有聞人、今且傳之十四世、更得作手如玉虬者、此天道之報功、由數百年而數

千年、而億萬斯年、胥於是覘焉。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石瑛謹序。

序

嗚呼、三代以後、直道泯而是非淆。後生之士多好議論前賢、以表立新異。故唐宋以來巨人碩儒、多有年譜、或其當時門弟子之所爲、或後人考覈其一生事蹟、以爲尙論之資、庶是非皎然別白、而多口無所施其雌黃。先　荆川公一代偉人、晚年一出、以身殉國。而世之嘵嘵者、轉以其晚年之出而議之、蓋史傳簡略、不能發揮　公之心事與勳略、無由以折羣喙也。瓜棚豆架、謬說紛論者、四百年矣。而家乘所載　公之誌傳、亦寥寥數篇、檔書雖存、祖德莫述。姪孫玉虬乃奮起爲詳確之辨正、徧考羣書、爲　公年譜八卷。於公晚年之出、係徐華亭之力爲推轂、而非係於甬江分宜王太倉之獄、係別爲一事、不由於　公。均獲得不易之史實、四百年來之謬說、辭而闢之、廓如也。木落山空、水清石出、而　公脩然清風之操、

痌瘝斯民之志、鞠躬盡瘁之節、益以表見。讀是譜者不必爲其子孫、凡含氣蘊血之倫、有不惜乎動容、泫然淚下、報國濟人之懷、油然而興、淳然而不能自已者乎。玉虬又爲　公著述考一卷、弟子考一卷、唐氏先世著述考一卷。又輯太常凝菴公逸文三卷、唐氏先世遺文百餘篇。又鈔凝菴公周易象義四卷。又輯　荆川公六世孫直隸總督薊門公年譜一卷。取材於西湖文瀾閣四庫全書、不足又求之於北平天津南京各大圖書館、及甬上范氏天一閣藏書。又不足、更求之於私人藏書家及各舊書肆。或揭櫫報端、或託友人轉輾以求之、或購歸、或假鈔、必得之乃已。其於某事見某書、寤寐中若有示之者、及求得之果然。徵引參考之書數百種、於文下多註出處、便覽者覈對。其所假之書、或朋儕所貽之史料、亦多表出之、示不忘他山之助也。玉虬僅有微秩、於杭七八年、辭

若處女、不思他遷、以近汲文瀾之源、出入不與、妻爲執炊、惡衣惡食、務節縮以求未獲之書。是時玉虬季弟鎮元亦傭書於杭、玉虬纂輯撰次、前後時時移置或塗竄、自云稿凡五六易、皆鎮元所手鈔。前歲玉虬離杭、將前稿悉寄琢如處。肯嘗移書慰玉虬曰、子於祖宗之事、可謂勤矣、文亦富矣。吾必爲刊之、以酬汝志。茲取稿於琢如、悉刊之、力有未足、今先將公年譜印行、並附薊門公年譜一卷、餘尚有待也。茲於付印時、會肯復得太常凝菴公萬歷刻本周易象義四卷、崇禎刻本皇明輔世編六卷。輔世編尤關明代要政、爲數百年來不易見之書。嗚呼、吾祖宗言行昭昭若日月、吾子孫知所從事矣。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己卯十月、十二世孫肯謹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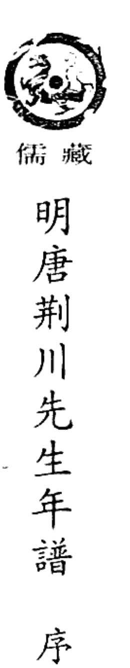
序

先公荆川向無年譜，蓋元生公十三世之下，四百年之後，數經兵燹，遺書無存，又安能爲公譜。則以公之事迹載在史冊，其年月尚可得而按也。故是譜以張廷玉所修明史，陳鶴所纂通鑑明紀，黄宗羲明儒學案，趙時春撰公墓誌銘，顧憲成李贄撰傳，王錫爵撰祠堂記爲主，而以公之文集及郡邑志，家乘，諸家文集，載記，譜牒爲考證，參酌匯通，五月而書成。公幼年事，譜牒既無所載，而公詩文集不署甲子，纂著甚多，今已過半遺佚，故今譜中某年撰某書某文，僅據其可考者載之，其他事迹亦然，不敢輕下一筆，懼其誣與鑿也。故是譜謹備公之出處大節而已。明史，明鑑，荆川誌銘，傳記與其自爲文集，世多有，有心者可得而覽焉。其有造作無稽之談以誣詆公者，謹據事實爲公辨之。昔者

墨翟詈孔，孔叢子復有詰墨篇。鼎元則不敢竊附於此。禮五世服盡，以親盡也。十三世之下，又其遠者也。親盡而遠，則可僭諸事而無所諱，出諸口而不爲私。鼎元之爲　公辨，又豈以爲　公胤裔之故哉。夫以　公之爲學之苦，立身之高，積念之誠且仁，而轉蒙訴議，但使鼎元與　公同中國爲　公後學，亦必發口一言，而不忍默默也。何則，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公晚年一出，不勝其惻隱之心，而蒙難捐軀者也。不知其人論其世，嘉靖之世，何世也。北虜南倭，頻年烽火不息，萬民倒懸之日也。苟懷有解之之術，又遇有解之之緣，必束手而避之，熟視而無所動其心，斯爲仁者乎，爲不仁者乎。世之論荊川者，盍亦一考於此。此鼎元作譜意也。有識君子，必不以其言爲私矣。丁卯冬十一月，十四世孫鼎元謹識。

序

鼎元之纂 公年譜也、在 公生後第七丁卯、爾時以舊法爲之。至簡。既而見近人所爲年譜、序事詳備、遂思改爲之、然有數難焉。吾家譜之作、實剏於 公之子鶴徵、其立法也高、世系下不書生女、不書生卒月日、文不錄壽序行狀。 公之事迹見于家譜者、惟明史列傳、李贄撰傳、顧憲成撰傳、趙時春撰墓誌銘、王錫爵撰祠堂記、及載敕諭數道而已。求 公之生卒月日、不可得也。雖欲詳書 公之事、其可得乎。 公之子鶴徵以下至 公之玄孫宇昭、宇量、累世著述、皆有專集行世、意其記先世事必多。然自經洪楊兵燹、無一存者。鶴徵公有爲 公陳渡阡表、刻於萬歷本荊川集附錄。至近年乃始得之。陳渡阡表不載入家譜。至康熙時、 公六世孫執玉重刊荊川集、雖有附錄、而阡表被屏、尤所不解也。 公之



事迹既無所獲於家譜、復無所獲於　公之子孫記載。然則、雖欲詳書　公之事、又可得乎。無已、迺求之於　公之同時諸公文集及嘉靖以來諸筆記雜史。嘗考　公之同志數十百人、皆炳炳一代巨公偉人、各有專集。然自遜清開四庫館、其著錄者求之可得、西湖圖書館有四庫全書。而存目之書半多散佚。又近年洛陽紙貴、黄卷青編、奚啻金版玉簡。數卷之書、其爲啓禎時版本、則已價高連城。而嘉元窶人子也、即遇之於肆、亦徬徨無計、情有急於汝陽王之道逢麴車口流涎矣。於是於其卷帙之少者、則立而苦誦强記、肆賈辭客者數、而余之氣愈下、顔色愈和也。其卷帙多者、則乞人爲介、就書肆摘抄、或竟假歸撑錄之。又其價不甚高者、則竟節縮衣食以得之。間書之札、日作數通、有輾轉求之於友人者、亦有得諸其子孫之世守者。則程萬兩文恭集、王孚齋集、與廣東翁襄敏公稽

愆集是也。而公之生月日則始於去冬獲之李中麓集。然公之行狀撰於洪芳洲朝選，而芳洲集迄今求之不獲。此求書之難也。纂輯之事，固惟書籍是賴，然往往有局中人同記一事，而年月相殊，如海旋公謙事。反須數百年以後人爲之辨正。若讀書不多，即淆惑無主。此考訂之難也。故是譜也，若作於鶴徵公之手，則可毫髮無遺憾，不然，則作於　公之玄孫宇昭宇量之世，流澤未沫，楹書猶在，　公之事迹大備，輯之亦易。不然，則作於乾嘉之時，四庫館開，　公之炳炳同志數十百人著作盡出，就而錄之，猶易也。顧此時諸公皆不爲，而鼎元強欲爲之於十三世之下，四百年之後，數經兵燹，遺書無存之日，其有當哉。雖日思之思之，鬼神通之，然有鬼神通之而有獲者，亦有鬼神通之而終不獲者。鼎元嘗以不獲公生月日爲憾，夢有人告之曰、冬至前一日也。既而得之於李中麓集，爲十月五日，益非冬至前一日也。吾名山蔬曰、子自號蔬耳，夢中蓋告子冬至

前一月也。又鼎元遂公行狀屬芳洲作、及見中麓集、知果屬芳洲作、然求之徧未獲也。嗚呼、鼎元之處錢塘也、於玆六載矣。事欲效夫負米、情則類於吹簫、聾瞶自詡善聽、盲目翻爲白眼、郢客高歌、獨唱無和、楚人獻璞、再刖其足、人皆言其宜去、余猶困頓圖存。所以然者、每思漢司馬遷忍宫刑以就史記、余亦欲就四庫館書以纂此譜耳。嗚呼、自鼎元爲此譜、問書於海內、而後知著作傳世之難也。如洪芳洲朝選、曾石塘銑、其文章功業、均負大名於當世、然余苦求其文集不獲也。即如茅鹿門集、世間猶不甚傳、而兩文恭集及李中麓等集、則一綫將絕矣。故余於　公之同志諸公往來詩文可考者、多按年附錄之、假使諸公之集其間有不幸而中絕、而此譜幸而獲傳、則諸公猶得傳數行文字於天地之間。此鼎元之微意也。　公交徧天下、而徐少湖、羅念菴、王龍溪、歐陽南野、翁東厓、鄭淡泉、趙浚谷、薛方山、萬鹿園、王

遵岩、白洛原、蔡白石、熊南沙、李中麓、程松溪、胡柏泉、皇甫柏泉、林東城、趙大洲、陸平泉、洪芳洲、茅鹿門二十餘公、尤爲莫逆。故余於國之大事、既摘要附載於各年之下、而於此二十餘公之出處進退、擧擧諸大端、亦均分載焉。而　公與諸公聚散離合之跡、因以非一、而於世俗之謗方山受夏貴溪囑以詘龍溪、謗念菴以仙跡訕世之類、並集衆證爲之辨。故是譜也、合之則爲　公一人之譜、苟離而增飾之、雖爲二十餘公之譜可也。蓋既異於他譜之專叙譜主一人之事、使讀者有寂寞寡歡之嘆、彼此稽對之頃。而此二十餘公者、各有一段精神、運、映天地萬古不磨處。今乃聚之於一編、使得以觀諸公彼此切劘琢磨、精神貫穿、肝膽相照、於以匡成各有千載之盛業、是不啻聯五星於一躔、集麟鳳於一庭、而瞻其竟天之光耀與曠世之寂寞也、豈不快哉。且吾國今日內憂外患、正

與明之嘉靖季年同。讀此譜，未終，又必不勝其感激奮發，而爲被髮纓冠之救者矣。稿凡四五六易，而弱弟鎮元亦餬口錢塘，屢易屢令鎮之。別輯著述考一卷、弟子考一卷，以附此譜之後。合之約計三四十萬言，皆爲四五年來愚兄弟湖上傭書之餘之所積。雖平日潛行側步，不敢舉眼望人，而抱此聊自解慰云。乙亥仲秋，十四世孫鼎元謹再敍於錢塘寓舍。

譜中除訂正每一定事歲月外，又改正明史若干條、吾邑乘二條、嚴年譜一條。以太常公一傳觀一生於當時，而不能確記王進岩來通判吾常之年。蓋吾所見爲乾隆時所纂之武陽合志，而未見太常公萬曆間所修之武進縣志。然武進合志必有所承。且太常公萬曆元年刻荊川全集、觀其荊川續集中文二三十篇，於其極有關無文字，而亦佚之。蓋太常公少壯以豪俠聞，晚年以理學術。豪俠者不耐讀，屑講理學者不善考訂，而半圍公一字（昭）父子，則以詩書畫著稱藝林，亦不傳在故紙推中作生括者。是譜也，使太常年圖諸公爲之，固有知今所不知之事，然鼎元爲之，自有獨將表，豈可謂後人不若先人哉。

明唐荊川先生年譜

目録

祭文 吊 覌 詩 字 書

究詠

解惑

編紵集

末附乞書記

例言

一、爲古人作年譜，非耑爲古人也，亦爲後來之人也。廉頑立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被髮纓冠，以赴國家之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長使英雄爲之垂淚，必如是之人而爲之作譜。夫爲如是之人而作譜，必得其一生精神之所獨注處，盡與傳出，始兩爲不負。

一、是譜雖譜公一人，而公之同志交友數十巨公，生卒事略均附載之，實不啻有明中葉數十巨公之譜。是則生面獨開，與他種年譜特異處也。披是一帙，正嘉隆三朝諸名賢事迹，大半可稽矣。

一、撰古人年譜與撰近人年譜有殊。近人事實羅前，貴有抉擇。古人往矣，時隔數百年，見聞已遠，事多隱佚。如有一二遺事見於記載，雖其事甚微，甄錄之，亦足以觀古賢風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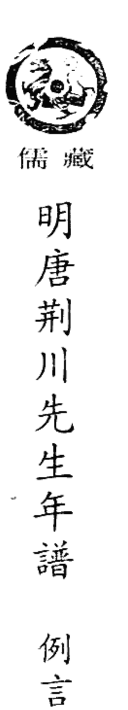
一、是譜備與荊川集合、凡公投贈詩文等作、不載其文字、僅錄其目、而註曰見本集。又備與荊川集分其有關係文字、仍載入譜中。

一、萬曆癸酉、公子鶴徵合刊荊川前集、續集、曰荊川先生文集。近得荊川續集讀之、萬曆刻本佚去文字甚多。茲錄出其有關係者約二三十篇。其見於他種文集文選之詩文、而不見於荊川集者、亦爲錄出數篇、按年編入譜中。

一、文貴實用、事鑒前車、故於姜廷善撰丹徒救荒記及茅鹿門府江紀事、均附錄之。

一、鑒往所以戒來、撫今彌用慨昔。故於某某血石記及華重慶朝鮮生還記、均附錄之、冀萬姓之一覺、吾族之復興也。

一、荊川本人雖不以文章爲重、然被推爲一代宗工、而嘉靖八子、七子實爲有明中葉主張唐宋與主張秦漢兩派之



領袖。故於譜中兩派源流，裁之較詳，以供考訂文學者明其升降得失。

一、世不甚以講學與荆川，而荆川晚年所視爲性命者，實惟講學一事。且兵農、禮樂、曆算，皆孔門之實學也。荆川一生於此致力尤勤，豈僅高談心性，乃爲講學哉。故欲復孔門之實學，當自荆川始，而譜中亦特爲注重。

一、公稟異人之資，穫好學之實，一生著述綦夥。其撰述年月，苦多不詳。兹别輯著述考一編，著其篇目，釋其主旨，抉其内容。學者如欲稽荆川著述概略，可於是編求之。其著述之有歲月可稽者，仍於譜中載之。

一、公受業弟子數百人，其著者若萬思節士和、姜廷善寶、楊翼少允繩、其子貢如忌、吴峻伯維嶽、馮道卿行可、政績行誼，備載於史傳；文章播於藝林。其有特立獨行、潛脩苦學、

能得公之精微、卓然爲世師表者、更難悉數。且東林之學、實公與方山先生開之。東林巨子、多爲公之一再傳弟子。而當有明鼎革之際、爲公之學者風儀尤烈、兹於史傳及各志乘搜得近百人、别輯荆川弟子考、荆川學脈各一編、以供欲考荆川之學者考焉。而其弟子書牘與師有關係者、則備載之譜中。

一、公晚年所處之世爲何世乎、豈顔子陋巷足樂之日乎。故於嘉靖庚戌以後、南倭北虜殺戮之慘、逐年摘要書之、以見賢者處此萬難、閉户高卧。而世之訾公之出者、亦將自批其頰之不暇矣。

一、才大謗生、德高毁至、自古而然。故於衆説紛紜之處、譜中既隨時隨事爲之辨證、復爲究誣解惑一二篇附之卷末。庶幾寸帚而三辰明、雲霧散而五嶽崇也。

一、著作傳世，由昔所難。公之同志諸公詩文集於今存者已如鳳毛，更閱滄桑，沉淪可慮。故凡遇有與公往來文字，輒附錄之，不辭繁瑣，用見交情。祭文若干篇，亦各錄自各家專集，搜之匪易，並附卷末。

一、世稱張江陵相業而不知其實基於徐華亭，而江陵之狠毒，則不亞於嚴分宜。茲記其殺洪芳洲一節，（記在譜後）可觀其餘。芳洲爲荊川好友，亦附記之例也。

一、求書匪易，考證實難，如朱子年譜等，作者數家，遞有補正。是譜草創，敢云愜心。例所求諸書，尚有未獲寓目。嗣後續有所得，當作補編。還祈海內方家，匡其不逮，指其謬訛，是禱。

引用書籍

歸元纂譜時、留覓明清人撰著書籍千數百種。除留覓無所獲與僅籍參攷未引用其文字不錄外、茲將引用書籍摘要列表如左、並註出處、用以誌感。

別集類

荊川文集　明嘉靖刻本、萬曆刻本、清康熙刻本、金陵書局本、常州先哲遺書本、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日本村瀨誨輔明六大家選本。

荊川續集　明嘉靖刻本、西諦圖書館藏、恐為海內孤本矣。

莊渠遺書　明蘇州魏校撰。四庫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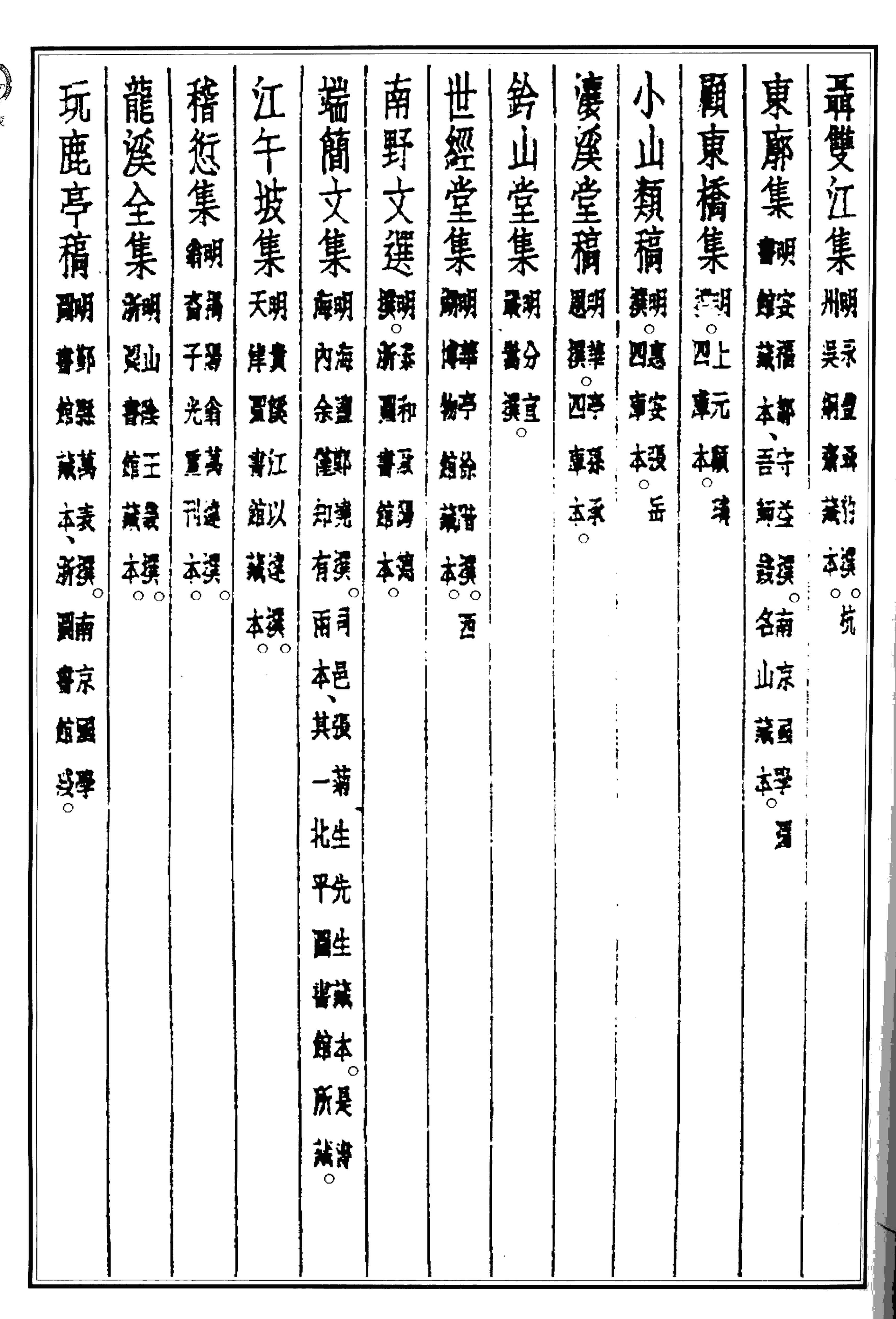
古庵文集　明武進毛憲撰、毛裔藏、為現代希有本。

山堂萃稿　明武進徐問撰、徐裔藏、現代希有本。

張文定公集　明鄞縣張邦奇撰。希言本、南京國學圖書館藏。

孟有涯集　明信陽孟洋撰。汶明百家本、南京國學圖書館藏。

清溪莊集　明無錫顧可久撰。顧裔重選刻本。



聶雙江集　明永豐聶豹撰。杭州吳鳳瑞刻本。

東廓集　明安福鄒守益撰。南京國學圖書館藏本、吾鄉叢名山藏本。

顧東橋集　明上元顧璘撰。清四庫本。

小山類稿　明惠安張岳撰。四庫本。

瀼溪堂稿　明華亭孫承恩撰。四庫本。

鈐山堂集　明分宜嚴嵩撰。

世經堂集　明華亭徐階撰。西湖博物館藏本。

南野文選　明泰和歐陽德撰。浙圖書館本。

端簡文集　明海鹽鄭曉撰。同邑張菊生先生藏本。是書海內余僅知有兩本，其一北平圖書館所藏。

江午坡集　明貴溪江以達撰。天津圖書館藏本。

稽愆集　明揭陽翁萬達撰。翁香子光重刊本。

龍溪全集　明山陰王畿撰。浙圖書館藏本。

玩鹿亭稿　明鄞縣萬表撰。南京國學圖書館藏本、浙圖書館没。

邱止山集　明崇安邱雲霄撰。四庫本。

李中溪集　明雲南太和李元陽著。近人李根源刻入雲南叢書、吾邑業常茲自是明鄉賢祖廟。

蘭暉堂集　明平湖屠應埈撰。同邑葛稚家藏抄本。

巖居稿　明無錫華察撰。無錫圖書館藏本。

遵岩集　明晉江王慎中撰。四庫本。

趙浚谷集　明平涼趙時春撰。浙圖書館藏本。

念菴文集　明吉水羅洪先撰。四庫本。

熊南沙文集　明富順熊過撰。自藏本。

閒居集　明章丘李開先撰。在上海受古書店借鈔、亦大存本退少。

陳后岡集　明鄞縣陳束撰。南京國學圖書館藏本。又在上海中國書店借鈔、由內藏本退少。

江峯稿　明丹徒呂高撰。南京國學圖書館重印本。

胡莊肅集　明滁州胡松撰。上海富晉書社借鈔、徐淮北平圖書館有藏本。

楊忠介集　明富平楊爵撰。四庫本。

程文恭遺稿　明永康程文德撰。藏本、寫本、存本，是少。

皇甫司勳集　明長洲皇甫淳、皇甫汸撰。四庫本。

介山集　明居林惠撰。叢書本、浙江圖書館藏本。

方山全集　明武進薛應旂撰。多寫方山文錄全集、薛齋內藏本。通行本者甚少。

文肅集　明內江趙貞吉撰。浙江圖書館藏本。

青霞集　明山陰沈鍊撰。四庫本。

楊忠愍集　明容城楊繼盛撰。

茅鹿門集　明歸安茅坤撰。浙江圖書館藏本。

忠敬堂集　明績溪胡宗憲撰。清光緒間據段集重刊、胡文[illegible]多。績溪王集成假閱。

敬所文集　明天台王宗沐撰。南京圖書館藏本。

樗菴集　明江陰王煒撰。南京圖書館藏本。

林東城集　明泰州林春撰。金陵藏書本。

甌東文集　明永嘉項喬撰。

田叔禾集　明錢塘田汝成撰。南京國學圖書館藏本。

自知堂集　明德清蔡汝楠撰。吳興嘉業堂藏本、託館員施韻秋君查訪。

王氏存笥稿　明華州王維楨撰。南京國學圖書館藏本。

石灣集　明江陰沈鑰撰。南京國學圖書館藏本。

虛岩山人集　明太倉周詩撰。

具茨集　明無錫王立道撰。四庫本。

王東暚遺集　明泰州三襞王補撰。

山海漫談　明長治任環撰。四庫本。

方麓集　明金壇王樵撰。四庫本。

周恭節公文集　明太平周怡撰。浙圖書館藏本。

衡廬精舍藏稿　明泰和胡直撰。四庫本。

震川文集　明崑山歸有光撰。

洞麓堂集　明永新尹臺撰。四庫本。

陸文定集　明華亭陸樹聲撰。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

崇蘭館集　明華亭莫如忠撰。天津圖書館藏本、[illegible]本。

履菴集　明宜興萬士和撰。萬曆[illegible]本。除北平圖書館有藏本外、國內僅有此本。

王孚齋集　明宜興王升撰。王賓重刊本、[illegible]。

姜鳳阿文集　明丹陽姜寶撰。南京國學圖書館藏本、[illegible]本。

天目山齋歲編　明孝豐吳維嶽撰。[illegible]重刊本、[illegible]。

太岳集　明江陵張居正撰。

徐文長佚稿　明山陰徐渭撰。杭州徐震岑藏本。

弇州四部正續稿　明太倉王世貞撰。四庫本。

讀書後　同上

滄溟集　明歷城李攀龍撰。四庫本。

甔甀洞稿　明興國吳國倫撰。浙圖書館藏本。

二酉集　明沔陽陳文燭撰。自刻本。

馮文敏集　明華亭馮時可撰。南京圖書館藏本。

汪太函集　明歙汪道昆撰。南京國學圖書館藏本。

蒼霞文草　明福清葉向高撰。國學圖書館藏本。

澹園集　明南京焦竑撰。

正氣堂集　明晉江俞大猷撰。南京國學圖書館重刻本。

宗伯集　明無錫孫繼皋撰。四庫本。

王文肅集　明太倉王錫爵撰。王氏孫家藏本。

緱山集　明太倉王衡撰。王氏孫家藏本。

涇皋藏稿　明無錫顧憲成撰。四庫本。

小辨齋偶存　明無錫顧允成撰。四庫本。

高子遺書　明無錫高攀龍撰。四庫本。

願學集　明吉水鄒元標撰。四庫本。

學古緒言　明長洲婁堅撰。四庫本。

劉蕺山集　明山陰劉宗周撰。四庫本。

次同集　明金壇王肯堂撰。

倪文貞集　明上虞倪元璐撰。四庫本。

鄭峚陽集　明武進鄭鄤撰。近鄭[illegible]重刊本。[illegible]

遜菴稿　明武進薛日初撰。

南雷文集　明餘姚黃宗羲撰。

萬石園集　明鄞縣萬斯同撰。四明叢書本。

孟鄰堂集　清武進楊椿撰。

桴亭集　清太倉陸世儀撰。

亦有生齋集　清陽湖趙懷玉撰。邑人錢[illegible][illegible]藏本。

實齋遺書　清會稽章學誠撰。

洪北江集　清陽湖洪亮吉撰。

甌北詩鈔　清陽湖趙翼撰。

崇百藥齋集　清陽湖繼輅撰。陸

大雲山房集　清陽湖惲敬撰。

賴古堂集　清陽湖儀棨撰。陽

養一齋文集　清陽湖兆洛撰。李

名山集　清陽湖振鍠撰。錢

總集類

明文海　明餘姚黃宗羲纂。四庫本。

盛明百家選　明無錫俞憲輯。

明十大家文選　明陸弘祚編。圖書館藏本。新

明文衡　明敏政編。士

明詩選　明華亭陳子龍浙圖書館藏本。選。

明詩綜　清嘉興朱彝尊浙圖書館藏本。纂。

列朝詩集　清常熟錢謙益浙圖書館藏本。編。

常郡藝文志清杭州盧文弨撰。

常州先哲遺書清末武進盛宣懷刊。

又滿樓叢書近人崑山趙詒琛刻。

史地類

明實錄南京國學圖書館藏本。

明史清張廷玉等奉敕撰。

明書清傅維鱗纂。

明史稿清王鴻緒撰。

明紀清陳鶴纂。

續藏書明晉江李贄撰。

籌海圖編明崑山鄭若曾撰。

江南經略同上

弇山堂別集明太倉王世貞撰。

弇州史料　同上

日本考　明福清葉向高撰。

倭變事略　采九德撰。

江陰倭寇舊聞　清末江陰張之鼎撰。

明儒學案　明餘姚黃宗羲撰。

雒閩源流錄　清無錫張夏撰。

理學名傳　辛全輯。浙圖書館藏本。

儒林宗派　清鄞縣萬斯同撰。

各省通志　畿輔、河南、山西、陝西、甘肅、四川、湖廣、雲南、廣西、福建、江西、浙江、山東、江南等十數省。

各縣縣志　自武陽合志外、無錫、江陰、宜興、吳縣、丹徒、丹陽、上元、江寧、江都、太倉、華亭、鄞縣、餘姚、上虞、黃巖、象山、寧豐、孝豐、新昌、長興等縣十餘。

各家譜牒　自唐氏譜系外、吾邑董氏、莊氏、吳氏、孫氏、畢氏、華氏、台氏、王氏、宜興萬氏、江陰黃氏、無錫黃氏、丹陽蔣氏等十數家。

武夷山志清董天工撰。浙圖書館藏。

焦山志[illegible]安吳[illegible]撰。

毗陵人品記明武進毛憲、華金、吳亮等輯。毛齊仲省重刻本。

晉陵先賢傳明靖江歐陽東鳳撰。

歷代名人年譜吳榮光纂。

唐一菴年譜明吳興李樂撰。

王心齋年譜

周訥溪年譜明宜興吳達可撰。

顧涇陽年譜名山藏書。

先進遺風明黃安耿定向撰。

先進舊聞明華亭張鼐撰。

元明事類

皇明世說新語明華亭李紹文撰。浙圖書館藏本。

明稗史類鈔

明代會試題名碑記

明代登科録

千頃堂書目 清傳是樓、孝慈堂、范氏天一閣等書目。

經義考 清朱彝尊撰。

四庫提要 清紀昀等撰。

明賢尺牘

明清名人尺牘墨寶

筆記類

薛子庸語 明薛應旂撰。

方山記略 同上

胡子困學記 明胡直撰。

鄭開陽雜組 明崑山鄭若曾撰。

鳳洲筆記　明王世貞撰。

觚不觚錄　同上

野獲編　明嘉興沈德符撰。

見聞雜記　明吳興李樂撰。

陳眉公見聞錄　明華亭陳繼儒撰。

松窗快筆　明常熟莫立本撰。

雨航雜錄　明華亭馮時可撰。

夏退菴海陵叢話

西山日記　明長興丁元薦撰。

玉堂叢話

制藝叢話

明詩紀事　清陳田撰。西閣留莊劉問錫藏本。

東南嶠外詩話

國史惟疑

居易錄清王士禛撰。

見聞隨筆清武進趙彪詔撰。

錫金識小錄

暨陽問答清陽湖蔣彤撰。

有正味齋日記清吳錫麒撰。

清明上河圖詩攷近人長伯撰。

荊川師友表

師

葉包庵林、陸慎齋。名持考。事塾受業年二人。書時鳳曾諱學、有貫學同道之師、亦同邑諱方山、明師邵二泉、呂涇野。同年羅念菴未及陽明之門、受業緒山、王龍谿之證而悉得明門人矣。荊川則不然、於學塾受業外、別無師。雖亦私淑陽明、且與龍谿最契、卒卜亦念菴之類、皆明門人。蓋有昌黎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之意焉。此亦論世者所當知也。

楊松。授書法師一人。

友

荊川友滿天下、其不止所表之數。茲據所知者而表之、雖知志道無蓋形跡不落實者而表之。其方技來學業有關係者而表之。其有以意相度、書有交識、而無文字可譜者、則不以列。不敢強不知以爲知也。其曰云云友者、亦舉其大畧言之、不可以此况也。古人與人詩、與人書、其題多稱別字、而史傳當言某字某、某不及別字。致友人知某某卽爲某之別字、吉矣、籍矣、每多對面而不相識者矣。茲以別字與名雙舉、故其引荊川集中詩題書題所署別字、大都了然矣。

魏莊渠校、呂涇野柟、毛古菴憲、周約菴金、徐養齋

問、崔后渠詵。先輩交六人。諸公年長荊川以倍、毛聞徐三公又荊川父執也。然皆忘其年而與荊川交、以道學相切磋、以詩文相唱和、詞亦不得不謂之友矣。明史誤以荊川爲莊渠弟子、別有辨在譜中。如湛甘泉若水時亦來宜興山中講學、與荊川友、亦必有交誼、然兩家集中無有往來文字、故不以列。

薛方山應旂、丘思菴鍪、董后峯士弘、董兩峯士毅、白洛原悅。同里同友五人、且多同登黃、其徒董白且爲湛觀者也。

鄒東廓守益、聶雙江豹、歐陽南野德、王龍谿畿、季彭山本、林東城春、戚南玄賢、陳明水九川、萬鹿園表、徐少湖階、唐一菴樞、尹洞山臺、呂沃洲光洵、羅念菴洪先、程松溪文德、周七泉子恭、趙大洲貞吉、周訥溪怡、王敬所宗沐、薛畏齋甲、王方麓樵。諸翁性理學友二十一人。敬所以上諸公多講陽明學者、故中與龍谿誼最篤、與念菴道最合。荊川既與龍谿游、與錢緒山自亦交深、而荊川集無與緒山往來文字、而緒山集則未之見、未敢竟列。

王槐谷大用、翁東厓萬達、鄭澹泉曉、李克齋遂、王

南岷廷、李石疊宗樞、廖東雩希顏、趙浚谷時春、楊虞坡博、胡柏泉松、蔡可泉克廉、陳蘇山柏、史恭甫際、鄭開陽若曾。并求經濟講習兵武友十三人。就中東匡克齋亦喜講王氏學、恭甫開陽雖未大享、然宗堯時有史家兵、開陽有籌海圖編、江南經略、其效於世也大矣。

文衡山徵明、顧東橋璘、薛西原蕙、田耜山頊、孟有涯洋、高蘇門叔嗣、華鴻山察、屠漸山應埈、江午坡以達、華補菴雲、王遵巖慎中、陳后岡束、任少海瀚、熊南沙過、李中麓開先、皇甫少玄涍、皇甫柏泉汸、沈鳳峯愷、孔文谷天允、王堯衢立道、謝與槐少南、王仲山問、俞是堂憲、施武陵漸、茅鹿門坤、陳雨湖昌積、楊朋石豫孫、洪芳洲朝選。討論文學研究經術友二十八人。衡山長荊川三十七歲、弘治中才子、惟衡山得與。嘉靖間、才子俊游、相交際者三四十年。遵岩、后岡、芳洲尤與荊川交密、遵岩亦喜講陽明學。南沙深於易、考蔡白石汝楠亦與荊川交際、叔在弟子之列、又不敢以其在弟子之列、故並

此表及弟子考均未列入、而附註於此。

顧洞陽可久、馮南江恩、華水西鑰、李中溪元陽、楊斛山爵、張靜思選、黃斗南正色、王湛泉與齡、葉東園經、沈青霞鍊、湯椒山繼威。砥礪氣節友十一人。荊川年四十以前、所書與諸公正合、晚乃一意至道。

彭石屋簪、呂竹涯應期、應警菴檟、符松巖驗、項甌東喬、林巽峯華。俱史友六人。

劉南坦麟、陸平泉樹聲。山林友二人。劉陸二公貴至尚書、居家趨市、衣蓑笠。荊川居鄉隨荊[illegible]問似之。

顧箬溪應祥、周雲淵述學。討論曆學友二人。

林介山應麒。攻錯友一人。嗟乎、進言之難也、無論於君與父與弟、爲善臣諍于之難、與朋友之間、而爲詩友亦然。荊川之友多矣、而攻錯友僅列介山一人。非以詩友之不能攻錯、而介山之盡言爲難能也。荊川能詩友之、夫不易有錯爲友所攻言也。而介山得聞攻之、可謂能盡友之責、而荊川一生獲益無窮矣。荊川晚年由益而



友、由楊而得孚中道、介山育方尋。蓋荊川交友有介山、弟子中爲師門忠臣者有萬履菴。介山與荊川書、履菴上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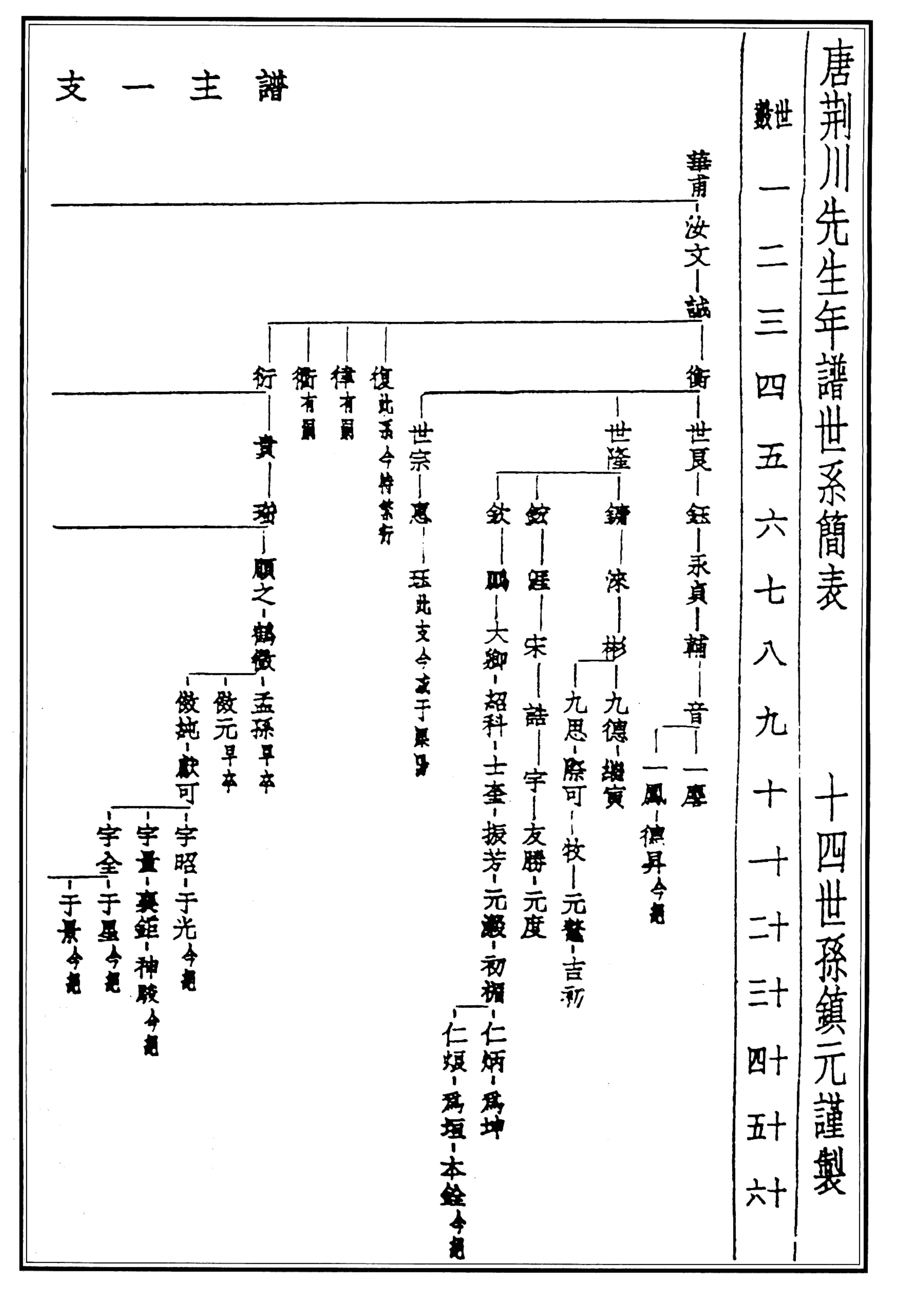
尊師荊川書、均載記中。

喻吳皋時。二十年未識面、神交一人。荊川晚年出山心事、獨告之此公者。

陸五臺光祖、萬一溪恭。卜友二人。後皆登大位、立六名、荊川微貴之方獻。

何柏村卿、沈紫江希爰。武友二人。

慈舟、翠峯、金道人。方外友三人。


唐荊川先生年譜世系簡表
十四世孫鎮元謹製
世數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譜主一支

汝章—俊民

世顯
世美—[illegible]—一之—時—貞明—士[illegible]
世[illegible]

正之—魁徵—儆成 今絕
　　　　　儆清—獻恂—宇眉 今絕
立之 此支今[illegible]

于[illegible]—祖[illegible]—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孝思—[illegible]—[illegible]
　　　祖應—超家—日萬—星垣
于旭—祖命—範金—[illegible]
　　　執玉—孝本—敦[illegible]—[illegible]
　　　　　　　眷—家[illegible]
　　　　　　　　　秉植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文
　　　　少游—[illegible]與—[illegible]
于[illegible]—漢業
　　　奐業—孝穆—寶—[illegible]
于旦

譜主一支

世數：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 掄子 — 寶樹 — 柏慶 — 熙 — 耀庭子二
- 錕子 — 寶賢 — 邦慶 — 德桂有圖
- 星垣子 — 開葵 — 鈞培
- 驊子 — 亨 — 福慶 — 書榮
  - 奎榮 — 耀恆子三
- 章子 — 擬祖 — 錫慶 — 曾頤 — 嘉受
- 盛子 — 安 — 恆慶子二
  - 尋 — 復慶子一

荊川公四傳至宇全、有子六人、曰干星、干景、干昶、干旭、干曅、干昱。今惟昶、旭、曅有後、星、景、昱皆絶。耀恆者、鎮元與撰譜人伯兄鼎元之父。耀庭者、從兄志才之父。吾父既已抱孫、志才兄弟皆已有子。自華甫公下數爲二十

二世、荆川公下數則爲十五世矣。丙子閏月、鎮元謹識。

年譜簡表

正德二年、一歲。

五年、四歲。

父有懷公舉於鄉。　大毋周宜人卒。

嘉靖元年、十六歲。

補郡庠生。

三年、十八歲。

有懷公爲公授室。

七年、二十二歲。

舉於鄉。

八年、二十三歲。

會試第一名、殿試二甲第一名、授兵部主事。

九年、二十四歲。



告病南歸。有懷公授河南信陽州知州。六月、毋任宜人卒於天津舟次。

十一年、二十六歲。

三月、葬毋任宜人。九月、服闋、奉有懷公命赴部。

十二年、二十七歲。

補吏部稽勳主事、尋遷考功。七月、改翰林院編修。至十四年二月、均官翰林。

十三年、二十八歲。

四月、有懷公信陽州考滿、薦卓異。

十四年、二十九歲。

二月、疏病乞歸、干閣臣張璁怒、擬旨以主事罷歸。至十八年秋以前、均家居。講前家居。有懷公擢戶部員外郎。

十六年、三十一歲。

有懷公擢南京戶部郎中。

十七年、三十二歲。

八月、子鶴徵生。

十八年、三十三歲。

奉朝旨、復翰林故官、兼春坊右司諫。秋、偕鄒公守益北上之官。至十九年冬、始計春游。

十九年、三十四歲。

冬十二月、與羅公洪先、趙公時春並建言、削籍歸。自是至三十七年春、均家居。篤後家居。

二十年、三十五歲。

春正月、與羅公洪先登舟言歸。有懷公授湖廣永州府知府。二十三年、告病歸。

二十六年、四十一歲。



秋七月、倭寇起浙閩。

二十七年、四十二歲。

冬十一月、孺人莊氏卒。

二十九年、四十四歲。

八月、俺答犯京師、九門戒嚴。內閣徐公階謀起用公、未遂。

三十一年、四十六歲。

春正月、有懷公年七十、奉觴上壽。

三十二年、四十七歲。

聶公豹長兵部、與徐公階謀起用公與羅公洪先、未遂。

三十四年、四十九歲。

七月朔日、有懷公卒。

三十五年、五十歲。

居喪。　倭寇薄常郡城。是時蘇州無錫四郊人民徧遭屠戮。

三十六年、五十一歲。

居喪。　趙文華以工部尚書出督師海上、回部因衆望以邊材薦公、起南京兵部主事。以父服未終、不出。　秋七月、趙文華罪發、削籍歸、病蠱死。　冬九月、服闋、無出山意。徐公階與江南巡按尚公維持中外、會薦進公北兵部職方員外郎、命撫按敦公赴部、撫按檄郡縣勸駕。

三十七年、五十二歲。

三月、祭告有懷公廟、赴部就職。　秋七月、署郎中、奉敕往覈薊鎮兵額。九月、還奏。　十月、仍署郎中、奉命往南畿浙江與總督胡宗憲協謀討賊。督視軍情。十一月、至浙。

三十八年、五十三歲。

在浙直視軍情任。　四月十一日、倭泊崇明洋、公督舟師邀之海外、斬馘一百二十、沉其舟十三艘。　同時、倭數百艘犯



通州海門。公恐賊遁去，遂寢，令總兵官盧鏜拒賊三沙，自率副總兵劉顯馳援鳳陽巡撫李公遂於通泰，破賊於姚家蕩，進圍賊於廟灣。三沙又告急，公復回援，以功陞太僕寺少卿，再陞通政司右通政。還太倉迎敕。

作《鈐山堂集序》。

三沙賊遁，公率劉顯渡江，與李公遂戮力會剿，賊盡殄。上海防善後九事。

九月，李公遂擢南京兵部侍郎，改公右僉都御史，代爲巡撫鳳陽等處兼提督軍務。

十一月，之官維揚。

三十九年，五十四歲。

在鳳陽巡撫任，請振地方災傷。

四月一日，以疾卒於泰州舟次。

校記

①尤：當作「猶」。

②十三：據正文實數應爲「十四」。



明唐荊川先生年譜卷一

十四世孫鼎元謹輯

十二世孫 肯校刊

錢家驥

鄉後學周仁泳謹校

崔 龍

十四世孫 斐 纘道 仝校

公姓唐氏、名順之、字應德、一字義修、一字義後、見明詩綜、四庫提要、常州先哲遺書、荊川集。吾唐氏譜不載。號荊川、學者稱荊川先生。始祖華甫公、高郵人、宋末爲翰林院檢討。據曾彭誌。自遷居常州武進之欽風鄉、遂爲武進人。一云先世本常州人、宋季避元兵過江、至華甫始返自高郵。譜作於公子鶴徵、在華

甫以上不可考。故毘陵唐氏斷自華甫始。華甫生筠州提舉汝文及汝章。汝文生子誠，汝章生子俊民。

節公子鶴徵唐氏譜序：吾唐自余小子鶴徵而上，所可知者凡七世云。七世祖諱華甫，爲高郵人，仕宋爲治中，志不樂也。時其姑適於夏家武進之白鶴谿，治中公渡江依其姑居焉，唐氏遂爲武進人。或曰，夏其外氏也。至今白鶴谿有夏氏宅，南有墓曰唐墳，不復能考其墓爲何世矣。七世祖生二子，長曰汝文，次曰汝章。汝章有子曰俊民，首登洪武進士榜，麗謫籍，絕矣。凡爲唐，皆汝文府君後也。唐故無譜，嘉靖中有諱涯者，草略記其支系行事。先大夫荆川府君欲修之，不果。姪孫一麐欲修之，又不果。誠重其事也。余小子不敏，何敢肩焉。以丁卯與兄大卿同領鄉書，族人喜，爲之飲食以相勞。余兩人亦

觴以復之。凡唐之勝冠者無不赴也。歡會累日、恍六七世之祖儼然生也。既而余以禮曹郎予告歸、適銓次其支裔、裒集其志狀、其草略具。自余爲邑乘、見毘陵之唐頗盛於宋、登甲第者十有九人、未知其出於一族否。何今日之泯泯、別無一唐也。高郵去武進幾五百里、且界天塹、毋論夏之爲姑爲舅、非唐女夏、則夏女唐。吾唐時方食貧、豈暇遠爲繫援、若今之好事者乎。必吾唐故爲武進、宋末屠戮、盡死忠義、偶獲逃生、流徙北去。至我七世祖去鄉未久、其姻戚猶有存者、故舉室歸而依之、復我邦族。不然、何今日高郵亦無一唐也。先君子之存也、宇內之唐、悉相攀附、先君子皆善爲之辭、其慕古之纇人而冒爲之後、有識者所爲大噱。今無可考、余何敢謂今日之唐即宋之唐。以去來之故徵之、萬非無因也。詩

禮衣冠之傳，或有所自來，余烏忍斬而廢諸。

誠字伯成，生五子，長衡，次復，次律，次衢，次衍，以子復贈大理寺左寺副。自伯成公而唐氏之業大。

曾鶴齡撰墓誌銘，按公諱誠，字伯成，其先高郵人也。元末遭兵燹，其父汝文挈弟汝章從遷於常之武進，依其舅夏姓居焉。去滆湖垂虹里許，迄今號曰唐門，又呼墳上，此夏之故墟也。木本水源，安可不揆厥自。君配張氏，繼巢氏，生五子，衡、復、律、衢、衍也。讀書好禮，強學力行，惟克勤克儉，營業耕作，嘗自言曰：民大概有四，士、農、工、商而已。吾祖父世以讀書爲業，相傳祖華甫爲宋末翰林檢討。父汝文，筠州提舉。遭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祖父攜我兄弟依夏而立。此公家庭常談，歲久猶在人耳。勵志訓子，以續書香。次子復，早登洪武庚辰進士第。孫

世頁、亦令業舉以補郡庠。餘子弟或商或農、不數載而家貲巨萬焉。創禁城館四所、兩所逼唐家灣、兩所隣階司徒廟莊。業亦四、一宅出南郭四十餘里、地名欽風。一宅出東郭五十餘里、地名安上。二宅出北郭五里許、地名大寶橋。裁子星分散處、自耕自爨、以杜猶風漸、綜理家政。大率類此。是時洪武新政、規矩甚嚴、戒勅諸子勤輒箠楚、繼以泣淚懲之。於是爲士者功名令終、爲商爲農者得以積粟盈貲。宣德間追贈大理寺左寺副。妻張氏、贈安人、享年七十有六。生於元至正乙酉正月九日、卒於永樂庚子九月十二日。夫婦合葬於永豐新壠。題元謹考、曾公翀、字廷年、泰和人、永樂辛丑（十九年）進士一甲第一人、翰林院侍講學士、兼南院事。有松廬集三卷、見千頃堂書目。題曾公故明初名宿、是文可貴也矣。

復字復亨、一字仲亨、號素齋、建文乙卯舉人、庚辰進士。宣

德十年、仕至廣西平樂知府。與孔鏞等九人特授璽書、馳驛之任、假便宜從事。年八十六歲卒、祀鄉賢、零陵名宦、平樂特祠。在平樂建書樓于府學、繪古勤學者以風諸生。名日昭文。遐荒文教丕振、自素齋公、而唐氏之名德著。建書樓一節、見廣西通志。

舊武進邑乘人物志、唐復字復亨、建文庚辰進士、授浙江餘姚知縣、調湖廣零陵、又調交趾、皆有惠政。安南黎季犛亂、復爲書數千言、諭以禍福。季犛震讋、以象齒金錯來獻。成祖見其書、命宣付史館。久之、遷大理寺寺副。宣德五年、陞平樂知府。先是郡守除授拘資格、多不稱職。上特命大臣各舉所知。復遂與孔鏞等九人同擢知府、授璽書、假便宜馳驛之任。時禁網疎闊、平樂去京遠、猺民雜居、刓弊尤甚。復至、鋤奸革蠹、扶弱抑強、薦拔下

僚、裁減冗雜、軍民利弊當更張者累章敷陳、悉見施行、郡以大治。及去位、百姓謳思、立祠學宮旁祀之。餘姚縣名宦傳、唐復字復亨、武進人、洪武末進士、知姚、爲人直方、斷擊無滯、撫循小弱、甚著恩愛。鼎元敬懷素齋公詩、昭文樓子藥炎荒、蜀圖文翁執並芳。化鳥運歸開我族、文星天上照黄堂。黄堂見後。

衡子六二三世貞、字用彰、宣德壬子舉人、癸丑進士。節揚鏞唐世貞墓誌銘、唐公姓世貞其諱、用彰其字、頤菴其號也。正統初元、差往閩浙二省、纂修實錄。竣事回朝、爲皇上嘉奬、遂拜兵科給事中、轉陞掌科。君在任介然有爲、以兵務爲重事、以參駁爲己任、朝野無不聞其賢能。十四年、適處州盜鑛強賊葉宗留等反叛、天官以君才識老成、政達體要、尋陞浙藩右參議、階朝列大夫、奉敕馳驛之任。巡歷彼處、多所設法、奸宄勿率者鋤之

治之、良善通亡者撫之綏之。未幾、地復寧靖、民獲安生、皆君之功也。景泰四年奔母喪回家、自聞訃哀毀骨立、祭葬之儀、咸克如禮、人多稱其孝。及服闋、赴吏部。景泰七年、調除福建布政司。其在福建、蒞政持己、一如浙江時。公暇則吟咏自娛、有頤菴藁數十卷藏於家。鼎元徵跋頤菴公詩、雖見頤菴藁積稿、天嘗定付六丁。藏。諸孫讀劍當年意、顧盼扶風失此豪。

世良生子鈺、鈺生永貞、永貞生輔、輔生音、音生一麐。音一麐事見後。

衡五子世隆、號竹庵子、鏞、欽。

白康敏公昂竹庵記：吾友竹庵宅後築圃畝許、鑿半方塘、小構周種竹、故扁曰竹庵。日課二子鏞、欽讀書於中、勤則經史策論、倦則詩賦詞章。一日、偕翰林王君思軒過訪大參段酌于花果池亭、聞書聲朗朗、而風弄竹聲、



猶絕清韻。思軒揖段曰、歐陽子子夜讀書、其亦勤矣。段曰、吾兒豚犬耳、其吳下阿蒙乎。予應之曰、此少參用彰弟竹庵之子也。勵志讀書、一字元振、一字元哉、皆郡庠生。思軒牽衣而起、促予而言曰、可以覩其寧馨乎。遂扣扉入室、二子雍容有禮、命童子知竹庵。竹庵匆遽而來、懇謝迎迓簡短、遂出蔬菓酒殽、延坐。酒酣、思軒協韻而朗吟曰、庭栽棲鳳竹、池養化龍魚。唐君其有之。竹庵曰、否、非吾意也。池魚、盆池畜魚耳。庭栽、今日之樂也。使非竹、雙鳳胡來哉。思軒曰、公之言善矣、公之意美矣。雖然、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門內有君子、然後可以至君子。歛樂。後闊別數年、鏞欽相繼魁南畿、而思軒適揀南雍成均、二子俱坐春風。予乘興訪思軒、暨二子、思軒慨念夙昔良會、而今復邂逅於此、遂賦一律以贈竹庵、而士大

夫和之者甚衆。命予作文以誌巔末，遂亦爲此記云。元鑰發慶竹庵公詩、陶有齋軒詩上壁、碧琅玕一夏玉聲竹庵深處竹吟壽好、分得書籤十萬書、竹庵十一世孫墨圖見山樓以詩文名鄉云。白鹿公昂、字廷儀、天順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吾邑名臣。

鏞，字元振，號海萍，成化乙酉舉人，仕爲湖廣岳州府通判。蒞官勤廉，撫流民，馭九谿蠻，恩威並著。三載，丁艱歸，岳士大夫贈文曰：惟洞庭之清風明月，載在歸航。久之，岳人有官侍御者，爲建清惠坊，以表其宅。鑰按元振公詩、岳陽三載爲仙吏、贈別清風明月載歸航。花雨露香。拂與洞庭波

欽，字元敬，號半軒，成化丁酉舉人，丙戌進士，觀政大理寺。著有半軒詩稿。鑰按元敬公半軒公詩、西湖閒居遣百憂、詞入景遣風流。疎星明月清笛夜、紙似東坡赤壁遊。半軒著湧翁入景詞、宋派自妙赤岸一賦、以擬黃州赤壁、故云。

伯成公五子衍，字仲達，號友蘭，是爲公之曾祖。友蘭公以長子貴貴，贈給事中。次子世顯、世美、世寧。



貴字用思、一字勉仁、號曾可。公之大父也。世以黃門公稱之。

王文恪公鏊撰墓誌銘、弘治乙卯十月十五日、戶科給事中唐君暴病卒、得遺表於几上、其略曰、董仲舒謂天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異以譴告之。今日之災異衆矣、陛下修實德以應之。假因是警懼以修其身、是天愛陛下之身也。因是治其家、是天愛陛下之家也。因是治其國與天下、是天愛陛下之國與天下也。反覆數千言、指切時弊、有諷有直。疏具未及上、固有識者之所隱也、然足以覘君之志矣。君諱貴、用思其字、常之武進人。祖伯成、贈大理寺左寺副。考衍、贈戶科給事中。妣徐氏、封太孺人。君天資穎邁、始就外傅、日記千言。比遊場屋、有聲籍甚。每科首選、識必歸君。然數上輒不利、或勸其少變文

體以逐時好者、君笑而不言。己酉秋、年四十二、始占解額。明年會試第三、廷試賜進士出身。冢宰三原王公之巡撫東南也、固已知君。及會錄出、指君名曰、固東南奇士也。以賀士司得人。君爲給事中、嘗奉敕按兩廣邊儲、監光祿寺內西庫。出內會校、贏縮不激不隨、輸日直內、封駁惟允。導駕侍經筵、威儀折折。人方以大器期君、而君卒矣、壽止四十有八。君體貌恂恂若不能言、爲文浩博奔佚、尤以詩自喜、語不刻削、而有蕭散之趣。素精鑒賞、法書名畫、人多以一言定其真贋焉。天性孝友、兩封君不逮養、事太孺人謹甚、扁其居爲曾可、蓋其意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而以自勵。其使兩廣、道過平樂、拜其從父太守公祠、爲文以祭、郡人皆竦。知府諱復、由大理出知平樂、以清節廟食於其土云。君娶周氏、封孺人。子男

一、孫女三、長歸毛汝泰、次聘楊墉、吳山。孫年十三、纍然衰絰來請銘。葬之日爲卒之又明年十二月十六日、原曰：「貴塘憶予同考庚戌會試、得尚書之雋異者五、方參伍先後、其一卷光彩爛然透出紙外、予驚焉、亟填冠詩房、拆名則用思也。」

姪欽撰家傳、叔眉氏諱貴、字用思、武進人。世系詳志狀中。生而貧甚、父又病瘻、不能謀生、叔世爲儒家子、又不能徙業。於時制義未有刻行者、乃竭蹶晝夜、廣求精擇、而手錄以售、以爲父母昆弟養、且遠而求售於他郡、跋涉饑困、不勝艱苦、數曰、吾不以文發身、父母終溝壑耳。且誦且泣、覃精研思、徹夜達旦、枵腸欲斷、膚欲裂、不自恤也。年十七、補博士弟子、踰束髮加冠、出授童子句讀。乃試則必居高等、遠近始爭延之以教子弟、脩脯歲至

百金、事育少充。乃畢力甘旨及弟妹之婚嫁、務在得父母之歡心而後已。二十餘年、有田三百餘畝、則併脩脯謝之矣。弘治己酉中應天鄉試、庚戌會試第三人、既而授戶科給事中、輒寄語諸弟、以權利爲戒。每曰、有無甘苦、吾必與爾輩共之、毋爲急急營營也。是時法網疏闊、出納無藝、而兩廣尤甚。廷議遣使稽覈、以敘通達、令奉敕行。叔一切用寬和、民心感悅、爭償競輸、倉庾頓盈。惟瓊在海外、前人畏渡、吏得爲奸、諸逋一繫、至死無得釋者。叔奮然南渡、多所開釋、差其負之多寡而與之期、未有不以期至者、囹圄幾空。瓊州自入版圖、未嘗有此比。其歸也、犀象珠璣、名香珍藥、一無所攜也。不久而卒、卒之日、猶諸生時所置田三百畝而已。叔歿、吾嬸周氏病、垂絶、語其子琁曰、昔汝祖病革時、汝父爲嘗糞甘苦、稽

禰北辰，求以身代。吾嘗爲汝外祖言之，汝父曰：此人子分內之事，焉用言之。吾自此絕口不道，人亦莫知也。吾今不言，恐子若孫亦不得聞也，故以語汝，汝其識之。嗚呼，生人大德，孰先孝廉？若叔者其可易得哉。道續玉亦有生齋集史實紀：致用思先生中弘治庚辰進士，終戶科給事中、故世皆稱爲黃門公。居家以孝聞，及官給事掌教籍，覈兩廣倉庾、諸道悉清。唯瓊在海外、吏得專奸、民以逋賦累者獄恆滿。先生差其多寡、令其期償、全得甚衆。此使粵時紀行曰：誠也。始自家中發行、遲至姑蘇驛而止、中堂與士大夫交際、爲物顧非、然此可知其審。然地方有司往往以杖示尊、亦見當時節使之法。蓋明氏上有廷杖、故下亦多以杖從事、似非可殺不辱義也。唐氏自褒文發、累業以能書傳、是謂韓非經意之作、而用筆清延、略見一斑、六國有以著之矣。綦元敬嘗黃門公詩、藹按釋業紀行狀、稱勇直成兩專集。蘇得唐家譜略系、文翔累業是鄉愷。黃門公孫荊川宮食都、入世孫昌門續雍正朝官議憲、皆以直節著。

黃門公僅一子，諱𡪮，字國秀，號有懷，公父也。母任氏，宜興任公端女，沈侍郎暉之甥也。自伯成公至公，名德相承，已五

世矣。（[illegible]）

（名[illegible]。伯成公[illegible]川公[illegible]之穴、即是主穴也。土友[illegible]之。可[illegible]、有[illegible]三[illegible]）

（公、均是[illegible]。）

（景[illegible]時有[illegible]生之名[illegible]、有[illegible]大軒江者、[illegible]北力。[illegible]史、[illegible]及中[illegible]火、門兵[illegible]、）

（啓、[illegible]子、大[illegible]。[illegible]軒[illegible]。[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明十先[illegible]生人父出[illegible]之。日[illegible]、[illegible]是作[illegible]力[illegible]）

（公[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此[illegible]公、今之[illegible]兄子[illegible]行之也。[illegible]、比軒[illegible]大[illegible]父州[illegible]云。）

以上爲譜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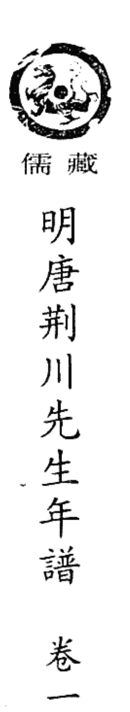
明武宗正德二年丁卯，公生。

是歲有懷公年二十五，生公於里第，爲十月初五日也。（月生中日[illegible]家[illegible]傳及。今[illegible]文[illegible]得[illegible]登[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同[illegible]。）母氏任，宜興任公端

女。

伯成公喜幼子友蘭公居隣隋司徒廟。（隋司徒陳杲仁也。）今青果

巷八桂貞和四井唐氏諸故宅，即有懷公誕生公處也。鼎



元別有八宅記記之。

是歲、山陰沈純甫鍊、華州王允甯維楨、太倉王民應忬生。先十歲、無錫華子曆察、永康程舜敷文德、長洲皇甫子安涍生。先九歲、山陰王汝中畿、同邑白貞夫悦、鄞縣萬民望表、泰州林子仁春、長洲皇甫子循汸生。先八歲、海鹽鄭窒甫曉生。先七歲、同邑薛仲常應旂生。先六歲、祥符高子業叔嗣、章邱李伯華開先生。先四歲、華亭徐子升階生。先三歲、吉水羅達夫洪先生。先二歲、遂甯楊寔卿名生。凡他人生卒科第、必其人與荊川公有關涉者、則采書之、用資考證。其人明史有傳而又當世人所共知者、則不爲之詳註、略註其字號而已。後例此。

三年戊辰、二歲。

是歲、平涼趙景仁時春、晉江王道思慎中、內江趙孟靜貞吉、華亭陸與吉樹聲、崇子莫子良如忠生。高陵呂仲木柟、

吾邑周子庚金成進士。[illegible]

[illegible]

五年庚午、四歲。

有懷公舉於鄉。

十一月、公大母周宜人卒。

是歲、公妹夫無錫王懋中立道生。

六年辛未、五歲。

公大母周宜人葬黄塘、與大父給事中黄門公合穴。

姑蘇都元敬穆周孺人墓誌銘、鄉貢進士武進唐琡以正德庚午十一月十四日喪其母孺人周氏、卜明年十二月二十日葬於豐西鄉之黄塘村、奉司訓徐先生東之狀請銘於予。東之予故人、其言可徵、乃爲敘而銘之。孺人亦武進人、父恕、讀書爲儒。娶于陸、生孺人、莊重沉



獸、鍾愛之。及笄、歸珦之父用思。時其舅贈戶科給事中仲達、姑徐太孺人在堂、生事頗落。孺人躬率女奴、勤女紅以助旨甘。仲達卒、相用思由博士弟子員領鄉薦魁會試、官戶科給事中。三載考績、孺人以是受封、而欽荊裙布、服之自若。弘治乙卯、用思卒於京師。孺人扶櫬南還、襄事畢、以舊第暨御器物悉讓用思諸弟、而迎養太孺人於新居。人稱其孝。珦少業舉子、孺人慮其怠學、每夕辟纑燈下、以延誦讀。庚午秋、珦當應鄉試、孺人時已得疾。珦不肯行、遂強起視事、促其行甚力。珦果領薦而歸、孺人喜見顏面、然病勢日危、屬纊時呼珦告曰、昔汝祖疾革、汝父焚香籲天、求以身代、至爲嘗糞甘苦、平日不以語人、汝當如汝父之孝。又曰、汝叔母王孀居守節、吾死、汝謹事之。言訖而逝、年六十有四。

是歲、安福鄒謙之守益、吉邑毛式之憲成進士。鄒號東廓、長荊川十六歲。明史儒林有傳。毛號古庵。

七年壬申、六歲。

歸無錫王氏妹生。

是歲歸安茅順甫坤生。

九年甲戌、八歲。

是歲、亳州薛君采蕙成進士。薛號西原、長荊川十八歲。弟子孝豐吳峻伯維嶽生。

十一年丙子、十歲。

公生而穎異、童時志已必爲聖賢。行狀云、生而英偉卓犖、舉止異人、見者知其必爲大器。讀書常徹旦、任宜人憐其稚也、起滅其燈。自是篝燈櫝之、俟母寢熟始發焉、率以爲常、無間寒暑、甫垂髫已徧讀諸經史。據公子鶴徵陳館附表。

是歲同安洪舜臣朝選、德清蔡子木汝楠、容城楊仲芳繼盛、弟子宜興萬思節士和生。

十二年丁丑、十一歲。

是歲泰和胡正宗直生、吳言張廷舉經成進士。經魁辛卯、初冒姓蔡、後乃復。

十五年庚辰、十四歲。

是歲公仲弟正之生、與公同出任宜人。

十六年辛巳、十五歲。

三月丙寅、武宗毅皇帝晏駕。

是歲、永嘉張羅峯璁成進士、金壇王明逸樵、山陰徐文長渭生。

世宗嘉靖元年壬午、十六歲、補郡庠生。據阡表

李中麓撰傳、幼而父母教之、弱冠而長成之、而朋友助

之。論書不成熟、寫字不端楷、父即撻之。或外嬉晚歸、或内言使氣、母必厲色曰、汝尚有童心乎、將爲宕子乎。唐子由是勤厲。書寫得其父心、出入得其母心矣。業師乃包菴葉林、而畜友則方山薛應旂也。經義本其祖傳、而舉業可繼王文恪。小試屢不前、進學五六年猶未得爲廪生。包菴葉林字喬伯、蘊苦力學、不假師教。正德八年舉於鄉、宰鄒平、多奇蹟。坐事免、里居教授、弟子甚衆、荊川公與林六董后峯及白省吾輩皆及其門。見邑志。又荊川集有壅墳齋葉包菴兩先生壽序、蓋肄業爾先生當公童時姓、里名不可考。師

二年癸未、十七歲。

是歲、高子業叔嗣、徐子升階、鄭窒甫曉及泰和歐陽崇一德、無錫華德啓鑰成進士。叔嗣號蘇門、階號少湖、又號存齋、曉號淡泉、德號南野、鑰號水西。叔嗣、階、曉、德、明史有傳。南野長荊川十一歲。有顧可久拜戶部員外郎、議禮被杖。顧公事詳後。

三年甲申，十八歲。

有懷公爲公授室，娶同邑莊靜思公齊女，參政鶴谿公禪女孫。鼎元考鄙元敬漢公大母周孺人墓誌銘、孫其壻某氏云云、蓋謂文[illegible]壻而卒也。

五年丙戌，二十歲。

是歲，貴谿江子順以達、全椒戚秀夫賢、平湖屠文升應埈、歸安唐惟中樞、揭陽翁仁夫萬達、豐城李邦良遂、華亭馮子仁恩、莆田林汝雨雲同、雲南太和李仁甫元陽、及趙景仁時春、王道思慎中、華子潛察並成進士。王汝中畿、錢洪甫德洪亦會試中式，不就廷對，歸。太倉王元美世貞生。以達號午坡。賢初號南山、更號南玄、長荊川十五歲。應埈號漸山、長荊川五歲。樞號一菴。萬達號東厓、長荊川九歲。遂號克齋、長荊川三歲。恩號南江。元陽號中谿、仕至荊州知府。時春號浚谷、慎中號遵巖、察號鴻山、畿號龍溪、德洪號緒山。荊川集有答戚南玄書、答屠漸山論[illegible]書、登屠[illegible]林[illegible]臺詩、贈[illegible]河別林汝雨詩、[illegible]送浙江詩、與唐一菴書、皆不得其明確之年、故集議之於此。李遂與公共禦倭寇、事詳後。[illegible]戚賢、唐樞、翁萬達、遂、時春、明史並有傳。王慎中、屠應埈、華

客、江以達，達傳明史文苑。王慎、發篤、其晉林。以上諸公各有著作傳世。見廬家藏名蕭華堂集書發刻有木藏書

續集、秀恩賜名鏡蒐録、鑑選自以其號著集。顧可久出知泉州。重教化，由戊子舉於鄉者二十

八人，莊用賓、蔡克廉與焉。

六年丁亥、二十一歲。

七年戊子、二十二歲。

與從孫音、同邑丘鰲、無錫吳雲、長洲皇甫沖、華亭楊樞同

舉於鄉。公以詩房取中第六名。音字希言、號克菴、原菴公支孫。鄉薦後不赴會試。詞

魏莊渠先生校自京師歸、講學蘇州、負笈從之遊。丘鰲字朝典、號思菴。吳雲字雨之、號霽齋。荊川集有知縣吳君墓

誌銘。皇甫沖字子浚、蘇州四皇甫之首。弟汸、涍、濂、皆先後成進士。子浚獨老困公車、博通經集、留心世務、習騎射、目

擊倭寇、憤當事無策、撰枕戈雜言、凡數十萬言。楊樞字運之、號細林。詳見後按江午坡撰廣東參政邱民範墓誌。戊

子鄉試、大臣議復舊典、盡用京官主之。所考應天、得士爲多云云。頃考之戊子鄉試錄、是歲考試官爲侍講學士內

江人張潮、謝鳴南海人彭澤、監試官監察御史南海人憲鳴先、而無平昊範。平字汝中、號見齋。張字惟信、彭字仁

承御、諸翼。字

是歲、兩京始用部屬官同考、經房爲禮部郎中臨海王度。王公奇士也、薦其鄉友許仁卿爲第一。公於許爲同經、於是乃得第六。（見行狀）

是歲、王陽明先生卒、謚曰文成。

八年己丑、二十三歲。

舉會試第一人。四書題爲淵淵其淵、其曰六句、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一節、孔子聖之時一句。主司永嘉張璁以暮齡登第、惜積學不售之士、校文崇尚簡古、得公卷、謂沖雅典則、力追成弘風度、意必老成士也、遂置元。及拆卷、不意少年。（明史本傳作年二十三、會試第一。[illegible]會試卷、見者以爲前後無[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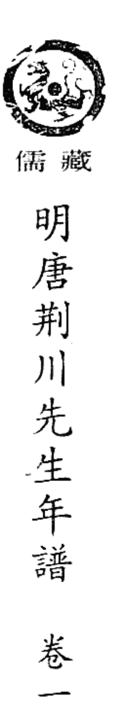
[illegible]

叢（福）。文介序荊川四書集蒋云、（上節）言之究然、見至實之、詩氣、而循是以究索至貫之精神、直可以終身為而不厭經千萬變化而其能遒。然則、是集也真六藝之羽翼、非賢一代之楷模已矣。鄭崟選耶云、荊川中會元時、年甫弱冠、詩永嘉典試、自以魏達、有意收老成名宿。及得荊川、逢大詩。今其文具在、讀函蘊積、雖善鑒者不能辨其為創年也。既而教學里中、有教學文、又有吏部時文、又有中丞時文。或謂荊川之文屢變、迨乎晚年、與行宏達、幾離其宗。余細閱之、初中後善政未差一委、其積函蘊積者原無所不盡、其與行宏達者原有所不盡。此中消息、那可易辭。東坡云、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後人欲易其詩、以言止而意不盡者為至、東坡之見豈遂不及此哉。先生古文詞既深於抽翻剝換之法、手評文編、上下歐曾、可與觀面。先生之古文詞從入大家出、先生之時文從古文詞出、知其解者、旦暮遇之也。俞桐川長城云、成弘二朝、會元皆能名世、文之富者、為王守谿、錢鶴灘、董中峰三家。王錢之體正大、中峯之格孤高。王錢之後、行於荊川。終明之世、號曰元鑑。又云、荊川先生精於制義、教學里中、有義學文、為吏部有吏部文、為中丞有中丞文。好學深思、至老不倦、文之傳也宜哉。及考先生捷南宮年甫弱冠、主司見其文堅老、疑為宿儒。然則、先生之文亦由天授、不盡關學力也。夫文至識高養邃、仁熟義精、此必與年俱進。若夫品之高象、則有得於中者。先生於經史子集無不貫通、而皆不用入文字、所謂胸有萬卷、筆無點塵。太史公之獨有千古、其以此夫。先生治兵薊北、視師浙直、督漕淮揚、所歷皆顯宦、而布衣蔬食、不減儒素。其清風一切不屑、而以命於文、宜

其高潔之品、冠絕諸家也歟。

廷試第四人。榜首羅洪先。號念菴、邑字見前。明史有傳、集四庫全書著錄。次程文德、號松溪、邑字見前。明史有傳。楊名。號芳洲、邑字見前。明史有傳。公以下爲陳束、字約之、號后岡、鄞人、少荊川公一歲。明史傳文苑。任瀚、字少海、四川南充人。王鳳洲筆記云、嘉靖乙丑廷試、大學士楊一清等以羅洪先、程文德、楊名、唐順之、陳束、任瀚六卷進覽、上一一手題、卷首各御批。於洪先曰、學正有見、言讀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於文德曰、採本之論。於名曰、能守聖學以爲本、此知要之說。於順之曰、條論精詳殆盡。於束曰、仁智之用、本諸吾心、此不易之說。於瀚曰、魁語數一之爲主、忠哉。前此未有異數。李彥和見聞雜記亦載之。項喬、字遷之、號甌東、永嘉人。荊川集有與項甌東郡守書、又與用中丞論項守書。郭宗皋、字君弼、號汲菴、福山人、諡康介。明史有傳。胡松、字汝茂、號柏泉、滁州人、長公四歲。明史有傳。陳詞、字子達、號恭丘、江陰人。荊川集陳君墓表云、嘉靖己丑歲、吾郡之士同舉進士者凡八人。八人者、公與陳君外、即薛甲、安如山、王表、張選、黃正色、曹察也。楊祜、字安成、號碧谿[illegible]建德人。王表、字邦正、號九巖、無錫人、公妹婿堯賓之父也。王穀祥、字祿之、號酉室、長洲人、長公六歲。熊過、字叔仁、一字叔拙、亦曰叔易、號南沙、四川富順人。安如山、字子靜、無錫人。蔡克廉、字道卿、號可泉、晉江人、仕至南京戶部尚書。薛甲、字應登、號

吳縣、江陰人。沈愷、字舜臣、號鳳峯、華亭人、仕至閩廣左參政。有環溪草堂集。荊川集有贈沈出守寧波詩。李開先、號中麓、邑字見前。與后岡、少海、南沙均傳明史文苑。呂高。字山甫、號江峯、丹徒人。以上賜進士出身。楊爵、字伯珍、一字子脩、富平人。明史有傳。集四庫全書著錄。長公十四歲。吳子孝、字純叔、長洲縣人。賈準、西安咸寧人。荊川集有與賈鳳弼書、即是人也。曾銑、字子重、號石塘。浙江通志引登科錄云、本爲浙之黃巖人、家貧、寓揚州賈儲去、遂爲江都人。鼎元考茅鹿門集、亦稱爲浙人也。謚襄愍。明史有傳。張選、字舜擧、號靜思、無錫人。楊博、字惟約、號虞坡、蒲州人。明史有傳。長公一歲。眭燁、字子蘭、以字禦、丹陽人。王銳、字養之、信陽人。荊川集有爲養之母鄭孺人墓誌銘。陳錠、江陵人、後爲應天巡撫、以旗牌假公會劉三少使者也。江東、字朝陽、朝城人。黃正色、字士尚、號斗南、江陰縣籍無錫人。長公六歲。明史與張選同傳。王璣、字在叔、號在菴、衢州人、仕至僉都御史。王與齡、字受甫、號湛泉、山西鄉寧人。明史傳作寗鄉、誤。皇甫汸、邑字見前、號柏泉。明史與其兄津、沖及弟濂並傳文苑。汸著司勳集、津著少玄集。四庫全書著錄。曹察等。無錫人、仕至汀州知府。以上賜同進士出身。考趙文華、慈谿人、亦是年以賜進士出身。皇甫子循徐文敏集序云、我明制科[illegible]丑稱得文士、己丑羅洪先後、時則唐子順之、陳子束、任子瀚、熊子過、李子開先、不能悉數。李中麓亦云、人言遇丑科則才盛、如乙丑、丁丑、己丑、謂之三丑、而己丑多性氣士、所以傲視權臣、諫白大疏、



事行義事、因而摧折、子至崇品高位者。

先是、內閣楊一清奇公才、欲以公大魁天下、使鄉人索試策。公以年少並仕守已當嚴、遂置公二甲首。並見李贄顧憲成撰傳。

行狀：先時、常之圖郡未嘗有魁天下者。時鎮江遂菴楊公一清爲相、公既首會試、名遂大顯、即欲以公爲廷試最、遣一鄉人夜半來索策。公與有懷公皆辭之、一夜數往返。楊公怒曰、其少者無知、故若是、老者舉人亦爲此乎。少者指公也。鄉人復以語有懷翁、翁素畏慎、欲與之。公曰、一殿元何足爲人輕重、始進身之初而遽若此、後悔何及。翁竟弗之強也。楊公於是博訪其卷、置之第三。已而爲人所易、置之第四。公是時年纔二十三。其制行之嚴、能不以高下動其心、蓋自少然矣。然二甲之有御批、自公始。

阡表云、初學邃菴、潤州楊公一淸爲相、奇其才、將以魁甲榜、令人索所對策、一夕五返。潤州怒曰、我何私、爲國求才耳。時永州翁亦與計偕、因語之曰、孺子遂與貴人左、毋乃不可乎。先考曰、進卽拜恩私門、胡以自立。竟不答。按登科録、讀卷官十八人、首四人爲大學士楊一淸、張璁、桂萼、翰林院學士方獻夫。提調官二人、其一爲禮部右侍郎董業。

毛古菴與公書云、景聞高第、大爲吾常之光、深以爲喜。然君子所爲、又有大於此者。仰法古人、進德修業、爲第一流人物、又爲吾常千古之光。吾老矣、庸劣無能、敢以望於賢友何如何如。餘瑣瑣不足道也。奉去近思錄二册、昔人謂此書爲聖學門庭、更望賢者留意、當自有得。千萬珍重。

授兵部武選司淸吏主事。夏四月、考庶吉士、楊一淸以



公等二十人名上請遵故事、命官教習。時張璁霍韜爲會試考官、公等以大禮之議爲非、雖出其門、不肯趨附。璁韜惡之、又欲傾一清、以立黨之說進、改公以下若干人爲主事等官、而特欲留公於翰林。公固辭、乃改是官、而故事遂廢。詳明史本傳及張璁明紀。

李中麓撰傳、初選作庶吉士、一二大臣不相能、遂卽罷之。主者猶以二甲前三名制策曾經御覽、欲各授以檢討。唐子力請同罷、一事而有去留非體。始進卽能恬退如此。行狀云、其年考定言士、公以御抗故不須考、而亦故庶吉士舍翰臣有言諸言士考選不不公、盍出之。而宰臣羅峯張孚敬以公有御抗、獨旣留公、公執不可、乃是逆其部宣。

公自見羅洪先、知其品德、因訂爲石交。

冬、臘、趙時春自刑部主事謫武庫、與公朝夕講習。趙公撰公墓誌。趙云、先生能文、而余能酒、辭醉當罷、遂求爲學本原以修己、云、以其餘力、專精六藝、爲經濟正學、世好利達、讀如也。

又考彼谷集訪唐應德不遇詩云、文德坊東車馬陌、興來倒屣訪幽客。主人讀書靜懸床、稚子支纏亂散書。迎首長安御柳青、夕風自射春雲白。李花已落楊花飛、不見書生空太息。彼谷詩文按年編纂、而此詩則附刻在癸卯年下、注云、戊子春作。按荆川公戊子舉試中式、戊子春則尚未應鄉試也、何由至北京。此必己丑春荆川公會試掄元、名動京師、彼谷求友心切、而過訪之。此可識二公訂交之始。

是歲、季弟立之生、庶母王氏出。

九年庚寅、二十四歲。

春正月、羅洪先以念其父雙泉公、請告南歸。羅公至瓜洲、臥疾旅邸、富人王紀者坐事、為同年項甌東喬按治、飾名介萬金謁求解、羅公峻拒之。既而悔曰、紀所遣當拒、而罪不當死。久之、有同年饒比部錄刑江北、致書生之、已弗逮矣、為之憮然。（胡正甫為羅念菴行狀）

公亦疏病乞歸、獲允。公以幼時嘗竭精神於舉業、幾成瘵疾、而學問文章未成、恐碌碌仕途、無以為終身自立之地、遂乞歸。李贄撰傳

中麓撰傳、試政吏部、選除兵部主事。未久、以僚長虛褱

難處、因病告歸。

有懷公授河南信陽州知州。公六上春官不第、遂謁吏部選授是官。

夏六月、毋任宜人卒於天津舟次、隨有懷公之行也。程松溪祭任宜人文曰、嗚呼古人有言、觀婦於夫。惟有懷公履道充融、粹然金玉、作守名郡。人亦有言、觀母於子。惟我應德倜儻行已、大魁南宮、多士仰止。夫人之賢、夫子徵焉。人謂夫人食報於天、祿養方及、優游永年。云胡方艾、遭彼數奇。將之信陽、危疾遽罹。別來期月、訃聞京師。嗚呼、天不可必、亦理之常。獨慨夫人女中鸞凰、豈必骨肉、聞之感傷。某令子同袍、復均意氣、休戚相關、曷禁漼洟。南望昆陵、哀心遙寄。嗚呼尚饗。錄程文恭公遺稿

秋七月、趙時春上疏論訣俗、下獄掠治、謫為民。冬十月、徐

階爭議孔子祀典、議延平推官。

十年辛卯、二十五歲。

有懷公之官信陽。

公居任宜人喪、貧甚、每泣曰、吾母一生艱苦、甫就祿養、奄然棄去。致吾誠信、惟葬耳、奈何無財、不可爲悅也。舉要卜地、復節縮衣食以營葬具。一日忽病憤、家人驚惶、延醫隣邑。少間聞之曰、所以絲積縷財者、吾母故也、我死不得借以殮形、其以酬醫乎。亟止之。見所表。又行狀云、當喪任宜人時、有讀會赴信閲任補弟幼、公獨居家理喪事。自奉無以報親、惟有竭力營葬、可以用、情。而家素寡、雖治葬事、猶若林泉之類、倘無所取也、乃滿壁書、志士不忘溝壑、語於其上以自勵。自飲食取用、善節歲省、以爲葬具。其於爲濡、一無所受。經營太苦、因而發吾君家人驚惶、延醫於鄰邑。公既疑憤、然曰、百里延醫、必得疾十而後可以謝之。吾一歲之義、皆以爲親、吾即死、宿食之具、尚無所藉、況詩書乎。且假於親以爲以爲之、吾不飢也。遂命止之。書語學者此事、而補先儒禮經云、仁人事親如事天、親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然其事雖近、然不屑不廉、而意則達矣。



毛古菴與公書云、僕嘗嘆世變日下、古道日靡、凡事皆然、而喪禮尤甚。但思少挽頹風、而德菲力薄、垂老無能爲也。每與令尊宗言之、至長太息、而不能已。頃聞賢者居喪甚謹、深有古意、已出人一頭地、更望終始如禮、爲世道幸。大抵吾人立心持己、不可矯世、亦不可隨俗。二者皆非中道。然與其隨也、寧矯。此鄙人之私見也。竊窺賢者立志甚高、律身不苟、誠有如黃梅峯所論者。僕老矣、所望于賢者、不度。勉之勉之。

王慎中出主領南鄉試、得士林大欽、明年大魁天下。

十一年壬辰、二十六歲。

三月、娶任宜人於毀塔下。[illegible]

高陵呂涇野先生柟撰任宜人墓誌銘、唐母任氏者、兵部主事武進人唐應德順之之母也。宜與人任公端者

室於工部侍郎沈公暐之妹、於是生任、爲信陽知州唐君國秀之配、而有應德焉。嘉靖己丑、應德舉會元成進士、文章行誼聞天下、予從縉紳中敬其名矣。辛卯冬、應德身衰絰偕其姪舉人音持古菴毛式之狀、垂涕泣來問任銘。時雨雪連日夜、泥塗濘、應德自俛肩輿卒力不具、或步、居鷲峯三日無人知。每語及學、明白洞朗脫落塵土、邁如也。則嘆曰、名之茂者其實果盛。閲狀任之歸信陽也、舅給事中曾可先生已卽世、姑周孺人性嚴整、任事之婉恪有則、承意命惟謹、一錢帛不私藏。姑嘗有女、女於吳氏、卽傾己粧奩畀小姑、不以勞姑念。及姑卒、相信陽喪之、皆從禮。信陽每館於外、身豆羹糲飯、斷腥肉不一御。蒞內政三十年、衣裳簪珥、未嘗增於嫁時、非病困不輟紡績補刺、一布被經十年。其誨諸子女雖

慈劬周洽，而規訓尤嚴。應德幼好弄，則厲色曰，兒尚有童心乎。應德或晏歸，或使氣，則厲色曰，兒將爲宕子乎，將不免乎。他日，應德及正之多病且弱也，復質於信陽，蓄媵以廣嗣，得子女則言曰，若女吾女也，若男吾男也。提抱鞠育，踰於其母。鄰邇日往來，莫辨其非所出焉。性好深閨靜居，非歸甯及掃墓，不輕出。女姻或招延者，輒辭解之。信陽試南宮屢不第，略不色慍。及應德應試魁天下，亦不色喜。於是信陽屢稱之曰，大丈夫寵辱不驚者，亦不過如此耳。予然後知應德所造如今日者，皆自於此。則嘆曰，流之長者，其源果大乎。乃應德猶自悲痛曰，嗚呼，吾母相夫二十年，不及享其封誥，子二十餘年，而弗食其報，其病也，方藥委諸塗人，而不暇擇乎其良。其卒也，含襲棺殮，辦諸水濱，而不克盡乎其心。人生

有涯、此痛無涯。順之多辜、天不以我、而何使吾毋至此極也。予慰之日、應德節痛。夫吳自季札、言游之後、雖世有聞人、然皆未有能並其盛者。應德篤學好古、卽力追札游之舊、以爲毋任於千萬年願者、在是乎。任生成化辛丑十一月二十四日、卒嘉靖庚寅六月六日、隨信陽行、[illegible]。丑以痢疾卒於天岸舟中、享年五十歲。子男二、應德、娶參政莊公禪孫女。正之。聘應天經歷王君文炳女。女四、長適鄉進士董士弘、次適冠帶書算劉大中、次適無錫庠生王立道、次納丹陽賀鏜聘。庶男一、立之。女一、納左丞聘。應德將卜壬辰年三月十一日歸窆於殷塔村新阡。銘曰、羊叔禕之孝、胡敬修之學、皆常之先媛也。其沒已久、乃今于唐任而再見乎。況其子材既大魁、志欲登岸。吾知任其不死、雖千萬年、並明月平煥

也。吾唐氏書不載其生之文、等此嘗有詩云。父任宣人之父、毛撰行狀及李中麓撰荊川公傳皆無名諱、此殊六、壽意者以爲吾邑之家譜、故謹之、故云、考毛吉菴實行狀、云、將以辛卯來月來日之黃婚祖生之大、而此云將卜壬辰年三月一日言、殷考村所誓。初年辛卯、卜地貴婚祖生、是以不言、而改年改地。載。行狀早撰、並詩後作、及此從墓誌任。主人墓葬黃唐、後荊川公作於重庵卒、葬墓誌村墓誌六。今重庵齋三穆、荊川狀人世世母忘、以李謹。注祭。鼎元並注

李中麓撰傳、母隨父之任信陽、路出天津、卒於舟中。後唐子每對人痛哭云云。吾邑野聞而解之曰、吳自季札言游之後、雖世有聞人、皆未有能並其盛者。君篤學好古而能升礼游之堂、以光顯其母、不爲優乎。後王遵巖序其集、亦以此爲說、或並著之耶、抑偶合之耶。史傳至時天下言學者、不知三守二、其尊湛若水。獨守程朱不變者、惟三峰與羅念庵。若方山亦從邃野游也。

公既襄事、祝天曰、吾不以母故喪節、終完矣。見所表。又行、狀、張開北上、登舟、手祝天曰、吾生平所家言、獨葬母一事、今未得有分遲安取、自今以去、必當葬母之後、庚言、然可以然

身不喪乎。眞此對數異。

與眭擢謙子蘊啓。

啓云、哀子唐順之稽顙拜謝擢謙眭年兄大人侍史、諸年友中、順之于兄又爲同鄉、且同旅寓、蒙辱愛最深者。久別、豈勝馳慕。去歲聞使節抵宅、欲移訪戴之棹者數矣。緣衰棠禮、不敢越境、抱歉殊甚。茲辱翰使手札、兼之厚貺、感激感激。順之自去夏冒寒疾、且瀕于危、至今氣體尚弱、十日伏枕者常六七、奈何。特在愛末、敢一道之。先毋誌銘一冊奉覽、外具小葛一端、書一部、謹附使者將敬。尚容遣使奉候左右。不悉。仲夏廿日、順之再拜具。

此啓眞跡刻入明賢尺牘中。江南通志、眭曄成進士授行人、屢使藩臬、皆著其聲。擢戶部給事中、歷吏刑科。遷十事、尋貴人肝弟、昇金求免、不受、面劾之。奉兼兵累狀、上疏達十兼、多見採行。荊川公與啓時、即子蘊給擢給事回里也。

九月，服闋。

十月，編修楊名以災異陳言，程文德並坐下詔獄。羅洪先告滿赴京，補修撰原職。據胡廬山爲羅念菴墓誌銘。又念菴爲程松溪墓誌云、壬辰予起告，公以記注同官，勇實對事下部獄，謫信宜典史。

公服闋，無赴官意，以有檯公命，是時荊川公已在告别署。趨乃束裝赴部。程文德謫信宜典史，據國寶撰程公墓誌銘。過諸途，公有送程公詩。

王畿廷對第進士，寓京師，公與之語，盡叩陽明之說，自是與羅洪先彌篤志聖賢之學矣。據李贄撰傳。見荊川集。有台書藏諸篋、青天臺閣分、寄贈三下第、別月兩華居句、寫詩別意。

荊川集林東城墓銘：是時搢紳之士以講學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則多推山陰王君汝中；其志行惇實，則多推君與吉水羅君達夫。東城，林春，字子仁，泰州人。是歲成進士。

是歲茶陵廖叔愚希顏、南充王子正芝及皇甫子安涍、台貞夫悅並成進士。廖號東雩、由工部郎中、歷山西提學副使、[illegible]參之、進浙江按察使、卒。荊川集有答廖東雩提學書、[illegible]號[illegible]、又號北匯、仕至都御史。明史有傳。[illegible]荊川集有與王[illegible]二書。台[illegible][illegible]荊川公[illegible]舅[illegible]、京之父也。

十二年癸巳、二十七歲。

官吏部稽勳主事、尋遷考功。不阿流俗、獨任風裁、重淸議、吏部勿堪也。墓誌[illegible]居家時、素知有司某某賢、後取至京、以不適關節留滯不時用。公即密白其賢、擢科與道、不使其人知之。李贄撰傳與王穀祥等同官。皇甫子循撰王酉室墓表云、時屬子沐、王子慎中、任子瀚、唐子順之並以才居吏部、不[illegible]伍、君[illegible]行、而諸子亦相繼謝去。考是時長吏部者[illegible]、公[illegible]共[illegible]之、西室[illegible]。考功署員外郎、以告養[illegible]。又考荊川集[illegible]蔡年兄[illegible]序、是時[illegible]與公同官吏部。

毛古菴與書云、孟夏附吳院使書、計已塵覽。仲夏初接

華緘、具悉雅情、且知近裏功夫不廢、喜甚。頃聞榮補銓曹、慰慰。但此地是非叢聚、須胸襟寬大、志識公明、隨才器使、恆寓愛惜之意、始得。雖有讒毀、此心無愧、愼勿以一言絶才可也。老夫自春來痰火綿延、夏後稍愈、又以勞脾胃欠和、血氣衰憊、藥無寧日。吳君行亦因不及一會。老病如此、安能復長進乎。可懼可懼。楓山狀傳錄附、乞轉達甘泉先生。病因、不敢草草作書、幷達此意。劉平嵩此月初二日行、不盡所懷、悵望悵望。

時高叔嗣、王愼中、華察、孟洋（字望之、號有涯、信陽人、弘治乙丑進士。）江以達、（午坡。是時在刑部、以劾郭勛繫獄、負、不避權貴言、直聲振天下。）曾汴、（字汝誠、號川、泰和人。）屠應埈、陳束、任瀚、熊過、李開先、皇甫氏涍汸諸名士、咸官京師。公與之遊、而上下其議論、學大進。高、王詩文尤負盛名、一見公作、斂手心服。時以公與王、陳、任、熊、李及趙時春、呂江

峯高爲八才子。初、公與王並尚秦漢、公尤熟李夢陽文、下筆卽刻畫之。至是悟其剽竊無真氣、相與改而取道韓歐曾、上扱史遷之神髓。詩則規初中唐、陳任熊李等和之、於是風氣大變。時孝豐吳維嶽隨父京邸、就公學詩文。

李中麓撰傳云、荊川素愛李空同詩文、篇篇成誦、且一一倣傚之。及遇王遵巖、告以文章自有正法妙意、何必雄豪亢硬也。唐子已有將變之機、閱此沛然如決江河、莫之能禦矣。故癸巳以後之作、別自一機軸、有高出今人者、有可比古人者、未嘗不多遵巖之功也。又云、遵巖素惟好古、漢以下著作無取焉。至是始發宋人書讀之、覺其味長、而曾王歐氏文尤可喜、眉山兄弟猶以爲過於豪而失之放。以此自信、乃取舊所爲文、如漢人者焚之。唐荊川見之、以爲頭巾氣。遵巖云、此大難事、君試舉筆自知之。未久、唐亦變而隨之矣。皇甫子循云、同年吳子孝、唐順之、任瀚、熊過、陳束、李開先、呂高、栗應麟等相與爲羅洛之音。又子循爲司直兄少元集序云、與王文部（愼中）李司封（遂）唐二編修劇談開元天寶之或、而心醉焉。又王浚川廷相（名在前七子中）數當時作者、有唐子、羅子、趙子、王子、江右則有尹子、曾子、胡子、陳子。唐元薦論本朝之詩曰、明詩莫盛於弘治、藝苑則李懷麓、張滄洲爲赤幟、而和者多失于流易。山林則陳白沙、莊定山爲眉目、而識者或以爲寺門。李何一出、變而學杜、正變雲擾、剽竊雷同、比興漸微、風騷日遠。箴其偏者、唐應德

也。嘉靖初更爲六朝初唐而盛諧不是開緩無當作非神辭、傳同耳貧。議其後音、陳約之也。變敢、甫云、唐公、詩與雅

春容、鮮有盛唐氣。質支言云、中丞。古盡如雲律耀。鑑、幼變莫狀。近體如風調、爲琴、幽遠有致並足流響詞林胡元

增云、嘉靖之爲初書言、唐思憲、袞永之、署文升、王汝化、任少梅、陳約之、田叔禾等。爲中書者、皇甫子安、華子潛、吳純叔、

陳鳴約、施子羽、蔡子不孝。具有集行世。就中古詩沖淡、當首子潛、律諧精嚴、必推寇懸。蔣仲舒云、弘正間、李何華出、

海內遂之。追其習弊、音響足聽、意調必歸、烈穆畫同正變雲授。太史張之爲初唐去蠶該壁、足饗羽廣。毒元成雨執

華錄、莫方伯（子夏）常稱唐荊川先生詩、其送程翰林論潮協詩、白畫敏朱落、青天蠶閣分。又帝撥、三下淚、明月雨離

居。闊張相公詩、館生、東閣承顏色、苜長、西羌蟣姓名。冰鑑詩、出海敵珠猶帶水、滿堂鄉袖欲生寒。置之初唐、真不易

群。陳臥子云、應憲氣象、爽邁、才情啟發、使能琢、造當有超乘。錢受之云、正嘉之間、爲詩者匪何李之後塵、剽精要攝

應德與陳約之、擎一變、爲初唐、埜時、緣其莊嚴安麗、吹壁金壁。歸田以後、意致辭達。王李乘其後、互相評砭、吳人評

其初格清華、後趨餘逕。考其所撰、若出二徽、非通論也。又云、嘉靖初、王道思、書遺倡首、盡洗一時剽蹊之君。李伯

華、羅達夫、趙景仁諸人、左提古李、何文集、發于通而不行。貫路陳田明詩紀事云、唐應德古文自是明代一大家、

詩學初唐、律體自有佳篇。安技談兵講學、不復能唱渭坡。又云、唐宋入家文選、自朱伯賢（名古、語寺人、洪武間召咨

元史）始、明中葉宗盛行、自唐德、王道思、嬌北地（李夢陽劉數之弊、頭甫選入家文數、戴行迄詩、可稱好事。鼎元孝

荆川公以外諸子、皆有專集行世。又考荆川集佳句、如美人去後空閨笛、芳草歸時獨倚樓、亦何減唐人作。四庫提要盛稱荆川文章、而於其詩一概抹殺、豈爲公論哉。又吳錫麒有正味齋日記云、慈仁寺一殿左穹碑聳立、乃成化御製詩、但稱爲太后祝釐而建。孫國敉燕都遊覽志云、本爲周太后弟吉祥建、當時蓋諱之也。唐應德詩云、同行更說前朝寺、舊鑄銀魚有故僧。鼎元考此詩不見荆川集、遂附錄之。燕南沙以去年丁繼母憂歸、明年六月起復、授兵部主事。又王元美評荆川公詩曰、宮采初傳長命縷、中官競插辟兵符。衡陽刺史新除道、薊北維王已上書。聖後鄉表行畫外、月明清嘯滿樓中。甲第近連平樂觀、入朝新給羽林兵。儒生東閣承顏色、酋長西羌識姓名。繁花向日宜供笑、幽鳥逢春各異啼。老去自吹秦簫葉、西征曾比漢櫻桃。水落盡如雷電過、山廻俱作鳳凰飛。山擧翠屏開作畫、水從金谷釀成春。門逕近連馳道樹、池塘遙接漢宮流。雲敷玉葉和煙濕、暖濺珠花映雨飛。此嘉靖時爲初唐者也。細雨薜蘿侵石徑、深秋粳稻滿山田。業淨六根成慧眼、身無一物到茅庵。空庭塵盡晴雲色、燕坐鐘聲江水聲。虎患已從降境去、猿聲偏近郡齋前。萬里辭家身是夢、三年作郡口爲碑。遶院松林嵐翠重、滿庭蕉葉雨聲多。青樽自對叢花發、高枕無如啼鳥何。此其稍變而中聲者也。

附孟有涯遊山遲唐荆川太史不至詩云、野興朝來劇、層陰凍不開。煙霞迎使節、詞賦憶仙才。豈負青山約、何

妨細雨來臨溪重回首沙鳥似深情。又同荊川遊龍泉寺云。見說青蓮宇、叨陪金馬遊。衣冠來北極、文藻動南州。巷幔峯巒入、臨軒雲霧流。衙非名勝地、司馬好冥收。見玉中丞集。按荊川集有雨霽約玉峯程中丞游山玉先出郊、及同游龍泉寺等詩。

夏五月、羅洪先奔其父雙泉公喪歸、公唁之旅中、情特摯。

秋七月、改翰林院編修、校先朝實訓、與陳束同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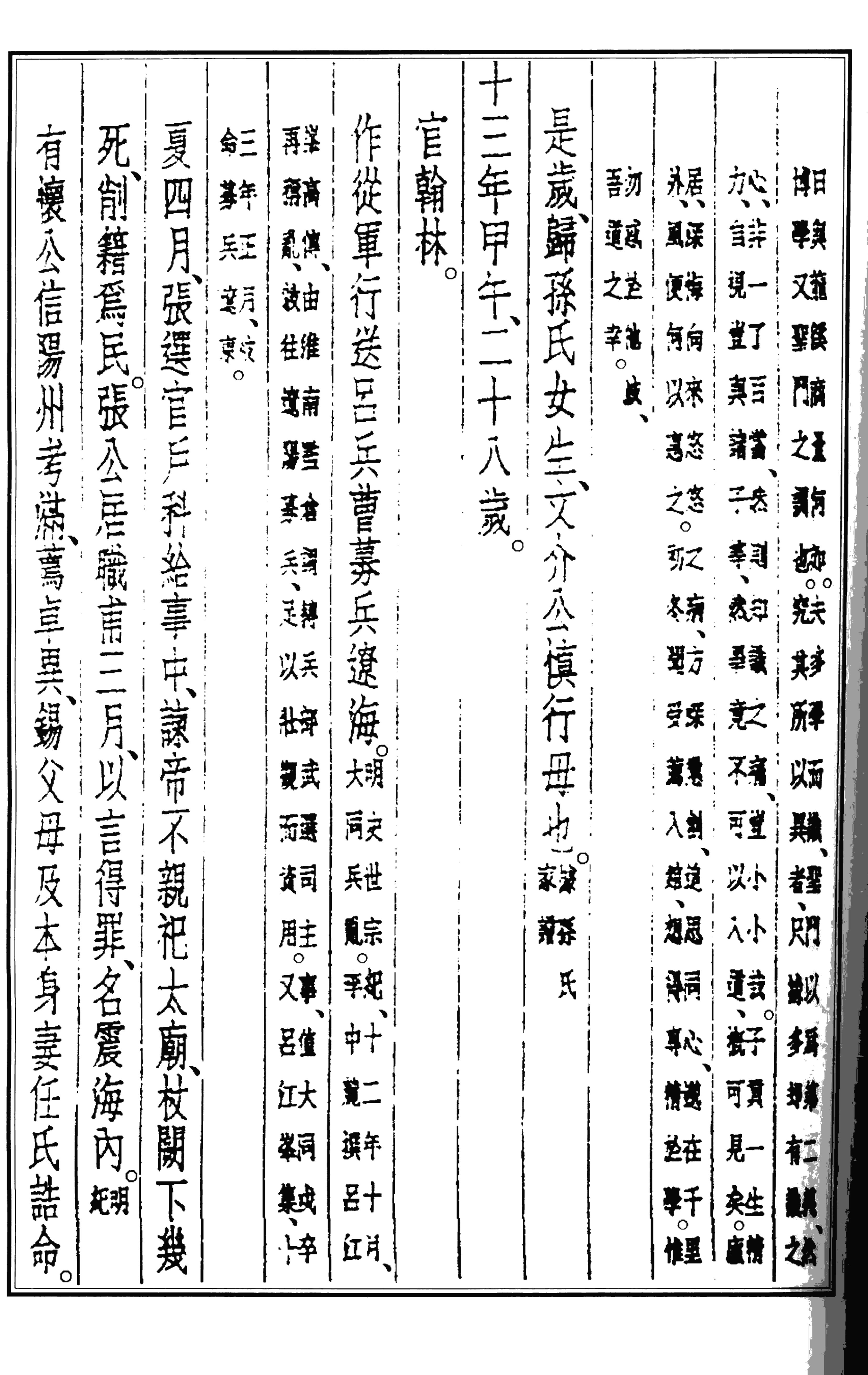
李中麓撰傳、往時翰林皆由進士上甲及庶吉士兩途、聖上以爲此不足以盡人、遂更其制、選取十一人、咸自科道部屬入焉、而唐子則由吏部。十一人者、陳束尤相厚。入陪侍講筵、出則校讎東觀、暇則盃酒歡宴、或窮日夜不休。鄞縣志載束傳、束選員外郎、改編修。日與慎中、順之諸人更相過從、講說藝文、至達旦不休、倦則便相枕藉、率以爲事。

又中麓補傳、荊川居子之居吏曹、一以清苦自持、而以

進賢退不肖爲急。同年及朝覲進表官至京者，率有折帕禮，曹吏受之，不以爲異。唐子始却之。有行取知縣，其人本賢人也，無力通關節。又曾觸忤鄉貴，假以行查錢糧，故淹滯其期，使不得與科道之選。唐子於衆中昌言其賢，得授言職。撫按保本，其中有不才者，復昌言其當黜。已而有他本至，果黜。唐子之所謂賢，乃當道之所不喜；其所謂不才，乃當道之所私厚。於是堂僚多不便，且畏其以清相形。會改翰林，遂得爲編修，意實外之，非進之也。攷此節采自荆川撰行狀。

九月，敕進階文林郎，母任氏贈宜人，妻莊氏封孺人。

羅洪先自喪廬寄公書。書云：旅中得與應德相依，而寢而食相促，遂至隔幾。痛心痛心。初喪，承朝夕奠視，不異骨肉，又發其賻，同袍之情至矣。感謝。歸家，以十月葬事。學不得力，喪不用情，虧負句言。應德之學，不患不實，所患者恐非本心流通耳。近



日與龍谿門人之言有功。夫多學而議聖門以寡二異公相學文聖門之道也。究其所以異者、只此多寡有無之

心詩一了言當、太子引義之者、此小卜言、故子貴一生。處精於言見豈其諸子孝、然學竟不可以入道、然可見矣。

居深增向來慈慈之痛、方深志劍、從恩同心、在千里外、風便何以言之。初冬習受業入塾、想得事情之學。惟

初感至情也、吾道之孝。

是歲、歸孫氏女生一子、介公愼行毋也。家譜孫氏

十三年甲午、二十八歲。

官翰林。

作從軍行送呂兵曹募兵遼海。明史世宗紀、十二年十月、大同兵亂。平中覽撰呂江舉高集、由維南書會調轉兵守武選司主事、值大同戍卒再辭亂、故往遺書集兵、走以壯觀而資用。又呂江舉集、卜

三年正月、文命募兵赴京。

夏四月、張選官户科給事中、諫帝不親祀太廟、杖闕下幾死、削籍爲民。張公居職甫二月、以言得罪、名震海内。明史

有懷公信揚州考滿薦卓異、錫父母及本身妻任氏誥命。

數後賭署嘉靖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午日、廷宴有詩。見翰川集

皇甫子安五日廷宴和唐陳二編修詩、北闕晴雲晝漏聞、中天麗日綺筵分。魚歌鎬宴歡依藻、鳳舞虞絃曲奏薰。蘭葉正調仙鼎實、榴花初泛御杯芬。更誇續命傳金縷、願以堯年祝聖君。又子安五日感舊有懷唐陳王諸子詩云、五日蘭筵敞、千官式燕榮。象賓調律氣、謁帝仰文明。蕙殿分彌廊、花枝間綵旌。霑遊繁節貫、寵錫睠皇情。惟昔歎獨朽、逢時媿後英。銜恩陪上列、謁藻逮同輩。人事何期淫、寅羅每易變。入宮翻見拓、投牂暗相驚。都邑張衡去、長沙賈誼行。吳洲春草變、細緒夏雲生。家貞詩賦、憂來酒獨傾。感心恩遂往、無復戀微名。此則荊川公與約之、蓬巖均已去國、子安獨居京師、有懷而作也。又皇甫子循午日獻子安兄詩云、午日逢佳歎書懷、省邸同寵拜恩時。九華承出雙闕扇、五色領來辭綵絲。見說驊筵臨浴殿、更傳競渡從昆池。不堪身事如蓬轉、發歎花前酒一卮。此子循謫外徙後、追憶當時留與廷宴之盛狀也。

南京御史馮恩劾大臣張璁、方獻夫、汪鋐、逮下錦衣獄。在十

年。帝必欲死之。其子行可年十二、伏闕訟冤、日夜匍匐長安街、見冠蓋者輒攀輿號呼乞救。至是復上書乞代父死、不許。焉公當朝事時、獨向闕諫、屬聲面叱、廷爭不補、屬時號四鐵御史、劉刀魯傳青皆鐵也。十四年五月、行可復荊實血書疏、自請詣下京代父死、上覽之惻然感動、釋家死友書洲。見胡元選及訳起。蕭特可（南江汝子）具中丞。荊川唐先生傳云、先生先君廷尉、與蒐交先生交最善、常奉先元京兆行可事元生壽門人、京兆從先生于濮陵、于留。談最久三云、者南江主所六載始終、荊川公實交南江于在載時、而南江亦于載中事子行可師事荊川公焉。門人。造後荊川公致仕歸、送之遊于澤陵、于子孫之弟子及門早者悉從遊學（行可字）矣與伯兵。徐祥弟子考。

與李中溪、熊南沙、任少海、王湛泉謁陵、並往觀長城。熊南沙以是年六月起復到京。

李中溪遊銀山鐵壁記云、嘉靖甲午夏謁陵、同熊南沙、任少海、唐荊川、王湛泉既竣事、約往觀長城。東北行二十餘里、路人云、此去密雲僅八十里。諸人相謂曰、且訪

赤獨子於密雲。遂策馬東行，暮投村寺，有溫泉，浴罷止宿。夜晨登寺臺，因指顧長城，論天下形勢。湛泉曰：長安不可不作一都。荆川、南沙、少海皆曰：都則然矣，設官未盡其制，如都何。余曰：顧東橋先生嘗曰：天下選十五人作巡撫，三十人作方伯，一百人作知府，按顧東橋集[illegible]、中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知才、試其驗。必九年成績而後遷，必得其人而後代。巡按如雷霆行於其間，或三年一差，或五年一察。其他循資仍舊。如此則吏部所訪，科道所舉，僅百五十人，易於遴選，彼不肖者，自不容側足於其列矣。縣令教官聽知府各舉其所知，以時聞於巡撫，巡撫舉之於部，賢者留，不肖者卽黜。天下之治可立而待也。諸君皆以爲然。飯已騎行又二十里，路人又云：赤獨子已去密雲旬日矣。衆相顧色沮。南沙謂予曰：銀山鐵壁去此不遠，盍往遊焉。遂

折北而去。諸君相見問君，或言違，或言近，各有難色。遲回不進。南沙與予恐爲所阻，遂策馬亟馳行。中鉢明日，荊川、少海攜酒來相勞。貞之、湛泉亦至，因爲言山水之情狀，諸君頗以不遊爲恨。

中溪有都門言祥寺溫湯芳潔。秋日同任少海、唐荊川、熊南沙會浴，貞之、趙大洲亦至，遂宿翠峯上人方丈。詩一首，蓋亦作於是年也。詩曰：濯纓濯足付滄浪，此日溫湯氣轉芳。啜茗七杯誰記數，振衣千仞亦尋常。高僧在座休行酒，詞客揮毫似倒囊。始信上方諸品淨，一輪明月立迴廊。中箋又有報書。荊川不至，詩云：昨夜月華滿，清光濕翦葉。寺裏花看山，翠色生衣，得不謝。日補發、奔雲横太書。留畫理所禮、民不竺覺暑。乃知百年秋、勢爲志國紀。恒當今日祭、祀日成乘東理。不知作是何所、累錢甚此。

王慎中以禮部祠祭司員外郎謫判常州，公與同人餞之

海甸。遵巖以覆方士張行慶議封事孩議。

李開先撰海甸詩序云、嘉靖乙未三月、王遵巖謫判此贊、武選吳院山、後呂江峯高、熊南沙是、翰林唐荆川顧

之、陳后岡京、畫部張少室元李、李克齋遂及予共入人、餞之海甸。荃日出阜城門、至則荒涼殊甚、荃張昌國以

癸巳罹禍已三年矣。亭臺傾圮、惟水聲潺潺、不異舊時。酒酣賦詩、院山先成、意高辭雅、不減唐之名家。次日復

桂洲遂劾張李二司屬無事侵撓、下獄。未久、七人相次罷論、院山幸而獨免。詩卷歸于手、事如隔世、而人多下

世館然作序、不惟感諸友之易消歇、而數大臣之善傾陷也。又陳刻之有賦得上林雁贈吏部王郎中謫毗陵

七古一首。遵巖集有鴻雁篇一首、亦謫毗陵作。又陳約之送李郎中謫守吳興兼簡毗陵王別駕詩云、予與李

邦旦王道思同飲、獲罪、二君相繼謫論。卽指海甸之事也。虞山餞謙益日、嘉靖海旋之獄、與蘇子美監院飲酒

之事大略相似。貴溪侍寵技橫、一至于此。西市之禍、豈不幸哉。鼎元考遵巖為有使公行狀云、甲午冬、某由吏

部郎中謫判常州、應德亦削翰林編修籍、遷里。辛丑春、某罷河南參政、應德亦以右司諫為民、皆先後相次、亦

皆及侍公於家云云。甲午歲、遵巖之謫常、得見有復公於家。並有復公信陽州考滿、未抵戶部新任、歸視里中

之時也。又遵巖丙申歲出為山東提學、中間自常州判又為江陰令、陞南京戶部主事、陞部員外郎。若日乙未

歲謫判常州、朔歲之間、不應遷轉如是之速。且荆川以乙未二月告歸、遵巖之謫如日在乙未三月、荆川又安

得錢之耶。錢荊川猶未出都、人且以荊川與遵巖並錢之、荊川又安得與七人者並爲主人耶。荊以遵巖之爲

有宴公行狀、及華肅菴之序遵巖文粹（見後）考之、則遵巖先謫、荊川後歸、明矣。則唐注之錢、賓爲甲午、面又非

三月時也。何則、遵巖前既云甲午冬謫判常州、又爲抗雙谿集序也。云、某年秋謫官常州。而熊南沙有贈遵巖謫

毗陵序、亦云甲午。南沙以是年六月起復、若在三月、南沙且不得爲公幕中人也。呂江峯送王郎中謫毗陵詩

有云秋風吹玉樹、又云雨雪三秋盡、關河萬里征、又云秋風搖落羈離情。又呂江峯有秋日同諸曹長過國亭

有感五言排律一首。而、陳約之之送遵巖也、試上林雁、而遵巖自言亦有鴻雁篇。雁秋禽也、則遵巖秋謫信乎在

秋冬間矣。然吳皖山過張侯園亭詩、題首即表明春日、其詩中所寫亦皆春日景物也、當何從。鼎元曰、此蓋皖

山春日書過此園亭而有此作。追敘曰公幕、對錄詩之。中麓在三四十年之後追序此事、誤憶皖山之詩爲在

公幕中作、譔記其時、並譔記其年耳。鳴呼、出於當局中人之筆記、尚有時而難信、考古豈易哉。吾邑舊志職官

表列遵巖判郡於嘉靖十七年、尤誤。十七年是遵巖由山東僉事遷江西參議之歲也。桂洲、夏言別字、是時掌

禮部。吳皖江春日過張侯園亭詩、五侯臺榭競芳菲、三日花深車馬稀。故管不隨流水去、落羅應化暮雲飛。空

聞玉宸分天府、曾觀金苑葬弓禪。借問樓前桃李月、從來此地教人非。昌國謂孝宗張后弟鶴齡、遭世宗發難、

國除。

省有懷公於信陽。考嘉靖本荆川集翰林寺詩有見中州選賀長至表美恭述詩寓信陽云云。蓋有懷公信陽秩滿將歸、而公往省之也。又公爲王母廖孺人墓誌銘云、余嘗往來信陽、蓋公服闋趨部、道信陽、而此次又由京師往省父也。集中十五夜旅懷、調比干墓、中嶽遊嵩山少林寺等詩、似皆此時作。

冬至日、與陳約之陪祀南郊、並有奉天殿慶成侍宴、朝謁長陵、奉命分祀孔廟諸作。諸詩均見荆川集。又有皇陵行、金臺行、結客少年場行等詩、皆作於是數年中。皇甫子安讀唐陳二子陪祀南郊並侍燕應制詩簡贈二首詩云、詞客麗郊陪、辭臣翰藻來。文飛宸曜合、興引翠華開。鳳披翬仙管、龍擁映御盃。甘泉方奏賦、共仰子雲才。帝德光千古、皇風啓二賢。畢分周祀典、遠協漢郊篇。麟馬洋俱集、星琴美並宜。幸叨觀禮末、留滯未須儀。陳約之送唐子朝長陵詩云、周王東定日、虞后北巡年。虎旅陰山轉、龍舟夜壑遷。珠丘開白壤、琳殿閉玄泉。示儉裁流水、崇威迥跨遠。雲中分地脈、斗極應星躔。弓璧矢彝陟、冠游月尚遲。光靈六聖居、警蹕入神傳。南至恭明祀、東曹備上賢。瞻依徒致贈、愧興未能宣。

是時、公與皇甫子安、陳約之、田希古等常爲文讌之會。皇甫子安夏日飲陳約之寓、同田希古讀柯宦悳德韜修施子羽秀才贈陳一首詩云、索居追長夏、崇情結蘭林。之子田叟觀、逍遙騁西岑。良興理曲駕、乘日散追尋。伊人謙讓畢、蘋若開余襟。來蒙值衆言、眷茲偕賞心。陳席俯閑曠、列樹

蓀森沉。軒梘行、流觀、雲日延情陰。連題發、嘉藥、灼增御鳴琴。方年及比景②臺惡頓思晨。疲足移文鼎傀慕能不床。又

寄書子一首。發江文題發、王盡君養夫。詩云、退暑聲寒波、山空惹草歌。石實卅登寶嵩華流岑從生人杳莫從、金尊、

寶華月。悲輝樓、綠吟、買氣尋。荻結。瑤蓬撰、女溪、玉芳隱。璽穴。渺遊翎臺渡煙篇安可越圍詠遺沉瀅接毫樹偶假凍

約之聖體初安春日視朝。志喜同唐太史作、云、龍顏天保乘春發、鳳闕清宣逢時見達鼓忽傳新市樂、衣冠競拂聖

明來。花明玉殿岸風意、與詩交鏞叔景催。共識宸和合天道、欣欣鸞葱獨遲起。又夕露對月有宴宸一語詩詩云、終

日滑飛漾、三經絕。來往。倚溜一、以捐、蒺雲漸。廻蕩。長纜頭、河出、月華依波上。徵徵遊林柯、稍稍漸塵熟。槿委猶餘泣

萱開更映景。草萱蒼、明流、土畫疑。書寧。命酒陶情遠、辭襟紫拆爽。傍人幾不奔、紫來旬由貫沉思承終夕、景同神宜

往。又東事太史亂夜得房詩云、獨往屏塗瑩、支雜入。化城。坐忘詩息發、道潮鐘能經。舒衣珍僧偶、空階君梵聲長知

不安寞、有爾達無聲。又望、閒亭遲唐一。詩云、爾策詩石瑩、羽葉沙雲亭。波危坐起起、逗琮致好冥野色向遠書、就態

合嘩明。嵐亂識、人度、峯消知。嵐望。目送景共遠、心與氣。俱倩。趣爾百處谿待感四愁還頤言同襟子、加何晴不井忘

荃理無閒、謝象思。空祭。洋洋流水志、嬰嬰鳴鳥情。匪伊貫退、辦為崇取瀆又達莊文人訪看唐太史南遲詩云、夫

子不累俗、身閑得去來。累還三月適、衙氣一。旬起。別館男長設、寒衣客年哉。出習自有崇、行遊蒔悠哉均於是年作。

考公一生惟是數年中極文人宦違之意、有朋友宴遊之樂。恐是二十五年矣、公之刻處皆是無若寃其出、皆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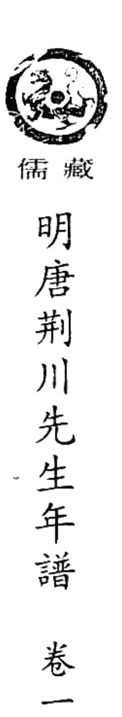
辰花生日詩也。施子云名衛、號武陵、無錫人。公亦有送施子云南行詩。是時子云蓋以貢入京時也。

歲杪、有去國志。按尚之立春日寓懷簡壁一編替詩云、歲有詩過盡年、寒城客起歸春還。土牛賤氣漏能早、金馬沉蔣何是累。我貴漸欣知盡少、宦通長憶是非聞。闊君斷詩能辭榮、便致因尊寄小山。自註云、時唐謝病且歸。又崑川集有和陳尚之禁中雪詩二首。又皇甫子安有新正雪日東郡陳二子七律一首（見少文集）不在今年之春、即明歲歲首也。

是歲、薛方山舉於鄉。公寄書有曰、見南錄、知先生得舉、但不在魁元之列、未愜素望。見方山記略。　太倉王元馭錫爵生。顧可久免毋喪、起補贛州知府。甫三月、擢廣東副使。尋以譏免歸、永廢於家。

十四年乙未、二十九歲。

實訓戍例當遷。時張璁當國、公素以直道自任、恥出柄臣門。二月、疏病乞歸。璁怒其疏不下。或言公欲逮璁者、璁怒、擬旨以吏部主事罷歸、永不敍用。據明史列傳、李顒撰傳、陳鶴所記。朱竹垞曰、羅



舉（進士別號）不由史館起家、尤侍從舉士、又以議論爲持名敎者所輕、以是嫉與者亦特甚、尤惡詩人文人。入才子無得免言。元諸夏最、更覺深遠。

行狀、公常以學問文章未成、意常思歸。會校累朝實訓將完、心不欲受甄賞、族子音會試期近、（音以乙未始會春官試。）意避作考官、復上章告病。是時羅峯張公柄國、張公故敬公、常欲引公自近、而公每有違嫌意、僚友之銜公者遂倡言、公養病在違嫌、以激張公。張公果怒、使人以危言動公、而留其疏不下、促公供職。公曰、吾謝病疏上、即此足不可出戶限矣、豈有復出供職之理。且禍福有定數、既告復出、何以爲人。張公怒不已、遂取旨以原職吏部主事致仕、永不許起用。公浩然以爲得遂己意、無幾微忤色。

李中麓撰傳、居官尚節概、而持己廉慎、兼且議論英

發人雖有忌之者、然而頗服其才稱其公、不至不能容。其羅峯張國老雖會試舉主、惡其不相親近、有慶賀事違投拜簡羅馬徑過其門。因其上疏養病、則票一旨云、唐順之方取史職、又見校對訓錄、乃輒告病、着以原職致仕去、不許起用。報出、士夫駭之、而唐子安之、曾無慍色。父在浙、此時有懷公歸任滿歸矣。信乃聞有事、不知其何事。及得致仕消息、喜謂所知曰、此有甚事。原以秀才得官、今還其官矣、固無損於秀才也。議者以羅峯險毒、唐子高亢。又補傳云、校對實錄將完、不欲受賞陞、又族子有會試者、迴避作考官、因上章告病。考公從孫音以乙未歲始會春官試。中魏所謂族子即音也。

公浩然南歸、會陳約之亦出爲湖廣僉事、分巡辰沅、因與聯舟出都。陳后岡集臨湄舟次東唐一太史詩云、客中相見陪謫旆、日日追攜意未申。近水樹縣時供餞、

建山帝鳥臺關、人。來譜且喜贊中。數、鄭薦邢、壁作外臣。息。計別程能幾日、未須故路已往市考后岡集、出都在春甚。
李雨村曰、唐荊川家居、薛方山上公車、來別荊川、曰、意君此去當作會元、但南京有許仲貽者（名穀、號石城）、後共曾
孫女妻荊川。公次文、孫字量）曾以實藝相賈、君往、須防其出一頭地也。及詩發、許某具元、方山屆居第二。考荊川是
藏二月、疏病乞歸、方山哉公車、荊川尚宗抵家也。村云云荊川方山還並京第、武還並並而相頭獻。雨

有懷公擢戶部員外郎、爲尚書梁儉庵名材、嘉靖間主計名臣。明史有傳。

所知、主十三司奏章、並法家極選也。羅念菴墓誌銘。撰

公歸、與遵巖時爲文酒之會、遵巖之名益彰。道光、邑志名宦傳、俱中無

選論意、善治劇、論發法弱、光立不讀。歲則數過從郡人、換問、毛憲、唐順之著文爲宗。荊川嘗曰、吾於學問諸寇貧、文

字宗述業。又曰、宋有至蘇、明有王遵巖。薛方山遵巖文粹序云、荊川唐子與之遇甚、宗、指是大悅、謂其文甚南豈心

于國、五朝於人士詩。自是。遵巖之名曰閩、四方乞言者踵集戶外、而數萬者年六矣。又華補卷序遵巖文粹云、遵巖

王子以吏部譴卒、我我友、吾我友。宗之奇也。會荊川子自京師與爲文人、我友人乃知王子遵巖集有夏日蘇惠山

同荊川是堂（詩見文詞）諸君詩、思並、比時作。又遵巖讀判常州府、又事宗名氣重其才、尋遂之、而近遠殷位特之

不少假、委署江令。遵巖。令江陵、當亦在是年中也。之

客宜興、居邑人杭錫賢（□□、□□之、三壁、杭子。）別業。自是往來常宜間、與杭君游東西溪及銅官諸山、有暮春游南山等詩。（按荊川集杭君墓表。文中云、余所館距君所居五六十里、是也、蓋張渚也。張渚一名桃溪、距宜興故百里之半。故公至于其地、自結廬居之。今張渚市西有唐家巷、巷有荊川故宅、門對天頂山、已易姓爲余氏祠堂。按公號荊川、即取宜興之荊溪、以溪音不亮、故易川。荊溪即宜興城外東西兩溪、亦曰東西沈、古稱中江。）

是年、子安真州曉行接公書、（此書不見荊川集。）賦詩爲報。（詩云、璽遺京堅數離居、不見情知幾月餘。車馬駸駸行轍輦、星霜冉冉去韻路。茂陵謝病相如渴、瓜步遙傳太史書。肯辭欣然紅渚意、致來同爾食鱸魚。）

是歲、永新尹崇基臺、同邑薛仲常應旂、及趙孟靜貞吉、王允甯維楨、劉子素繪、公妹夫王懋中立道、並成進士。（尹號洞山。薛號方山、方山事蹟略具明史、其孫敷教傳首。趙號大洲。允甯號槐野、明史與李夢陽合傳文苑。子素一字少質、號嵩陽、界兀略如康對山、與大洲明史均有傳。懋中號具茨、著有具茨集、與尹洞山堂集均著錄四庫全書。）

毛古菴先生卒。（古菴在正德朝官給諫、以直諫著。告歸、窮究理學近二十載。卒年六十七。荊川集覽徐養齋見）

復毛古卷及小子之作存致盛讚和頌詩、有美人古後空聞苗、芳草鄙時獨倚樂句。美人卿簫古卷也。古卷有顧荊川五言絕句、詩十首、詠之。也此、太極含元化、天□運。不停。春來生意足、庭草自青青。聖門有仁訓、渾約同一理。敬義貢夾詩頭誠乃。君子。作聖元克念、功夫始。不敢。戒慎常慎夾、一實找我甚人心本盡明、蔽塞由循罪。努力盡消融、麻之配天地。四時匪勿進、流水亦盈科。積累方成大、休無捷。經多。便錯近在忘、迫違亦爲助。存省常從程、從容自心悟。哲人謹大倫、與行亦修節。萬物常吾身、福受豈亡怨。行己勿隨俗、操心亦毋矯。勿矜矣道義中、獨立風塵表。哀德尚稍孝、高才忌酒色。靜默心自清、淳重學亦固。積君任、起予、詩來借甚別。顏被千古心、易茲徽前哲。

十五年丙申、三十歲。

家居。

王心齋、王龍溪兩先生相偕來訪。心齋年譜、嘉靖十五年丙申夏五月、會王龍谿於金山訪唐荊川於之武進。心齋是年五十四歲。吾邑與心齋之鄉泰州相隔一江、荊川公必往答訪、其年月不可考矣。

與萬古齋名言、字克修、宜興人、刻篤朱子之學。訂交。古齋遣其子士安、士和從公學。祭荊川集萬古齋文。參

公往館宜興、攜室以行。

履菴集先考古齋翁行略、素慕荆川先生爲人、時先生方以少年拔出流俗、論先生者是非相半。先考將就見之、先生適養疴來荆溪、即踵門求謁、不覺驚服、率安和往從學焉。是時古齋年五十三、士和少荆川公九歲、士安當遊長爲每一會晤、必有激發、恨相見之晚。然論書辭、談道理、必反覆質正、不苟爲同。歸家則進不肖輩曰、先生非特博極羣書、而志趣高邁、造詣精深、如鳳凰翔於千仞、又如白璧無瑕、眞當世人豪也。汝輩能學其萬一、則吾願畢矣。

王孚齋撰萬古齋行狀、素慕荆川子唐子之爲人。時子唐子以少年獨立塵泥中、皭而不滓、俗之人忌而毀之者百端、先生獨心奇之、將就見焉。適子唐子以養疴來荆溪、即踵門求謁。一見甚驩、談論竟日、益自驚服曰、世有斯人耶。亟遣子安和受學。自是每造必竟日、論亹亹

不能休若有以深契其中者。然剖析疑義多反覆辨正、不爲苟同。抵家進諸子庭訓之日、荆川非特博極羣書、而志趣高邁、造詣精深、譬如鳳凰翔於千仞、豈斥鷃輩所能窺耶。若等能得其一毛、亦足以自立、吾即死無恨矣。先是、陽明公倡學東南、弟子徧天下、先生之友靜菴周子避名實從之游、爲高弟。每申其師說、日夜慫恿先生往即其門。先生素尊朱學、斷斷不可。謝之曰、晦翁之說明白深切、吾信之篤矣、守之固矣、不能復變也。及是聞于唐子之論、戚然心動、嘗謂華曰、惜哉道通其愛我也實至。然其言不甚了了、若與朱子爲敵者、吾是以不敢從也。若荆川之言、蓋多與陽明暗合。然究其指歸、其抵悟晦翁者詳矣。今陽明去世、而道通復爾淪沒、豈非遺悔哉。蓋先生自其少時承溪莊翁家學、與其奮發所自

得、皆以躬行爲先、故其篤信好古、大略類司馬文正公。

迨晚年而有荊川子之助、所得殆益邃矣。是時荊川公未有晚年出山之學也、方以許張、永嘉羅宣聞、然毀之書百增、益人之信道獨立不爲者、鄉遺流俗之是毀。援古如斯、可謂數設。且此一段文字、更見荊川公學問該實宋王衷。

公自是稍收納弟子、課章句時藝外、與嚴析義利之辨。見與二有江書。辛中寬溪集、從之遊者甚多、治學主宋儒、然諸家之異注。如十三經疏書無不究覽、而三禮書我尤其留心。著有春秋論、書訓。以王鄭之說不可偏廢。

與王堯衢編修書。

書云、詩文末藝與博雜記問、昔嘗竭力好之、近始自覺其如羊棗昌獨之嗜、不足飢飽於人、非古人切問近思之義。於是取程朱諸老先生之書、降心而伏讀焉。初亦未嘗覺其好也、讀之且半月矣、乃知其旨味雋永、字字發明古聖賢之蘊。凡天地間至精至妙之理、更無一閒

句間語所恨資性蒙迷不能深思力踐於其言焉耳。然一心好之固不敢復奪焉。此類之書皆近世英敏材辨之士以爲老生爛話至束閣不肯觀。雖其苦心微精於文字間而竟不免老死而無所聞有可稱者。僕之自陳其愚蓋過不知量亦欲執事之同所嗜好也。何如何如。全文見荆川集。言鄭辛發一兆洛嘗謂荆川雅是王陸、（見詩形整篇略答）今以是書觀之、李申耆謂荆川事治王陸學。荆川公語錄諸語言表二十舍、凡波見子、二程子、張子、書見生、德時、想宋、朱子、張載、陸九淵、象輿、王守仁十有二家。又謂讀誥國朝先子文集、十五卷。又與錢、一士直著論、星號須自得論古者詩寸默顏、不敢不說辭館、起直入。是記荆川之學、因思實皆。朱王陸、然其重反覆而不侍頁知、流見甚程未也平矣。道景仁、謂公學本朱文公、然之其屢至一宗急、發揮思事中求無事、有束中求無象、斯爲得之。養一先生見荆川真面說高弟子王龍溪、交最燕、遂最近、淺薄、讀詩、荆川爲王陸。不知鑑之說、荆川詩不恭之、龍溪、所爲、荆川詩後夢詩之、其在集中可拔也。考荆川集文字、文集、語、表、遺、皆、公錢、不以文章傳世、悉由友人及弟子爲之、逐、亦耳。或書中有抄寫、有謹公曰、爲竟而云、云、序、見、書在、有陵公任北戶員外時寄、示人、

門、意以真竟貴、真書菴真王南、江三書冠首。荆川公是祠、年幾進三十、三尊詩文不為、是公專措詩文集題餘

丁五年巳。六

與應警菴郡守書。警菴名檟、字子才、遂昌人、進士。往康嶔張嶔大夫行郡、郡守進見必長跪、賀頻

意潮長輝。一日、真蘇公二府謂神史、賀道中立如宗章東、辨史徵笑曰、非康賈、乃肇樂也。人發為為處章樂。十三

年京守都、蓋正田氣、審不為、發不露。以荆書中有在刺寮詩舊石屋彭君相羞云云。石屋以郡州署宜冀

愍尊也。石屋名曾、安成尋人、來判、郡、不以韋我自污。荆川無有石屋山志序、則彭君石屋序、及代府官送彭通刺致

仕序、閩彭君石。屋屋出館有籌詩。羅念菴。有石屋令楚詩作集山志序。蓋石屋亦士之有志於道者。荆川集又有

與應警提學書。菴

陳約之在公安道中、寄和公村居詩四首。公原詩見荆川、集。約之和詩云、

應是歸休日、安貧得。所卻。蘆羨新舊、貝帶酒遊來。返舍因爭席、避山羨卜道。閑關氣違意、不著趣交書。偃息荆溪

上、羽時身一區。尋徑改、雨家、抱壟投春苗。石室尊、期道、芽老三還進。時先因往姿、伏藏年相遊恰得高采香遠集采

自甘。寂在身、致安、詩寂往省就。林果從蕷乞、言詠與。篇疏。還言流床獨、更往小山南祖期五壑意、慢偃海雲深更落。

惟南葉、愁開吳。曾兮。祖生先著策頁、為未殁?。言貫?、尊沂、歸來共竹林（自註、真唐相期同灑、惠竟先得告、故云）是



草書詩冊贈王龍溪。

心術之醇疵、則是流露乎楷墨之外、新學問之、實際、固不可與藝事同日而語矣。梁山舟論龍川尺牘云、章草論事、而出以奇橫之筆、蒼生氣勃勃紙上。此先生尺牘中最佳。山舟此評、實能抉出龍川草書妙處、愛錄二評于此、以示俾之致考龍川書法者。此二則道載近人言邑實藏國粹叢書藝術文。

林東城與公書。

書云、叨與鄉榜之末、久歷瞻慕、進京來得侍執、每以剛明正直敬之。後往來且久、契合益深、或野寺山房、傾倒心話、竊喜同志有人、觀法有地、將來益於人者可知矣。及執事浩然南歸、鄙人此味益濃矣、但無由得遂、每學而中止耳。蓋學人非將平時精神志意歸併於一、終落零碎、不成片段。故古人只於一處用功、不見世間許多欣羨處、中心坦然、塵勞不困我、不自見人、無可疑我、不惡人、人無惡我。言語及物、精神所流、少露幾微、便生嫌隙。若果由本心而發、亦自溫厚和平、使人豁然自悟、油

然自解者，彼亦不知其然也。使不諒人而挽語之中正，則險邪自挽，語險邪則疑忌日深，此古人重以爲愼而避禍也。如何如何。鄙人日遠至教，不知自考，但一種心期，然嘗對床論正也。不知日來近裏有可以示教否。龍溪書來，聞在金山一會，迄今主意謂何。人生而老，此道難聞，隱約見之，實際未得，不免如貧人說金，祗增執事富者之哂耳。借言求教，欲已未能，惟若時自愛，不宣。

皇甫子循寄詩，因懷橫山之遊二首。詩云、山館何君冽、江 [illegible] 臺、設 [illegible] 月 [illegible] 文、[illegible] 竹 [illegible] 流水曲、[illegible] 夜 [illegible] 閑君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言 [illegible] 子 [illegible] 江 [illegible] 川 [illegible] 花。青 [illegible] 門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子 [illegible] 華。[illegible] 于 [illegible] 川 [illegible] 山 [illegible] 年。[illegible] 川 [illegible] 亦有 [illegible] 子 [illegible] 何 [illegible] 山 [illegible] 山 [illegible] 州 [illegible] 三十 [illegible] 名。

校記

①庚辰：年譜本條正文作「庚戌」。按，其人弘治己酉中應天鄉試，次年庚戌进士及第。作「庚戌」是。

②比景：當作「此景」。



明唐荊川先生年譜卷二

十四世孫鼎元謹輯
十二世孫　肯校刊
錢家驤
鄉後學周仁永謹校
崔　龍
十四世孫　斐
贊道　全校

十六年丁酉、三十一歲。

家居恆館陽羨。

夏、湖廣按察使高叔嗣卒。[illegible]

有懷公擢南京戶部郎中。[illegible]

以執事之平生、兼以責學之久、一南曹郎之拜、已爲屈矣、又何喜焉。但執事恬然於世俗之中、不敢與躁人競進、則南部之居、乃其心之所樂。而令子荆川君得以時赴官邸、侍膝下之懽、修身而養志、此所以爲公喜也。旌節過齊、親達不及知、不能遣人侯之境上。（是時遵巖已由南曹擢山東提學僉事、故云然）。罪愧罪愧。茲因月復之官之便、敬此申賀、且問起居。

王遵巖與公書。側見尊公拜南曹郎之報、甚喜。使吾子展不違親、養不廢學、非子之素志也。夫而今乃遂也。恨子不得在金陵、而拘繫於此也。令弟計已成婚、田園廬墓之事、亦不復以累子之力、子其業哉。不審比來尊體病否、何如何如。子之寡欲省事、以義理養心、而病不愈者、未之有也。古稱戰勝者肥、子已無用戰矣、又何所得癯哉。余居此疲隸、殊懷吾子。在庵君去、諒能爲一談之。由今追昨、其過惡之多、不勝其可慙赧而悼恨。今惟當常存此心、益加警察、使發之追念、其可慙赧悼恨者漸加少、庶久之不已、少而漸少、猶萬一可不至於爲小人而已。夫以余之誦習章句、忽聞諸君之論、其於聖賢之學、亦能認言其梗概、而竊知一二。然自檃括其行、則未免於小人、豈非其言爲空言、而知乃襲知也。然則、由是以知大學之所謂致知者、信在內而不在外、係於性而不係於物。而龍谿君之言爲益可信矣。余力本弱、資本下、而子往往許以爲可進、是非好惡、毋亦誘而掖之也乎。益友離居、弱力下質、念其所誘進而奮發。吾子山中所得、宜一一見示、無爲獨善。在庵君誠良友、去此大可悵恨。占尊信一事、不盡

此心。

公答王南江甚叢言江按日南江人、提學書。見荊川集。是書凡二千餘言、丁甯反覆、於述倡而字、期收功於一致、超形氣而獨存。至於同死生、齊得喪、漠然無一動乎其心。是時公在少壯之年、而其志卓超如此、此萬古豪所驚歎爲鳳凰翔於千仞之上也。而公一生爲學、皆立是論以赴之者矣。又公居彭石屋序、引宋諸儒伯子之言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吾以爲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其學也爲己、則其仕也必爲人、其學也爲人、則其仕也必爲己。贈彭通判序、及李耶中甚文、皆年內作。附示王南江、自云稍見已志者、公爲學之論如此、宜其說年之出賢俠於心、論笑皆所不顧矣。

答李中溪御史書、論舉劾事。又答江午坡提學書。並見荊川集。荊元考答李中溪御史書髮著、各家選荊川文者並選之。公居淅山武夷吟送李時敘元□按闕、爲丙申病中作。荊川公答書云、兄之史寄也一年矣。尋以書下問者數、四矣。目□答書在是年。武夷吟云、江生(以道)諸諸古烈士、遂氣接□去天民。別別公答午坡提學書云、李子寶寒、得手書喜惓。又云、兄之燕聞且三年矣、云云。老身午坡提學聞中在乙未歲冬月、而荊川公答午按書即在答中貧書之歲也。

附李中溪復書云、承諭御史所急諸語、最切時病。陽昨

與人談寂感之說、輒舉以請教。或問寂然不動爲性之體、感而遂通爲性之用、然則感屬心乎。曰否。心則爲物所動、已涉神識、故無所不通。內典謂天下之事、吾則應之以往、而不對之以心是也。聖人之應物、寂而常寂、賢者之應物、寂而故覺。故曰普萬物而無心、順萬物而無情也。寂然不動之謂中、感而遂通之謂和。中即和、和即中、未感名中、既感名和。中如鏡體本明、和如鏡光應像、非一非異。寂然者澄湛自得、無意必固我之擾、故曰不動。感通者物來順應、無思維擬議之留、故曰遂通。中者君子之德、和者時措之宜。中字無喜無怒、故爲天地萬物之大本。和字能好能惡、故爲禮樂刑賞之達道。此是未涉心意情識已前事、純是知性知天作用。世儒乃謂最初一念可依以行、曾不思吾之中體有無建立、遽謂

時中可能、此所以賞非人心之公喜、刑非人心之共怒、祗足爲無忌憚之中庸、而非所謂達道也。顔子不遷怒、正是寂體覺用、不因怒而遷、然後可以言時中耳。愚見如此、幸一不惜再示。中丞文集遊龍虎山記云、余嘉靖丙申使蜀、戊戌五月得代。與居庸山所云合。

夏、陳約之遷福建布政參議、迂道過常相訪。公送之至姑蘇、觸暑積勞、遂病瘧。陳后岡集、丁酉暮至宜興訪應德不遇、同唐二秀才歎任先生宅（自註、秀才應德弟、光祿寒德母舅）。詩云、故人消息苦難聞、早說蘆軒向白雲。偕叔外親來相宅、因逢賢季不題門。半歲畫色留征棹、遶郭山光映酒尊。賢是主人能愛客、不妨連夜隔思存。荊川集與田石山提學書云、約之過敝邑、寄到手書嘉惠、多謝雅意。僕自送約之至姑蘇、觸暑積勞、遂得發瘧。又與陳后岡參議書云、別後紛然抵居盡三四年、而僅得一兩日之聚、方其蘊思之殷、十未展其二三、而舟首已南矣。又寄以讀書一集、讀之留心道術、有云句已告衰詩詞之學、兄更無以此至我之言。石山名頊、字太素、龍溪人、正德十六年進士、官至貴州提學副使。有稿一卷。四庫提要存目。荊川與書論書畫之責、詩相勗以聖賢之學。

秋，省有懷公於南京，並晤歐陽德、程文德，相與論學。歐陽南野

與王龍溪書云、程松溪到數日矣、貢選迎心齋、荊川任教、第延心齋有若親、荊川不肯入關論耳。是知公之如南京、進士南野所薦。心齋父守菴公卒於丙申冬十二月、周南野是書爲前年者。又爲同所發也。南野時官南寺卿。松[illegible]夫年由刑部郎遷安福守、新遷南兵部主事。荊川集有程周史說詩、自註云、向年予貴之父。我云、嘉靖丁酉秋、余見公於金陵、公留余飲酒、至冬而公卒、距別後纔四月也。

葉東園經來爲吾郡推官。據邑志職官表、並參考上虞縣志。葉東園集。經字叔明、上虞人、壬辰進士。初除福州推官、剖決如神明。來判郡、傳有風裁。十九年、召擢御史。在郡與公結契甚深。

是歲，薛方山以九江府學教授就福建聘入內簾閱鄉試卷事竣，還九江。會徐少湖自浙移督江西學政，與撫臺胡浦南岳檄方山署白鹿洞書院，集各郡諸生倡言身心之學。方山初授慈谿知縣，與府尹鄭威相失，乞改教職，至是撫按先後特疏薦之。

與項遷之書。見荊川集、題為與項甌東郡守。集中又有與甌中丞論項守書、亦在是時。攷選之十四年

守贛州、轉廬州、七年丁母憂去。十

十七年戊戌、三十二歲。

家居。

答顧東橋少宰書。見謂川矣。東橋名璘、字華玉。史稱上元人、自云姑蘇人、蓋祖籍姑蘇、而居金陵言。與劉元瑞麟、徐昌穀禎卿號江東三才。又與陳魯南沂、王欽佩韋號金陵三俊。後寶應朱升之應登繼起、稱四大家。又與李獻吉夢陽、何仲默景明、邊廷實貢、王敬夫九思、康德涵海、鄭繼之善夫、及昌穀、升之、稱南都十子。東橋在當日負重望、有詩士名。事蹟見明史文苑傳。所著息園等集、四庫全書著錄。考王鳳洲弇山別集卿貳表云、顧璘嘉靖十七年推左符古詩鄭、京任。是年荊川公答東橋書譜少宰在是年也。公答書有沈別駕至、學手書云云。考東橋憲几歲集習沈言、華宙走青州別駕（原往、哉南京人）詩、云、武昌二沈推樹弟、別駕既安豈足多。千里分符看數錦、萬言禪華記懸、河。王發密通官仍。貴、民力東南田若何。經過故都都往觀忠留都曹一兵歌。又考隣后國璜東橋山中集序云、嘉靖丁酉、有詔起公于山中、節制全楚之地云云。是年東觀與對川書往去議任遷經蔣而爲作寄書與者、謂沈別駕華言也。別川集中文盧先後顧與、惟與人書系所與人當日官第、遷謫可考知者月耳。又答書中有陳王二友、議巨異甚甚。巨河寺吾輩賓全事、則遠在京省都、下。言邑長東宜表寄甚叢與吾走是年不年歲沈華東息

正。

八月五日、子鶴徵生。徐養齋喜應德生子詩云、宗孫今又子、頭角異凡流。渥水龍駒出、藍田玉氣浮。高門先閥閱、積善必公侯。家學頻相授、魁名蓋九州。按養齋與荆川公賡唱詩甚多、大都在荆川公前家居時。養齋適自北兵部侍郎引疾歸也。荆川贈養齋詩見本集。茲錄養齋詩如下。謝病得請喜作、兼柬唐翰林應德云、聖主深恩念老臣、北歸猶及伴青春。人非甚病堪投藥、官遇明時好乞身。物理定於閒處得、性情須看靜中真。五湖風月行囊具、況有良朋共此辰。荆溪道中有懷式之應德云、高清天氣不同勝、空待雙魚寄遠秋。青瑣幾時違勿藥、白雲何處獨登樓。（古庵有疾、應德送乃翁至荃江樓）古意誰說、靜裏工夫各自求。水落魚灣荒草合、晚烟和雨一維舟。和應德荆溪見寄及移舟過訪二首云、春游不得相知共、奄晝荆溪入夢間。世道漫隨流水逵、野人方與白鷗閒。三徑有句頻歌葛、葛事無心只往山。聞道輔書招舊鶴、天平（山名）何日共躋攀。何處懷君類水深、舟航製作古人心。發年舊病常欲抗、竟日情言欲斷金。江岸行雲序夜泊、野圖齒爲應春吟。蓬萊宮闕遙如許、此後詩盟恐費尋。次應德寄和山居云、雖謂嫌官只愛山、山容恰似野人顏。石溪翠水無人見、清得松陰白日閒。石亭步曲水邊集、歸旋有夢吳頭山。唐荆川及同游諸友云、岡巒繚繞帶溪斜、一道飛泉走白沙。竹裏情言開碗茗、水邊列坐散觴賞。山川每爲過人說、宇宙寄志去日除。西登隔蒹葭。歲暮復唐子應德云、秋風入月下荆溪、喜共英賢運役別、又五作頌



參前雨卷恩。哦處霸皆神記。夫、雲山多負可人、眠。一生清興浴消遠、千里迨原日月遲。江水遊踪將遠海、花村賴

莫君詩。以上詩句見徐溪山堂華集。須山名仕、宜興人、正德甲戌進士、官至四川參政。

九月、叔祖父月樓翁卒，黃門公之第三弟也。公撰行狀。見荊川集。

節徐養齋月樓唐翁墓誌銘、翁諱世美，字用戈，月樓其別號也。父諱衍云云。翁二兄一弟，貌獨魁梧，負氣倜儻，善談論，居常作草書，最最遒晉，而詩歌則亦有唐人興致。少志進取，受經史於其伯兄。既而以產薄，父且患癃，重念伯兄叢以百務，遂不卒業，乃晝夜侍父疾，兼以營家，俾兄獲肆問學。伯兄既登進士，官戶科，時孝宗敬皇帝最重言官，翁則佩兄教言，罔敢怙勢，雖里中騶亦稱往來，常坐一室，焚香吟咏，晏如也。郡長吏知翁名，特請賓禮飲。時年已六十矣。適歲我皇上詔賜天下八十以

上老人冠帶、翁乃始冠帶、然惟一服之後、竟不更服、亦猶一與蜡飲、不更往飲也。翁生景泰丙子八月十日、享年八十有三。

公嘗至廬州時、蔡可泉以府同署印、將約之同遊境内山川、蔡辭以有算糧事相妨。唐子乃訪善算者十餘人、人各與一數、算訖記其概、只數字凡三四易。自撥盤珠、每一數亦只數字、不移時而一府錢糧數目清矣。老書算咸驚歎天下未有若是其神速者也。往費一月之力、工食紙筆、催辦騷擾、臨時猶有不得真數者。李中麓撰傳、是事在前家居時。考不異其確年、故録之於此。元明事類亦載之。

陳約之還河南提學副使、道經吾郡、訪公於陽羨山中。陳后岡集有荊溪還朝或送唐留修兄弟滿舟相送辭中話舊因懷任二考功次韻詩云、舟迎遠渚斷綠參參、笑微後君辭陸說。詒氏兄弟原其遷、嘉公主客自來諸。病中握手愁能奈、磨後還朝恩豈遲。惟有同懷應同氣、定言幾日發山南。

（自注、唐方德命寄勞之所云大贈、年太荊川公湖後舍叙寄京師友人詩誤也、載荊川集。又同唐應德過董臣甫）詩云、沉抱致離居、把逢卯諳廑。感君多夙昔、顧我日項來。貰酒好長尊、故薦析疏蕪。忘憂豈必醉、舍此未應如。亦作是此詩。又考后聞有送趙寬唐一學何盡詩云、蘆束秋波曉、辛苦客情遠。蘆分雙劍遠、雁阻一行歸。月色明疑見、風期過歸故羅交白野合、罷青林鷂霜寂朝朝別、寒雲霞庶飛。益詩參差志、使爾悵遊非。又和唐太史望太行山詩云、迢遞太行山、連天勢每聞。料峯全落日、鳥道半臨翠。未壺五丁拔、猶傳八駿過。歎茲不可上、望空損朱顏。又障水別唐太史之洛云、韋河流不匡、離思劇難哉。可堪今夜月、復用別詩韻。路向鄴城去、人傳金馬來。南征能作賦、還爾

二廷才。告作送甲。午以前、受居述之。

是歲、太平周順之怡、績溪胡汝貞宗憲、餘姚翁儒參大立、吳縣章懋實煥、光州喻中甫時、泰和陳昌積無錫王子裕問、俞汝成憲及沈純甫鍊、茅順甫坤、弟子莫子良如忠、吳峻伯維嶽並成進士。貢親郭集、一號謝溪、長荊川公一讀。年事王龍溪。胡號海林。翁號見存。章號居華。倫號吳皇。孝號西胡。王號竹山。象號是堂。沈號青置。莫號中江。茅號吉門。吳號敬賓。周、翁、王、沈、莫、茅、吳、南安均有濮。沈青霞集、西亭全書菁莪。諸子異日異荊川公均交兵。荊川公墓誌、與沈林見存同事畢中、有與梅林、見

草、吳皋、酉洞、子貝、鹿門等書、載荊川集。時以青霞、鹿門子。貝與侯、二谷、翁怡、山、王東華、熙六子。子貝事、別詳弟子考。青霞後謫戍塞外、與荊川公書云、疇昔尋遊於陽羨之墅、義以彎弓云云。考青霞是年授溧陽令、二十二年調茌平、青霞之訪荊川於陽羨、蓋卻在其令溧陽時也。吳皋累官南戶部侍郎、任甘肅總督時、廉介自持、體恤將士。吉囊入寇固原、遣將兵遠哨迎擊、斬首五百餘、獲馬駝牛羊無算、虜不敢近邊。見甘肅通志大吏傳。著有吳皋、海上老人二集。是堂仕至兩廣按察使、有感明百家詩選。莫子貝南都夏至齋宿荊川先生有贈次韻奉酬詩云、適聞大報啓玄宮、千騎星陳扈輦同。建醮衣冠分省隔、紛陪鐘鼓夢魂通。聖心慈日重華表、瑞氣靄雲五色中。賈傳未遑宣室召、敢將得散佚遺逢。原註云、時先生遘臥未起。知在今年夏也。見叢蘭館集。荊川公贈莫子貝詩見本集。子貝舉進士、除南戶部主事。

是歲、王慎中遷江西布政參議。遵巖爲薛方山築觀易臺於廬山紫雲菴之側、方山集有觀易臺記。

十八年己亥、三十三歲。

以疾就醫無錫、返舟爲豪家僕橫辱塗端、因作知命說。知命說見荊川續集、公卒後子鶴徵刻於嘉靖末年。



文曰、余貧不能具樓船、惟一敝航、艙中高僅兩尺許、乘以出入、卒傴僂盤辟而坐。親友或爲余慮曰、航往來卒爲人辱侮、汝故郎吏也、盍少自異焉、不見覇陵辭尉耶。余笑曰、若爾、則路中嘗無一航耶。且吾能含垢久矣、即侮何害。自是出入凡三四年、日日由坦途中、不見航之難也。嘗泊陳渡鋪、家人取路傍一碎磚、偶鋪人出、欲詐焉、乃譟曰、是官牆磚也、汝安得盜之。亟呼其羣黨、將見磚①、羣黨中有識予者、指曰、是某人也、是守分不敢作孽勢者、吾輩安可詐之。衆乃解。蓋三年間僅一遭焉、然其人又憐予、竟不忍侮也、或者之說其不足信矣乎。已亥歲春、予感痰眩、將就醫於錫、亦以前舟行、會友人見而憐之曰、汝病苦風、且航固不障風也。乃假予小樓船、易之。至蕩埕、忽有舟横河而來、避之不及、偶絓罥其尾篷、

其人怒叱曰、蠻奴、汝不識吾船誰船耶。于是勢氣然甚、目左右盡祼而捕縛牽繂者、碎其上下衣、因取繂板連抶之、又紛紛手磚石擲舟中人。余曰、事急、吾不可不出。時余弟在船、止余曰、磚中兄奈何。余曰、吾不出、使磚中船人死、奈何。急出艙立舷上、揖其人謂曰、鄙人某也、鄙人知罪矣。其人氣然且擲磚石如故、復叱曰、汝何人耶、汝謂我畏汝耶。且抶牽繂者非吾意也、吾且抶汝耳。余遜謝且曰、有損直須奉償耳、君何怒焉。復取一名帖投之、亦不止也。然其人愈張、則余益遜謝、彼亦無可奈何、又已快意于牽繂者、其手磚石者亦已倦怠、遂斲斷繂然後去、去數十步外猶聞叱咤聲也。于是未知其人爲誰、既而物色之、則豪貴家僕耳、所謂羣左右者、又其僕也。嗚呼、航也、人以爲辠悔于人者也、余乘二三四年、而僅

一遭也、然而竟莫余侮也。樓船牽挾以侮人者也、人固不敢侮之、然余假之僅一日耳、而人且侮之矣。豈其繫乎所值、而不繫乎其船耶。余能免於舖人、而不免於貴家之僕、豈其侮不侮、固亦繫乎其所值之人、而不繫乎其船耶。使樸船遇舖人、則固知可以不侮、而航或遇此貴家之僕、其爲侮固將不可言耶。俚語曰、過分則災、豈航者吾分也、樓船非吾分也。據其分、雖航可以無侮、據非其分、雖樓船固不能免於侮耶。據其分、雖三四年可也、據非其分、雖一日焉固不可也。然則余欲避侮也、其將何從耶。夫此一出入間耳、亦若有數焉。況乎進退消長利鈍之大者哉。君子可以知命矣。余因命酒飲章縡者、且慰曰、雖汝亦命也已。而笑謂余弟曰、汝識之。（嘉靖元年、）

（公子尚僕重刊荊川集、此文棄去、今之通行本荊川文集皆無之。曾見有惡字語、故、蘇焚此文不過十之一也。又）

考公錄友可知者、張靜思、黃斗南、華西水（荊川集有書水西集）。華補菴、華鴻山、顧洞陽、王仲山、施武陵、俞是堂、王堯衢父子等。靜思、補菴、洞陽諸公則正在邑也。是堂已見前。仲山姪字不見荊川集、仲山爲荊川公曾姪孫。一墓誌、爲予昔與荊川爲道義交云云。補菴少師事邵二泉（邵文莊公寶）。又出王陽明之門。辛丑成進士、會當試館發、以親名徑歸。三年、除戶部主事、權稅九江、甚著清節。進刑部郎中、時嚴介溪用事、遂乞歸、築真休園、萃古書名畫其中。補菴素工文字、尤好與當世賢士大夫遊、一時往來翰墨之富、甲於江左（見無錫縣志）且老壽、與王弇州亦交好。荊川集有華氏義田記、爲補菴作也。補菴有詠雪舉用荊川冰登韻詩、荊溪舟次寄荊川太史時約履菴同會于河橋不至詩。見盛明百家選。

二月、少師張璁卒於里第。張公以應召至金華、疾大作、乃歸、是月卒。李中麓撰荊川公傳、後羅峯有悔心、家居日嘗言、儻蒙宣召、務薦用之、了此一段事、仍復還山。

上立東宮、在春正月。華公察奉命告慶、出使朝鮮。妙選宮僚、以故官翰林院編修起公、兼右春坊右司諫。羅洪先爲贊善、華察爲諭德、黃佐爲左司諫。黃字才伯、香山人、正德庚辰進士、仕至詹事、吏部右侍郎。明史儒林文苑。著有泰泉集、四庫全書著錄。鼎元考荊川集有謝歐陽石江超擢啓及與歐陽超擢書、知公之以宮僚召、爲歐陽超擢所薦也。啓

人云、自來無門館賓客之校、豈所取在秕世經贖之外。群常然其知、在明公起不以訴之日、而受知恩所以在韓。

也。廬陵人則巡撫名篇、字崇道、泰和人、仕至吏部右侍郎。嘉靖初、汪公故末殿面。

二十三年辛卯、二十五日、文有十有八年、天巡撫敕、男年後先日二千念負、一萬紀、十有奇、以所敢田。

十六萬、民皆稱之。又詳及十八年、總督石巡撫、宗室山堂、別集奏表云、置兵凡數。

以巡撫尹天台副都御史、巡任南兵部右侍郎。荊川公書尾云、伏惟明公晉撫[illegible]辛。故侍之工合。

初詔選宮僚、夏言、（字公謹、號桂洲、貴溪人。）顧鼎臣、（字九和、號未齋、崑山人。）舉陸

深、（字子淵、號儼山、上海人。）崔銑、（字子鍾、號後渠、安陽人。）王教、（字庸之、祥符人。）羅洪先、唐

順之、黃佐等三十七人、皆天下名儒、時以爲極盛。已而御

史洪垣再疏言、溫仁和、張衍慶、薛僑、胡守中、屠應埈、華察、

胡經、（廬陵人、亦荊川公己丑同年。）史際、（字恭甫、號玉陽、溧陽人。師事湛甘泉、築室玉陽山中、有玉陽山

房。）白悅、皇甫涍、張寅等皆庸流、不可使輔導青宮。他諫官

亦言言等多徇私。五月、帝爲廢黜數人、而以選補事屬吏

部給事中錢薇、（字懋垣、海鹽人。）呂應祥、任萬里、（字[illegible]、[illegible]人。）南、乞如會推

故事、集內閣九卿、公舉。帝特命黜二人爲民。許讚字廷美、靈寶人。等乃舉霍韜、毛伯溫、顧璘、呂柟、鄒守益、徐階、任瀚、薛蕙、周鈇、趙時春等。詔璘、柟、蕙仍故官。餘俱擢用。見明紀。唐元考院翰三人翰台路原皇甫少元等、狀少元等實名士、非庸流也。御史以懸夏桂洲嗣從、故搭是勸之耳。

趙浚谷撰公墓誌銘云、庚子立東宮、召爲編修兼右春坊司諫。江西吉水羅念菴爲贊善、同官有犯物議者、言官論汰去。廷臣更舉以聞、上更簡少保霍公首宮僚。東廓鄒先生、今少師徐公爲洗馬。時春編民、拔爲史校周御史諱鈇者改淸紀郎。天下謂得人。考立東宮實在己亥春、浚谷言庚子者誤也。周鈇字汝威、榆次人、嘉靖五年進士。

李中麓撰傳、東宮員缺十餘人、而唐子不與焉。東井左鐙言之內閣、失唐殊不愜衆望。已而內旨不允、再推、因而及之。得爲右春坊右司諫。其實乃子言之。東井、而東



井言之內閣也。

秋，公應春坊命赴都。是時羅洪先除毋李宜人服。（據胡廬山撰念庵行狀。）公與鄒守益馳書羅公、相約偕行。羅公後至、公與鄒公先渡江、（據念庵冬游記。）過丞、指揮僉事湯慶餞於沂水之曲。（據荊川集。）

節錄念庵冬游記、嘉靖己亥、余當赴宮僚命、鄒東廓、唐荊川再書促余、有聯舟約。（節）閏七月十八日登舟。十月二日始抵鎮江、聞二兄既違去、不相待。王龍溪在南京邀會、龍溪語間極贊荊川近來造詣。迺別處。（節）十一月十九日、抵全椒、晤南山、（戚賢南玄。）縣令李白洋率士來訪。晚宿南山家塾、南山自訴學不得力、且曰、近得荊川提技一番、稍有憤發處。（節）二十二日早、同南山過南京、暮抵江浦白馬寺。寺中有白沙陳先生手書碑、當時

與莊定山諸公相會處。南山曰、前龍溪、荊川皆嘗宿此。(節)二十四日、與南山閑行、入徐府庵、出寺、由春牛廠、三官廟入高座寺。午飯罷、觀方丈中荊川所留詩。(節)已而論及詩文、龍溪曰、荊川近揀得下、雖彼終日執筆、總是窮。念庵雖終年不作、總是富。余初不肯服、已而自察果然。(節)二十九日、謁唐有懷翁、語次每處荊川過高、不近人情處。余應曰、在令郎不可有、在今世不可無。然令郎殺用功、終當消去、無過處。(節)陳眉公見聞錄云、羅念庵訪唐荊川、值荊川外出、荊川父有懷翁云、小兒不近人情、諸先生規之。念庵曰、在令郎不可有、在今世不可無。若節本諸此、而傳聞小異也。與龍溪談及儒與老佛之辨、龍溪曰、用儒書解二氏、不識二氏、用二氏解儒書、尤不是。此各有機竅、所謂毫釐千里、自混不得。已而究竟學術歸宿處、龍溪隱而不發。余再三詰之、龍溪曰、此事難以口說、須是

自悟。余曰、如今只有無欲一着、不敢不勉。舍此恐更無着力處。龍溪曰、無欲上着力、乃千古聖學宗旨、只得從此立說、從此用功、真是不解、應有別悟。汝此去與荊川切磋、當有辨別時也。（節）[illegible]

魚節真節之友亦不合。

趙浚谷亦赴召至都。浚谷集送華子潛序云、十八年遂仲夏之月、晶余以官僚召、抵秋暮而克與華君會於館下。閱三月而君請告歸甯其親。浚谷又有戲答荆川公惠柑橘詩云、洞庭三寸承分惠、江渚千頭不用裁。閑坐小窗讀楚須、蜀中老子爲詩來。

鄒守益與霍韜字渭先、號渭厓。上東宮聖學圖、有神堯茅茨土階、至帝西苑耕稼蠶桑、凡爲圖十三。帝以爲謗訕、欲罪之、已而得解。見明紀。據念庵冬遊記、謂東廓與荆川偕行入都。荆川公何月首塗、志傳均無可考、然以浚谷答惠柑橘詩計之、當在秋末東發、而明紀東廓上聖學圖條、列在秋七月間、似欠考。

冬十一月、黃士尚爲南京御史劾中官鮑忠等貪婪、反爲所誣、下獄榜掠、遣戍遼東。黃公與張舜舉在里中最相善、時稱兩公有八同、同舉鄉榜、同捷南宮、同出宰浙江︵黃除仁和、張知蕭山︶。先後同以行取入爲臺諫、同以直諫廷杖、同遭謫廢初以遺詔起復、同以年七十致仕。張卒年七十五、黃卒年七十六、同壽。按明史以兩公合傳。黃逾十七歲始知讀書、越年成進士、在遼時所攜通鑑綱目、謂失一本、無由借抄、遂濡筆追錄以補之。後取原本勘對、僅分註中訛兩字而已。荆川公有寄黃公

道京書齋以讀場（見荊川集）續公遂、詩讀易居進三十年、編刻詩稿意。報

自壬辰、乙未、丙申、丁酉、東南諸郡薦饑、小民不能具饘食、或剝樹皮食之。公在部、有贈呂竹墺通判還郡序、論蠲災事。將赴都時、有贈邑侯王春巖奬勸序。並見荊川集。春巖名嘉元、四川人、進士。嘉靖十五年令武進。竹墺名應期、章丘人、舉人。是年郡大饑、請于撫按、發粟賑濟、悉心撫字、于民無擾、華實蠲例。故公並贈之序、而與之論如此。

是歲、薛應旂由九江府學教授陞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王慎中擢河南參政。明史、十八年、以河南大饑、命戶部侍郎王杲往賑、杲請急發帑金、部覆沮之、倉穀五萬兩以行。既至、復請發十五萬兩、以其事委參政王慎中、全活不可勝計。念菴冬遊記、十一月廿八日、在南京與遵巖諸公別、聞遵巖之由江西赴貴、河南、亦在靈中矣。雷遵遊叢墓表、在江西參議任、值章聖梓宮由九江入楚、下吏部尚書、與有豪發以誣言。先生往董其役、遂約以違、人不知攻而張被劾基遂謗傳、則以屬在河南參政任事。此張傳之誤也。

夏六月、江以達調督學楚中、會章聖祔顯陵、總三司纂、制

城門鑰。不遂楚藩違出遨遊意、爲所誣陷、械繫至京、下詔獄。事白釋歸、別公於城南寺。據午披集。江公自是永慶。

給事中謝廷蒞以疏諫南巡、下詔獄、謫雲南典史。廷蒞字子佩、官頓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明史有傳。謫太和尉、以風節稱、見雲南通志。屢遷浙江僉事、以侍養歸、遂不出。荊川集有題偶耕書屋送謝右侯西歸兼柬左侯詩。右侯廷蒞別字、左侯廷蒞兄廷芝、嘉靖五年進士。

十九年庚子、三十四歲。

在右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職、與同僚鄒東廓、徐少湖、羅念庵、趙浚谷、吏部鄭淡泉力砥聖賢之學。是時淡泉官考功。

李贄續藏書鄒東廓傳、與徐文貞階、羅文恭洪先、唐荊川順之相資切、士類興起甚衆。附東廓與荊川公書、戒懼中和、中和位育、此是聖門相傳彀率、若律呂曆數、所謂有司存者。曾氏既得其宗、豈以道器爲二。觀依仁游藝、緩急自別。何如何如。近會舜渠司成、互言所病、僕謂初入朝市、但懼紛華撓素志、而舜渠謂久住山林無見友、生意不免蕭索。因相顧以嘆古今帝頃症候、就頭了多少豪俊。安得出門如賓、使民如祭、緊劇而常定、岑寂而常充乎。鼎元考此書蓋

歐陽南野與少湖書云、喜與東廓、念庵、荊川諸兄先後責征、朝家之慶。第南都失友、江右失所師資、然豈敢以偏而不咸之情、致私憾於盡取也。考少湖以爭祀孔禮議延平推官、遷貴州同知、謫浙江提學、改督江西學政。頃主江西入也。公趨召、荊川公與東廓最先行、念庵次之、少湖最後。

東廓示寢言遂命言南都、荊川公前家居時所貽也。界此藉以考證二公平日所切劘。

徐少湖爲巡撫雲南副都御史周潙陽墓誌銘、曩予在經局、日從東廓鄒子、荊川唐子念庵羅子相與切磋于身心之學。於時士大夫之賢者、大率辱與余四人遊、若潙陽其一也。潙陽名采、字子亮、長沙寧鄉人、嘉靖壬辰進士。

王鳳洲撰徐文貞公階行狀、上即位後以皇太子出閣、妙選官屬、公爲司經局洗馬兼翰林侍讀。中蓽政稍簡、得以其暇與故鄒文莊公守益、羅文恭公洪先、鄭端簡公曉、趙中丞時春、唐中丞順之輩相琢劘、爲學益切。

耿天臺先進遺風、羅念庵官春坊、與其友唐荆川、趙浚谷居相比。荆川語念庵之學、輒傾誠嘆服、而浚谷生西北、未悉也。一日、浚谷邀念庵出遊、屬其内子謁羅夫人、闚室中、故啓一篋、一無所有。乃曰、羅君内外翛然如此。由是三公交好寖密、日相期許、以天下自任。中外咸稱異之曰三翰林。考此條本胡盧山撰念庵行狀。天臺名定向、字在倫。又：元考白洛原初選左春坊左司直、後被黜、以謝少南薦、進[illegible]翰林院檢討、亦與公交好。謝字應午、一字與槐、上元人。以文才顯、官至河南參政。著有粤臺、河臣等稿。荆川集有爲謝參政與槐題青白堂詩、與與槐論翰林書。

李中麓撰傳、至京、則向所交遊者多半凋散、世所指入才子者獨少三人。進業、尚之、其一人似爲呂山甫。仍相與繹舊業、正新知、與諸友俱有益、而其戒予、不當着棋、止予、不出醮銀、及稱予覆疏的確、迄今何可忘也。俸薄而用不足、官閒

而樂有餘，不但辭受不輕，雖一拜往返之細，亦斟酌可否而後行之。名既高而心愈下，年漸長而操更嚴。

與鄒守益、趙時春等應詔議薛瑄從祀。從祀議見荊川集，惟康熙本佚。

公弟子吳峻伯授江陰令，以詩謁別。天目山齋歲編病起南行呈荊川先師詩云，但承饒雨月，中苦病良尋。官爲親民出，詩因感主吟。雙鳧少神術，五斗帶塵心。所志春祈瑟，終身舉父琴。考歲編又有首夏病起詩，蓋峻伯春初入都，四月奉除命戒行，當時惟趙浚谷集與峻伯歲編按年編次，秩然不紊。天目山齋歲編傳至近世僅有孤本，齋孫缶廬昌碩重爲印行。

公避暑雙塔寺，念菴偕林東城誤於郭外訪之不得，賦詩寄贈，公用韻答之。見荊川集。浚谷亦有詩奉訊。羅公詩云，出郭尋芳侶，高林起世氛。何知望雙異，無異隔重雲。鷲嶺莖芽菁，萋蘭感訣分。託縈自有別，不散怨離群。京城詩云，淮海如今推獨步，送迢惟我只臺，兩氣。何先雙塔發空月，雜念誰送暮嬰。風定齋鳥道場合，雨餘歸壽傍波分。好看荷自從泥出，始信斯人亦可學。浚谷詩云，聞道蓮南寺，倩賢不著氣。烟（按三水，樓觀接層雲。年于豆談蔚，明緣者羣。我欲叢桂樹，曲字）思茲於約東坡與蘇笑書云，始入京，東郭名先生已行，令人怯快念菴皆山林川每是歎思執事云云。是東城入京

在東郭已去之後也、東城時官文選司郎中。

秋七月、掌詹事霍韜薨於位。公與念庵、浚谷、中麓偕往弔哭盡哀。見中麓撰霍渭厓墓誌、己丑會試座主也、卒年五十四。

草書詩冊二十一幅。見南海吳榮光撰歷代名人年譜。

與熊叔易、謝與槐、趙浚谷同遊城西。趙浚谷集有城西行、熊正郎過招謝司直唐司諫同遊詩云、窮秋草衰日參差、美人攜我遊城西。錦堂華蓋連雲冷、萬葉飄颻悲鳩啼。祠郎綺燕張高臺、司直右詩騎馬來。鳴筝急管抛不發、颯然萬壑秋聲哀。北氣此聲何處得、我欲叫天天徘徊。歌亦不能嗟古調、酒亦不能注金罍。但恐履霜冰嚴殺靈至、乾坤旋轉藏蟄雷。平生但李無不可、獨樊短褐隨逞葆。天子命我護樹與、豈謂身負愁細項。入柱擊天蟾六龍、杞國懸父憂之堕。眼見鵬翮翅委泥、梟鏡辭啼踞向我。對食賓餐遲苦咽、拔鱗吹毛心賓火。聞居深念交遊疎、殿前發行足欲致。我友嗟我久幽憂、招我同鼓釣臺枕。身跨驚鼎捨騁騧、遠道攜行計亦左。躁覃大澤藏蛟龍、苦犯靈神若爲那。卵深決明數役。行、且依下發從容坐。向晚羲和取赤烏、夕氣細掃光刑歸。天地陰寄理則然、我遺須惱情。亦願。迴首七浚氣系雄、鳳旗靈旆紛旖旎、旖旎乃可切、同旂。

偕羅念菴謁陵。浚谷集羅達夫唐應德謁陵迴折簡走問詩曰、弓劍龍髯護翠微、衣冠儼立拜攢屏。



千年玉璽藏絢史、萬盒金宮業孛非。豐鴻弱雲淼綵獻、侍臣香霧赴紬衣。鄭香神鼎窮觀去、領取鈞天清樂歸。

項遷之與公書。

書云、日接句容手教、奉讀再三、如膏肓之得良藥、不惟終身所當勉行、且使廬之人士佩服而傳誦之、嗣遣使及躬過貴邑、兩致手書報謝、爾者以節庵外指、堅命而不納、用是至今慨嘆不已、生力量尙不如人、但自出守以來、嘗鑒時官推託姑息之病、每事惟論是非、不計利害、直以身擔當之、雖或間出常格之外、而絜己愛民之四字、未嘗一日解於其心。故視僚屬不同志者、謂必務加節制、庶幾澤足及民。不意某也險邪、遂爲謀主、某也聽其頤指而爽塏之、遂使譖言如流、而謗書如雨。若非早受教於諸公、而不如古道自處、幾何不憤嘔而死。賴天之靈、託兄之庇、得克復舊任。至淮、約翁道及手教千

餘言、爲不肯暴白者甚力。間似以翁爲不知生者。翁嘗獎生云、學問精深、持己足儀乎素節、刑名諳練、愛民益溥其餘恩予奪悉愜乎輿情、平反不拘乎成案。翁必謂當時渠多有力者在上、恐處之過激、或反至截胥及翁、而棄之或如遺、又或爲讒言所傷、故薦剡云云。生應朝過淮、翁迎而諭之曰、我欲舉爾第一、而爾遇此等同僚、奈何。某曰、若爲此等同僚、遂棄某而不舉、君子何特而爲善、小人何憚而不爲惡耶。翁色動、然非翁之老成長慮、能保生今日不爲袁軒冕耶。但在任聞訃即行、抵家杜門謝事、於翁不辭不謝。聞翁舊歲又撤林退齋勘報、竟不識究竟何如。倘便願求一言以致謝私也。去歲偶得報知科道交章薦兄、日又聞皇上兩番詢獎、足知公道尚在人世間。葉待詔自北方來、知兄應命北上。有本

有用之學、自此當及乎天下蒼生矣。啟愍啟愍。生嘗念古今人所以不相反者、止在名利關打得過不過耳。兄昔洗心於紛華之俗、脫屣於美官之棄、使在聖門當在簞瓢陋巷之列、過此以往、無施不利矣。但使如昔者相過之時、則恐疾惡之心太勝、容人之量太狹耳。聖門爲弟子則從愛親仁、爲大人則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故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又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近日聞以講學明道爲事、且得鄒東廓、羅念菴諸公相與切磋、固知已進於此矣。特愛之深、不覺過念。因王東華會親附此、聊布間闊。東華年少而志大、吾鄉豪傑之士也、相見當自器之。小兒文煥仰兄如山斗、別有書、求爲言說以書之紳、伏希惠教。考王東華時丁外艱在家、守中所云鈞翁、謂羅念菴全也。區東守道州日、有判通況趙書孫筋襄起患馬公對巷。孫崇畏之。荊川集有與周中

丞爲頃守書。又陳東與同年蔡可泉提學、廣東書、有皇太子將立、弟將適武進、爲荆川之地云云、蓋即此書中所云貂璫貴邑、閣者以節推、外擠、堅却不納也。公之不見臣東與林介山、呂沃洲、鄭虎有書、公所謂不近人情也。

鄒東廓擢太常寺少卿、掌南京翰林院。公賦詩送之。見荆川集。按明紀云、夏言欲逐東廓、故出之、在夏四月抄。考公同官春坊司直、任少詹先赴。二月以拜疏引疾觸帝怒、勒爲民。華鴻山以告養歸。徐少湖以奔母喪歸。至是、東廓復南遷。旋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崔後渠轉南禮部侍郎。

時上齋居決事、不受朝賀。顧涇陽撰本傳。東宮未定朝儀、浸聞有他異。胡直廬山撰念菴行狀。冬十二月、公與羅洪先、趙時春疏請來歲朝正後、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羣臣朝賀。疏入、上大怒、並免爲民。

明紀贊善羅洪先、司諫唐順之、校書趙時春疏請來歲朝正後、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羣臣朝賀。時帝數稱疾不視朝、諱言儲貳臨朝事、見疏大怒曰、是料朕必不起也。降手詔百餘言切責之、並除名。



行狀、公於同進中尤與徐公、羅公、趙公爲同志。會徐公以憂歸、而辛丑歲天下百司入覲之期、公故憂微議違、每以宗社大本爲慮。於是與羅公、趙公上定國本疏、忤旨爲民。

墓誌銘、先生深念天下之重、又以皆充講官連攝、深憂曰、進不得見上、退困於讒佞、尸祿不去、如天下萬世何、盍請朝乎。故與念菴及余請以辛丑大朝會及朝東宮朝禮。欽蒙御札下柄臣、朕二翰林請朕及東宮臨朝之意甚奸、朕久在於懷、卿等以言度意。諸柄臣繼其奏、留中二十六日、乃皆免爲民。自是荊川之名重天下。

中麓撰傳、同羅念菴、趙浚谷上封章、請朝東宮。上怒以爲意在刺朕閣臣又有身首異處不足償責揭帖、事勢似不可測矣。子爲之多方求救、如崔京山等不遺餘力、

因召見言及之。聖心本無他意、留二十餘日、始批下、俱奪職爲民。荊川集莊雷人墓誌銘云、以狂謗俟罪者二十七日。

是歲、有海印寺再舉同年會紀事、送王舍人往崑山爲顧相公營墓、顧未齋相公是歲十月卒、崑山故無城、未齋言於當事、爲築城。後倭亂起、崑山獲全。寺中訪後渠崔侍郎不遇次韻、點蒼山歌贈雪屏趙考功、趙考功名汝謙、（一作濂）字叔夫、雲南太和人、嘉靖進士。會京察欲黜趙文華不果、一日過諸坐、文華謂曰、昔日欲殺人、今尚能否。雪屏曰、殺人而人不死、恨刀不銛耳。點蒼山歌、愈菴陵谷方山同作。李中麓文選藏書歌、是時中麓自在部、官吏部。明史中麓本傳、性好蓄書、李氏藏書之名聞天下。朱竹坨稱其藏帙必精研朱點勘、能得斯逸、名無多人。詹府讌集奉和上宰松皐公卽許讚。等詩。

是歲、陳束卒於河南督學任、年三十三。明史及鄭曉志陳束傳、故有嘔血疾、會科試期迫、一晝夜馳三百里、試入部之士、三月而畢。疾着劇、竟不起。無以爲斂、王慎中適同官、與束同里、參議周葆共經紀其喪、送其孥以歸。玉堂叢話、崔侍郎後渠飲量無敵。陳約之束少於崔三十一歲、視學河南。特其少壯、值崔病初起、卽往按部安陽謁之。崔與劇飲、約之大醉、不能止、復舉十餘白、乃別、遂病至咯血、不起。

二十年辛丑、三十五歲。

春正月、趙浚谷竹溪記、知爲二十三日。公攜莊孺人出都、與羅念菴各買小艇聯發。本念菴行狀。及趙浚谷別於彰義門、趙公詩云、彰義門前官道柳、到時凋謝發時迴。榮枯自是尋常事、閒逐春風歸去來。見浚谷集二。公自是與浚谷一別、遂千古矣。念菴題永宴其家、是年三十八歲、浚谷三十三歲。

抵淮、遇程松溪起復至京、共宿話舊。程文恭公述猜維上過唐荆川同年居境。共宿詩云、昔年君逐故波棹、今日予同維浦舟。歲不爲官嫌安實、却緣何事坐遲留。報忠無術空悲憤、去國多情敢怨尤。短棹靖歌須擧節、江南冀北共登眞。念菴撰松溪墓誌銘云、丙申召爲南京兵部職方主事、轉員外郎、遷贊試叙丁外艱。辛丑、起復兵部車駕郎中。北上、會予除。名、遂赴淮。考松溪父名達、號十峯、辛巳丁酉冬京。

二月、御史楊爵上疏極諫、有往歲太僕楊最言出而身殞、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國體治道、所損甚多云云。帝震怒、立下錦衣獄搒掠、血肉狼籍、關以五木、死一夕復甦。果紀

四月、戚賢劾郭勛等擅作威福、謫山東布政使都事、尋以父老自免歸。念菴冬遊記、訪南支於南畿、則南支之入都亦在去年也。自是南支亦不復起。考趙文華官主事時亦以劾郭勛發遣不與。以張孚敬力救、斥判東平州、爲漢東平王劉蒼修墓。文華前半裁固是美人也。

六月、鄒守益仍官南翰林院侍讀兼祭酒。陳上下交修之道、觸帝怒、落職歸。東廓自是亦永不復起、是年五十二歲。

有懷公擢湖廣永州府知府。

王遵巖在河南參政任、以前官部郎時忤執政、夏桂洲至是遇計吏、落其職歸、過訪公、並見有懷公於家。遵巖撰有懷公行狀、辛丑春、某罷河南參政、應德亦以右司諫爲民、先後相次、皆及侍公於家云。東南嶠外詩話、道思世事浮雲擾久息、故園芳草夢空還。世態無端爭夢裏、人生何事勝尊前。蘊藉自然、令人三復不厭。考遵巖罷官年三十三歲、永不復起。

公偕遵巖訪無錫顧洞陽與堯衢及施武陵、會於清溪莊。洞陽名可久、字與新、正德九年進士、授行人。武宗將南狩、偕同官上疏諫。上怒、廷杖之、左遷國子學正。世宗立、錄諫臣、擢戶部員外郎。會追崇獻皇議起、又上疏諫、復詔杖、尋出守泉州、移贛州、擢廣東副使。備兵瓊海上、按行諸部、招其

范塞要害、纂山海圖說。明黎出旅旁郵、發空其集、來發免、歸。好讀書、工詩、學讀王。又傳洞陽再放廷杖時聲、內盡脫、

割羊背肩之。後生少子起東、胥上有羊毛、至孫翁然。廟刑翠豬、其提學廣東詩所取士也。洞陽最喜荊川及堯衡詩

文、集頭常買北二集（見無錫縣志及詔全議小錄等書。）鼎元孫得與洞陽留杏召南為先世交云。堯衡夏夜同唐應德

王道思尋顧與新清溪別業。主人追至設讌詩云、扶疏嘉樹蔭清流、卜築曾聞顧虎頭。乘興不須題鳳字、逃空聊復

上漁舟。忽逢名勝尋前集、好伴沉冥物外遊。陶上良風芳杜晚、月明相憶仲宣樓。洞陽和堯衡內翰與施武陵太學

唐荊川宮諫王遵巖大參枉過溪墅之作次韻詩云、茂陵嘉樹曉春流、靜羅草山大星頭。愛撥謝陶徑草宅、漫承李

郭下仙舟。笑談通許為同調、迷作遠遊與共遊。但愧好吏開未得、萍君孩葉破煙樓。又洞陽夏日與上遊值荊川過

訪翻答詩云、人事不畢不值、今至道。相贊。共坐雙檢下、清風詩素期披皇人不遑驥叟逢多箭自顧蕭飯鬲何能荷蓋

壺。又堯爾賦顧臭詩詩候趣和唐慶豪報四首云、罷官自好、負郭有瓜田。官林陶元亮、詩才賈浪仙。高齋聽雨枕、

錄月遷朝松。雜共曲、吟青、空閉招。叢舊舊。是樓、漁地、投夢此卜居溪間安藥壺、春至燈書。食苗思分竹閣鍊發偃

魚。也知遠、上學、不浪衣未能知。林臥堪遠俗、村居復近湖。臥門詩見薦鼓涼不驚急。嶺與人俱發、溪談主亦忌。翻纜太

客淚、韮外有桑陰。知己罷、習久、一經落。花落。書年長在、詩豆春更尋。空山幾百展、達道四慾吟。北望休相笑、平生

錢闕心。（原缺詩四首見荊川集）。薇武陵名字見前。人。評其詩如春竹積雪、寒松浮翠。又如寒猿返照、流水孤村。有冬

日餘行尋、唐荆川太史安詩云、野水斜孤舟、天寒歲暮牢收。寒會自向日、殘葉向如我。好道備辭晚、蒜生豈厭愁。思君時一見、猶免失東丘。武陵有佳句云、巴雲青洞庭、郢水寒樓、犀。千里明月來楚峽、五更殘斷夢巴城。桃花浪闊三江水、易卿終長百尺樓。語邪？文莊公實所貴也。

九月、公妹夫王堯衢侍其父九巖公來訪。具茨集游宜興、二洞日月記云、嘉靖辛丑九月十四日、侍家大人往遊宜興二洞。先期約唐應德偕往。十月五日至常州、應德以事不果往。十六日、邀故升邵羨。故九巖公以丙申歲由南畿部郎告病歸、堯衢以庚子歲陳情歸省。

十月、公偕熊叔易是時熊公以疏爭題主陵墓間、爲非禮、新謫雲南白鹽井副提舉、以赴任便道過訪也。如甯波弔陳約之之喪。

皇甫子循陳后岡集序云、嘉靖庚子、余友陳子約之以憲職督學於梁、即捐館淇上。歸櫬越中、時太史唐子應德以上書失指免官、熊子叔抑以奉職忤意承譴、二子者不遠數千里、漬絮酒以入甬、望繐帳而出涕、撫藐孤於素室、搜遺草於名山、而後相與別去。余方倚廬、未果

從遊。嘗移之詩而悲焉。亡何，唐子删定其述造若干卷，乃就荆令某登梓，而以序屬余云云。又送熊叔仁同唐應德入四明弔陳約之詩二首云：憐君提寶劍，東去覓徐君。可惜看花伴，飜同落葉分。淚傾鄞海月，心斷剡溪雲。篋内收遺草，傳來不可聞。已作浮湘去，因爲弔屈行。風霜萬里客，生死一交情。白馬夢中路，青松郭外城。逢人問勞苦，何得不言名。節王堯賓遊西湖日月（記、載具茨集）嘉靖辛丑十月四日、熊叔景唐應德至自常州、將往宜興弔其亡友。余久有西湖之約、遂附其舟行。初五日早至蘇州、是夜至吳山。初六至嘉興、初七至崇德。初八至錢塘。初九至昭慶、方丈少憩、鄭承濟左借室也。時已約田汝成、祐先至、遂同覽大佛。詩、有金身寺、出塔、蓋十六山焉之、俗云即秦皇纜船、石也。升岳武暴胃、又登其十六登巖處、索覽武發堂像、目長解一曹覽、藤不嶺武茶。及畢勁一題、齋宗手書。又題刊諸一頭已、丟蒙幽官支種存。至集處寺理宋理宗畫像、又一粒、故小、叔今人所置行業、至宗居前、其次度。二宗、最後帝丙寅幼。定二人、其一為閣起、其一不知為誰。寺壁文詩。凡馬優古、堂許不工、武遊甚古。遂至下天竺竟三生石、望飛來峯、入飛來洞、用前卽靈隱寺、冷泉亭

在焉。洞內外皆疊石爲諸菩薩天王像。廼乃宿保叔塔、左僧房。張子文灝、以余同年、茅仲獻瓚以余同宦、皆會、飲小閣上、與番凡六人。閣名天然圖畫、俯瞰湖中、每夜甚隱、有漁火滿湖、點點應映。是夜大風撼雨、無所見、惟閣塔四周鈴聲、錚錚竟夕。初十日、由北山下泛湖、至孤山、登林和靖放鶴亭、亭後即其墓也。旁爲四賢祠、祀李郭侯、白居易、蘇子瞻、及和靖、凡四像。復登舟、謁于肅愍墓、墓有祠屋若干楹、制甚壯麗。晚乃抵藕花居、亦一小寺也。寺前皆荷池、故名。是夜宿靜慈寺、寺有大樓五間、在佛殿左、殿亦甚壯麗、與靈隱埒。殿左、復有屋四十入間、塑應真像凡五百軀、軀皆長大。十一日早發、罷熊君唐君別去、渡錢塘。十三日、予遂還舟。舟藏穩勝輦、恐爲好事者所蹤跡、稍徙去里許、以待二君。復七日始至、至二十四日始抵家云。荊川公與王北崖蘇州書云、四明陳約之自同第時便爲肺腑之交、後在郎署間、無歲不與之同、亦有白首同歸之約。不謂此兄便爾長逝、心切痛之。又與雷古和提學書曰、故河南提學陳后岡、東者、鄙人生死之交也。念其生死之交、而爲之庇其後、此鄙人之叔也。陳君歷官十四五年、未嘗有百金之產、止葬其死之後數百兩賻金。僕不得已爲之經營、而歲還其息云。蓋公於講論性命之交、念菴、龍溪爲密、文學之友、遵巖、浚谷、后岡爲最厚。爲

寄黃士尚遼東書。是歲士甫妻蕭孺人卒、是書中有年復詩文云云。詩文見荊川集。

是歲、焦弱侯竑生。華亭陸與吉樹聲、太倉王民應忬、無錫

華從龍雲、同安洪舜臣朝選、公姊夫同邑董體仁士弘、弟子宜興萬思節士和、並成進士。[illegible]

是歲正月、薛西原卒、年五十三。公爲墓誌銘。[illegible]

五月、崔後渠卒、年六十四。[illegible]十一月、林東城卒、[illegible]任。公爲墓誌銘。[illegible]

之不志。自負節至離騷、又承書寓達及顧貽何以得此、無乃亦有取於莫味之調同耶。東坡葬文向已託散侯兄力辭、今三友復此建來、奈何。肆然、亦以竟不能發此兄膺悠之、先是體也。三友同照、草草復命、餘黑亮不既。是文不載荊川集、見陸弘祚明十大家選。以文中有爲東坡葬文、故錄之於此。雙峰名賢幹、是時爲揚州守。見念菴冬遊記。又龍侯爲東坡集序云、因出以謀諸晉學孔文谷子、（名天胤）文谷子毅然圖所以翅之、而以校讎之事託諸荊川。御史趙炳然疏薦公及唐樞、章拯、馬理、鄒守益、羅洪先、陸粲、汪應軫等五十餘人。見唐一菴年譜。按趙炳然字子晦、劍州人、嘉靖十四年進士、仕至兵部尚書。卒諡恭襄。其在御史任、嘗宣大山西兵備、劾前任督撫樊繼祖、史道、監史楊銳、指揮馬世龍等一百七十人侵冒罪、坐謫有差。胡宗憲下獄、詔罷總督設巡撫、以炳然任之、綏察有功。詳見明史。

田叔禾與公書。

書云、頃者執事以直道蒙譴、屏跡巖壑。初聞抱鬱彌旬、悲同志之厄。乃今移其悲以悲世、而爲執事者稍稍解矣。僕雖竊祿疏遠、然端居靜馳、周流社稷之慮、恆廑廑焉、終夜撫衾不交睫也。夫世際乾姤之會、盛衰之機、縣

發大難之端、人將駭而不信、同狃燕安之習、則又覘焉孩心。私言之徒負訕上之名、公言之則又恐殘骸骨、貽老親之戚。嗟乎悲哉。國家承運之昌、跨處前代、即有阽危之變、往往消歇。違若英皇蒙塵而復辟、武皇盤遊無度、蹕道不驚。近若諸邊叛卒外連反虜、可謂寒心、而俟然冰釋。南征之議、脫不受命構兵、其容已乎。而負組來款、曾不遺鏃。凡此等事、若皆百靈承護其間、非智謀所能逆覩也。嗟乎、居後者務、履滿者傾、覽日月之盈虧、寒暑之遞代、天道且不能終古也、而況于人乎。幸今英哲在御、時振不測之威、破落姦膽、綱紀猶張。然大臣急于順主、慶謀國之違歡、庶官巧于取名、鮮修職之實。抱儀文繁縟而慈祥槁索、忠讜遏塞而賢佞紛綸。帑藏竭而土木猶營、災變仍而戲豫自在。北狄覘覦、則上下周章、

漕渠匹絅、則東西縻屑。卽使昌運綿長、萬無他虞、然憂盛世而危明主、非臣子所能忘情也。夫上有督察之術、則下有規避之奸、上有讋攝之名、則下有偷情之習。上有文過之跡、則下有獻諛之策。桴鼓之應、寧足怪哉。祖宗罷丞相、是六卿、更進用事、故無權雄。抨彈建白、雖屬垣台、而百司亦許以其職諫、故無廢事。迺今批答繁而顧問寡、六卿希得召見、庶官言事、卽以越職譴之、十九須死、故皆卷舌不諫。夫聞見塞則不得不隶狙緝爲明、批答繁則不得不倚票擬爲助。此治亂轉移肯綮大較、誰爲言之、而誰爲聽之。嗟乎悲哉。方今士大夫以苟容爲福、盡節爲愚、不惟不諫、而且姤人諫。若非台垣之伍、卽指目哂之曰、是沾沾徼名者、死何足惜。嗟乎。夫人捐毛髮體膚、父母妻子之養、以靖獻于君王、而猶不免越

職之譏、則皆將折腰立權門、緘口取高位、然後爲官守也。竊聞成化間章德懋、羅廷彝、黃仲昭、莊孔陽以諫罷燈火、忤旨外取科道、交章申救、竟得改官、時謂翰林四諫。夫四臣抱納忠之忱、垣台極愛賢之力、憲皇弘徙善之度、如此盛事、不亦曠世希聞者哉。執事崇德節行、蔚爲時宗、而羅趙二君亦復特達、雅稱三元。頃以朝儀疏闕爲諫、此實六卿更進之端倪也。怒忌橫生、竟以削籍、科道未聞有交章救之者。夫以三元同聲、一朝駢罷、比之章羅諸公、尤爲奇偉、使漢人逢之、必將爲語爲謠以極標目光史冊。迺今文字不逮漢人、即使爲語爲謠、亦不磊落俊偉、可誦可傳、恐遂泯寞、良可慨也。雖然、執事豈沽直徼名者哉。進不負君、退不失己、完骸骨、守蓬蓽、不貽戚于所生、斯已矣。僕愚拙、不諧世態、連年求歸、猶

未得請。今已懇疏，不識主者作何判置。以僕之不得歸、故欣執事之歸，向移其悲以悲世，而彌旬之鬱稍稍解也。山居閴寂，眠食自如，珍攝。幸甚。叔禾名汝成、錢塘人、嘉靖五年進士、仕至廣西左參議、福建提學。在廣與副使翁萬達討斷藤峽等賊、立有軍功。著有炎徼紀聞、西湖游覽志。見明史文苑傳。

二十一年壬寅，三十六歲。

家居，卜築陽羨山中、宜興張渚鎮有荊川公遺宅、今易姓爲余氏祠、土人猶稱唐家巷。考張渚去縣四五十里、而荊川集與居敞山書曰、年來奔走荊溪、今歲始買小莊、去縣十四五里。未知即爲四五十里之僻所耶、抑別有一莊耶。時時教學荊溪游塘間。嘗過岳亭遇盜、竄身於江、陽羨古有中江、即今之東西沈也。生平不善浮水、然得不死。中丞撰傳。荊川集有岳亭遇盜詩、春坊初罷歸時作也。

有懷公在永州知府任。

皇甫子循贈詩云、南國逢新歲、東山懷故人。棄官初脫屣、經世學垂綸。象外能齊物、尊中却累身。不

知芳草色、有似茂茂者。是實子無縣文賢、是南對司鳴其蔡子木、薛方山遂編詩文。荊川集有答皇甫百泉郎中書、與蔡子木郎中書、皆在此時。

公自再遭廢黜、彌苦節自勵、冬不爐、夏不扇、行不輿、臥不裀、衣不帛、食不肉、掇扉爲床、備嘗苦淡。曰、不如是、不足以拔除欲根、徹底澄淨。四方學者翕然師尊之、從遊者甚衆、亦惟使之精析義利、而徵其實於辭受進退之間、不爲玄談假以利器也。參本傳及贄李撰傳

公與王堯衢書此書在嘉靖十六年間、卽前書後半第也。曰、僕自生齒以來、百種嗜欲頗少於人、亦絕不知人間有炫耀顯赫事。獨不能淡於飲食、乃始痛爲節損、或四五日不肉食、始而苦之、久且甘之矣。間飲食於富貴之家、腥膏滿案、且噦而投箸矣。所以苦身自約如此者、以爲既不能改於固陋以徇時好、則貧賤自是此生常事。諺曰、畏水者不乘

橋、恐其動心也。

阡表、一日抵其姊、一雞迎而啼、姊欲烹以供、不許。自是終身不食雞、已而牛羊犬豕之物悉不御。

馮元成名時可。雨航雜錄、伯兄即行可。嘗從荊川公陳渡草堂。夏月席藁、不施茵褥、即白鳥噆膚不顧也。出則小艇一葉、僅容二人。常語學者、人有富貴氣、詩文必不佳。又言、近來文章、不以用世而媚世。

陳眉公見聞錄、荊川公少時即厭華靡、任宜人衣以鮮衣、赧然不能出門、衣亦輒污。其後雖貴、未嘗自制一紵衣也。削籍居家、惟着一青布直裰、巾履十餘年。往來鄉郭、乘一小舟、低首側足、盤膝以坐。見者不知其爲公。往往凌侮、同舟之人至不勝忿、公恬如也。家中臥處惟一板門、冬則置草於其上以爲溫。有懷公見之淚下、以銀

三錢買一床與之。公於是始睡牀、而終身亦無厚褥。常病羸、借軟褥於所親家、愈卽還之。門生子弟從公出入遊處、不堪其苦、而公獨安之。初喜肉食、無肉則飯不能甘、後連肉不食、終歲茹素。最後卽雞豚牛羊之類、終身不御。其意以衣服居處雖淡、而飲食尚喜甘美、亦能為心累也。又云、荊川公嘗壁書志士不忘在溝壑語於其上、以自勵。考此段添自芳洲撰行狀及中憲補遺。

呂晚邨云、荊川先生性最澹漠、刻苦、布袍疏食、夜臥一木板、不設重席、且清癯多病。其封翁憂之、託王龍溪為之解說、龍溪乃謂天下人以戒定慧救貪嗔癡、荊川當以貪嗔癡救戒定慧。荊川惘然受之。此條見晚邨評荊川四書文後、而陳履公見羅集謂以龍溪戒定慧云云、稱諸子象部。蓋荊川、平泉二公當時並以清介刻苦聞也。

秋七月、首輔夏桂洲言落職、有答夏桂洲相公書。見荊川集。

如無錫、有書醫施氏婦事。（見荊川集。）

歸楊氏姑卒、公爲墓誌銘。（見荊川集。）

公欲省有懷公於永州。

薛方山與公書云、八月間得尊翁書、知永州官味甚適、但反覆言道險難行、專託轉達、謂決不可往。又有家書一封隨即附上、不知執事見否。愚意亦謂天寒道遠、慎動愼動。若以定省久曠、則唯疾之憂、更宜體之。諭問學只於性情中求之、此實至教。執事高明峻潔、工夫易簡、如此足矣。但鄙意則謂踐履上亦不可一息放過、不然則荒唐無實。如近世之論學者、於知行忘助辨析毫釐、而義利大防則甘心潰決而不顧、未必非邯鄲之步累之也。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新春元宵前後當得相見、傾倒庶幾得盡。（時[illegible]答江西王參議書云、[illegible]永州[illegible]）



尤勇坐達兄試舉而相質王之云云。是公省親永州之說、已傳聞達、達矣。象山器志、王旅宇子長、又字月野高增。

十一年七月士以工部中出為江西左參議、壯至廣東、翁致書、壽文字序異書、遷日成郡○擢文學歸、

詩更禮詩有美唐國路。入泰從經野呂祖、後渠崔鉄遊、一意反約、為程行貿殘之學。復與羅典先、鄒守益、趙時、

春諸人論辨。主復、力闡致良知之旨、而同郡張邦奇萬表尤所集契。者皮谷所答書之王參議、益鄭其人也。方

山集有書百餘首、詩川詩、亦在京都所寄者、居共之。奉先生含春道者著、章定中於西飛。又坐無思、人念建、添

居此苦影指然。閉門自是行人少，上士還須知者稀。直君交遊與老大、幾番數聚幾番違。

江午坡與公書。

書云、生還日獲於城南寺中卒卒一語、殊不盡懷。別來縈念不置。以僕於兄、知兄之不能忘情於僕也。二年杜門謝客、與時世都不相聞。去年曾為羅達夫出、詢知兄三君出處、心大慰甚。達夫言兄將以十月省尊公於永州、遂訂衡山之盟、為之以喜、即折簡道思、以待兄於武夷。到則相與從彭蠡、窺廬嶽白鹿洞、數月之聚、然後買

舟南下，效司馬子長爲萬里之遊，窮五嶽之勝。乃遂思已有苫塊之戚，禮不得釋杖逮出，以從友人比奉手書，又知兄重違永州公之命，不果踐約，使人悵此書不見紫川集懷。承見諭山中事業，當求諸言語文字之外，極是相勉之言。僕謂爲學之道，當先理其性情。僕天性峭直，不能猶豫，見人與事不可意者，輒易見顔面，急於分曉，雖未必盡離於正，然於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之理，終是背馳。比來力意剗刮，終無深厚氣象可見克己工夫，此學者所難第一義，而從前作用大半不自德性中出來，言語文字之學，信於身心無補也。諸友聰明才氣，容有一二庶幾兄者，求其精思實踐，脱然無世俗之累，則絶少耳。嘗謂居應德身不勝衣，而志不可奪，卓然萬夫之特。今之天下，一人而已。僕居鄉無一善行可述，止是放

情丘壑、不復知有人間榮顯可欲之事耳。兄過聽人言以爲獎借、增愧悚。兄比來山中所得、必有進於他日者。方曰企聞引以淑餘生、而來論[2]過爲謙巽、自私其有、非所望也。張以學在蜀中、極有意氣、果於集事。毘陵之政、考於兄者何如。吳給舍守敝郡、甚有風采、能使人畏而愛之。辱其推兄於僕者甚厚、但僕株守野人之分、一向外僻。比承其不遠數舍、遠顧山中、乃一出見之。洒然形骸之外、迥與俗吏不同、真兄之友也。言及兄嘗與有婚媾之議、既而兄又以男女年小大爲辭、復爲指腹之許、恐兄再食、懇欲僕就中一質、以訂其盟。兄其以爲何如。竊見何大復作詩美其兄云、女長適人止近里。兄里中固多士大夫、然能賢如吳君者、以聯秦晉之國、尚不可耶。又聞其尊君以醫術顯、武宗朝所全活人甚衆、則其

後之必昌無疑也。君子以理爲兒女計、如是而已。兄其自此定之。兄掌中英物、（謂公子甚幼也。）計已出繈褓、僕室中二三人、（午坡室亡、繼室徐病。）尚未有萌孽者、奈何。詠兄之見念、莫有先於是者、輒附以聞。（吳給舍名希孟、壬辰進士、以給事中出守廣信。其父名傑、字奇、號默谷。詳見荆川集、陽谷吳公傳。考荆川公子女無育與吳氏爲婚姻者、豈後而家中所生者類或有所夭折歟。是時遊叢有父之喪、念菴遊衡嶽以在乙巳年、午坡癸卯八月始舉子。）

集同門諸子爲葉師包庵壽、公爲壽序。（見荆川集。又有次葉師與諸生講書鐘樓寺聞鐘作詩一首。荆川公以言事罷歸、每歲必具酒饌、速諸爲葉先生弟子者、讙會竟日。（見董兩峯墓誌銘））

山西左參政胡松被給事中馮亘知等劾、建言冒賞、無寸功、斥爲民。胡公去年以提學副使上邊務十二事切邊計、帝嘉其忠懇進秩。當事者忌之、不畀以兵柄、令於三關聽用、因以陷之。公與之書。（見荆川集、有云、天下事魚爛極矣、非特邊陲戎狄之患然也。愚夫知其必有隱憂、而持祿固寵之士、無人敢出一口氣。而間有一人慷慨言之、而出身任事、則衆共惡之、必擠去之而後已。）

荐疏、此指瑩之所以荐瑩也。瑩薦而志士之所爲荐薦也。

巡按舒汀出按江南、特疏薦公於朝、有曰、學以聖賢爲本、道以經濟自期、立朝著謇諤正直之風、居鄉有廉靜無求之節。乾坤不可無此正氣、天地不可無此正人云云。

李贄撰傳、請薦東宮落職歸、自是御一布袍、嘗居宜興山中、與諸生講學。官於其地者、欲一見無由。四方之行過是邑者、必先禮於其廬。薦剡殆無虛日、獨雲川舒侍御薦章云云、可謂得其真矣。

阡表、家居幾二十年、力得薦士者輒藉爲薦剡光前後積五十餘疏。考世經堂集云、嘉靖壬寅、侯官舒汀爲南畿巡按監察御史。明年春、莆田周公代之。福建通志、舒汀字紹安、侯官人、嘉靖乙未進士。以擢監察御史、奉使求雨、維及南直、風裁赫著。擢按浙江、貴妻悉廣言旨常首自敢。浙宇小元武夜手汀名甄止。又考荊川集有與舒雲川侍御二書。第一書、題答舒書、辭薦坊銀也。第二書、謝其薦章事書、首云、執事之使江南也、薦舉事所至、風裁凜然、觀之事心、驚甚焉久矣。然不足

教一拜下覃書、蓋寺福民之令、不敢自書於壇坤往來之書也。宗云、吳越諸通、更客魁首、拜稿廣播之歟。是知

第二書寄詠年春、雲川發被浙江時所發也。

項還之來書云、日臥看前匆匆奉別、數年渴想之情、殊未通暢。近有一鄉人抄舒道長薦疏云、唐某道以聖賢爲師、學以經濟自任。立朝著謇諤正直之忠、居鄉有廉靜無求之節。在乾坤不可無此正氣、在廊廟不可失此正人。讀之令人凜然、不徒見舒公之知賢兄、彌中彪外之學、人皆信之。固如此然、聖人不聞以氣節著稱、伊尹之不至大聖者、正以有任底意思在。惟兄再加涵養、能無意必固我、渾然無聲無臭、庶幾可以語聖學矣。學問至此工夫尤難、弟知善於蚳蠹、欲效顰而不可得也。玆治劇無他能、惟幸戶樞之性、遇勤動、反無疾病耳。顧鍚巖便、附告僕夫。

又項遷之與雲川侍御書云、日奉滄州手教謙光之德溫然如春。及讀唐應德薦稿、至乾坤不可無此正氣廊廟不可無此正人、又令人凜然起敬。知薦賢爲國之忠、無所畏避、此非正氣正人。胡有此此非獨可鼓舞一方、天下山林遺逸有志之士、必有翕然奮激而成風者。

又遷之爲遵巖文錄序云、吾同年吉水羅子洪先武進唐子順之以道德鳴於天下、王子素相友善者也。二子居鄉、觀風者以不得見爲恥、下至兒童走卒、亦樂指其閭里而道之、使進退不倦、一二子皆不朽人也。

與徐養齋尚書書、請緩征災欠民賦。見荊川集。考養齋是年自南京右侍、遂晉戶部尚書。

有爲華亭二山墓表等文、有與邑侯徐少初名良傅、字子翔、臨川人、嘉靖戊戌進士。令武進、經行義孔、常遺二程要語、熟以教士、名聞遐邇時。學者尊之、曰少初先生。書、辭巡倉巡

江幣帛、與季彭山書論治經。書中有偶遣會發、後習有論云云。書是公亦甯讀平已同之戚司、經會書爵而真之書也、書在是數年中。彭山名本、字明德、會稽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建寧府推官。宦歷反守分水、頭過其入闕之路。每事學明先生、喜治經考索。與圖罷官後、涉獵經史、齊書、登孝山、諭江入閩五技歸。其撰人甚奇。詳見明儒學案。浙川集又有季彭山春秋私考序。

王堯衢自京師與公書。

書云、入都四月、中間不病者僅數日耳。蓋孱薄之人、不任祿食所遣、固應如此。且久在静中、一涉塵途、便非向來面目。如執事茹素有年、見腥肥滿案、遂生嘔噦、此殆難與不知己者道也。久不通信、執事必能亮之。大抵寒暄常語、不足涵記室、而身心所得、又無可請教者、几案間非醫藥、卽道書、每展卷亦不能數行也。奈何奈何、所幸毀譽得失了不置意中、悠然日用飲食而已。知執事以尊嫂之故、心事亦不甚佳、然豫養自遣爲望。見、書、以遊西期

之明年五月劝北上供職、見具茨集與博壺叢書。又堯衢寄荊川詩云、彩筆曾為漢署郎、相如詞賦早升堂。自舞野性託於丘壑、追首剪衣亂鳥行。蹊上齊看黃鵠遠、山中晚食淼草香。多當舊日滄江伴、寬向全門立曉霜。知君謂與其寄來、不爲討成學漢疏。坐釣叢連嚴子瀨、郎荊人與葛公寓。因窺子氣常隨簡、似全年更種得。其倚丘能自老、三原作有薦賢書。巨源似指舒侍御雲川也。又趙詩云、要看城市年移家、背郭圍廬十里路。爲見魚芊仍種竹、恐妨瓜地罷栽花。病頃廷客移孤艇、手枝蔬書遍五車。草說支經雜與投、知君弟子衣民芭。草深門徑往來稀、犀圍風霜滿薜衣。苦節喜為貧女詠、遺柴久食故山薇。春遊田父看分社、夜對禪僧話息機。却經歸歸君宿在、家詩聊著戲庭幃。此二詩則似在有變公歸田後寄也。

是歲、清紀郎周鈇以上言備寇、降盧州府知事、李開先以太常卿罷歸。是時伯華年四十、不復起、好爲俚歌、以遣其牢騷抑鬱。其奉使銀夏時、訪康德涵、王敬夫于武功、鄠杜間、賦詩度曲、引滿[illegible]聲、二公[illegible][illegible]見紀也。

是歲、呂涇野先生卒。年六十四。高陵人爲罷市者三日、解縣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位心喪。諡文簡。

二十二年癸卯、三十七歲。

家居。

趙浚谷寄早春見懷詩、並懷羅念菴。詩云、寒塞春歸無色晴、憶君此日別黃扉。三年蓬客田廬在、萬里行人音信稀。江渚早梅堪寄折、蒼天煙樹渺依微。惠示不見空惆悵、目斷南來鴻雁飛。又浚谷和荊川公見懷詩云、雨泊孤蓬信所如、三年一見故人書。遲愁清鏡星星落、遙憶皇州月滿梳。鬢發垂絲參似昨、丹心在遠宛猶列。滄浪幸有狎鷗處、肯學銅章戀家居。

徐少湖服闋、赴祭酒命、過訪公於陳渡草堂。考王鳳洲撰徐文貞行狀及弇山堂別史國子祭酒表、少湖除祭酒爲嘉靖二十二年。

徐少湖與陳文峯戶部書、別後以二日至姑蘇。次日與衡山南岷飲竹堂寺、有僧頗能詩、出示沈石田、王守溪所題梅花卷、展誦數四。僧又摘花瀹茗、作諸清供、因留至暮、得衡山贈行詩一首而歸。四日、寓無錫楓潭、及張黃門靜思邀登惠山、攝衣至絕頂、南望太湖如衣帶。循山東下、湖中諸峯隱隱天際如晨星、昏鴉乍有乍無、真

異境也。是夕宿五牧，與荊川、方山劇談至夜半，語多不經人道，然要之不牴牾聖人。五日晨起，校射一荒田中，張侯百五十步，往往破的，觀者如堵。牆門人吳江陸峻伯取酒飲射所。至午飯舟中，遂趨毗陵。六日飲道南書院，張行吾出邸報，知江貞齋（貴溪人、午坡同歲。）以職方郎佐北雍，喜得賢僚友，爲滿飲三大爵。七日，同方山、李節推愼菴、董進士從峯訪荊川於陳渡莊，荊川特破格殺鵝炊黍留予輩飯。李亦解射，偕荊川發數十矢，值暮乃罷。八日，以方山舟載荊川同趨丹陽。（去歲暮方山與荊川書云、新春元宵前後當尋舊觀、蓋是時方山請假在里、赴南都兼假、少與荊川乘其舟也。）門人鎮江葉節推以明來迓。九日，謁陳少陽祠，飲有歸樓，覩少陽被逮時所作家書及高宗贈官敕文，相顧泣下，罷酒。是夕，與荊川別。（下節考訪書詠[illegible]漢首公是日設、[illegible][illegible]節三日暮乃罷句。）

荊川公、而漢[illegible]錄、[illegible]空條曰、茅空日。曰有[illegible][illegible]事、乎乎。曰三有[illegible]則多[illegible]矣、何[illegible][illegible]以一孝容。初止此[illegible]、何必對空三殺。是[illegible]實文宗之、爲異人、以此表異而使之學書也。公之論茅容如此、故雖平日能事、破格[illegible]相以事徐少湖也。宗[illegible][illegible]以節見事客、亦不近人讀之事。茅容孝[illegible]異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書。[illegible][illegible]不辛遇小人、遂[illegible]議誕。

如姑蘇省魏莊渠先生之疾，值其喪，有與王北涯即王卿廷。南蘇州書，託以莊渠後亭。見荊川集。考莊渠卒年六十一、諡恭簡。北涯以御史謫判蘇州、二十一年、移守蘇州。荊川公與書云、去年失一經之師、今年失一莊渠、海內若而人者有數。生成之難、而凋謝之易若此、悲哉悲哉。又云、兄以正直自持、人或以爲落落、而宦跡所至、則西原莊渠兩公獨爲相知。西原之死也、吾兄爲之悉力經紀其後事、有如骨肉、是以同志中皆推吾兄之高誼。今之所以處莊渠者、豈異西原哉。云云。薛西原卒於嘉靖二十年、正北涯判亳州時。荊川集共與北涯五書、並[illegible]答其翁考證。遷處初北涯官左都御史、高拱傾陷徐少湖、北涯救之、並爲斥逐。北涯以遺義著、亦荊川切劘道德之友也。明史有傳。又考明史魏莊渠傳、誤以荊川爲莊渠弟子。爲莊渠弟子音、乃荊川從孫音、非荊川也。荊川所稱爲師者、惟葉翁、包菴、蓮翁、慎齋、然皆童子時師也。同時若薛方山、[illegible][illegible]呂涇野、歐陽南野。而荊川於先輩若涇野、南野、若莊渠、若東郭、若毛古庵、若徐養齋、皆友之。羅念菴嘗受、錢緒山、王龍溪之說、係陽明門人、荊川雖亦私淑陽明、未嘗有是翁也。荊川之實有昌黎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之意。

（注集與荊川書六通、並錄之、爲切磋之友、無師弟之誼也。年）

答唐應德（題照原集）注書、別後極切嚮往。聞杜門讀書、聖賢之書既以妨於心學、弗讀、然則所讀者乃諸子百家之書、或後世類書文集、不知以此求放心邪。聊遮眼邪。若遮眼、謂之玩物喪志否邪。此爲格物致知邪、多聞多見邪。譬諸取友、將求勝己者邪、同己者也。長吾游心、汨吾昭心、不可不精察也。嘗聞以讀書爲業次、此恐未合於聖門。近世詭聖之言多出於好人、而一向差卻、便至於此。願與勘破、庶可相切磋。若不知不覺被留下些三種子、他日能爲害也。

又、達承書問、感荷無涯。開門授徒、無乃省事中又添卻一事。誰始爲舉業作俑、知耗了人多少精神、心中添了多少葛藤蔓說、縱斬絕之、猶恐牽纏、況可引惹乎。若欲

因此轉移人方，却是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也。文公謂學業是一厄，詩文是一厄，簿書是一厄。校謂只此三厄，埋沒了天下多少人才。願應德卓乎萬物之表，莫以此等攖心。若謂此是業次，是指尋花問柳與力穡同也。愚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又總總中承轉并示之教言，無任感荷，久失致謝。人心元神，昭昭靈靈，收斂停蓄，因其真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自有無窮之妙。校末之能也，億而屢中，校亦弗屑焉。應德適來作何功夫？想日精進。此學須見得收功處，則發端不差。應德高明，一洒支離之陋，豈非大快事，却覺似好潔者，又未免別生弊端，專內遺外，日用間分本末作兩段事，如此又仍是支離也。愚見如此，然與否與。

與唐應德書、侍教連日、獲探心之精微、洒然超脫塵俗。卓哉卓哉。但毫釐易差、恐微有近禪處、徵諸孔門、或有未合。辨之弗明弗措、乃可洞極幾微。於此尚覺欠耳。賈傳致火致日之譬、聖學殆有取焉。何如何如。

又聞讀周易以應德之高明、必有超然會心處、便中毋惜示教。校昔治五經、惟春秋易致力爲多。賴天之靈、偶有所見、而又得一人未完、體之未合、宜用歉然。深願應德發天機、莫被葛藤纏去也。雖然又不可落空。不識高明以爲然否。

又虎丘之會、承諭所用功夫、視前乎此、可謂盡言無隱矣。學患不能行、如應德之力於行、所進何可復量。但校有所疑、亦不敢隱。應德信道篤矣、而執德似未弘、仁以行之矣、而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似有所未足。

吾輩不幸去聖久遠，學絕道喪，不稽之以聖人之言，安保其無差。校自度言輕，不足以回應德。雖然，應德昔者持之甚堅，但願毋使他日之悔，亦猶今日之悔也。聞欲過我，跂余望之。莊渠言荊川叔好學執禮叔未弘荊川前半節學問好是好此。莊渠與唐音原謂達莊渠魏。書，得書，自覺未探本原，甚喜甚喜。乘此戒然大有警於心，百尺竿頭，務求進步處，乃不枉此一身耳。麐音子之入學，舉業想日有進，但恐德業日忘日遠，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斯言宜惓惓服膺。高汝白幼時，叔父教之以舉業，數日便做到狀元。三年一箇，何足慕哉。及長登進士第，其叔父以書戒之曰：此何足喜。吾正憂汝從此不免墮坑，可置一簿，記每日過差寄我。汝白自謂我終日侍傍，何不相信如此。試問其僕，答曰：比在家漸不同矣。因此而懼，乃置簿記過，過不可勝書。因

此大懼、刻苦用功。若波白之學與其叔父之教、可以爲法矣。此時宛然評之、蓋弟子輩氣矣。王仲山撰止庵（一庵明鈞）墓誌銘云、始質克菴公見龍溪、莊渠先生、聞其一物一體之說、猛然警省。時年十四、銳志欲學聖人云云。故此莊渠與克菴書言及之。

王龍溪集、洞山尹子舉陽明夫子語莊渠心常動之說、有諸先生。此先生謂龍溪。曰、然。莊渠爲嶺南學憲時過贛、先師問子才如何是本心。莊渠云、心是常靜的。先師曰、我道心是常動的。莊渠遂拂衣而行。末年予與荊川請教於莊渠、莊渠首舉前語、悔當時不及再問、因究其說。予曰、是雖有矯而然、其實心體亦原是如此。天常運而不息、心常活而不死。動即活動之義、非以時言也。因請問心常靜之說。莊渠曰、聖學全在主靜。前念已往、後念未生、見念空寂、既不執持、亦不茫昧、靜中光景也。又曰、學有天根、有天機。天根所以立本、天機所以研慮。予因請問

天根與邵子同否。莊渠曰、亦是此意。予謂邵子以一陽初動爲天根、天根卽天機也。天根天機不可並舉而言、若如此分疏、亦是靜存動察之遺意。悟得時謂心是常靜亦可、謂心是常動亦可、謂之天根亦可、謂之天機亦可。心無動靜、動靜所遇之時也。（考荊川集有答聶雙江書、孔子所言出入無時、莫知其向、是真心而非妄心、亦卽此意。）

如歸安視茅鹿門疾、勸赴丹徒知縣之命。（白華樓稿丹徒紀事、嘉靖庚子春、予須青陽僅六十五日而以先君南陵公病歿奔喪歸、既先孺人又病歿。壬寅服闋。癸卯秋謁選、補丹徒、縮江而縣、頗銜疲。予時以哭先君及孺人之喪過哀病怔忡、且日怖、死、業欲毀撤矣。友人唐司諫過予、強之、且曰、君非死病也、君特耗心血而怖耳。莊生不云乎、瓦鐫者巧、金鐫者惛。丹徒故多名醫、君姑之官而習醫、不效、投縣自免未晚。予以明年二月之官云云。考荊川集、有茅實士妻李孺人合葬墓誌銘、卽爲鹿門父母作也。）

答張甬川尚書論學一二書。

甬川來書（最前一書未見。）云、養翁（徐養齋也。）价至、拜手教淸賦、兼聞

鄉居甚適、且敳繹教旨、知精探完養、日造高明、進將敝世、退足範俗。意激欣企、莫以爲喻。有欲無欲之論、正周子得傳心之法者在此。但欲根絲忽不盡決、不能棲心虛寂。苟至乎虛寂、又何欲根之有。王樗菴知其賢、忽忽別去。薛稽勳嶟。方亦素知之、冗中未獲詳叩所蘊所諭彰善癉惡、信今日要務、而愧未之能也。養翁乞休、甚善、顧不能不爲天下慨。方其起用、僕親見人情翕然、至爲之歸重銓部。使今日稍復遷陟、豈不足以消貪競勵廉節、乃癉彰之大端也哉。萬一遂令得請、則雖極力於杪末、其如大勢何。正其本、萬事理、惟得其樞要而執之、而於天下直運之掌也。洨谷遠不相聞。念菴聞方聚徒講學、學術關生民之命、毫髮不容少忽。要之、孔門教人死生看命、富貴在天、所以自中人而上、都立腳得定。後世

高談欺人，中人無所持循，不如勿講。念菴高明，然事當爲天地立心，何可輕也。臨事書不勝馳情，不能盡。

又云：今之講學者，至於狎侮天地，如秤停羲農以下諸大聖人，分兩輕重之類。開闢以來，未有無忌憚若此者也。遂使先農八佾，先師六佾，節用愛人，舉直錯枉等語，棄置如糠粃，譏則爲之。蓋一時強其躁誕，以快其恣己欺人之私，而不知其爲生民害，遂至於此也。高明密之勿露。陽明語錄有以精金喻堯、舜萬鎰，孔子九千鎰之語。張甬川名邦奇，字常甫，鄞人。學以程朱爲宗，與王陽明友善，而論每不合。嘗謂行己必謹，事毋甚孝。弇山堂別史南京兵部尚書表，張邦奇嘉靖二十二年任。涌川答書中，有承示欲修飭武備云云。明知二公之與任書，確在張公任兵書年也。涌川集又有和張尚書甬川新修池亭，事毋登眺詩，張旋致仕，以此規之，益知甬川公之潛心程朱，見欽於先輩也。

答洪芳洲主事芳洲是時榷稅杭州。書、與王湛泉文選書、與鄭淡泉文選書、與葉東園御史書。並見涌川集。湛泉與主事周殷咸鈇發翟鑾、嚴嵩諸罪事，帝怒，

除名爲民。故荊川公與書、有兄之退而西歸也、海內端人節士莫不悵悵然失望云云。鄭淡泉撰湛泉王公傳云、王

寅薦文選郎中。癸卯秋、發憤揭諸城分宜奸、幾中危法、奪官去。余時爲考功郎中、代公文選五閱月、蕭官去。又徐少

翔撰封宜人王母李氏墓誌銘云、初、王子與海鹽鄭子、武進唐子及予三人者友。王子長身廣額、昂昂如野鶴、而其

志行峻介嚴察、不可以不義動。予三人者恆相推服之。其後爲文選郎、善善惡惡、直行無所顧、禍且旦夕作、而宜人

者貌養宜郎、諸爲王子謀言度不能奪、則罹之日、將若宜人何。王子笑曰、茲固言毋之所載也。未幾、王子果被逐、布

友徒步、奉宜人歸、而薪釣河汾之間。是時唐子已落職廢年、鄭子亦敗。考談泉是歲以不許嚴嵩子世蕃爲尚寶司

丞貶和州同知。周汝成族亦號被爲民。按上虞縣志、葉東園、經與謝瑜、陳紹、徐學詩兼上虞四諫。癸卯歲、以御史出

巡山東。荊川書中有青州槍手云云、知與書在是年也。是年東圍監臨鄉試、發策以邊寇侵侮、禦應失當、財竭民困、

爵賞冗濫爲言。鄉試錄上、下違部議。先是東圍以十惡劾嚴嵩、嵩嫉之、因摘錄中語激之君竄非至聖、作聰明以亂

書章、好自用而不能任人等論、皆指爲謗毀、貼注以聞。帝怒、手批、山東試錄譏訕、遠繫詔廷杖八十、斥爲民。創重卒。

明史陳束傳附呂高傳。高歷官至山東提學副史③。鄉試錄文舊多出學史者手、恐按御史葉經乞頤之文、高心嫌、寫

書京師友人、言經疏逐。嚴嵩惡經、遂置之死。及後大計、諸御史謂經稱由高、乃斥歸。又李中麓撰江峯呂提學傳、錄

文舊多出提學手、君之時文精瑩簡當、葉御史經乃置而不屑、顧於二千里外求唐荊川順之之作、而亦不過一半

篇。錄成、君以一冊寄余、且貽之書曰、錄中無僕一字、不敢冒他人之美、其間舛謬處必爲之釐部之所參啟。是又往年一余先也。余亦不知何所見聞、復書料其不但余先、先止提問、此則旗校、早晚必有一行。君與趙甬江文華書中、亦具比意、不過簡札往來常事耳。嚴介侯嵩孫假葉御史彈劾、假此報復之、讀其辭之叙法議論者以閣。上因大怒、被至御史、井蕃臬之有職事者繫之獄、罪論各有等差。而御史竟死杖下。臺中誤以爲君撰臾之也。甲辰外考、揭虞披博處其不安、言之冢宰許松皐讀、如呂某者歷官行己俱無異議、今次考察、幸毋及之。松皐應曰、然。已而卑義有名、寔披向松皐扣其由、松皐言、初擬無事、而衆御史必欲斷之、惡其曾害道中人云。鼎元考此文題爲無爲而治一節、見荊川傳稿彙許中。呂晚村註曰、同文錄作葉經、蓋荊川代筆也。鼎元譚荊川公以無心出之、東圍以好名得稱。分宜借端與復、難無荊川公此文、東圍發策數語、亦足以殺身。然荊川公此文要爲有遺愧矣。若山甫者、雖無殺東圍之心、然伯仁由我而死、彼甬江何人、而以此書示之也。又見明賢始中刊荊川公與江峯一札云、本擬再奉教言、乃盡撰寢、而遺會中冷往敝邑、荊歸久病、欲請診侯、遂乘夜放弁、相望殊耿耿也。淸秋有興、更當與兄爲金焦盡日之談。未知此書在東圍生前與死後也。又江峯稿有寄唐編修詩云、三年供奉侍蓬萊、漢帝曾驚作賦才。鼓瑟不逢塵世笑、羨魚早向碧山司。山中日月芝堪採、花下圖書戶不閑。共惜洛陽年獨少、幾時宣室詔重來。并錄之於此。

與河南李石疊中丞論禦虜書。李石疊名宗樞、字子西、富平人、嘉靖癸未進士。授諸

城令、擢御史、奉詔按宣大、陳邊務十事。詔用之、邊境果甯。出備兵潁州、遷河南參議、歷陞僉都、巡撫其地、參民隱、陳災疫、請振恤、多獲全活。中州民甚德之。以病歸。詳見陝西通志。考張淨峯岳二十二年春夏間在鄖陽巡撫任、有與河南巡撫李石疊書、知荊川公之與書亦在是數年中也。又楊忠介爵有哭李石疊詩、是知石疊病歸、旋卒。

陸樹聲以庶吉士乞歸、會公於京口、連舟至丹陽、謁宋陳少陽東祠。入門、見汪黄二像跽膝庭下、公指謂平泉曰、宰相之不足恃如此。拜後出視祠額、題宋贈祕閣修撰陸公曰、此何加於陳少陽、盍亦書太學生使人興感。公曰、君言固當、如後高宗悔過之善何。因共訪陳氏子孫而別。陸公有詩詠之曰、泊舟依水際、過客拜荒祠。憂國直同杞、忠言亦忤時。霜烏啼曙寂、風葉帶寒淒。弔古頻經此、因懷感逝悲。題云癸卯同唐荊川謁陳少陽祠。據張鼐先進舊聞及陸文定公集。考鄒南皋元標撰文定陸公傳云、辛丑會試第一人、制策抑置二甲第四、選入讀中秘書。公爲庶吉士之明年、念父志侍公心動、疏歸省。即是歲也。又王龍溪與陸平泉書云、每憶龍池燕坐、超然晤對之榮、恆不忘夢寐間。又萬履菴昆陵道

中答林子家內翰詩二首、三別久沐疑問訊、疎只今吾亦自忘吾。衰翁與人爲生、山谷應從我姓愚。已分衰村逮書省、送西清士出家、一畫數言未遂懷人頭顱、日江天又悵子。六年宋西遠印言一見空山盡月長。星手試看雙後貴習言尊語別來心。量身直此無復。玉堂益加忍久早晚相業發生君入直、今人差堂五雲來。是知平泉常到日夢與荊川議餘、屢蒞書館之密矣。荊川與平泉相知、由從謝與說之介紹、見荊川與其說論林書。

公於討研經術、闡明性理之外、益留心世務、以至槍棍諸訣、無不勤而習之。

荊川續集示兩弟云、（此文亦惟續集有之，他本荊川集無。）余卅六七時曾問槍法於河南人楊松、是時殊有躍馬據鞍之氣、每以未能盡其技爲恨。後十年、兩弟正之立之復學槍法於河南一老翁、亦楊姓也。兩弟俱壯年銳志、而立之尤賈勇直前、幾於所謂逢人鬬輕健矣。余見之不覺技癢、更欲一盡其技、以畢向時之志、而精神已不在是、作而復止者再。如高陽酒徒匆匆衰老且病、過邯鄲之肆而垂



誕然意氣不復如向之慷慨悲歌擊筑若無人時也。爲之一笑，且以爲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者之戒，豈獨槍之一藝然哉。因書以示兩弟云。此文在後十年作，載置于此。又考荆川集中有與敬所諸君書、亦知是前時事後事。又有峨眉道人拳歌、知草堂之古、奇人畸士常與才子碩儒交會並進也。

墓誌銘：請朝議，既紲將別去，曰：臣子受上知深矣，去胡以報。乃又相語羅念皮谷。菴、曰：不十年，北虜南倭必大作，不得爲國醫，願爲瘍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行狀：公去官，心未嘗忘天下國家，既削籍不仕，於是一意沉酣六經、百子、史氏、國朝典故、律例之書。始居宜興山中，繼居陳渡莊，僻遠城市，杜門掃軌，晝夜講究，忘寢廢食，於其詩學、射學、算學、天文律曆學、山川地志學、兵法戰陣，下至兵家小技，一一學習。四方談學、攻文之

士、重跡盈屨、藝能方技、聞風遠來。公身與之印證校習、必盡所長。其或技能稍優於公、與公有所心得、而未及印證於四方之士者、不憚險遠、不畏寒暑、往返究竟、必精必透。方外修真道人衲子、或有所得、延接叩請、不異學徒。於是公學問浸涵淹貫、道大藝備、粗細靡遺、精神完固、始有翻然用世矣。公罷宮僚歸、芳洲始獲交於公、遊從甚密、故此段見聞尤切。中麓撰傳、再罷宮僚歸、或居宜興、或居陳渡莊、僻遠市城、一意沉酣六經、誦讀諸子、尤留意國朝典故律例之書、旁及天文、地理、兵戰、射法。一時技術文學之士、踵至於其門、即身與之印證裁習、必盡其長乃已。蓋其天性甚敏、而濟以勤苦、是以無堅不破、於書無所不讀、亦無所不精、於藝亦無所不究、亦無所不能。又中麓補傳、自始仕、即奮然有以身殉之志。見天下無事、士大夫雍容

文墨、賦詩弈棋、宴飲高會，輒不喜。常閉門讀武經戰書、考究山川陰陽、兵馬強弱、壬奇禽乙，孜孜不倦。見者笑其學雜多事。卒之南北寇虜交侵，搜求武才，而唐子始以所長表見矣。又云：擊劍騎射之法，無不各精其妙。顧撰傳於書無所不讀，讀輒窮其奧。至於甲兵錢穀、象緯曆算、擊劍韜強，凡稍習其說者，必折節下焉。既得其說，輒以全力赴之，所得卒超初說之上。

公子鶴徵撰叔父叔庵（號立之）之墓誌銘云：荊川府君素抱憂世之志，自錢穀、虛實、山川險隘、兵甲、驍鈍、人才、真僞、以至弓矢戈戟、陰陽星曆、韜鈐禽遁諸業，凡持其技至者，罔弗禮；持其書至者，罔弗售。翁（卽叔庵）亦一一爲之剖心。荊川府君亦不及延納者，輒令翁館穀。一日有以長槍至者，自謂無敵，翁亦疾其誇，挺槍而起，其人不及措手，應

槍而倒。自是罔敢以虛聲謁者。此事在廿年是年載書六後、也。

錢牧齋云、見列朝詩人小傳。應德於學無所不窺、大則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小則弧矢、勾股、壬奇、禽乙、刺槍、拳棍、莫不精心叩擊、究極原委、以資其經濟有用之學。

戚元敬繼光紀效新書、巡撫荆川唐公於西興江樓自持槍教余、繼光請曰、每見他人用槍、圈串大可五尺、兵主獨圈一尺者、何也。荆翁曰、人身側影只有七八寸、槍圈但拿閃他槍一尺、即不及我身膊可矣。圈拏既大、彼槍開遠、亦與我無益、而我之力盡。此說極得其精。余又問曰、如此一圈、其工何如。荆翁曰、工夫十年矣。一藝之精其難如此。案元譔按、公又有月夜登樓、教余盧江大獻槍法事。又在京師與人論槍法、曰、執須其中、出毋遇長、庭可四面搶護、乘人而不爲人所乘。因說酒家借槍起舞。出毋過長、正眞教元敬圈串一尺之說。同此。此二說、忘出何書、一時翻閱不獲、識之備考。續上數條、荆川槍法受授之案、可略得其梗概。因又知客之上以

槍、驪歎蓋音、歎蓋是。槍而定、卿懋槍、而與、正坐圍中、鄉大、不及荒義之故也。太倉臨牌亭云、昔唐荊川與俞將

罩天鼓鎗槍氣弓婁、所言。圍槍特小小手去耳、達以爲擧之三年、淘其進教人耳。見將亭揲石敬業傳。鼎元日、

將亭距知荊川論蓋紅三年之說、而不知論南塘有十年之說、然謂言、遙江豈易教者。南壽、遙江信之、而將亭

蜀發之、將亭注言領能槍法、恭頌其發於南壽、遙江、人亦不信也。

劉嵩陽寄荊川書云、京師自得麾中手札、無便通訊。王翰林懋中還、乃具動止、知居宜興山中、就幽寂、僻人事、庶得澄養神藝也。聞居山中、雅好弓矢、盡悟開闢之巧、挽強達蘇、乍聞不信、後言者交至、知兄聰靈靜蓄有術、氣充力倍、加於昔節、意不覺歡躍矣。

沈青霞寄荊川書云、憶壽昔辱游於陽羨之墅、在戊戌己亥、青霞令溧陽時。公省記微旨、載以挽弓、當其時不識也。別後幾二十年、未由一語、而世路坎壈、不出公之所議論、緬想英概、時時於夢中見之。聞僕出關、來言說世變、大有傷心

者、恨不能會并於數千里之外、與兄握手傾此緒談也。頃燕峯使者之便、敬修手狀奉訊外、鄙作一帙、幸賜覽削之。青霞此書在十年後讀戊戌鄙外時所寄、連類錄之述此。青霞在鄙外、詩草爲李林甫、秦檜、嚴嵩像而射之、故猶荊川教以挽弓之宜。

趙大洲答胡廬山直督學書云、聞公昔學射於唐荊川矣、然自今觀之、巧其可學乎。然荊川之講射法、皆巧也。當其初、巧不在我、而在荊川之語、故曰不可學。至其久而力充矣、力充則巧至矣、然後荊川之巧始在我、雖謂荊川教我巧亦可矣。胡廬山從荊川公學射、蓋在嘉靖三十三年、連類置之於此。

皇京司勳訪觀唐太史吳門射歌、君從弱冠起明經文藻爭先掞漢庭蘭臺給札因成草、石室細書屢殺青。此日公車承寵渥、詎言金馬棲方朔。昨來上疏批龍鱗、不獨談經折人角。翻疑君厭承明廬、詔令歸就家山居、滅

盡瘦圍腰沈約、病多消渴類相如。隱姓潛行吳市東、却求劍術想英風。擊筑夜宿專諸館、袖錐朝過闔閭宮。清秋獵騎平原上、白日張侯疊圍中。左肘能教置杯水、右手引弓輕發矢。風前報道百葉穿、雲際驚看兩鵰死。是時觀者愕相響、我亦心雄氣增壯。灞亭醉尉苦相嗔、漁陽老將嗟推讓。聖主同時最好文、諸賢幸厠從官羣。那知好惡多更易、兄兼蹤跡有離分。公孫客館丘墟甚、鄭莊推轂遂無聞。但云海外求方士、更傳天上出將軍。勿向長門奏辭賦、請從遐塞勒功勳。是詩攷在壬寅歲作。

萬履菴歲詠荊師射詩、山西俠客射鵰手、猶嘆吾師用術工。持處虎蹲還據石、發時鷹擊又乘風。印空絕影虛聞響、落地無塵已沒鋒。豈是屠龍無所售、幻來餘技亦神龍。

履菴再詠荊師射詩二首、自詫健兒擐袂至、幾人袖手互驚猜。力敵猛士堪九把、臂似通猿擘兩開。難在張機翻一定、意存不射轉多才。文章武事皆無用、閒盡衡門長綠苔。　世上何方不亂真、紛紛箭手盡傳名。空驚達勢從天落、誰識師傳似水平。覆肘豈令杯水動、彎弦却怕樹猿驚。門生似我安知術、也向場中妄品評。

綜上數條觀之、公之學射爲最早、在戊戌歲以前、年未三十也。至槍法、則至近二歲始專習之、而射法以槍法爲最工。槍師爲楊發、而公又以之傳南塘、盧江。射師何人不可知矣。又按世人多以文章相推尊、而公當日所自喜者則爲射法槍法兵法、不在文章。故以射法教沈青賢、胡盧山、以槍法教俞虛江、戚南塘。在京師酒家與人論槍法、則借槍起舞。在吳門、則對衆彎弓發矢。皇甫子循爲之作歌。朝廷初命公爲視軍情官職等巡按御史、無軍旅之任、而公卽自出馬殺賊。病起之維揚巡撫任、與翁見海中丞書云、但兩足之瘇如故、來歲恐妨躍馬。吾第一象將、使吾先登耳。卒之前數日、登焦山、病不克展其能、奈何。於此可識公之志趣矣。

皇甫子循寄公詩。詩云、避世曾看隱石渠、幽情終自返舊盧。門前愛樹因藏柳、郭外疏泉學養魚。

萋美每從林叟語、浮沉圖混野人居。年來尺素長相憶、莫作殷洪不寄書。

是歲、周怡訥谿疏諫獲罪、杖闕下、錮錦衣衛獄。與楊爵斛山、劉魁晴川同繫、久不釋、三人屢瀕死、講誦不輟。

二十三年甲辰、三十八歲。

家居。

五月、歸無錫王氏妹卒、編修王懋中立道妻、公爲誌墓文。見荆川集。

有懷公在永州告病乞歸、時年六十二。

節羅念庵撰有懷公墓誌銘、公知州日、當官務勤職事、職事所得爲執之甚堅、或不聽、即以去就決之。未明視事、漏下二鼓不爲倦。在信陽時、按察分司通城分巡惡城樓不利、卽會議徙之。時蝗旱甚、仰天竊嘆、不應分巡問故、答曰、方視飛蝗耳。分巡雖會意、然議竟寢。治獄務

平允、常恐致枉濫、日夕曲求其可生、或得說必爭之上官。居一人退、而色喜、不爾終日悒悒、若有所失。一貴官誣七人爲盜、且挾勢搆語相軋、公不爲動。而分遣嘗出真盜、公抱獄詞力諍之、不專爲慈也。有貨郎商歸、而婦與所私殺之、以久旅給其族人。公卒發其覆、置罪人於法。在永州、以恩信撫猺、猺喁喁受約束。俗苦強贅、婦新孀則遊民更相媒證、納胥、無問騭否。既婚、則奴其子貨其產而他之。公痛芟鋤、室有嫠婦。壬寅秋、瘴癘大作、厲若絳雲、觸者輒死、死且數萬人。公行禱散劑、歸櫬瘞胔、備極勞勤。左右以諫、曰、吾恨不能身代、而敢自愛乎。是時麻衣滿城道、遇公多脫巾走、有遙望見、揮手止之、作莫脫巾謠、誦者莫不掩泣。屬員知州某有母年八十、度不得見子而死、剪髮一縷寄之、居州如故。公聞之怒、請

於上官黜之。上官曰、罪惟一髮。公曰、一髮之罪、甚於丘山。卒黜之。邵故有唐刺史祠、於是爲語曰、前唐後唐。一日遽乞休、上下交留之、不爲止。年十三喪父、始舉鄉試、復喪母、常以不逮養爲恨、取詩有懷二人之意以自傷云。

王道思謝有懷公贈九疑茶詩二首、永州太守淸於水、囊攜芳茗擔還輕。却分囊茗過閩嶺、重擬千鈞未此情。多病却無口腹營、獨耽泉茗類頭僧。走向北山汲深澗、松月窗前自煬鐺。見遵巖集。以此二詩考之、知有襄公永州謝任、取道閩嶺歸也。

早秋趙浚谷寄五古詩見懷、並懷念菴。詩云、舍少寄書多、古人風所嘆。顧茲長別離、尺書亦難見。皇風正清夷、同仁異華氣。胡爲此天涯、而不一對面。江山幾萬重、烟波渺宇宙。長風天外來、一夜寄長安。索居悠悠寄寓書。家慈寄望難時三、南山雲、五夜空對淸、三余青底、涼夜懷三。言寄安在、長望青雲。亦爲方西嘯、雛月王東來。不負重、高哀。昔者同攜手、此

日難復有。人定長榮鍾、夜京西茹卿。沂色年年新、思君成白首。本自殊途邑、安能竟相守。期樓未能息、陸地龍蛇走。悠悠塵世間、倏忽成老醜。無作嘆飛蓬、相將期不朽。（見陵谷集）

公寄劉南坦書。南坦名麟、字元瑞。本安仁人、先世以武功襲南京廣洋衛副千戶、遂家焉。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工部尚書。嘉靖八年致仕、好為山水之遊、流寓長興之南坦、自號南坦上翁。與孫山人一元、龍僉事霓、及苕中名士吳琬、施侃等、結詩酒社、號苕溪五隱。年八十餘、被褐坐小舟赴覲山會、人不知其為鉅公也。顧華玉贈詩云、琴鶴居何定、尊罍味獨偏。王履吉寄詩云、鶯期諸真賞、瑤華贈遠人。孫太初詩云、閉門句好香殘後、搗藥聲高月上初。其風可想也。又史魯守為築一臺、令為構堂、始有息遊之所。家居三十餘年、廷臣頻論薦。晚好樓居、力不能構、懸籃輿於梁、曲臥其中、名曰神樓。文徵明繪圖遺之。李默作坦上翁傳、翁欲為樓居不能、文徵明作層樓圖以贈。翁懸之北壁、朝夕視之、號曰神樓。與史說稍異。是時長興又有苕溪顧惟賢先生、精曆學、與坦上翁均異人也。荊川書中常有頤從請益之語。宜長之間、一水可通苕霅之上、故知常有荊川公蹤跡矣。坦上翁寄神樓於北壁、荊川公撤戶一扉為寢榻。坦上翁被褐坐小舟赴覲山會、荊川公亦長年一青布直綴、來往一小舟、僅容二人。坦上翁力不能為、遂不為、荊川公力能為而不為、而清節則同。荊溪苕霅之上、其風高矣。荊川公寄南坦書、有年近四十語、雖不能指其在是年、然知其在此數年中也。箬溪、太平寰宇記云、在長興縣南五十步。顧野王輿地記云、夾溪悉生箭箬、故名。倫

書顧惟賢而以自號。

程松溪擢南京國子祭酒、公與書以轉移士習爲言。（見荊川集。）

書言有蘇州之變、元之至寧、既而閭令孫生以遂遭覆云云。考文亦公遺稿有閭門弔亡元（行二）章哀文、以墮水死。文

言有云、其深發遣覆鄧、長六願靄、以不愧光十之名。光務發卸爲其大父刊文恭遺稿者。

是歲夏大旱、由荊襄歷豫章北逾江淮吳越、蓋數千里、吳越尤甚民大飢。而徐沛以北歲頗登、茅坤在丹徒議請開閉糴禁議請蠲請折漕上之、巡撫丁一夔是其議而疏行之、得蠲者四十萬石、折者倍是、江南並受其利。茅爲振政於其邑尤備云。

（節錄姜廷善丹徒縣荒政記）（上節）芹公又以丹徒之民執江山而田者皆以半、山田旱而赤地矣、猶幸洲於江

言因淵以濟其道、而苗蕃而收。是爲通融酌處之法以言、而得爲者負其下壹壽而折言、皆歸山田、而山田之

民得蕪說。又謂三甲均多、以夫差。三者皆發死力之蕪征故事、請於免司於歷完其半、以歸於山田、而山田之民得

無疑。三甲均徭、即夫差亦不以及也。由是江田不加賦、而山田之民因之得以以謀生、而自食其力。公

又以此但施及有田者爾、若其無田者與有而田少穀下下戶者、未遍也。於是乃議振。先是、公以餘沛間歲顧登、而請開閉糴禁也、括庫金共五千餘元充官糴之本、而民有厚於貲者、恣令自往糴、官不禁、亦若不與也、但令其置所糴於各鄉、以符行事。既而又其里胥、者籍饑戶往往散也、則悉召長鄉耆者、予以實徵之冊令檢下下戶以聞、醫示檢、有漏則責令代之餘。貸方以代賒爲病己、故悉檢以聞、而不知公以此聚饑戶也。凡饑戶之籍於官者既得矣、公又以故無籍於官、而流且備於山谷閭里間者未得遍也、於是又議爲沿鄉審放之法、以車騎遍行縣、每至一鄉、則故嘗籍於官與未及籍而來告者遊聽核、校而信、乃皆稱食、而予之印符、令饑者執符以受粟、而主振者授戶收符爲券。前此貸者之家、其所貯私糶、但令饑下戶轉相糴、或貸以取償而已。公蓋以此爲佐振之一策、亦未嘗奪其有以盡予饑下戶也。計通邑受振者萬八千戶、振而得全活者數萬人。蓋前此饑下戶以聽審而收支城市中、其爲勞日費與聚而爲疫癘之患、既因公以免、而甲胥者又無緣得售其奸散、貧者蒙惠、而厚貲之家亦不至失其利。又如山田被施、而江田亦未嘗有加賦也。皆亦他令長。凡救荒者之所無也。於乎、公可謂有造於丹徒矣。故公去丹徒已二十有六年、而士民思之如一日。凡求屬予爲記者、玉山嚴公等數十人、其言亦如出一曰也。於乎、難矣難矣。予嘗謂公救荒猶醫病、然醫者意也、意有所獨到、斯神有所獨通。盧扁視病人、能盡見五臟癥結、人謂盧扁非常人、能通神如此。不知其非能通神如此也、意到故也。公

（於丹徒荒政、豈亦所謂真意能到能通神者也。不然、事至難真亦難講、何其善真而能兼攝如此也。史遷云、人之所病病疾多、害之所病病道少。今年遭大水爲災、正疾多而病道少之時、丹徒士民者安得不思公、予亦安得不爲公記其事哉。雖然、予爲公記其事、乃爲廬居者傳寫其方書也。而水災與旱災異、江田瀕浸與山田赤地同、又在民之長民者按方書而善用其意、民病庶有瘳。於公通神之治、庶亦得其心傳矣。（是記有補荒政、故附錄之、以供留心經世者之考究。）

是時、知鎮江府者爲莆田林華、字廷彬、號巽峯。守道愛民。嘗召諸生質疑問難。瀕江有洲田、民間至持刃鬬殺、林公請於大吏、立爲公莊、收其租抵府縣坊廂之費。公爲撰洲田碑記、並撰巽峯（缺字）一義序④。（並見荊川集。）林與茅不相能、而並善於公。公深疑於兩賢之不相厄、懇懇以下交之說勸之巽峯、而復以上交之說爲鹿門告。（參考鎮江府志及荊川集。豪民不利巽峯爲政、造誣言聞上、詔逮問、士民從者頃刻萬人。至京論罰無實、釋之歸。壽終、訃聞、京口兵民傳交、爲位哭奠之。）

作贈熊南沙郡倅入賀詩。見荆川集。熊南沙兩郡倅節行卷云、嘉靖甲辰乙巳間、予左官毘陵。又爲無錫華從龍郎中七十壽序云、予嘗左官、爲其郡上佐。又答王蓮峯書云、甲辰歲攝令叔於毘陵。又爲張陽峯文集序云、嘉靖甲辰秋、過以圻內吏赴覲闕下。蓋南沙自辛丑請滇、癸卯來佐吾郡。常州府志、乾隆武陽合志職官志均失載。

與薛方山書。

書云、爲別甚久、蓋指前年元宵節後之時。可勝耿耿。時迫歲暮、百感俱集。自惟年垂四十、已蹈無聞之戒、世間事既幸不復關涉、一箇身子又自不能了、終日碌碌竟是何事。回頭一看、不覺噱笑。以此來歲更欲作一閉關之計、生徒盡已謝遣、交游亦且息絕、非敢望於坐進此道、亦庶幾作天地間一閒人、不落鬧攘套中、儘有受用矣。康節云、豈爲此身甘老朽、尚無間地可盤桓、每誦此語悵然太息。文詞技能種種與心爲鬬、亦從生徒交遊之例、盡謝遣

之、盡息絕之、不然、猶是鬧擾套子也。山林之士終是入山深入林密、乃是安穩地面。而日侍老父、必須居城中。如前所說、欲效古人隱身廛市、陸沉於俗者、不識能乎否耳。吾兄方爲時樹策勳名、勉旃。山人雖不與人間事、亦當傾耳以聽下風也。

答馮午山提學書。見荆川集。午山名天馭、湖廣蘄州人、嘉靖乙未進士。提學江南年月、參考王心寄遺集。

吳峻伯由京師寄詩問候。是時峻伯由江陰令徵入爲刑部郎。詩云、荆溪堠上有精廬、南國儒生半侍居。當日登江曾柱棹、一年京洛已無書。靜中樂意羣皇上、吟處春風草木餘。愧立門牆頻歲月、終然頭白一無知。

林介山與公書。書云、不面頗久、宗姪寄勞。昨暮抵毘陵驛、文詣旦黨林、方欲請謁門下。猥期書生二三年積抱、求就有道而正之、延閣人以我事宿留宜異辭、張然自失。比謀瓊東罪、尊外詩一章、柔讀威年、不敢答至主。僕徐客視之、實

執事違究吳岐伯手札也、令人慚悚無任。昔者周公躬吐握以待從見之士、故舊無大故則不之棄。原壤母死而歌、以夷俗自處、得罪於名教甚重。孔子未嘗絕之、且云故者毋失其爲故。僕先岐伯十許年奉教於執事、亦嘗辱執事之譽、相知不爲不久。僕固狠陋、鮮明迹可責、然自束髮以至今日、亦未嘗有不可掩之惡聞於人。不知執事何從而遠棄之也。且以仁人萬物一體之誼觀之、即僕事雖有不可掩之惡、亦猶執事四肢之有疽癰瘡腫也、宜藥之破之、薰而灼之、必盡而後快於心。苟置之不恤、任其横潰崩裂、侵淫於腹背腰脅之間、執事將不爲狠疾人哉。雖然、孟子有云、不屑之教、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審若是、則執事固將以激僕也、僕敢不猛省以求無負執事曲成之德哉。又道聞之徐養翁云、執事過拂意事輒怒不可回、性偏、厭人造請。呂沃洲素稱其進、方經察寺、曾三次往候、執事輒辭以疾、因托尊翁入邸內、強執事至再、終不肯一出。審若是、恐執事監循成癖、而形迹近於驕且吝矣。夫以伯夷之聖之清、周公之才之美、不可以被監與驕吝之名。故孟子謂之君子不由、孔子謂之餘不足觀。而況執事固方願學孔孟者也、可不察去之耶。夫執事譬猶美玉、貴於瑕纇屏盡、設使衆人以爲白矣、使離朱凝神注目而視之、稍有纖塵之不瑩爲、豈不爲連城至寶之累哉。僕有他山之石、寄之囊中、錯落如礪、今敢傾倒而獻之執事、惟執事勿以粗頑斥之。幸甚幸甚。按介山名應麒、字必仁、仙居人、嘉靖乙未進士。曾游王陽明之門。授吳江知縣、清理糧册、將治巨魁、以忤御史荀汝安、誣以激變。世宗震怒、禍且不測、巡

無歐陽鐸抗疏論救、復發書科院、請以頭血明其無罪。後得白。吳峻伯以去歲由江陰令匡部郎。則介山之過

訪荊川公、當亦在去歲也。

萬履菴與公書。

書云、天下進言之難也、惟不諒其心之無他、則匡而中止、故人之相與可以盡言無隱者、莫若師弟之間。然先

生每苦某之難悟、而某亦不敢輕進一言、何也。某之難悟、則以鈍性而心散、包藏怠緩之意多、而磨勵真切之

志少。是以每到病痛、便覺難署。此某之不能承受處也。若某之不敢進言者、則有二說。先生每事皆求定見、其

見一定、信之甚堅、而持之甚固。卽有學識與先生等者、必不能同其既定之見。此公晚年出山、雖諸議滿前、而

不回轍。鼎元註)。而況萬分不逮者、欲置喙於其間、豈非跨海涉河而使蚤負山乎。先生聰明蓋過一世、凡有言

於左右者、不待其辭之畢、而已洞見其所言之情、皆不出其料度之內。是以視之也甚易、動之也甚難。夫信之

堅而持之固、則人必不樂告以善、雖無拒人之心、而不免有拒人之應。視之易而動之難、則於庸言近論無一

慊意、而取快於非庸言非近論之間。由是好爲新奇以上下其辭辭、托爲術以文飾其膚淺者、時時中其巧而

使得售其奸。此二說者、某竊妄意其如此、不知其然耶否耶。倘先生不以爲然、則和雖淺近無知、得以盡言而

無隱、可乎。先生身所擔當、直欲爲宇宙間創開一路、從來相傳法眼、心源以發隸而通塞、天樞以無欲而昭

著、豈某之所可窺測。某之所欲言者、非敢議之於精微之際、而直求之於形跡之粗耳。所謂求之於形跡之粗
者、亦有二說。好尚之少偏、感發之過當也。先生於同氣相求處甚爲懇切、故其意思之懇款、而嫌其形跡之疏
罔。是以窺伺者常藉售、而忠信者常見疑。某雖褻慝、然常謂先生之意可以孫而取也。其人之未見也、而諂爲
恭敬、則不問其可否、而皆得其親厚。其既見也、察其指意而盡爲好語、則不問其言之眞篤、而皆許其由衷。徐
而察之、面非親厚也、非由衷也、乃推而違之。然而向之容而受之者、吾心已爲之作喜矣。其待忠信之士、一事
之過差、或由於詿誤、而覺其中心。一跡之或疏、本出於無心、而疑其叛去。徐而察之、而非中心也、非叛去、幽、又
容而受之。然而向之推而違之者、吾心已爲之作怒矣。其乍喜也、不但行於驕飾不正之徒、而或及於智慧有
餘之士。其作怒也、雖不施於光明磊落之輩、而時及於中才以下之人。是以人之交於先生者、若賢若不肖、當
其容而受之也、其熱如火、及其推而違之也、其冷如冰。故某常疑先生之用人、未必皆心腹之賢、而賢者之用
於先生也、亦不能無不盡之嘆。此豈非由於好尚之少偏有以致之歟。君子之行藏、視世之用舍、而其愛世之
心則不以用舍有異。但當天地閉、賢人隱之時、可以有憂世之心、而不可以露藏否之跡。徒露其跡、而無救於
亂、則東漢李杜諸人所爲也。某竊謂先生凡接士夫、絕口不論人長短、可謂無臧否之跡矣。但扣門求見者、均之
以是心至者也、而先生乃或見或不見、至於一日之內而有見有不見。在先生固自有意、非以見者必賢、於不

見者也。而人之欲一識之、而不可得者、遠以為列於不育之目、雖面斥而彔學之無以驗其怨也。怨不怨於先
生何足損益、但於處世之道、或者任情而不任理、終覺未安耳。見惡人以避咎與夫默足以容、君子委曲以處
亂世者如是。先生卷舒存已之理、籌之素熟、而明哲保身處、卽號為智者不能如其慎密。然某不免於前所言
者、以其避之於發微形跡之間、而不曾求之於性質作用之察也。某自渡江來、有人以先生行事言者、一以為
握官府事權、一以為有府官求見。值先生飯客、吏人已趨報、而先生乃謹避之。及吏人再至、座客猶在也。其前
之所云甚俚鄙、無發可笑、而乃出於故交頃歐東之口、豈非不肯有司、因先生絕之太甚、疑先生言其短而進
為之乎。其後所云、則往來於門下者、所述、雖某亦以為此先生之常也、是豈非誠太露、而人情大有所不堪
者激。此和所以為應接之過者也。井蛙甕雞、何足為見、某之罪其又何可逃戮。接履菴此書、當亦在此數年中
作。黎洲明文海亦收載之。讀此二書、可以知公或年猶介之操、晚歲之出、乃進於道矣。王孚齋所讀向使先生
猶介之節未發、則必不出也。然公之不見呂沃洲、猶有說也。以其方為本道、迎接也。不見林介山何說乎。吾知
此中必別有故、蓋闇人以公君常拒世俗之客之辭拒介山、固未入報、而公固未知介山之至也。閣人之徽情
荒謬、亘古而然。不然、招岐伯之東、又何以送至介山之舟也。借乎不得公復介山書一讀之。詩曰、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公晚年德量冲和純粹、介山履菴固有功矣。午歲、呂沃洲與於會、蓋獨訪不見而為朋會之盡歡。丙

是歲張甬川卒、年六十一、謚曰文定。

二十四年乙巳、三十九歲。

侍有懷公家居。

二月、翁萬達由陝西巡撫都御史改總督宣大山西保定軍務、遺公書、公答書、縱論邊塞事、勗以用人才、募士著諸端。又製塞下曲十八首贈之、並索宣大與三關地圖。（見宣大書）

及塞下曲並見荆川集。（國史惟疑）翁萬達親執小卒手、與論心、幕客常數十人、至親拜參謁之母、士因盡奮、卽周尚文鏖闘、亦賴翁萬達取有法。清水叢之役、既罷職之、復起旋之、恩威具得。唐荆川詩、得一降胡如愛子、用三降將立奇功、（見塞下曲）極力寫出。

附翁東厓來書云、海內交游貽我書札、多相標題、及起居溫寒之問、即不敢厭斁、然於心無當也。乃今何幸、得聞君子之教、灑練胸臆、從之無由、時事雲輪、末可方止、臥龍躍馬、孰是孰非。不爲縮朒、不戀死鼠、僕固有平生

也、安能易心肝、顧面目、自貽世人觀嘆耶。曩昔與一二三君子抵掌談邊、若將頸繫酋長懸之藁街、以摧薄其雄憤。乃不意果真使之鑿凶門、制閫外、如昔人之沐冠者。深懼不免損辱聽聞、待罪半年、敢忘慷慨理繩有衡、易轍斯行、羣志未同、百謀未備、遲以年月、或尙可爲。然所以扼腕拊胸、不能攄慮而直遂者、足下其亦去之耶。大官門下函刺喧闐、榮辱去留、視貨輕重、居夏宛轉、遂成風流、僕死不能也。有偉朋儔、每相勗勸、致曲旁行、而孰能以進退之說教不肖耶。法曰、將能而君不馭者勝。今僕非能將而又從中馭、駑馬繫蹄、欲使之走、路且死矣。受命之初、曾以此意上書陛下、果欲其仔肩圖難、樹建戎績、自當不策近功、不適小嘗。今之廊廟何嘗不知、雖此朔方亦多智勇、僕來茲土、注意良勤。昔人有言、

用者未必賢而賢者未必用、行者未必當而當者未必行。僕以爲賢且用矣、當且行矣而未必其能專且久。此邊事之所以日非、而違人之所以興嗟也。陜西三邊近地多砂磧、乏水草、若宣大偏保四鎮則水草可依、綿延千里。虜騎大舉可長驅而入者非止數路。近日擺邊乃自困之道、非長策也。簡百一之士、練技擊之兵、即不必似漢武之窮追、但當如周宣之薄伐。狂虜縱有大志、度無能爲。往過平凉會淩谷、相與極言邊事、大較有必勝之旅則可攻也、有必攻之謀則可守也。若我不自定而欲以制人、安可得邪。九邊圖頗多、俱不甚較一、宣大三關舊圖尤多舛亂、不足據。別具一幅、乃僕近所更定者、僅能脱稿、欲旁爲之說、而劻勷未遑。藤峽圖曾寄浙江一山人胡姓者、乃竟未徹呈邪。南國材士詭弱不潑耐、

誠如來教，向循故牒，率爾有行，旋已知其不可。俟畢防秋，嘗議停止邊機幕議，言人人殊，僕有窮思，未能條劃，嗣嘗質之有道者。在關中時偶見足下爲仇將軍賦南征，甚愛之，珍重抄錄，畀之蒼頭，以時吟誦。足下視僕何如仇將軍，乃獨靳之邪。相見無由，言念向往。

又書云，佳什遙寄，誦之鏗然，當一字一拜也。自入朔方，曾兩附札，一爲丁滄源使者，一爲浙士，云素善門下，偶忘其姓名矣。閫外之事，尙可致力，但盜跖登壇，謀士扼腕時，賤體近愈齟齬，委曲寡術。如區區不肖，終能不[illegible]落者邪。臥龍躍馬，孰是孰非。遠慕高蹤，喟焉長嘆。聞執事間與念菴、眞菴輩扁舟往還，根極道源，較勘時政，進脩得益，日就高明，塵中之人可媿死矣。然又聞諸公卿大夫慕執事殷勤，欲一接顏色者，往往不得見，豈省事

避嫌，其道固宜爾邪。匆匆附候，侍教無緣，念言惆悵。

趙浚谷自家寄春初見懷詩。（詩云、白璧初分涇上冰、黃金欲動涇川柳。階草萋萋抽宿芽、隱几蕭條思我友。陽羨珠崖誰共京、況余獨飲秦京酒。六載一篇七字詩、百年幾得頻開口。人生出處會不同、浮雲聚散復何有。有信風前好寄將、無使天涯各回首。（見浚谷集）考浚谷方治冢于鄒氏之山、是歲夏築觀音堂居之。）

卯，止山北遊燕京，過郡訪公於陳渡莊，不遇。汎舟游塘相值，因爲詩贈公曰：逵度山橋野興遲，輞川何處問王維。繁花翠合迷深徑，細柳青垂護短籬。棲雀門前初近午，聽鶯林外亦多時。漫從笑語晴川上，一艓春風泛碧漪。（止山集。止山名雲霄、字凌漢、崇安人、官柳城知縣。有南行、東游、北觀、山中等集、四庫全書著錄。）

薛應旂爲南京考功郎中。（二十二年、二十三年、歷稽勳郎中。）考察南官，部郎王畿、白悅及本州守符驗，並置察典，被黜。士論疑駭。（考考察期在三四月間。符驗字大克、號松叢、黃巖人、進士。清操峻節、嫉惡好善。以御史出守常州、不撓豪家、持二敝篋、隨一童奴供作、糲食而已。稀御肉、常供蔬、人呼爲符青菜。鋤強不避權要、有寃匿期必得、苟奉法而至、亦不爲縱）

苛。志在興革、凡都野達遭淺易圖之、以便勾校。值畫大畢。埋、日夠阡陌、間每出以管疏米數升、柴數束、不勞民供億。
嘗道、府橋、見村船傭奴有廳內舉餐者、怒答之。尤喜尊禮儒頑、與徐問、唐順之辦、問以書規以寬、大不能改。時郡人
薛應旂官南考功主察、爲姦人所給、驗竟坐不及謂。後知驗賢、梅且惜焉。據邑志、名宦傳及貴嚴邑志。公有答符郡
守書、論都野地。圖事、見荊川集。
王遵巖與白洛原書云、士友傳聞、皆云薛仲常不肯相容。僕於此君極爲相知、然服其志而未深許其器。今爲
此、亦議未廣之弊。又呂沃洲與項甌東論役中或行不掩言、蓋聖門狂者、考功氏以不謹去之、天下所共冤也。
見甌東錄。
皇甫子循瀘州積自序云、己巳爲南省司勳氏、時當考吏。太宰張公潤耄無能爲、專任郎官、周論賢不肖、黜其
所素嫉、而留其易與、以快己私。余起而力爭之、言官論附、詆以侵職、讒爲州倅。于是有瀘州之役。（鼎元謂此即
指方山掌察事也、第未免言之太過）。
鼎元嘗讀劉念臺奏疏云、顧憲成之學、朱子也、善善而惡惡、其弊也必爲申韓之慘刻而不情。涇陽學於方山、
方山爲宋子之學者也。王龍溪言行雖有不相掩處、然其盡禮師門、不屈己以求官僚、至忤夏貴溪、光明俊偉、
吾道中人也。且方山嘗問學於歐陽南野、則與龍溪不爲無雅故。台洛原之賢、符青萊之倩、在己邑里中、方山

甯不之知。洛原又爲道叢、荊川諸公所交贊、方山並以之置察典而黨之、是顯有立異之意矣。朱子與唐仲友

互許、本失怨道、且亦失證。使朱子官考功、陳龍川恐亦在被黨之列。是以荊川公雖亦學本考亭、而以陽明之

學清之。蓋考亭之學、嚴峻而用密、宜於律己立師教、陽明神矣、通其學、將與相無之而不可者也。雖然、方山少

年則然、至其晚年議論、犂然當於人心矣。

世又有以方山之黨龍溪、爲受夏貴溪之屬、誣其貪怙權勢者。李卓吾續藏書、周海門聖學心傳並言、荊川貽

方山書、以不知人閒廉恥事責之、此詞謬之甚也。考是所貴溪正罷黨家居、當國者分宜也。是歲我帝覺分宜

貪恣、始復召貴溪。十二月至京、再命入閣、去考察時已半載矣。而分宜則以惡給事中王曄、屬尚寶司丞諸傑

貽書方山、黨之、方山反黨傑。分宜大怒、嗾御史桂榮劾方山挾私黨郡守、論建昌通判。方山不受、執手炎炎時

相之屬、黨強取禍、顧乃受冷落家居故相之屬乎。爾時貴溪又安能屬人乎。荊川又安有以惡語侵方山乎。李

卓吾爲龍溪之學者、周海門羅近溪弟子、亦龍溪弟子也。其意欲借荊川以重龍溪、不知龍溪後遇方山拜之、

大君子之德量、豈易與哉。自是龍溪以講學終其身。後歐陽南野居禮部、荊川公撫維揚、俱欲特疏引用、龍溪

聞而止之。常訪荊川於宜興山中、溧陽史恭甫際爲結樓玉潭之右、題曰龍溪遊寓。(在湖㳇玉女潭)恭甫又爲

湛元明築甘泉精舍於張公洞畔、知甘泉子亦時來講學也。與荊川公所居桃谿(今名張渚)相距三十餘里。

邑人錫猶菴（名脩業）薛方山掌南察辨（見顧古齋文集）、相傳薛方山爲南考功、察虞山陸、王龍溪、而唐荊川斥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龍溪爲陽明門人、時見知之說敢行、而荊川又元事龍溪、故其說如此。世之論者多其詞說、謂龍溪爲夏貴溪所惡、方山迎合貴溪、所以顛倒察典。獨姚江黃梨洲不然、其作明儒學案于方山傳則曰、龍溪言行不相掩。于龍溪傳則曰、方山與先生學術不同、欲借以正學術、遂塡察典。此又一說也。而顧涇陽年譜載山陰祁承㸁答涇陽一書、則又絕無此事。涇陽辨方山掌察與龍溪罷官年月不同、因致書于祁承㸁、此承㸁所以答書也。考涇陽少時曾受業於方山、而此語又得之方山文祭元臺。涇陽與元臺皆賢者、決非阿好之詞。且專有歲月可考、則眞僞立見、後人更無從置喙。而梨洲猶以此事爲眞者、涇陽年譜顧晚出、想亦未曾寓目也。夫方山不覺登集、于分宜尚不肯阿附、見夏貴溪乎。逢迎云云、此固不足當識者一笑也。鼎元之前爲方山辨也、未見猶菴之辨也。猶菴謂方山黜龍溪、并其事而無之。據顧涇陽辨方山掌察與龍溪罷官年月不同、遂斷爲絕無此事。而以梨洲爲未見涇陽年譜。不知方山詆龍溪、方山自著薛子庸語、明明言之、不曾一言之、且再三言之。有曰、安中爲南兵部武選、大不爲公議所容、薛子爲考功黜之。有曰、薛子視學紹興、謁陽明書院。沒中尋而前日、憂曰承教、吾知過矣。過也、如日月之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薛子莞爾而笑、曰、果若子言、則吾爲晏嬰不知仲尼。如其不然、則子爲少正卯、吾爲仲尼矣。龍溪亦自言之矣。龍溪爲咸南支行

狀日、方余之再告論例、無復用世之想。當事者承奉風旨、指爲明覈首及之人、復置舊籍。獨經陽、玄臺皆未見此書、何也。玄臺之爲此說者、殆亦有故。龍溪集(道光重刊本)本傳云、會三殿災、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王畿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輔養聖德。閣臣票旨謫爲僞學、而貶薦首吏科給事戚賢官。龍溪時爲南武選郎中、再疏乞休、銓司報與。告歸踰年、以大察去。而龍溪爲戚南玄行狀亦云、以薦己故、謫山東布政司都事、尋致仕去。予亦遂以病陳乞去位。是知龍溪去官、信在方山考察之前矣。然以告病去也、告滿仍可回職也。(明時病告可至三年、告滿不回職、則除名。其說見胡盧山爲羅念菴行狀)而其除名永黜、則仍以方山置之察典故也。此經陽以龍溪罷官、與方山掌察年月不同爲言、宜悔門置之不理也。余謂士君子立身、具有本末、龍溪必不因方山之黜而遂貶其聲賈。龍溪之言行不相掩、亦如古之狂者云爾。其小德出入、亦即如荊川所規請佃寺之類(書見荊川集)、罪必不至如後世所誣之甚。不然、荊川何如人、而兄事之、周訥溪何如人、而師事之哉。余意方山之黜龍溪、或即聞龍溪歸後有佃寺事耳、而其不能容人小過、即吾前所云朱子之惡陳同甫也。方山且並黜符松叢、白洛原、以安黜本州寺諭判建昌、不能謂亦絕無其事也。總之、謂方山逢迎貴溪、須爲之辨、其誣松叢龍溪、君子日月之過、原不必爲之辨也。續藏書又云、荊川自云、文章得之遵巖、學問得之龍溪。余考之公子鶴徵撰陳渡阡表、述荊川語云、吾於射藝得薛仲常、文章得王道思、學問得王汝中。得者朋友切磋之得也、得

之云者、有如弟子之受之于師矣、而又削去。方山不書、是心有好惡、故爲抑揚增損、秉筆者之病也。(更有詳辨、見下萬歷十一年。)

附方山春雨寄唐荊川詩、秦淮客舍春逾碧、芳草庭中細雨飛。久坐轉思人愈遠、獨尋翻苦影相依。閒門自是行人少、上士還須知者稀。童冠交遊俱老大、幾番歡聚幾番違。又寄唐荊川詩、村莊流水漸成渠、藉草牽蘿自結廬。盡說幽人時引鹿、誰知學士屢焚魚。獨行豈願稱遺逸、高臥聊將適起居。猶恨治安曾獻策、西京傳誦賈生書。又署齋夜坐寄唐應德詩、秦淮霜月白、落葉夜堂深。聊寄城闉跡、依然松檜心。頻年愁病肺、終歲憶知音。更惜寬閒景、光風祇自吟。考以上諸詩、均方山館南都時所寄。方山於荊川實生員役、荊川何得有憑焉事。惟方山於龍溪、洛原、松巖等、荊川公胸中不無介介、以後與方山形跡却疎、觀方山祭荊文與答丘謙弘書可知。祭文與書均見後。

七月、歸同郡吳氏姑卒、有懷公命公誌其墓。（荊川集）

冬十月、俺答入寇、掠蔚州、犯俘居峪、直抵完縣、列營四十里、京師戒嚴。

撰唐郎中嘿菴墓誌銘。（荊川集）

唐郎中名佩、丹徒人、卒官、無以爲殮。茅公鹿門在邑令任、解橐金爲之殮而歸、又爲之市腴田八十畝以食其家。祀之於學宮、令其孫得隸之衣巾、以奉祠事。請公爲之銘。墓書云、日者痛故郎中唐公孝廉、至衰白不改。今且歿矣、非得海内大賢厚望之士題其墓、而令士大夫共傳之、則唐君之誼當與露草同委矣。死者泯泯、則生者跐跐。士大夫之出而仕、孰不甘心於富貴紈綺、池臺歌舞之侈其身及其子孫、而亦何羨於彼之死不屬棺、棺不及其葬爲也。某忝縣吏之後、則采其誼而聞之海

內大賢厚望之士，曰某之責矣哉。故敢因王生之抱經南來，而具書以請。先生云云，得無重於釆僕之鄙陋而輕於卹唐氏之行誼矣乎。且唐君無過人才智，獨其當父繫獄者三年，卒爲之號痛，而土寢蚊處於其外，歿之日亦如之。自起家至刑署郎，綰州縣印綬，並大夫以上二十年於兹，而身歿之日無一椽以寢其棺。據某言之，雖未必與聞乎道，謂非孝廉不可也。先生猶以未及面爲辭，何歟？古人有聞其風而丐其墓者矣，亦有得其道路之遺而爲之傳記者矣，往往悲歌慷慨，借之詞釆，以遺後世。先生唯計其人可與不耳，而何暇擇其面不面乎。星附光於月則爍鑠，因響於風則遠。唐君潔白之誼，非先生之文不傳，傳之亦不遠。百年之後，士大夫載質而出，猶且讀其文，思慕其人，徘徊於唐氏墓草之側，而或

不售意於彼之富貴，然猶沾沾歌舞者，是則先生之賜也，亦余有司之事也。惟高明亮焉。外承示文稿一表，且命坤稍爲議評詮次其後。某自愧非工於文者，初不敢妄屬，而繼至者再，私揣先生之情，或欲令不肖竊與聞金石之末，而使之同聲耳。謹忘鄙陋，略加商榷，如別楮數之，幸甚。公不輕作墓誌，即道行甚高而非素識，亦不爲之作。如辭屠漸山之請、不爲其兄九峯作稍記焉。是也。讀鹿門此書、知鄭菴墓銘之作、已再請而後許矣。荊川集有與王生宗道書、論鄭菴墓銘事、即茅書所云。抱經南來之王生也。所論德州接壤一事、陳鶴據以載入明紀。

有與陳兩湖書、勸之擺脫詞章之習、致力性命之學、並示以千古文章真血脈。書見荊川集。兩湖名昌積、見前。官至尚寶司少卿、兼翰林院學士。有兩湖集及松風軒藏稿、四庫存目。爲訓導殷翁墓誌等文。

是歲、顧東橋卒、年七十。東橋先以刑部尚書致仕。

校記

①磚：當作「官」。

②諭：當作「諭」。

③副史：當作「副使」，見下文。

④巽峰義序：原文於「峰」下注云「缺一字」。《四庫全書》本《荆川集》卷六作「巽峰林侯口義序」。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卷二

十五世孫鼎元謹輯

十二世孫　肯校刊

錢家驥

鄉後學周仁泳謹校

崔　龍

十四世孫　斐

纘道　全校

二十五年丙午，四十歲。

侍有懷公家居。

春，戚南玄、羅念菴來訪，同七泉、王龍溪、萬鹿園、陳明水、呂沃洲亦至。王堯衢、詩見集。冬，萬履菴並在告，共作旬日之聚。

念菴送弟居先如南雍，遂復至全椒訪南玄，因與俱來。錄

王龍溪撰[illegible][illegible]文墓誌銘及胡廬山撰羅念菴行狀。

公與念菴夜語、契心相對躍日、庶幾千載一遇乎。遂達旦不寐、念菴因作詩誌之曰、一言天所契、千載似俱非。何事聲相應、而能心不違。道從疑後得、機向識中微。大笑重嘲問、狂生或可幾。是時公與念菴皆以重名爲海內宗依、所至聚觀、望之若仙。撰念菴行狀及念菴詩文集。

念菴答羅整菴欽順書云、毘陵唐應德莫逆友也、相與別者五六年、而相期者數矣。一旦因友人之舟、不及奉告而遂往。某之始焉決於往者、蓋亦有說。以爲斯道之不明、由師友之不立、師友不立、由守己太堅而取善不廣。欲舍己而取善、非必待人之告我也、有當就而問者矣。故曰、友一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夫既謂之天下之善士、要必觀諸四方而後可決也。又與劉龍山書云、

去秋入衡山、今春遊毘陵、得與荊川七泉一二三君子聚處。又覺彼此相長、始知此學須日有所操習、方是有尋路頭處。得此則處家家和、處邦邦治、事上可信、臨民可通。千聖所以豪雄一世、照曜千古、出入萬有、裁割衆務而不一動心者、要有此具耳。又念菴答南玄書、弟自毘陵歸、路徑稍明、日間精神散漫不無、却比向來挨傍處少、亦欲從自心立命、於命根處稍提掇得動、然尚未是入塔中說相輪。去年得石蓮洞、泉石爲一鄉勝、結茅其前。（節）荊川別後、止得一書。此書不見荊川集。書中所言勉我者、不止弟以吉凶處想、曲阜老祖未言者、亦不外此命根所在、即天下人命所在。立心立命、原是一事、共以爲終身之盟。又念菴撰陳明水墓誌銘、嘉靖辛丑、某歸田、始會明水陳先生於螺川上。又五年、再晤於毘陵。盂雙江漢

讀明水語、辨氣叙出會講訓書、君南文寂君、龍溪王君、纔山龍言猶真竟歸者云云。不知緒山亦與此會聯諭明水眞之聯詞所會發。王堯衢與程松溪書、見具文集。自毘陵西郭之別、已載閱歲。雖因臥病閉門、未嘗不馳情左右也。去夏會羅念菴年伯、堯書父九叢、己丑進士。具知道履綏和、毅然以興起斯文爲任、敬慰敬慰。萬鹿園毘陵逢羅狀元詩、見玩鹿亭稿。清江病裏逢君別、服藥閒居已四年。一念相期今尚爾、此心那得復安然。江雲漠漠頻依望、山月輝輝獨不眠。何意扁舟千里至、一宵清話失前緣。萬履菴同羅念菴太史游張公洞詩、面面平岡暗綠篙、花飛無處祇迷岸。偶逢丹穴千峯出、一上瑶臺萬景新。奇象懸崖如欲動、層巒奪目怳非眞。攀緣幸遇蓬瀛客、世外雲山自悵人。又履菴宿善權寺贈鹿園註老子解詩云、往來經月不言姓、何處山僧尚識君。世味總看如逝水、簪纓差可

比浮雲。行披禪衲聊同住、坐向仙巖若可羣。何幸關門瞻道氣、求書應得五千文。羅念菴訪唐荊川詩、千里相尋到草堂、蕭然隱几一庚桑。心緣忘物幾無懼、道在憂時苦自強。機發定如穿伏虎、書多會不畏亡羊。別來鄙吝今如失、可是君身舊姓黃。書永慶寺壁次荊川詩、城陰背流水、遶樹夕含風。避客溪橋外、逢僧野竹中。問名無以答、齋食偶然同。更向忘歸處、方知過去空。別荊川詩懷君歲歲若相望、一月春風去處忘。臨發幾回留解囊、無言還似待傾囊。幸俱見索形骸外、恨不同生寂寞鄉。家住名岸書易寄、莫發諱姓懶題將。會荊川歸詩、不出深山今幾年、湖邊又上李膺船。芝城夜雨初憐別、巖寺松風且寄眠。自笑多歧成役役、何如一息守綿綿。歸來尚喜庭柯在、欲話相逢已嗒然。以上詩見念菴集。其則與念菴書遊

篤發次來毘陵云云、惟此次可詳考。王龍溪永慶寺次荊川韻詩、行歌郊外寺、亦復舞雩風。墟里浮烟合、閒房夕照中。生涯隨地足、吾道與人同。試問維摩氏、應知法本空。又鹿園山中酬唐太史見訪詩、山齋寂寞臘初深、披衲朝朝聞梵音。我已出家惟帶髮、君來連榻與同心。天涯避地因多病、幻跡隨緣即故林。明月滿庭殘雪在、那堪孤棹返山陰。

周七泉名子恭、字欽之、少與念菴同師李谷平。歲貢、卒業太學。辛丑授湖廣永州府通判、居五年、擢德安府同知。荊川集有與周七泉通判書。鹿園即萬民望表之別號也。少慕諸葛武侯為人、書寧靜澹泊四字於座。通經術、熟先朝典故。年十七襲寧波衛指揮僉事、登正德庚辰武會試、授都指揮僉事、督漕運。嘗隱姓名、作雲遊道人。歲除之。宜興、善權寺僧方一擧往或會、拒不納、不得已處之臨室。鹿園藉草為牀、與僕拾薪煮粥以給。後詢知為鹿園、惶懼乞哀、鹿園笑曰、不足異也。乃更為募緣、開荊禪室、仍令坐禪誦經。寺僧化之、皆戒殺、崇禮禪教。鹿園久處善權、乘興著感遇、述懷諸詩。龍溪、荊川過訪、出所作、荊川曰、諸作皆絕去言詮、坐證玄理、深得蘇州三昧。鹿園如京師、大洲訪之郊外、與之談禪、議論鋒穎、鹿園唯唯不答。大洲大喜、歸語人曰、今日降却萬鹿園。

睦平泉問而笑曰、此是毫國降卸大洲、何言大洲降卸毫國也。或甫玄宗毫國還、黃日、毫國名爲旅禪、實未得

理、是假和尚。毫國曰、請玄名爲昌宗、實未見性、是寮秀才。滔其大老。青梨州三、主國之學、多得之龍溪、念菴、緒

山、荆川、而究毫於禪、一笑一默、無非禪覺。如此。荊川集有自萬毫國宿工文菴（宣其哉北十餘里）。次韻、有贈詩。

言淚水名九川、亨推資、詩川人、初號竹亭。正德甲戌進士、請告入度、詞王湯其還設太常博士。武宗欲南巡、明

水與舒芬、夏良勝、萬潮連疏諫止、午門荷校五日、杖五十、除名。嘉靖初復言、遷壹評郡中、爲羣小所陷、下詔獄

捞旅、請鎮海衛。已還恩韶復官致仕、周流講學名山（。詳見學案）。呂沃洲名光洵、字信卿、新昌人。邑有沃洲山、因

以爲號。嘉靖三長、進士、初仕崇安令、旋丁內艱、服関、補令深易。入雅浙之流靖從祀萍直陳獻章。巡按蘇松常

鎮等府、蘇。松苦水災、沃洲爲總屬有去。又奏免旱租六十餘萬劉改海寇大洋中。復命京師、與仇鸞爭馬市不

可一日章十三上、上寬奏執爲動色。遷光祿少卿。丁外謂、之老其廬。起請太僕大理二卿、從尹應天。其卿大理

時道卒以說市殺戶侍、晉沃洲右部御史、領節事、卒、用艱、貼。遣改北主侍、晉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弱辦玉往

燕鎮南。諸叛首以次剿平、惟武定鳳還祖倚川貴爲三資、永、數萬、地方千餘里、數李諸蠻攻城郭殺憲臣、然尊

由沐氏世兵符、爲故左且。沃洲表其由。乞符得自調、率動暫領川貴諸兵道將討用是哉憂敗走、復首於川無

地千餘里、前甲歸曩奇十萬戶、南中自是恐平。林氏前、斯其族、沃洲古是致詩、積賜南工部尚書以歸。後爲定

諸大臣九疏、定月講、不逵。新著。有詩易、元史正要、諸山豈蔡、三邊義錄、音書畫詩錄、所藍告祀、名言參考、所

江皆志、碧冥、寄志、奇言蔡志及張元、林撰傳考、崇川集。有章邃人傳、所譚、蒙人夫芝山言者、名世旻字中選、長

子先陶、郎沃洲文、光寶、先光、巡先、籠父子元弟皆以書學。賢光龍章、魏人聖寺、贊董、魏人幸、芝山君續娶所生者。

荊川有與呂沃洲論學書、與呂沃洲遂論家書。是歲之會、沃洲方爲應天巡按也。沃洲入仕四十餘年、不

婁講學、宗三文、石真諸山、龍溪、荊川、切劘、而其討要東叔、爽太其遠。新明文及明陽學案皆無傳、特抵捷

其事略附右。

答歐陽南野書。

書云、不獲奉教七年於茲、齒髮漸衰、頑疎如故、豈惟自負素心、且亦負海內知己之教、是懼。奈何。念菴兄來、獲奉手書、深爲慰幸。中間所論慈湖之學、反求諸心、受病處與得力處。夫能自知受病與得力處、而後能知古人受病與得力處。僕于學一未有得力、亦未能真知病處、而藥之也、其何以尚論古人哉。蓋嘗因慈湖之學、反求

諸心、而卒未得其要領。慈湖之學、以無意爲宗。竊以學者能自悟本心、則意念往來、如雲物相盪於太虛、不惟不足爲太虛之障、而其往來相盪乃卽太虛之本體也。何病於意、而欲掃除之。苟未悟本心、則其無意者乃卽所以爲意也。心本活物、在人默自體認處何如、不然則得力處卽受病處矣。幸教之。邇來志學之士往往以知解爲坐證、以意見爲實際、則所謂未得其力而受其病者也。潛修精粹、獨登道岸、不假言說、默轉儉風、非先生其誰望哉。此書載嘉靖六年刻本荆川集、萬曆以後本荆川集無。

附歐陽南野與荆川書、往歲兩奉書問、不知達未。此兩書亦不見南野集。憶南都領教、嘗談及慈湖先生之學、兄直謂曉解不得。某嘗聞諸師友、慈湖有受病處、亦有得力處、想比來精思妙詣、得其所謂受病者何如、與得力者何如、

辛不惜違示。近日友朋中有謂古今學術與我相牴牾大疑難處、須教訂一番。彼已端緒必見、庶不至於自用。某嘗以其言謂然、兄謂如何。

秋七月、視萬古齋先生疾。萬履菴先考古齋貪行略、卒之前十日、氣弱如不能言。越三日、荊川先生來問疾、先考已覺先生至、即聚精神、戴巾拔而坐。見先生、則曰、吾第言俱已氣竭。先生曰、須靜養之。先考曰、正謂平素不能善養。遂三四言、精神渙散。先生出、握其手送之。越七日而逝。是為七月二十日也。

章邱李中麓初與公及羅念菴約為天台雁宕之遊、會喪內、遂不果來。據殷士儋撰中麓墓誌銘、中麓以太常卿罷歸、至是六歲矣。約游不果、嘆曰、會心處不必在遠、吾直樂居而川觀耳。乃闢亭館、招致四方賓客、時時以其抑鬱不平之狀發之於詩、尤好為金元樂府、不經思索、頃刻千餘言。酒酣、與賓客倚歌相和、怡然樂也。以是長篇短調名徧海內。

自癸卯至是歲連年旱蝗、穀米翔貴、民咀草根。公有與李龍岡邑令書、見荊川集丐其遵古事、奏請折兌糧漕、以濟民食。李故才高氣銳、勇於任事、為奏記撫按、請諸朝報可、得免

米若干萬石。東南諸邑皆然、振活甚衆。

與袁剡溪推府書、論書徐醫占恆扁額。袁名士廉、字子憲、嵊縣人、進士。是年來爲吾郡推官。問政於薛方山、告之曰、或峻法懲惡、愚者或謀入焉、詳刑平反、發究或以律出、司理所以難也。鑑空衡平、不主先入、不惑左右、不吏之以情、法度有當乎。袁領其言、政頗有聞。據邑志職官表及名宦傳。考方山鑑空衡平、不主先入數語、已進于道、異乎掌察時矣。

是歲、曾銑以山西巡撫晉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上平套八議、以書問於公、公答之書。與曾石塘三書、並見荊川集。周約菴卒、年七十四。以戶部尚書致仕歸、卒贈太子太保、諡襄敏。公爲之傳。有與周中丞論項守書、答周約菴尚書書、答約菴中丞九日欒城道中見贈詩、並見荊川集。唐漸山卒、年四十五。荊川集有答唐漸山論倭書、蓋唐卒之前二三年也。漸山有懷道景仁唐應德二韻長詩云、玉樹金標兩少年、紫廷親侍聖人前。歸臥茲山今幾歲、著書玄室動盈箱。蘭生幽谷元同發、翼失青雲只自傷。郢曲陽春知寡和、何因重得奉朱絃。世經堂集、居言修謹、讀政口議、且令不自表見、遂抗疏乞歸。歸而疾作、竟不起、云。漸山著有蔡運堂集、四庫

詩。皇甫子安卒，年五十。江陸鈺新事。

二十六年丁未，四十一歲。

侍有懷公家居。

春，以病客荊溪，同杭子宣登龍池，有題詩二首。見荊川集。

陳山人鶴過訪。京山人名鶴，字鳴野，一字九皋，紹興山陰人。世襲紹興衞百戶，棄其官，出游，以詩名。

嘉靖間。有海樵詩二十一卷。有與荊川太史約修蘭亭舊註書、茲節錄之。稿不學、棊趾或伍閒、飛馳五載、形蹟獨齊、心亦六閑、血氣不周、病疏床、葦、手足拘攣、進退失節。逸延歡歲、漸成廢、徒官司、知其故、以爲不復可用、避容休放。鶴固野性。倘存、少得頃刻蘇緩、卽便跳梁自得、情志既舒、疾患遂罷。自此若茅於少林山中、買書三千卷、旦夕玩誦。考德於周孔、取學於顏孟、淙莊韓之難、若究馬班之文辭、以詩哉爲陶性、以事寓爲遠情。專力三年、蔑無寸取、是以興明膏蔽、而亦窮所寡見所致也。茲乃捞衣西渡、歷覽周遊、乎吳楚之故墟、訪齊晉之遺蹟、務弦歌於東魯、觀兵仗於花燕中、尋泰岳、南岱衡山、廣泛洞庭之舟、曲引武夷之杖。於是賢哀姿憂、通人節交、石室之徒、立門而同道、竹林之士舉車以贈言。凡入於耳者則得之於心、遇於目者則感之於思、乃自壽文賦詩、隨東漢之妻謂黔南齊之扶舒。始知昔之所學、皆觀天井中、未能識星漢之文。今若鶴雲駿爲翔於雲漢之上、窮太陽之窩、豈不快哉。昔嘗入見陵城

郭依然、宗族是歲。荆川。集贈山陰陳千戶臥病毘陵題下註、陳故毘陵人、與（此合）千里孤縣、拔爲出節。既乃探風俗、問人物、則知有足下。然足下之才、固李何之同疆、其所著作、實鄭孫之逆謦。求其承聲合調、一口同心之侶、則惟王道思、陳約之三四君子而已。初振雄麗、近就平雅、諫惡必抽其性元、養情必引其道本。題物比、贈人以興、鮮意外之蘊辭、無語中之方君、說爲片言萬乘、一字千金者也。文運既選、豪棄應聲而起、百有餘人、皆能承六藝之旨、華一家之言。但務廣言詞、遠其玄、建俗音詞忘其意、擇精者則陷於後、取音者詞近於徵。然四者皆遠焉（下節）又海權過荆川太史隱居詩云、惟君愛嘉遯、結屋向江村。建月長隨棹、殘潮自到門。心無時事累、家有古風存。已得川中樂、都忘河上言。考海樵爲詔與某太守重修蘭亭序（見明文海）鋤昔以徵之毘陵唐荆川太史、不應也。蓋荆川公感嘆時事、方爲經濟有用之學、未追晉賢之清談且流也。

遊武夷、會王遵巖、洪芳洲於山中。遵巖與江午坡書云、比得唐荆川書、蓋與洪芳洲有武夷之約、期仕會之漫亭雲谷之間、云與午坡在江西別已十年。又與萬履菴書、頃侍荆川於武夷山中云云。考遵巖爲江西參議在嘉靖十七年、以與午坡別已十年之語計之、知荆川公遊武夷在是年也。董天工武夷山志云、湛若水、鄒守益、吉頊之曾來遊。又王侍劍建羣賢祠記云、明王文成、羅文毅、羅文恭、湛文簡、鄒文莊、唐襄文、李見羅、董見龍、王思賢、宗方巖、徐天目、萬祀善、諸公皆有祠久廖者、茲共爲一祠、名曰羣賢、庶廖者以與總者得續、而後

之考德爲世者、亦有所發法異起矣。鼎元又考福建通志、洪朝選傳、嘉靖辛丑舉進士、除南京戶部主事、權稅杭州、督京倉諸。引疾客常州、曾舍與唐順之遊一年而歸。復與王愼中講學爲文。二十八年、起補南京稽勳主事云云。則芳洲之與公遊、正在近年中也。中麓遊藏洞記云、罷官後屢約江午坡、羅念菴、呂江峯、熊南沙、唐荊川、王遵巖諸相知同游之荊之武當、閩之武夷、江右之匡廬、浙東之天台鴈宕、川巴之峨嵋劍閣。予以懶病不果往、羅、唐、熊、王四子雖未盡遊、然已如約矣。每有書來矜茲、且蒙訊彈、予惟歎羨之已耳。

六月、仲弟正之配王孺人卒、尚書文肅公偁曾孫女也。公誌墓。見荊川集。又王遵巖寄弟道原書云、李中麓喪內、山東兩司遂傳中麓凶問。前日唐荊川弟喪歸、而傳者遂以爲荊川有故。我今有內憂、安知海內言者不以我爲已死耶。傳死不真、有何害、但虛憂海內一二知己、亦可怪也。

項還之與公書。

書云、自離雲間以來、竊念平生以心爲學、而反至於病心、故於知己殊覺赧悚。然病在不能任事、而疑諸下之不檢、恐名節之有傷、非病於貪淫無恥也。故兄與張滄

江及巽峯乃弟來，音問俱不至斷絶。病中曾差人乞休，半途遇陞官而中止。抵家病痊，家父又強之復舊物，而未能已。今舊物已將復過半，回視吾兄，猶昂然如巨舟之在壑，不見半夜有力者負之而去也。顧予褊心之人，那忍以虛舟而橫溟渤，直欲任此風波之險哉。繼自今，兄當尋我於永嘉九曲之圖，九山之中無疑也。相愛在明德，相望路漫漫。考甌東錄，遷之在丙午夏四月由閩廣按察副使謫閩福寧同知。是歲五月十八日，復陞雲間別駕。又項遊武夷山紀事云，嘉靖丁未季春之吉，由雲間別駕陞閩臬憲僉，奉勅督理屯田，兼管水利。六月，陞廣東參議。八月，陞任。遷之己丑會試第二，由郎署出守蘇、盧、河間三郡。歷閩、廣、福建藩臬，終廣東參政。仕宦二十餘年，所至多善政。平居未嘗一日廢書，研窮理奧，有所獨得，輒劄記以自箴。爲文不事險棘靡麗，著有甌東文錄、政錄、餘錄、溫州府志。

七月，倭寇起浙閩，朝廷改南贛巡撫都御史朱紈號秋厓，蘇州人。於浙江，兼提督福建漳泉建寧五府軍務以禦倭。

徐階佐吏部、考京山、崖林陝、二十三年任吏台、二十四年轉左。年折節延見庶僚、見必深坐咨邊腹要害吏治民瘼、皆喜得徐公意。願爲用。尚書熊浹、唐龍、周用皆重徐公。徐公數署部事、所引用宋景、張岳、王道、歐陽德、范鏓皆長者。海內甚稱之。公因與徐公書、此書不見荊川集。見徐公答書。

書云、朋友道喪、以諂諛爲愛。僕所以數欲得兄書者、冀聞過耳。非敢疑兄疎我也。去歲所寄華翰、兩月前已到、承教義理甚大、然爲之却難。每讀狄梁公傳、未嘗不慕其爲人。及觀宋儒所以議龜山者、又未嘗不悚然汗下、懼磨涅之難試也。奈何奈何。鹿園兄舊嘗聞之、而未及識、茲與講論、果見所養。惜猶未有權力可以究其作爲。大抵近日格例太繁、既使人難於展布、而忌才害正、復以成習、尤使人躊躇不住。今所恃者、獨天佑國家、庶幾

陰護一一善類於冥冥之中、不至墮坑落穽耳。方山聞之憂歸、果然否。會間、幸道意。考少湖爲方山父竹泉公墓誌著云、方山以考察庭察謫判建昌、召爲刑部員外。丁未七月一日、丁母吳安人憂、未終、遭丁父憂。又考方山答華翁會問刑部員外之召、謫待補至、即丁繼母憂歸。

歐陽南野自京師與公書。

書云、自入京、益覺善與人同之難。平居所與游處、志同氣合、相敬相愛、自謂有根心生色之實、至遇齟齬拂逆、未免憎嫌。又自以爲好善惡惡之本心、而不知黨同伐異、是己非人、固已潛滋暗長。乃知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真大舜之所以爲大。然非有不善未嘗不知之、知之未嘗復行者、亦未易深造乎此也。見南野文集。是時南野召爲太常卿、掌祭酒。尋遷在京師、與少湖南野等設壇講學、會者千人。南野此書云云、蓋歎氣類雖廣、而金石之交、稀爲難得也。



十一月二十四日、公妹夫王堯衢卒官、官翰林、以是歲入都病假。年三十八。

堯衢、明史傳文苑。著有具茨集、四庫全書著錄。陳田明詩紀事云、懋中入翰林、故事館師課之而已。嘉靖乙未、永陵臨軒試之、選三十人、懋中第一。懋中爲唐荊川妹婿、文學歐陽、詩學中唐。年三十八卒、同時名輩哀悼之。王槐野作傳、張龍湖唐荊川作誌銘、尹洞山作辭、王子哀文。按荊川公撰墓誌銘云、君姓王氏、諱立道、字懋中、號堯衢、常之無錫人。其自少勤業、誦君有節、雖精力、與獨居不夜觀、卒逮熹而作、逮獨而輟。在翰林亦然。既病、則不日輟書。其學強記、尤往意國家故事、自金匱之藏、野史稗官之錄、莫不勤苦購借、長篋短篇、曰、吾史氏也。其爲詩文能於平雅中出奇險語。爲人狷潔方簡、其在翰林、於諸閣老未嘗有屏人之謂。其家居、於郡縣、未嘗有邑子之託。其京師士人往往移交遊、走馬飛刺、君獨閉門如家居時。其鄉曲貴人或疲禦漁獵、君獨泊然斂飭、如秀才時。君自嘉靖甲午舉於鄉、乙未舉進士、選爲庶吉士。二年授編修、某年謝病家居、已而赴官、復謝病。兩年間病羸、疾既愈矣、至京師又病羸、遂卒。君雖強學博記、而善自韜藏。雖交遊亦鮮、[1]其燕居所讀書、或叩以故事、君莊服不一泄、以士人多束書遊談、而君恐以已故形顯其短。爲人以狷潔中有鋒鍔、而持以不露、小心慎畏、世事利害、人情短長、羣居中禁不語。及無意中或語及之、則輒悔。其與己合意者、雖心喜之、未嘗有翕翕之態、而不合意者、雖心疎之、未嘗有蹐蹐之色。嘗曰、吾非好奕也、在羣居中可以寡言省尤、故昔人以奕爲坐隱、信然。其小心謹慎若此、是以人一口譽君。其卒也、人人莫不

惜之。是文見具其集附錄、不見、荊川集、故錄之。又有讀公有說。讀詩云、經論程整正、最最、最是令人感慨罪。留得文章千載事、獨擇宗孝一生心。讀賢念女不壽悲、泉宿寒聲山鼓眉。爲向舌光傳一論、鍾情而父轉衰遲。亦見具其集附錄。

大內火、大高玄殿災、帝禱於露臺、聞火光中有呼楊爵、劉魁、周怡忠臣者三、遂出三人於獄、釋之歸。

十二月、倭犯寧波、大肆殺掠。

是歲、羅念菴闢石蓮洞于廬舍之北、自是常止修其中。熊叔易辭吳興郡判歸。顧崇哲撰熊過傳、二十三年選吳興判、二十六年去官歸。又叔易與趙叢書、荊川至書上相訣、議三二君爲作、別於山間云云。自是叔易承寄出家、以著書丹術自遣、所著有易象旨決錄、春秋明志錄等書。羅整菴先生卒、年八十三、謚曰文莊。施武陵漸爲海鹽縣丞。考海鹽縣志秩官表、廿六年任、廿九年卸。公有答施武陵書、論方田。又撰送邑侯李龍岡擢戶部主事序。並見荊川集。楊仲芳繼盛、號椒山。王元美世貞號鳳洲、又號弇州。並成進士。公弟子吳峻伯

同考會試、張居正出其房。

二十七年戊申、四十二歲。

侍有懷公家居。

二月、爲河壖掩骨記、自嘉靖甲辰乙巳間歲大旱、道殣充斥。公不忍其暴露、與弟正之、諸生滔醵金收瘞其骨於天甯寺後、爲文以誌。後萬曆二十二年、僧道綵復建塔院、爲井三以瘞枯骨、請公子鶴徵記其事。

三月、帝殺總督陝西三邊侍郎曾銑。十月、并殺前華蓋殿大學士夏言、以曾銑議復河套、嚴嵩搆之故也。復套之議起、夏桂洲力贊之、欲倚以立不世功。宣大總督翁東崖萬達則極言其不可。曾石塘曾以疏稿及邊圖寄荊川公山中、公答書謂、自古舉大事者、其初每若落落難合、及其成功、往往如取諸寄。自吾丈始爲復套之議、士大夫多以爲時勢之非便、蓋不惟北虜未遁之前爲尤難、而山澤鄙人之見、亦不能無慮於此云云。又勸曾內料國家財力之盈縮、兵馬之虛實、外料虜人部落之離合、敵勢之瑕堅、不徒爲犂庭掃穴一時快意之功、而必爲以全取勝、使戎馬既不敢渡河、而中國財力亦不因之困憊。既弭近患、又無遺憂。蓋公未目擊邊塞形勢、不敢贊、亦不敢阻。果能君臣一心、百折不

而以甚之、奉宗必不可復。通盤籌方定、帝忽中變、而夏亦不敢力任、遂使汪黃乘隙得肆其奸。然兵甲未動、成敗未見、而一相一將身膺斧鉞、豈不甚哉、豈不甚哉。薛方山當兵、廷優、德擊主宗壁遂爲則忍渙之賢者、余讀至(子後)屬端肅(文升)之外、必以爲文襄(一清)爲首、近日則曾銑可惜。若遇三月不罷、河套可復矣。(見方山紀述)讀此則嚴嵩之殺曾子銑、何異秦檜之殺岳鵬舉乎。吾于此而嘆朱明之無福也。

王樗庵與公書。

書云、別兄數年矣、僅兩候問、繼此聲跡寂寂、若秦越然。所自諒者、心神契慕、寤寐如覿、有非離邀所能間耳。邇來想道履萬福、靜中所養當益宏遠、不知與往年都下所論說稍有異同否。樗局局塵鞅、跡與心違、每思芒鞋布韈、從兄於青山白水間、不覺志氣灑灑、兩腋風生也。去秋謝事回、得遂麋鹿之性、長鳴豐草、即圖買舟晉訪、一寫積悰。酬應紛沓、遂爾稽遲、尚謂此會不出旬月間、雖徐徐、終有冀也。不意近得邸報、知二一怨俱秉政樞、恐

摘其不赴給由之故，橫加之罪，爲老母憂。典衣治裝，匍匐北上，支離拂鬱之懷，不能無我生不辰之嘆也。復仕後歸疏一上，則爲斂裝宵逝計矣。冗中布此，奉詒起居，晤教當以明春爲期耳。餘惟千萬爲道自重。至懇至懇。譽庵名漽、字藝孟、嘉靖十四年進士、仕給事中、遷山東武定兵備僉事。以前劾嚴嵩、是行竟爲所中、以赴部論一疏罷職。譽庵在臺嘗劾罷方面三十九人、直聲甚著。傳名臣、金壇志。

六月，朝廷贈前大學士楊一清太保，謚文襄。羅念菴爲祭文曰、憶嘗道曲阿訪毘陵唐應德氏、論公平生。唐謂某曰、世以多欲病公、亦孰知其廉介者。某曰、何。曰、聞有故人餽寶珠一斗、受之、客既退、分勞左右、役之地、頃刻立盡。而門生有以貧歸者、發橐助給、率數十百金爲常。夫爲天下用財而不以私蓄、即比一介不取可也、非廉介乎。陳眉公見聞錄云、羅文恭述楊文襄一清爲相時、有人餽美珠一斗者、公直受之。嗣諸邊將謁請、留侍左右詢邊事、公隨出所受珠分勞之、投之地、頃刻立盡。門生有貧歸者、發橐助給、率數十百金以爲常。蓋以天下財爲天下用、而不爲私蓄、即比于一介不取可也。近楊太宰述徐文貞爲相時、亦嘗捐千金爲一邊將紓禍、意亦若此。眉公所記羅文恭述云云、即念菴祭文中語也、而說加美矣。楊太宰謂楊虞坡博。

秋七月雷雨後、與褚生遊陳渡、浩然有會、有秦風蒹葭二章書後。

鼎元考秦風蒹葭書後已採入康熙御纂詩經傳說。公有讀書處在南郭五里、陳渡橋之左、曰陳渡草堂。荊川集有題陳渡莊詩。謝應芝襄文讀書處記曰、吾州西南數里有墅、爲明唐襄文讀書處、方今步五畝、面南、疊石當門、中高如人立又半。清溪一曲、樓觀皆抱焉。東北閣一楹、鄒衣白書曰瀨雲閣。其西樓五楹、曰五言樓、襄文讀書樓也。又西室五楹、曰春池館。又西繞北臨溪榭三楹、西壁有石刻、係文介書、曰荊川先生讀書處。石舊在五言樓東壁、後移置焉。直北爲齋六楹、又繞而東爲庖湢十餘楹。獨五言樓猶襄文古跡。庭西梨樹一、數百年老幹虬曲。面樓英樹一、大可兩人合抱、紫藤盤繞樹上、垂於溪。相傳皆襄文手植。園之左數百步、襄文之墓在焉、石人翁仲直立天際、陰雨望之森然。趙甌北翼陳渡草堂詩、前賢遺墅綠湯膏、水木清華遠市囂。並世文章無北地、當年聲望此東山。或名難免求全毀、晚節終看歷試艱。猶有城南讀書處、畫圖一幅好荊關。高名海內共知聞、却向林間臥白雲。七子敢聯吟社侶、入編直接選樓文。談兵雄劍消磨內、講易靈程叩夜分。古詩兼人三不朽、景公精力一生勤。武陽邑志、道光間武進支沈某工心計、隸得是圖、有諸沈者令易文介石刻爲沈某讀書處。某夕夢古衣冠者數之曰、何物老吏、敢污吾壁。以象簡擊之。某亟還其舊、旋卒。兵後樓榭悉毀、惟石刻僅存。鼎元考諸記載、閱今皆廢、惟襄文公手植英樹、古藤、文介公所書碑尚存。英樹復空可藏人、藤根大徑尺、而梨則亡矣。瀨雲閣者、襄文公友孫守量、丁明

鼎革、其元亮之節、與兄守昭隱處里巷、自號嬾雲、並以名其閣者也。是園清初屬陶氏、易謝氏、既復屬陶氏、復歸於沈氏、今由唐裔會同地方人士集資修復之。鼎元別撰有蒓渡草堂志略。

冬十一月、孺人莊氏卒、年四十一歲。公誌墓云、孺人有淑德、始嫁見於舅姑、舅曰、所囑婦者無他、第閨外不聞婦聲足矣。自是有懷公往來閨外、不識孺人聲、每嘆以爲能。封十五六年、未嘗爲置一翠冠。全文見荊川集。又中麓悼內同情集序、云、荊川嘗致書於予、首言喪內之情、吾三人同之。蓋兩年之間、荊川、遵巖及予俱喪內也。與中麓書亦見荊川集。

與張西磐尚書書、爲撰大觀草堂記。並見荊川集。西磐名潤、字汝霖、山西臨汾人。弘治壬戌進士、嘉靖二十四年任南京吏部尚書、二十六年致仕。明史無傳。見弇山堂別集南吏部表、山西通志。張潤、王與齡、韓文、陶琰稱平陽四賢。通俊谷集亦有大觀亭記爲西磐作。

是歲春、劉南坦翁與唐一菴等於湖州爲峴山吳興縣南。第八會。夏五月、羅念菴、王龍溪等會於匡廬。秋、又會於龍虎山、題名沖玄觀。詳見念菴撰夏遊記。而公則獨與二三子扁

舟遊於陳渡白蕩之間。春間、念菴有答戚南玄書、弟自毘陵歸、路經少明云云。祀錄年譜見。

二十八年己酉、四十三歲。

侍有懷公家居。

聶豹字文蔚、號雙江。平陽獄事白、詳文蔚傳。釋歸、渡江訪公、不遇。雙江集。荊川司直不遇有寄詩云、登堂如入無人境、宿遍臺霧安不聞。述世未應人獨往、懶君空有足生雲。重瞳本是陶論伴、宣父何曾爲獸羣。自言逐三元不遇、十年饑渴向詩云。考、雙江以正月得釋、寒食渡江、而明代之至江西者多取道浙江、吾毘陵乃其往來衢道也。司直乃司諫之誤。

三月乙酉、皇太子行冠禮。越二日薨、謚曰莊。

四月、浙閩巡視大臣朱紈以扼於權要、不得行其志、仰藥死。紈清強峭直、勇於任事、欲爲國家杜亂源、乃爲勢家搆陷、朝野太息。自紈死、罷巡視大臣不設、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浙中衞所四十一、戰船四百三十九、尺籍盡耗。紈

招福清捕盜船四十餘、分布海道、在台州海門衞者十有四、爲黃巖外障。副使丁湛盡散遣之、撤備弛禁。未幾海寇大作、荼毒中外者十餘年。據明紀　公有與魏立峯憲司論呂提舉書、見荊川集。中有秋厓公云云、卽朱公巡視閩浙時也。立峯名一恭、字道莊、莆田人、己丑同年進士。歷官著清節、卒、廣西左布政使御史入視、裝篋無他物、所餘俸錢送寄在庫。御史大鵬、尊之、妻始得歸。見福建通志。呂字一朋、志同、武進人、正德舉人。歷官幾二十年、家不增一椽一甍、受旌薦者十餘章、終回翔州縣。究散之秩。以番人事獲罪、邑人唐中丞力救獲免。見常州府志。

秋七月、浙江海賊復起。卽倭寇也。自秋厓督閩浙、經營二年、寇難漸平、至是復起。

八月、有送兩弟正之立之赴試詩。是月游錢塘、有題孤山林隱居、岳將軍墓、觀潮諸詩。見荊川集。

冬十月、翁東崖以父憂歸。東崖父梅齋以八月卒。

無錫諸友謀爲公刊集、代乞王遵巖爲之序。遵巖與安陽陽書云、承不遠三千餘里、特使見存、屬以文字之事、其意良厚、而詢亦甚高。自度非鄙陋所當蒙也、久留來使、意從容旬月、勉竭

思遠於文、或有可覓者。今乃若此、又悔不如早落筆、免淹使者。茲乃重費一說矣。請文厚贈、謹以奉還。僕非爲廉也、平生門戶甚寬、於辭受之際、不能爲狷、尋常交際如今人所謂接以禮者、猶多受之、況於請文之禮、固未嘗辭也。而乃介於彭暘數千里、奉老母命使之所委者乎。凡僕所謂受其請文之禮者、皆爲其父祖大事、或自名其堂室而乞記之類。僕爲之文、則爲有寵於其人之先與其身、故不可不受之、以副其誠、而不宜爲拒也。若彭暘所請序、乃有未曾南豐與今唐荊川兩先生之文、此吾黨之同願、斯文之義學、僕於此道非但有愧、又最留意。苟得聞之、欣然滿意、將爲同好致謝於彭暘。今乃以作序之故受禮、非獨無復廉得、且是都不有意氣也。幸鑒此心、肅勿訝其爲拒、又請勿譽其不敢。按安彭暘蓋即荊川集中安子介也。

有相士謂公四十六歲且死者、公作詩自笑、題云、生死亦大矣、此謂趁日力以進道者言之也。苟不進道、總是虛生、修短何辨焉。苟於道有見、處夕死可矣、然則死生詎足爲大哉。中麓撰傳、稱山田氏書恐公年不過四十、又相士有謂四十六且死者。

與雷古和提學書。見荊川集、爲續石岡孫子說頌也。古和名禮、字必進。李彥和見聞辨記云、雷古和先生諱、江右豐城人。嘉靖己酉庚戌間、視學吾浙、其所取士、文義專尚解書得肯綮、體貼聖賢口氣、徒逞浮辭勿

錄也。一時尊至明至公、鄭重生宋嘗置進二人。選四明奇、題太宰麗在朝其弟生員應發社部邑諸公力拔求置三等、先生卷不審諸號。選想高鳳、若在、殆古之世。官至工部尚書、少傅。

是歲、關西楊斛山爵卒、十月四日。十年五十七。王龍溪爲沖玄會從曾孫一麐鄉試發解、有送郭無錫知縣邦光擢南京戶部主事詩。見荊川集。按郭字元實、縣人。在任廉介、有剛斷。刊唐宋名賢策論文粹八卷。見范氏天一閣書目、李中麓藏書序。詳見著述考。洪芳洲以病痊例赴部、補南稽勳司考功司、與白野殷公、吉陽何公、初泉劉公交相砥礪、時有南部四君子之稱。芳洲成進士、授南京戶曹、出榷杭州關政、唯通商惠民是急、雖處膩毫無所染。關事竣、督放倉糧、其所規畫、繼者皆以爲法。一日自思少習舉子業、非古人學。優始仕之意、遽上疏引疾、因客毗陵僧舍、與荊川公考德問業一年而歸、復與遵巖王公講學論文。自是聞見益博、凡國家典章、經史精義、莫不充然。至是告

滿赴部云。見林士章撰芳洲墓誌。

二十九年庚戌，四十四歲。

侍有懷公家居。

春，病囊癰，出膿水四五盌。一二三月間瀕於死者三四，伏枕百餘日。有囊癰臥病作二首，公自註云：余平生無厚褥，止一褥既薄且敝，病骨覺冷硬不堪，乃從親人家借一褥襯之，平生有厚褥與重褥自今始。而余素戒肉食，病乃肉食。

有與李少卿中麓，答從曾孫一麐，答洪芳洲，答王龍溪郎中，與羅念菴修撰等書。並見荆川集。

王遵巖與公書。

書云：兄精神凝固，志氣堅卓，絕無私慾之累以害生，則身肥之效可坐而致。乃屢有病傳，吾始以爲兄道尊學成，四方求見者多，既無以辭之，而始託此以謝雜賓，故

有此傳耳。近乃知真有疾也。度兄致疾之由，只是起居飲食之間太爲奢靡，又不揀擇，故嬰此患也。兄學以孔子爲願，一部鄉黨，兄所知也，何俟吾發明。人生四十曰強，今兄雖過其四年，猶未深入衰境，從此調攝，不患不復。但願加意。每覽兄書，往往以文字爲勞神傷生之物，惜易盡之身，不欲爲此無益之好，而居起食飲之間，乃忽不加意，得無明其一而暗其一也耶。吾自多病，又於飲食起居尤不能爲節，願欲薦所見以助兄，宜其不爲所省。然不以人廢言，則區區之意，亦不爲無益於忠告。唯念之圖之。歲新矣，而我猶故，臨紙慚恧，如何可言。

又遵巖與弟道原書云，克齋書中又云，新得唐荆川手書，（此書見集）怀。云得疾頗篤，不知何說。荆川本多病，想書詞太過耳，然以此益動思相見矣。

徐少湖來書云、後峯至、知尊體已平復、甚慰。追憶往時兄最無疾病、耐勞苦、顧邇年以來、頗似不及昔、豈非四十以後光景固然耶。再至五十、其光景大約可想見。乃猶未得及此時用兄、此僕所以每喟然長嘆、而重愧於推挽之未能也。東宮册立、嘗再疏以請、第一疏去年七月九日上、第二疏今年正月二十一日上。俱留中不報。蓋父子之間、人所難言。比兄上疏時又益以甚、區區此身、進退維谷、止可與兄道、未易與他人言也。會試錄一册奉覽、又是一番人才矣。畢竟不知能有幾人爲國家宣力、臨楮悵然。

公報書、有得來書、三復感嘆、深知兄之苦心、然不待兄書、亦深知兄之苦心也。河上公之言曰、圖難者於易、爲大者於細。故勢有所不可必行、則有亟有隨、歸於委曲從宜、以成天下之務。事有所不可頓、則或迂其身、歸於

彌縫微密、以濟天下之幾。是以天下陰受其福而不見其功。此非古之所謂誠與才合者不能。而後世喜功之士與務爲名高之人、皆不足以及此也云云。是時帝惑方士言、不肯立儲、首輔分宜嵩欲借此陷徐公、徐公陽交懽之。公與徐公相知深、故相爲言之。

與念菴書、有寥寥宇宙、所望于兄者不淺。弟亦不敢自棄於吾兄教誨之外、但與吾兄不得合并、最是苦事。以僕愚見、非特僕之鹵莽、朝夕不可離兄、雖以兄之高明純粹、亦不能離我云云。公與念菴其始皆受陽明之説于龍溪、既而與龍溪皆有異同、而二公之相爲發明、相爲砥礪、益契合切至。是以公雖與龍溪常聚山中、而念念於念菴者甚深。

秋病瘥、知錫友欲爲刊集、與書華補菴、卜無錫等力止之、有云、每閒靜中得一適意形骸之外、覺此身亦是贅疣、而虛名果是羶氣。不能早自晦匿、使野人姓名尙有聞於世間、以爲此身之累、不及古之織席箍桶之流、使人不得知

其姓名。即自古文人、雖其立脚淺淺、然各有一段精神不可磨滅、開口道得幾句千古說不出話、是以能與世長久。退而自觀鄙文、只是幾句老婆舌頭話、不知前人說了幾偏、有何新得。愛我如兄如曹君、欲使不朽吾文、吾文其能不朽否耶。嘉靖末、公子鶴徵刻荊川續集云、先人本不敢以文章名家、故諸文皆不及留稿、而書柬更多散失。今據所存者梓之。倘諸老先生向曾與交先人、而書問猶有在者、不惜錄示、如海林翁、實不肖之幸也、亦諸老先生生死之交情也。鼎元讀魏莊渠集與荊川七書、答爲者三。又讀明文海、有劉嵩陽論答荊川書。又讀趙文肅公（名貞吉、號大洲）。集、有與荊川書中云、既親來教、夙謂灑然。而世傳荊川集、無與莊渠書、無與嵩陽書、無與大洲書。且荊川與華公鶴山交甚深、亦無與鶴山文字。以此推之、荊川文章遺佚者多矣。論明文者、必推王唐歸三家。荊川道思爲莫逆友。熙甫與荊川同年、吳中人、生平未曾謀面也。熙甫爲戴楚望序云、其師事泰和歐陽崇一、聶文蔚、通問安成鄒謙之、吉水羅達夫、交親毗陵唐應德、太平周順之、富平楊子修、並海內有道高名之士、自忝躋諸、以居、未敢列於當世儒者之林、以親就而求正之。又云、嘗謂孟子與荀卿同時、而終身不相遇。熙甫之以荀孟爲言、蓋亦自負甚矣。然荊川無所不學、以總事爲文、而後世以文章之名歸之、上高宰祖溯、且以爲明文第一。蓋道思熙甫猶孟起

（與益篤並罷、而荆川則擧之起罪絕、師言也。）

八月、俺答犯京師、人情洶洶。公屢欲奮身勤王、尋解嚴。（見墓誌銘。鼎元考：俺答犯邊久矣、迄未敢深入也。曾石塘死、翁東崖憂歸、虜遂逼京師。人才之係國、豈不大哉。）

劉嵩陽繪答公書（黃梨洲錄入明文海。）云、邇復聞兄憤戎馬蹂躪、數逼京師、每當士人喜爲雄談、有請纓仗鉞之志。聞者相傳、靡不壯之。且欲盡覽西北諸邊形勢、牆砦阨塞、可爲臨事屯兵結壘麾羽仗策、橫掃強敵計。（考嵩陽爲行人使韓、事竣、道出武功。時康修撰海家居、逢嵩陽縣界、漢曰、子非汝南劉聲平。執手驩甚、爲置酒鄠域中、康自起撥琵琶、嵩陽撾鼓三疊、作漁陽聲、宮羽轉激、四座盡傾。見張佳胤撰劉墓誌銘）

當寇急時、徐階（去年二月任禮部尚書、是歲加太子太保。）力薦公及聶豹、趙時春。聶公入爲兵部侍郎、趙公爲主事、（趙公以十月二十日赴召。）公不果出。（年表、庚戌虜寇闌入古北口、一夕薄都城、遠近震駭。閣相華亭徐公力薦先考及平涼、平涼起家兵部主事。鼎元考：公蓋薦而未召也。陵谷有寄公詩云、烽火未容思壯士、迷途先已笑高人。風塵天地一身老、禮樂崩淪十載新。）

欲洗甲兵開聖主、宜將期會困疲民。論心講道知何地、爲報澄江洗耳臣。是役程文德以禮部侍郎督宣武門、郊民扶攜來奔命者號擁關外、程公獨入之、免殺戮者以萬計。薛應旂以禮部郎中方山以二十五年由建昌通判量移刑部陝西司員外郎。未上、丁母吳安人憂。二十六年丁父憂。二十九年補禮部祠祭司員外郎、再陞精膳司郎中。分守皇城。時九門皆閉、煤炭俱盡、居民皇皇、遂往西直門告之嚴嵩。始開正陽門、凡被傷投生男婦入城者無算、煤炭絡繹不絶、人心稍安。是歲十月、方山陞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翁萬達奪情、起爲兵部尚書、聞警、倍道赴都。嚴嵩言其稽留、奪職歸。明紀司業趙貞吉在圍城中、獻計破賊、犯嚴嵩怒、杖謫荔波縣典史。詳見明紀。按大洲赴貶所、顏山農護之行。

是歲彭石屋卒。江午坡卒、年四十九。邱思菴卒、亦年四十九。公爲祭文。見荊川集。思菴名登、見前。年十二喪父、與弟登廬墓三年。三試禮部不第、則棄不復應試、日坐小亭、手一編、環堵蕭然、家屢空、故不肯謁選、得山東甯陽教諭、起貢居、教諸生如子弟。己酉分考應天鄉試、有

墻千金之遺之者、叱之之退。以年四十九卒、貧不能殮、兵備史某厚賻之。唐襄文願之予以墓誌、亢辭云（見道光邑志）謝祭文、二公莫逆之情、不啻莊子之交惠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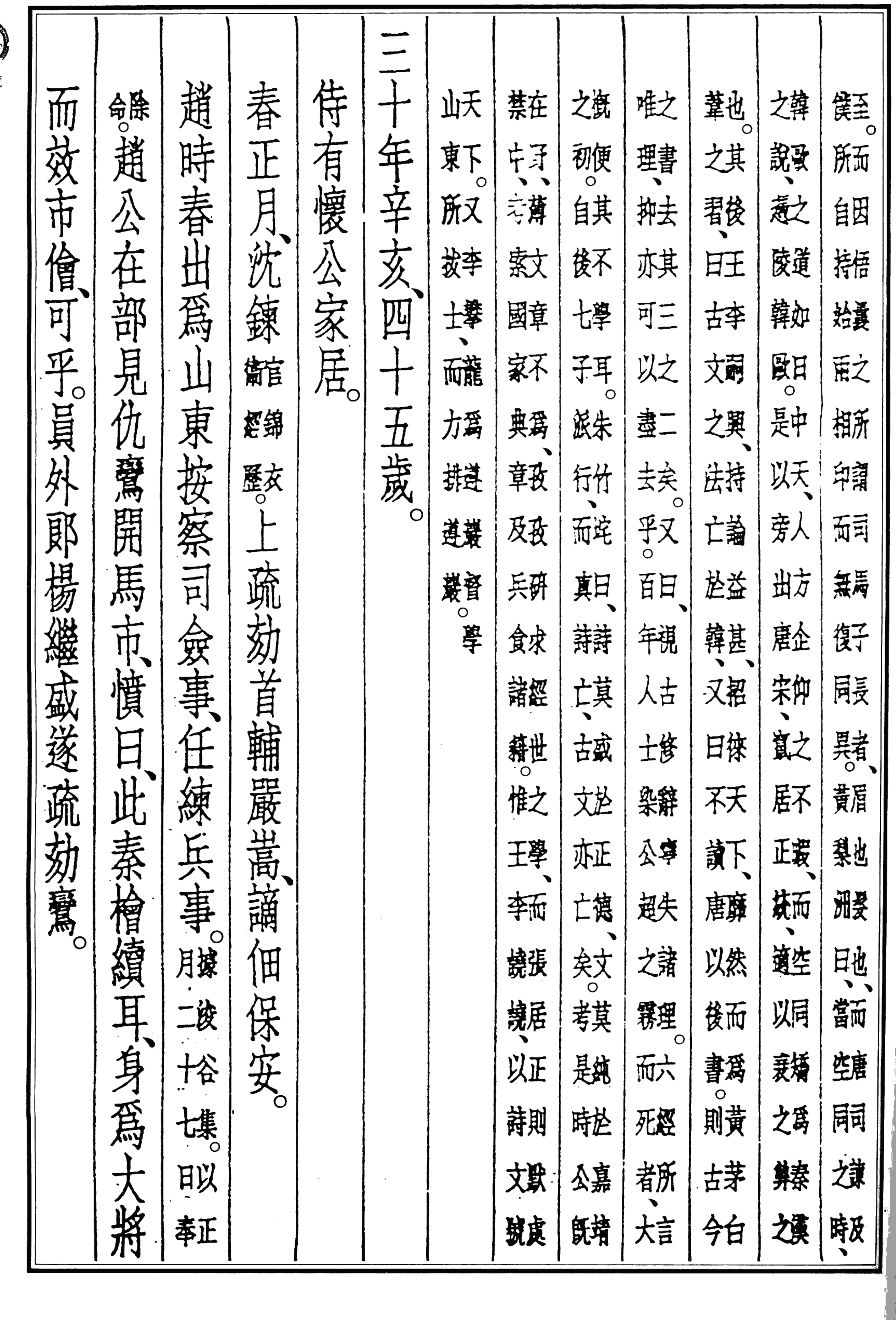
撰送郡侯郭文麓陞副使序。見荊川集。

郭名廷冕、字季文、文水人。性狷介、而平易近人、布袍蔬食、有古廉士風。嘉靖二十五年來任。

無錫顧叔時憲成生。

是時、王元美與濟南李攀龍、長興徐中行、廣陵宗臣、南海梁有譽、武昌吳國倫、南昌余亦德、銅梁張佳胤在京師結社爲詩文、復揚李何之燼、號曰後七子。詩必盛唐、膚廓以爲大文、必秦漢、鈎棘以爲古。崑山歸有光著論、詆爲妄庸。公與王遵巖闡揚唐宋八家文以糾之。公爲董中峯文集序、尤致諷焉。初、公弟子吳峻伯在郎署時、與濮州李伯承先芳、天台王新甫宗沐攻詩、皆有時名。峻伯尤爲同社推重、謂得吳生片語、如照乘也。已而進王元美於社、實弟畜之。及李攀龍出、詩名籠蓋一時、元美舍吳而歸李、峻伯愕

貽、盛氣欲奪之、不能勝、乃罷去。後元美雖置伯承、峻伯于廣五子、伯承、峻伯不受也。是時海內文學蓋有二派、前五子、後五子。續五子則推于鱗、元美執牛耳。公與遵巖等在嘉靖初號八才子。後起若蔡白石、茅鹿門、莫中江、龔芳洲等咸附麗焉、而豬公與遵巖爲岱斗。吳門四皇甫氏亦依公以爲重。吳峻伯絕元美後始終宗仰公不變。（見華豐縣志）其時蔡白石以臬副入長安、高歌其夔州諸詠、吳明卿（國倫）飄軒裹、軒聲與歌聲相上下。一時風尚相変燊如此。獨歸震川安寞荒江之濱、孤唱寡和、而後世與公及遵巖並稱焉。然公在是時薄詩文不治久矣。錢受之曰、嘉靖之末、王李諸人號七才子、八才子之名遂爲所掩。然而八子者通經史諸世務、往往爲通儒魁士、以實學有聞。以後七子方之、則遠乎其後矣。董中峯名玘、字文玉、會稽人、弘治乙丑進士、官至侍郎。陳約之妻父也。茅鹿門與蔡白石論文書曰、近代以來、學士大夫之操觚爲文章、無慮數十百家、其以雲吻霧賓、虎督鷙擭之材揚聲藝林者、亦且見踵出。然於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或在置而未及也。近獨從荊川唐司諫上下其爲、稍稍與僕意相合。僕少爲文、每謂當跌宕激射、似司馬子長、字而比之、句而億之、苟一字一句不中其纍黍之度、與遷嗚悲鳴也。唐以後若薄不足爲者、獨怪荊川疾呼曰、唐之韓猶漢之詩選、宋之歐曾二蘇猶唐之韓子、不得至其至而向經議爲也。僕聞而疑之、疑而不得、又蓄之於心而徐求之、今且三年矣。近乃取百家之文之深者、按覆之、頭且登而發且壹焉、然後徐得其所謂萬物之情、自各其



〔至。而因悟曩之所謂司馬子長者、眉也、髮也、而唐司隸及、儀所自持始兩相印而無復同異。黃黎洲曰、當空同之時、韓歐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矯爲秦漢之說、憑陵韓歐。是以旁出唐宋、寘居正統、適以衰之集之。也。其後王李嗣興、持論益甚、招天下、靡然而爲黃茅白葦之習、曰古文之法亡於韓、又曰不讀唐以後書。則古今之書、去其三之二矣。又曰、視古修辭寧失諸理。而六經所言唯理、抑亦可以盡去乎。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霧、而死者、大既便其不學耳。朱竹垞曰、詩莫盛於正德、文莫純於嘉靖之初。自後七子派行、而真詩亡、古文亦亡矣。考是時公既在予、薄文章不爲、孜孜研求經世之學、而張居正則默處禁中、究索國家典章及兵食諸籍。惟王李嶢嶢、以詩文號天下。又李攀龍爲遵巖督學山東所拔士、而力排遵巖。〕

三十年辛亥、四十五歲。

侍有懷公家居。

春正月、沈鍊〔官錦衣衛經歷〕。上疏劾首輔嚴嵩、謫佃保安。

趙時春出爲山東按察司僉事、任練兵事。〔據浚谷集。以正月二十七日奉除命。〕趙公在部見仇鸞開馬市、憤曰、此秦檜續耳、身爲大將而效市儈、可乎。員外郎楊繼盛遂疏劾鸞。

四月、台洛原卒、年五十四。徐少湖撰墓誌銘、（見世經堂集。）公爲祭文。（見荊川集。按、洛原次子啓京爲公館甥。洛原壬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改禮部員外郎、郎中。己亥改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出通判永平。踰年升南京都督府經歷、南吏部郎中。乙巳復調外、丁未通判河間府、戊申升戶部主事、改尚寶司丞。辛亥三月、升江西按察司僉事、未至任、以尚寶司丞致仕。四月二十日卒。見少湖撰墓。）

徐少湖與公書。

書云、五年不得書、忽奉華簡、（即指去歲答書。）爲榮爲重。不肖近來所大苦頗具徐推官書中、生年四十九、鬢髮皤然盡白。兄試念此以爲情況何如也。此中朋友甚少、大概十數年來有意思者皆已摧折、只存得一味慎默無識見之人、便爲高品。此外皆貪佞讒險之徒、共相與結納交搆。坑塹滿前、使人一毫展布不得、蓋其積已非一日之故矣。浚谷兄入朝、其初或詆爲疏狂、或笑爲古拙、至其後則遂指爲邪黨而思甘心焉。故不得已、姑出之於外、

至若用之領兵、置之山東、則竊有深意委曲而處焉者也。近山東兵精健冠諸軍、士大夫方相與服浚谷之才、而忌者又謂此兵驕橫無紀律、流言喧騰、至形章奏。嗟乎、士居今世、其欲有爲也、豈不信難哉。去歲銳意欲屈兄出山、後乃未果、蓋深有所懲也。趙道長具述兄隱憂之詳、不省亦爲言、憂有出兄所云之外者、計渠能口道。臨楮瞻遡不一。指浚谷爲邪黨而思甘心、詳見後趙黨本末。

公亦有答浚谷書云、近舍親萬禮部即萬思節。寄兄書、知兄慷慨許國之志。又云、聞兄僉憲山東、以操練民兵爲事。青齊勁卒、教之以有勇知方、以備一切不虞之變、自是兄所素長云云。全文見荊川集。

會羅念菴於康郎山。參考胡正甫爲羅念菴行狀及王龍谿集。康郎山在江西餘干縣西北八十里、鄱陽湖中、一名康郎山。

胡正甫爲羅念菴行狀云、先生自匡廬會後數年簡出、久之、出晤荆川於宸郎山、訪周訥谿恰於九峯菴。王龍溪答念菴書云、再領吾兄至日所惠書、始知冲玄爽約之因。冲玄歲會三縣人、在己酉冲我。又云、荆川數時來於此件事甚著緊、一切伎倆、儘覺灰心、欲與兄對證之願、亦甚切當。以兄所得語之、亦一快也。又考龍溪有秋杪偕荆川過歙合登齋峯追惟往跡有懷蔡可泉短述見志七律一首、意即荆川赴會、念菴、龍溪送之而作也。明時吾黨至江西多不由大江、至杭州、泝浙江而上。

冬、周訥谿從王龍溪來訪。據訥谿年譜。

訥溪與公書云、書作、適龍溪先生過舍、語以吾丈不輕作墓誌、此義誠有道者所慎、不欲汎汎爲諛墓文。此事亦嘗與斛山議以爲然、若自真知實行、可傳想亦不必果以自限。先生心行昭昭、寰宇識與不識、罔不信如著

龜。今之講學君子言人人殊、有定見者自信不惑、亦或考人之行而疑其言。然神無方、易無體、有所不爲者固高於無所不爲。若擬之無可無不可、又難以同日語。無可無不可地位、不可輕擬。要之、發端知幾、不越惟義所在、精義之至、不雜于非義之義、是即無可無不可之家法。究其極、非敢妄想、研其幾、不可自分難易、遂成異論、高明廣大、安有兩端。海內高賢疑信未一、惟吾丈造詣入室、人皆深信無疑。若發明昭顯、不假言說、真如四時之行、百物之生也。不識以爲何如。又與王湛泉書云、天之阨我、如不我克、古今同患。尙賴數年前與東廓、龍溪二師及念菴、荊川諸君子遊、竊聞緒談、聊以自儒也。（是歲翁溪又過溧陽訪史恭甫、唐菴至日、在陽羨山中玉潭仙院同祝聖壽。）

熊南沙與公書。

書云、別久、乏良便奉候。歸來長兒目眚、至今未愈、兼老毋年至八十、不敢違出庚戌之約、遂成虛語。誠知如此、悔不爲遊塘在常州城南七里，荆川公教學處。數月請教也。閉門省愆、日惟偃仰中林、合并杳無前期、離索之感、不獨宴好之故。頃緒山龍溪自江州示書、欲尋舊盟、悠悠我心、不能奮飛耳。念菴近相會否、見此兄冬遊記、殊爲懇切。末附龍溪數語、則雖覺其自出少異、然沉着痛快。某西歸時、渠渡江爲別、竟不聞此語也。思成而夢與兄周旋者何啻百、由是可以知飛神作我、由是可以凝精作物、由是可知意外生身無人無我、無死無生。彼以得喪榮瘁言者、真可大笑也。據几獨坐、不喜把筆、時復有作、皆爲人所強。感時懷古、餘習未忘、身隱無所用文、故欲絕意茲事。於易稍有所窺、無由就正。今漫以序往、有異同、希一

言之教。此書龍溪舊常見之，今更訂殆十之五六矣。龍溪止過勿爲，此引石齋語爲教，感此兄高誼不淺。若會、幸爲過謝之。書郵劉氏者，以買事往來蘇常間，敬附此申候起居。意不知竟能達否，若得來報，此後當託渠別有呈請。燈下草草，不盡。譚書論、憲。在是數年中

蔡白石衡州，我滿北上，次姑蘇，與公書。

書云：赴守歸德時，曾一款候，不侍道範，今數年矣。臥衡陽，得聞先生行蹤，汎浙河，過玉山，抵洪都，嶽原爲仰。在先生指顧間矣，無緣承請，遡風惘然。滿吏入覲，道遵昆陵，謹此奉期請教。夫爲邦之伎倆有窮，而童冠之偕樂無盡。弟之有窮者，且自喻自媿之深矣，兄之無盡藏者，可使略見之乎。次閭闔先此相報。白石名汝楠、字子木、壬辰進士。自行人爲郎、凡十二年、轉歸德守、未三月以母憂去。起守衡州、轉四川副使、轉江西參政。丁父憂、起轉山東按察使、江西

主右布政使。晉河南巡撫、遷兵部右侍郎、改南京工侍。生正德十年十月六日，卒嘉靖四十四年七月三十日。亦荊川文學友之一也。其爲郎南都、在嘉靖二十三四年間。荊川與二書、見文集。白石明史附高叔嗣傳。

譔曆算書稿。詳見著述考。荊川集有與萬思節主事、顧箬溪中丞論曆法書。

中麓撰傳暇日精究天文、而問數學於顧箬溪、久之乃有獨得處。以古曆惟大衍爲精、被僧一行藏却金針、世徒傳其鴛鴦譜耳。郭守敬別有一法、日弧矢圜算、弧矢有横立赤黄白道變轉、最爲括法。三道之畸零可齊、而氣朔之差可定。知曆理又知曆數、此其異於儒生。知死數又知活數、此又其異於曆官。所著弧矢論、勾股測望論、真乃千古不傳之秘、而曆家作曆之本也。又補傳、自經術正學、詩文雜學之外、尤長算曆兩家、自謂得神悟、已有算法諸論刻行矣。曆則合言一行、郭守敬之説而

參之西域曆、亦自謂唐郭之後一人而已。陳眉公見聞錄云、荊川公於書無所不讀、技藝亦無不名家、尤精於算曆二家、自謂得之神悟。算法有諸論、刻之前、後集。曆法合唐一行及郭守敬之說、參之回回曆、亦自謂守敬之後、一人而已。與李撰傳略同。鼎元考公不敢以文章傳世、而於曆學則自負之甚。公六世孫尚書益功(名執玉)刊荊川集跋、有歷代神機勾股算法、回回曆批本諸書、奩帙浩繁、無力剞劂云云。又黃梨洲撰周雲淵(述學)傳、謂荊川曆學受之雲淵、而明史周述學傳、亦謂與武進唐順之論)曆。而荊川集中無與雲淵往來文字、亦無及雲淵名、豈其已佚歟。明史撰曆志、於當代論曆諸公之說多採之、又回回曆法篇云、習其術者如唐順之、陳壤、袁黃輩之所論著、又自成一家言。今為博訪專門之裔、考究其原書、以補其脫落、正其訛舛、為回回曆法云。是時尚書益功方官於朝、當已寫送史官。今曆算書積、回回曆法批本家藏者雖不獲見、於明史中求讀其書可也。顧箬溪名應祥、註見前。著有授時曆法、則復算術、弧矢算術、測圓海鏡、分類釋術等書。其自序測圓海鏡、有余自幼好習數學、晚得荊川唐太史所錄測圓海鏡一書、乃元翰林學士欒城李公治所著云云。

是歲、茅坤署府江兵備道、大破猺獞於陽朔。茅公於是歲二月由南京禮部郎中陞廣西僉事。秋七月、應督府公檟(見前)聘、會兩廣、檄茅公署府江道、且以大征一切軍興事宜屬之。茅公

謂治南粵諸夷莫善於鵰剿、莫不善於大征、何者。夷雖鵰類、其凶悍猜鷙者特十之一、百之一而已。擇其渠魁而順剿、而綏、不以及、則諸部落并案始分、人人知懼。大征則經。山、刑谷、而部新之矣。其爲功莫真於鵰剿、而莫覺於大征。走險矣。其始也兵連禍結、其終也奉新能救以殺、罪、故其爲功多覓。然當事者往往利於大征而不便鵰剿、大征之師如太山壓卵、奏捷之後寡冒爵賞、而鵰剿之法、少不利、則罪且及坐之矣。因力言大征之非計、且請便宜從事。應公許之。歸括所部署、得戍兵五千人。是歲十月、茅公身督之、分遣疾入、不終朝達破十七巢、前後生擒二百二十人、并被虜幼口凡千人以歸。是役也、軍門不遣一卒、不費一金、而所奪還民田且十餘萬畝。自正德間陳公金大征無功、府江道兵威不振、古田諸部落亘劫殺吏民、稍稍蠶食諸州縣、甚且縛陽朔令、及其猾江百戶殺之。至是陽朔里戶歸、子始知樂生、日臥帖席云。方戰日雨甚、茅公焚香禱天、願以己生二年易晴二日佑將士、故將士無不用命。（參考白華樓稿府江紀事、及王宗沐陽朔紀事序）

皇甫子循謫澧州憲副。饒湖田過謁草堂。公有詩、見荊川集。考湖田亦己丑同年、是年備兵三吳。明代進士題名碑記、一爲饒中、一爲饒思聰、不知孰爲湖田。江南通志職官表亦無載。

三十一年壬子、四十六歲。



春正月，有懷公年七十，公亭觴上壽，徐少湖、羅念菴、王遵巖並爲壽文。

少湖壽文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既舉其俊髦，委之政事，使各究其用矣；及其老也，又養之太學，至爲之袒而割牲，執醬執爵，偲偲然如子弟之事父兄。夫是以貴德尚齒之教行於朝廷，而其民亦相與習爲敬讓，不知俯仰升降之爲勞，拜稽之爲屈，以成其老老長長之俗。降及後世，所謂士大夫之賢者，既不得有爲於時，而其耆老又或受其播棄，跧踞困躓於閭閻田野之間，則其政治風俗因以大壞。予每上下古今，未嘗不喟然於斯也。今年二月十有二日，爲有懷先生唐公七十之辰。公舉正德庚午應天鄉試，知郴州，歷户部員外郎、郎中，遷永州太守，身有古子男之封地與所稱刺史之榮，而又在

郡久，有德於其民，民戴之若慈父，不可謂不用於時矣。獨其倦而歸也，未獲從三老五更以享太學之養，思古者或有憾焉。然公雖不獲養於太學，而其初度之日，鄉之群彦從其子太史君遊者，莫不奉羔酒稱壽於公之庭，其俯仰升降，稽首而再拜，莫有不樂於色，隱然古敬讓之俗。豈非聖朝學校之設所以教焉者有素，而太史君躬行孝弟，又有以先之耶？今上聰明睿知，高視遠覽，禮文之事，追復古初者多矣。惟所謂養老廷臣，莫或以爲言，故其禮未之能復。而高年粟帛酒肉之賜，猶時時見於詔令。蓋上貴德尚齒之心得於天賦如此，誠有舉三代之典以告者，上固將忻然從之。而公年始七十，其享割牲饋醑之奉，殆未可歲月計也。予叔父昔與公同領鄉薦，予又與太史君交最稔，故序以賀公。太史君博

學篤行、名聲聞四方、年未四十家食、大臣屢薦之不召、然上意將老而用之、非常情能測也。今而後公壽益高、太史公亦起佐天子、盡展其藴蓄以壽天下、予尚當爲公賀之。見世經堂集。

王遵巖壽文曰、語齒於上下之間、交有尚焉。尚其在上則曰公曰君、尚其在下曰老曰叟。當其爲君公而齒足尚、則貴有所不與。當其爲叟老而齒足尚、則雖賤而無所詘。此古道也。尚齒之儀、以祝爲文、以養爲物、皆情之所至也。然祝頌之文常施於貴、其於老而居上者在養以珍嘉可享之物。蓋其儀之伸於愛敬、各有所用、其爲加尚於齒、則貴賤一也。其祝也非弃媚而説之也、有可則而事者焉。其養也非卹而恩之也、有可憲而師者焉。故語齒於上下之間而有足尚、而德存乎其中矣。是以貴

爲之掩，而賤有所必隆也。在上下而有齒者，意其不乏於古，惟其可尚之有所存，是以詩書無得而多稱焉。尚之日君而有稱者，莫如衞武公。尚之日叟而有稱者，自華封、亥印、絳縣三數人之外，不得苟以老名也。武公之聖，固無所愧於下，然欲退而從鄉先生長老几杖安車遊宴之衎樂，而有所不能。三老之高，固無所羨於上，欲進而據公卿大夫寵數事業之崇顯，而有所不可得。齒之在於上世而有可尚者，得人之難既如彼，其於所享之宜而取數之寡又若此，某於是益有慕於唐有懷公矣。公毘陵世家，代有顯人，非有泥塗之辱。起家守信陽州，復守永州府，得千里之地而長治之。以君之政教施其境內，金錫圭璧之德加乎民，至於久而不可諼，申謝舊土，疑山湘水，襟帶之邦，歌舞其治，洋洋如也。及其解

印謝事、休於百瀆之上、遺前日之榮膴、而盡屏身外之紛華、田夫樵子相偶爲徒、雖唐堯在上、齊威爲國、曾不得一見之。行年七十而貌愉悅、聰明有加於昔。德如武公而有其所不能、高如華封麦印絳縣老人而行其所不得。行其所不得而棄之、爲其所不能而安之。人之尚公者一以爲君公、則不專於貴、一以爲叟老、則固未嘗辱於賤也。邦人子弟交欲祝且養焉、以致其敬愛、皓顛鮐背、隤然泯其上下之所處、而忘年數之不足。古之有德而齒足尚者、莫如公取數之多也。某以通家子達在下風、不得從子弟祝養之後、而特序其盛、以寓忻慕之意云。見遺巖集。鼎元考念菴壽文不見於其本集。念菴爲有懷公墓誌銘簡首云、嘉靖壬子正月十一日、毘陵有懷唐公年七十、洪先爲文以壽。大意以爲程大中、蘇老泉名位不甚著也、後世羨慕、若有不可必得者、豈非以其父子之間皆能自立、而又有以相成者耶。蓋況公與應德也云云。吾唐氏譜系下止載本人生卒年、

不載生卒月日、有譏公生月日惟見徐羅兩公文中。然徐曰二月十二日、羅曰正月十一日、當何從。是時念菴隱處山中、荆川公與諸生或乞其文以爲堂上壽、而告之日月。且所云正月十一日者、追敘在墓誌銘首、荆川公曾見之、誌銘又載之家譜中、譜公子鶴徵所纂也。苟有誤、荆川公父子必更之。荆川公雖與少湖結契不能、然在朝端、荆川公必不告之。而乞其文、而少湖蓋從明友中輾轉得之、故月日有誤。而此文少湖自載於其集中、不載於唐氏譜、故無從改也。（遵巖壽文亦不載唐氏譜）故鼎元以爲有譏公生月日、當從念菴所記。某筆記曰、羅念菴爲有譏公壽序、以荆川爲之子、而不提及。今念菴所爲壽文不可見、繹其所爲墓誌銘首所述一段、雖以程大中、蘇老泉推頌有譏公、而又自註云、蓋況公與應德也。則壽文中未提及荆川名字可知矣。今讀遵巖壽文、乃知亦絕未提荆川也。

三月、徐階以少保、去年十一月晉。太子太保、二十九年八月加。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仍掌部事。

四月、把都兒辛愛犯遼東。

倭寇浙江陷黃巖。七月、寇勢益劇、大奸汪直徐海、陳東、麻葉輩爲之主謀。海中巨盜襲倭服飾旗號、分艘掠內地、無

不大利。廷議復設巡視大臣、命山東巡撫都御史王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及福興漳泉四府、移俞大猷甯台諸郡參將。明紀

八月、咸甯侯仇鸞伏誅、傳首九邊、徐階密疏發其罪也。見明紀

爵錄趙彥谷撰逆鸞本末、庚戌歲、仇鸞復爲大同總兵官。大同自梁震後、遺陝兵通事頗多、鸞遂收用。時義者、提督時陳僕也、與太原伶侯榮咸見變虜通大同、鸞恇懼、二一變勸之厚賂虜、折矢誓不交戰。語具錦衣都督陸炳劾章。虜既過大同、遂東犯古北口、直寇安定、德勝門。同事者知其謀、遂促鸞東入衛、鸞亦度虜志滿將退、故迂道東至通州。所部通事披髮胡服、掠京南固安、臚朐河以助虜勢、揚言兵部尚書丁汝夔婿爲遼陽軍將、其

兵、肆掠也，故汝夔罹極刑。都御史王儀督鄉兵禦虜，斬獲通事首。鸞劾儀妄殺，御史助之，即王[illegible][illegible]父[illegible][illegible]也。罷儀官。遂進鸞平虜大將軍，承制斬副總兵、文官三品以下懦不戰者，人皆震慴。鸞率諸將徐隨虜出境，竟不一戰，猶論功加俸秩、太保，賜敕金圖書，得密論事。趨勢者爭附之，始與輔臣相軋矣。既連構獄，困於財，即大受賄賂，始於東華門北強市前局皇親大第，奪太監福莊園，遍奏用覆軍諸將，益張大虜勢，謀遁南遷。又陝西人多知鸞通虜，恐發覺，欲矯上命，蓋覆之。且以虜勢要君，引進近畿史道、趙錦等，斥逹時春、翁萬達及兵部尚書王邦瑞。然時春業已召至，遂授兵部主事，贊營務。鸞益忌之，構罷。上復命以前職，督巡捕軍。萬達罷去，衆方傾心聽鸞，鸞乃與史道倡議與虜市馬，以紓患。衆或問余，余曰：此亡

宋秦檜策也、何足問。且官爲平虜大將軍、而效牙儈開市、職乎。主辱臣死、庚戌之役、辱甚矣。時春爲臣子五世、受恩三十載、得備一偏校、練五千精兵、願爲大將軍前鋒。古北口狹、鼠鬪穴中、將勇者勝耳。且虜唯恃弓矢、今時春操持勁弓大矢、教中國勇士不下虜、且間以長鎗大斧拒馬、劉信叔所以破兀朮也。願諸君安坐毋憂、所憂貪侈流行耳。懦將不足任、恐誤國事。遂作責言以諭志。辛亥二月、時春擢山東按察司統民兵僉事、市馬議遂成。車駕員外郎楊繼盛陳其不可者十、有司承鸞指、劾下詔獄、逮貶。鸞遂令延綏宣大俱開市。虜將俺灘阿卜孩知鸞意欲弱朝廷、且納降人蕭芹策、以開市爲名、盡踐毁宣大邊牆。邊將畏鸞不敢禁、自茲宣大無藩籬矣。蕭芹結黨謀翻大同左衛城、語俺灘曰、吾叱城、城即

下、那顏騎馬可入城。城中人夜覺其謀、縛其黨懸諸闉
闉。五月二十五日平旦、虜騎傳城、則遊擊兵已陳城外
山。蕭芹吒城、城上縛囚呼詈、芹大駭。俺灘計沮、乃呼諸
酋以疲老馬及鹵獲不可生者互市、獲段布數十萬疋、
厭飫南方珍酒果。虜益喜、恣盜邊、上甚惡之。時春以山
東兵四千餘騎至通州、上命屯西直門外新建民兵教
場。鸞惡其兵盛、軋己、毀諸上、欲加誅、上不從。時春乞守
古北口、上命移駐密雲。自是君相縉紳皆疑鸞。時春自
介鞬率甲士鼓行、至於密雲、鸞亦屯兵安定門外、中使
賜食踰日始反命。上怪其遲、以鸞不在屯、遊別墅對。八
月十四日、鸞始出師、時屯兵三十二萬、騎十八萬、鸞不
知兵、唯誇虜強盛、志在脅和。其出也、索列鎮官將饋遺
載路、少不滿意則褫甲奪馬、或藏斬中軍將。其歸亦如

之。貪賄公行、叢聚赤地戶兵工三部糧芻馬豆工需各數百萬、靡費略盡。九月十七日歸京師、乃奏曰民間訛言臣率家丁刼殺民兵僉事趙時春營、爲時春所敗辱臣、臣有應援功。其詞失措謬妄傳報四方、人皆笑之。十月兵解、時春歸山東。史道路俺灘欲蕭芹總督遼薊侍郎何棟執通虜熟夷哈周陳通事歸于京師。鸞及輔臣道棟等論功行賞有差。鸞進位太傅。壬子春、虜復犯宣大、鸞徵陝西兵會戰、其家丁先入巢敗、賴時陳殿得返。參將歐陽安旁擊之、獲二十餘級。鸞反劾二將、行軍法、上皆原宥。衆論益疑鸞通虜之謀益漏、鸞欲嫁禍、故屢攻時春、且誣成國公朱希忠通虜、上皆辯明之。而是役也、夫馬芻糗械復半入月之役。大同守備沙鷳不堪命、自刎死。鸞與家丁爭納大同女妓、大同人憤怨尤甚。兵

益不振。是歲正月七月月皆食。時春兵復至通、鸞諷通民毋舍民兵、時春露文教場結草廬。鸞諷趙錦兵部尚書。教參將許璽夜縱火、時春夜除廬結陣、整兵北戍密雲。錦又諷參將劉繼光妄報虜十三萬犯喜峯口、檄時春兵援之、欲使虜入古北口。時春納其檄固辭喜峯無寇古北口信地、不敢輕棄。八月鸞疽發背、時考察相近、求薦者甚衆、猶力疾奏請而遍詆輔臣諸大臣、然匱金者卒持去。十四日死。上用少保徐階謀、先收制書將印、時義等各散去、都督陸炳擒獲各伏辜、詳具法司卷中。

臣時春贊曰、臣伏睹壬子九月詔書、數逆鸞罪、勾引虜患、不容一人幾踣亡宋覆轍。聖謨洋洋、通于四海、義士咸奮、敵愾之志偉矣。故掇其隱事遺文著於篇。栗守古北口、不受喜峯口之給、僅發谷詳辭、三懇辭不辭他。然則發谷之變全、貢之悉發、亦不不稱取、非幸不幸也。

會楊椒山於鎮江，因與之言。書見荊川集。舜安吳雲焦山志、楊忠愍詩、楊子懷人渡揚子、椒山無意合焦山。此老靈人葉天然巧、瞬息神遊萬古間。題云訪唐荊川到此因山名與己號音相同喜而賦之、詩與題字句與今本椒山集頗不同。又阮芸臺焦山仰止軒記、明嘉靖壬子、楊忠愍與唐荊川先生約同至焦山云。云。考椒山自敍年譜、辛亥疏劾仇鸞、降狄道典史。壬子四月、陞山東諸城知縣。八月一日報陞南京戶部主事。十月二十二日到任、卽有北刑部員外之報。十一月八日、離南京。是椒山壬子歲之重來南都、席未及煖也、亟亟約會荊川公於丹陽、則二公之相慕殷矣。兩公並世奇才、荊川深曆算、椒山深樂律、皆獨有神悟、發明絕學者也。荊川深愛椒山、故致書勸其少斂慷慨激發之氣、沉潛含蓄、以爲世用。椒山之擊奸而死、爭光日月、然天地間頓失一奇才、絕學無繼、荊川公之所深痛也。

十一月，朝廷起翁萬達爲兵部尚書，道卒，以聶豹代之。

明史傳稱萬達好談性命之學，與歐陽德、羅洪先、唐順之、王畿、魏良政善。嘉靖中邊臣行事適機宜，建言中肯窾者，萬達稱首。隆慶中追謚襄毅。翁東崖萬達生弘治戊午六月二十八日、嘉靖丙戌（五年）進士。壬子冬、遊武夷鯉湖、道趙三河、經倩流疾作、至上杭舟中、遂逝、時十一月十三日。吾鄉薛

方山代祭少司寇翁墓誌銘、（見方山文集、黃梨洲並錄入明文海）載之甚詳。翁遺功烈烈、明史與楊一清、毛伯溫等並傳。乃三讀疑年錄、載翁生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卒萬曆四十年壬子、竟移後一甲子、不知緣何致誤。

冬十二月、從孫音卒於京師、年五十五。王孚齋升爲行狀。洪芳洲朝選爲誌墓。江南通志、郡邑志、無錫張夏雒閩源流錄並有傳。音字希古、號克菴、已見前。與公同舉于鄉、乙未歲始會春官試。庚戌就選廣平府雞澤令。擒治奸猾、悉置於法、既闔出爲民言者畏經其地。音學使者臨廣平、集多士於庭曰、諸生何從學聖人乎、學雞澤令耳。以脩覲赴京、遘疾卒、無以爲殮。子一麐在京師、承遺志悉却賻贈、奉喪歸。少宰荊川公爲同筆硯、相砥礪以古人之學。嘗答鄒東廓先生書、有曰、在高明視之則可頃悟而入、若後生輩、雖用力持守、尚恐不免得此失彼、又何敢自信以冀其化耶。答古菴先生書有曰、周書言且須權止檢詳書精、各以心來相參、務求是當。然則檢詳書精時心豈不在耶、又豈不求是當耶。又言、吾所謂知識者、豈若諸儒所謂卽物窮理、索治而得之耶。吾在反躬自悟、默而識之。不知舍卽物窮理之外、又有何有反躬自悟之發、豈閉目兀坐而可得耶。答劉平崖書有曰、中庸爲道明之端、而必先之頓漏之體善、則知君子之學、貴得實地爲行。有疑參諸同志、漸之謂講。未有言踐履於後而且以講說爲一事也。又言、錢書謂人生爲此大事出世、不知何指、豈以講學明道爲大事耶。愚謂此事自人觀之、固若爲大、自己觀之、直常

事耳。道具吾性、吾自明之、吾自體之、何大之有。鼎元謂吾唐疑菴、克菴、雨公皆以理學名家、以壁於荆川。公、聲光不著、所謂松柏之下、其草不直也。疑菴傳、黃梨洲明儒學案、士林翹願知之面、雖閱源流錄、則讀者希矣。克菴有文集、二十卷、見明史藝文志、亦不傳。茲將其與諸名賢論學書則由行狀、墓誌銘中摘出、略見一斑耳。又與萬鹿園、與克菴書云、弟平生每求自信自覺、亦以爲必欲得古人之心、先得吾心。古人之心、元與吾心不少有異。若只以古人之心求之、便覺有間故耳。辛有以救之云云。見玩鹿亭、積萬思節祭、唐克菴、大尹文、儒者尚方、剛中不撓。俗士貴圖、隨人語笑。然儒亦有圓、破彼障塞、不執于私、爲道之則。俗亦有方、任其意氣、匪日浩然、是爲乖戾。君早歲馳騁、繼師古人、一變向道、厭薄是厚。愚乎其貌而存之以必不可拔之志、徐乎其言而御之以必不可同之氣。其於心也、如有物爲、的然自信、猶百煉之金、不可易也。其於事也、如有見焉、定而後發、猶萬鈞之弩、不易折也。聲名勢利、一不垢膩、是非毀譽、無所避忌。強毅之貞、出於理義、既不爲隨、亦不爲戾。君之不爲俗學、而必爲儒者也、信矣。故其在家也、親師取友、不計世俗之論。每其在官也、勞民勤事、不顧上人之喜怒。余也嘗熟君之言論、而稱操、其操大要以心不可以兩用、而業必致於專精、是以居家則不及外事、居官則不問家事。鼓其精力、早夜皇皇、屏諸技能、罔有怠荒。君之刻苦以自勵也、如是、然用其勤於事、則或汲汲而未宏用其說於學、則或切切而未試。豈中道之雜成、抑守之而有俟。吾固欲君破方以爲圓、而亦信君之得力者在此。君素所服者、荆川先生也。然嘗謂余、人心須各有主、傳而不習固不

可、謂盡由師傳亦不可。則君之自立可知已。僕輩貧窶怯弱、正病於隨。每發君論、奮然自持。君不我棄、謂可與進、徵言與謀、疑與正。君之作令、道行一方始。胡爲在京、一病不起。嗚呼、死生義晝夜、何足爲異。達近塗、又胡介意。僕不能無僚于中者、第以世態。無常、交情日薄、當面輸心、背面則諱。如君之比、今復爲誰。善孰我助、過孰我規。幸有賢嗣、義重家業、不負宿心、書于冥冥。（錄自覆蕃集）

有送陸生南陽諸生督赴試詩。見荊川集。

三十二年癸丑、四十七歲。

侍有懷公家居。

春正月、刑部員外郎楊繼盛草疏劾首輔嚴嵩、下獄拷訊。

二月、倭犯溫州。三月、吉能犯延綏、殺副總兵李梅。兵部左侍郎楊博巡邊。楊號虞坡、見己丑年。有將帥才、尋遷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後入掌兵部。

弟子姜廷善寶號鳳阿。成進士、出徐少湖門下、有書與公。書云、某無似、辱教督講席之末、且六七年矣。中間迹雜少疏、而薰磨砥礪之益、所得于先生者甚多。其實類先生以爲終身之導、不止文義之仰再斤斧而已也。昨試禮闈、以先生之教、幸與登錄、復幸有少湖翁爲知己。某

亂心竊喜以爲二先生考察天下之望然出處殊塗久矣、而某以先生之門人、得爲此翁所嘗哉、意者天將二先生之合先生之道將有大行之機故使遊於先生之門如某者得以先生之教而選而所選又此翁也。初于家中相見、未敢以先生之門人自通、此後又蒙聖廷有選館之命。舉方以求薦爲事、某不敢私侯其門以負先生、故宰遷其說而不發、亦冀勉率先生訓言、少自樹立、不爲門牆羞、久之則此翁亦或自相信耳。不識先生以爲然否。榜初下時、即發附履中奉書左右、不謂履中即行、某追訪不及、故稽至今。茲專託道卿代候儀翁老先三、疊應貞、應壹二兄、不及另東。俟四月間小僕同、當一一申謝也。風便、惟不吝教音。更惟爲道自重、以慰瞻戀。不宜。

閏三月、汪直勾諸倭大舉入寇、連艦數百、蔽洋而至、浙東西、江南北瀕海數千里同時告警。賊留內地三月餘、蘇松甯紹諸衞所州縣被焚掠者二十餘處。據明紀 公嘗至姑蘇、見倭人戕嬰兒爲戲、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見焦弱侯爲公傳贊。

萬鹿園起僧兵殺賊。

王龍溪撰鹿園行狀、壬子春、海寇初亂、人心洶洶、君雖

在告，憂懷激發，慨然有澄清海甸之志，深究亂所由起，欲治其原。時槐溪孫公宏軾爲寧波守，君備陳海上事宜，屢以書告，言極忠懇。繼聞黄巖失守，寢食俱廢，常中夜披衣步中庭，長呼曰：事亟大矣！不覺煩懣。是時賊首王五峯號聚倭夷，衆猶以良賈目之，未顯明其爲賊。君乃作海寇議，大意欲明正王五峯之罪，嚴禁通番以絶其黨。或曰：此議一出，關君門户事不小。君曰：吾世受國恩，不論事權之在與否，義當捐軀以報，他何所顧也。是歲巡撫王公忬問策于君，忻然爲之百計規畫，誘致賊中黨與，多設間諜，以圖密擒之計。曰：兵法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若徒以兵革相向，不治其本，財殫力竭，禍敗無涯矣。因條十一事致之王公，論議不合，事機屢失，遂抑鬱成疾。嘗歎曰：古人一言不售，遂致疽背而死，亦

一念激憤所致耳。我學道之人、于此不能擺脫、寧爲我累乎。每自解慰、竟不能釋然。癸丑夏、海寇犯赭山、賊衆慓悍、官兵屢北、杭城震驚。時巡撫王公出巡海上、左布政游公居敬強君出、君慨然任其事、乃單騎出城相度、形勢、以鼓人心。既而曰、此輩贏敝之卒、不可恃也。急歸選募。方僧兵倉卒召集、咸曰、菩薩出世救人、我輩寧愛一死乎。一日夜得一二百人、遂召壻指揮吳懋宣將以統之。君送至月堂寺、勞軍、戒之曰、夷賊狡猾、相機而進、慎毋輕敵。懋宣是夜聞賊據民舍、遂率僧衆進焚其巢、奮勇前驅、斬其先鋒數人、賊稍遁。遂乘勝追擊、斬獲數十人、餘黨奔竄山谷間。懋宣恃勝獨窮追、爲餘賊所殪、賊亦隨遁、城中賴以獲安。時有五峯謀士某者、潛居內地、巡按趙公炳然獲奸細、并其所與謀士書、中稱蘭谷先

生、不知其爲誰、因密示君。君歸訪旬日、得其姓名、即擒其人。趙公啟然曰、公智策何神也。君以陸戰屢失、欲截之海上。以爲沿海下八山人時常入海販鮮採樵、習知水戰、爲賊所憚。年來困於生理、俱作爲兵、不然且將從賊。亟須召募駕船、給以火藥兵器、分泊於陳錢馬蹟大衢等山要害之處。遇有賊船經過、併力截殺、毋令登岸、內地始保無虞。亦以所議不合而止。謹元考徐少湖與遺後公餘惠書云、王思質讚支志句文生、至言兵事、恐南人惹本色、差元是心與一諸先云二云二、恐賁迭港山東、族公爲食事任練兵）。今以意圖之事觀之、思質形於與謙兵事言。

答徐少湖書。

書云、吾丈負天下之望久矣、僕誠迂愚無識、亦竊嘗以誠與才合屬之吾丈者。今居相位、將爲國家起百年太平之業、蓋非吾丈之德與才、不克有濟。非得盡吾丈之

識與才、亦不克有濟也。山澤病夫、願少須臾焉、以覿戚續。吾丈其將使民無失望哉、使吾無失望哉。家父重辱雄文、永爲子孫寶藏、而積瑕負罪之人、亦得藉此以免于不能顯揚之愧、爲賜多矣。又辱重惠、何以堪之。久欲作一書奉謝、非特避政府之嫌、蓋無人可託者。欲待來歲白主事伯倫行、稍達此意。偶高徒徐君之便、草率附此。徐君清操直節、可謂不愧師門者。其來時承手教、敢以相復。一二士人自北來、多道吾丈拳拳垂念鄙人、雖然吾丈知吾之昔、而不知吾之今、非昔人矣。樗散闒茸、百念盡冷、已作一方外人矣。追思曩與吾丈及發谷相聚、謬負意氣、欲攘臂於經時之略、真如說夢、可發一笑。更有可自笑者、閉門縮首、幽其影響、以避咎、而卒不免於每速衆口之咎。槁形灰心、毀棄廉隅、以逃名、而卒不

免於每冒不靖之名。乃知大易發無咎無譽一爻，所以教戒山林之士，意至深遠。初看若甚易，然仔細求之，非混化形迹，同而能異，異而能同，處世人之間，不特不使人見有一毫可憎嫉處，亦不使人見有一毫可稱述處，則誠不足以及此耳。東南海寇出沒，於國家雖爲疥癬，而百姓則不堪荼毒。非特蘇松爲然，敝郡亦凜凜於鄰之震矣。傳聞賊酋復有造船大舉之説，不知何以爲善後計也。曩者變起倉卒，蔡操江謂蔡可泉、是歲任操江御史。以身任之，雖無成功，亦儘可支撐。矧非其罪，有足惜者。草草及之。是書錄自荆川寶集、萬曆刻本荆川全集頗有删動。太倉州志、三十二年閏三月、賊至劉家河、揚帆而入。守備梁明道、六合知縣董邦政率兵迎擊、追及吴淞口。別隊賊自梁當港來與會、勢益熾、操江御史蔡克廉遣府同知任環與賊戰、斬百餘、走之。四月、賊首蕭顯自浙西來集、郡林、入劉家河、寇太倉、操江都御史蔡克廉在郡、聞警、亟趨入城、與知州熊桴乘城捍禦、凡十七日乃解。賊焚城外民居及倉儲略盡。

秋七月、俺答大舉入寇、延慶諸城、屠掠幾徧。八月、倭警又作。公有病中秋思八首、又病中秋日作四首。（並見荆川集。）又有感一首云、百步飛刀賊勢雄、連城刮地泣途窮、誰供秋稅耕農盡、將授寒衣杼軸空。星孛仲尼書北斗、兵交師曠謌南風。六州節制憑元老、會翦兇渠早奏功。（詩中元老即指王忬也。）公又云、道家人說道中語、開口便是先天後天、無極太極。兵亂中人說兵亂中語、開口便是干戈搶攘之狀。蓋亦各會其所遭也。使兵亂中人讀道人之詩、則雞狗殺戮之憤、躍馬除兇之氣、便當一笑灰冷。使道人讀兵亂中人之詩、其亦有惄然而攢眉、勃然而扼腕者也。

與趙浚谷書。（見荆川集與浚谷第二書。）趙公時由山東副使擢僉都御史、巡撫山西。（二月十一日奉朝命。）趙公負奇氣、慷慨、善騎射、憤寇縱橫、將帥不能戰、數謂人、使吾領選卒五千、俺答邱福不足

平也。作禦寇論、論戰守甚悉。既秉節鉞、益思以武功自奮。九月、寇入神池利民諸堡、趙公率馬步兵往禦之。至廣武、諸將畢會、諜報寇騎二千餘、去兩舍。趙公擐甲欲馳、大將李淶固止之。趙公大言曰、賊知吾來必遁、緩追即不及。遂策馬前、及大蟲嶺、伏兵四起、敗績。倉皇投一墩、守卒縋之上、乃得免。被論解官。趙公言談兵、至是一戰而敗。當是時、將帥率避寇不擊、爲督撫者安居堅城、遙領軍事、無躬搏寇者。趙公功雖不就、天下皆壯其氣。又山西通志、趙公在巡撫任、督兵禦寇、率以身先、斥貪墨、省征徭、抑求請、絕餽遺。曰、吾不敢竊府庫以自潤、亦不能借府庫以市恩。宗藩貴臣相戒無敢犯法、以謗歸。浚谷集、癸丑歲冬、奉旨詞指叢詞、以兵科給其忠勇委可嘉、西沉邊寇不足也。三十一日、去太原。正月十日至平涼。條、少陶與浚谷書有曰、雙江所云、荊川所發、皆不可謂知元、然亦不可讀、不發元。是其意元略其詞、詩可矣。又曰、入當之行、元不可不議詳、道必致已道難、乃可盡往盡難爲

從宣大東犯、兄出太早、恐彼乘虛而西耳云云。繹其意、似荊川公有書與少說、或與淩谷、言其過說言。但此書不見集中、無可考耳。自是淩谷不復用。又四庫全書荊川武編提要、謂荊川自負宿望、初出即爲寇所敗云云。蓋因論公事誤傳。又考史稱羅洪先罷爵、甘澹泊、鍊寒暑、躍馬挽強、考圖觀史、自天文、地志、禮樂典章、河渠、邊塞、戰陣、攻守、下逮陰陽算數、靡不精究。至人才吏事、國計民情、悉加意諮訪、曰、苟當其任、皆吾事也。鼎元謂、念菴、淩谷、荊川一時瑜亮、念菴惜不見用、淩谷惜不再用。三折肱爲良醫、淩谷再用、安知不終收巨功耶。荊川公惜未盡用而死。荊川公與張半洲、（經）曾石塘、（銑）翁東崖、（萬達）諸老於邊務者交。翁在粵、則向之索藤峽圖、在北、則向之索宣大與三關圖。其於東則與鄭開陽（若曾）議輯籌海圖編。草堂之內、日惟邊務是研、於當時名將若南之沈紫江、（希儀）西之何柏村、（卿）東之俞虛江、（大猷）戚南塘、（繼光）北之馬芳、馬永、或爲之撰次戰功狀、（廣右戰功錄爲沈紫江作。）或贈序、（沈、何）贈詩、（俞、馬）或爲之傳授槍法、（俞、戚）雅容歡笑、均結之於山中高臥之日。（惟贈馬芳詩在勤薊鎮詩）荊川公之爲儒、豈若窗間老一經者耶、而荊川公之志、又豈僅稱一倭寇已耶。使天假公以年、膺分閫之寄、無論役之東西南北、必烈烈以報國家、將勳王文成公。而流俗之斷斷不可於其晚年之一出、何異鷽鳩之笑大鵬耶。

聶豹陞兵部尚書、（正月二十七日。）與徐階謀起用公與羅洪先、未遂。

姜鳳阿巳入吏館。來書云、某於丙午冬辱收錄門下、每期身心意念之間刮磨洗刷、以不負先生之教、而不徒以其舉業文字見齒於門牆、此夙願也。然自去冬奉違以來、既不獲時領面教、春間附書左右、仰求開導、又未有一東賜答、遂疑棄之。夫以初進寡與之人、時當出門、已不能無孤陋之患、而館試或有高下、自覺勝心猶未盡忘。譬則一舟、隨風飄流於大川之上、無有與之操其柁而理其帆檣者、行且覆矣。先生天下之仁人也、肯使門下之士至於如此而不爲惻然矜憫乎。正爾自念、忽得王掌科疏稿讀之、則又以先生之將出、而自幸其初望之不終孤、不自覺其喜動於顔色也。方某初第時、實嘗以一人之利鈍卜先生之出處、邇來聞得接遇薦紳先達、若對山林太史武東陽文選、雙江聶本兵諸公、皆謂方

今世道必得經綸大手如先生與念菴先生者，一出而任其責，乃克有濟。其傾仰之誠，真猶欲睹麒麟鳳凰以徵太平有道氣象。蓋雖與先生素不相知者，亦聞已有翻然之意，而不獨一二賢而有望者默主於其間也。疏內欲以職方相處，雖似非宜，部中覆題雖未有明說，然竊周旋委曲，實出諸公至情，而兆足以行之機將在於此。先生素有濟世之具，且在盛德，必不以昔官諫而今郎官爲嫌。天下之舟，方且有操其柁而理其帆檣者，時運有關，此又不止某一人之私慶而已也。風便，先此奉布，草草，乞台照。正寒，更祈爲國家自重。

羅念菴與聶雙江書云：上略見諭當道欲以軍旅物色荊川與生者，極力說阻，恐終不免。聞之且愕且喜。荊川命世之傑也，其行峻潔，其學精進，其志堅剛，其精力壯健，

世不用則已、小用則小益、速用則速效、而又無擇於遲速小大之間。此世道之穨也、故可喜。若生非其倫也、非其倫而槩求之、故可愕。願執事爲我圖之也。中節兩年以來、齒落二三、鬚髮已半白、稍近書冊則頭眩目痛、夜廢熟寢、卽飲食不甘、乃自悲曰、吾已不復可久人間世乎。中節故莫若豫計而熟寢之、彼此爲兩得也。中節故量己而進、進則不辱、非力不取、取必爲災。生自決久矣。去歲與荆川別湖上、謂辛亥歲鄱陽湖上之別。論及出處、謂之曰、兄不可不出、吾則終老山林耳。荆川不甚許可、彼豈足以任之、故其見與生稍異。執事聞之、得無又以爲希高慕大、好奇喜新矣乎。下節

聶雙江答念菴書云、論出處一言甚悉、肺腑語、不屬安排、自是真切。曩以蹤跡孤危、計無所出、欲致一二賢相與

同事、將必有濟。及商之三數知己、皆以爲然、乃格於機會、然後知行止非人所能也。鼎元曰、此時趙慈谿尚未薦公也、而當道固已欲起用公矣。但不知王掌科爲何人耳。夫念菴講學君子、應不用打議一語、而念菴自述衰狀如此。然念菴後公五年死、年六十一、是公不出山不衰即死也。嗚呼、公之出、於己果何利哉。公在山二十年、薦者五十餘疏、徐少湖雨謀起用公、事竟未遂。慈谿疏上、朝命遂下、遂使公蒙所薦非人之譏、毋亦佛氏之所謂障歟。然公本豪傑、何憂污渠、累公後日之出、仍自少湖、何世之人嘖嘖不察也。

是歲、金豪來守常州、公有辭胙鹿書。見荊川集。金字文輿、號前宗、蘭溪人、甲辰進士。戚南玄卒、二月七日。十年六十二。羅念菴爲行狀、王龍溪誌墓。周七泉卒、二月八日。年四十八、羅念菴誌墓。薛應旂以浙江提學副使被察罷歸。嚴嵩惡方山、置之察典。洪朝選出督蜀學。

侍有懷公家居。

三十三年甲寅、四十八歲。

甯國知府羅汝芳號近溪。入覲、勸徐階聚四方計吏講學、徐

遂與歐陽德、壬子年十月，任禮部尚書。聶豹、程文德時爲吏部左侍郎。大會四方之士於靈濟宮、與論良知之學、赴者五千人。聶公有書與公論學。去歲公有與聶公書論寂感之說、見荊川集。故聶公來書。云、呂先祿(即呂沃洲)至、領書既、不但悉起居、至慰懸渴、而一番警發、拜賜良多。此學自嶺南一倡之、至陽明而後大明。即如大學古本之復、真是取日虞淵手段。格物之說凡三變、至即佛氏之常惺惺、只是識取他本來面目數語、卻是公案。而今之所講者葛藤末說、時或參和佛氏、金銀鉛銅鐵錫攪作一器、其與經文知止一條、貫不相照。夫學至知止則定靜安慮生焉、即來諭有取於寂、是也。蓋寂者性命之原、神應之樞、原無一物、而無物不備、一無所知、而無所不知。譬之空衡平、而妍媸輕重、若其中之所素具者、可類而推也。孟子牛山之木一章、獨有取於日夜之所息、故日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乃格物者不知養夜氣晝夜之原、以發平旦清明之機、而乃於已發以求好惡之相近。卒之病己病人、不待其子往視、而苗已槁矣。龜山爲程門高弟、而其所傳不過令人於靜中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是頂門上針、往聖之絕學也。來爲絕利之原、灰心默坐、參驗此心、天潑張路的確實際自見。幸甚幸甚。邇後公忠孝勇略、真冀中一人豪也。惜其苦、不知事、硬爭向前、又惜無好友堅得他下、以故自特大雄、而于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俱視爲過耳之風。昨歲取敗、有由然也。方圖省悟、方受益益、遠令回轡聽詞、奈何奈何。

（僕如一葉之舟承重載、況重載而浮諸海耶、早夜兢兢、莫知所竟。皇恐皇恐。雙江與王龍溪書云、只於辭受之間、日求實際、如羅達夫、唐應德、其學未必盡然、將來人自信得。若或世情俗念、與世人無異、雖說得天花亂落、終亦何濟。又與念菴書云、寂感二字、本夫子以大傳發以教萬世、而於儒佛之辨、已著其大端。往聞荊川以此爲笑柄、恐後人亦於將以此笑荊川也。荊川與薛考功皆一代文人之雄、而其集中談寂處亦律律有味、豈呵佛罵祖、文人相誚、自古爲然耶。蓋荊川公與雙江論學大旨相同、雖講寂感而重在躬行也。）

官軍圍倭南沙、五閱月不克。會新倭大至、與舊倭合勢、轉掠華亭、上海、嘉定。二月、官軍敗績於松江。巡撫應天都御史彭黯遷南京工部尚書、畏賊、不俟代去、下獄除名。倭犯通泰、餘衆入壽徐界、大江南北漕艘幾阻。（南沙在崇明縣治南七十里。）

鄭曉改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出總督漕運、巡撫鳳陽等處、請發帑金造戰艦、築城堡、練兵將、積芻粟、並收武健才諝事多施行。（鄭公前論判和州、丙午遷南考功、又遷尚寶卿、太僕、鴻臚、光祿、太常、去歲遷吏部右侍郎。）

三月二十日、歐陽南野卒、年五十九。贈太子少保、謚文莊。

五月、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總督江南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討倭便宜行事。

六月、倭由吳江掠嘉興、還屯柘林、縱橫往來、若入無人之境。王忬方視師閩中、諸將盧鏜等頻失利、御史趙炳然劾忬、帝特宥之。明史

萬鹿園起爲南京都督僉書、過毘陵、與公議討賊之策。鹿園行狀、甲寅春、復詔起爲南京都督僉書、聞嘉興蘇松通泰諸路賊報甚急、嘆曰、東南財賦之衝、爲國家命脈所係、而殘破如此、尚可泄泄爲耶。乃變産聚糧、倡集下八山水兵併僧兵、合八百人以進。時竹墟居公大山巡撫直隸、君謂曰、欲固留都根本、先守蘇州、此要地也。乃爲指畫要害、分兵截守、復以下八山水兵五百屬之軍門、發往江陰、駕領福船出海截殺。隨報海賊自嘉定

太倉而來、遂率所隨僧兵往禦之、猝與賊遇於婁門陽涇橋。時兵備諸將領皆微服潛入城、君以孤軍在外、誓與賊死戰、乃拒河以守、分爲三隊、先發火器以挫其先鋒。一兵手戰慄不能灼火、君拔劍斫其背、自往灼之、衆乃奮力前進、殪十數人。俄而賊衆分爲四支、紛繞衝突、我兵衆寡不支、遂奔潰。君方督戰在後、被流矢中肩、渡河溺水、自分必死、幸而獲免。一義兒力戰、俱殞於敵。遂裹瘡力疾趨留都。至毘陵、會荆川唐公順之、談及時事、荆川曰、忠誠如君、貫乎日月、世所難也。以上行狀。因次萬思節韻賦詩四首贈之。見荆川集。江南經略、六月初四日、都督萬表帥親兵僧兵下入山兵千餘人、禦賊婁門、賊設伏兵擊萬師、敗走、賊勢益張。次日燒劫閶門、至楓橋地方。初八日、賊分三支、一由張家橋、一由北新橋、水陸並進、燒劫虎墅。一由花園村、燒劫橫塘、橫山東西諸村落、皆窮其所聚、追逐殺擄、哭聲徹天。

公以倭人入犯、東南騷動、蹂躪特甚、慘不忍言、歷五六歲無能痛創之者、爲憤懣廢食、時時攜一編袖中。或竊視之、乃七大傳、自留侯鄴侯以至李忠定皆在焉、蓋古今所稱七大經略也。公嘗謂看盡世事、只少一寧武子之愚。顧李撰傳

八月、應天巡撫都御史兼提督軍務屠大山坐失事下錦衣獄、免爲民。倭犯嘉定、官軍敗績。

十月、倭寇嘉善、圍嘉興、劫秀水。俺答把都兒打來孫十餘萬騎犯薊鎮、攻牆、百道並進、警報日十至、京師戒嚴。

十一月、朝廷改張經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專辦討倭、調王忬總督薊門。公有贈督府張半洲兼東周中丞名珫詩四首。見荆川集。

是歲、爲子鶴徵授室、娶弟子萬士和女。鼎元考道庵部見聞隨筆、荆川爲子鶴徵娶婦萬氏、入門、遂恭迎、姑莊氏、謂衣上香氣、姑問、身有何裝。答曰、無之。曰、無裝、何必薰香。云云。莊氏請亦截之。

不知莊瞿人已先七年卒矣。

尹洞山由南京國子監祭酒改北，因取道遊三茅山，過吾邑，訪公於陳渡莊。洞山先期約歸安唐一庵來會，傾倒論學，罄生平之歡。洞山先後賦四詩贈公，公亦賦四詩答之。據胡正甫爲洞山行狀。公答詩見荊川集。洞山見前乙未年。

鄒南皋元標爲洞山傳云，生平所最切劘者西昌安成三文莊、吉水羅文恭、毘陵唐太史、湖州唐比部諸公，學不設岸異，立門戶，惟默默自檢驗。洞山先後贈荊川公詩云、一入陳橋梓郎迷、深源何異武陵溪。支離未厭壺丘病、寂寞仍耽潁水棲。舊劍床頭長擬蒯、新書案側欲噓藜。微言更及元筌理、不記參橫曉日西。幾歲風塵海甸昏、如公那得獨衡門。焚魚學士迹空秘、衣白山人禮自尊。桂樹攀援聊賦隱、桃花開落竟忘言。英雄出處元無定、不見南陽與渭村。十年學道與方迷、退守真慚老氏谿。下士誰抽青筴戢、高賢久作碧山棲。三江采秀常舟楫、五岳尋仙獨杖藜。強託著書能晳許、五千文字定傳西。妖餌吹泪海鈔昏、蠶浦盜氛暗國門。白面書生誰解武、綠林羣盜故稱尊。握奇自識才元辨、抱灌終知汝不言。射虎縱橫捻在

目、可容閲風碧雲村。鼎元考洞山赴北部後、與王稚川並以嘗款楊椒山祭於時。荊川公最愛椒山者、草堂之內知與洞山大有所斟商矣。

聶雙江重來書。云、尹司成到京、得詢道侯、爲慰。且謂執事有見於未發之中、而于管窺疑。若有所取爲者、但未面證其來歷耳。何幸何幸。夫欲知聖學之來歷、當先考二氏之來歷、知二氏之來歷、則於聖學思過半矣。知聖學之來歷與二氏同、而又知其所以異、斯可以析毫釐千里之發。止也盡也致也、未發之表德也、其於二氏之所向、可以異言之耶。止而說、虛而受、寂而感、天地之所以長久而不已也。乃二氏節之謂爲煩惱障、爲衆生魔、至于枯槁、客寄、無情、司瓦榮、參贊經綸之實、乃付之烏有。此特其見之過高耳。夫人生而彝、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謂虛寂非性之體、不可也、謂欲非性之所有、亦不可也。夫欲謂性之所有、而動於欲、非性體生生自然之用、於是聖人之學必先立乎其大、以豫夫生生之機、所以梏童牛而戒於履霜也。故執中者、執天下萬有之中也。夏得之爲艮背、商得之爲安貞、周得之爲晉龍。吾夫子於咸卦盡發其蘊、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此其來歷大較、學庸首章當之矣。參之於大易之咸艮坤復之間、則立象之意可一目而盡之。若乃今之以知覺爲艮知者、特錄情流注、逐物變遷、不過爲宋人張一赤識。傳習錄節要白沙諸言具在、可覆視也。

訪胡正甫直於句容哉舍、遂偕訪趙大洲於南都。見胡子困學記。

按大洲去歲由廣西荔波典史量移徽州府判、稍遷南吏部文選司主事、未至、升郎中。明年、陞南光祿少卿、遷南通政司參議。大洲與胡正甫書言。其嘗學射荊川公、蓋在此時。正甫號廬山、師事羅念菴。又明年丙辰成進士、仕至按察司。

弟子吳峻伯罷居里閑、有事吳門、命棹過訪。天目山齋歲編別荊川先生後泊錫山作、云、窮秋何事舊京出、爲乞名言志懶山。蓴菜買來仍洗濯、遺篇讀處欲修刪。若逢辟剔還蕪逕、（原注云、舟人有見詞者）。一說顛仙顛如聞（原注、先生談廣德彭洛陽事甚詳）。縱是梁侯好月色、蹔要夜夜只思違。峻伯又有五木謁方山不遇詩。

校記

①「鮮」下疑有脱字。

②二月：年譜正文作「正月」，當有一誤。年譜編者謂當從「正月」，見後考證。

明唐荊川先生年譜卷四

十四世孫鼎元謹輯
十二世孫　肯校刊
錢家驤
鄉後學周仁泳謹校
崔　龍
十四世孫　斐
纘道　仝校

三十四年乙卯，四十九歲。

侍有懷公家居。

正月，倭奪舟犯乍浦、海寧，陷崇德，轉掠塘棲、新市、横塘、雙林等處，攻德清，殺裨將梁鶚等。

二月，俺答犯薊鎮，參將趙傾葵戰死。倭自三丈浦分掠常

孰江陰、吾常甚恐築月城以守。吾常月城近已圮坼實、圍近稱者安知其爲禦倭故賊哉。

阡表海寇之變、蹂躪焚虜、慘不忍言。先考痛心疾首、食不下咽。有司摟城、將盡撤附郭民居、且閉城以拒來奔者。先考曰、以是兩者誤入賊、願以身任其罪。後賊竟不至、民賴以安。考薛方山四書人物考序云、余嘗董浙學政、既罷歸、避寇錫山故廬、所嘗讀書盡爲寇燬、是書獨攜在行篋以免云云。則當日倭寇北至常之鄭陸橋、東至五牧、離郡僅二三十里耳。

聶豹自兵部尚書謝任歸、明史七卿二月致仕。表、便道訪公於里中。雙江與羅念菴書云、曩從間聞殿撰託妻子之楚遊、及至毘陵晤荆川而得其細、且謂前此有簡、邀渠同行。荆川親在、老且病、縱使荆川好怪如殿撰、恐當責其不可、可復招之妻臥榻之親以從己出遊於千里之外乎。胡正甫念菴行狀云、乙卯春、先生西遊舊廬、留滯楚之旅舍。時王龍溪至自浙、遂共避暑山中。尋病作、不果白河之行。至九月返舍、而曾夫人卒、先一旬矣。公與雙江通書論學已久、至是得面相質證也。

倡議築孟瀆堡。

鄭開陽曰、東南海防與西北邊防不同、堡之無補於江防海防、較如也。惟河莊一堡、又當別論、而不可以不築者、此荆川唐公之見所以爲不可及也。何也。孟瀆乃蘇松諸郡之咽喉、大寇若犯江南、此爲最要。愚於常鎮諸論已發明之矣。荆川默識乎此、倡議興築、勞民費財、萬姓怨讟而弗顧、厥功大矣。孟瀆堡、官軍居民與小河港二巡司弓兵協守。城周圍包五百八十丈、高二丈二尺、厚三丈、門六座、（縣志作四座）。水關南北各一座、窩鋪二十座、雉堞一千九十七座、均載江南經略邑志營建志。孟河城嘉靖三十六年築。（事略志作三十三年、誤）。時因倭警、巡按尚維持疏請于孟河築堡城。周云云、荆川公倡議之、而巡按尚公爲之疏請也。孟瀆貫按中、北入大江、設官駐兵、屹然瀕江重鎮。

薛應旂起復故官、備兵延綏。王槐野與薛方山書云、頃睹傳凡謂從方面、仍領原銜、除前日之命矣。亦是公可出以明吾志。夫世事浮雲、造物小兒、未有大男子、真小兒弱言也。白衣蒼狗、斯須改變、自昔人固漢之矣。公號爲華華曠覓之士、獨奈何不審斯道乎。寓庵公言公遠徂林莽之間、蓋履迹不入於市、客有問其

廬者、飄匿而不異發、則乃古人鑒坏之意矣。然此但可異於凡流、要非所以通於大方之觀也。所謂大方之觀者、嘗
稽之神龍、潛則潛於九淵、游則横乎四海、潛見大小、不可形求、不可定擬、故孔子取之以喻君子貴變化之義耳。若
塊守一隅、自以爲渠是以往、即可立名書世、此乃道旁橫立禿木耳。彼其甚且不足以休行人、列以上栖九日、下覆
入挺乎。頎公改技、刃用之以匈奇焉。吳中古稱才窗、然奇雋者不數數見。進叢王子有言、自季札子游以來、歷數千
歲而始有荊川唐子、若是乎其難且疏也。今唐子既出而公復欲以遺榮文章表見于世、恐山川精華不能分而爲
二。不若頓進叢王子、之意、去之而勉勁功業、懷仁義之實、以拆靡斂而抹蒼夷、亦庶幾哉於當世之治、可與前行名
臣比宗矣。方山紀略、三十四年、調陝西按察司副使、整飭延綏兵備、兼分巡河西道。巡撫王孝泉設燕于楡林學、謝
不敢當。孝泉曰、邊方子弟、不知師範、特屈先生以示觀法耳。因集諸生講學、孝泉曰、皆汝輩所未聞也、小子識之。與
僉憲楊明田、師震、總戎李北峯、輔孟、游擊宋游河套紅石峽紅山寺、孟宋歷道總制巡撫之賢者、余肅敏馬端肅之
外、必以揚文襄爲首。近日則曾銑可惜、若遲兩月不拿、則套可復矣。總制賈礁村應春設燕于固原、日、先生在延安、
正范文正備西夏去歲。當事雖以難事苦先生、其實非先生不可。入月、當防秋之期、不應預科場事。巡撫浦北郭與
賈王二公帖檄入場、作試錄策題序文。閱通場卷、惟易經四十五卷無一可者。復將點落入百餘卷盡行詳校、取中
一十五卷。其一鄒應龍也、後連第、進士、授行人、選御史、即劾罷嚴嵩父子。嚴置方山于危地、遣以自逮其禍云。明年、

（丙辰）南京科道屠仲律等承嵩指、疏劾方山、吏部考功司萬寀以不謹落方山職。方山自是不復起。

朝廷遣工部侍郎趙文華祭告海神、兼區處防倭事。

五月、總督侍郎張經、副總兵俞大猷擊倭於王江涇、大破之。文華攘其功、且先密疏劾經養寇。帝怒、下詔逮經、以應天巡撫周珫代爲總督。

去歲七月、俞大猷敗倭於吳淞所、公有詠俞虛江參將詩四首。見荆川集。大猷別字虛江、任環屢破倭陸沙、寶山、南沙等處、襄創搏戰、氣蓋三軍。由蘇州同知擢按察僉事。又會俞大猷大破倭於陸涇壩、見記。頭、公亦賦詩贈之。詩云、鼃茲本小醜、突然障東沙。江左久承平、風烟頗堪嗟。一發竟連年、長驅若無遮。戎吏多旁觀、泄泄歲月賒。惟我復菴公、挺然不顧家。屢立矢石前、揚鞭京涯迮。所向皆成功、克敵無堅壁。賊畏如范韓、海外稱任爺。出師嘗露宿、月夜聞羌笳。嘉績在

朝宁、璽書賜安車。試看大捷音、彤廷頒白麻。持節過毘陵、共嘗陽羨茶。（任字應乾、號復菴、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明史附曹邦輔傳。贈任詩不載荆川集、見四庫全書任著山海漫談附錄中。）初島夷犯王江涇、橫行殺戮、公如姑蘇、登臺說周御史如斗、（字允文、號覲所、餘姚人。進士、釋褐貴谿令。入爲御史、按蘇松、以倭擾大計責總撫將帥諸臣、激揚士氣、有青陽、石湖、婁門、平望、寶山、木瀆、分湖之捷。改督學、晉僉都御史、撫南贛。後移撫江西、卒官。）曰、君見良民被刃耶。周言、須任使君來。有頃任至、語次啜茶、嗑椀碎之曰、某誓殲此賊。是夜出師斬五六百級。蓋南中首捷也。任有詩曰、三尺龍泉書萬卷、丈夫何處不爲家。（本常熟葉立本松窗快筆。）

倭據江陰蔡涇閘、分衆犯塘頭、知縣錢錞（字鳴叔、顯陵衛人。）率民壯數十人戰邑之南郊九里山、死之。（據明紀、及江陰倭寇舊聞。江南經略載在丙辰年。）

趙文華劾周珫、李天寵、薦巡按御史胡宗憲。劾珫、天寵爲

民、南京戶部侍郎楊宜代玩總督軍務、而●超擢宗憲僉都御史、代天寵爲浙江巡撫。鑄督察軍務關防、即軍中賜文華、文華威出總督上。宜懲張經禍、曲意奉之、文華視之蔑如。益顛倒功罪、易置文武大吏、惟所愛憎、納賄賂不貲、紀律大乖、將士人人解體、賊寇愈熾。明紀、文華是歲冬回京。

儀部陸五臺過訪陳渡草堂、傾倒論學。參考荆川集及趙大洲傳、陸五臺傳。按、五臺名光祖、字與繩、五臺其號、平湖人。嘉靖丁未進士、仕至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諡莊簡、其事蹟大節見明史傳。少年與荆川、龍溪、大洲諸公講學。其爲北直令時、邑生盧柟富而才、忤前令、陷以重辟、數十年相沿、以其富時、不敢爲之白。陸至訪實、即日破械出之、然後聞於臺。使者曰、此人有富聲。陸曰、但當問其枉不枉、不當問其富不富。果不枉、夷齊無生理。果枉、陶朱無死法。(見明辯史類鈔)

撰送何沈兩公回蜀廣序。見荆川集。

明史何卿沈希儀傳、嘉靖三十三年、倭寇海上、詔卿與希儀各率軍赴蘇松軍門。明年充副總兵、總理浙江及

蘇松海防、兵與將不相習、又不諳海道、竟不能有所為、並為御史周如斗劾罷。余考世經堂集、寔天趨熊、曹邦輔與懋曾楊宜皆不喜沈何也。荊川公送兩將軍序當作於是年、未居有懷公喪之前。卿字柏村。希儀字唐佐、號紫江。四庫提要謂公晚年熏蒸語錄、與之俱化。（荊川公三十歲即讀程朱語錄、亦不自晚年始）今觀是序、灝灝有河海之勢、何曾有語錄氣味。蓋公文章根柢已深、又極留意將帥才、每遇鷹揚有事、奇才淪落、感慨惜之、念動於中、文機不運而自轉、文情不求深而自深、而奇文出焉。黃梨洲所謂荊川無意為文、而文自至也。沈希儀之調海上也、內閣徐少湖與之書云、區區以地方之故、望於執事甚厚。又念執事夙負盛名、若晚節一出、無所建立、將舉其平生而棄之、故尤望執事一抒遠猷、滅此小寇。而傳聞執事在軍門布袍革履、有山林之志。竊疑執事身已出矣、豈得復為此、未敢信其然。茲得書、知慨然以討賊自任、喜甚、慰甚。人、生既到五十以上、精力豈能如前、然古之名將、蓋有輿疾而致勝者、有不事甲冑而成功者。楮末所云、更望執事盡去此念。執事毋日為區區、只上思不負主上眷知之厚、下思不愧荊川二十年之交足矣。損惠厚儀、區區不敢以諸將待執事、乃以世情相待耶。附使返璧、惟照存為愛。又少湖與南中督撫書云、將才難得、如沈希儀、何卿皆宿將。彼見上官不任之以事、又不優之以禮、自討不能展布、且防後患、於是各為避去之謀。或佯為喑聾、求以不才劾、或故為偃蹇、求以無狀劾。兵部見諸

公彈章交至、殺吾、遺頭、只得覆行、援聞。報所然而去。董非諸公能去、兩人乃兩人能憑諸公也。又茅鹿門與趙

王京大怒、書云、狗為兵所向撫沈希儀輩、皆川廣名將也。比聞其言、所部者不過所據家丁數十人與本處一二也。

日烏合游食之卒而已、更無數千專領之兵及一切不貲之費、今吾以恣其出入之厚賞、猜嫌其間。覶上數書、

可知沈希在奉上請狀、而荊川公序文所為數皆於人不能自為材也。

七月朔日、有懷公卒、年七十三、葬黃塘祖塋、在常州東郭外舊永豐北

鄉。祔於給事中曾可公之次。遷任宜人柩與合兆。

錄王遵巖撰有懷公行狀、已讀羅念菴撰墓誌見前者、不錄。信陽州衞

舊常隙、公在州、與衞官戴然在戶部監十庫、與中官共

事、強則取禍、弱則招侮、公平心其間、中官皆得公。永州

有南渭王府、每招飲、公輒往、往輒盡醉。後公去州郡幾

何年矣、衞官、南渭王之書簡不絕也、而十庫中官與後

共事戶部郎、必問唐公宦蹟所在、居起何若。公亦每自

喜曰、武人、中貴、王府皆仕途所謂極難處者、我能不覺

其然。然公未嘗曲法徇之。其於物無害、中心誠有信孚人者。公嘗病困、手書與友人訣、吾平生無他長、惟不忮不求二字可以無愧。至是寢疾、復舉以自訃曰、吾知免矣。疾篤、命諸子告别於先祠、徹薦果。公方坐取一果啖之、核未吐而瞑、面微含笑也。葬畢、三虞方訖祭、異香滿室、室内外聞之、莫知所至、乃從靈几前起也。臨化實景、死後靈響、非積功累行、氣完真還、胡以有此。嗚呼、如公者、生死之際可謂全矣。又云、人知應德之進道、而不知由公教之、而後有以成其學也。知應德之遯世無悶、而不知由公安之、而後有以樂其天也。公未嘗言學、而家庭刑範陶成之實、學者可以觀矣。蓋語公之所以自成、則在漢陳實、晉吳隱之之間。語其功之在於後世、則與宋之程大中、朱韋齋比盛云云。湖南通志、唐瑤武進人、嘉靖中知永州府。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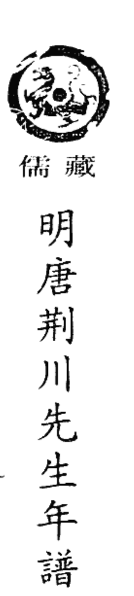


識人材、備。民力、作、教詩（原本誤，據譜）

趙大洲祭文曰、士有百行、厚實先稱。曲禮三千、忠信爲根。於惟先生、追媲先民。匪夷匪惠、居身有珍。不隨不激、道廣難名。將使守玄者尚其體素、而持議者無以容其譏評。先生之仕也、既與民相安於牧馬之野。先生之退也、猶與士相忘於亡羊之濱。委蛇白下、懸犢零陵、買田陽羨、築室南荊。蓋冥冥欲掩跡於谷口、而昭昭自揭影於上京。由學箕之賢多、故盍簪之譽興。嗟乎、遊伊洛者必仰大中之休範、而交建安者先慕喬年之儀刑。某等託交令子、久嚮清貞。生不能隨升堂之拜、沒寧不動寢門之情者乎。爰合辭而共噫、見吾道之同盟。嗟嗟、豈止於斯、雖千齡有修嫮之士、尚友斯文者、猶當下馬而尋墳、猶嗟先生。是慰是歆。行狀、祭文、自述、墓表、大（原本集。誤。唐氏譜不載。）

中麓撰荆川傳曰、人徒知唐子之進道匪懈、不知由其父教之而後有以成其學也。知唐子之遯世無悶、不知由其父安之而後有以樂其天也。知唐子之應用無窮、不知由其父作之而後有以善其政也。非是父不能生是子、非是子不能承是父。

昔柏泉來書云、瑞擬秋中急圖一晤、稍所請益、不謂兄遭此大故、而江上亦又擾擾、比日喜聞賊稍稍遠矣、乃拙室偶病疾頗重、近今調理半月、漸有生理、然尚未脫然也。嗣兒庶弟皆在韶昏、百事一身、亂我衷曲、無由縮地、一附懷翁老伯之棺、哭以襄事、負負無可言者。乞亮之也。重惟昔人有言、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願兄節哀、爲後學後世加愛、不獨今天下云爾也。病妻稍間、江上無警、仍必圖面教、相期於獻歲之首、幸不棄也。東望、



不勝向往。（胡莊肅集。）

倭六十七人（江南經略作五十三人。）自焚其舟，登岸劫掠，自杭州北新關西剽淳安，突徽州歙縣，至績谿、旌德，過涇縣，陷南陵，流劫蕪湖，燒南岸，奔太平，犯江寧鎮，徑侵南京。兵部尚書張時徹等閉門不敢出。倭紅衣黃蓋，帥衆犯大安德門及夾岡。越二日，趨秣陵關而去，入溧水縣，流劫溧陽、宜興。聞官兵由太湖出，一晝夜奔八十里，越武進，抵無錫，駐惠山，進至滸墅，始爲應天巡撫曹邦輔所殲。（以五六十人之小寇，經行數千里，進薄大都，至城門盡閉，與近年以三百人犯溧陽十萬之甲，同爲千古怪事，尚謂國有人哉。此時公方伏苦次，痛憤甚矣，知其易枕塊以枕戈，幷爲國而泣血也。待喪終出山講學，人猶紛紛議之，謂講學講學，至有胸無心，此孔孟程朱萬不料於後世者也。讀徐少湖世經堂集，責以易裁菴書，知此詩應曾場宜正宴笑歌舞於錢塘衙上，且以邦輔捷疏不署其名號之。裁菴宜別字。）

俺答大舉犯大同、宣府，參將丁碧戰死。進犯懷來，京師戒

嚴、參將馬芳敗寇於保安。荆川集有贈馬芳詩。

時朝議欲以兵事起公、有金革無避之說。公寓書門人曹子泰評事、懇其力為斡旋停止、並以死自誓。

書云：聞軍門諸公欲相薦紛紛、有金革無避之說、聞之令人驚慚無地。若無此事而先言之、則為躁妄、若有此事而後言、則又無及、故不得不以託之子泰也。僕固陋之人、所以自立於世者、守區區之禮義而已。如老婺守節、蓋亦幾十年苦心。若一日忘哀冒利、恬不知耻、則所謂舉其平生而盡棄之、生不如死也。若既有成命而杳趄前却、不肯即赴、則罪且不測。是諸公之愛之者、乃深禍之也。若無此疏則已、若軍門諸公或撫按或操江、但有一疏到京、言及鄙人姓名、煩即持此字到少湖處、一陳愚鄙委曲。少湖公在今時最號為維持風教、保全人



才者，雖一介之士，苟可以全其名檢而遂其素履，亦必留意。况僕素以頗識廉恥受知最深者乎。金革無避之說，蓋指當時如魯伯禽有社稷重寄者言之。此只可爲大臣任兵事者之例，非可爲小臣無關輕重者例也。只可爲見在金革，不當因喪而廢事之例，不可爲見在閒散之人乃却去喪而任事之例也。有可有必不可，此辨禮家之所死守也。見在金革，不以喪廢，猶爲甚不得已，見在閒散，去喪從事，更何説乎。若有此舉相及從之，則死有不能，不從則罪，或不衈。願吾友委曲轉言，必使得免于此，只當救一性命也。情切詞迫，勿以爲怪。異日服滿之後，國家但有驅使，臣子之義，自不當辭。但在喪中，則必不可也，必不能也。子三人：長名鶴、宜門人，名翔，字子。

冬十月，朝廷殺總督都御史張經、巡撫副都御史李天寵、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明史本傳

十二月十二日壬寅，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華山、終南山鳴，軍民壓死八十三萬有奇。致仕尚書韓邦奇、南京光祿寺卿馬理、國子監祭酒王維楨與焉。明紀、薛方山丙辰正月出關、有祭王槐野、馬谿田文。

三十五年丙辰，五十歲，居喪。

正月二六叶、萬鹿園卒，年五十九。

鹿園行狀：時尚書張公經爲總制，乃作書以告終始，主於截海之說。君至督府，病勢復作，下血數斗，幾暈絕，右手足痲戍痿痺，伏枕三月，猶日以地方爲憂，因陳固守京畿之策，以告當路。吉陽何公遷、大洲趙公貞吉、兩溪萬公恭聞君之議，翕然是之，以語於總制張公，乃強君以出。君扶病就道，與武庫郎中譚君綸兼程趨吳中，募

兵度地、築臺置柵、開濠設險、爲拒守之計。至嘉興、值大股賊今、平望來、勢甚熾、君曰、此賊重載而還、志戀財貨、可要擊而破也。遂親詣戰地、布險設伏、分立奇兵、水陸並進、期在必克。張公堅執不從、惟欲收兵閉門以待其去。君不勝憤激、變色而作曰、若賊來惟欲閉門棄其四隣而不顧、何用總制爲也。事皆掣肘不遂、坐中忽昏暈絕去、急進湯藥始甦。自此語言蹇澀、口吻流涎、臂足愈痺、精神恍惚、健忘。方欲辭病、復詔爲提督漕運。君以特命、不敢遽辭、乃沿途倩醫調治。赴任月餘、值倭寇犯鹽城、先期漕運巡撫鄭公曉出巡揚州、料理通泰兵事。君在淮、鄭公行文欲調兵守廟灣、君測曰、此賊必赴雲梯關、若守廟灣、則緩急無及矣。後賊果趨雲梯、見有備、尋遁去。乙卯秋、病勢轉劇、上疏歷陳得病之由、懇疏乞歸。

未幾復推爲浙直海防總兵官、言者謂君病久、不堪任事、始得以前旨歸山中。君曰、吾此歸已成廢人、惟須靜養、以卒舊業、不復更以世事攖懷也。未幾忽疾大作、痰火上壅、一夕而卒。鹿園有武林病居寄答唐荊川太史詩二首、不得其年、錄之於此、病歸辭祿家無計、老去貪閑子暫居。賓客到門常不接、詩書乘興獨難除。已知歸養形終滅、稍悟浮虛意覺舒。爲問荊溪唐太史、道心病後更何如。十年學道渾曾悟、遇景還迷却未曾。身事欲闌翻不了、道心將見轉難憑。故人同病誰堪語、末行無矜衆所憎。汩汩流光知不返、舊盟空復憶山僧。

官軍擊倭於松江、敗績。

公會趙大洲於金陵、復如揚州。

胡柏泉書云、久不侍教、積疑積感、欲就正於兄者種種。前金陵之行、苦得信之晚。二月中一赴大洲之約、知兄尚留揚、急使人奉請。至葛宅、知以十三日歸矣、悵惘之極。幸莫春之約在耳。度此時貴地尚可緩、恐向後漸逼

難出矣。倘惠顧前約、得一就見、至幸。且大洲兄亦欲再面也。二月二十二日返自京、賤目互病、今右目猶羞明昏眵。力病口占、不盡欲請。若嫌於言至京、則棲霞去京三四十里、去龍標只二十里、甚僻也。又否則生八六三上（有字疑誤）之間如何。并望報音、以慰飢渴。（公在寓中、何爲有此行也、是時寇深矣、江南北盡被殘破。公嘗至姑蘇、登御史臺、說周觀所破賊矣、而鄭公詹泉方督漕維揚、兼提督軍務、公之如揚、無亦如姑蘇見周公意歟。蜀是鄭公屢破強寇立奇功、公必有密陳方略者矣。蓋公亦深知兵、公之屢見之、亦蒿目世艱、有所商榷耳。公與趙公、鄭公均相知、無妨以衰服見也。徐石雪自北平函告、在廠肆見荊川公扇本畫幅、並攝影見示、上題五言律詩一首、隱隱帆檣外、分明見法幢。川光孤斷石、井脈割寒江。折葦僧歸渡、辭朝客倚窗。一窺龍女偈、坐使戰心降。跋云、乙卯春初過潤州、不及登金山、戲寫以寄游目。荊川子漫筆。此畫曾經南皮張香濤收藏、有南皮可園珍藏之章。可園、香濤仲子權之別號也。荊川公書跡多矣、畫則僅見此。附記並此、以俟博雅君子之考。鼎元謂乙卯春初之過潤州、蓋亦如金陵如揚州訪大洲詹泉也。）

三月、朝廷進胡宗憲兵部侍郎、代楊宜爲總督、張京賢代

曹邦輔巡撫應天、阮鶚代宗憲巡撫浙江。

鄭曉在漕運總督任、連破倭、前後斬首九百餘、召爲吏部侍郎、晉南京吏部尚書。帝以鄭知兵、夏四月改右都御史、協理戎政。

倭犯江陰、將逼常州、義士張邦定率義兵禦之鄭陸橋、力戰以死。（按武陽合志、向洪邁有鄭陸橋畫卷序。）

徐海引倭衆犯浙、焚舟示無還意、圍巡撫阮鶚於桐鄉。時兩浙皆被倭、而慈谿焚殺獨慘、餘杭次之。柘林、乍浦、烏鎮、皂林皆爲賊巢、前後至者二萬餘人、詔胡宗憲急圖方略。（徐承烈聽雨軒贅記、明嘉靖時、倭寇沿海而入、蹂躪東南、浙之嘉興被禍尤酷、常掠貲財婦女、貯之三塔灣僧寺中、而率衆往攻桐鄉去。婦女數百、日夜悲泣、慘不可聞。寺僧妙諦惻然、遂辭守者、開門放之、令各逃、取金帛逃去。婦女中有言恐累及禪師者、妙諦曰、吾以一身而救數百人之命、雖死何傷。於是衆皆羅拜、四散而逸。僧衆皆勸其同逃、妙諦曰、不可、吾若一走、則追者立至矣。因獨留以紿之。守者還、知而亟鞫之、妙諦言、適見車戮。）

尊者以實許擊門開導之使去吾不敢逃也守者隷畏鬼神、聞其言而僧且正病酒、不能行、遂歸妙諦以俟之。未幾倭歸、知其爲僧所放、因重笞守者、而縛妙諦於寺東石坊柱上、盡矢射之斃、復堆薪焚之。後倭寇平、受其恩者拾燼餘之骨葬於寺後、而血痕入石、至今宛然、因蓋已三百年矣。甲申七月、予至嘉興、聞其跡、即至河畔、因過訪之。石坊在三塔灣東百餘步塘路之旁、坊已頹廢、惟石柱尚在。近視其上、微有形迹、而模糊、遠隔十餘步觀之、則酷肖一僧側首向內坐、頭與頭及肩俱明晰之甚、以下但一片似血非血之痕而已。旁有居民數家、予就而問其異、皆言天晴不甚了了、惟一至陰雨、則其形分外顯著云。嗚呼、忠義憤鬱之氣、萬古長留、石坊血痕與未央宮前草色、可以並類而觀矣。

四月、倭寇入圍郡城。賊自小河入。

六月、賊掠村鎮、江陰之賊走往江北、復回澄、犯包港孟河、入顧村嚴莊、焚掠無遺。江南經略。

公在金壇、有與二弟書。

書云、二弟爲我憂念、我即日入金壇城、一坐五六日後、當遣人至家問消息、更作歸計也。兵戈離亂、不忍言、亦未知禍之所止。生民何辜、遭此痛酷、毫髮無可援手處、

令人長嘆、止能爲一身苟免計、亦可自笑也。一弟知吾此情乎、奈何。明清名人尺牘墨寶。

姜鳳阿寓金沙、奉書云、邇來得從吾師於金沙、日聞至義、方自喜、以爲此生之大幸、而吾師則遠欲去此地矣。悵恨當何如、悵恨當何如。某昔從游門牆、意吾師教人惟於氣節上立腳、義利上認源頭、便了人生大致、故每每自重其廉恥、而欲於微芒毫忽之間積而養之、以不失此身於可賤之地。去歲居常、時時親炙道範、則又見吾師性情日就中和、造詣日底純粹、德業日進光大、行方智圓之說、時啓其衷、較之向之所聞、似亦更有進矣。然未知吾師胸中乃有如許寶藏、故又欲求見龍谿、一聞其論、如冬遊記所載諸語、使此心豁然、以爲求進于淵深微妙之指南。而金沙相從以來、時得一見奇寶、則知吾師中之所藏、淵乎不窮、其精光射人處、如出火之金、又純然若經百煉而未已者。蓋吾師於龍谿公其立身雖各有地、而超倍絕人、學問蓋世、則未可以彼此定優劣也。某方自幸、以爲不必於他求、而吾師亦時賜勇拂、若不忍以終棄矣。然而定居之約、竟不獲終、某又竟未能移家以相從於所往、豈非心誠未至而緣分尙淺耶。是可嘆也。此間講論、有數番精義格言、竊欲編次成帙、攜以入京、時一拔展、以爲身心之助、而徒舉其端緒、莫能蒇、是尤可嘆也。金沙似難久居、吾師既不果來、某於此役、當觀事勢、謀圖遷徙歙邑、庶於人情措爲相安耳。吾師若往宜興、幸早報之。某得少間、即來逆隨山中、

與思節請兄同諸終此。是論也。詩方懸殤更所慎出入、翰遊自重、以敘難懲。書書載。在屬阿集、讀畫讀、蓋屬阿丁嘉年憂在家也。是歲五月刊文祖六十四卷、屬門與於[illegible]次之役。

趙文華進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出提督江南浙江諸軍事、文華自請行也。文華欲爲公修葺先墓、有墓表。公公以書堅拒之、末有云、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故曰、或與人以千金、而未必有感、或與人以一飯而終身德之、鄙人之於公、宜相知也久矣、萬望即賜停罷、庶使異日尚可奉教、不然、是非以厚之、乃絕之也。見荊川集。

胡宗憲遣客蔣洲陳可願入海島招汪直、直見洲等心動、又知毋妻無恙、大喜曰、俞大猷絕我歸路、故至此、若貸罪許市、吾亦欲歸耳。明史紀。

俺答二萬騎犯宣府、游擊將軍張紘戰死。

李中麓賦詩見懷。

詩二云、唐君吾畏友、剛柔而有斷。讀書古左史、拜官今右諫。多能乃其餘、象緯善推算。兩仕兩見麾、不能爲巧宦。羞稱卞和氏、荆玉輕三獻。著書似揚子、解嘲兼解難。又復似稽康、因而成懶慢。戰勝身漸肥、寡營病已間。工文恐役思、破焚筆與硯。見聞久棄捐、心性能磨煉。所居牖蓬蒿、所食惟藜莧。他人或不堪、妻子俱無怨。但聞司牧貪、憤恨時扼腕。別去歷歲時、生來異鄉縣。何日得合并、再聽新雄辨。此中麓九子詩之一也。九子者、荆川公外、爲李愚谷舜臣、劉嵩陽繪、羅念菴洪先、呂江峯高、熊南沙過、趙浚谷時春、王遵巖慎中、屠春谷高也。原序云、李空同有九子詩、率多詩文之友。予亦有友九人焉、詩文而兼經濟者也。勿論經濟、其詩文不屑乎今、而亦不外乎今、不蹈乎古、而實不違乎古、有可掩蔽前九子者焉。同履仕途、相繼一廢弗起、惟趙浚谷起而復廢。產各殊方、無緣再會、別近者亦且十餘年矣。丙辰六月六日、熱蒸坐臥、蚊聚成雷、通宵不能假寐、安得高閣迎風而玉井合霜乎。起步中庭、仰見玉繩將低、銀河已徙、愛念同心、作爲九詩歌之。

公小祥後，走武夷山中，會王遵巖論訂有懷公行狀，將乞羅念菴爲墓誌銘。（遵巖行狀、念菴誌銘、武夷並詩、錄見前。皇甫子循贈荊川公詩云：「那堪逢亂後，重此對離羣。歲晚崇江道，天長慢嶺雲。垂魚尋漢祀，仙掌謁秦君。獨往情猶在，夜啼猿處聞。」是歲子循自黔中解受事在舟，而荊川公此次似在武夷山中度歲。以當時傳有期以兩年始還之說，用避軍門諸公弓旌之招也。）時

八月，胡宗憲破徐海於梁莊。

十一月，打來孫十餘萬騎深入廣寧，總兵官殷尚質戰死。

是歲，周瀉陽卒，（五月二十六日。）年五十。（事略見前。）華亭楊細林卒，（十月。）公爲祭文。（見荊川集。按：楊名瑄，字廷之，細林其號也。與公同鄉，戊子鄉薦，卒業南雍，爲祭酒張文定公邦奇、司業所知。又師事呂涇野先生，受毛氏詩，名噪四方。甲辰謁選，得福建延平府推官，擢辰州同知，調漢陽推官。乙卯，遷浙江同知，以過勞得疾卒，年五十五。著有言史慎餘、服故逮、火餘若著、雅歌詩、傳心數學、蒙養正詠等書。在延平時，河南飢民男女八十餘人流入閩，監司盡繫之，坐以盜，公力爭曰：「此固未有攜妻子以爲盜者。」遂得釋。其餘善政甚多。長子豫孫，舉丁未進士。（摘徐少湖撰墓誌銘。）考：豫孫字幼殷，號朋石，卽公祭文中交甚公之子祠部言云云言也。有吳復吉字舜弼，號石閣，正德九年進士，作州推官，著見謗，左遷教王府長史，亦華亭人。荊川集

中所云石湖王傳尋覽拙集、見贈長句者也。秋、弟子吳峻伯北上過訪。山齋藏編曉治武進荆川唐先生遺儲張二道人經棹過訪建呈詩云、小延琴書烟浦、毘陵秋月幸逢尋。幾年龍臥同巢許、意懸遊學向禽。道侶共參眉宇氣、齋居翻識市城心。獨餘得散趣徵隸、猶抗塵容領德音。爲關侯廟記。見荆川集。記爲外孫慎行書、今尚存於廟壁。

三十六年丁巳、五十一歲、居喪。

春正月、朝廷改阮鶚福建巡撫、新設命胡宗憲兼浙江巡撫。

二月、俺答以二十萬騎分掠大同邊、殺守備唐天祿、把總汪淵。

李中麓臺集、賦詩見懷。

詩云、臺近古城隈、出門即上臺。雨餘園景麗、客至野筵開。煦日花間轉、光風草際迴。遙思唐太史、何日共啣杯。序云、曩予有詩二句、煦日花間轉、光風草際迴、自謂尋常不足觀。荆川獨愛而誦之。丁巳春宴客城南臺上、風景適與詩合、遂足成一章、兼及荆川。據詩之日、迄今二十五年矣、再加此數、則人各入十上下、未來事安得

而知之。道遠別久、懷景思、此詩亦情不能已爾。（錄閒居集）

答常鎮道王鹽川書。初、鹽川弔公之喪、在山中不值。未幾鹽川奔喪歸、郵函問公、公報之書。見荆川集。按鹽川名崇古、字學甫、蒲州人。嘉靖二十年進士、後總督陝西延甯甘肅軍務、致把漢那吉、俺答遂率諸部款約、來受官封、舉五十年來邊患、東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鎮數千里軍民樂業、不用兵革、歲省費什七、為一代奇功。荆川公與其書、謂推公毅、宏才、行當為時名臣建勳者也。荆川公於吳峻伯、萬兩溪、王鹽川皆激賞之於位未崇之時、後皆成大名、建殊勳。公其精於衡鑒者與。與萬兩溪書、亦近數年事。兩溪名恭、字肅卿、南昌人、官至山西巡撫、河道總理、時稱才臣。與鹽川、明史並有傳。

趙文華同部、以邊材薦公。舒獲譴、道又薦秦白崖中允。鳴夏、秦行至彭城、疽發背死。起公為南京兵部主事、顧憲成選傳、會有以材薦者、起兵部主事。遂不出、有與趙甬江司空書。

明史本傳、倭躪江南北、趙文華出視師、疏薦之、起南京兵部主事。父憂未終、不果出。

阡表、家居二十年、力得薦士者數輩為薦剡光、前後積

至五十餘疏。庚戌、虜寇闌入古北口、一夕薄都城、逵近震駭。副相華亭徐公階力薦先考與平涼、即趙浚谷。平涼起家兵部主事。未幾倭夷肆擾積五六歲無能少創、復有薦先考及胡公松者。先考亦起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轉兵部職方員外郎、尋轉郎中。時居大父永州翁喪、不起。

李贄撰傳、趙文華者以上命視師海上、來訪公、與陳機略。趙歸朝、首薦公、以南部車駕主事起之、尋陞北部職方員外、堅臥不起。與趙甬江司空書曰、傳不云乎、賢者之舉也必以類。公才果而氣雄、闊達而不拘細故、至於羽檄輻輳、意氣常閒、謀夫盈庭、議決濁暴、遂成濟功、以報天子、亦宜得雄果闊達能類公者而居之。而乃以加於僕樸細謹、賤墨而步、多疑少決、蒜錄兩兩、不可大受之士、危然不能勝衣帝、紀類緊山清肅道人、有枯槁沉鬱不揚之氣如僕者、何以差公之風。而乃以塵公之薦書、亦異乎傳之說矣。而又以其解言兵而薦之、其何以自信、而亦何以信

乎公之言耶。就使重新洙朱然夜則讀陰符、韜鈐、家書、又草草君溧孤、舉劍、兵矛、日則與介冑士相馳逐、如此。尊弄三兩年、終是軍旅未學、其亦尋以信乎公之言矣。一笑一笑。向別公于武林（前歲公赴武夷道杭州）。嘗謂玉歷侯封、爵天子建驥答四夷之勳、宜以屬公、一瓢一笠、到處丹丘福庭、宜屬之我、我見公其止此矣。適會揚招士言僕居薦、不堪、旅食、獨兩、僮子光槃、頭角四故頭軒然、有冲擧骨相、心慕自喜、又自負公亦善相人也。公不信僕言、乃亦不信僕之相、螢隸食我耶。雖然、公之於僕拳拳推轂之心、蓋積之久而爲之艱、幾乎所謂說上教下、語而不含言矣。公亦何爲而然。然則、公之欲以人事主、其用心亦苦矣。何能當也、何能當也。僕迂闊木慧人也、木豆瓦登、古詩模樣、不可以今。俠眉窄袖、鄉翁村嫗度態、不可以栽。業固山人也、蓋三仕而三罷矣。昔人言拙者之效、可見于此矣。使屏居山林、則尚可以無咎而無譽。使周旋仕路、必至于多懼而多悔、將速罪戾以累舉主。如何如何。聞元老相公拳拳援引、非公左右譴護、則不及此。近承部檄、待罪南曹、但以三年大故、精氣盡枯、發度況病、耳目半廢、未能奔走以赴。惟公教之。考是書見荊川續集、通行本荊川集不載。

徐少湖與公書。

書云、去秋聞兄入武夷、期以兩年始還、故久不得裁問。茲姜生至、即姜廷善、公武夷歸、有與廷善書。見荊川集。備聞孝履、甚慰甚慰。

新除計已得報、兄之於出處、僕之於去留、蓋各有苦心、只可兩人相對語而未易告人者。然嘗觀孟子之處王驩、雖比東漢諸賢迥然不同、而視孔子之待陽貨則猶未免有跡。此中更望兄深思而細察之也。白儀制人還、草率附此、不盡。見世經堂集。書中王驩、陽貨、皆指分宜。

姜鳳阿起復館職。來書云、前月白伯倫人回、曾附一東、此東不載。鳳阿集。想已達上矣。此東始終語意、皆受之存翁、即徐少師。某不敢有所增損。然其意則真是相知相愛、而欲相成之、甚非一切尋常推挽、徒以薦賢一事愜物望而了世緣者比也。愚至既在服中、且須繳還無疑。吾師出處關世道大機、方今世風日頹、須大有主宰者一挽回之、然覺甚難爲力。此某所以每私心付之於嘆息也。海上今秋想已無事、吾師服闋時、愚決再來、通書之後、或可一到



任。但恐明年有警、則兵憲遷除、似在所不免爾。存翁之意、惟欲別有處分、然竟不知果何如也。清宵教論、未獲嗣聞、瞻望師門、不勝戀慕。家兄還、先此申布。因履任諸冗在卽、草草、未盡欲言、乞尊亮。

公亦有書謝少湖。

書云、服中久不敢奉起居、罪歉罪歉。某至迂戇無能人也、甬江之薦與介翁者先生之用、誠不自意。雖然、舉無書抵政府之人、此風在古時亦爲罕闊久矣。甚愧僕非其人耳。古之人不辭以老病之身而當車左之禮者、其說固曰以成上之人之高誼也。某亦宜不敢以迂戇無能與衰病不堪爲解、而勉强就列者、非特以承聖明在宥之深恩、亦以承元老相公與諸公之高誼也。雖然、幾度沉痾、精神毛盡、大故之餘、哀魂未返、奈何奈何。惟公

委曲教之。是書亦見荊川續集、不見通行本荊川集。

又與南渠李相公名本書。

書云、某向時備員詞林、獲承清教。自相公大拜、竊與田夫野老同其慶喜、而不敢通一書于門下者、分不敢以瀆政府也。雖相公大度、不責禮于山林懶散之人、而廊廟掄才、乃借譽于樗櫟朽腐之士、遂奉明恩、復齒衣冠。自知迂劣、何以致此、忝竊忝竊。顧某衰絰纏綿、哀魂未返、藥囊常御、病骨轉銷、槁木形骸、豈堪鞭策。惟相公舊愛、幸辱教之。錄自荊川續集。

又與許默齋名論、是時掌本兵。書。

書云、向在京師、嘗獲承教愛于左右。自罷歸以後、適公宦游南都、又辱垂問、深見高情。當時即欲奉答、而公宦跡已北去矣。至今歉然。惟公當四陲晏然之時、而切切

爲籌邊之計、經略爲衆所望久矣。茲者北虜南倭、羽檄交馳、帷幄重寄、非公其孰堪此。昔人所謂才與時適相值也。逵羨逵羨。某廿爲廢人久矣、不意再塵衣冠、惟強竭駑鈍、以從諸公驅策、豈非所願。雖然、自度拙滯之才既無益於世途、迂褊之性又不堪於處俗、惟終老巖壑則無咎無譽。公素知我、何以教之。茲復僭有所云、東南將才深識海賊之情而熟知戰陣虛實之形者、惟俞大猷、其次則（缺二字）也。俞大猷已爲江海長城、而（缺二字）僉書廣東、置之無用、東南緩急不及應手。若得以南都營中一閒缺處之、亦可以爲預防之助耳。辱公相知、當亮我之不爲私言也。不宣。錄自荆川續集。書中原有空格、不知荆川所薦何人也。

又與馮侍郎午山啓。

啓云、白門一別、驚廿稔之倏新、華札幾緘、見兩心之如

故。頃因人望、晉貳冢卿。以疇昔道誼之知、敢效王陽登而貢禹喜。以今日政府之隔、自宜司馬進而安世疎。是以燕賀雖共平羣情、而魚書未通乎一字。惟僕之遇公也最故、而公之知僕也特深。睢睢盱盱、不近人情、傴傴僂僂、豈堪公事。曾負蘄長嬰舞荒雞之謬志、今已知非、原無製美錦烹小鮮之長才、老而更拙。循牆罔措、翹首一鳴。見劉川讀集。原注云、諸啓俱未及用。午山四十年任邢部尙書、本年閒住。見弇山別集邢書表。是時明。爲吏侍也。考爲午山與陳責卿（名儀、鹿天趣撰、見後）朔北通志、均不爲立數行之傳、爵位實足待乎。

三月癸丑、把都兒擁衆數萬入毓河口、犯永平及遷安、副總兵蔣承勛力戰死。吉能寇延綏、殺副總兵陳鳳。初、帝器王忬才、甚眷之、及所部屢失事、則以爲不足辦寇。夏四月、諭嚴嵩與兵部計防守之宜、嵩言毓河口邊牆有缺、故寇乘之入、宜大修邊牆。且令忬補選額兵操練戰守、不得專

特他鎮援兵。兵部條六事，如嵩指。帝乃下詔責忬，赦忬罪，實主兵滅客兵，如議。明紀

秋七月，俺答子辛愛入大同右衛境，掠應州、朔州，攻毀七十餘堡，殺擄甚衆。明紀

趙文華罪發，削籍歸，病蠱腹裂死。明紀

冬九月，沈青霞死宣府市。嚴嵩子世蕃啖其黨宣大總督楊順、巡按路楷陷青霞於白蓮教，殺之也。青霞在塞外有寄公書，書辭已見前。

是月，服闋，無出山意。趙殺鳴犢、孔子不渡河。救山殺青霞、新公之傷心甚矣。有與嚴介溪相公書曰：某不肯、奉尋負進焉、而承一言之教於左右久矣。適來不幸合先者、且廿年矣、然而不敢通一書於門下者、非敢自疏也、誠自度其暴迂、闒、膺賢無用、不足以煩將離之記存也。某誠自知其無用而相公誤以為可用、由為推轂、拳拳引而致之於朝、然知相公非私乎其人也。相公之心、豈一官之不任乎。其致、恐一士之不究乎其用、固且為言而拜士、固且為天下國家而用其人也。某亦非敢私為請以謝相公也、相公為天下國家

而用乎其人、其人宜爲天下國家謀相公也。爲天下國家謀相公、則莫如以身謀之。以身謀之、則莫如致其身以爲天下國家之用、以上爾相公以人事主之。素心、而明相公得士之效于當世、則庶乎可以爲謝而已。其如某、最迂闊得散、徒有路矩幾墨之小節、本無經時理物之長才、自知實不堪爲當世之用、以累相公知人之哲、而或以少損得士之致、此某■所甚愧而甚懼也。雖然、以某之最迂闊無用、而相公猶且拳拳引而致之、則人將曰、相公之急於求士而不責以備若此、相公之恐失一士焉而包荒不遺乎選、若此、相公之擧用無書抵敢府之士、動如古人若此。則是於公疇昔得士之致、不因某一人之迂闊無用而少有所損、而相公急於求士之心、乃更因某一人之迂闊無用而益以章矣。此某之所以稍自解其愧且懼、竊敢以不肖之身而仰承相公之高誼也。須奉新命、待罪南曹。古云、召不俟駕、禮也。況聖恩用之罪隷之餘、豈敢次且以速大戾。但以鳥獸蹌蹌之慕、甫及禪除、狗馬疾疢之憂、未離床蓐、形魂枯盡、不齒人羣、此亦相公之所憫念也。恐稽朝廷授官之成命、且負廟堂推轂之盛擧、謹布鄙懷、伏惟俯賜教之。考是書見萬曆本荊川集、康熙本及金陵局本皆不載。

答俞虛江書。與虛江二書載荊川集。

俞虛江來書云、猷自涉世以來、即聞有唐太史荊川先生倡明理性之學於毘陵之鄉、厭薄世俗溷濁、而動輒

直追聖賢遺軌，四方學者宗之如響。自顧無似，知所歸依久矣。討從事兵戎，奔疲東西，無有寧期，此願莫遂。比備職浙直，倭患肆熾，智短才疎，支持不給。雖欲假須臾去戎服，聽講左右，亦竟無由。而先生謬辱過聽，以數爲稍可與進，附賜佳詠四章，慰勉勤勤。數盥手捧讀，佩誦弗置，深加淬礪，奮策駑駘，恍若明師之日臨其上也。復得王龍溪、王遵巖一一公屢惠書示數，謂荊川先生每談論間，多有意於數之不肖。自愧譾劣，何以克當？久欲撰脩一楮，奉候門下，以未躬謁，未敢徑瀆。茲者又恐稽遲益罪，故謹專人薄致問安，并披露肝志，就正有道，幸垂聽焉。數少小時，祇奉師訓，以爲人大致要從光明正大路上著腳，不自揣志向，從幼已決，抵今犬馬之齒漸高，日在得失成敗中，未敢分毫毀裂，以從卑污，第資禀庸

下、每作用處頻失頻復、厲其不免、大抵皆緣鐵門關未過耳。玉鑰匙之啓、不無仰賴於荊川先生乎。嘗試求之儒者、中庸義疏云、中庸者日用事物常行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夫從古中庸莫過孔子、而善形容孔子中庸、又莫過鄉黨一篇、自飲食衣服之微、以至事君擯相之大、自鄉黨家居之近、以至立朝聘隣之遠、平平正正、切切實實、近人情、循天理、蓋皆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實達諸無聲無臭之蘊也。過焉者則蕩於矯亢而不近人、不及焉者則局於瑣陋而不中理。惟孔子中庸其至矣乎。殆使千世之下、有志之士玩而求之、若想見丰采於千世之上。先儒所謂弟子用心之密、豈不信哉。及今荊川先生萃造物之秀、負世間之英、得中庸正傳、而直覩堂奧者也、故一擬議、一舉止、皆足以爲軌

當世、開示來學、賢士大夫所仰以爲羽儀、赤子蒼生所望以爲霖雨者也。比來薦剡交上、公論攸歸、樹伊傅周召之勳、以開雍熙泰和之治、中庸所謂成己成物之道、不於吾身親見之耶。歆敢不洗心滌慮、致叩門牆、以償夙昔依歸之願、且冀效蚊虻附鴻翼、共翱翔于天地之間、則雖沒身碎首無憾也。昔張子厚得受中庸一部於范文正公、方得進於聖賢之學、此生賴以不錯。歆今日所厚望於公者、寧後於子厚耶。不知公肯進而教之否。畢吐素懷、不覺盈紙、伏惟鑒亮、爲國家斯文珍重不備。黃王氣堂集。

朝廷進公北兵部職方員外郎、命撫按敦公赴部、撫按檄郡縣勸駕。公有與尚仰山巡按書。見荊川集。

徐少湖與尚仰山巡按書云、大疏所請、仰見爲民至厚、

但部中以是額數執不肯從。今止乞得常墅稅價、其餘不免於糧上派徵。若得於派徵中一加意使猾胥不得作弊、亦所謂催科之撫字也。幸與尋齋公善處之。唐荆川今世人物、昨雖已起用、然以所薦非人、尚有未肯出山之意。望公爲具一疏、大略言原任某官某（此處稱道數句。）雖已蒙聖恩起任南京兵部主事、緣本官尚在制中、未曾赴任。今已服闋、乞敕吏部早爲敍用之意。公此疏入、僕從中調維、庶成就得一個人才、出爲世用也。仲山名緯持、湖南人、一號羅山。

姜鳳阿來書云、昨尊使允臧還、曾附一柬、蓋是存翁意如此、渠欲俟周尚一一道長題本至後、方有處分、庶不作兵事起用。今遽轉職方、則似元老父子實主張之、而所謂通融合併之論、恐亦未盡然也。以愚見料之、不久當

卽在本司轉授正郎職銜，以觀吾師經濟學術。此固無所不可，但見近來文選、職方諸公，每有題請，輒伺候於元老之門，似非吾師所宜爾。雖然，一時專體或亦繫乎其人。吾師既爲世道留念，當自有轉移作用之妙，要於無言而期於有濟，如昔所獲聞智圓之說，以行於其間，非區區淺陋所敢窺也。居勝遑附此請裁，夢寐宮牆，瞻依諒不違矣。示不盡之私，統俟面時悉之。王鳳洲嘉靖以來首輔傳徐階傳云、是時[illegible]事定、上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階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事、以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罰。[illegible]元宰疑荊川公之出、與徐少師必至京[illegible]係、今讀上二書、可以曉然矣。諸文華薦公、公未出也。既而文華且得罪死、[illegible]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求公、是尚得請係文華之薦乎。而後之人必曰荊川之出由文華薦、應分宜之召、史且書之曰[illegible]望[illegible]由此損之。夫分宜非以君命召之乎。荊川在山中二十年、不與分宜通一書、分宜此舉、豈知爲國求賢、不宜并說之、更不宜說及荊川。且荊川二十年中前後薦言至五十餘疏、文華一薦遂爲口實、世俗之所云云、[illegible]昌家氏所謂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也。

弟子萬士和之官江西、公與俱之廣信、預約羅念菴來會、詢以出處事。考萬思節丙午丁父古齋公喪、服除、補精膳司主事。以母老乞歸、遷職方員外郎。母卒、免喪、補南車駕、轉南儀制郎。是歲擢江西按察司僉事。王龍溪贈別萬履菴偕其師荊川唐子南行送之蘭谿詩云、江西夕照斂文空、去棹歸帆向此同。可是狂歌託衰鳳、設將絕響寄寒蛩。亡羊路覺千歧少、彈指心知萬古通。迷悟兩途應自驗、唐門衣鉢可無公。丁元薦西山日記云、唐太史起家兵部郎、萬文恭其門人也、力止其行、語次流涕不已。太史詰曰、思節何哭。曰、哭先生數十年清修、一旦付流水耳。曰、若豈以我為一官出耶。思節曰、分宜敗矣、誰諒先生者。及今返棹、猶未晚也。不聽、後以中丞鎮淮揚、兵敗僇死。鼎元曰、思節與荊川公同舟往訪念菴、非赴官也。是時公之出處未決、思節安得流涕而哭、安得有返棹之請。自是公與思節一訣、別千古矣、更無同舟之日也。是元薦之記載不實一也。

明史本傳、晚商出處於羅洪先、洪先曰、向已隸名仕籍、此身非我有、安得侔處士。順之遂出、然聞望頗由此損。

阡表、先考晚年之出、初亦猶豫、過浮梁謀之吉水。即羅念菴。吉水力贊其出、大都謂嚮嘗隸名仕籍、此身已非己有、

環玦之賜、惟所命爾。獲罪君父、幸從寬政、恩至渥也。別當軍旅不得辭難之日、得私此身、與徵士處士論進止哉。學力至此、豈猶未破毀譽關耶。先考始決。

羅念菴行狀、[illegible]。分宜起唐荊川爲兵部主事、次及先生。先生以畢志林壑報之。荊川欲與同出、先生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某所欲爲而未能者、有公爲之、何必自我。謝元辰、念菴己不出山、而勸人出山、得無處己於潔而處人於污、處己於逸而處人於勞乎。又考明史念菴本傳、流寇入吉安、主者失措、念菴出爲畫策戰守、寇始引去。是念菴非見難不救言也。猶左季高隱處不出、胡文忠與書曰、賊迫節莊捍木洞、先生尚能高臥乎。季高遂出。倭寇之亂、無錫姑蘇江陰並被寇攻、吾郡累累垂寇之實矣、是賊迫節莊捍木洞之等也、荊川公安得不出。寇入吉安、念菴亦安得復以畢志林壑爲言乎。況荊川欲[illegible]之出、分宜以書問之、未若荊川公之已經復官而以親命起之也。荊川念菴、易地則皆然。

冬十月、廷議以倭擾江北、督漕御史不暇辦寇、請特設巡

撫乃命李遂以故官（右僉都御史）撫鳳陽四府。時淮三中倭、歲復大水、遂至請饟增兵、恤民節用、次第畫戰守計。（明紀。按李遂字邦輔、號克齋、見前考。明制、設有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兼管河一員、撫淮揚廬鳳四府、徐和滁三州、治淮安。巡撫與督漕時分設時併。嘉靖三十六年、以倭寇日逼、併漕務於河院、特設巡撫海防、移駐泰州。四十年、倭患平、仍駐淮安如故。又總理糧餉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一員。嘉靖三十三年、以海警駐蘇州、時江南北有兩巡撫。）

蔣洲在倭中、諭山口豐後二島主源義長、源義鎮還被掠人口、具方物入貢。胡宗憲以聞、詔厚賚其使、遣還義鎮等以中國許互市喜、遣夷目善妙等四十餘人、隨汪直來市。至舟山之岑港、胡公誘置之於獄、餘黨焚舟、柵舟山、阻岑港而守。俞大猷戚繼光等四面圍之、賊殊死戰、將士苦仰攻、先登者多陷沒。（雲臺山人李杜撰俞虛江大猷功行紀曰、時天子必欲得直、至勤精禋、督府梅林胡公宗憲欲遣辨士蔣洲陳

可顧之其國誘之來。圖總兵盧公鏜揭陳辭倭之策、謂宜與通市。兵部郎中荊川唐公韙之、爲之請於蘄云、鏜

老將也、其策可用。獨虛江力爭、以爲不可。福建通志俞虛江傳、亦載之、鄭本此）。鼎元考、梅林遣蔣洲入海招汪

直事在三十五年春、汪直之來、爲梅林誘置之於獄、在三十六年冬、史載之甚明。是時荊川公尚未出山也、何

有助梅林許島人互市之請乎。

趙浚谷臘日寄懷公新除職方郎值鼎新朝堂詩。詩云、二十年同

玉署香、再蒙甄錄具兵郎。丹心未遂丹墀改、白髮空隨白日長。屢向樽笑尋孔棨、休言漢殿老馮唐。隴梅含臘折堪

寄、曉取不攜冰雪易。

是歲十月、無錫顧洞陽卒、年七十七。皇甫子循爲撰墓誌

銘。

三十七年戊午、五十二歲。

公落職歸、嘗居宜興山中、與諸生講學。宦于其地者欲一

見之無從也。有與陳遯齋、忍菴、王鑾川兵備等書、言以遯居自勵、不敢見官府。四方之行

過是邑者、必先禮于其廬、以得見爲榮。鼎元考、以不得見而御假生訪者亦

象矣。見萬思節上荆川師書。喜靜坐、遵巖子曰、荆川隨處費精神、可謂煥發。然自是上蒲團、便如木偶相似、收攝保聚、可無滲漏處、予則不能及。又王樵西曹閒記、予與羅惟德（名汝芳、號近溪）在西曹、羅問曰、近見荆川云何。予對以所憶大意、而不能敷衍、但述曰靜則見自家不是處、又曰人往往認賊作子。羅頷之。能樂與方外之士遊、曰、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同、而其苦行堅守、洗淨心緣、知自求之身者、固賢於今儒也。與慈舟、羣峯道人輩爲方外交、有贈素羣峯老覩詩等詩。曾與人無間於貴賤貧富、惟投其機則言笑無厭、有所拂則咈然見於顏面、趨避之途亦爲之趨避、曰、匿怨而友、吾弗爲也。其與人言、罄竭底蘊、若無所不盡。事關機要、則深沉隱默、際不可窺。於瑣屑之事、若不甚通曉、至於籌畫世故、則辨析毫芒。性恬淡、不樂仕進、而見民之瘡痍困頓、又若痌瘝切身、思救之如不及、貌不逾中人、而視天下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卵、處之晏然。舉天下之所不敢爲、不能爲者、獨毅然當之。居家窘甚、而於文章之潤筆、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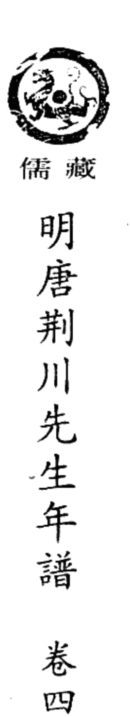
子之贄儀、未嘗妄取。林下三十年、合前後家居言之，翰林罷歸爲前家居、春坊罷歸爲後家居。不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緡、官府積公所却、至三千金。有與徐少初聚尹書辭巡倉巡江饒幣帛、與趙尋齋巡按書辭金、與郭似菴巡按書辭牌坊銀。有司以公却金修理書院、見公與徐少初邑侯第二書。郭似菴、名宗臯、公同年。尋齋已見前。少湖與向仰山巡按書、名忻、字子樂、盡。匡人、嘉靖辛丑進士。以刑部郎出守保定、爲楊叔山買田（見叔山年譜）備兵薊州、飭器練士、隱負長城望。治兵山西、巡撫應天、所至務鎮靜持大體、污吏皆[illegible]、[illegible]矜名節。詳陝西通志。以上節李贄續藏書荊川公傳、所述公性情與萬思節上荊川師書中相出入、蓋荊川與龍溪爲密友、而卓吾得之於其師龍溪者也。中麓補傳、南敘兩院每有創建及脩理牌坊之饋、一切拒而不納。常州府庫積所却有三千金。授徒數百人、初尚受其束脩之半、後亦不受也。行狀、於里巷親識、一蔬一果、受之亦未嘗苟。一時諸名公。論謹取予、必准公與羅洪先、不知者或以爲矯、甚者至用爲怨、公不恤也。

公在喪期內外、兩承朝命、初起南京兵部主事、就近贊理禦倭事。嗣以北虜氣急、復進公北部員外郎、以父服未終、堅臥不起。至是免喪、巡按提學二侍御奉旨促行。李傳。撰

有與尚仰山巡按二書。均見荆川集。又鼎元考第二書有云、尋古壘舊面之草、多愧虛名。雖明公匪私於其人、願竝朽亦何能爲役。以此與前徐少湖致尚仰山書合觀之、荆川公此時之出、明明係於少湖、仰山二人之爲力、而世之人昧昧不察、何也。

三月、祭告有懷公廟、赴部就職。

祭有懷公文、順之不孝、罪惡深重、居常不能承順顔色、臨病不能盡心醫藥、以致先考殞歿。終正之痛、無所復言。每一哀至、恨不即死、早侍先考於地下。行復自念先考百年門戶付托之重、苟活至今。顧平生頗無富貴之心、年垂五十、用世一念亦漸冷落。不圖喪期内外兩承朝命、臣子之義、不敢逡巡、謹於二月間赴京。顧世事之安危休戚、不敢知、此身之禍福利害、不敢知。苟時有可爲、不敢不竭駑鈍之才、時遇多艱、不敢忘致身之義、時或可退、不敢昧保身之幾。此先考之所以垂教、而順之



之所以自立者也。

行狀、奉旨起公爲南京兵部主事、公以有懷翁服未闋辭不就。又改職方員外郎、堅臥如初。提學御史周君如斗、巡按御史尙君維持以書勸駕、猶不起。二君復上疏、奉旨促行、親知皆勸公勿爲已甚。公自思本以罪謫之臣起廢復用、與山林處士徵士進退可以自由者不同。乃至浮梁謀之羅洪先、羅公復勸之行、於是勉強就道。

春初王敬所來書云、客歲信州獲摳趨門下、卽去歲冬公往會念菴廣信時也。已自謂不負此生、雖匆遽未盡欲請、然德音在耳、儼然師保之臨。某也雖愚、其敢負一宿之緣而不求嚮覺耶。恭惟歲律更新、陽泰入候、大人法天德履俱亨、斯文幸甚、蒼生幸甚。四海多事、東山之仰幾十年于茲、今徵書甫下、縉紳動色相慶、豈不惟恬澹之蹤可以抵

障頹瀾、而石晝之才且當扶植危構。自宋氏以來、儒者受不適于用之誚久矣。門下天挺命世、昭然建立、一爲昭雪、非百年快覩吾道將興耶。惟門下勉惟社稷加强飯也。念菴先生景德之會、適有羈役、不及造侍、去人甚逼、伏案歎此上侯。北行有期、尚能纏請指教。不備。錄所名宗沐、字新甫、天台人。明史有傳。

胡柏泉來書云、向承教䀌感切。七月中、徐少參赴瀾致書奉問。九月中、固原李倅名冑者家人歸宜興、又具書狀及薄侑行當自裁、言返初服、請教督府之幕、要之當有日矣。恭喜承簡命、中外歡動、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會見海波不揚、却走馬以糞、豈不甚盛。羈縻困頓、躬賀不能、敬專倅來、又愧不能爲禮、伏惟重自愛、以副天人具瞻之望。柏泉以去年趙慈谿薦起陝西參政、分守平涼、故書

冲云。二云

王龍溪送荆川赴召詩、與君卅載臥雲林、忽報徵書思不禁。學道固應來衆笑、出山終是負初心。青春照眼行偏好、黄鳥求朋意獨深。默默囊琴且歸去、古來流水幾知音。（據江陰李氏藏書題、謂以龍溪此詩爲識荆川詩也。原詩具在、果有識乎否子。）

華鴻山送唐編修起官職方和比部兄韻詩云、夫君出處繫蒼生、司馬才名重洛京。江上離心空日暮、天涯回首正春明。中原道路風塵靜、北闕星晨夜氣清。却怪煙霞舊成癖、五湖三徑尚多情。（此寄兄謂華請告。此詩錄自叢居續。）

李中麓喜聞荆川復官詩二首云、暫借兵曹寄此身、好看大拜極人臣。已知起廢非其願、竊喜朝堂又得人。堂卿俱是同時友、麵把高賢作屬官。出處偶然同柳下、指揮行見却呼韓。荆川原是濟川才、不獨文章耀上台。遴

會逢辰須早出、邊勞郡吏及門催。（鉢閣居集。）

新倭復大至、夏四月、分犯浙江福建、帝嚴旨責宗憲。

公到部、復進郎中。公冒暑遄征、遂發脾疾、吐瀉交作、臍突腹腫、閉門伏枕累月。（見與白伯倫議部書中。）

行狀、至京師未幾、陞協司郎中。公去國至是十有八年、始復以武事用云。公自丁有懷翁憂、哀戚過甚、至京病臍突面腫諸惡證。（公在喪期內外兩承朝命、即南兵主事與北職方員外也、郎中則到京後進。惟所表三次官階皆敍在居喪雖未起之前、蓋圖行文之便耳。）

秋七月、奉敕往覈薊鎮兵額。

帝從兵部尚書楊博言、命薊鎮入衞兵聽宣大調遣。王忬言、古北諸口無險可守、獨恃入衞卒護陵京、奈何聽調遣。帝怒曰、曩令薊鎮練兵、今一卒不練、遇防秋輒調他鎮兵耶。乃命公往覆敕曰、敕兵部職方清吏司署郎

中事主事唐順之。嘉靖三十年、該薊鎮督撫官奏稱本鎮兵缺少、欲行召募選補、分區設將操練防禦。兵部題覆允行。經今八年、邊臣玩愒、全不經心。每遇防秋、輒稱兵數不敷、多調邊兵、糜費糧餉、司計告匱、皆由於此。夫主兵不練、邊兵之調、何時而已。況連年遠戍、人情不堪。今特命爾前去薊鎮、會同東西巡關御史、查照兵部原題事理、照依區分、逐一查點現在兵若干、缺少若干、及閱視曾經操練、堪戰與否。俱要從實回奏、以憑處治。其缺少兵數目、今作何抽補增募、及責限將官如法訓練、務要堪以禦敵、以免歲調邊兵。爾宜悉心區畫來聞、欽哉。嘉靖三十七年七月十九日。

兵部咨、兵部爲遵照舊規、請明勅遣以重防秋事。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照得該本部題前事內開議、照薊鎮切近陵寢京師、關係甚重、自往歲虜變之後、節奉明旨、選練兵馬、分區設將、宜調邊兵、以圖久安長治。使

該鎮諸臣果能仰體聖心、募選土兵、補足原額、分設訓練、期濟戰守、則邊關之地、人皆爲兵、數年之內、兵皆可用、虜謀可以豫伐、邊兵可以免調、錢糧可以節省。夫何玩愒因循、年復一年、一卒未練。每選防秋、專特客兵、以致各鎮士馬疲於奔命、司計芻餉窘於供億、委非經久之計。況前項入衛兵馬、先該總督楊具題駐劄關外。該本部議、發聽候臨期酌量虜情緩急、奏請定奪。今總督王復又議分布古北關河、具奏紛爭。仰荷聖明垂鑒、特下臣等通行查議。除宣大入衛兵馬三枝、以該臣等議覆、二枝駐劄懷隆、一枝駐劄昌平、聽內外有警、相機策應、無容別議外、其本鎮練兵事宜、誠爲禦虜第一要務、即今若不及時整頓、主兵終無強盛之期、客兵永無息肩之日。臣等謹遵明旨、查據原分區數、東自石門寨起、西自鎮邊城止、各區設有參將分守、守備提調把總等官、俱有原額主兵數目、及本鎮鎮守總兵、分守各副總兵并各區遊擊、亦有額設兵馬相應查理、以備捍禦。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巡視。東關御史王漸東自石門寨起、西至古北口止。西關御史蕭九峯、東自黃花鎮起、西至鎮邊城止。各親臨關營隘口、照依區分、一一查理、要見二十九年以前原額軍馬若干、以後抽採若干、召募若干、解補若干、班軍若干、通共若干、老弱逃亡若干、緣何不行換補、見在若干、曾否操練、有無堪用。中間老弱逃亡、即便行令總督王會同鎮巡等官、嚴陽安、馬颯設法選補抽募、務足原額。責成總副參遊守備提調把總等官、揀選精銳、分別奇正、併力戰守、則鎮各有兵、着實訓練、使兵皆有用。盔甲器械有無完備、作何修整。射

操馬匹有無足勾、作何處補。主客供餉有無缺欠、作何充裕。其訓練事宜、與一應戰守方略、一一詳細具奏、定
奪。事完、該鎮督撫即將練過名數、清冊造冊、奏繳。清冊。咨部、以憑查考。如有仍前玩愒時日、本未補完而安
務已足原額、各衛選練精兵、可用支吾目前、致誤邊計者、照舊本部指名參奏處治。每年終、題遣御史
查照本部節次題准事理、具奏清查一次、各官部下兵有無缺少軍馬數目、分別等第具奏、以示勸懲。庶主兵日益而
邊防自防、戍務日新而實惠可稱矣等因。題奉聖旨、是、薊鎮總督等官不遵旨練兵、靠定邊兵調、以自備、倖虜
不至、瓢相玩、怠、以致各兵頻年違戍、人情不堪、糧餉多費。歲復一歲、何時而已。該鎮原分各區兵馬、你部裏差
部中一員、同巡撫按史便逐一查明、閱視兵數多少、及有無操練、限一月內回奏。目今防秋已近、責限王抒
陽安等處期量督練防禦。如再違延、參奏處治。其各邊兵馬明歲量爲減調、你每定擬數目來說。宜大兵
駐劄、慨陞昌平地方、依擬、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外、所有差官事宜、呈乞題請、案呈到部。看得前項事宜既經奉
有明旨、所議該司具呈前因、相應題請。查得本部職方司著郎中事唐順之留心邊務、堪以差委。除本官并隨
帶吏書、照給口糧馬匹、查例應付外、合候命下、行移各該衛門、請給文書、關防、聽本官進前去、會同巡視
東關御史王、巡按、關防、文書九舉、查照原題事理、親詣該鎮、依照分委司查理。完日、經自具奏回京。再照薊
鎮邊、自石門寨起、至西至鎮邊城止、延袤一千餘里、每區東營必須東經、西路各營兵馬必須一二路查、中

間戰守事宜，亦有應與督撫等官計議而行者、一月之內、誠恐辦濟未周。合無少寬數限、使各官得以竭盡心力、着實幹理、庶於邊防有益。臣等未敢擅擬、伏乞聖裁等因。嘉靖三十七年七月初九日、題奉聖旨、是、欽此。

給事中徐浦請令廷臣及督撫各舉邊才、帝從之、故侍郎郭宗臯、都御史曹邦輔、吳嶽、祭酒鄒守益、修撰羅洪先、御史吳悌、方涯、主事唐樞、參政周大禮、曹亨、參議劉志和、知府黃華在舉中。御史羅廷唯駁曰、浦疏本言邊才、今廷臣乃以清修苦節實學懿行舉、去初議遠矣。其實念菴亦具邊才、惜乎俗眼不能識。況又有夤緣進者、是假明詔開倖門也。帝乃責吏部濫舉、命與都察院更議。左都御史周延等言、所舉皆人望無私。帝終不悅、切責延等、所舉悉報罷。時海內賢士大夫被斥者衆、是舉上稍冀復用、爲廷唯所阻、自是皆不復召矣。見明紀。按丁元薦西山日記云、分宜晚年權衰、收召名士以自固、於是起唐荊川、順之、羅念菴、洪先、趙浚谷時春。道負氣骯髒、唐自恃才略、皆驟至節鉞、不終。念菴堅不赴召、至託方外之遊以免、聞其風者比於九霄之鳳。嗟

乎、一官之讀人多矣。鼎元巨、題設元薦。夔谷、荆川之出、其意以爲一官出乎。夔谷庚戌之出、由絵少謝之薦、與分宜無與也。夔谷到若負氣剛烈、非若荆川之少年敢介、晚歲涵養純粹。使其與分宜遇、必立決裂。且如明紀覲之、是念菴當日舉而未召、安有堅不赴召、至託方外之遊、如元薦所云乎。念菴與荆川齊雲別後、靜坐止止所中、三年不出、聞荆川詩至、始下看。而僞、（見胡宣撰念菴行狀、傳維辭明書念菴傳、及各記載）又何嘗爲方外之遊乎。此元薦之記載好爲遊談、不考事實者也。又念菴與嚴介谿書云、夫乘時建立、雖無是心、非有甚不得已、忍自拚棄。此非明公、誰則亮之。荆川某莫逆友也、學義才力皆非其比、然此心共許、形跡久忘、聞相謂曰、事憂之來、固當有任之者、非甲爲卿乙爲。爲者不逆其勞、不能爲者不矛相下。嘗之負戴在旋、多寡違近、各求察力、固不緣己與人、用與否也。往歲荆川特受深知、彼格彼用、凡平日深顧於荆川而不可必者、遂得之一旦、豈私荆川哉。彼誠足以任之也。疾且衰矣、所欲爲而未能者、彼誠任之、即比于自效可也、豈必盡出於我哉。且以荆川學力才識、幾一出猶不免人言、如尊論所云。至願向人者、其議論註措、爲之辨設。有[2]某者、議論註措素出其下達甚、則其祖尤集話、當復何若、又將何解於人言哉。然荆川自謂蜀報、宜不暇討人言何若、久之當自白耳。考此書念菴自云年五十七、當作於庚申春、荆川未卒之前。胡儒學案念菴傳所謂分宜延喜荆川爲兵部主事、交及先生者也。然介谿得書即止、而念菴亦未嘗以不任事爲高。長靈（元薦字）堅不赴召、託於方外之遊以免。云云、何啻癡人說夢乎。

岑港賊徙巢柯梅、胡宗憲上疏陳戰功、謂賊可指日滅。所司論其欺誕、帝盡奪俞大猷、戚繼光等職、切讓宗憲、令剋期平賊。明紀

九月、還奏疏載荊川外集。薊鎮額兵九萬有奇、今惟五萬七千、又皆羸老不任戰、因條上十七事③、著爲令。總督王忬、總兵官歐陽安及巡撫都御史馬珮、諸將袁正等皆貶秩。

趙筱谷聞荊川點兵詩、唐子雞羣鶴、爲郎更點兵。止齋將白首、安石爲蒼生。夢寐連床話、淒涼伐木聲。俗額頻振濟、海宇仰休名。

是行有盤山賊及三屯營閱兵薊鎮總兵開府處、喜峯口觀三衞貢馬謁袁齋廟一一首、古北觀降虜步射④至夜、山海關陳職方名峪蔡山、就遊登觀海亭、盧龍行、密雲閱兵、夜上石塘嶺關、古北口城、宿黃崖營、登喜峯古城、薊鎮

憶弟正之試南都副總兵馬芳歌順義道中望闕一首、順義公館題壁登懷柔城二首、黃花鎮拜聖誕等詩。道見荊集。川

姜鳳阿書云、近於伯倫處兩接手書、知差事將完、遲朝有日、私幸請教有緣也。抽民爲兵之說、亦知尊師所不喜。第西塘有聞、不敢不言、蓋亦彼此欲效其芹曝之愚。得來諭、當即往告之矣。或使言尊體尚有未安、豈日夕過勞、不得靜養耶。病來殊不自覺、又塞上秋風頗早、而嚴程趨事之勞、以一身獨當之、衣食起居之節、恐不可不加意自愛也。至祝至祝。承寄蒲洲詩、覽悉此兄之作、已最最成家矣。職業有苟之人、方爾從容諷詠、覽此能不生愧耶。鄙意以詩文須先知法、次須胸中積有奇實、然後流而出之、故欲少待其蓄。然竟悠悠、正不知胸中

奇寶當于何時始積聚也。鳳阿有與唐惠菴書云、荆翁趙門建白諸疏、議是其平生有用之學。今往海上經略、必更有可觀。

萬履菴跋胡盧山所藏唐師奉使詩卷云、荆川先師閱兵幽薊、有奉使詩紀關隘阨塞及設險校武事。自有盧龍鎮山川以來、纔有此作。其詩既刊行於世、盧山胡君復出抄本一卷示予、乃先師在時以貽君者。中有自書七言三絶、刻本所無、其餘間有旁註一二小楷、亦師筆跡。當先師出使時、且病腫、形骸索然。今觀諸詩、雄壯奇偉、勢蓋萬夫、其字畫硬健、寫意渾是一團靈氣、蓋捐血肉、鍊精神、實先師平生得力處、故神通妙用、雖於詩字餘技、亦有垂沒光彩如是。彼形骸之衰歇、可以爲世人病、未可爲至人病也。胡君篤志好古、攜此卷自隨、常若在師左右。余忝爲師老門生、一别萬里、奄忽永訣。及見

此卷、則又如覩顏面。兩人相對感慨、胡君因命余綴數語於卷末。嗚呼、先師不可作矣、其文章可見者、要以寄其光彩耳。乃所以致此者、則實始於損血肉、鍊精神之功。余雖從游日久、實魯無聞。胡君好古有得、深達性命、其索於形骸之外、使光彩射來世者、必有所在。願以告我焉可也。又胡廬山書唐荊川先生夷齊廟詩後云、唐荊川先生示予謁夷齊廟詩、末引王臨川疑夷齊叩馬事不經見、以意論夷齊與文王同心、則不得不與武王異志、以此信其叩馬之事無疑、是固已辨矣、而猶未足以致其實。蓋近世多以叩馬之事出莊子寓言、而太史公誤信。然予覩左傳臧哀伯之言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義士非夷齊、誰也。且臧哀伯前孔子數世、去周未遠、其言或可信。以此證之、則叩馬之事亦傳之久矣、其不創出于莊子明矣。孟子日、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然則伯夷又何嫌其與武王異邪。且伯夷之翁在天地間何可少、而臨川謬于一是而非之、亦爲矣。孔子又言夷齊餓死于首陽之下、而臨川謂伯夷死于北海、及來而死於道路、與夫至文王之都而不及武王之世、其說皆無據矣。

從孫九思舉於鄉。

冬十月，土蠻犯清和，總兵官楊照禦之，斬首八百餘級。越四日，寇十萬騎薄界嶺口，副將馬芳拒却之。明日，寇殘騎二百奔還，芳及歐陽安俘斬四十級。賞功，總督王忬亦被賚。明紀

金山軍變，巡撫應天都御史趙忻見賊辟。書、下獄貶官。明紀

奉命往南畿、浙江，與胡宗憲協謀討賊。明紀

初，公自辛丑建言削籍歸，耽玩典墳，討索性理，無復仕宦之志。及倭寇入犯東南，蹂躪特甚，慘目怵心，初起南兵部主事，謂可藉手以靖桑梓。暨召赴北京，嵩目時事，逡巡數月，意大不樂。及閱兵薊鎮歸，求外出殫力，有與嚴介溪相公書。書曰：某自入京以來，深承門下獎進，知愛謂得備執鞭之末，可以稍有樹立於當世，豈惟平生之志，亦少酬國士之知。不圖平生骨相最寒，福分素薄，

一入京師、風土不慣、飲食乖宜、上吐下瀉、寖成脾症。旋有薊門之命、不敢以病爲辭、輿疾就途、黽勉夙夜、僅能畢事。前疾轉增、腹脹露筋、臍突半寸、兩足盡腫、面骨削鐵。詢諸醫者、皆謂惡症、且外形盡見、非敢掩飾。諺所謂實症難掩、實病諱醫、實恐一交春氣、木旺土尅、命不可期。自薊門歸來、亦以上有公務、不敢以私情瀆聽。竊謂此時若不一哀鳴于門下、則無處可告矣。數日間見朝之後、自容面請、惟門下知其症之非虛也。某平生非敢偷安于山林者、但得一僉事一郡守、雖在雲貴兩廣之間、亦與南人風土爲便、即不敢以遠爲辭。庶幾一見鄉土、來春徼幸不死、便當驅馳就道、以酬門下始終成就之厚德、尚有日也。伏惟門下曲成萬物、各得其情、況辱在知愛如某者、有不能矜而亮之者哉。于瀆尊嚴、不勝

恐悚。是書見荊川續集、不見通行本荊川集。觀是書、荊川公欲遠分宜之心蓋苦矣。

適是時舟山倭負隅頑抗、久不下。朝議遣部臣知兵者往視師、僉推公、兵部為題請云、查得本部署郎中唐生長地方、久諳夷情、素曉兵機。近奉旨查閱薊鎮兵馬、一入經略、兩關振飭、收堵截大虜之功。合行本官前去浙直地方、會同督撫等官、先將舟山餘孽蕩平。及將浙直緊關海防處遵照舊制、或斟酌時宜、或增兵易將、或捨才儲糧、一切戰守機宜、俱要區畫周詳、會奏上請施行、以防來春倭夷云云。遂膺是命。敕曰、敕兵部職方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唐順之、該兵部題稱浙江舟山餘寇未靖、皆因文武職官水陸兵將不肯協心効力、以致日久費財。欲要差官閱視、催督進兵。茲特命爾前去、會同總督胡宗憲嚴督總副參將海道兵備守巡等官、將現

在餘寇尅期蕩平。各該文武職官敢有偏執怠玩、阻撓軍務、不行一心平賊者、爾卽指名具實參奏治罪。其有內、逆與賊交通接濟者、着宗憲多方訪拿、斬首梟示。進剿機宜及軍門犒賞錢之、聽爾與宗憲相度措處、便宜而行。將來海防一應合行事務、爾有所知見、查照兵部原題條奏以聞。朝廷以爾素負才名、諳練兵事、復茲簡用。爾宜益竭忠猷、以裨東南安攘大計、庶副委任。爾其欽哉。嘉靖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公奉命、奮然曰、一月賊不平、請拿將官。二月賊不平、請拏郎中。(卓吾撰傳。)十一月二十三日、過家一宿、(據通洲書。)大祭祖廟文曰、伏惟我祖宗以忠厚傳家、永嗣至我先考、克繼世德而益修之。順之少享先考、見其孜孜惻怛、雖一螻蟻草木亦不忍傷。順之欽承敕命、視師浙直、顧生殺誅

宥、有天命君師在、順之不敢專。但念祖宗一脈之緒、必不肯輕以人命易己功名、至於不得已而後殺之。謹此告知祖宗、伏惟照鑒。

明日遂行。二十八日、至所將士聞之、咸奮戰、賊遁去。（卓吾）

（撰集）有與胡梅林總督書云、昨至嘉興、已具書瀆覽、茲辱手教、拳拳深感同心共濟之誼。顧僕迂腐、無能爲役、其何以仰承雅意耶。僕此行本是輿疾以來、苦賊事未了、則當力疾跨海、不敢辭勞。今賴公勝算、賊巢已空、則僕欲乘間稍養病軀、計留杭一二日、發奏後且當返棹。春初尚仰山公巡行海壖、至於安攘大計、公所素定、僕但知傾心領教而已。南瞻旌節、不任馳情。（是書見荊川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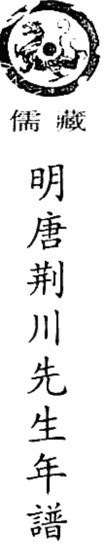
趙大洲與荊川公書云、先是有傳公居都下甚鬱鬱者、僕遠在床褥、歎息者旬日。而張稽勳至矣、聞公之無恙、且意

亦安閒矣。既覩來教、（是書不見荆川集。）又風調洒然、殊無苦況、乃知昔者之言近譏矣。不數日、即得上命唐郎中經略江南之信、及南兵部抄杏、慰喜何如。正想望之間、聞以十一月二十三日過家一宿、已入浙云。舉動快便、心服心服。而賊已空、亦省調度之勞也。忽奉手教、並捧讀敕書抄白、仰知廟堂之於才賢試之艱難之盛意。又喜金陵揚鎮皆公得察舉之地、則前書所期相見亦不徒爾。而僕得奉晤語者有日矣、寧不屈指計之哉。公才名甚高、易爲人忌、布衣草食、窮餓蓬藋、人尚計較有言紛紛、而況茲行有縣令負弩、諸侯屏息之勢哉。可不加意謙下、以郭令公、曹武惠之事自處、非以媚世也、乃以善世也、乃大乘法門也。呵呵。恐相見晚、故先道此。又知公早自知、而僕之言之聊作印證耳。如何。（考大洲丙辰陞南京通政、丁巳陞南

先錄詩卿、又三年歷南戶部右侍郎。祀闘外歸。是書雜云歷詩有日、與荊川公祁祀瞪矣。嚴

遂與胡宗憲籌商禦倭方略，識山陰徐文長渭於幕中。陶石簣撰徐文長傳、都御史武進唐公順之以古文負名、胡公嘗袖出渭所代、謬之曰、公謂予文若何。唐公驚曰、此文殆吾輩。後又出他人文、唐公曰、向固謂非公作、然其人誰耶、願一見之。公乃呼渭偕飲、唐公深契歎、與結驩而去。歸安茅副使坤時游於單府、素重唐公、嘗大酒會、文士畢集、胡公又隱渭文、詫曰、能識是爲誰筆乎。茅公讀未半、遽曰、此非吾荊川必不能。胡公笑謂渭、茅公雅意師荊川、今北面於子矣。茅公慙愠面赤、勉卒讀、謬曰、惜後不逮耳。徐文長有依韻和荊川公冰盤詩二首云、夜堂流影倍生妍、湖上誰乘凍未開。獨暈只疑杯水抱、火齊應落數珠寒。薄輸遁恰倩難見、滿魄生花洞可看。復道餘光能照夜、却令游女怯追歡。五枝叢裏藏彌研、徑尺能消幾夜闌。對日水晶誰取火、生花銀燭自禁寒。共然始覺琉璃滑、但挂遲將雨雹看。無奈照和消作淚、向人篋上解悲歡。（此二詩載文長佚稿、不易見。茲由友人徐君曙岑處抄得。曙岑、文長裔也。）

公以禦賊上策，當截之海外，縱使登陸，則內地咸受禍。當時萬鹿園、歸震川咸有禦海之議。並弛漁船出海禁，以身任其事。乃躬自泛海，審視險要，寇賊出沒藏匿之所，以爲攻截堵禦之策。自



江陰至於劉河渡、自嘉興放洋至蛟門、風汛日行幾及千里。羣從驚眩嘔喘、公意氣自如。有自乍浦下海至舟山、月夜渡蛟門等詩。據明史本傳、顧憲成、李贄撰傳及荊川集。

江南經略、自倭變後、當道慮倭僞充漁人、據漁舟混入、且執縛漁人爲引導之計、執鎖漁船爲奪備之資。又有賊因兵船追擊、逼入內地者有之、有賊船趕漁船乘勢混入內港者有之、莫之能辨、遂禁止採捕、莫敢開端。職方唐公順之捧敕視師、獨毅然任曰、兵荒之後、民鮮生理、處置得宜、何患之有。遂約軍門、每府漁船若干、輔以兵船若干、相須而行、協力而戰。取甘結、給旗票、謹盤詰、驗出入。船回之日、該府差官收稅、於軍餉大有助焉。自是厥後、浙直海濱不聞春汛之警、非偶然也。向來浙直陰受唐公之賜而不知。責氣正議上。嘉靖戊午、荊川唐公捧

敕至吳興、督府胡公、兵憲熊公毅然弛禁、沿海數百里窮民踴躍出海。自是厥後、海烽久熄、未必非由此以致之、禦海洋之說有明徵矣。又云、漁船之出洋爲捕魚也、而因可以擊賊、天生自然之利、天設自然之守。荊川諸公必弛此禁、意誠有在矣。防海論。彙元考李卓吾撰傳曰、視天下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卵、處之晏然。舉天下之所不敢爲不能爲者、獨毅然當之。又萬履菴云、先生每事皆求定見、其見一定、信之甚堅、持之甚固。彙元謂、公居鄉日、有司欲盡撤附郭民居以拒寇、閉城以拒來奔者、公願身任其罪以爭之、一也。議築孟河城、雖萬姓怨讟、弗顧、二也。主禦賊於海、勿使登陸、三也。弛禁漁船出海、亦願以身任之、四也。此四者皆人所不敢爲不能爲、獨毅然當之、其見一定、不可回者也。

皇甫子循送唐應德視軍海上詩云、玉關此去朔風寒、翰海東來血未乾。曾謂軍容非俎豆、憑將經術靜波瀾。虜情已向帷中決、師過還如席上安。借問王章舊時友、



幾人相慶貢公冠。

胡盧山贈荊川視師海上詩云、翩翩瑤節下煙霄、歲晏關河朔氣饒。兵法久傳黃石略、使旌遙指赤城標。雪中鯨海銷氛祲、春後鮫宮貢薄綃。薊北越南均報主、勳名那羨漢嫖姚。軍師論起白雲扉、海上還如臥翠微。日護貔貅仍習靜、營開魚鳥識忘機。絲綸早已推黃閣、去住身看着白衣。行過荊溪棲隱處、莫因蘿薜繫驂騑。

邱雙橋送唐荊川視師江上排律詩云、學士焚魚早、巖居二十年。忽承天子召、從事大夫賢。塞北師方閱、江南命復宣。感恩餘涕淚、疾首負迍邅。早埽辭丹闕、輕裘指玉鞭。劍鳴龍欲躍、旌動隼交翩。祕略神爲翼、丹心日獨懸。師中真倚重、麾下盡爭先。言有才無匹、伏波身尚便。詩書嚴甲胄、談笑息烽烟。夜靜稀刁斗、春明共凱旋。犢

眠楊柳塢、漁唱蓼花船。時雨羣黎慰、天威萬里傳。坐看消黠虜、何用勒燕然。前詩錄自宗氏家乘。雙譜字世章、同邑人、嘉靖丁未進士、授侯官令。四載考績、舉天下第一、擢戶部郎、晉贊通州、移昌平、正遷弁乾役之罪。出守南贛、以清勤卒官。（錄江南通志）雙譜又有臥病永豐寺詩文翔川公摘詩二首。

行查各鎮兵糧船隻總數。

文云：照得本部欽奉勅命、欲圖長策、須得兵糧數目、詳細查算。除各參將所管細數已經具呈外、至於一鎮總數、未及併歸一處。仰中軍官卽行查照、要見該鎮主兵之數、水兵共是幾何、陸兵共是幾何、歲用軍需幾何、其軍需原用何項錢糧措辦、船隻共是幾何、原打造用銀幾何、每年修理用銀幾何。各具大數回報、不必總開花名。至於客兵、雖無常數及難預定、但以每年通計之、亦可見其大略。仰查自倭寇以來、某年調過客兵、或係徵

調、或係招募、及每年用過募兵銀幾何、供給客兵錢糧幾何、今年該調客兵幾何、度用錢糧幾何、逐款查報、以憑本部會同巡撫李遂酌量區處、畫一奏請。此係緊急軍情、且本部復命之遲、毋得稽遲誤事云云。（錄自荊川集。）

在海上、有與羅念菴書、擬復約於饒郡一晤云云。（詩此會未成、公與念菴去冬齊雲之會、遂成長別矣。）

是歲、公孫從純生。無言陳眉公繼儒生。

校記

①「講學」下疑衍「講學」二字。

②「有」字下，《四庫全書》本《念庵文集》卷四《謝嚴介溪相公》有「若」字，當從。

③十七事：《明史》卷二〇五《唐順之傳》作「九事」。

④「步射」下，萬曆刊本《荆川先生文集》卷四有「復戲馬馳射」五字。



明唐荊川先生年譜卷五

十四世孫鼎元謹輯

十二世孫　肯校刊

錢家驥

鄉後學周仁泳謹校

崔　龍

十四世孫　斐
纘道　仝校

三十八年己未、五十三歲、在浙直視師、任。

二月庚午、把都辛愛謀大舉入犯、駐會州、挾朵顏爲鄉導、詭稱東下、王忬不能察、遽分兵而東、號令數易、敵乘間由潘家口入渡灤河而西、逼三屯營。三月己卯、大掠遵化、遷安、薊州、玉田、駐內地五日、京師大震。御史王漸、方輅劾忬

及歐陽安、巡撫部御史王翰罪。帝大怒，斥安、黜翰於外、切責杆、令停俸自效。蜩

姜鳳阿寄書云、別後無便、止寄得馬竹崖僉憲一書。今此兄以事當降調、此書想不得達矣。差人來、乃承手教、兼聞道履已全愈、甚慰仰思。頁鄉之別、碗粥杯水、彼此亦分之、即此光景、便見吾師有疏食水飲、孔門相與之至樂。由此而推、便亦自有萬物一體、飢飽冷煖、無不自我而共之之真。蓋有道者作用自是如此、然否然否。舟山寇已驅逐、當自先聲所致。新春海防、佇聞頁畫、此亦吾師之素養與素志也。不久策勳還朝、聞當以京營事相煩。北虜南倭既一一身親經略之、然後坐運廟堂、以中權制勝於天下、我宗社億萬年之安、永永有賴焉。則吾師今番出處、其有出於擕管摛詞之上多矣。乃知人

有學識者、自無施而不可、何必復還翰林然後爲稱耶。

某於歲前奉尊教、時出白雲觀靜坐、莊子粗完、讀尙未熟、然胸中一似有潑潑流轉之機。春來正看楞嚴、俟了此再理會、容後并討分曉如何也。伻還時、適有小冗、未盡所言、伏惟台亮。

三月、陞太僕寺少卿。據行狀。

四月十一日、倭泊崇明洋、公督舟師邀之海外、斬馘一百二十、沉其舟十三艘。據明世宗實錄及陳鶴明紀。

李中麓補傳、海門乃要害之處、原設會哨官、當春汛急時、令其往來互應夾擊。諸將官既不肯親自下海而哨兵各退避內地、賊至第左右影射推諉、遂致登陸浸淫不可制。唐子深知其弊、亟登海舟、督諸將詰崇明沙、因出篋中緞紵賞諸將、拜而約之、且戒之曰、有不用命者

以軍法從事。兵部遑遑至海岸，賊見驚曰，江南自來無此備，俱登岸而北。率諸將急擊之，卒沉賊船十餘隻，得首級百餘顆，衣器無算。人謂自蘇松用兵以來無此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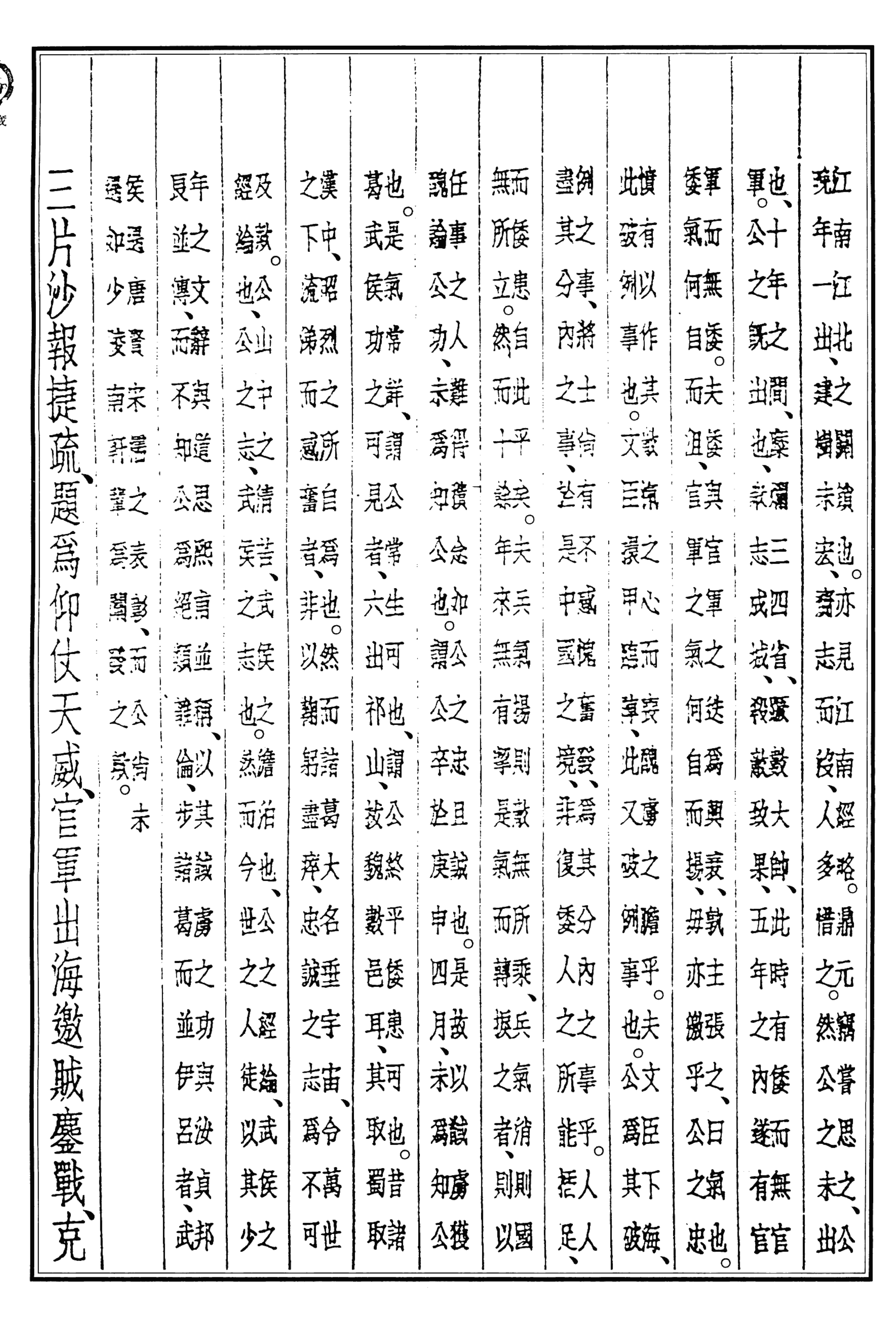
江南經略，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倭船突至三片沙，劉家港官兵擊敗之，賊屯三沙。先是，兵船懼於出洋，潛泊內港，賊至多不知，偵騎其滿載而去，則襲以爲功。翰林唐順之毘陵人也，免官家食，洞燭情僞，每蹙額數日，痛哉，鄉民橫罹塗炭，如蠹于肉，惜未能弔之。至是，言官交薦，爲職方主事，奉璽書視軍情，至吳，密查歷年飛報凡寇賊登劫地方月日與官兵禦避，咸編手鏡，買民船微行至海上，各官兵見之大驚。公詰之曰，朝廷命吾查究功罪，爾曹縱賊殘破郡邑，死不可逭。衆譁然，辨。公曰，某賊於某月日登岸，乃某之信地也，不然，飛報奚是汝名乎。

某嘗戰而不勝，限於力可恕也。某未嘗戰，某未嘗策應也。案卷可徵，爾何得欺我？衆相顧語塞，叩首不已。公問何以自釋，衆請立功。公曰：不然，我乃督戰官也，爾曹但知畏我臨陣稽考，夫豈畏我平日之稽考乎？須各具死罪招由，用印而藏之，我方貸汝。衆從之。公施不測之術，或由江陰出江，收劉家河，收吴淞江，或由劉家河吴淞江出海，收乍浦，收楊舍，收鼈子門，收定海。驚風怒濤，隆冬月黑，人不敢行，而公獨絡繹於溟渤中間，擒將官之潛泊者，治之以偶避風對。公應之曰：我至不知，寇至寧知之乎？叱左右縛從軍門，諸將號泣而籲，公杖之百，取其再犯連坐甘結，粘連於招由。自是將官兢兢焉，常哨海中，遥望風帆，輒疑公至，整搠齊截，罔敢懈。四月初九日，倭船突至三丫沙，總兵盧鏜與把總楊尚英迎擊之，

沉其三艘，俘斬一百五十餘級。既而衝劉家港，官兵拒之，頗有斬獲，賊不得入。數日，不意中國之嚴備若此，來無益矣。且苟延以圖歸乎。遂如三沙。

鄭開陽又曰，沿海備倭兵船未嘗不設，每賊至岸，輒爲所登，何也。沙兵非不能遏，以賊未嘗擄掠，擒之無利，且縱賊深入者無罪，獨力衝鋒者無援，人心不服，故且佚其內寇滿載而去，方邀擊之。荊川唐公洞燭其弊，親歷海口，以兵船各派汛地，仍責其兩鄰互相策應。四月間，倭至而不能登陸，一支飄往江北，一支飄上三沙，蘇松嘉湖千里甯謐，實荊川之功也。見鄭開陽雜著。

三片沙在崇明縣治東北，孤立大洋中，四望無際，倭寇從東北大洋而來，必經此，蓋浙直之咽喉也。三沙、崇明舊縣治也，控諸沙之上游，爲一邑之中土。明初建縣治於此，又設守禦千戶所，俾兵雜守，庶得捍禦長策。因縣治東近大海洋，水衝齧城，北易圮，遂遷平洋沙，而此僅一巡司領之，失險甚矣。蓋此沙下，扼北通狼、福，南通宋信嘴、



江南江北之關鎮也。亦見江南經略。鼎元竊嘗思之、公苑年一出、建樹未安、齊志而後、人多借之。然公之未出也、十年之間、蹂躪三四省、蹙數大帥、此時有倭而無官軍。公之既出也、敕志戍撤、殺敵致果、五年之內遂有官軍而無倭。夫倭與官軍之徒爲興衰、孰主張之、曰氣也。倭氣何自而沮、官軍之氣何自而揚、毋亦繳乎公之忠憤有以作其數萬之心、而寒醜虜之膽乎。夫文臣下海、此發例事也。文三尋甲之草、此又攻例事也。公爲其破例之事、將士合有不盛悅舊發、爲其分內之事乎。人人書其分內之事、於是中國之竟、非復倭人之所能括足、而倭患自此平矣。夫兵氣揚則敵無所乘、兵氣消則國無所立。然而十餘年來無有寧是氣而轉振之者、則以任事之人難得讚念加公之忠且誠也。是故以敵虜獲論議公功、亦爲卹公也。謂公辛於庚申四月、未爲知公也。是氣常祥、謂公常生可也、謂公終平倭患可也。昔諸葛武侯功之可見者、六出祁山、故魏數邑耳、其取蜀取漢中、昭烈之所自爲也。然而諸葛大名垂宇宙、令萬世之下流弟而遠奮者、非以韜舒盡瘁、忠誠之志、爲不可及鼓。公山中之清言、武侯之譫沿也、公之經綸、武侯之經綸也、公之志、武侯之志也。然而今世之人徒以其少年之文辭與道思熙言並稱、以其議虜之功與汝貞具並傳、而不知公爲經濟絕倫、步諸葛而並伊呂者、武侯得唐賢宋儒之表彰、而公尚未遜知少變京并輩爲闕疑之歎。

三片沙報捷疏、題爲仰仗天威、官軍出海邀賊鏖戰、克

獲奇功事。臣原奉敕書、會同總督胡宗憲剿舟山餘孽、及本部題奉欽依、一體會同江北江南巡撫經略海防。臣至浙江舟山、賊已先遁、謹具題知外、及數月以來身歷江海、一應經略、亦漸知要領。正欲起程復命間、忽得海上警報、南洋北洋盡是賊船。臣即趨嘉興、會同總督胡宗憲面議方略。又趨吳淞所會同巡撫陳錠亦面議方略。以爲非禦之於海、則不能制其衝突。又以東南賴皇上恩德、海波平靜、閭閻休息二年有餘、深恐人心玩愒、賊鋒方銳、非有出格賞罰、則官兵未必用命。謹遵敕書、嚴督副總兵官盧鏜、遊兵把總楊尚英、邵應魁等、若容一賊登岸、定以失機參奏、從重治罪。及與督撫兩軍門議定賞格、有人打破賊船一隻、連人船擎獲者、當即賞銀五百兩、內衝鋒船加賞。其斬獲首級數多、或一船

至三十顆以上真正倭賊首級者，另行給賞。將官打破賊船至三隻以上，當以奇功論薦。賞格既定，又以非有監臨文官下海督戰，猶恐諸將士畏避潮險賊鋭，不肯出洋邀擊。適報有賊船二隻泊崇明營前沙，諸將擁兵觀望，賊得逸去，往江北登岸。臣知事急，即從吴淞江口泛海至崇縣爛沙洪。時巡撫陳鏡即遣主簿郝堅齎懸賞銀一千兩，隨臣至海船，開匣拆封，徧示諸官軍。諸官軍色動鼓舞，踴躍思奮。未幾，總督軍門貼助賞工銀一千兩，亦解至。而巡按御史朱綱、巡江御史江北，亦搜刷贓罰助軍。兵備僉事熊桴辦到月糧火藥方船而至。諸官軍則益踴躍。正料理間，江北違報海賊登岸，前後積至七八千人。巡撫李遂告急之書，亦一日數至。臣原奉欽依會同江北巡撫，聞報驚揚，懼負委任，遂以海事付

託諸將，嚴督盧鏜泊爛沙洪，揚尚英泊三沙洪，以候賊至，不許退入港門一步。臣即馳往杭州，會同宗憲前後討發援兵一萬八千餘人，臣亦從後馳往揚州督戰。行至崇德地方，得盧鏜報，照得本職親統遊兵都司楊尚英等兵船出哨北洋，四月初九日，哨至三片沙，適遇新到大倭船二十餘隻，并隨帶小船，俱收本沙，約賊二千餘衆。隨該本職分布各哨官兵船隻，四路埋伏。初十日早，各船奮勇齊進，舉放佛郎機、鳥銃、噴筒、火箭，併力攻打，犁翻賊船三隻，打破四隻，生擒真倭一名，共斬真倭首級一百一十三顆，倭器、倭衣共二百四十六件，淼水死者不計其數。餘賊慌張，隨潮沿灘收入三沙地方，見今兵船圍勦等因。臣竊照此二十餘船之賊，若是不上南岸，必上北岸。若上南岸，則江南方幸無賊，豈堪此賊

殘破。若上北岸、則陸賊已將及萬、又係此賊合夥、如熾火加薪、勢將何止。今聚而殲之海中、雖云捍禦於江南、實以分殺賊勢於江北。海賊既殲、陸賊自然破膽。且自來海中獲功、止擊歸賊、不擊來賊。歸則賊氣已惰、賊貲又滿、人既樂擊、擊之又易。來則賊氣方銳、賊船又空、人不樂擊、擊之又難。擊賊之歸、如虎噬人而人殺虎、虎斃而人已殘。擊賊之來、如虎未噬人而人殺虎、人不傷而虎斃。然自有倭患十餘年、其間擊賊之來者、僅往年朱家尖之捷與今日三片沙之捷而已。此實聖明玄威廣運、廟堂成算、本兵調度、督撫協謀、諸將用命之所致也。臣誤蒙任使、適會成功、皇上命臣爲視軍情官、理合題知。上寬聖慮、其有功官員、總兵官盧鏜、僉事熊桴、都司楊尚英、把總邵應魁、崔鳳、陳文爵、指揮僕大有、鎮撫包

守正等、容臣會同督撫諸臣、查實功次、另行具奏外、又前此打破賊船、不分賊來賊去、同是一樣賞格、人不知勸。伏乞敕下兵部會議、擊賊之來、要與擊賊之去難易不同、另立奇功賞格、鼓舞士氣。此爲伐謀之上策。再照江北賊情十分緊急、職奉敕往視、計非激賞則亦不能成功。況應援之兵四面蟻集、平時會計原不及此。若是軍門糧賞果係缺乏、容臣遵照敕書、查有漕運衙門積下輕齎銀兩、巡鹽衙門積下餘鹽銀兩、及各衙門無礙銀兩、會同巡撫李遂便宜而行、一面借支數萬兩應急、一面具本題知外、緣係仰仗天威、官軍出海邀賊鏖戰、克獲奇功事理、爲此具本謹題請旨。盧鏜、汝甯衛人、由世廕歷福建都指揮僉事。爲都御史朱紈所任、紈自殺、鏜亦論死、尋赦免、以故官備倭。以功累擢至總兵、爲李遂劾奪職、尋以公薦復原官。詳見明史傳。熊桴字元乘、武昌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蘇州同知。禦倭甚力。歷河南僉事、調蘇松兵備、

後擢廣東迺焦。亭盜曾一本作亂、討平之。卒於軍。見湖北通志。湯尚英。字時俊、鎮海人。生有膂力、捷臂善射、長七尺餘、虬髯燕頷、顧盼若神。弱冠嗣世職千戶、有膽決、饒智略。倭亂寧上、大小數十戰、多有功績、積官至總兵。見弇州史料。

與胡梅林督府書云、三沙局面、海道能言之、將士事情、海道亦能言之、僕不敢贅一詞也。黃潭公題三沙本稿幷弟咨稿、俱謄奉。若用黃潭稿、必須削去浮語、如燒屋及銃砲打死之類、乃爲就實耳。三沙賊未滅、恐督府事亦不了。用兵之役、昔人所謂此法終不可罷、恐不可盡以僕爲懲創而矯枉過直也。一笑一笑。譚海道名綸。與戚參將仍望令其暗整兵馬、以待用。雖極知此等語翁不喜聞、當機不得不一發耳。見海撫公至、弟亦盡數交付與排場、且歸原渡、聊作閒人、以俟罪而已。惟翁心亮之。錄自荊川續集、他本無。

又書云、伏聞道體稍覺違和、恨不能一侍左右。蓋一體之義。公病亦吾病也。東南有福、此時計已勿藥。懸望懸望。灘山嵜山有賊、係浙直諸總會哨所在、而李希賢孤軍獨往、餘皆坐觀、不相爲援。及烏沙門洋山一帶有賊、定海兵船亦互相觀望、待其登岸、噬臍何及。蓋守港將官全然不以會哨會剿爲意、賊迫近島、機會可乘、輒以風潮不便爲解。縱之登岸、陸地失事、則又罪坐陸戰官兵、彼亦不甚言責。若成憲于、牢不可破。明旨近例所謂邀之於海、徒爲空言。不得已而陸戰、在我爲舍易圖難、在賊得護其所短而用其所長。兵家之忌、我則犯之。然則倭賊何時可平、公亦何時可息肩也。興言及此、祇有疾心。承公指教、不自量力、謹往吳淞督戰一番。若賊仍在灘嵜洋山之間、諸將官仍守舊套、不肯會哨會剿、僕

止有以身先之而已。吳淞事機稍緩、即星馳侍教左右爲快、亦有所面請教也。聞薊州虜情尚緊、南北事勢若此、臣子之心臥不安席。奈何奈何。浙西江南陸戰之兵俱無足恃、僕所親見成敗、只在海剿一著、賊一上岸、必然復如往年之事矣、故憂之不得不深。但公方在調攝中、不宜以繁言相瀆、念無可與爲言者、故不得不爲翁言也。

趙浚谷贈荊川南征詩二首云、鯨波深未破、鵬翼奮將摶。信美從軍樂、無嗟行路難。羣靈海岳助、一劍斗牛寒。南紀風塵靜、仍期早掛冠。同人分袂久、豐潤得詩新。悲喜知交集、東西老不伸。丈夫多意氣、君子貴經綸。倘遇赤松子、莫爲塵世人。

四庫全書荊川武編提要云、公之惠君愛國、雖揚歷邊疆集卷也、負其有志、直情詩氣、一戰而發爲懸臣、譏胡宗

憲料其必敗、伏兵預救得免、殆爲宗憲玩諸股掌之上。然其後卒署、既定、亦頗能轉戰覆賊、拜禦得宜、著有成效。究非房琯、劉秩迂謬僨事者可比。是編雖紙上之談、亦多由閱歷而得、固未可以書生之見目之云。鼎元謹按、崇明洋之捷、公第一次與倭接仗也。一聞警報即馳問、與梅林面議方略、定出格賞罰、以鼓勵士氣。此即仲尼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與諸葛武侯之集思廣益、安有所謂自負宿望、虛矯恃氣者乎。崇明之捷、擧賊大胖、爲海上僅有之奇功、安有所謂一戰而發爲寇困者乎。梅林之一萬八千人、公親往杭州調之、以赴援江北者也、安有宗憲料其必敗、伏兵預救之說乎。且崇明距杭數百里、此時梅林適因病、並未同在軍中（見前與梅林書）。亦安得而料之。且公之未出也、梅林常以禦倭方略寓書請教山中。而公亦嘗諭人曰、禦倭必專重梅林。二公之相推服也久矣、安有宗憲玩諸股掌之說乎。公之始來、所直非即爲維揚巡撫、奉敕視軍情官也、非有廉障之責、儘可高坐省城、惟以筆札從事。不過與梅林諸公意氣素孚、而公又夙懷平倭之志、故不辭險危、起而借助一臂、安有梅林諸公不感公敬公、而反玩公者乎。無錫諸友欲爲刻集、公抵死力止之。其卒於通州也、瀕危語從曾孫一塞曰、恨山中尚少十年功夫。公之自視殆然如此、是尚得爲有虛矯之氣者乎。公之在山中也二十年矣、尚未能洽其虛儒之氣、是尚得爲儒者乎、是尚得爲荆川子乎。是皆委巷之談、有識所不道。夫今委巷之談荆川集事者多矣、是皆可筆之巨編、傳諸大雅之目、叢諸天祿之閣者乎。不信史傳、而採委巷之談、甚

矣、紀昀之陋也。按提要所言、蓋卽前通陵谷事。誤傳陵谷、荊川當時並負知兵名、又爲好友、故致誤耳。

胡宗憲爲御史李瑚所劾。瑚與俞大猷均閩人、疑俞漏言、乃以柯梅縱賊罪委俞、劾之。詔逮俞下錦衣獄。據明紀。考虛江因服來杭、役到在四月十九日。或者問曰、荊川公胡爲不救虛江也。鼎元曰、子欲荊川公若何救之。亦將拜疏於朝、爲虛江辯乎。則何以爲梅林地。荊川公方與梅林協謀討賊、如是則立決裂。當日謝綂自肅、又日解鈴還須繫鈴人。後梅林與書東樓、尊爲虛江援頰、又與書薊撫李同野、爲虛江說項、安知非荊川公從容爲梅林言之、故梅林悔而出此乎。當日方救虛江者達東樓、從中幹旋者徐少湖、楊虞坡、安知荊川公不嘗密書言之乎。然而虛江則不復諒之矣、觀其後與譚二華論書、(見正氣堂集)甚不滿於荊川公焉、意可知也。嗚呼、此入世之所以爲難、而賢者多以袖手林下爲得策也。

同時倭數百艘、犯通州海門。與三沙之賊別爲一起、卽前三沙報捷疏中所云江北連報海寇登岸、前後發至七八千者也。公恐賊逼陵寢、令總兵官盧鏜拒三沙、自率副總兵劉顯明史有傳馳援李遂於通泰。行狀、時江北告急、督府以總兵盧鏜往援、公留鏜往三沙、而身赴江北之急。

閩撫王芳湖來書、遣公蜀扇佩劍、公報書有云、正與梅林計、若四月內浙直無賊、僕當以鎮溪士兵數千自隨、效麾下一隊之用。不謂北洋之賊忽然彌海、維揚醜類幾將滿萬、浙東亦接艦而至、揚府告急之使幾如秦庭之哭矣。葉向高日本考、倭寇浙直、會通政唐順之以視師至、斬獲甚衆。其寇福建者張甚、連破甯德、福清、永福諸邑。巡撫阮鶚罷去、王詢、劉燾、游震得相繼撫閩、無尺寸功。芳湖、王詢別字。公受教視軍情、卽親自出馬殺賊、鼓健浙直、而公了浙直之賊、卽欲帶兵至閩殺賊、公不與倭俱生之志明矣。

王龍溪與公書云、聞兄入省、發舟西渡、則前旌已迅發矣。領所留手教、知赴援甚急、不遑寧居。且云克齋兄借兵、不減於秦庭之哭、可謂岌岌矣。及見克齋來東、忽有止兵之說、倏緩倏急、倏鼓倏罷、倉卒舉動、有同兒戲。吾兄老婆心切、救世念重、但恐未免尚被虛聲聳動。只此便是道學障、便是應機欠神處、不可以不察也。吾兄自

信此學已得手徹底乾淨、不知一切應感、果皆出於本色、無意見攙雜否。一切逆順、稱譏、好醜、盡能平懷應之、不起爐竈否。於自己一切利害得喪盡能忘卻、不作見解伎倆遣釋否。一切好惡盡能斂藏、使人無從迎測否。一切閒忙境界、豈能以無事處之、無所揀擇否。若於此有未透脫、還是些子有礙在、未可便恃以爲徹也。知兵機應感、呼吸存亡、孔子尚臨事而懼、以爲未嘗學、況吾人乎。兄既督領麻兵、師行旅從、乃事之宜、還須整隊押發、防其沿途搶掠、庶爲有制之兵。赴難雖急、獨此數百門爲銃、將安用之。區區一體、休戚相關、情不容已、知兄諒予、不以爲迂。原本集、爲銃據甚稱力也。又書云、竊看吾兄近來舉動、作出作沒、倏往倏來、若神龍之變化、似欲使人不可測識、略出有意、卻未免涉於輕躁、反使人情惝恍、不

能快然。此是學問關係，非徒形迹加減而已也。況兵家應感，呼吸安危，尤忌播弄。奇正開闔，虛實進退，藏於九地之下，動於九天之上，隱見叵測，主張處全賴於機，機圓則應，始神，方則礙。大抵鎮靜則得之，輕躁則失之。吾兄見在感應，凝目注思，微覺有礙，當機便不能神，便會蹉過。生死利害，反覆毫釐，皆決於此。凝目注思，固將以矯輕躁之失，此正在形迹上加減，似鎮靜而實未必然也。千古聖學，本於經世，與枯槁山木不同。吾人此生不論出處閒忙，亦只有經世一件事。如吾兄今日處在兵中，金革百萬，與山中飲水曲肱，萬變在人，原無二事。徹頭徹尾，只在機上理會，原無二學。此機無寂感，無閒忙，有無之間，不可致詰，是謂圓機。日應萬變而常寂然，方是大鎮靜，方是經世之實學，固所稔聞也。但恐救世心

切如張忠定之救火，當局對境，復作一一見，旁觀不嫌於饒舌耳。昨聞兄談兵，意氣橫發，君臣朋友之義，以身相許，誓欲與同生死。竊意此尚從俠氣帶來，俠者之重然諾，輕生死，終涉好名，與聖賢本色作用，未免毫釐，亦在機上辨之而已。兄常自謂已忘得名根，試驗之，纔遇差別境界，便會觸得動。纔涉嫌疑，便思分疏，忍耐不下。纔經指摘，便覺懊惱不快活。只此便是不能忘處。大抵豪傑不落卑污，多受此病。非從學問理會，時時自反，常見有過可改，幾於無我者，未易以氣魄承當。吾兄性根原來揚達，矯懽抑情處，似涉安排，坦懷任意，反覺具性流行。其帶些子俠氣，疑於輕躁，亦在此。此正是學問血脈路未分曉在。若信得及時，全體精神收攝來，只在此一處用，針針見血，絲絲入理，神感神應，機常在我。如馭之

有轡銜、射之有彀率、如舟之有舵、一提便省。一切嗜好自然夾帶不上、一切意見自然攙搭不入。豈止用兵如神、千古聖學亦不外於此矣。何如何如何如。凡任事真、經世心切、愛人根重、每事盡心、寧可犯手、不肯此子放過。但恐應機處少有所礙、如前所云、實同心隱憂也。易无妄繇辭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既無妄矣、尚有匪正之眚、何哉。此正是研幾之旨、夫子求免大過之心。幸默察之。龍溪之言如此、洵公蒔蒔之交、直諒之友矣。

崇明捷聞、賚銀幣、改陞通政司右通政、仍命在浙直討賊。以胡宗憲奏公權輕、故有是擢。詳見後兵部咨。考明實錄、有五月己丑崇明縣三片沙倭賊合粽直至、言軍出海邀擊、斬首一百餘顆。總督侍郎胡宗憲等以捷聞。詔賜宗憲并視軍右通政唐順之各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巡撫應天都御史陳錠十兩、一表裏云云。不知此與四月十一日斬獲一百二十、沉其舟一十三艘爲一事之重記耶、抑本爲兩事、而諸家之失載耶。所當于此以俟考。

公至江北與胡總督書。

書云、崇明沙上實有賊一千三四百人、登岸立柵、已檄盧總兵不可離崇明一步。盧鏜既不可離崇明、張四維又不可不還浙東、則江北督將戰將皆弟身自任之而已。江北了賊後、即擬浮海了沙上之賊、然後轉戰而南、擣舟山一帶海賊、告成幕府。此語誠昔人所謂初若落落難合、伏公神算、更覩其後何如也。但隨身銀子殊恨其少、公所給銀謹先發一半往崇明、而以一半自隨、弟亦搜括家貲幷借貸僅得銀五百兩、通公所給共是千金而已。弟承遣命至地方半年、並未有一題奏。今欲幷崇明江北勝負賊情及請發糧賞、特題一本。公崇明捷奏千萬上緊早發、勿緩也。蔣憲奎溪訶撰維揚本末、中有總督侍郎胡公宗憲與視軍通政唐公順之亦提青浙兵至、相與合勢云云。又明史世宗紀、嘉靖三十八年八月己未、李遂、胡宗憲大破

倭寇自劉莊云云。鼎元以荊川公與海林先後諸書觀之、致江北之役、惟荊川公實行、海林在浙、未嘗往也。蔡氏所紀及世宗本紀所云、則以海林總督浙直、記載詳明、須歸美主帥耳。

庚申、倭攻淮安、巡撫李遂督參將曹克新等禦之姚家蕩。公率劉顯來援、賊大敗走、以餘衆保廟灣。公薄之、殺傷相當。李遂欲列圍困賊、公以爲非計、麾兵薄其營、以大礮攻之、不克。三沙又告急、公復來援。據明紀

馮文敏名時可、南江大子。集日本志云、賊至潘莊與我兵遇、全營覆沒。李遂次於淮、而通政唐順之亦提青沂兵至、相與合勢、分五哨師於姚家蕩以待。初、賊計我兵綴于丁堰、急走淮安、掩其無備。比至、見兵勢甚盛、相顧驚愕、盡銳衝我左哨、遂揮兵夾擊、俘斬八百有奇。賊奔守廟灣、我兵鼓而進之。賊困甚、乘風雨夜遁、官兵尾之、凡三戰、斬級千餘。案向高日本考、賊走廟灣、李遂欲以策困之、

適政唐順之以視師至，促戰，斬獲甚衆。順之會有他役釋去，遂益合兵攻圍。

行狀：是時廟灣巢堅甚，故猝未能克，將休兵復戰，而蘇松兵備以三沙之賊諸將不進兵來告總督軍門。復以書促過江，公以廟灣賊已入囊中，不旦夕擒即走，而身兼南北之責，復以五月五日至沙。

咨胡總督文：照得江北賊勢始因副總兵鄧城等諸將官不能禦之於海，延賊登岸，繼因諸將官不能遏之海岸，延入內地，四散倡擄，前後積至六七千人。巡撫李因見賊勢重大，移咨貴院，及移書本司，請發援兵，一日再至。比時本司巡歷崇明海沙，方督諸兵船出洋打賊，聞報驚惕，馳詣浙省，會同貴院計議。深惟陵寢留都之重，稍有震驚，不敢辭罪。先是貴院會同本司具題用銀一

萬兩、募沂州兵都司何本源、莒州兵把總邢鎮、郎令統兵駐劄淮揚、聽巡撫李調遣殺賊。隨發守備高湜澂浦兵五百名、贊畫沈遷、往汝攀鳥銃手五百名、周衡箭手一百名、槍手二十名、葉燦處州兵三百名。繼發指揮彭鶴年、土指揮張窑①等鎮溪兵一萬二千名。四月十四日、是遣副總兵盧鏜統領諸軍往江北應援。貴院以拖恙初愈、不及自行、本司監督以往。比十六日至嘉興、忽得巡撫李止發援兵辮面、土兵萬餘、陸續已到崇德等處、俱各驅回。貴院深恐賊情難定、止將張窑等七千名調發合溫殺賊、而令彭鶴年一枝仍舊往江北應援。盧鏜以圍賊於崇明三沙、不及依期赴調、本司遂將諸兵以行。二十日馳至揚州。是時賊分南北兩枝、其北北枝蟠據廟灣場、其南枝蟠據如皋。其北枝直衝淮安、巡撫李躬

督官兵分爲三哨、參將曹克新領巡撫中軍、爲中哨沂兵爲左哨、青兵爲右哨、大敗賊於姚家蕩、共斬真從倭首千餘級、餘賊尚據廟灣巢、四面流劫、若又復竄入巢中。是時南枝賊勢張甚、殺趙千戶、韓鎮撫及毛葫蘆兵、殺傷頗多、海防副使劉景韶屢屢告急。巡撫李卽同揚州、本司亦適至、相與會議、南北分擊。本司擊如臯之賊、而巡撫李擊廟灣之賊。二十三日、本司行過灣頭十餘里、比得報廟灣賊復張、殺蕭千戶、蘇百戶、官軍亦多被殺傷。巡撫李卽移書邀本司同往廟灣擊殺、而以南賊付之劉海防。二十七日、巡撫李與本司發淮安、駐馬邏、去賊巢七十里而軍。五月初一日、巡撫李以主客兵付本司、而身駐馬邏、請發兵食。本司移營至新崖東、去賊巢十五里而軍、露宿何本源營。先是、何本源及淮揚中

軍指揮倪祿別領沂州班兵千戶王章及南京兵部尚書張所遣家丁白虎等四十名，已營蘄溝，參將朱仁、千總苗勝與廟灣賊巢及諸軍隔河而營。高堤沈遷、桂汝攀、葉燦、周衢等五軍，及邢鎮所部青州兵，則隨本司住營。明日午時，本司率諸軍搗賊，適往北路劫掠而歸，諸軍奮勇入巢，鳥銃手先發，激浙處州兵繼之，主客馬軍槍箭左右翼，巢賊多中鉛彈，馳被賊拖入巢，不能得首級，遂抽軍還營。是時廟灣之巢，牆厚如堅城，樓居平屋，延袤二三里，深房曲巷，宛如設阱，皆平時鹽場富商所築以禦倭，往年及今賊皆據之以禦我軍。賊又燒絕外屋，止留空牆，以防火攻。其背據大河，搶船五十餘隻，聯營浮橋，通南北走路。本司遂與巡撫李約會曹莊村計議，非南北水陸夾攻不可，打船破牆，非火器不可。巡撫李

又與本司會議賞格、有能破巢先入者賞銀一千兩。本司還至營、部署諸軍所從入高隄、何玄源等五枝客兵及土兵倪祿等由西大路填溝而入。朱仁、苗騰由南路入、仁素細爲賊捏、故恇怯。又督發千總沈順馬兵一百八十名、潛師度河、貼仁與苗騰戰。又夜遣達官裹大毋礮二、子礮三十、使詰朱仁營、隔河擊賊船。密票令朱仁沮木椿於下流淺俠處、以斷賊船走海之路。又以廟灣北通雲梯關、賊走要路、令邢鎮率青州兵一枝當北路邀賊。令管火藥周需齎將軍礮、子毋礮、佛郎機等火器以俟。部署既定、黎明諸軍移營、本司自擐甲冑、逼巢而營。諸軍既爲本司激發、又貪重賞、爭先闖巢、沈邊鎮鳥銃先入、漵浦兵跳賊柵而入、處州兵繼之、所兵將官礮等器亦至巢、而健士亦已齎礮至朱仁營、兩河大礮

與鳥銃齊發、聲殷原野、牆毀船摧、賊中鉛丸、死者尸疊牆壁間。頃之、賊出衝陣、被銃打箭射、回、回而復衝者頃刻十餘合。燒賊四人、升樓頂而墜、一鉛丸落其一人、餘賊竣霤而下。賊益奪氣。先是、覘之賊伏兵於北路林木②中、俟戰合將繞出我兵後、賊每恃此得志。本司恐青州兵不能獨當、貼以鳥銃手四十名、丁有德、白虎等馬兵九十餘騎搜林木、出賊不意。賊駭奔巢、官兵邀之、斬首獨多。日過午、戰益酣、賊盡銳突出、青州兵小卻、塵起軍奔。本司據鞍整衆而歸、賊不能躡。是役也、諸軍共得首級四十六顆、內從倭二三顆。南北共燒擊船沉者十三隻、鳥銃手澉浦處州兵以戰於巢中、沂州兵以翼入巢兵後、故皆不能多得首級、而驍兵爲賊死傷者獨多。青州兵及馬軍以搜林戰野、故多首級、而死傷獨少。況儒故

驍將，從南路入水手燒賊船，賊鉛彈中死。明日，將休兵復戰，會江南兵備熊桴報至，言崇明沙賊將有變。本司身兼江南北之責，且料廟灣賊已無能爲，不旦暮擒則走耳。適會彭鶴年所領鎮溪兵五千名新到淮安，遂并留青沂兵共八千名，與主兵同聽巡撫李調度攻巢。都司李沈所募土兵五千，亦奉責院牌遣駐儀真以待。本司又檄守備盧相領海舠五十餘艘，自雲梯關東下，備賊走海邀擊。本司身率高湜等軍千二百名往崇明。先是，本司攻巢而通泰捷報亦至，兵備副使劉景韶身督遊擊邱陞等兵，沿路逐賊，日夜鏖戰，賊遂大敗。凡得首級三百六十餘顆，其詳具劉景韶揭帖中，兹不煩述。竊謂本司素書生，未經軍旅驅，未嘗一日拊循之兵，率主客十餘營素不同心之將，以攻據巢死鬬之賊，幸有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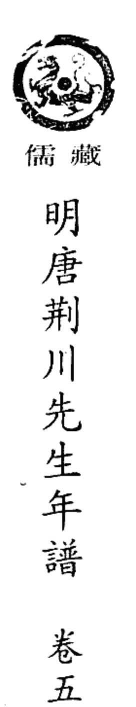
捷。此皆仰仗貴院面授方略、千里決勝之算、與巡撫李調度兵食運籌之力也。本司南北奔走、深愧無功。其廟灣留兵攻巢後事及崇明賊情處置、容續具外、理合先咨貴院、煩爲查照施行。須至咨者。別有分道侵突疏、一題爲海寇分道侵突校斬獲發書、一校叅緣示議事、其咨剿總督文、大略詳具、茲不錄。

與李克齋中丞書云、弟以江南沙賊恐日久變生勢不得不一往。然別兄殊甚惘惘、不能爲也。千里赴援之心、與今日別兄之心、毫釐寧有異哉。蕩戰巢戰賊奪氣已盡。巢賊戰雖少首級、然從來柘林舟山之役、並無一人敢闖其巢者。賊計窮必走、但不容朱仁輩導之出疆、日夜隔河打船驚擾之、則賊欲走不能。只破萬金作月糧賞、計可殲盡此賊、江北可五六年無事。不然、縱七八百倭子下海、來歲之患未已也。蔡功惟斷乃成、兄如決計、

弟區處崇明後、可復備幕下驅使。其賊中動靜、時望見示。口糧首級銀、諸將士皆已領惠。多謝多謝。惟賞功銀子、弟昨所以留馬遲一日、只爲欲與兄商議此事、因兄遲疑、遂不及了而歸。人各有心、此非獨斷之事。其詳已具所與淮府牌中、兄當能悉言意也。邢鎮首級銀頗多、稍足飽煖、而何本源營無一首級、死傷又多、煩兄少加格外之恩、以適低昂之平。太抵賊尚易殺、而軍情最難調停也。兵賊相持日久、號衣器械恐有爲賊得者、賊多狡計、或扮作我兵、晝混夜奄。分付諸將、宜知此意。梅林公所遣參將張德雖未偶然、聞其人頗有行止、兄宜稍假之顏色、使得彈壓苗兵、亦一助也。張兵備再三言沂兵有該補還銀二三錢、以足三兩京募之數者、已與兄言之然必須沂兵與青兵各別發方處。不然、邢鎮又藉口

矣。（錄自荊川續集、通行本荊川集無。）

又與胡梅林督府書云、行過無錫、得健步華翹所送公手書。喜慰之極、喜慰之極。公料我躬繫江北、而僕已渡江三日矣。有圓機乎、無圓機乎、圓機速乎、遲乎。會心人一笑可也、自餘可以忘言矣。咨文稿先奉覽、請公據此及劉海防印信手本所具通泰滅賊及廟灣攻巢事兩股文字、合具一本題知、權了江北應援一段公案、待後廟灣之賊或走或剿、并崇明賊情處置若何、陸續具奏可也。倥偬之甚、先將使者一起自蘇州發回、一起使者帶至太倉、更有書也。劉海道呈文及手本、翁覽過便中發還。公料廟灣賊勢甚審、千里真如目見也。但淮安所報搶雙桅大船六十餘隻、正是廟灣巢賊各處鄉村搶得、將載以下海逃走、今已被官軍打沉十餘隻矣。（錄自荊川



讓集、還工無。

又書云、書生操未嘗一日拊循之兵、領八九枝素非同心之將、以攻蒙巢之賊、而監將戰將皆身嘗之、直可謂不自量而任之太過矣。仗公成算、初二初四兩日將士賈勇入巢、斬獲共得首級四十二顆、皆係真倭、無從者。衝鋒則鳥銃手、漵浦兵之力也。生獲免狼狽爲幸多矣。餘賊據巢者尚繁有徒、戰後蕪溪兵乃至、將復用之剿平餘賊、此後容再報也。弟以崇明事緊、恐有疎虞、不得不急歸、而銃手皆隨僕還矣。區處崇明後、即往杭州候公計相晤只在半月也。此中賊勢似已有定、恐不久當走。公書中云欲題本可且緩之、更看消息何如。承教步步擡營、立於不敗。此公老將經略、甚愜鄙意、弟已造下行營二三座、決然可以制賊。而諸將尚不能用之、所謂或

執拗不肯相聽、或愚闇不能相聽、此亦其一筭也。若不用違營之説、明日再議、恐又如前之奔耳。雖十戰亦復然、所謂覆轍也。弟所造行營嘗攜至杭州演之、公與弟嘗一笑耳。

又書云、青兵不可留、沂兵不可去、其間委曲不能盡言、須面盡之。但青沂事同一體、歸思亦同、青兵一動、沂兵勢亦難止。須先遣牌將二枝兵分作兩處、青兵抽開遣廟灣處駐劄、待江北賊盡、則調沂兵過江南而徑遣青兵北歸。或江南浙東賊亦盡、則并沂兵亦遣歸。此爲得策。何如何如。謹候尊裁。中軍官李錫童華出入陣中、逼巢督戰、衆所共推。適所奉咨稿中少此一段、再奉告。弟每以軍中事宜請裁、已而得公所傳示、往往不謀而同、如佛家之得印證也。何幸何幸。《荊川集》。

又書云、賊不難打、若無錢用。除常套使用外、若得銀萬兩作格外之賞、分作江南江北兩處、每處但得五千兩、則廟灣三沙賊巢自可盪平。若無可告處、惟公大肚皮可相告耳。不意薄福之人、不惟一萬兩不可望、而所解銀一千兩、爲布政司克一[illegible]、遂并此亦不得享用、真可一笑也。今株守崇明、只得操兩空拳、煮一鍋無米粥、奈何奈何。用兵無他說、況多兵亦無用、真如扮戲所謂一貫錢做一貫道場、十貫錢做十貫道場也。事急矣、昨更索之黃僊公、看何如耳。沙上賊已造許多小船、勢似欲衝老岸及奪船。今僧兵上岸急打、不可緩。蓋海面廣闊、日夜防守爲難也。海面之守已畫地分船、把總邵應魁正守西北一角緊要處、諺所謂年夜賣門神、買賣俱急、公欲調之、蓋未知此中事勢也。敢此奉告。正欲遣人走

報、適使者到、附之。〈剿劄〉。

又書云、此時遊魂餘賊、浙直間止有廟灣及三沙兩巢、皆係窮寇、勝勢在我。徼國家鴻福、仗督府勝算、殲盡此二巢、浙直可數年無事。弟區處三沙後、尚欲直從海路往通狼而上、處廟灣殘孽。適得公書、知閩中緊急若此、奈何奈何。不知僕區處三沙後、將往江北平、將往閩中平、幸示教。克齋臨別相約、事急則一日一報、事緩則二日一報。今將二月矣、而更不得一兩報也。豈廟灣賊已走耶。督府時有江北報、更望傳示。三沙之役、盧總兵、劉顯、劉堂、高湜等分四營、於十八日已登岸立柵、賊伏無聲息、多只在一兩日間鏖戰也。張窖兵亦已到、在十九日登岸、水陸分布、俱各嚴備。但賊已多置小船、二十二三月黑以後、防之爲難、督令諸將不敢不仔細。草草先

復。

又書云、王遊擊善鬬而不能撫下、其部兵畏賊之甚而不顧主帥。王遊擊父子止與祝夢麟一枝兵攻巢、餘皆望風不進、王遊擊父子幾陷虎口、其子馬爲賊得去。古北口一生員竟爲賊殺。弟細詢遊擊部下北諸將官、皆言自夢麟兵外、其餘兵實不堪戰、臨陣只欲潰耳。奈何。張空一枝土兵、其勁兵前時多被賊殺、昨日之戰、亦望風不進矣、兩戰不得一首級也。今只看李沈土兵何如。昨到此、其氣殊銳、自請當一戰、只數日間戰也。劉顯兵尚可用、朱尚禮鳥銃手亦銳戰也。青州兵、彭鶚年兵宜早歸之、前書已言及。惟何本源兵一枝尚可用。江北既已不用兵、請公謂何本源兵來江南聽用、何如。福蒼諸船以晝夜守賊之故、不能泊港、而泊於大潮中、夜夜多

有壞者、或連人船幷沉之。弟與熊僉事亦連泊潮中、偶聞夜一福船走碇、弟舟幸免、而騎在熊兵備船上、幾騎沉了、亦幸而免耳。即此豈是可久、不守不得、守又多患、半年後船亦當壞盡矣。昔人兵久變生之語、遇境乃覺其言有味也。荊川集。

又書云、軍中作用、哭而笑、笑而哭、喜而怒、怒而喜、頃刻幾番傀儡。其處頑將驕兵也、一赤子、一龍蛇、頃刻幾番變態。乃知公向言一面哭一面笑、纔做得總督、此處認真不得、做假不得、自笑盡得公之神授也。幷寄此以發公一笑耳。王應岐、李沉之兵俱到、懦將更無以爲詞、只得上陣矣。此賊只恐其冒死奔突、但水守緊嚴、得不奔突、蠻平無難也。昨守備盧相自到此、言廟灣餘賊二十三日已乘海舫遁走矣。此賊倬有遺種歸島、明年禍不



可知。弟不能體公之心、殺盡此賊、誠無所辭罪耳。奈何奈何。（荊川續集。）

又書云、適作書、而健步王明所齎尊柬適至、承諭諸凡事體、可嘆者甚多。誠然誠然。江北之事、已具之承差胡賓賫去書中、并附胡賓口傳其三戰易進易退、正坐弟之不自擐甲。弟之不自擐甲、非弟敢後、蓋亦諸將畏弟督戰、而以計款之。弟纔至營、則諸將又奔歸矣。弟欲處營中、又無親兵、寄宿諸將營、終非事體。自大洋中移船就營、風潮每不便也。奈何。舒徐寧耐之訓、感翁至愛至教。此大事也、弟亦豈敢急性。但弟諦觀此局面、半月後事無就緒、則海船不能久在洋中、而陸兵亦不得不撤抽矣。若此、則儼然成一柘林川沙也。況彼小船已多、又有奪船上岸者、一旦不可期之變乎。此局面可速而不

能久者也。防守稍緩、事必至此。弟再過海、看士兵一戰後亦且趨杭州會公矣。裁書不知今在何處、懸心懸心。得淩海樓來亦好、若不肯從、不必強也。錢糧賴公移檄、有司決不敢後矣。熊兵備甚用心、亦殊賴此官也。荊川集。

又書云：竊料此賊若得突走、必不東還、必上老岸、不便流劫、必又結巢。是移沙上之巢於老岸、如柘林川沙故事、圖之更難。萬一若此、奈何奈何。本源及江北之兵若至、諸將或更有一番會剿。意欲借麾下梁守隅千兵以往。若沙賊有可圖之機、則見可而進；若機不可圖、則知難而退、不敢必用千兵、當全璧以還麾下也。何如何如。

又書：三沙緊急用兵之時、而黃潭撫公謝病去矣。弟所賴者、黃潭公委心相聽、儘力相應。今去矣、奈何。蘇松更無一上司、巡江替換、巡按丁憂、獨弟與熊兵備在海洋、

內地無人料理兵食。蘇松府縣有司素蠻皮、一時提撥他不動、便成誤事、如何爲處。弟今日認真幹事、督將官、督有司、全賴朝廷委任、新敕書尚未見到、不知齋人停滯何處也。弟積熱、又飲鹽海、痢病頓作、不能食者三日、辛而遂愈、然精神甚弱也。廟灣攻巢一戰、得真倭首四十六顆、弟心竊少之。昨得克齋書、半月之內數戰、止得十三顆。今三沙一戰、止得八顆。乃知攻巢之難也。又書、弟處三沙後、嘗細承指教、或更爲南中一行耳。

姜鳳阿來書云、一別遂逾三時、仰思徒勞、書問不獲時相寄、殊耿耿也。良言猶未上、海氛乃爾孔熾、部中倉卒遽加職銜、便欲以東南事相委。此在吾師義不避難、而種種實學、當見種種實用。第如良醫、脈經素難無不精熟、至於診病用藥、則未之一試、恐猶不可不斟酌爾人。

來、傳言吾師每出、嘗以小舟傍大舟行、有欲求見者、輒蕩槳避之。此在草機秘密、固非淺識之所能窺、然使常常爲此、人反得以窺伺我、恐又不可不審也。前時聞主修海防、蓋爲賊未來時計也。今賊勢既猖獗如此、似當先了此賊、乃始防賊於後來。譬寒邪在身、先須發表、然後調養元氣耳。然否。然否。某一春應酬會試諸公、極其勞擾、吾師所謂世俗心腸也。正業雖少廢、然胸次覺有自樂處。從此能斬開擴、見得自己有真光景、不爲世情所遷改、便當頂禮老師矣。今且未敢自謂已得也。庸卿兄來附此道、鄙意庸卿所養得之師門爲多、今授青田、又適在屬下、惟吾師始終成就之。草草、伏惟尊亮。又書云、某素似、尋尊師收置門下以來、每每欲啓發其顓蒙而登之於賢者之覺路、亦每每致勉其樹立表見之大者、而進之古人。深夜情論、人有不與聞者、某獨幸而得聞、爲多。每竊私念、以爲自有父母生我以來、惟吾師之恩實爲

與之並、而深浼無以爲報。惟是生得一女、獲供其帚、趁先生之子孫、乃其生平資結之私。至爲小犬媾婚、雖曾對尊使私一吐之、聞有責光之詩、雖萌此念、而未卜天意之如何、然又示卜尊意之知何也。今者罪先生果生女孫、亦果有不棄之意、是吾師前此之恩、造就與天施等、而今此之垂念、又實與天意相通也。某也抑何幸而有此疾。入二月以來、以傷足伏枕者再浹旬日、呻吟痛苦中、忽聞力淳傳言、不覺喜動顏色、若沉痾之遂去體也。極感極感。謹先脩啓、少申鄙悰、餘俟專使休積誠以仰求門下。不宣。

方略復劾王忬失策者三、可罪者四、詔逮忬及中軍遊擊張倫下錦衣獄。刑部論忬戍邊、帝手批曰、諸將皆斬、主軍令者顧得附經典耶。明紀。時是時掌刑部者爲鄭曉。

秋七月、公督盧鏜、劉顯進擊三沙倭、再失利。公憤甚、親躍馬布陣。賊構高樓望官軍、見軍整、堅壁不出。顯請退師、公不可、持刀直前、去賊營百餘步、鏜、顯懼失利、固邀公還。時盛暑、公居海舟內兩月、得疾、還太倉。胡紀適朝廷陞公通政、公曰、藉此以令諸將、賊可克也。還太倉迎之、并調狼兵赴

戮。

然行胡總督手本、爲真情事。照得倭賊從海入寇、至崇明三沙、職督率副總兵盧鏜、都司楊尙英於四月十一日海上邀擊、斬獲首級一百十四顆。於是職應江北之急、留盧鏜等攻圍沙賊。職至江北、攻廟灣賊巢、獲首級四十六顆、俱經具題外、職正在廟灣攻賊、忽得蘇松兵備熊桴手本、言沙上賊久將有變、而諸將推延猶未上沙剿賊。續又得總督軍門書、促職過江、至三沙督兵。職即發江北、五月十五日至三沙。是時賊已蟠據一月、而諸將未有一人上沙攻賊者。兵法宜乘其新至飢疲、營壘未成擊之、失此機會、使賊得以搗糧立柵爲堅持計、而又得造有小船數十隻、以備突走矣。職即督盧鏜與參將劉顯、劉堂等於十八日率兵上岸立營、而職帶守

備高湜等兵五枝及土兵張空③所部鎮溪兵亦續至，聯
營而居。職議立賞格，出銀示衆，以爲懸賞。二十一日，黎
明合兵，盧鏜率鳥銃先逼賊巢，賊多被彈傷，不能得首級。
賊分勁銳先衝劉顯兵，顯素驍將，率部下郭成、卓梁等
鏖戰抵賊，得首級六顆，而盧鏜部下得首級二顆。賊復
衝劉堂兵，堂部下田應山兵最後，不交鋒而先奔，劉堂
兵逼巢者多爲賊殺，餘兵亦奔，其部下王如澄、廣兵以
苦戰亦多殺死。盧鏜亦遂還營，劉顯、高湜等尚戰於巢。
頃之，亦收兵歸。衆議以劉顯將先鋒，而盧鏜將老營兵
駐後，各營罄選鋒付劉顯。是時蘇松巡撫陳以告病候
代於蘇州，猶調度兵食，時遣牌督戰，而巡按先以憂去，
巡江任滿去，交代未至。職止與兵備熊桴從事海中。
至上八月初一日，劉顯率選鋒攻巢，賊閉巢不出。是時賊

四面起土牆，牆上銃、牆内鎗，齊立、賊衆時出、環牆而趨、官軍不敢逼巢賊，亦不敢躡官軍，竟不接刃而還。是時總督軍門遣遊擊王應岐率兵五千應援，又遣都司李忱所募土官吳九韶、鎮溪土兵四千赴三沙。是日王應岐全軍至、吳九韶兵四百先至。初六日會兵合戰，劉顯將前鋒與王應岐等分路入，而盧鏜翁老營在後。盧鏜選鋒兵攻巢、得首級二顆，劉顯兵得首級一顆，賊衝右哨王應岐兵營，畫生員李應春被殺，先鋒亦殺傷者，應岐子光祖棄馬奔而免，餘兵數千不顧主帥而先潰，左哨張窖兵亦潰，是役也，以老營堅，故賊不能遠躡，而潰兵得徐還營。劉顯亦收兵歸。明日吳九韶兵盡至，名爲四千，實不及二千也，蓋土兵張虛數以冒糧賞，大率如此。衆議初六日進兵，劉顯仍率前鋒攻賊，賊多爲銃打

死、猝擁出張寨兵先奔、盧鏜斬其一人、開銃自打傷兵、亦不能定賊數、數頻易我兵。徑追至諸營、勢甚張。盧鏜營半兵發傷殆盡、幾連倒七賊、各營亦發銃擊賊、賊纔退歸。各營共斬真倭首級十二顆。是役也、不藉火器、老營幾不守。先是、職攻廟灣、皆躬自擐甲陣中。及至三沙、以盧鏜、劉顯有名宿將可仗、又國家方用以爲總兵副總兵、遂不復自擐甲、而但與兵備熊桴居老營督戰。至是、知諸將易進易退、不足盡倚、乃復自擐甲入陣中。至十一日、復戰、分布陣勢、指揮伍惟統、把總田應山爲誘兵、布賊巢門、吳九部、劉顯苗兵分伏左右、王應岐選鋒與張寨兵左右爲副伏兵、欲誘賊入伏而夾擊之。盧鏜札者營、王應岐餘兵及王如澄兵左右翼以防賊東西衝突。既定、職擐甲、巡諸軍、促營中傳餐食誘兵、

伏兵賊甚狡、先爲四層木巢以覘我軍、一動輒十里必見。揣知我有伏、誘之不出。劉顯請撤兵、職曰、合兵甚難、少忍半時、賊出矣。顯謗言軍飢疲、職曰、適傳餐、何言飢。伏兵蔭草木間、未嘗戰、何言疲也。顯不能答、而專欲收兵、職遂前至誘兵所、見誘兵亦怯甚、去巢尚二三箭、遠不能怒賊。又舁火器至巢邊、火亦不能入巢、賊以故不出應之。職過誘兵而前、下馬、獨拔刀步行、過鯖魚港、去巢二箭、盧鏜、劉顯與左右爭向前抱持職曰、奈何若此。職曰、吾不能督諸將、惟有自往死鬬耳。二將誓以必滅賊、遂挾職上馬、還未半時、兵竟撤矣。明日復戰、布陣如前。吳九韶土兵感激、遂攻巢、川苗兵次後、賊先戰頗得我鳥銃手、至是穴牆以適銃眼、項鎖銃手一人、使彈土兵、土兵一人死、六人傷、遂退。究我軍所以不能破賊之故、



有三札營太遠出軍五六里而至巢賊閉門而臥開門而衝賊逸我勞其弊一也立營既遠又無行營其弊二也烏合不同心之將雜勇怯不齊之兵怯者先潰勇者不能支其弊三也職督諸將移營近賊諸將以爲營逺尚畏賊刼奈何近之又爲諸將造行營木城三座進兵又不肯用其所以宜急圖而不宜緩攻之故亦有三賊已造有小船五六十隻勢必乘月黑潮滿之夜出海搶船突上老岸則江南北之禍又自此始其不宜緩一也陸兵進攻水兵守海職與兵備熊桴晝夜風濤中者已及一月每見大風颶則福蒼等船必壞數隻今入秋風惡久之船將盡壞誰與守賊其不宜緩二也江南大旱禾麥槁死聚兵太多饋餉難繼一日計口糧行糧火藥諸費不下一二千金萬一不給軍自生變其不宜緩三也

職才不足以料敵制勝、權不足以督勵諸將、致此殘寇尙緩天誅、負罪負罪。除一面候新降敕書奉行、一面調生力兵上沙會剿外。爲此合用手本前去貴部院、煩爲查照施行。

江南經略、唐順之與提督御史李遂討賊淮揚、數聞三沙之報、即趨而南。台儀部伯倫止之曰、士論多疑公避難、殆不可南。公曰、江北賊勢摧破、又已搶船包裹、不擒即走矣。我之去江北而走江南、乃去易就難、非避難也。公至太倉、各官兵猶豫不進、公曰、我兵若不渡海滅賊、賊必渡海衝我內地、勢不兩立也。乃要提督都御史陳鍈親征之。陳曰、公請先往、留我治兵餉接濟。公乃督總兵盧鏜等以行、密與熊桴計造木城、每扇高廣七尺、四人舁之、四人持銃箭、二人執刀隨之、連比而進。遇蘆

葦處、先從木壚中發銃箭驅走伏賊、刀手從城足刈蘆、蘆仆踐行而前、復發銃箭如初。如是者二十餘里、我兵得盡登岸、遂命撤舟以防賊掠、且示我兵無歸意。分兵爲三枝、每枝千人、令二總兵及參將分領、各綴木城爲營、晝則擡行、夜則據守。不數日、沙地七十餘里悉爲我據、賊之所據僅五里而已。然賊多智而猛、我兵常怯之、沙中大家又有爲賊奸細、反揚賊勢、恐怖我軍者。公督各官兵逆戰、賊從壕後築土垣、貫茅竹潛窺我軍、至卽從竹筒中發銃箭、我軍莫能近。公令人舁銅發熕佛狼機擊賊、賊舞刀而出、衆棄火器去。公怒、欲斬諸裨將。諸裨將曰、兵不敢敵、非將之罪也。公不信、親率諸將履陣、兵望敵皆潰、棄諸將與公弗顧、諸將策公馬夾擁而旋。公遂各營諭曰、若等不受節制、我知之矣。誅之不可勝

誅、逃之不可勝捕也。吾欲寬汝無難、編隊爲冊、更番而調、敢有棄頭目走者、查其該隊行、令原籍有司追口糧四家屬、梟爾之首、爾能逃乎。三軍痛哭訴曰、逃非本願、見賊褫魄耳。公問其故曰、不嫺武藝也。公曰、奚爲而兵乎。曰、向來官兵不戰罔罪、故應募以規儋石之需。今欲實戰、不如願已。公曰、惡是何言也。小民出銀豢汝、爲捍患耳、縱賊殃民屢年、我不爾殺、方用爾一戰、而猶弗諾乎。三軍號泣不已、或訴鹹潮蒸熱瘧痢傳染。公曰、從征而殁、爾之分也。爾等茹辛通計、不過三千人、若縱汝還、則賊亦過海、海西郡郡生靈並罹鋒鏑、彼何辜乎。我今但用爾圍賊、毋容賊走、而另請勁兵於總督胡公、兵至即換汝矣。衆大悅、遂相與戮力困賊沙上、賊不得逞。六月、提督都御史陳錠以告病去、候代于丹陽。先是、公啟

陳璇之約過海督戰、兵以鄉宦呂之弟之長、又敕語督視軍情、無生殺權、陳璇假以旗牌便宜行事。公恃此嚴明號令、儼如提督在陣。不寘璇之上疏稱疾也、一得俞旨即還蘇州、旗牌官皆去。巡按御史朱方丁憂、巡江御史自五月交代未至。諸事皆瓦解、兵餉不給、公莫知所措、移書於陳公曰、東南不可無公、況三沙正在緊急用兵之際、願少駐以待事寧。此不過遲公十數日還山之樂、而東南利害關係甚大也。陳公弗許、或譏公曰、爾非守土之官也、事既掣肘、推脫擔子何如。公曰、朝廷原以我爲視軍情官、假如高坐省城、今日移文督江北總兵、明日移文督江南兵備、此等使乖五十外人、豈不及此。顧江南無一上司、賊千二三百人、未有所掠、皆如飢虎、若登岸者、禍不可言。故與兵備兩舟經月在海、嚴督將

士、困賊於一壞沙上。至於搗巢之舉、則我兵素怯、須別選精兵、伺隙圖之耳。吾本愚人、只幹愚人事、惹出議論不敢計也。按公之艱難困苦、審度寇勢如此、世人尚有非議之者、是誠何心矣。陳錠以旗牌議公、曾戰、其謙退自抑、易歸宗胡世將之任吳武安矣。然不久卽告病而歸、並罷、既還旗牌、亦去、遂使劉錡之事幾致瓦解、非其爲國一念猶未誠且篤歟。考陳錠之名僅於科名錄見之、江南湖北通志皆不爲立傳、而江南通志之其功荊川公剿倭、轉誤爲僉大立事、雖秉筆者失考、亦陳公不能始終有以致之。荊川公當時雖顛沛萬狀、然名垂宇宙、天亦何負愚人哉。華亭孫毅齋承恩與府縣論備倭書云、卽使一二賊登城、荷戈之士心膽俱喪、卽驚奔潰散。于此益知當日寇賊之兇悍、官兵之怯懦矣。

陞通政敕諭、敕通政使司右通政唐順之、該兵部題稱、浙江地方餘寇未靖、皆因文武職官、水陸兵將不肯協心效力、以致日久財費。欲要差官閱視、催督進剿、茲特命爾前去、會同總督胡宗憲、及嚴督總副參將海道兵備守巡等官、將見在餘寇刻期蕩平。各該文武職官敢

有偏拗怠玩、阻撓軍務、不行一心平賊者、爾即指名具實參奏治罪。其有內逆與賊交通接濟者、着宗憲多方訪拿、斬首梟示。進剿機宜并軍門糧賞缺乏、聽爾與宗憲相度措處、便宜而行。如遇賊奔散地方稍寧、便宜訓練土兵、以免征調之擾、將來海防一應合行事務、爾有所知見、查照兵部原題條奏以聞。朝廷以爾素負才名、諳練兵事、特茲簡用。爾宜益竭忠猷、協心經畫、以禆東南安攘大計、務使海徼肅靖、庶副委任。爾其欽哉、故敕。

嘉靖三十八年月日。（見家譜）

兵部咨、兵部爲薦擧文武人材、乞賜超擢、以圖安攘事。該本部題、該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吏部咨、該本部題、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總督浙直福建等處軍務兼巡撫浙江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胡題稱、案照先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調查。得本部看得郎中書主事地方久諳兵情素有兵機云云。（啓見詔）奉聖旨、是、着書寫之去、寫敕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遵該着郎中書寺命前來、撫兼山餘事。先已剿

平、議題具本題知說。所委善後事宜、見同本官議處、除另報施行外、臣作實任事則人不冗、揭事權重則下知

案承。今照郎中唐政體熟。於閱歷之久、施爲發於函養之係、學究源淵、才兼文武。臣日與之計議、俱各切中機

宜、備知肯綮、真所信服。目下春汛方殷、防範爲急、俾得竟其所蘊、是必大有可覲。但以郎中職銜、當此軍機重

發、勢既限於位分、事必泥於施行、縱有謀猷、似難展設。臣查得國朝故事、有以郎中而經歷本部侍郎者、有以

御史而經歷、本堯多亦言。即如唐曾任春坊司諫、且科第三十餘年、資望不淺。如蒙伏乞皇上俯念人材難得、

地方事重、敕下該部議覆、將本官破格歷擢、同臣在於地方計處戰守事宜、俟過春汛、方令回京、庶以有爲之

才處可爲之地、其於東南地方、亦非小補矣。等因。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兵部職方清吏

司署郎中事主事唐、於嘉靖三十七年十月內該兵部題奉欽依、差往浙直隸董戰守機宜。去後續該總督胡

奏報、彼處該勢難平。於三十八年三月、該本部題奉欽依、將本官陞授太僕寺少卿。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

看得總督所直福建等處兵部右侍郎胡題稱、要將唐比照國朝故事、破格超擢、仍在浙直等處計議戰守事

宜一節。爲照浙直綏寇近稱稍平、所據善後事宜委該先時計處。今陞太僕寺少卿唐學究本原、材足經世、又

諳練兵務、屢經薦揚。總督官酌見其堪與圖事、所以奏保前來、無非欲謀薦相資、爲地方永久安全之計。但本

官雖陞太僕寺少卿、而銜門之位分既懸、則體統亦限於謀爲、似難展布、相應議處。查得先年修理河道海防

等項、多差遣政、史司通政參議等官、欲將本官改陞通政使司右通政、仍在浙直地方、欲進行事。一應戰守機宜、與同總督胡悉心經畫、務求萬全、待事有次第回京。其應行事件、合候命下、仍查該部照例題請等因、未敢擅便。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初八日、本部尚書吳等具題。初十日、奉聖旨、是、唐順之陞右通政、着同胡宗憲經畫兵務。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為此合咨前去、煩照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欽遵查照施行等因、咨部送司。卷查先為議處委寇云云。（此重疑義往視軍情一節、節去。）今該前因、查呈到部、看得吏部咨為太僕寺少卿唐政陞通政使司右通政、仍在浙直地方、欲進行事、一應戰守機宜、與同總督胡悉心經畫、待事有次第回京。其應行事件、仍查該部照例題請一節。為照今陞右通政唐才本足、以經世、志復切於憂時。習靜林居、已知涵養之素、起官郎署、益三讀、覓之其。彼宗書。之薦揚、既有驗於已事、在顧之之效、弗誇乎負、去湖詩孔責任、既事則見市益方、三謀議裙疑詞巨書三著。疏有本官議守、三經奉有前項明旨、無容再議。任闔未上、遂哉、逢已奔、敢日今見派之期、宜有著議、郎宜招浸逐與、完致議蔓。如或地方孫寧、更宜隸士著之兵、以免征請之邊、督錄撫之數、以社受冒之弊。以安養休息責之守令、務期以保民為盜之本。以戢守郡縣責之將領、務期令案定以為安民之拜地。事有可以易蔵幸勿輕於該當法於可以屬須亦無事於息。其坐撫持惠變、因咨宜民、凡有擬於為防、以為久安長治之計、言將宣該處。合無令下本部在查照先所議撥任兼選截書一道議付本官照舊彼會同

總督等官、將浙直要害事宜悉心計議、協恭經畫、務期運之推暨、以靖海氛。待事有次第、具奏回京、則於朝廷簡令之意、庶為不負、而本官經濟之學、亦得以自效矣。其原領敕書、徑自奏繳。仍備咨總督胡、遵照施行等因。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十四日、本部左侍郎江等具題。十六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為此除外、合咨前去、須照本部及該部題奉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須至咨者。右咨欽差通政使司右通政唐順之。（見家譜）

與嚴介溪相公書云、某一疎闊迂愚之人耳、已分枯槁、不堪世用久矣。自起家編氓、以至轉官京堂、凡所進取、皆是門下獎拔。自閱兵薊門、以至視師海上、凡稍有所建立、皆緣門下指教。拔之不待其有求、而教之惟患其不悉、是僕之一身、門下成之。有成其身者、而不罄其身之所能為者以為答、非答也。雖然、伺候於門牆者衆矣、而某獨蒙異待若此者、翁豈私乎其人哉。豈以為疎闊或可以責之大節、迂愚或近于不避險艱、萬一能為國家幹得一事二事、則亦足以明門下以人事主之素心。



是翁之所期于某者，或在此也。南役以來，雖則治軍行旅之才素所不長，至于波濤矢石之間，往往不敢自有其身者，以爲非藝其身之所能爲者，則無以報國，而亦且無以報門下也。自轉官以來，區區禮數之末，皆不敢以瀆門下，知門下之所期于某者有在也。于是汲汲勉於門下之所期者，而不敢以區區禮數瀆焉。令孫婦之喪，幸翁自遣，以保天和，不勝惓惓。二沙節略，公之愛我也甚至，而知我也甚深。近者兩轉官資，俾得展布，至於凡有建白，部中如議覆題，特蒙聖賚，皆公盡力委曲，扶持其間。此惟以心感而不敢以言謝也。（錄自荆川續集，他本荆川集無。）

鄭淡泉來書云：承長翰數百言，（此函不見荆川集中）知江南賊情猖獗，近始退歛，江東新市，所言之事報如故。甚言。及見克齋翁疏，復云云云云，並言公之籌策，竟截其水路往來，出入阻

險、豈敢謂異議說謊乎。公初行時、曾有拔本塞源之議、何不及今明白條上所謂視軍情者當如是、若冒矢石督兵戰守、似總督提督事也。門下處師中、姑舍虎爲龍、何如。議者又謂江南將領難得其人、余盧相繼斥去、代者誰可。公雖不欲必置死地、但一至法司、則有律在、難襄轉矣。度此賊皆華人借夷作惡、秋去春來、習以爲常、今秋且不去、明春更可憂。真倭獲而盡殺之、亦不爲武。聞彼中皆謂交易來中國、父母兄弟妻子寄書來喚、而不知其已爲俘鬼、莫若於所獲真倭中、量留數人、給與印信文移、令其歸島、徧諭彼中、勿從華人相誘入寇、從死。彼既目擊、言必真切、當必信之、勾引奸氓計自窮矣。其間委曲情狀、公略入數語、料足動人。夷亦人也、若專以調兵調財騷殺爲事、恐不止於庚戌首尾十年。況土

著不練、倉粟不當、所養之兵乘機爲盜、所發之財冒破無紀、直恐禍不在海島而在蕭牆也。三十餘年道誼骨肉、不敢尋常唯諾、由中絕筆、殊不倫次。

姜鳳阿來書云、久不得來音、甚用懸憶。一月前荆仲韜書至、云於京口與諸老師、知淮揚之寧、復將盪平殘寇於崇明之三沙。秋冬間當自奏功闕下也。爲慰久之。適聞此賊負固難勦、而老師出兵動欲身先士卒。夫身先士卒方可責將官用命、此回一說但勑書中委任責成之意、恐只以謀議督率爲主、而此外原非己責。今人因避事而不免褱事、誠爲可惡。若因惡人避事而過於當事、亦豈非賢者之過。發之太激切耶。或者謂三沙之賊其勢已窮、惟當坐守以斃之、不可與戰。此亦不知果何如也。荆叔韜來、附此通候。叔韜舊出門下、今爲屬官、則

是始焉聚首於一堂者師生也，今焉共事於一方者上下司也。纔履仕途，便賴近老師以登覺路，在叔韜一何幸歟。病中草草，未悉所欲吐。伏惟尊亮吾師斯道宗盟，國家柱石，萬萬自愛，勿以輕敵爲忠勇也。

廟灣餘寇爲巡撫李遂、兵備劉景韶所滅。

是月，作鈐山堂序，蓋即作於太倉舟中也。章實齋學誠云：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歲月，以備後人之考證。而刊傳前達文字，慎勿輕削題注，與夫題跋評論之冊，見者、定後人得而考證焉。鼎元讀荊川同時人文集，惟道笈谷集茲年編纂，秩然不亂，荊川集每篇尾不特不書甲子，且次序凌亂，不以撰著歲月先後排編。蓋公既無意以文傳世，未經手定，而排編者盡將撰著歲月削之矣。是序撰述歲月何以知之。吾考之，世所傳鈐山堂集，公序尾嘉靖己未七月數字赫然尚存，乃知此序劉儀三抄時抽毀作也。嗚呼，世人以是序爲口實久矣，以公是序，遂謂公與分宜迹近。吾稽之，序鈐山集者有十餘人，臣一時之名宿，若湛甘泉若水、楊升庵慎、退老聞讀之人，得已而不已者也。荊川之序，不得已者也。昔杜預在褒揚，載寶以路權貴，曰：非以求福，但求免禍。夫提師旅之重，一身之被禍猶小，而因以禍及家國爲大也。古來閫外將帥，以名譽朝官而敗壞禮揚之事，危及家國者，

河可務數。荊川既不載實以路分宜、遒梅林爲分宜刻集、而分宜索序荊川、荊川一序、其能新耶。然荊川下筆極有甚矜、未嘗如甘泉子之以天之爲天、文王之文、撥鈞山之文也。荊川云、少陵詩謂之詩史、公之詩謂爲時政紀亦可。少陵詩譜以詩一人、則詳於其人而世繫之、必有譜公之詩者、則公進退隱顯之功並以明、而世並可論。又云、特舉公之詩、係談生故之六音、史爲世者有考焉。夫分宜所爲、言理之雋、義爲生深涅痛矣也久矣。荊川一則曰爲世、再則曰爲世、分宜語之、清夜自省、亦有惻然動心者乎。此荊川宗始自彌、苦急甚分言、易其皆改之念、而又終後人如孟子所謂論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又論其世者也。與拒遣甬江修墓書、與令本人與後之人尋繹其意於語言文辭之外。君子之說而發、與人而不自夫、及文章之妙如此。荊川自登第出張永嘉門、彼彼遂之。從建言削籍、歸林下二十年、未與分宜通一書。戊午夏入京、冒暑臥病、垂死者一月。七月出發薊鎮、九月回奏、十月即奉視師浙直之令、其在京與薊臣招發不過數句。錄山堂序云、其嘗侍公於苑直、即此時也。而荊川其人書、已視京師亦盡火針趣之不可近、力求其當、其欲速分宜元急於昔曰之違永嘉也。翼謂荊川其分宜迹近乎。

公每誡諸將、以月黑潮滿之夜、防賊搶船、突上老岸。及公去、而賊果遁。公憤甚瀝血、疏劾諸將、其前斬馘功皆遜不居。

三沙賊遁疏、照得三沙事情，自本年六月十三日以前，已經巡撫都御史陳鏊會題外，臣於七月初九日，自崇明縣起身往太倉州，打發湖廣土兵二枝回還間，十七日，據整飭蘇松兵備僉事熊桴呈，據遊兵都司楊尚英報，三沙殘賊圍困窘迫，於十六日四更時分風雨大作，乘潮由三沙北面驟港地方往北洋遁走去訖等因，到臣。臣即星馳前往江北，體勘賊情，行至鎮江府，據鎮江備報，據瓜洲鎮巡檢司報，據呂四場報，本月十七日于東場地方七星港西南江有小倭船四十餘隻登岸燒劫，約倭七百餘人，往西近通州地方去訖，隨報備倭把總張大義防禦外等因。據此查得先據守備盧相呈抄，蒙狼山副總兵官曹克新紙牌，奏提督李軍門鈞牌④，備仰副總兵官督同卑職相度各兵船損壞，撤回營前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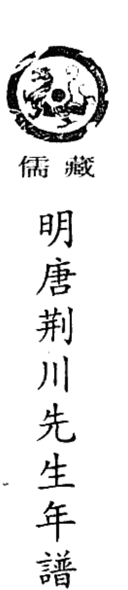
停泊修理、仍分發小船達哨等因、遵將各船於本月十五日駕回營前沙停候副總兵官估計修理以防緊急之用。其北岸信守、已該兵備熊僉事將邵把總部下兵船分有⑤堵擊外、卑職仍選便利沙槳等船十餘隻、親督在西沙觜一帶協守等因。據此則三沙北面瀏港地方原係盧相邵應魁派管位地、臣又查得先據盧鏜、劉顯等禀稱賊已用居民草廂板造有小船數十隻、勢將衝突。各將官明知衝突、理須嚴備。及臣訪得賊已上岸放火、江南水將邊知賊走江北、陸將亦知賊到、縱稱風雨晦霧、不應突然至此。當時若使江南能禦之於海、則賊不得走江北、能禦之於岸、則賊不得上。參照總兵官盧鏜、副總兵官劉顯、遊擊都司楊尚英、把總邵應魁、守備盧相等、既不能奮勇攻堅、蕩平巢穴、以收一鼓之功、又

不能水陸協力，晝夜嚴備，以固四面之守。臣屢有牌行，月黑潮滿，風雨晦霧，是賊突走之時。而乃不遵約束，畏避風汛，掣船入港，賊出巢不能知，賊登岸不能禦，致使柙中之虎復出噬人，江北之民再罹荼毒。三月防守於江南，雖不無保障之勞，一旦潰決於江北，則方爲貽禍之始。鄰國爲壑，雖非本心，罪坐所由，亦將何諉？再照江北諸港逼近三沙，海路不及百里，於鄰之震不爲不切。又方鑒鄧城失事之罪，懲創不爲不深。既非猝然之寇，且屬先事之防，而狼山副總兵官曹克新、淮揚參將邱陞，及備倭把總等官，坐擁重兵，全不設備。海賊焚舟登岸，照舊深入，略無攔阻。人亦有言巢賊渡海，如出無人之境，則謂江南北將帥兩無人焉，不亦可乎？縱賊出與縱賊入之罪同。臣職同總督官，視軍情，江北江南乃其

兼總二三沙之役，三與兵備熊桴日夜波潮中者月餘。自擐甲臨陣者凡二，親叩賊巢者凡一，亦欲以身激將士敵愾之氣，滅此朝食，以報聖明。而各總兵等官以怯賊爲故態，以縱賊爲常套。臣才不足以料敵制勝，力不足以督勵諸將，有負委任，罪合首坐。伏惟聖明矜察。臣於二十一日星馳瓜州，會同巡撫御史李遂，嚴督曹克新、守巡、進兵剿賊，及催督劉顯揚帆向英過江截殺外，其總兵官盧鏜、劉顯、曹克新等，乞該部論議罪名，從重處治。伏惟聖明俯念向在緊急用人之際，令其戴罪殺賊，待江北事寧，一併論奏。內惟應魁、盧相失事重大，容臣會同總督胡宗憲先行拏問，以警其餘。緣係巢賊遁走，將官失誤防禦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謹題請旨。

行狀：時公方壁逼攻，以書塞書權、緩，無以令諸將，欲待

新璽書行事、因暫還太倉侯勅。諸將官見公回、卽欲以船與賊、送之出洋、幸賊去嫁禍他地方、已得無事。公聞之怒甚、因冒風濤往諭諸將、乃不敢。然賊已取民家車箱材造有小船矣。公復令諸將嚴守、以防突走。而知諸將之守必不能固、策賊已窘、必逃死自救、因設五伏兵以俟。賊果離巢、分爲三營出、分一小䑸過火燒港掠舟。前所伏兵港側者見賊至、先驚遁、賊遂遁、乃合大䑸還巢、蓋幾中公計云。然諸將竟畏避、舉回內港、賊乘風雨夜遁過江北矣。公以三沙不守、每用爲愧。然議者以公冒盛暑居海船中、與賊相守者兩閱月。始賊之舟至崇明者二十餘隻、使非公邀擊之于海、犂沉幾盡、則江南北受禍久矣。厥功已奇。而廟灣三沙相去千餘里、以一身而應兩地之戰、敵或殲或遁、亦無非公功也。方公禦賊時、芳



詞亦莊甫、可舉直真。

七月二十一日、公奏疏後、已親至瓜洲、會同巡撫李遂督諸將剿賊、諸將亦守奮勵。賊尋掠揚州、兵備副使劉景韶與戰連勝、圍之劉家莊。劉顯以銳卒數千至、李遂令諸軍皆屬顯。八月己未、顯率所部直入、諸營繼之、自辰迄酉、賊巢破、逐北至白駒場茅花墩、斬首六百有奇、賊盡殄。自此絕江少寇矣。論功、賚白金文幣。是役係經以書、勇逐該革亡。

江南經略、七月、賊勢窮蹙、以沙兵巨木造舟、爲逃竄計、我兵餉亦將匱。言順之曰、事急矣、賊若渡海而西、沿海兵船無人監督、必登岸、如狂蟹散行、不可收拾矣。遂以三沙兵屬之兵備熊桴、而自西歸、申嚴水陸將士約束、馳晤陳錠議兵食。錠曰、我行矣、東南事有梅林在、君其圖之。時天大旱、禾苗盡槁、公謂錠曰、倭寇之息、地方

猶有限、公爲巡撫、若不上荒疏而去、朝廷不行蠲賑、貧千里生靈、誰與造命請問、責安所諉、僉然之、即日繕疏入告。公乃如杭州與總督胡宗憲計議、胡見而訝之曰、三沙告急、吾方調兵航海策應、君胡然而來也。公曰、勁兵不至賊、誰與滅、糧餉不繼、兵何以生、須假我兵食事權、方能爲役耳。胡如其言。公將出定海關、而三沙之飛報叙至、是月十六日四更風雨大作、賊乘間由北洋遁去、次日犯七星港登岸。公聞之、一面查論將官縱賊之罪、一面赴江北剿賊、提督都御史李遂謂公曰、君在江南不能滅賊、而縱之馳突、我今方略已定、早晚滅賊矣。君又來撓我事、何耶。公曰、賊至三月、不曾流毒江南地方、亦不能掠民財、皆我力也。我乃看人行事之官、原無兵柄、而焉能罪我哉。且朝廷原敕我視軍情、江南北

皆我責任也、而焉能辭我、乃相與戮力剿賊。未幾賊平、公歸而語人云、使江南有一李克齋、擒賊梟如反掌、何獨累我煩難若是。又曰、江南賊雖走、然大受挫、凡在三沙者無一生還、島夷聞之、必數年不敢近邊。時順之方主滅賊、一時行役者多憾之、或議其輕出、或責武功不成、或謗其議貨、後因積勞成疾、薨官而卒。後倭果累年不至、蘇松人始感其恩德云。鄭開陽有讀荊川公論戰之書、亦見江南經略。有皮譜李錄、舊長永錄。

蔡白石自知堂集有聞揚州之捷寄李克齋中丞唐荊川銀臺詩云、西州諸將集奇謀、數萬精兵控上游。江北戰雲盤蓋野、淮南殺氣已先秋。迎鋒不數邀歸艦、報捷爭傳繫海酋。最羨當年詞賦客、真看投筆取封侯。

校記

①張窅：《四部叢刊》本《荆川先生文集・新刊外集》卷三作「張空」。下同。

②覗之：疑作「覗知」。

③同①。

④奏：當作「奉」，見《四部叢刊》本《荆川先生文集・新刊外集》卷三。

⑤分有：「有」字疑誤。

十四世孫鼎元謹輯
十二世孫　肯校刊
錢家驤
鄉後學周仁泳謹校
崔　龍
十四世孫　斐文　纘道　仝校

九月朔、李遂擢南京兵部右侍郎、改公右僉都御史、代爲巡撫鳳陽等處、兼提督軍務。據墓誌銘及明實錄、明紀在十二月。

鄭淡泉來書云、前具啓復時、新命未下、鄙意欲公以視軍情爲名、徐上久安長治方略、總督提督事姑且勿任。今奉簡命、實由師錫、蓋數十年來善類皆云、南倭北虜、

非公不靖。今身任其事、責巨重矣、不識果能如公謝疏中所云者見之行事否。練鄉兵、江北易於江南。積軍餉、江南易於江北。賊之長技利於江北、而不利於江南。築計賊則利於陸戰、而我利於水擊。先朝極嚴倭賊登岸之禁、良有以也。其最可憂、江北貧而悍者利與賊合、江南富而豪者利與賊通。與賊合者利於搶掠、流害鄉曲。與賊通者賚糧漏師、奸詭百出、尤可畏也。今熒惑出入南斗、占者謂吳越間有兵火、不知占書有此說否。

上海防善後九事、一曰禦海洋、二曰固海岸、三曰圖海外、四曰定軍制、五曰足軍食、六曰鼓軍氣、七曰復舊制、八曰別人才、九曰定廟謨。

鼓軍氣有曰、臣聞戰之所以精明與中國之所以勝四夷者、氣也、而非甲兵之謂也。國家承平日久、文吏游談

而養尊、武臣恬保而實身、閒雅雍容之習成而慨慷果銳之氣亦寖銷矣。南倭北虜、倏然內侵、殆若昔人所謂氣餒以取之者。爾皇上天縱神武、赫然一怒、誅逐偷惰、拔用英奇、文臣督帥、皆躬自臨戎、有兔罝赳赳之氣。自此倭虜不敢深入、則氣之勝也。以臣占於行陣之間、猶有未盡然者。臣親見京營、備禦將情狀、一聞賊戰、如澆冷水、顏色可憐、縱不便走、股已先慄。雖亦未必盡然、而然者固多矣。至於倭賊渡洋、談笑飲食、若履平地、而我將棲泊近岸、三日遇海風則頭掉目眩、夜聞海潮則耳聾心惕。且夫倭賊有過藐我將之氣、而我將無必吞倭賊之氣、則是未戰而索然矣。如此而望長驅海島、掃清大憝、臣猶以為難也。此氣在宇宙間、磨礱而時用之則鮮明、置之不用則黯無精光。謂宜文臣督帥、時御戎服、

出入營中，發揚蹈厲，以作武將之氣。武臣大將遇有賊戰，戎服出入陣中，以作偏裨小校之氣。偏裨小校遇有賊戰，戎服先登，以作士卒之氣。而督帥武將臨陣督戰，間取潰校逃卒，遵奉旗牌事例，百萬軍中忽然斬却一二人，以變士卒之耳目，使我之氣日益精明，則賊之氣自然銷沮。此其言若迂闊，而實勝敵之要機。李光弼莅軍一而旌旗變色，每戰必勝，氣之謂也。行狀、載軍氣一事尤公自得語、讀者壯之。

別人才曰：臣聞爲政以人才爲先，至於兵事，尤急人才。臣視軍情一年，其於官吏賢否，非臣職事所關，不敢濫及外，訪得淮揚海防兵備副使劉景韶，英敏多謀，臨機立斷，運籌足以破鬼夷之算，賈勇足以汗懦將之顏。今歲淮揚殺賊二千餘，多賴其力。已與臣同擢巡撫，不敢



更舉外、又訪得浙江巡視海道副使譚綸雄姿勁氣、法令必行、識與僉事王崇古齊膽。今歲浙東殺賊千餘、多賴其力。蘇松兵備僉事熊桴、自倭事始起以至今日、無一歲不在兵間、忠實練事、沈毅內明、出入海潮、艱危不避。此二臣者皆宜久其官而不易其任、以待貲望可爲巡撫、即以授之者也。杭州府同知唐堯臣留心武備、訓練有方。紹興府通判吳成器素識兵勢、屢立軍功、待堯臣歷任年久、成器再立新功、皆可當沿海兵備之選者也。台州倭寇屢入、兵凶相繼、民瘠已甚、全在良有司撫循、而知府言大節貪饕有跡、昏耗無能、政成黠吏、賄滿私囊、所宜亟爲罷黜者也。又訪得浙直總兵官盧鏜、老練善謀、副總兵官劉顯驍勇善戰、臣嘗以三沙賊走劾其失事、畢竟東南將官無過此二臣者、所宜久任、責其立

功者也。然盧鏜善謀而怯於臨敵，劉顯善戰而果於自用，則其偏也。若以使過之義，則革任甯紹參將戚繼光，先登敢勇，立有新功。見監原任通泰參將黑孟陽，遭蹶悔過，尚餘勇氣，皆堪策勵立功贖罪者也。狼山第一緊要海口，總兵第一江淮重任，如狼山提督副總兵官曹克新，偶因際會，獲冒功陞。臣見其人耽溺酒色，常如昏酲，謀勇俱無，精氣已銷，設有警急，意何決戰。前任鄧城見以失機拏解，克新異日誤事，必不減於鄧。所當亟投閑散，以全其功者也。又訪得境內人才，臣得三人焉。原任僉事徐九臯，老成經事，熟諳夷情。原任刑部主事爲民唐樞，經術優長，才猷老練。原任知府致仕嚴中，警敏足智，曉暢兵機，皆可充異日兵備之用者也。

定廟謨有日，一二十年前何以絕無倭患，十年之間何以



倭患若此。年年禦倭、何時是了、如何可以永斷倭寇之路、以復東南之舊。苟可以利國、不必爲身家顧慮。苟可以便今、不必以成説拘牽。外內臣工方略畢上、然後聖明與廟堂大臣從中主斷而力行之。期於三年四年、斷却此賊、臣猶以爲遲也。不然、一歲一來、一來一勝、臣猶以爲浪戰。以上九條詳見荊川外集。

鄭淡泉來書云、詳讀大疏所列八事、勝於南沙北灣數千首級。一禦海洋。文武吏士皆移險阨、且重迎擊來舟之賞是也。復設巡視官、官易設而人不易得、奈何。二防海岸。必須海岸與腹內從入與被虜並論功罪、此不但可行於東南、在西北亦應如是。三圖海外。三事最爲要策、但葉非自歸之賊、蔣非絕域之使、以此二人爲可託、又不若不行爲愈也。盧帥之言、鑿鑿可行。四定軍制練

鄉兵、調土兵、處置甚善、無容他議。六鼓軍氣、貴在磨礱而時用之、文臣督帥擐甲臨戎、武將次第身先士卒、自古爲然、雅詩具在。至于出刀用鎗、直可偶一爲之爾。七復舊制。此國初良法善謀、父老相傳、倭賊登岸爲大創、以故水寨不可不復、復水寨則出洋亦易矣。浙西亦有水寨、原在乍浦、沿海備所舍田耘田、誠爲非策。金堂玉環諸山、某不知其在何處。二市舶者、何以謂福不通貢、亦不通舶、琉球三國鼎立時、專在福海往來。今之賊皆起於福、福人至今通賊、以地狹人稠、生理薄、不得不資於番。今若城月港、設參將兵備、并二市舶於彼、亦以毒攻毒、以人治人之術也。彔元考、唐一港鄉駿泉皆以開市舶爲稱。八別人才。所薦所劾皆允當矣。或謂羅拱辰勝於唐堯臣、嚴太守不如淮安張給事、果否。九定廟謨、極言兵憂民憂、爲禍

叵測、尤人所難言者。非吾兄忠誠、安肯及此。倭寇往時春來秋去、秋去春來、今徧地皆有辛倭之盜、時時有望倭之心、何日得息肩乎。即今朝鮮將倭賊所虜人口送回、及此奬諭國王、并令傳諭日本、事非創端、機出乘便、而議論不同。蓋前此蔣洲但至賊舟、未至日本也。五足軍食。只於鹽法上稍加損益可也。若專責斂財者、而不責之用財者、用財不肯節、即日殺守令、守令日殺百姓、祇爲循恩巢芝先驅耳。爲今之計、斂財者不可不守潔廉之操、用財者不可不知交際之節、如何。又春汛時、浙東兵備移舟山、江東移崇明、不知浙西移乍浦爲便、抑移金山乎。金山有武將、移乍浦可也。曩元考公之來視師海上也、職爲郎中、官止五品、雖許當道奏事、各行賫奏、然位非專閫、權無賜劍、其貪將逃校心違貲之、致斬却一二人不可得也。惟有以身作則、以感動其心、故公下海、則將士不敢不下海、公前冒矢石、則將士不敢不前冒矢石。崇明、廟

灣之戰、官軍之氣百倍、鼓氣消沮、是公之不待斧鉞而能齊一將士之心而作之氣也。嗚呼難矣。又考公疏中所薦、譚二華綸、戚南塘繼光、後卒平閩浙倭寇、且練兵薊鎮、爲東北長城。蓋公之人才、真儒、在山中已察之審矣。僉憲江大猷、則已爲胡總督梅林誣以漏師罪被逮至京師、錦衣衞、都督陸炳輸金贖之。是時方立功塞上、非公職事所關、是以薦疏中不之及。

是歲、有寄內閣及本兵諸老書、及與陳黃潭即錢。陳巡撫書、書詞略見前江南經略中。朱肅菴名驥、山曹縣人。東巡按書、吳筠泉名山、江人。吳宗伯書、李石麓名芳。春少宰書、陳蘇山職方書、楊虞坡司馬書、楊朋石祠祭書、與山中劉南坦尚書第二書。考吳宗伯筠泉、李少宰春芳、楊司馬博、明史皆有傳。楊祠祭朋石、名豫孫、字幼殷、卽楊翰林禎之子也。嘉靖丁未進士、累官太常寺少卿。後少師當國、引朋石自輔、凡海內人物、國家典故、悉諮而後行。由是士大夫欲求知少卿者、無不輻輳其門、遂力求出避之。以右都御史撫兩廣、卒官。載明儒學案。楊拙山年譜中亦稱、在南都時、與楊朋石講學。而茅鹿門則云、以不平朋石毋寇、朋石憾之、譖於少傅、致廢棄終身。鹿門與朋石初亦交好也。按陳蘇山名柏、字子堅、一字意卿。初號大蒙、以督蘇所有合抱木枯而復生、因號蘇山。丙陽人、嘉靖庚戌進士、授工部主事、歷職方主事、升員外郎。甚才、尚書舉紹、楊博

守貴發之。翊鳳音符林發江直、蘇山力主詩之。又績竹巖嵩、夷中春出遊山西安寮副使。蘇山舉戊子鄉試、在南太學卽負荊川公善。〔詳王鳳洲撰墓表、吳國倫撰墓誌銘〕。荊川奠湯實彼書、三王同陰中、參爲國家宜力者、尤著者若公、批門論鎗、方溪公宿存詞云云。是時寅兵書以屬事、出部贛鎮。主侍郎江東著部事。東亦己丑進士。所謂方溪公言、蓋東之號也。書明史無傳、故附註之。

是歲、長洲文衡山卒、年九十。衡山嘗爲書荊川所撰氏義田記及救荒賓記。

華永康程松溪卒、年六十二、謚文恭。晉江王遵巖卒。遵巖舉進士時年十八、疏乞歸娶。二十赴選、授戶部主事、監兌通州。差滿、調禮部祠祭司。辛卯主考試、所取士林大半。改吏部考功員外郎。寧夏〔?〕下。時議改吏部考功、館外、遷、郎。宗室發舉、敍一司不往、乃因主客員外郎、中、因疏論封吳、坐以憂更戍去、謫常州、詔江陰、分。京察、南京戶部主事、遷禮部員外郎、尋擢山東僉事、提學。校、轉年、轉江西參議、遷河南參政。辛丑大計吏、首臣夏言資書隙、從票不遵巖、歸、年三十三。生於正德己巳九月二十七日、卒是歲七月十六日、享年五十一。與荊川交最深、天下爲文者每稱王唐。載曰見歲晉江〔志〕、明史本傳及張汝翰撰傳、留道撰墓表〕。遵巖與內、與弟道原書云、吾平生宣所交友、遍海內爲不少、然後此室人意遠之言、相及者、亦不數人。然而人之中、子系景致生兄友素荊川太史、故爲遺原、爲將以乞太史。又嘗論李中麓云、公但敬服荊川、不知劉

川得吾之銘祭耳。此非遵巖顯矜、言時與荆川及中麓交諸祭、孰作之忘形語耳。遵巖之卒、荆川集中無哀悼文詞、豈未及聞其訃耶。是時公方在軍旅倥傯之際、抑聞而未及爲耶。荆川每欲了此浙直之役、赴聞征勦、豈其意兼欲一哭遵巖之柩耶。明年春、荆川即卒、此行不能實矣。丁巳歲遵巖與顧洞陽書、期於二三年內更一訪荆川、並登[illegible][illegible]莊。是歲洞陽即卒、遵巖雖有是約、豈特未會荆川、並未會洞陽。古人每憶良朋、千里即時命駕、良有以哉。又考荆川集無遵巖妻墓誌銘、遵巖喪妻年方四十、距荆川之卒十餘年、不應負諾不償。蓋荆川文字多不自存、稿由弟子及友人爲之錄存、故集中篇目亦毫不以歲月先後爲序、遵巖妻墓銘亦在遺佚之列耳。羅念菴有與王敬甫書云、昨歲十月於傳語中聞尊君遵巖公之訃、爲之隕涕。尊君聰明惠和、寬博舒文、爲世異才、而又力振古雅、一變俗陋。顧見嫉於世、早棄田野、亦已慘矣。天又不悔其禍、致此不測之變、使倉卒旅寓、未歸正寢、含忿而終、其爲可悼可憫、尚復忍言。（中節）今家難曾解否、襄事尚在何日。銘文當屬之荆川、荆川相知最深、相念獨至、即不能辭、嚴爲之期、無俟也。（節）按此則遵巖實不得其死、不知所謂家難者又何事也。書云昨歲、則此書作於庚申春、荆川俄卒、此文出於念菴意料之外、宜其有下稿之闕也。

十一月之官維揚、公積勞病甚、不能行、然以維揚重地、朝方倚任、不敢辭、勉強赴官。墓誌、銘及卓吾撰傳。又中麓補傳云、尋陞都御史、代克齋。以勞

故吐血不已、親友方以過家稍得從容治疾爲幸、而維揚方大飢、自謂若不速行、則新舊交代之期緩、期緩則民之饑死者衆。萬一或深入、其勢必衰驚淺喪、即辭家往。

謝表、爲恭謝天恩事。照臣於嘉靖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准吏部咨、爲缺官事、該本部會推、題奉聖旨、唐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寫敕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於本年十一月十四日前到所屬揚州府儀眞縣地方、准前任提督軍務都御史李將原奉備振救荒、查催班操、查催錢糧、督催大木敕諭四道、符驗一道、旗牌十六面、副巡撫關防一顆、咨臣接管。續於本月十七日該兵部車駕清吏司差舍人李齎賫奉提督軍務兼巡撫鳳陽等地方敕諭一道到、臣當即叩頭謝恩祗領、欽遵行事外。伏以溫綸洊錫、歲敢冀於三遷。雄鎮特分、官遂叨於獨座云云。鼎元考、以溫綸游錫

上。今通行本荊川集皆削去、今由荊川續集錄出。趙浚谷爲公墓誌銘云、九月擢僉都、巡撫鳳陽。陳鶴明紀載公代李公遂爲巡撫、於十二月。李卓吾撰傳則云、十一月赴官。今按此表、知公於九月二十七日推部杏陞官、十一月十四日赴官、於十七日奉到敕諭也。

敕諭、皇帝敕諭提督軍務、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近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馬斯臧題稱、淮揚地方屢經倭寇爲患、乞要專設大臣督理戎務、方克有濟。該部議覆前來、相應依擬。今特命爾前去提督軍務、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爾宜查照該部題准事理、專在鳳陽駐劄。無警則以時循行各府州縣、操練兵馬、儲蓄糧餉、繕葺城池、修造戰船、整辦器械、撫恤軍民、督察官吏將領、禁革姦蔽、清理鹽課、振濟飢荒。其用兵錢糧庫無積貯、即于鹽課內支用。有警移駐揚州、相機調度防守。如倭賊由海口突入淮河、會同漕運總兵併力

夾攻賊。遡長江登陸、勢逼瓜儀浦口等處、則與操江都御史互相策應。務要聲援留都、疏通運道、拱護鳳泗陵寢。若江海無事、仍回鳳陽、彈壓宿亳豐沛等處鹽徒盜賊。其撫屬文武職官及潁徐曹沂睢陳等處兵備所轄官員、并沿海參將守備把總等官、悉聽節制。錢糧兵馬徑自調用。敢有抗違阻撓、致誤軍機及貪殘不職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四品以下、徑自拿問。軍前臨陣退縮及逗遛不進者、許以軍法從事。各該官員如有廉能公正悉心幹濟者、據實旌獎。一應事宜勅內該載未盡者、聽爾便宜處置。爾爲大臣、保釐地方、斯稱任使、毋或怠忽誤事。責有所歸、爾其欽承之。故諭。餘巡撫任敕諭三道從略。

祭六纛司旗牌司之神文曰、生者陽道、殺者陰道。天生天殺、雖二云並用、而上帝好生、不得已而殺之。上帝不得

已而以司殺之權寄之天子，天子不得已而以司殺之權付之閫外之臣。必不得已而後殺，所以體天心也。上古有罪者一人不殺，則千萬人不能生，故殺人所以生人也。今臣獲亂兵六人，實爲殺人之始，敢告上帝不得已之意。伏惟昭鑒。

祭刀文曰：嗚呼，上帝厭亂，此刀不敢不用。上帝好生，此刀不可輕用。某欽承朝命，給有旗牌，今殺亂兵，是爲用刀之始，敢告司刀之神，伏惟昭鑒。公之自有生殺權，賊自今日始也。

與徐少湖相公書云：伏惟門下愛僕者之深，而體僕者之至。僕暑月居海中，鹽潮蒸熱，近自杭赴援，忽然吐血，素無此疾，頗覺驚訝，調理一月，勉强赴官，亦止得一半人氣也。仰思聖明拔擢，廟堂汲引，今日只有死生以之一着，不敢爲退步計。若人言不相容，以爲必不勝任，自

合違避賢路，於陽羨陳渡之間料理宿疾，康濟此身而已。素辱知愛，敢道此心。浙中條陳及江北請糧揭帖，瀆覽，幸裁誨，而扶持之，伏枕具書，仰惟台照。此書錄荊川續集、他本荊川集無。

與江方溪少司馬名東、己丑同年進士。時兵部尚書楊襄毅博視師宣大、方溪以侍郎掌部事。書云：聽差官賫咨至，又辱手教惓惓，深荷雅意。某視師一年，無功而數受賞，至於謬當江淮重寄，捫心自愧。此皆翁私其同年，私其末屬，掩其大疵而錄其小勞，曲爲調護之所致也。知感。海上倭患，真是未見了期，年年防禦，東南膏髓暗暗抽盡。若欲斷賊來路，則又漫無長策。翁大經略，其必有以處此也。江北請易置將官，請催發邊兵，皆非得已。庸懦之將，必非敵愾之用，土著之兵，素乏衝鋒之長。惟翁早爲題覆，使弟之迂劣，得藉良將

勁兵以免于敗僨事焉、受賜多矣。且翁既已汲引而致諸用、則亦不忍其僨事也。錄自荆川續集、他本荆川集無。

與陳蘇山職方書。見荆川集。陳文燭唐先生手書卷跋云、荆川先生與家按察公厚、此書十章、先生視師維揚、報家按察公于職方者。今集中止刻其一、餘俱先生手書。其言款密如面、絕無世套語。又字畫類眉山、珍襲之。昔人得劉弘一書、賢于十部從事、余于應德亦云。（見二酉集）

與胡梅林督府書云、東南倭孽、古今異常之變、特生古今異常之才、以戡定其難、以福生民、公眞其人也。其章句腐儒、尋行數墨則有之、運籌決策、則原無寸長、豈足仰副公意。而公過以相薦、惟公簡在帝心久矣、故言出而帝信之、遂使迂儒叨此重寄、書不云乎、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竊懼僕累公之不任也。然公既已薦之矣、亦將自懼其不任也、則深慮僕之所不及、而思教誨之、鷄鳴半夜、扣囊中之祕訣、平生未嘗以

語人者，爲僕提醒一二語，使得奉以周旋。臨敵出師，常如面命，縱不能步公之如神百勝，亦庶幾免於迂儒僨事之咎焉。僕知所望矣。謹洗心積誠，以待躬詣幕下叩請。先此布鄙懷，伏惟台照。賀禮本不敢辭於知己，但弟幾番出師，公費累公甚多。若公私兩費，實不自安也。謹託來使實還幕府。弟不久面會，自當請教，委曲不盡，不盡。

又書云：交好者多以才與器之相似也。公倜儻雄奇之才，而僕乃拘謹迂儒之器，兩人宜各不相爲謀，而相與歡狎如一人焉，此一異也。公之談兵悉是成算，僕之談兵本出屢億，然議論籌劃之間，或公祕其機而僕先發之，或僕蓄機不能自決，而公先發之，卒相與一笑而莫逆，此二異也。人之相與，情昵則褻，而貌嚴則隔，僕與公

杯酒間，或始焉儼色莊語，而繼之慷慨高歌，提劍起舞，以寄其跌宕之氣；或始焉寬綽戲謔，博學雜物以爲歡，而卒儼然以相別。無非各以真精神相感發，此三異也。每謂非有宿緣則不及此，更得相聚半年，彼此麗澤之益，不知其何所至，而忽奪之淮揚之役，奈何奈何。雖然，與公神交而意注焉久矣，不自意有今日武林之聚，樂也。始者不自意而得之，然則公之來書所期異日復爾相聚於巖廊之上，擔子益重而共濟益切，其相聚之樂又或出乎今日之外者，安知其不有然者耶。以今日偶然而得之，知異日將持左券而得也，是皆所謂宿緣也。一笑一笑。顧彼此自愛，不盡言。

又書云，違承手翰，深慰病懷。即已力疾至揚州，擔子推不去，只得擔了。前請教於公，亦有死生以之之說矣。承

諭台州另置兵備、未爲非是、但僕止有一段鄙見、分浙江諸郡、欲以一沿海郡搭一腹裏郡爲一道、沿海應敵、腹郡畜糧儲兵以副之。如古昭義鎮、山東出財、山西出兵之遺意。今嘉湖一兵備、寧紹一兵備、溫處一兵備、舊制皆是矣。杭嚴宜爲一道、今却以台州兵備帶金嚴、割嚴與台、則杭薄矣。不若台州只帶金華、則兵糧已有所資、控制亦易、且與各道事體相同、如畫棊然、甚整齊也。不然、帶金衢而不帶嚴、何如。便中更望答教。考明實錄、嘉靖三十九年二月、朝命更定浙東守巡官信地、仍以合金嚴爲一道、未能如公之議。豈海林秉已入奏、不能復改耶。

又書云、適以沿海之行匆匆、不及多敍情曲。今年江北入寇廟灣的一枝倭兵千五六百人、海舠船十六隻、住在海外一沙、未返其國、卽且復寇。已遣奸細入江北、偶然獲之、甚是的當、非尋常捕風捉影之說。其事且發、其

發又多在江北、恐不待常時春汛之期、其詳蔡時宜能道也。公臨别時許借田應春土兵二三百、敢并借朱尚禮鳥銃二三百、暫時應用。若朱尚禮兵不便、則其次仍借桂陂攀鳥銃二一百、亦可也。諸兵發時、并借公半月之糧、庶沿途不爲索糧擾擾耳。并煩公嚴切分付田應春、勿作常時土兵套子、一路捱延也。前所許通事陳二一帶小倭子、及舍人李經、健步蔣全、并煩遣來。恃公同心一體之愛、輒此奉瀆。伏望留意。凡諸方略及有可爲僕慮者、并望見教。即且蹤跡此沙之賊、似乎去岸不遠、若得其所在、欲先發舟師襲搗之、恐須提督自行也。一笑一笑。此地甚苦無水將、公麾下將就小水將可用者、煩即遣一二人來。邵應魁若在麾下、煩遣來、若不在麾下、煩遣一牌調來。蔡時宜爲公之人、多年親勤、今欲借用、請公筍

例卽爲遣來。戚繼光造得堪禦鳥銃防牌、如有、付一面來做樣子。適得白儀制書、言倭賊寇江北歸者被風打二船至朝鮮、其國因朝聖誕、幷獻中國被擄男女三百餘人。此事計公已聞之、二船之數、已若此矣。江南經略、華重慶擄入朝、詳生還記、嘉靖丙辰首夏十有八日、海寇掠無錫、邑人華重慶被擄入舟。登出海、舟被官兵擊散。急入日、重慶所居之舟買至高麗地面、高麗邊將遣三舟率百人還視搜山、剿殺無遺、重慶等中國人九名冒死號泣而訴、生請至邊。邊將奏報國王、遣通事台元與光州牧相審問。華姓無錫人、卽問重慶曰、昔有天使華學士者無錫人也、得非其宗族邪。重慶曰、然。具悉以對、元歸遂以告王。七月初三日、王使吏曹侍書覆訊畢、出住天使舊宿館。八月十二日、王賜宴、陪坐、蓋重天朝、亦推學士之孫故也。宴罷、每人賞圓竹帽一頂、白布衣一件、裙二餘、青綿布絹一疋、皂靴一雙、綿布束腰一幅。遣尙書鄭御史各一員、太守太醫各二員、知縣十八員伴送還朝、仍遣軍五十人護至遼東。九月念九日、過遼東。十一月朔、至京、住五臺畢。初三日、下禮部問。初五日、兵部問。十三日、復發刑部問。十二月初一日、差指揮押回原籍。重慶遂得起次年二月之望抵家、時年方弱冠也。鄭若曾曰、夫海寇之患、各府縣良民皆去者無限、若重慶之生還、蓋絕無而僅有者也。學士名察（卽鴻山）重慶之族祖

也。自非德學言動有素服乎夷人之心、安而能致其君臣去思如此耶。其覆被之澤、不獨被於重慶、而中國人人亦均被焉。海外小臣厚遇中國、皇朝一統體面、何如其尊耶。重慶歸、高麗之臣以詩送之曰、鍚山學士聞天下、君是同枝共派人。是年若問東方事、仰戴皇明億萬春。此係嘉靖丙辰年事、與公書中所言、別爲一事。附錄于此、有不勝今昔之感也。

又書云、適再三捧讀來教、知公苦心、僕亦爲公感泣矣。惟公天挺才傑、爲江南作福星、非所謂繫匏也。然入秉機軸、亦知不遠矣。至來諭所謂舉動而督府不聞、失事而督府首罪、蓋才傑處世、常獨當艱大之責如此。奈何奈何。未得教劄之前、曾作一書、適見示題稿處置募兵及留運米等事、甚善、僕亦已先具書懇請之廟堂矣。細詢沂人、沂州一道募兵或不能及三千之數、得精銳二千亦足矣。或令鄰道幫募之、俱託之張兵備、聽其處分可也。其領哨頭目五人、令其進見、稍加激獎、可便發回。

僕亦即遣承差李經先往沂州去矣。山東萬巡按與僕素厚、渠亦感公相知、此亦一便。且公題本中欲委之山東巡撫、不可不先通一書。僕亦欲附一書于巡按公、何如。張四維遣追捕賊報、已悉來教前所言山東兵數人、已發至劉堂處矣。

又書云、李經并兩承差陸續到此、所以諭僕者甚委曲、所以爲僕處者又甚周悉也。感佩何可言。高禔等歃血相結、自是義氣在公、猶在僕也。若江北賊勢重大、遣告急之使、則公必遣全師。若江北力能自支、則誠不必折散其一枝也。所諭伯、永福良將也、其事又誠枉、當爲轉達之蔡時宜之諭、誠然誠然。陳二夷來平、蔣全俱已到、但公見諭、蔣全須了提問而後來、謹此遣還承公諭及徐海文字、僕別公時已有約言、若非嘔血重病、則歲底

了此積年陳債矣。今病根猶在，公事日不暇給，此文須得關門靜想，費却五日精神乃可。彰公之盛烈，足當鼎彝之勒而不朽，不然則韓退之所謂其爲也易，則其傳不遠也。公乃以爲半日精神，足爲千百年之不朽，則望僕之過矣。一笑一笑。幸公更展限期耳。考紀餘海事公辛未能爲，後梅林乞茅鹿門爲之。江北救荒養兵之費，藏于官、藏于民者，兩無所處，近請餘鹽得七萬，廟堂已爲破格過厚。但春汛四萬班軍齊到，一人日給四分，一月該銀四萬八千，犒賞酒肉置造軍器之用分毫不在其中，而費已如此，不知何以善其後也。題稿一紙，請教跨海搗沙，領公教愛，未敢輕率，但半洋棲倭去處，如子母山、叢林沙等類，須得一清巢穴乃可耳。趙龍換王國賢，爲聾換啞，誠然誠然。邵應魁惟公處之。以上諸書錄自荊川續集，他本荊川集無。

與趙浚谷書云、王蘇州至、承兄丈寄一二詩、（見前。）極感雅意不淺。但既已擔却擔子、却亦不得容易弛擔也。侯淮揚防過春汛後、倘可便作陽羨老叟、尚當訪兄於崆峒之曲、相與縱談一笑耳。保定巡撫廟堂久欲以此處兄、論之已定、弟出京後而羣言復紛紛搖奪、可笑可笑。若得兄在保定、僕在淮揚、南北共擔國家兩條擔子、掎角提挈、定應得一番事業。真所謂二仁止非人所能也。然南北多虞、兄亦豈能久作京山之臥乎。但兄出世、而僕又還山矣。偶見清河縣丞、知是貴鄉、特此寄書。巡關巡海一二事蹤跡、多在奉使集中、特寄一覽。病餘草草、不盡。（錄自荊川集。）

有與翁見海中丞（見海已見前。發代隸鼓爲翁見天迎集。明史列朱衡傳。）書、略云、初到揚州、尚奄奄欲死、及百勞備嘗、乃漸將復舊、可笑可笑。但兩足之腫如故、來歲恐妨於躍馬先登耳。前手劉

希孟等久叨稟食、感謝感謝。僕歲底及春初且往猨山、欲度福山約公一會、或奉攀旌節、一同渡江、共登猨山。此江南江北巡撫大勝事也。公其許我乎。僕能戒行、即當馳報。

答喻吳皋中丞書云、海內相知、未有神交二十餘年、而未能一奉面教如公者。每於朋友間得公清曜道貌、寤寐如見之。公之於僕其亦然乎。承示出處一節、深荷同心相知。但世間眼孔甚小、其卑者則既以保惜富貴爲生涯、其高者則又以兢兢守護名節爲大事、而古人饑溺由己、溝中之推由己二段學問、漫然不復知矣。平生此心不敢求信於流俗、而敢求信於豪傑、縱不敢求信於人、而天日炯然在也。草衣木食已過一生、果哉末難、亦何哉。公知我最深、聊一發其狂愚耳、不敢爲他



人道也。正欲遣人候門下，并請教歲例調兵事，辱書惠

乃先之，感謝感謝。即專人趨候，不盡欲言，惟臺照。考此書見荊川續集、萬歷以後本皆無之。荊川公答萬思節書云、偶答喻吳皋一書、有關本心事、抄寄一覽、即指此書。不知當時凝庵公重刻荊川全集時如何致遺却、而李上高明文選荊川集獨收之、蓋曾見荊川續集者也。上高云、此真第一義諦、孔孟心事亦是如此、豈第耕莘野者幡然改而儼然任哉。鼎元謂後世之所以誣公者、公先已一口道破、紛紛異辭之論、亦何苦哉。喻吳皋名時、已見前。先世豫章人、徙於光、遂爲光州人。成進士、拜吳江令、徵拜御史、上備敬十四事。劾嚴嵩、出視鹺政河南。荊川公與書、時吳皋方以右僉都御史督西輔六郡也。

答萬思節參政書云、近得書、知吾友爲衰朽謀者甚厚。

然書中所言、鄙意尚未有然者。如書中所言、蓋有見於

委曲徇人者之爲非、而無見於自牖於巷者之爲是也。

有見於鴻飛冥冥者之爲是、而無見於匏繫果哉者之

爲非也。天下一舟也、天下之人一同舟之人也、猝然而

遇風浪大作、縱知其無可奈何、其攔頭把柁之人焉得

不盡其氣力以呼號同舟之人之有氣力者而爲之助。其同舟之人亦焉得不聽攔頭把柁者之呼號而盡其氣力以冀其必濟乎。又況未至於必不可奈何者乎。此蹇之所以匪躬，而大過之所以過涉也。時行時止，我一付之無心，人用人舍，吾友亦何必爲我有意哉。苟爲我急急求解脫，其與爲我汲汲於求進，雖題目不同，其有意則一也。又答書云，得吾友書云，獨有剖破藩籬，一意以爲天下國家，此最爲難。不謂思節之過信我若此。思節謂我數年以前無此識見，恐思節數年以前亦不能過信我如此也。附錄萬思節來書、蘇子瞻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吾師向所寄書、乃倉卒間數句而高古莫及。（考此書不見荊川集。）然子瞻得之於天資、吾師得之於學問、則固自有不同也。中間論白沙是莊、老師是禪、想二老翁一禪一莊、動靜殊遇。然不知禪卽是莊、莊卽是禪、其實禪亦非禪、莊亦非莊。若和輩者未卽嘗知禪、未嘗知莊、而終日作禪人莊人、又可笑也。書雖未詳、近日心事皆見之。出使二集疏稿、詞簡事明、皇明

奏議中得此可以增光一代矣。詩意雄放不拘、賦與長敬尤為奇貨。然立朝建言、登高作賦、皆是吾師、餘事、不足為難。獨有刮破藩籬、無所顧惜、而一意為天下國家、此最為難。蓋不但世上拘拘名檢者不能脫此窠臼、即吾師數年以前亦便無此議見也。天下事須更人做、有吾師手段、不一擔當焉、乾坤落落、將誰望哉。即今所處、比之晉說、尤為親切。兵食大計、未知措置何如。和才做、資淺、屢得超轉、實非本心。此必以出於先生門下故耳、不然何為有此也。（覆菴轉官之速、徐少湖實援之、覆菴集有謝少湖書、少湖與荊川公交深、故云然）。未壂之前、不求、既壂之後、不謝、此非不感拔擢者之知己、以通書敢府、素所不能。若其納賄、則盡褒其平生、是以不敢也。（此則指分宜。覆菴墓誌弟、分宜既有前郄、見公屢謂且按察其澥、意殊不擇。然是時分宜當國、覆菴之謂雖由少湖、而分宜則尸其德耳。）今春所謂土兵、皆厚路土司衙門、而行、此其志有在、真欲仗義死敵耶。一往一返、功無分寸、不惡丘山。今已捷得數人、置之於法。後來非甚緊急、似不可輕謂。但不知彼中事勢何如。士官張空者晉為非意、向來用之亦須尋其力否、伏乞示知。某初得尋官報、急欲趨侍門舊、緣軍門在沅、任所在辰、乃必由之路、遂為時消所棄。且袍方見有本務、亦時時用兵、勿得如願。謹遣百戶苑恩代問左右。臨書、不勝瞻戀。又書云、向有鄙吝之見、得先生教及答人諸書、遂豁然無疑。王龍溪嘗為和言、拘拘謹守、不是學問。一向忽略、近來始覺其是。緣謹守之徒、却從軀殼上起念、把捉一生、只是私意、只是辭生夢死。此與聖賢一介不取與界限相

反者、只在有障礙無障礙之間。作如是觀、則和前日之言宜爲先生所笑。聞之令郎、先生不笑其見之陋、而取

其意之忠、以此存心、人豈有不獲自盡者哉。然則、先生此行、學問心術顧以一明、又不但專意爲天下國家已

也。前後奏疏詩文所賁之既富、用之無窮、意向所到、便有此故事來應、且行所當行、止所當止。和間講評之、恰如

有一大將坐百萬中軍帳內、刀弩槍劍器械色色皆備、當其用時、視刀刀應、視弩弩應、惟大將耳目之所使。然

此大將當用刀處則刀、當用箭處則箭、各各得宜、不差毫髮。若其他則或有善用者、器械不全、或器械雖全、用

之不慮、應矣未必皆當。故其一偏之能、可學而至者人也。其表全並到、有巧以運乎其間、不可學者天也、非人

也。嗚呼、此大將之所以爲難也。居卑論高、先生其一首肯否耶。春汛緊急、飢民顛連、倉廩既空、閭閻亦竭、縱有

奏請、所得恐未便奏手、此則器械不具。不知善用者何所施其巧乎。文章政事、要亦無異、然一係於己、一係於

人、難易有間、此盤根錯節、別利器之時也。在先生處之、量有次序矣。家人輩來、聞先生有脾胃之疾、謹遵百戶

范恩奉侯。和處此宜、偶遇苗平、無甚難事、但略覺瑣碎、併驟馳勞苦耳。書不盡言、伏乞鑒察。又次徐存齋韻寄

荊川先生時有兵荒之變詩二首云、師旅民勞己不勝、那堪飢歲復相仍。撫民此日還兼將、度世前身或是僧。

刀劍終翁應買犢、蜩鳩空笑豈知鵬。試看出處原無二、一片心源似水澄。跏趺經歲不開關、衣白山人強試官。

劍接候夷隨馬纓、身穿海淚照心寒。南瀘征師渡五月、西夏行邊驚一韓。木食牛生何所爲、藩籬割破任人看。

考履菴公是年八月由貴州督學陞任湖廣右參政。履菴行狀云、公在兩司時、以唐先生老、杳杳念不置、乞休書再而不獲、故荊川公書亦有云、日夜望思節之歸也。古人師弟子之間、何啻父子哉。嗚呼、公之晚年出山、當日公與念菴與弟子思節論之詳矣、又何勞後人置喙。彼丁元薦者曾讀思節此書否耶。常州先賢傳荊川傳云、先生積二十餘年、超然有悟、顧蚤行恐傷狷狹、務求開拓、以一體萬物、負荷宇宙為事。此思節書所謂吾師數年以前無此識見、而荊川答書云、恐思節數年以前亦不能遽信我如此。而王季齋亦云、使先生狷介之節未發、則必不出也。

姜鳳阿來書云、齊東簿孫鎮行後、聞道體欠安、甚用懸憶。日來正歎脩問無便、忽得手書、知已調理平復矣。甚慰甚喜。此疾存翁言江西提學時亦曾有之、醫書載失血一條、原不為大害、但多自勞心中得來、此則不可不慎也。師旅饑饉、兼任二者之難、自是聖門實才實用。老師從根本上做、必有可觀。所謂毀譽好醜利害、一切由人、真有道之見、極服高論。第人身上事要亦是我分內

事、凡所接人所處事、須令件件得所、方爲學有實用處。吾師今爲國家大臣、非復前日比、擔當世道之重、又從此始之。胸中真有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境界、其處人應事、又真有休休有容氣象、然後可以聽其毁譽好醜利害之自來。蓋毁譽好醜利害其由人者、固當置之於度外、其亦有不由人而由己者、則當求所以善處善應於其間、而不可忽也。愚見如此、非是欲老師於世情上做工夫、亦謂大臣小臣於道雖無二致、於作用則或有不同爾。某讀書未有所進、近來因看莊子及釋氏一二種書後、頗覺纏縛少解、又得少潛相近時時不逆、胸襟執滯處似亦漸有圓活之機、世情罣礙處似漸消釋、得一二分。但未知此後果何如耳。明年老師以大拜北上、或某得差遣南來、當親執所業、面求印證可也。謝恩表

純用歐蘇家體、而用事精切處更出入於王金陵周益公之間、真是作者。韓退之因文章以見事功、今吾師將因事功而發揮其文章、垂諸將來、並可作三立中事業。殆非某一門生之私言也。去人行促、未盡所欲吐、伏惟照原。機務紛冗、更祈節勞自愛、以慰仰斗之私。又書云、九月內自尊使行後、絕無南來信息、殊用馳慕。比日想已按節淮陽、海邦旌幟、當亦有一番增色矣。前時聞用兵進退、給餉盈縮之數、因與共事者志暌而多有撓阻。乃今則似中權獨運、可斷可專之時、且以實心行實學、嘗見種種實益。而東南數百載之安、諒吾師能造之於三年朞月之間、決不爲頭痛炙頭腳痛炙腳等事。第聞不久即將有卿貳之命、恐事不就緒、反爲有道者所歉歉耳。然小用則小效、大用則大效、隨處以發抒其忠、

而乘時以大行其志，則尤廟堂主張之得宜，而亦門弟子所望汲汲於先生者也。撫巡一方，俗情雖不當徇，然盡從出格，則過客與屬吏中恐以沿習不慣，不能相安，反不免有禮不及情不通處。幸惟斟酌乎道俗之中，如何。齊東簿孫鎮來便，先此代面布，草草，乞賜台亮，正寒，更祈爲國自愛，以慰瞻戀。

冬十二月二十五日，詔斬汪直於浙江省城官巷口。直繫獄者幾二年，不能決，軍門數請旨，至是詔下斬之。王方麓西曹記云、聞斬王直時，象推荊川發言，王直出不遜語。考汪直被繫，梅林處之甚優，至法場始悟，就死地。豈至是欲明正其罪，梅林以給之之故，中心內愧，欲假荊川素蘊義憤者以責之歟。然荊川已之任維揚，茲適緣事到杭耶。又稽采九德倭變事略，監斬王直官爲周侍御。汪直本姓王。

三十九年庚申，五十四歲。

在鳳陽巡撫任，請振地方災傷。雨疏載荊川外集。

公先居有懷公喪、哀毀飲水、病膈腹脹。及居海中數月、犯風濤、疾復作、以振災事急、與疾躬履查勘、奏乞餘鹽銀兩、奏留糧漕十萬石。又自捐俸、令有司以次捐俸金易米、散各鎮爲粥、以食飢民、并手訂放振規條、載荆川外集。存活數百萬衆。見明史文苑傳、名臣言行錄、顧[illegible]撰傳、江都縣志。

行狀、時兵荒相仍、軍書文移旁午、公晝夜治文書、經理戎事。每夜至四鼓尚未就寢、子弟交諫、答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耳。疏請乞餘鹽銀、請留漕米、請剩鹽請邊兵。分委賢裁職下村鎮責粥食餓者、捐俸捐家財助振、矻矻不少休。又以爲地形勝不習、遙度舉事、非策也、乃躬歷通泰沿海之處、無不親蒞。所至鄉民不知有司亦有不及知者、公初不畀也。疾發、始歸揚、因就途中過歲。中覽

清傳略同。

與章陽華中丞書。陽華名煥、字懋實、吳縣人。嘉靖戊戌進士、除禮部主事、歷吏部考功郎中、轉南京太僕少卿、進光祿卿。以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改河南巡撫。去年四月、以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尋改督南京糧儲。坐注遠繫遣戍、自稱羅浮山人。著陽華漫稿。按荊川公書中與陽華論折兌事、即陽華總督漕運去官時也。

與熊鏡湖名桴書云、恭喜榮轉、蓋國家酬勞撫臺公薦、顧僕毫釐何力之有。惟知爲桑梓慶幸耳。容賀容賀。去年與公相從于海中、乘坐者民蔡端船頗慣、欲借至江北暫用一月、自爲督戰。非恃公素愛、則不敢相瀆。若果發來、須給印信文書、從福山港渡至狼山、庶免盤詰也。可否、幸先示一信。欲借被擄人沈樺暫至江北、前書已言及之。并近日太倉人張玘回去、託奉一書左右、想達之矣。使旋、尚在病中、草復不盡。聞浙中風煙已動、回思與公出沒波濤中、又是一年矣。

與方七峯巡按書云、向于冀門獲承教愛、孤竹古墟、追遊竟日、未嘗不時時在懷。自南役以來、海上奔走、日無寧居、久疎候問於門下、殊切耿耿。東南有幸、仰藉福星、轄車始臨、精采一變、兵荒之後、民知有賴矣。違羨違羨。謹遣人奉候門下、并布久闊之懷。適以病脾伏枕、殊覺草草、統希台照。奉使集一册、請教。以上二書均見荊川續集、通行本不載。

二月壬寅、奏請添設水兵把總一員於狼山、民兵把總二員於曹沂二道。調原任大同參將朱雲廣、宣府游擊郝英、四海冶守備岳嵩、各攜家丁赴淮揚待用。丁未、朝命以五軍營游擊將軍吳珙充提督狼山等處副總兵、復甯紹台參將戚繼光、充新設金台分守參將。據明實錄。按戚之復職、亦以公去年所劾之人才疏之薦之也。廿二年敍、箸把廷授、總兵官吳珙等舉劾之、職共圖宿將也。

歸董氏姊卒。姊與公同母出、少慧、與公同入塾讀書、經傳

子史無不通貫、天文星象亦了了洞達。常與公夜坐瞻乾象、指示垣舍躔度無爽者、蓋姊所學亞於公云。姊夫董士弘號后峯、嘉靖進士、備兵浙江、與督撫張經、李天寵調兵轉餉、屢破倭、以忤趙文華、督撫論逮死、士弘僅免死降調歸。見邵邑志及董氏家乘。鼎元讀此、嘗作而嘆曰、嗚呼、此可知士君子之立身矣。夫文華之求悅於公也、計無不至、且欲爲公修葺先墓、其價后峯、必不知爲公姊之夫也。倘公爲一言於文華、后峯不惟可脫於罪、且立可升擢。然公卒不肯發一言於至欲求悅於我之人、而脫其至戚之罪、而后峯亦不以是望之於公。兩公之視其身與視文華爲何如也。

徐少湖來書云、連日得海上之報、兼聞地方災傷、內變外患、皆可憂恐。幸兄當事、諸凡想各有備矣。吳瑛典兵、朱雲漢、邢英在幕下、可謂得人。但邊將終不習水戰、須爲避其所短、而家丁之養既不可不厚、又不可獨厚、須處之得宜。特知愛僭及、非敢謂有裨於兄、亦聊效其區



區耳。見世經堂集。

公受任十旬、於練兵設防籌餉諸大端、苦心經營、悉有成算。三月、以春汎期至、力疾泛海。二十一日、至京口、病益劇、登焦山嘆曰、吾第一梟將、使吾病不克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堂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賊自奪氣也。本傳及李撰傳。在舟中、每手書少陵詠武侯詩以自見志。見道讀玉亦有生書集文手書杜詩卷跋。

與胡梅林總督書云、江北將才楊縉巨擘、今又往麾下矣。雖然、去僕而往公、無異楚失而楚得也。一笑一笑。幸公鼓舞之、使立奇功、以盡其用。何如。僕近得心腹之疾、堅硬如石、寢食俱廢、勢甚狼狽、似恐非好消息。蓋自積久勞傷所致、若再十日半月不減、必不能料理人間事矣。敢以報公。伏枕不盡。虜兵及盜刼二事、藉公餘救處

之、幸有次第。題稿二紙呈覽、并綿牌使者已到、謹此謝復。録自荆川續集、他本無。

與楊虞坡司馬第二書。書見荆川集。虞坡去歲十月由宣大同督。

又與胡梅林總督書云、脾脹之病、非旬日所積、亦非旬日可遣。淹淹牽牽、半死半活人也。春汛逼矣、何以堪之。平生每欲督陣血戰、今遭阨如此、雄心徒在、猛氣盡銷、真可自笑也。違承書問、垂念拳拳、深感一體之愛。龍溪兄已到此數日、議論可以代藥、真如來教。使還、力疾布謝。掘港守備王楹專差速遣。病中復書、殊不盡情。又書云、東至狼山、北至廟灣、沿海巡歷一徧、則江北又是一樣局面。海上歸來、一身骨立、勉強過二一番春汛、若不苦苦乞歸、則王芳湖真笑人也。掘港廟灣諸海險處、不論有倭子未有倭子之時、自來無巡撫到其地、土人見之



以爲駭僕似前生大却水陸路程債可一笑也。節
中麓補傳、疏請剩鹽邊兵、請留漕兵、請討餘鹽銀、分委鹽敎官下村鎮煑粥食餓者、捐家貲助振、矻矻不稍休。又以爲地利形勝、不親經焉非策也、卽於通泰沿海諸處無不周視。不惟鄉民不知爲唐子、雖有司亦不及知、殊不之罪也。行狀同。

莫中江來書云、忠自去秋謁拜先生于太倉、不值而返、留東屬孫守奉違、知徹尊覽矣。嗣後遣犬子是驥迎候毘陵、不遇而返。聞方攢册治裝、且有尊恙、犬子歸道之、卽擬鼓棹躬謁、一罄訊問之私、而以冗奪少選。會敝鄉楊毘南掌科、則言先生于仲冬望後已渡江矣。悵望殊深、莫能追隨杖履、奉餞江滸、大非素心。春首忽病肩疽、沉淹牀褥、迄至于今、廼發瘡瘍無慮百十、兼患目疾、不

能出戶已三月餘。忽有來言，隼輿已駐維揚，而時事未寧，方勞石畫，勷宣武略，還振流移，啓處靡遑。江南黎庶二年之間得賴安枕，匹夫匹婦知頌功伐。此先生許國之忠，素所蘊蓄，良不負矣。忠竊聞尊恙久而未平，顧益增劇，良以過於憂勤而殉國家之急故爾。天啓哲人，所係于天下後世者重甚，願倍自珍，用其所未盡，當以身係社稷安危，達可行而後行之。區區一方，似非名賢畢智委身之日也。伏枕不能奮飛，泝瞻情倍，不覺僭言。（觀蘭館集。）

維揚晤語，荆川唐子開府維揚，邀先生（謂龍溪）往會。時已有病，遇春汛，日坐治堂，命將遣師，爲防海之計。一日退食，笑謂先生曰：「公看我與老師（謂陽明）之學，有相契否？」先生曰：「子之力量固自不同，若說良知，還未致得在。」荆川

日、我平生佩服陽明之教、滿口所說、滿紙所寫、那些不是良知、公豈欺我耶。先生笑曰、難道不是良知、只未致得真良知、未免攙和。荊川憤然不服云、試舉看。先生曰、適在堂遣將時、諸將校有所稟呈、辭意未盡、即與攔截、發揮自己方略、令其依從。此是攙入意見、心便不虛、非真良知也。將官將地方事體請問、某處該如何設備、某事却如何追攝、便引證古人做過勾當、某處如此、某事如此處自家一點圓明、反覺凝滯。此是攙入典要、機便不神、非真良知也。及至議論未合、定着眼睛沉思一回、又與說起此等處、認作沉幾研慮、不知此已攙入擬議安排、非真良知也。有時奮掉鼓激、厲聲抗言、使若無所容、自以爲威嚴不可犯、不知此是攙入氣魄、非真良知也。有時發人隱過、有時揚人隱行、有時行不測之賞、

加非法之罰、自以爲得好惡之正、不知自己靈根已爲搖動、不免有所作、非眞良知也。他如製木城、造銅面、畜獵犬、不論勢之所便、地之所宜、一一令其如法措置。此是攙入格套、非眞良知也。嘗曰、我一一經營、已得勝算、猛將如雲、不如着一病都堂在陣。此是攙入能所、非眞良知也。若是眞致良知、只宜虛心應物、使人人各得盡其情、能剛能柔、觸機而應、迎刃而解、更無些子攙入。譬之明鏡當臺、妍媸自辨、方是經綸手段。纔有些子才智伎倆與之相形、自己光明、反爲所蔽、口中說得十分明白、紙上寫得十分詳盡、只成播弄精魂、非眞實受用也。荆川憮然曰、吾過矣。友道以直諒爲益、非虛言也。考此文當係王龍溪弟子所記、其中不無過於粧點。然孔明廣益集思、龍溪告荆川虛心應物、使人人各盡其情、能剛能柔、觸機而應、迎刃而解數語、確精要、允爲荆川益友。然處處攙拉良知二字、却成當時陽明派爛套語。夫能措



大事者才與識也、識猶可磨練增益、才之大小則天生。經盡變化王平之才、其能勝孔明伯約之任乎。即當時陽明欲講學諸子、縱能致得良知、其能用兵如神、與陽明並驅爭先乎。

王東厓龍溪翁訪唐督撫於揚州、以書召赴會有作詩云、新鶯初囀綠楊風、雲煖晴開曉日紅。春寂野堂傳翰簡、花明督府接仙翁。即從聲應看龍虎、信有丹成見羽翀。不是陽和行大地、那逢桃李報春工。又王東日唐荊川巡撫夜過詩云、星飛霜夜度征輪、勤恤宣傳代紫宸。向者疏辭青瑣闥、邇遁焉志在白綸巾。迅雷能破妖狐膽、惡颶堪驅臊鶚塵。久矣蒼生瞻②斗岳、而今始得覩經綸。東厓名襞、字宗順、心齋第二子。東日名褆、字宗完、心齋第四子。友承棠選王東日傳云、於書無不讀、蓋天文地輿、諳習算數、亦無不精、尤善詩歌。武進唐荊川巡撫淮揚、行部至泰州、造先生廬、接談通宵去。

陸平泉辭南司業回、訪公於維揚撫署。

張鼎先進舊聞、陳眉公見聞錄及皇明世說新語並載之。陸公平泉以祭酒

北上、唐荊川先生方以禦倭爲淮陽巡撫，置酒送別。及陸公祭酒告病歸，復過荊川先生於淮陽，先生相顧歎曰：公已得請告，但不佞尚無歸期耳。陸公云：某如人家教書先生，先生有病，主人只索放他回去。若老先生乃好郎中，病勢未愈，如何肯放回來。考、鄒元標爲陸平泉傳、丁志壽公艱歸。六年、起補南京國子監司業、未幾請告歸。乙丑、起太常卿掌祭酒事、與平泉兩至荊川淮揚撫署、爲司業時、非爲祭酒時也。又考明史本傳、亦爲南祭酒、非北祭酒。先進舊聞所載、未免傳聞小誤耳。後神宗嗣位、以平泉屢辭朝命、中外高其風、卽家拜禮部尚書。張居正得之以爲重、用後進、盡先謁之、相對穆然、意若不甚接、居正失望去。一日以公事詣政府、見席稍偏、熟視不就坐。居正趨爲正席。未一年、又連疏乞休。比出國門、傾城追送、皆謝不見。當是時、士夫視平泉不啻天上人。荊川之與平泉友也。在後家居時、由謝與槐之介紹。荊川報與槐書云、林君與吉、吾兄屢屢示及。僕亦慕其爲人、嘗至松江一訪之、與之有山中同事之約。是時平泉猶冒林姓也。嗚呼、使荊川但高臥、何難爲平泉、而平泉之時臥時起、亦豈徒沽清名者乎。世之能辨此者罕矣（鄒傳云、是時會闈試近、張江陵必欲其子得第、故平泉見幾而去）

舟巡通泰、病革、猶手散振粟七千石。西山日記云、荊川先生鎮淮陽時、兵敗疾革、且瞑矣、戛然起索一牒、手書曰、歲荒民飢、有司宜加意、作粥分賑、弟以本院物故、遂草草了事。擲筆而逝。西山日記四條、只此可取、兵敗二字疑如後。訣諸將、勉以忠義語。妹夫左烝、曾姪孫一麐曰、死國吾志也。今得艮死舟中、幸矣。第恨山中尚少十年工夫耳。時天皎皎、聞天鼓鳴於舟上者三、飭衣履而卒、時四月一日也。

行狀、三月疾稍愈、復巡歷泰州。已而病驟至。公自知不起、促舟歸。進諸將訣、言本欲與諸君戮力、同衞社稷、今無能矣。願諸君勉之。無一語及家事。四月朔、疾將革、時妹壻上舍左君烝、姪孫解元唐君一麐在側、曰、病不甚重、幸尚可支也。公曰、不然。吾氣將絕矣。吾生平常念死有三、或死於陣上、或死於忠義、或死於海中、不意能全軀以死於此。今無所恨、但爲人與學問未成章、欲就山

中了十年工夫、只此一念未遂耳。日將晡、命取新席置之地、平移臥。少頃、整衣起坐而絕。時天氣晴明、隱隱如天鼓鳴者、衆以爲異。左君與唐君議欲殮於舟中、揚守任君希祖不可、乃還殮於公署。夏退庵海陵叢話荆川卒地考云、明史唐順之傳、順之泛海、討崇明三沙廟灣諸倭、盛暑、居海舟兩月、遂得疾、反太倉。尋擢右僉都御史、代李遂巡撫鳳陽。時疾甚、以兵事棘、不敢辭。維揚道大饑、條上海防善後九事。三十九年春、汛期至、力疾泛海、度焦山、至通州卒。案趙時春撰先生墓誌銘稱、先生力疾振凶荒、治戎伍。嘉靖庚申四月朔、舟巡泰州、猶操筆散振粟七千石。訣諸將、勉以忠義。語妹婿左某、從孫一麐曰、死國吾志也。今得見死舟中、足矣。顧閒居三十年④未聞道、念之介介。紡衣履坐而卒。禹時可撰中丞荆川唐先生傳亦稱、維揚大侵、春汛且至、先生力疾走海壖、籌兵事、兼荒政、捐俸設粥、活民數十萬。而疾益作、強起至泰州。疾大漸、猶操筆散振粟七千石。語諸將努力嗣吾志、無一語及家事、壖坐而瞑。而先生子鶴徵撰陳渡阡表稱、先生強出、行步至泰州姜瓘鎮、自度不能起、勉諭諸將吏、與之訣。葬於舟。均足爲先生沒於邑姜瓘鎮之確證。史文卒於通州、蓋誤泰爲通也。先生與胡公宗憲矢志勦倭、身殲寇鋒、爲士卒先、措諸將擋、功未竟而先生病、病且死。然猶家舊之提、倭夷喪膽、賊之渡江者又爲遂等所殄、東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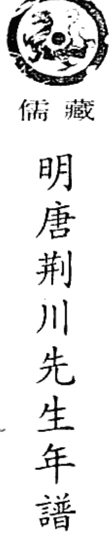
之民賴以安枕。其數振淮揚、力疾撫綏、卒以勤死。泰固先生所部、且夜於泰。禮云、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泰之人肯毋忘先生、祠而祀之可也。特書之、俾後之人有所據焉。李中麓撰傳云、嘉靖庚申四月望後、得其第三書、索善識風雲占驗之人、及予詞曲、與李陽冰篆書、並元朝經世大典。畢發皆傀、留心占驗有關武事者可也、而又旁及文事、何也。計其書乃三月二十又八日付封、四月一日發行、即日竟以蠱脹舊疾卒於揚州舟中。

是歲倭竟不至、以去歲倭寇南畿、罕有生還者。自是南畿倭患遂絕。明之南畿、今江蘇、安徽兩省地。鼎元謹按、公年二十三登嘉靖己丑進士、授武選主事。明年春卽告病歸。壬辰冬毋服除赴部、尋改編修。乙未春復告病罷歸。己亥起兼春坊司諫、庚子冬以建言削籍。戊午夏起補員外郎、己未十一月之鳳陽巡撫任、庚申四月朔卒。計公一生仕宦、僅數十月耳。史稱公於學無所不窺、自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極原委、旁及擊劍挽強、亦勤而習之。孔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然孔子嘗云、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而孔子竟超七十、造從心不踰矩之境、而公僅及夫子學易之年。此公彌留之際、所以自限山中尚少十年工夫者蔽。公平生以國事自任、嘗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而年壽亦與武侯同。方公之力疾巡江也、登焦山一覽、聲與涙俱。又手書少陵詠武侯詩、寫之舟中。是亦宗忠簡頻危三呼渡河、長詠出師未捷之役也。嗚呼傷哉、嗚呼壯哉。南畿倭患之平、去歲公與巡撫李公、兵備劉公、血戰之功也。而公三沙殺賊海洋、尤足寒賊

豫而沮賊氣。江南經略載倭之言曰、不意中國嚴備若此、來無益矣。公之經綸雖未大展、然桑梓之患、則由公而靖、庶乎不負晚歲一出、而公之英魂、亦可藉以稍慰者乎。

繼任巡撫劉景韶、總督胡宗憲疏聞、贈公兵部侍郎、賜祭葬。故事、四品滿考得賜祭、公任巡撫纔數月、以勞得賜葬、並命建耑祠於本郡。

公二十以前專精制藝之文、故負海內盛名、爲塲屋主臬。三十左右爲詩古文辭、甲兵錢穀、象緯曆算、擊劍挽強無不習之。四十以後專研理學。至其性情亦數變。早歲狷介孑特、有懷公謂爲不近人情。王龍溪謂念菴以善養活人處、荊川却不如兄。而荊川與劉南坦書亦自云、早年馳騁於文詞技藝之域、而所恃以立身者、強自努力於氣節行義之間。又與謝與槐書云、閉門厭事、此是鄙人前身宿病。近來力自懲創、以庶幾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之意。蓋



公晚講萬物一體之學、沖粹含蓄、痌瘝民瘼、有油油然與之偕而不自失之德量焉。使公無庚子之罷黜、林下十五年之潛修、繫官於朝、攢臣工之叢脞、痛綱紀之弛墜、擊奸之疏且先椒山而先上。公與王堯衢書云、若使不如此而如彼、守其愚戇固陋而不變、自作禍孽、更有甚於向時。徵公早晚歲之境、固古人所謂讀書以變化氣質、由氣節而至道焉者也。

行狀、公有二弟、友愛備至。有懷翁歿、二子析居、田產幾及二千金、公所當受產悉推與二弟。二弟不受、竟與之、僅受居室而已。讀書備極專苦、至於盥櫛都廢、祁寒盛暑、初若不知。六經微言、聖賢要旨、究竟鑽研、弗得弗措。先儒發明之書、充棟汗牛、靡不參訂。文人才子論撰著述、評論點勘、如親面質。歷代之史、世代久遠、事目猥多、

公爲之分門立類、割裂斷碎、鍼縫縷續、世故興衰、人才邪正、地利要害、識職歸宗、粲然明備、皆以前儒者之所未有。故其於六經、自謂有千古折衷之見、有千古獨得之奇。一日、與王公戲論易、謂爻辭雖以吉凶言、而大象獨言吉。此聖人教人直入聖道之路也。王公曰、陽明先生曾有是語、亦以大象是單刀直入之説也。公欣然會意、然初未嘗得聞陽明語也。他經皆有成説、特未嘗著論著。論者獨讀春秋一篇耳、謂左氏有功於經、而文多散碎。謂二十一史經濟之要、而繁亂無統。謂濂洛諸儒語錄、朱陸張呂陳問答、爲學者門戶。歷代奏議、忠賢嘉猷、悉爲纂次編輯。古文辭之可取以爲法者、如史漢、如七大家文、亦爲批點。至於稗官曲藝、蒐輯罔遺。今左氏始末、史纂左編、批點史漢書、已行於世。其藏於家者、儒

編、雜編尙數種。嘗論前代博學諸儒於鄭夾漈、馬端臨皆所不取、獨推服朱晦翁、以爲不可及、蓋自喻也。詩初學李、杜、王摩詰、沈、宋、劉隨州諸家。其詠內庭宮省、有絶類沈宋者。其贈行紀遊、有絶類隨州者。故其詩纔落筆、海內口傳以熟。晚年乃欲自寫胸中自得眞光景、不爲花草淺近之言。於是始好觀邵堯夫、王臨川、黃山谷、陳履常、劉靜修、及我朝陳白沙、莊定山、王陽明諸詩。嘗誦白沙詩云、子美詩之聖、堯夫更別傳。後來操翰者、一一妙罕能兼。公晚年之詩、有志於二妙者也。故其出塞渡海諸篇、縱逸不羈、又似杜邵矣。

晉陵先賢傳張紳撰荆川先生傳云、積力二十餘年、超然有得、謂茲行恐傷狷狭、務求開拓、以一體萬物、負荷宇宙爲事。平生最尊信者、濂洛關閩外、唯白沙、陽明

兩先生。然猶以陽明岸路宏闊，求濟者或迷其所，白沙一線之岸，得而守之，其渡差易，故多本之，以援接後進，而身自游於脫然之境，其鍛鍊所至也。又云：先生精思睿識，深窮鴻閎，凡所歷閱，必究極本原。六籍之精微蘊奧，出一兩言揭示之，足以剖蔽全經而垂不朽。如言易，則以象合理，以爻合象，皆千古未發之見也。嘗示人曰，無時無向者，真心之體；機順機逆者，儒釋之辨。晚歲之出，憂世孔棘，自信內無縕經，可以剖藩而用之，雖經守者之所不敢試，然先生之衷，豈非爾然不倖者耶。張納陛宜興人，字以登，萬曆十七年進士。立朝著直聲，居鄉與東林顧憲成、高攀龍等講學。明史附顧允成傳。

李中麓撰傳曰：本以天性剛方，而又問學充養，使壽至耄耋，事業甯止於此。有問其爲文者，則應以始尊秦漢、繼好宋唐，必須完養神明，以深其本源，浸涵經傳，以博

旨趣，獨存本質，盡洗鉛華，透徹光明，委曲詳盡。雖從事筆底寫成，卻自胸中流出，如說家常話而作家庭書。所謂見理明而用功深者，乃始得之也。有問其爲學者，則應以必先不爲習氣纏繞，不使願障起滅，好是懿德，好仁無尚，真消息也。終日如愚，終日忘食，實用功也。已將舊時伎倆見解一切抹撥，清明中稍見標影，原是靈明渾成者，以爲有物，則何思何慮，不覩不聞，以爲無物，則參前倚衡，瞻前忽後。三代人才皆從心性上磨練，故其參贊經綸之業，不出戶庭而得之。後世反躬自得之學不傳，而攻辭雜禪之徒紛出矣。唐子明此，爲文爲學，宜乎有用於世，而亦有名於世云。

校記

①折散：「折」當作「拆」。

②贍：當作「瞻」。

③姪孫：當作「曾姪孫」。按譜前所列《世系簡表》，唐順之爲第七世，唐一麐則列於第十世，當爲曾孫輩。其前後文字亦多作曾姪孫。

④三十年：按唐順之自嘉靖十九年削籍罷歸，三十七年復起用，閑居實不足二十年。疑爲「二十年」之誤。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卷七

十四世孫鼎元謹輯

十二世孫　肯校刊

錢家驥

鄉後學周仁泳謹校

崔　龍

十四世孫　斐　纘道　仝校

以下爲譜後

王忬既繫獄，其子青州副使世貞解官，與弟進士世懋日蒲伏嚴嵩門，涕泣求貸。又囚服跽道旁，遮請貴人輿，搏顙乞救。嵩雅不喜忬父子，時爲謾語以寬之，而陰持其獄。十一月，殺忬。案當明宪卽三十九年十一月，荆川公卒之下半年也。另有辨，詳見後。

四十年辛酉

胡梅林總督刊公史纂左編。別詳公著述考。

四十一年壬戌

二月五日、葬公陳渡賜塋。在郡城南門外五里陳渡譜左、離公生前草堂僅百餘武。葬期據薛方山祭文。趙浚谷爲墓誌銘。鼎元敬慶荆川公詩二首、電掣。書堂落墨聲、函天席地入編青。歐蘇韓柳都驚倒、更一番風帆海上行。長吟杜老武侯詩、堯舜其君獨任之。百一未償華野志、文章萬卷棄如洟。

四月、公仲弟正之卒、年四十二。字應貞、號重庵。丹陽姜廷善寶誌墓。鼎元敬讀重庵公詩、美玉瑩瑩幾琢磨、不將文字達人詩。荆川門下難爲弟、慷愴銘辭出風雅。重庵不肯著書。鄒東廓、陳明水卒。鄒年七十二、謚曰文莊。陳年六十九。無錫高存之攀龍生。

四十二年癸亥

夏四月、福建巡撫譚綸令總兵戚繼光、劉顯、俞大猷合擊倭於平海衛、大破殲之、斬首二千二百級、墮崖溺死者無

算。福州以南諸寇悉平。

是歲、季彭山卒、年八十。聶雙江卒、年七十七、謚曰貞襄。

四十三年甲子

二月、舊倭萬餘攻仙遊、圍之三月。戚繼光引兵馳赴、大戰城下、賊敗趨同安。繼光麾兵追至王倉坪、斬首數百餘、衆奔漳浦。繼光督各哨兵入賊巢、擒斬略盡、閩寇悉平。其得出者逸至廣東潮州、俞大猷又截殺之、幾無遺類。自倭寇起海上首尾二十年、蹂躪山東直浙閩粵五六省、黔黎血塗草野、無慮數百萬、轉漕軍食、天下騷動、至是倭患始息。

郭造卿紀事、哀令公並詢、自建昌營至唐家莊、有九十老叟帥聚落人謁道左。公問何言、對曰、邊境昔蕩敵患、而我人乃無寧居。幸自令公至、享太平一紀矣。今我大舉、我人實岌岌、蕃令公宴堵、敢叩馬而謝。蓋深幸老得見此而喜不自勝也。令公逮之命起、叟不起而冥矣。

元旦讀放翁詩云、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荊川公如姑蘇、見倭人載嬰兒爲戲、疾首痛心、書不與

之俱生。侯惠未平、公目不瞑也。故以平侯歲月附于譜尾、而況譚劉俞康諸將固公舊屬、爲公徼賞而疏著之。者歿。昔人有言曰、願忍須臾無死、得睹太平。吾生不知能償唐家莊之叟之願否、讀此不禁重有感矣。

是歲、羅念菴卒、八月十五日也。胡廬山爲行狀、徐少湖誌墓、隆慶初謚文恭。

萬履菴祭文云、嗚呼、天地翕聚、山川效靈。大賢之生、不數數然也。然天之生賢固難、其並生於一時尤難。若宋之周程朱陸、豈偶然哉。惟先生之生、實與余師荊川子唐子同時。子唐子壁立千仞、凜乎不可犯、先生春風和氣、油油然可偕。一則極其情、一則極其和。然其以斯道爲己任、以聖人爲可學、則二先生一心也。二先生同年登科、同在翰林、同志而進、同事而退。不特相遇、而卒相與以有成。使此學大明於世、是天之贊助之也。然子唐子末年遽詔而起、志決身殲、謂其清也、而有如是之達。先生幽人、利貞乘化而盡、謂其和也、而有如是之介。蓋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歸隱其身、二先生一心也。先生外若柔順、內則剛方。村夫俗子可羣也、而貞育之、勇不可奪也。負屑鄙事可親也、而一毫非義不可干也。萬物一體其學也、而嫉惡之心不能已也。博學經濟其才也、而謙虛之度、常下人也。溫潤之資、愈琢愈密、克復之力、愈久愈新。其志道也坦然無疑、其收功也瑩然澄徹。鄉邦化之、天下歸之、可謂踐形盡性、篤實光輝者矣。憶昔丙午、先生布衣扁舟、訪子唐子於陽羨。余始識面、陪從山川之

問、侍教累日、大率皆切己近裏工夫。丁巳之歲、余造先生之門、止余信宿、聆詩通宵、茅塞頓開、鄙吝之如釋。蓋子唐子切切驅我以善、及見先生、則自不敢不入於善。子唐子我師、先生雖未執弟子之禮、亦我師也。自子唐子棄我而去、吾將安做、猶有先生在也。茲幸竊宦於此、自謂夙緣可了、詎意到任之日、即先生告終之期耶。自今以往、如昏夜求於幽室、倀倀乎安之矣。嗚呼、使大賢相繼凋謝、吾不知天意果何為也。豈元氣之衰、能生之而不能壽之也。吾道果孰主張、而斯世斯民、果何堪也。吾將終為棄人已乎。雖然、策此一念、斃而後已。雖駑駘之質、不敢希覬覬覦、抑亦可以無得罪於二先生之門否耶。嗚呼、患因有身、病誰發藥。鍼詞致奠、孰知我哀。鼎元按、此文雖祭念菴、而與荆川並提、且其中事實可資考證者甚多。並錄之。是時履菴始履江西憲長任、即被劾歸。

西山日記、羅念菴公死後數年、舜人有遇之嶺南山中者、作家報寄之、取頭上簪數信、蓋公殁時物也。錢受之列朝詩集小傳云、達夫沒、人言其仙去不死、又數言見之燕齊海上。蜀人焉生好奇俠怪之士也、余遇之京口、謂余曰、念菴先生不遠數千里訪公於虞山、得無相失乎。余歸問之、果有西江老人衣冠甚偉、杖策叩門、不告姓名而去。鼎元考念菴遊衡嶽、有道人欲傳以丹訣、辭不受也、豈肯弄此狡獪。當時熊南沙、任少海皆以學仙聞、豈以此誤傳歟。牧齋文章士、不無好奇、丁元薦講學人、顧亦訝怪。嗚呼、元薦不識荆川、并不識念菴矣。後讀

秀水沈德符野獲編尸解條、（前段述劉閣老健）。近年江右羅近溪汝芳大參卒於家久矣、一日忽至其同鄉曾見臺同亨司空寓、連日快談。曾以語吏部郎劉直洲文卿、初許不信、偵之果然。近溪學問照映百世、宜其仙去不死也云云。近溪向好矜奇、非念菴純儒比、此事或有之、而同姓羅、同里江右、則長屬受之所記、皆緣近溪所誤傳矣。

四十四年乙丑

洪朝選擢操江御史。洪公自督蜀學尋參藩廣右、調改山西。壬戌丁母憂、服除、起南太僕少卿。至是晉僉都督江防、總晉都、總督糧儲、旋巡撫山東。閩　蔡白石卒、年五十。從曾孫一麐成進士、高拱欲令讀書中祕、辭不赴。是歲顧箬谿卒、年八十三。公外孫慎行生。慎行姓孫氏。父名梟、字邦正、別號景南、以其祖太僕公諱臺者號南野也。風神韶令、以文學知名。無錫孫繼皋宗伯撰封儒林郎景南孫公暨配唐孺人墓碑云、時同縣御史中丞唐公、海內鉅儒、負人倫鑒。為女擇賢、遴訪英俊、鮮所許可。已見景南、輒深相知器、竟以女歸之。顧數奇、屢試不第、中丞公好慰曰、孫郎才識異常、兼又大好行誼、不容不貴、致徑今者少遲遲耳。屬人既中丞公愛女、慕悅文史、女紅之暇、授覽書冊至午夜。持諸兒女極戲、極教令知恥。兒女即在襁閱、但從旁近舍手受果餌歸、輒詞奪之。景南生嘉靖甲午、

〔卒年六十六。[illegible]人、生嘉靖癸巳、卒年四十四。長慎言、次慎行云云。〕

四十五年丙寅

周訥溪來哭公墓、留宿旬日。〔據訥溪年譜。〕鄭澹泉卒、年六十八、謚日端簡。李克齋卒、年六十三、謚日襄敏。〔考克齋亦與龍谿、聶講王氏之學者。〕十二月、世宗皇帝崩、徐階草遺詔、凡齋醮土木珠寶織作悉罷、大禮大獄言事得罪諸臣悉牽復之。詔下、朝野號慟感激、比之楊廷和所擬登極詔書、爲世宗始終盛事云。於是周怡、〔訥谿〕謝廷蒞〔右谿〕均以故官給事中召、〔右谿召未出。〕張選〔靜思〕起通政參議、黃正色〔斗南〕召爲大理丞。公之舊友均有枯蘇菀仲之望矣。

〔徐少湖、公之同志也。嘗與公書云、兄之於出處、僕之於去留、蓋各有苦心、只可兩人相對語、而未易告人者。公於亦有書與少湖云、圖難者於易、爲大者於細、故勢有所不可必行、則有經有隨、歸於委曲從宜、以成天下之務。事有所不可、則或迂其身、歸於彌縫微密、以濟天下之幾、是以天下陰受其福。自分宜敗、少湖獨相、于此五〕

年、其所撓敗甚大、天下翕然稱名相、公之所望于少卿、者盡償之矣。是時、楊虞坡博掌兵部、胡柏泉松掌吏部、王南溟廷掌都憲、亦皆公之同志也。使公而在、衆正相引、致君澤民、必更可觀。惜公已志決身藏于單孫之蔡也。按胡松以壬戌冬在江西巡撫、平寇、績陞兵部右侍郎。癸亥春轉左、改吏部。明年冬陞南兵書。是年夏四月、改吏部尚書、十二月卒、贈太子少保、謚莊肅。見萬履菴撰墓表。明史七十二卿表作十月卒。楊博由兵部改長吏部。

穆宗隆慶元年丁卯

洪朝選入爲刑部侍郎、由南戶侍入也。公從曾孫一麐卒。方洪公在操江御史任、屬校荊川雜編、卷帙浩瀚、一麐先丁內艱、已有病、至是勞瘁竟卒、年四十有五。字仁夫、號止庵。王孚齋爲行狀、無錫王仲山問誌墓、僉以理學稱之。元鼎敬懷止庵公詩、纛錄十萬帳前拱、絕勝程門立雪來。悟到胸中腳踏住、兵農禮樂棟真才。止庵嘗從學荊川公于兵間也。公子鶴徵、姪大卿同舉於鄉。鶴徵爲亞元、大卿半軒公之孫也。判青州、有惠政。冬十二月、趙浚谷卒、年五十九。節徐少湖撰浚谷墓誌銘、（上節）嗚呼、予負公矣、予負公矣。予與公交三十年、自謂世之知公無如予者、今予方

在政府、又幸綦聖天子嗣大歷服、盡召起巖穴有聲實之士、而予乃不能亟薦公、使竟其所欲為。予負公矣、予負公矣。公為人嚴毅介特、與士大夫處、意有所不可、議為有所不合、必引面折廷詰、責之不少貸。故賢者服其正、而在中人底疾其太剛。或語及北虜、方持杯酒相權笑、輒發訛讓、背而不與俱生。數請所知、日、使吾得備偏校、領精兵五千人、操勁弓巨矢、間以長鎗大斧、即俺韃丘福不足平也。故在賢者率壯其志、而亦頗討其太輕、憂其太銳。然自頃年來、士務以柔媚全其身、將畏懦不敢一言戰、故曰以弛、虜曰以驕、其狀如人之病痿、漸入於不能起。予以為得公出而矯士之習、作將之氣、於時必有所補益。而又念士大夫於公向未有定評、使其所長不曉然著於天下、萬一有妄議者、公必怒而引去、不肯復出。故委曲為白其所以然、冀論定、然後薦。且計公年未六十、用世之日長、而不意其遽卒。蓋不獨予負公、即公亦且自恨其不及俟予說之行也。嗚呼、其殆有數然耶。公幼與羣兒戲、每列旗部署、自長御之。年十四舉陝西鄉試、十八試禮部、發然為舉首。當是時、海內伺其有所製作、爭傳誦之、而公則習騎射、談甲兵、日以邊備之不修為大戚。及再失官、虜果入犯、遊騎薄都城、世宗皇帝用予薦、召為兵部職方主事。遷山東按察僉事、領民兵、轉副使、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督雁門諸關、庶幾用當其才矣。然公在職方、坐議馬市非策、又以能兵為逆鸞所忌、幾得謗死。在山西、激將士禦虜、代州、身甲冑督兵鏖進、斬虜若干級、而總兵李涞乘勝入虜伏中敗歿。部論公官、奪謫、迄今十五年。予日思薦起焉、乃竟不

克遂。豈固未當歟耶、何公之難於用也。

二年戊辰

秋七月、少師徐階致仕歸。是歲李中麓卒、年六十八。

三年己巳

八月、趙貞吉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大洲自辛酉服闋、改北戶侍、又以忤嚴嵩罷。隆慶改元、起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至是以禮部尚書入閣、位居張居正下。然自負長輩而材、閒呼居正張子。有所語朝事、則曰、唉、非而少年輩所解。居正內佷不復答、引高拱入與之閧。明年十月、大洲致仕歸。是歲周訥溪卒、年六十四、謚曰恭節。吳峻伯卒、年五十六、張居正爲墓銘。

五年辛未

公子鶴徵成進士、選授禮部主事。薛方山與書云、南宮報至、甚慰素心、舉家內外無不忻慰。豈誠以功名富貴爲重事哉。實以尊翁抱經世之略、負大有爲之才、雖嘗一一見之施行、而終不免爲忌者陰沮、竟負志以歿。是其所未竟者、蓋誠有待於君也云

云。

六年壬申

四月、兵科給事中劉伯燮爲故總督胡宗憲訟冤、得復官。胡公以嘉靖四十一年冬被劾解官歸、既復被逮入獄。四十四年十一月以病卒於獄、年五十四。至是復官予祭。

神宗萬曆元年癸酉

公子鶴徵重刊荆川集。詳見著述考。劉嵩陽卒、年六十九。

二年甲戌

公仲孫徵元年十七、卒於京師。公子鶴徵遣人以其喪歸。萬履菴赴禮部命北上、遇之於濟寧、哭而祭之以文。履菴集祭唐二外孫徵元文曰、萬曆二年五月初三日、舟至濟寧、遇唐二外孫徵元之匶、哭之哀。因以詞祭之曰、嗚呼、此仲子之柩也、而吾胡爲見汝於此耶。汝常時見我與吾老妻、每偕其弟、雙雙而來、舅公舅婆、謔不絕口、笑言啞啞。今汝見我而曾無一言耶。吾則哀汝、汝之魂有知乎、無知乎。舅婆去冬聞汝之死、目已雙瞽、猶出涕淋淋滴滴也。汝之魂有知乎、無知乎。汝生年十七歲、未嘗離汝父汝母汝弟時刻也。今孤魂千里、而道途阻長、而河流湯湯、乃辭汝父母兄

弟、將安之乎。吾見汝拯、而不見汝父、汝母汝弟、痛擢肺肝。乃到京見汝父汝母汝弟、而不見汝、將何以爲生也。吾年來老竟日迫、多病體身、外盡中乾、在世寧復有幾、此豈可出一滴淚時也。乃今銷心鑠骨、雪淚沾襟、蓋未死一日、則有一日之情、吾固不能作東門吳也。吾未有孫、先見汝兄弟頭角森森、克肖祖父、固鳳毛麟趾也。方荃高飛、達舉、聳壑昂霄、豈意中道夭折、璧碎珠沉。旁人視之、猶難已已、而沉於骨肉之親乎。嗚呼、我言既竭、我恨無窮、汝其有知乎、無知乎。割雞酌酒、奠於塋丈、冥冥之中、猶冀汝魂來一饗也。嗚呼哀哉。彝元考疑庵公長子仲子不列於譜、僅於啟純世系下註曰行三二字。頤經陽撰啟純公墓誌弟曰、故子有兄二人、伯曰孟孫、早卒。仲曰啟元。仲在懷抱中、能解文義、口授以古歌詩、屬事則援以證。疑庵之長子名曰孟孫、則以經陽文知之也。啟元之名再見于履菴祭文。啟元之年十七而卒、又惟據此祭文而知之。據經陽文、則啟元早慧、宜履菴公哭之慟也。唐氏譜作於疑庵公、而不以其二子列於譜者、未行成人之禮也。是古人之能裁以義。也。履菴之出長禮部、以陸平泉之薦、再辭不獲而赴之。

華鴻山卒、五月二十七日。年七十八。楊虞坡卒、年六十八、謚曰襄毅。薛方山卒、閏十二二十日。月年七十五。方山受學於邵二泉寶、呂涇野柟、歐陽南野德。張夏雖見源流錄方山傳云、二泉既歿、人有謀撼其故第者〔二泉無子）仲常不避怨讟、慨然白於當事、偕同門莫同、華雲輩、自第爲祠以拒絕之。後顧憲成、允成兄弟以勅義

來學、擴草席設拜、晝甚恭。仲常持器之、呼二孫、數政、數教相見、後皆成進士。自二泉歿後、幾及入十年、爲萬曆甲辰、面東林再闢、塵其中、言實推仲常焉。黃梨洲曰、先生爲考功時置龍谿於察典、議者以爲逢迎貴溪、其實龍谿言行、不掩、先生蓋借龍谿以正學術也。先生嘗及、南野之門、而一時諸儒不許其名王氏學者、以此節也。然東林之學實導源於此、豈可沒哉。

是歲秋、公子鶴徵出使秦中、萬履菴贈之以詩。履菴時官北大宗伯、與凝庵公同在京師。詩曰、爾猶妻子客長安、余亦衰顏戀一官。早歲傳經心事在、暮年秉燭別離難。身將周典敎同姓、路指秦關入大荒。想到龍頭應念我、夜深北斗劍光寒。壯年仗節意何雄、百二山河指顧中。函谷依微舊道氣、咸陽彷彿辨異宮。且看客部乘槎去、正值降王故塞同。致慰相思在何日、歲寒江上報歸鴻。乘龍當日重門罷、此奈提清空鳳臺。却陘皮筵堪墮淚、設言先達可彈冠。先遙劍氣星河動、翼奮鯤鵬宇宙寬。知子平生多違志、好圖形勝入來看。又送別玄錚因憶諸子詩云、夏日江頭別五男、秋風送汝淚仍含。久孫禪理處疑定、一尋鄉愁自不堪。尋使翠中行擁節、家人庭畔各分甘。差予獨客垂垂老、風雨三更夢草菴。鼎元考凝庵公三靖中有所謂北遊稿者、卸使秦諸稿也。求之今尚未得、面凝庵公使秦處月、則以履菴詩知之耳。考履菴萬曆元年十二月任北大宗伯、二年夏五甚京、以履菴億諸子象之、知凝庵之使秦在是歲秋也。靜志居詩話云、荊

川謂履菴貴陽以後詩曰、讓汝出頭、又云履菴雖宗學壞、君染未深。讀此數詩、亦可見一斑矣。王季齋集亦有贈鄭道中值唐凝菴使陝東還詩、蓋李齋以忤江陵赴倅成都也。

三年乙亥

萬士和致禮部尚書歸、以不附張居正也。

四年丙子

董后峯卒、年七十四。公子鶴徵撰行狀。黃斗南卒。斗南起復、仕至南太僕卿、引年歸。斗南本姓廖、爲太土人、訛爲黃、遂姓黃。萬履菴爲墓誌銘曰、余弱冠從荊川遊、先生數擧公高風相砥礪云。王仲山卒、年八十。

趙大洲卒、年六十九、諡曰文肅。錢受之曰、大洲公剛忠英偉、稱其氣貌、議論慷慨、有孔文擧蘇子瞻之風。身任天下之重、百折不回。爲詩駿發、突兀自放、一洗臺閣嬋媛鋪陳之習、尤爲雄快、殆千古豪傑之士、讀之猶想見其眉宇云。考大洲好禪學、著經世通、出世通二書、未就而卒。嘗與趙浚谷書、辨學禪無害於忠義報國。二公均偉人也。

五年丁丑

公曾孫獻可生。履菴集喜唐徵銑外孫得子詩云、故得初生子、吾爲四世人。麒麟天降叢、芝草地湧珍。甲第傳家盛、儒林接武新。定然成宅相、何用問星辰。自注云、偶值祠堂生芝。九月、編修吳中行劾首輔張居正不奔喪、廷杖。考、疑菴與吳復菴情好若兄弟、孫慎行爲疑菴墓誌云、翁成進士、選禮部主事。時江陵聞翁才、急羅致之、不就。尋中以浮躁。復菴拜杖、意在疑菴被黜後、戴。不然、疑菴方向意氣、必疏讜以爭、不讓鄒南阜等專美也。疑菴與復菴成進士、同出江陵門、而疑菴之不附江陵、有父風矣。

十年壬午

春、同安洪芳洲爲巡撫勞堪陷於獄、卒、年六十七。隆慶元年、巡按御史劾遼王憲㸅諸不法事。明年、巡按郜光先復劾其大罪十三。是時芳洲爲刑部左侍郎、奉勅命往勘。湖廣副使施篤臣惡憲㸅、詐爲憲㸅書寃芳洲、因忿持之。憲㸅建白纛、日訟寃之纛。篤臣曰、王反矣。使卒五百圍王宮。芳洲曰、匹夫犯重辟求訴、問官尚當審讞、況王親乎。遂報命、言王貪暴淫虐事有之、顧實未嘗叛。張居正家荊州、故與憲㸅有隙、嫌芳洲不坐憲㸅反、乃嗾言者劾芳洲歸。抵家愈、猜激自持、好言有司短長。居正父喪、謀奪情、芳洲聞之恚、誣之。及聞趙用賢、吳中行有疏救杖、芳洲貽書壯之。有勞堪者與芳洲素不悅、爲福建巡撫、希居正意、飛章劾之。命未下、卽捕芳洲置之獄、絕其飲食、僮僕親屬莫得至、獄卒囊沙壓之死。堪謂其向在蜀中得回生藥、死三日禁勿殮、屍

繫獄中。言江士道日榮拼獄門入、燕。居大僚、收發之。堪下諸司錄錄獄辭、誣以通夷發廣諸事報上、居正大喜、召堪爲左副都御史。未至京而居正卒、芳洲子都察院檢校競訴寃闕下、堪飛書抵馮保、削競籍、廷杖遣歸。給事中李廷議條上寃狀、部議令堪同鞫審獄。既而給事中孫瑋益發其事、並及堪諸貪虐狀。競復訟父寃、援胡檟、王宗載事、請與堪俱死。乃下堪獄、讞戍定海、詔復芳洲官、競補蔭。歷上林監丞、貴陽通判、一時阿堪意錄獄者相繼竄逐、士論稍伸。芳洲居官廉慎、以名節自勵、平生學行政事、卓然可稱、獨不能含章免禍云。以上節採福建通志洪朝選傳。又云、按明選按遺事、明史遺王傳、孫瑋傳、及林士章所撰墓誌與名山藏、閩書、諸書、皆言其不坐王反。惟野獲編謂其錄兼不遺餘力。以明史諸書證之、嚴無其事。至揚順黨嚴嵩、納款桃寨啓釁、死不蔽辜。然發非者吳時來、定獄者鄭曉、乃謂朝選殺之、以媚華亭、尤不可信。鼎元考世有以洪芳洲殺揚順爲媚徐少湖相國、後芳洲爲勞堪所殺、謂爲天道好還、故福建通志按語云云。夫揚順者、卽與嚴世蕃合謀殺沈青霞者也、世俗議論無好惡之心、一至於此、令予髮眦矣。遵巖集與李中谿書云、吾鄕洪芳洲先生文直得韓歐曾王家法、與唐荆川君最相知、其所作視荆川不啻王深甫之於曾南豐、張文潛之於蘇東坡。充其所至、當爲本朝名家。而其爲人峻厲忠信、卓然有古獨行之操、不以世味略嬰亂志、尤爲荆川所敬。朱竹坨云、時唐應德、王道思輩銳意古文詞、辭臣雖不與入才子列、而實聯鑣並驅。鼎元考荆川文章交誼之深、遵巖、后岡外、爲芳洲、鹿門所不逮也。芳洲以守正殉死、而明史無傳、故摘福建通志補

之如此。萬季野新樂府洪侍郎一首序云、萬曆時刑部侍郎洪公朝選家居、為大學士張居正所惡。及勞堪巡撫福建、會有訟、洪公言、堪知居正素惡之也、急捕置於獄、三日而即斃之。堪得召入內臺、未幾居正死、堪論戍。觀海會詩云、侍郎死、真堪悼。中丞威、毋乃暴。借問胡為殺大臣、欲博相君一微笑。但使相君肯解頤、安顧他人軀骨糜。軀骨糜、他自悲、且得好官還我為。霹靂手、原神速、（堪將治洪公、先移書於居正、居正報書曰、閱人投、猶非公霹靂手、無以治之。）侍郎何辜遭爾毒。昔年曾被相君瞋、不道中丞瞋更酷。侍郎非仇何見瞋、此瞋總因為相君。相君一瞋猶可解、中丞一瞋即殺人。意喜中丞自謂巧、可憐冰山不日倒。異時亦向海濱行、誰道好官長得保。李彥和見聞雜記云、張江陵在朝、氣焰熏人、意所欲為、事不必面囑、亦無煩作書、承望者悉逢迎為之、殺人求媚、不可勝記。其最慘者有吳士朔、南直隸當國人、曾上書請江陵、而當事者又不欲杖死、頭示人、令獄卒絕食飲。數日間乞食不得、飢弗能忍、初吮所穿衣衫、既而交木柱窗楞、痛楚備極、死。恣行法外之誅戮、忍傷天地之元和、自古未有酷烈於此者。萬季野新樂府、近人昆山趙詒琛刻入又滿樓叢書。

公孫儆純舉於鄉。

十一年癸未

公弟子姜寶起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廷善前以南祭酒為高新鄭所惡、罷

揭者已十五年。

皇甫子循卒。徐少湖卒、二月年八十一、謚曰文貞。明史本傳云、萬曆元年階年八十、明年卒、謚。又云立朝有相度、保全善類、嘉隆之政多所匡救、間有委蛇、亦不失大節。

王龍谿卒、六月。子循與龍谿年均八十六。

摘徐少湖撰王龍谿先生傳（見世經堂續集、南京國學圖書館藏本）會三殿災、據明史、應作九廟災、此誤。詔求直言、六科疏薦君學有淵源、宜使備顧問、輔聖德。貴溪遂詆君僞學、而罷吏科都給事戚賢官。君時爲（明刻本龍谿集本傳有南字）武選郎、再疏乞休、銓司報許終養矣。踰年當考察、貴溪使人密囑考功某（集傳作貴溪使人）。謂南京薛考功曰、某僞學、有明旨、即黜、一人不可違之（集傳作當首及之）。考功雖用勢（集傳作受囑）猶畏公議、未敢決、而時知君者交以書責考功、唐太史荆川（集傳、有書字）至以爲不復知人間廉恥事。考功怒、遂力去君以快意、而因厚自結於貴溪（集傳無此八字）。

鼎元考方山南都察吏時、夏貴溪方罷居山中、於何而爲人、方山於何而用勢。史冊具在、鼎元（前已言之矣。而少湖與方山交情雖久、於龍谿、然結契不可謂不深。吾試言之。嘉靖十六年、方山爲九江儒學教授、少湖提學浙江、撤方山署白鹿洞書院。（見薛氏家譜方山公記略）二十二年、少湖除北祭酒、北上、訪方山於五牧里居、與荆川、方山劇談至夜半、自云語多不經人道、然要之不抵牾聖人。即與方山共舟至南都而别。（見世經堂正集不

與鄭文舉書）。二十六年、方山喪父竹泉公、少湖爲之誌墓、甚道方山之賢（見世經堂正集）。二十九年、方山入都、官禮部郎、嚴分宜面謂方山云、徐少湖是君鄉里、相厚、固宜。云云（見方山答華師會問）。是少湖之與方山相契、聞諸人人矣。而翁東匡之卒也、少湖以誌墓文屬方山代己爲之（見方山文集）。夫在二十六年以後之事、均方山掌察以後之事[1]、使方山果有魏鄙之行、少湖即與之絕可也。顧生而厚之、死而誣之、可乎。且少湖始亦由於貴溪之提攜、誣方山並誣貴溪矣。吾又考之薛氏方山公紀略有云、隆慶元年、首相徐存齋（即少湖）被御史齊康論劾、極其醜詆、猶居位如故。方山念舊日交誼、貽書促之致仕速歸。至次年、始去。意者少湖宦情猶濃、方山語過切直、致大拂其意、閣高新鄭不勝、轉而遷怒方山乎。嗚呼、此進言之所以爲難也。龍谿被黜、猶能拜方山而謝之、然於少湖以虛詞媚己而薄方山不能勸使改之。嗚呼、此講學之所以不易也。皇甫子循、局中人也（爲南稽勳）。見聞更切於少湖、其記南都考察一事（詳見前二十四年）、可謂憤矣。然極其辭、不過曰、同論賢不肖、黜其所素疾、而留其易與、以快己私而已。未有云逢迎夏貴溪也。是知逢迎貴溪之說、實始於少湖爲龍谿生傳時、不特方山九原難作、同時諸公皆已物故、少湖日有人不能謂其無也。于是李卓吾續藏書用海門聖學心傳、皆襲是說矣。顧涇陽與海門弟子祁承爍書、勸海門改之（見涇陽年譜）。而方山孫支臺且云龍谿罷官與方山掌察年月不合、謂無毀龍谿事。邑人易猶菴撰方山掌南察辨、亦主是說、云黃梨洲猶以此事爲真者、未見

涇陽年譜之故。而不知卓吾、海門皆以少湖此傳爲藍本、而涇陽、支臺、猶菴皆未之見也。少湖原文書方山曰附勢、又曰因厚自結於貴倨、而龍谿集本傳則改附勢二字爲受賄、末一語則竟刪之。清道光時重刻龍谿集首列本傳、則盡削龍谿被黜一段文字、僅云踰年被察去。始刻龍谿集者即海門等、蓋已不盡信少湖之說矣。方山黜龍谿、並黜白洛原、及本州賢太守符青蔡、荊川自不能不有所不快。荊川不能匿怨、自不免對人有嘖煩之論、然必不至誣爲不知人。間有康齋事。而謂與方山書中言之、此又必無之事也。二公中年論學不合、互相參駁、終歸大同。方山祭荊川文、固自言之。若至以書誣爲不知人、間有康齋事、豈復論學參駁之辭、雖弱必怒、豈賢如方山者所能受。而二公後日復何能觀面哉。少湖原文中本無書字、至龍谿集傳文始有之、想爲海門等所增、愈傳而愈失真也。近見薛子庸語有曰、永嘉剛愎、貴溪混子、猶可言也。分宜家貲千二百萬、華亭（指徐少湖）莊田千入百頃、則前代所未有也。鼎元謂徐少湖一代賢相、其巨數實多。萬曆初年之治、雖日江陵爲之、實少湖爲之基也。少湖之子雖在里有買田事、然決不至如此之多。方山不爲賢者諱、乃至與分宜並書、此方山之失筆也。然則少湖之書方山黜龍谿日逢迎夏貴溪、殆見此而爲報復之辭歟。是方山少湖晚年交惡矣、此君子之有始終爲難也。

是歲、萬履菴有送公孫儆純會試詩。履菴集送外孫唐儆純會試二首云、弧矢

四方夙志、若爲還淚向江肁。庭闈始別經千里、父母有彝梁共一身。莫忘君恩單奕葉、好從祖武步高塵。朝端倚有杳衰老、十載前爲白髮人。之子英才幼出羣、空齋嘿嘿謝塵氛。風薄北海鼠生翼、霧隱南山豹澤文。淡泊此心如止水、榮名物外卽浮雲。清操莫違紛華雜、忠孝家聲定有聞。

十二年甲申

姜寶陞南太常卿、旋陞南刑部侍郎。

十三年乙酉

姜寶改南吏部侍郎。張居正歿。公子鶴徵復起爲工部郎中。胡廬山卒、年六十九。從曾孫際明舉武魁、鄉進士九思子也。

十四年丙戌

從曾孫際明會試掄魁。姜寶陞南京刑部尚書。萬履菴卒、二十十一明。年七十一、謚曰文恭。太倉王元馭錫爵誌墓。明年丁亥、葬於澗南。公子鶴徵時爲璽卿、先以行役得赴履菴

喪。

十六年戊子

莫中江卒，年八十一。公子鶴徵率其妻萬恭人北上。

十七年己丑

王南岷卒，謚恭節。公孫儆純成進士，選庶吉士。字敬止，號完初。是歲十月卒，年三十二。無錫顧叔時憲成誌墓，載涇陽藁。稿胡宗憲孫登舉於鄉，爲其祖叩闕請恩典，諭葬，謚襄懋。

十八年庚寅

公子鶴徵自再起歷工部郎，遷尚寶司丞，陞光祿少卿，又陞太常寺少卿。以不諧時好，至是告歸。王鳳洲卒，年六十五。

二十三年乙未

公外孫愼行舉進士第三人、官編修、累官左庶子。愼行字聞斯、號淇澳、幼聞外祖荊川公論、即嗜學、數請假還里、鍵戶息交、覃精理學、爲一代名臣。

二十七年己亥

公猶子魁徵卒。字掄卿、號震庵、公仲弟仲庵之子、無錫華學士鴻山女壻也、年五十。王明逸卒、年七十九。

二十九年辛丑

茅鹿門卒、年九十。

三十年壬寅

公冢玄孫宇昭生。

三十一年癸卯

知府歐陽東鳳贖龍城書院舊址、萬曆初張居正毀天下書院、龍城書院亦奉旨拆毀、鬻其地於民。建先賢祠、以公入祀焉。

鼎元考、當時以鄉賢祠所祀靡雜、不饗公論、特建先賢祠、合祀一郡五邑自延陵季子而下凡六十九人。歐陽
公每人各爲傳贊、日毘陵先賢傳。而折衷羣論、進退諸賢者、爲顧涇陽、高景逸諸先生。以薛方山之賢、而不擬
入祀、其最可知矣。鼎元尙論方山實在應祀之列、不知當日羣論出之者何說也。方山涇陽師也、涇陽之不拚
羣論以入之、豈以明其無私乎、此亦賢者之過也。讀歐陽公先賢傳序曰、薛學憲應旂之通經嗜古云云、(餘節)
皆所謂鄉之蓍蔡、國之表儀、參考未盡、挂漏實多、衆議紛紜、折衷匪易、姑存之以待論定云。是則歐陽公亦有
意入方山、而沮於羣議者也。乃嗣後歷有增祀、皆未及方山。方山講程朱之學、律己甚嚴、非僅通經嗜古而已。
後涇陽與方山之孫敷教皆增入、而更不及方山、何也。豈以其黜龍谿以媚夏貴谿之證、猶憎衆口乎。此予所
以不得不爲之辨也。(辨見前)歐陽東鳳字千仞、潛江人、明史附顧憲成傳。
鼎元又考顧涇凡(名允成、憲成弟)于龜山之論蔡邑朱穆之條曰、大抵論君子不可剋、論小人不可怨。孔子曰、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又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必如是、方不埋藏君子
方不出脫小人、乃萬古不易之斷案也。又涇凡筆記一則、倭奴侵朝鮮②橫甚、適錢起革退訪談及、余曰、此等事、
我輩亦應理一番。起革曰、我已無意于用世矣。余曰、不要這等樣說、且道我輩做了進士、不要進士苦、做了百
姓又不與百姓苦、是誰恩德。若下焉者飽食煖衣、做個人、類中禽獸、上焉者則伊吾呫嗶、做個斷編中蠹魚、成

然廢學問。既為國家臣子、須將國家事料理一番。纔然我不用世、學我所知以待用世者採擇、亦不為無以報國也。觀此、則東林之學雖源瀉殊酒、而其議論亦祭合荊川之旨。故當象口指指荊川之日、主以先賢祀荊川、而經略且為荊川作傳也。歐陽千仞晉陵先賢傳序又日、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國郡無慮數百人、而此六十九君子、則其名實粹為彪炳百代者也。

後邑人更建二賢祠於東郭文成壩、以公與方山先生合祀。謝良琦有碑記、見邑乘遵廟志。清洪楊後、祠基被四鄰侵佔、重經備文。吾鄉錢名山先生有與人論二賢祠書、略云、二賢祠執業、定東鄉夾城額字五百六十九號、分平三畝有奇、孝仁鄉東直國字十二號分平一畝有奇、合四畝一分有奇、鱗冊可考。至今被土人侵佔大半、先生猶指現存之二賢祠為非二賢祠、則此四畝畢將無著落。此振鍠之不能無疑者也。二賢道德功勳、為世宗仰、而荊川先生力禦倭寇、功在桑梓。武陽合志列二賢祠於淫祀、豈區區之淫祠可與並論。先生不知二賢之當祀、但云今二賢之當為觀音堂、此又振鍠之不能無疑者也。先生又夾雜龍王廟言之、則又未嘗深考。該處最初舊基為國安寺、二賢龍王武帝皆在國安寺境內、原基二十餘畝、年久失考。現今二賢祠單四畝、才及五分之一、必無龍王廟基地在內。龍王廟倘別有基地、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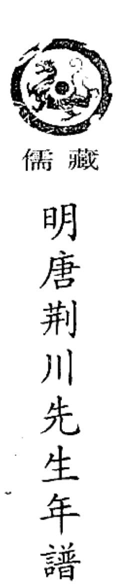
可另覓之、決不可與二賢縱壑。

三十二年甲辰

公子鶴徵南遊訪友、歸撰南遊稿。

節吉水曾公同亨南遊稿序、吾嘗貽書元卿、謂王文成之學盛傳於吾吉。今先輩凋落殆盡、獨唐南王先生真修妙悟、爲吾黨赤幟、巋然若魯光之獨存、君得無意乎。元卿聞之、遂以書問學於王先生。及得王先生報書、益大喜。歲甲辰、姻家吳直指按江以西、以書邀元卿爲匡廬之語。元卿欣然買舟東下、渡錢塘、踰懷玉、汎彭蠡、既晤直指於白鷺之緒、造請王先生、連日夜語、多契合。返舟訪鄒吏部於文江、又東訪李中丞於武夷、北訪徐太常於三衢、各據所自得者、相與商榷。歸而以諸君子所問答及之、次贈貽感懷之作、萃爲一帙、曰南遊稿。元卿天與異質、又以荊川爲之父、淵源有自、廻出尋常。吳中自魏恭簡以來、六十年間、士大夫少續朱陸之盟者。元卿比歸、偕顧高諸君子會於龜山書院、以其南遊所得者大闡厥旨。將來東南列郡彬彬鄒魯、元卿興起之功大矣。又墓誌、疑庵黃在官、疾惡嚴大、籌措一兩言輒了、百千言立辨、究極天文地理、術數陰陽。晚年折節理學。

知府歐陽公主修府志、延公子鶴徵任總纂。知縣晏公文輝以武進大邑無志乘、請於府、聘兼任纂組。



三十三年乙巳

武進縣志成。凝庵公及婁公董有序。陸平泉卒、年九十七、謚曰文定。

三十四年丙午

公子鶴徵起爲南京太常寺少卿。

三十五年丁未

公玄孫宇量生。

三十六年戊申

公玄孫宇全生。

三十七年己酉

公從孫貞明舉於鄉。

三十八年庚戌

公子鶴徵南太常告歸、纂唐氏譜牒成。任諮訪之役者、荆川從孫徵成也。凝庵公序具見前。重膺府主劉公聘、總纂府志。凝庵公赴南太常、志事中輟、至是復任總

墓。公季弟立之卒，年八十二，字應禮，號歉庵。荆川公歿後，胡梅林欲屈致之，許以參戎，不往也。公子鶴徵誌墓。鼎元謹按：敦庵公詩，慢勞幕府示弓旌，豈屈奇才障一城。解道由來天爵貴，可知堂上有難兄。

四十年壬子

顧叔時卒，年六十三，謚曰端文。

四十六年戊午

重修常州府志成，公子鶴徵自爲之序。

四十七年己未

公子鶴徵卒，年八十二，甥慎行誌墓。明史附見荆川公傳，明儒學案及江南通志郡邑志並有傳。郡志傳：唐鶴徵字元卿，號凝庵，武進人。隆慶辛未進士，授禮部主事，歷官太常寺少卿。請以陳獻章從祀文廟，得允。既以言歸，重起南太常，討藏妖人劉天緒。又疏劾璫殷，屬丞，得旨嚴治，人韙之，遂病免。所著詩文若干卷，郡邑志若干卷。（詳見書目考。）黃梨洲云：先生始尙意氣，繼之以園林絲竹，而後泊然歸之道素。（明儒學案）病

草時、聞楊鎬兵敗遼東、失松山杏山、與甥愼行相對流涕。（見孫文介挽詩注）鼎元敬懷發庵公詩、劍甲胸中十萬餘、英雄學道有橫渠。儒才兩世難爲用、千載令人悔讀書。

光宗泰昌元年庚申

公從曾孫繼寅貢成均、仕廣平清和縣知縣、海萍公玄孫也。

熹宗天啓元年辛酉

公外孫愼行召爲禮部尚書、首論李可灼進紅丸、李選侍不早移宮、直聲動天下。繼爭秦藩賄封事忤旨、引疾去。魏閹用事、以紅丸案戍愼行寧夏。思宗立、赦免復官、力辭不赴。

六年丙寅

高存之卒、年六十五、謚曰忠憲。

七年丁卯

公從曾孫士嶸、從玄孫德昇舉於鄉。德昇克庵孫、一鳳子、止庵姪也。

思宗崇禎元年戊辰

公玄孫宇全貢成均。

二年己巳

公曾孫獻可詣闕爲公請謚、帝御撰謚褒文云。劉念臺曰、易名之典、五年一舉、至嚴也、至尙論於百年之後、愈嚴矣。列朝詩集小傳、唐獻可字君兪、武進人。荊川先生順之之曾孫、太常卿鶴徵之孫、庶吉士效純之子也。讀書任俠、崇禎初、詣闕爲荊川請謚、不就蔭、歸。而家益落、有大志、無所屈展、長安而辛、士善借之。有三才子、皆以鶴科有聞。（君兪爲荊川請謚事、吾唐氏譜無載。）金壇王彥泓贈君兪詩序云、璞園（君兪外號）嬾翁曲棲久矣、忽走京都、人咸以官情疑之。余獨知其不然也。既而爲荊川先生請謚、朝奏疏夕報可。客復有進議者曰、此時爲陳乞、一蔭、得旨如寄耳。爹然曰、吾恥走貴塵、爲先公易名兩字耳。今幸邀主恩、歸報家廟、安能更貪爵賞、爲故山猿鶴笑耶。闃然策騎、間道遁林下。余深怪向之

疑者真以寫鼠意爲雖也、之以詩、得詩韻四十入句。記

詩云、中丞段書舉蘭芷、一代文章推正始。致身齊漢更夷猶、敘手蓋論詠百史。曉得餘說靖海塵、扶桑清晏鎔

琥襟。大星空伴忠魂貢、光發向曾數葉金。聖明曠世搜麟鳳、宸簡殘編百朋重。四部兼塵丙夜覲、入編特賞經

時鵠。李牧功名異代思、賈生書策文孫用。日月照同冥漢光、風雲掩映標湘動。落落名孫饒祖風、賜書千卷寄

雅容。歌疑當鳳吹簫碧、辭怨棠梨落薛紅。奇文弱冠人傳誦、俠窟屬壇爭引重。潘岳家風首述詩、陸機世德先

陳須。千里孤裝獨雪行、不求身貴謁公卿。清評會向清時吐、名世真儒芥易名。聖主從前勞寤寐、覽書未半催

宣聖。不用詞林舊例沿、雲章親定褒文字。問俗方求樂發孫、拔文垂錄壇（一作潤）明齋。豈知骨性自歷覆、冥鴝

早已飄然遊。松桂濃芬蒲舊山、酒館茶白掩柴翮。肯將馬鐘塵千射、蹊却漁竿水一灣。帽巾東路秋尊美、惟有

狂吟頌天子。嶽骨難投世網中、才名不稽家聲起。家廟焚黃享遣戍、不豢野服拜明論。從來相業山中事、衣白

何妨數人。是

朱竹垞日、荊川男濟之才、罔覽百家、靡不錄會、發然自任天下之重。委人搆患、志在捍牧圉以保鄉曲。是時督

師之權惟雨江海林是寄、公舍當局二人、誰可典談方啟者。願不知者以公爲甬江所薦、介然所知、因此薦公、

豈惟昧於知人、井不義、詩發者矣。其建平倭之策、詰當禦之海外、故北自崇明、南至效門、乘將破賊、身作先鋒、

贊勞而頌、是豈專恥於功名者耶。褒文之論、允符公論也已。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諺曰、開口見喉嚨。凡論人而不當於其人、則其所言之淺深、皆己之淺深也。世以阮亭與竹垞並稱、阮亭之識荊川也如彼、竹垞之識荊川也如此、豈止淺之與深、智與不智而已哉。

凝庵桃溪劄記、荊川公所纂諸儒語要一則曰、管登之嘗分別學有透得乾元者、有只透得坤元者。此千古儒者所不能道語、亦千古儒者所不可不知語。透得坤元、只見得盡人物之性、是當爲之事、猶似替人了事。惟透得乾元、纔知盡人物之性、是人不容不爲之事、直見了自己事。

荊川公兩漢解疑朱穆條曰、朱公叔穆兼資文武、自樹忠清、祿仕數十載、布衣蔬食、家無餘資。常著崇厚論以刺薄、絶交論以矯世。疏除閹宦不遂、乃至憤懣發疽而

卒。蔡邕謂貞而孤。楊龜山乃謂穆從梁冀徵辟、烏得爲貞。又謂邕之從卓、無異梁冀、故不以朱穆爲過、而稱之。楊氏之論何如。解曰、賢者處世、當從其時、擇主而事、賢士之則也。然止可行於列國各據之時、至天下一君、舍此則無所之矣。士不欲出而圖君則已、苟出而圖君、必待夢卜之求、後卓之迎、世道陵遲、何所得商周之令主哉。不得已因人而進、第顧其後之所處何如耳。如因小人進、卽與小人比、是黨惡也、是失己也。苟進焉而忠正自持、鋤強抑暴、此正疾風之勁草、傾流之砥柱也。如張稜爲梁不疑所舉、乃伸國憲以報私恩。楊震爲鄧騭所進、乃著清白而昌奕葉、初何損於善良哉。楊氏諄諄以朱穆過、亦未達於時也。錄元謂龜山以朱穆爲過、然其後應蔡京之召言有也、豈亦自信但在己之立身如何、以前說爲示[illegible]至是乎。

王龍谿曰、大乘禪宗尚不肯作自了漢、況平生種下萬物一體真種子、世間痛癢關心、天機感觸、隨處生發、豈容自已。又云、鄉黨自好與賢者分明是兩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是是非非、一毫不從人轉換。鄉黨自好、即鄉愿也、不能自信、未免以毁譽爲是非、始有違心之行、狥俗之情。龍谿之言高明如此、荆川安得不知。

羅念菴曰、凡自修者於毁譽有何干涉。吾輩所致力者豈能取足聲聞哉、要亦矜飭於獨知之地而已爾。使其心非僞耶、即天下一國非之、吾亦何疑何也。吾信吾心、人言不足爲吾損也。使其心有僞耶、即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吾且自慚。何也。吾未信吾心、人言不足爲吾益也。此即荆川公人以我爲聚斂、亦只是違道人、人以我爲污染、亦只是違道人之意。又曰、吾此中若天然、毁譽好醜咸無與焉、夫安得撓。

鼎元考以上數則、荆川公深之先儒、取之石友、平日講爲、垂爲家學、並以爲晚年出山之張本者也。伊尹之視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溺者由己溺之。孔子之棲棲皇皇、周流列國、孟子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皆透得乾元者也。後世聖學不講、以恬退爲至德、視氣節爲無尚矣、不知後世之所謂氣節、古之狷者之所爲也、未至於道者也。後世以鄉黨自好者當狷者、苟有仁以爲己任、出而欲行道救民、則羣迺賢之。荆川公當庚戌歲、虜迫都城、嘗欲奮身勤王。及至癸丑以後、南倭北虜交至、造浸、萬民困懸、汲汲不可終日、又非庚戌歲比矣。公又痛心疾首於倭賊之兇殘、誓不與之俱生矣。又數數登御史臺、說巡按周覲所破賊矣。而公此時道既透徹、學亦大成、其欲藉手以設斯民、以報國家、情焦急也。使朝廷不起復公、公必自出請還、如庚戌歲之欲奮身勤王、又可知也。然爲文華一薦、朝廷召公、公尊徒徊躊躇不能決者、何哉。彼徒之人紛紛所以議公者、公豈不先慮及之。然是寔也、朱子之所謂三剛私意起而非任道人之所宜有也。及念蓄責以察此金草、不得辭難之日、而與徵士虞士論出虞、兄平生學力安在。公于是乎決矣。這既出山、嘗曰、人謂我豪傑、只是這箇人、謂我污渠、亦只是這箇人。遂一切把手放去、許爲一愚不可及之人矣。嗚呼、並時人苦羅念菴道德最高、海內所宗依者也、而勸公之出。陸平泉世所宗爲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言也、而集於揚州官舍。薛方山議朱子學、議論最嚴者也。周訥溪勃分宜、萬死而一生言也。即公之弟子若萬思節、姜廷善、亦均以許分宜被劾者、然無有以公之出爲非、疑其有依附分宜

之情者。及公之喪也、念菴爲下帷之慟、方山有絕筵之哭、訃矦則奔弔公家。人心至神至微、不可欺、使公出山之後、面目稍改、其何以得此於諸公哉。而公之傳作於顧叔時、公所輯諸儒語要序於高景逸、公襄文之謚親撰於莊烈帝、莊烈帝最愛之主、顧高東林領袖、而顧亦學宗紫陽、不輕放過人者。公之論定久矣、彼紛紛之議、何損公之毫末哉。

薛方山紀述有曰、狄梁公豈直社稷之臣哉。推其心、萬物一體而無間者。向使其功不成、而此心不白於天下、亦安然受之矣。又曰、漢諸葛武侯、唐狄梁公、宋范文正公皆三代以上人物、豈惟功名事業而已哉。雖謂之聖賢可也。方山之論狄梁公如此、知其深契荊川晚年之出矣、宜其哭之哀也。荊川曰、人以我爲污渠、只是這苗人、卽方山所謂此心不白於天下、亦安然受之。

四年辛未

公曾孫獻可卒、年五十有五。君俞好客、座中賓客常滿。薛堆山寀爲墓誌銘曰、自江南以迄海內、凡胸中有一點墨瀋、耳中有先輩姓氏、目中有烟巒樹靄篆籀鼎釜形者、無不字而頌之曰、君俞君俞。詩自眉山漸近輞川、書法米襄

陽、畫在董巨黄倪間。學使者以朝局心慊太常、遂以青衿終。以曾孫執玉、追贈兵部尚書。著有桐花、碧風、秦淮、挾仙、雀門、行行、鵲樹、桃谿八集。諱堆山字諸孟、方山支孫、崇禎辛未進士、仕至開封知府、國亡後爲曾君僉所著八集今無存、僅於列朝詩集中見文白門江上。七律一首耳。鼎元敬懷君僉公詩二首、七葉曾孫公子尊、猶欣未見故鄉淪。信陵廣坐延賓客、儒俠屠沽盡在門。北海才名四海欽、龍潛大壑發長吟。人間八集無尋虞、冷盡山林著述心。

七年甲戌

公從曾孫士嶸成進士。字靜甫、號損占、鄉貢士貞明子、荆川叔祖父月樓公五世孫也。

八年乙亥

朝廷以公外孫慎行操行峻潔、爲一時縉紳冠、會推閣臣、咸以慎行對。命下已得疾、入都、未及陛見卒、年七十四、劉念臺撰傳作七十二。謚文介。所著有慎獨義百篇傳於世。尤善書法。

劉念臺爲文祭之、並爲傳。贊曰、予讀文鈔、而知公之學出入於辭章佛老、無所不博。繼讀困思鈔、而知公之學一稟于正、折衷羣儒、克己絕學。讀慎獨義、百通、而知公反約、之功、依乎中庸。讀一易二易三易四易、而知公屢絕韋編、深河洛之原、心存憂患、與時消息、鳴呼盡之矣。及讀公奏議、若變從變畫、病領里居、曳尾諸記、而知公于出處顯晦生死之際、無一不以言顧行。子臣弟友、歸之踐履之地、是謂亢龍德而正中、志天民之所志。後千百年、庶幾有以尚論公世哉。又云、公晚好石、更號石齋、以自況。生有異姿、母唐氏、荆川先生女、故源淵有自。

九年丙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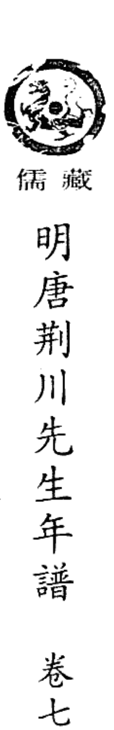
公冢玄孫宇昭舉於鄉。

十二年己卯

公玄孫宇量舉于鄉。

十三年庚辰

公從曾孫士嶸由南京禮部郎中出守河南歸德府。歸德當賊衝、赤眉銅馬充斥兩河、士嶸築城繕濠、日夜營戰守、九屬無恙。明年辛巳、告病歸。



宏光元年甲申

八月、公從曾孫士嶸以冢宰徐虞求薦、即家起補嘉興知府、拮据措餉、釐剔宿弊。值選淑女、中官及按部爪牙橫甚、以法力折之。明年乙酉、遷浙江按察副使、整飭水利。未及上、南都失守、歸隱、奉母二十餘年卒。公冢玄孫字昭字雲客。字量字茂弘、一字聞川。字全字人玉、一字天客。明亡、兄弟偕隱、以不肯薙髮沒產、有司迫上公車、中途遁歸。見邑志志陵進。字昭自署半園外史。夫人于氏、善詩、有半園唱和草。子于光、字子晉、號匹士、工丹青、與惲南田齊名、有唐荷花惲牡丹之稱。見邑志藝紀事。于光有女、能傳家法、常自署半園女孫。時王石谷及南田常主半園。字昭少時見蘇州陳元素、元素重之、改其字曰孔明、贈詩曰、韋皐表表亦名臣、諸葛何嘗有後身。兩字贈君原不薄、數千年內只二人。字量國變

後焚棄筆硯、爲生壙於荆川公墓右、時淹處其中、自號嬾雲道人。年七十歲卒。字昭年七十一卒。字全年七十二卒。荆川仲弟重庵公有曾孫名獻恂、字君知、號潔庵、魁儆孫也。國變後棄諸生業、黃冠遁世。嘗渡錢塘遊越中、問遺民以昔時江東戰守狀。關中李二曲顒過江、寓郡中、一見莫逆、稱爲三代遺直。年八十六卒。獻恂子曰宇肩、號若營、工米襄陽書。承父志、猶不應試、鬻書自給。江南通志稱其書與惲格畫並珍於時。年七十六卒。字昭書法與薛奕、白銘、楊二溥爲毘陵前四家。宇肩與薛瑨、楊喬、白萬爲後四家云。宇全有孫曰執玉、字益功、號薊門。始舉清康熙癸未進士、於是明亡六十載矣。執玉上數至荆川公爲六世、雍正朝官兵刑兩部尚書、出總督直隸、籌西征糧稭、以勤瘁剛著稱名臣。歿無以爲殮、垂歿曰、西師未還、臣目不瞑也。

淸史列傳、大學士孫嘉淦撰家傳、侍講楊椿撰墓誌銘、宜興儲大文、邑人毛嶽傳先後撰神道碑。大文撰神道碑、收載耆獻類徵。嶽元謂以薊門公之勳業清望而無諡、非以無賢子孫叩閽而爲之請也。執玉有二子、長孝本、字念淳、號復亘、康熙庚子舉人、仕至撫州知府、宰臺灣。時悍弁結諸無賴設鴉片館於曲房、臺不逞倚爲狡兎窟、孝本突於夜半密召鄉勇、踔館、捽其魁、行數里、俄有脫帽短衣者數人持械直犯、謂所捕乃營兵、縣官不得治。孝本下車并擒之。曰、武弁率營兵數百譁而至、謂縣官乃敢執千總、大無禮、吾等將致命。孝本佩劍印升堂、洞開署門、傳命曰、朝廷自有法、吾擒敢犯之爲亂者、爾等敢助亂譁者乃沮喪、愕眙莫敢動。次少游、號樸園、欽賜舉人。隨父柩歸、哀毀卒。自孝本少游以下、荊川公子孫雖猶多讀書、風徽未替、然罕顯達者矣。

鼎元謹考、荆川公生太常公凝庵、凝庵生翰林公完初、完初生贈尚書公君象、均單傳。君象有子三人、長舉人公雲客、仲舉人公闇川、季贈尚書公人玉。人玉公有子六、四爲贈尚書公致堯。致堯生文學公薪禪、大司馬公薊門。薊門生知府公復園、舉人公後園。荆川子孫在乾嘉時蕃衍矣。洪楊之刼、百不存一、雲客闇川裔皆絶、獨人玉公一支存。而人玉公昔之派衍爲六者、今亦絶其三、存三、四、五三房。鼎元則薊門公長子復園公後也。吾唐氏在明中葉、清乾嘉以前爲最盛、其時若凝庵、克庵之理學、薊門之勳業、皆足名世。以壓於荆川公不著、而世獨知有荆川。荆川子孫處明清鼎革之際、可謂盡之矣。比之幼安、靖節、何多讓焉。不肖每讀諸公傳記、而感嘆。幼時大父奎榮公爲言、有爛鐵槍一柄、昔荆川公剿倭、家丁攜同者、嚮以之搘拄後門、洪楊時失之。近年寇警海上、譜是說、思爛鐵槍不已。

鼎元敬懷凝庵公詩、選爾黄冠仙籍畢、猶尋遺老問前朝。低徊折戟沉沙處、嗚咽寒江聽夜潮。

敬懷若曾公詩、蘇黄米蔡講論微、八十年間萬事非。只有中庭新月好、筆尖猶吐首陽薇。

敬懷半園公詩、半園才氣蓋山川、諸葛龍川可比肩。豈料市朝移易後、只來石谷與南田。

敬懷闇川公詩、幼安着膝木榻穿、土宅潛形莫問天。却笑淵明復多事、編詩尚書義熙年。

敬懷匹士公詩、家國蕭條付暮雲、丹青憑藉奉晨昏。清華家世真堪詡、我是荷花十葉孫。

敬復致堯公詩、天賜蕺鼓昌故家、由來孝友鬼神嘉。致堯詩草無妨失、只詠一篇棠棣花。致堯公荊門父也、以孝友啓後。

敬復荊門公詩、門第江南第一家、用歸大文撰神道碑中詩。）董從天中秀蓮花。風雪直犯無迥避、遺草猶堪鑄莫邪。

敬復圖公詩、洞開大營閣、劍戟寒、悍弁驍兵裂膽肝。安得柳州儒雅筆、段公逸事狀人看。

鼎元撰荊川公藏書樓歌、（業久易姓）突兀破屋官舍旁、曩者比再宛委莊。插架充棟十萬卷、天下爭說毘陵唐。

（吳梅村詩、嘉隆以來藏書家、天下毘陵與琅邪。年深事達僕興衰、空看仙靈僵儲書。憶昔黃門漢殿趙、口）衡天

宦巡番禺。自出嶺門渡褱海、歷經百國撰述郁。會稽羅浮及閩嶠、名山洞多異人居。廣探奇聞紀程草、晉收秘

本淮行車。有宴營走同姓令、漂翔寓猿遊官途。月照嵩山探石室、雲開南嶽蒐靈蹤。鬼呵神護頻撝守、為開大

復安百廚。褱文芸出編綠筆、準語幕典迹唐寅。兩世造成絕代儒、九區褒此一變書。小子辯公十四業、墮生荒

昧草設孫。（鼎元所言、函村四野之中、雖為荊門宙書舊隱良、然歷經兵燹、琴書無存矣）。故家喬木陰已遠、一文

苦筍辛酸石。留登乞鼓數行會。終以孔墨荒惡崇。常忍逮段隨埃塵、欲數血嵐污貫哲。我公藏書樓已散、公志

陝陝則可見。況有八溜函天地、荊川一集流行遍。歐蘇韓柳掩光芒、堯舜伊孔貫一線。惕惕斯民溝壑心、被髮

奔放淚流面。苋教一患存海島、千載黃泉有餘感。國家何日復深縈、小子前行佩吳鈎。黼稍萬總故碧流、盡獻

餘觀無一留。伐取扶桑、長百丈、載歸重葺藏書樓。運灼餘膏讀公集、鄭要亂纔畜西頭。

爛鐵槍、爛鐵槍千年物、寶光凜凜鬼膽寒、點點斑斑老蛟血。上可正日光、旁可威強敵。老將家中神護壁、看

沒只作尋常鐵。豈是歲久能變化、六十年來尋不得。國家今正用爾時、槍乎槍乎合當出。

校記

①「二十六年以後之事」至「以後之事」：兩「以後之事」疑有一誤。

②朝選：疑作「朝鮮」。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卷八

十四世孫鼎元謹輯
十二世孫　肯校刊
錢家驤
鄉後學周仁泳謹校
崔　龍
十四世孫　斐
纘道　仝校

褒崇

巡撫劉景韶奏請卹典疏

疏云：竊見故巡撫鳳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唐順之，忠誠報國，慷慨任事。頃蒙恩起廢，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陞本司郎中。敕查閱薊鎮兵馬，奏補主兵二萬餘名，諸邊

客兵乃得裁調。條陳邊務一十七事、兩邊積廢、因而振復。尋改浙直視師、凡浙之東西、江之南北、一切地方險夷、無不徧歷水陸戰守、悉賴經略。且其親犯風濤、橫厲海上、截賊初來、斬倭首一百二十三級、擊沉賊船十有餘隻。繼陞太僕寺少卿、轉通政司、仍舊視師浙直等處。一聞淮揚警報、忠義激發、遣兵應援、遂成姚蕩之捷、凡斬倭首四百七十八級。旋即躬擐甲冑、引軍分行、親冒矢石、直搗廟灣之巢、斬倭首四十四級。並三沙逋賊、再寇江北、本官又復親督總兵劉顯過江、戮力剿賊、斬倭首一百七十級。前後功次、俱經各該巡撫御史覆覈明白、奏報在部。荷蒙聖恩、三次賞賚順之銀兩表裏有差。後陞鳳陽巡撫、到任未幾、即巡歷江海、兵將怯弱、精選易置、地方險要、分布防守。雖除夕元日、猶在海壖巡行、

卒罕須臾之閒。至於諸凡待敵禦寇之具、鮮不畢備、且可爲民安養之謀、罔不曲施。及因江淮飢荒異常、殍死者枕藉於溝壑、轉徙者相屬於道路、本官晝夜苦心策慮、多方措處錢糧、分投設法振救。故今歲江北僅不爲患、民多全活者、實賴本官經略、先聲區畫、振救之力居多也。以致勞累過度、遂在振濟地名姜堰舟中溘爾奄逝。三日之後、方就棺殮。士民父老皆爲痛楚感泣。且易簀之際、猶口授煑粥救飢方略、攝治軍書不置。視昔人病革連呼過河者三、眞爲不殊。若順之者、誠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矣。但即今屍棺暴露、尚未入土、聞者莫不重爲哀傷。臣伏覩大明會典內一款、凡在京在外文武官員不拘品級、其以死勤事者、恩典取自上裁。又一款、若官品未高、或以死勤事、特恩賜謚者、不拘常例。

欽此欽遵。臣又查得原任甯夏巡撫吳鎧、順天巡撫張嵩、俱以右僉都御史身故，俱蒙賜給恩典。及查延綏巡撫右副都御史張愚，在鎮身故，該總督三邊軍務王以旂代奏，亦蒙特恩優卹。臣隨移咨總督浙直福建等處軍務、兼巡撫浙江地方、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胡宗憲。照唐順之品級，既與吳鎧、張嵩相同，死事亦與二臣無間，所據卹典似應比例請給。臣又惟人臣受職於君，固有崇卑之議，而任職自靖，實有難易之分。若使尋常守位者却荷殊恩，而勤勞死事者不蒙褒錄，將何以風勵忠勤、明彰朝廷報功之盛典？況臣與本官先日同事，今復代任，親見其赤心報國，以死勤事，甚爲詳悉。倘臣甘於隱蔽，不爲奏請，是臣泯没人善，豈爲國酬忠之義。伏望皇上憫念唐順之抗身軍旅，夙

夜匪懈、不憚勞瘁、廓淸海氛、底寧疆宇、功在邊陲、歷歷有可紀、乞敕禮部、再加覆實、並查本官生平學行事實、不拘常格、議擬上請、特賜褒錄。庶國家報功之典益彰、而勞臣致身之績不泯、忠魂永慰於泉壤、而人心愈勸于將來云云。讀此疏、荆川公禦倭功績昭然、並經審核、非可文飾。乃丁元薦西山日記記荆川事四則、四言兵敗、且曰兵敗夢死。吾不知其言何從得之。劉景韶字子成、號白川、崇明人。少時貧、無書可受、往往從人所借鈔。又不給、則間行之肆閲之、歸而閉門誦其義。中嘉靖甲辰進士、歷官按察副使、治兵防海、破倭有功、最多、代公巡撫鳳陽。劉官西曹日、與李于鱗、王元美、吴國倫交最深、劉三代及其本身墓銘墓表皆出三人手。而劉之頌荆川公功德如此、可謂出於公道矣。

總督胡宗憲奏請卹典疏

疏云、已故巡撫鳳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唐順之、幼稟異資、早魁多士。出入史館、允匹班馬之儔、肥遯山林、實係黔黎之望。已而德望益彰、聖明簡在、銜命趨事、既見

猷爲。始焉振兩關之廢墜、邊鎭幸藉其餘休。繼焉清浙直之侵氛、士民咸稱其美績。扁舟航海、凡遠洋僻澳、皆足跡之所臨。單騎當鋒、雖勁敵在前、亦奮身而罔顧。且一夫不獲、若己之辜、故振荒徧歷窮瀕、死尚爲之區畫。今准都御史劉景韶備開前因、實出聞見之鑿鑿可據。然止以事業而言、未足盡本官之生平。至於功勳著述、實能繼往而開來、義嚴取予、足以廉頑而起懦。究心性理之學、造詣已極于真純、力革浮靡之習、人文因之而丕變。其于世敎裨益良多。臣與往來於養晦之日、出入於兵伍之間、知之獨深、不忍見其湮沒、既經查有前項事例、相應比請云云。

上耿提學請從祀荊川先生議　王升 世新

謹按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以死

勤事則祀之。法施於民者、謂真知實踐、動爲世式者也。能捍大患者、謂捐身犯難、戡亂安民者也。以死勤事者、謂孜孜奉國、志決身殲者也。有一於此、皆祀典之所必錄、聖世之所必褒、而況三者之兼備乎。竊照武進大儒故部御史唐某、見稟異資、早尋墜緒、精詣絕識、卓爾不羣、蹈義履仁、確然不舍。破俗學之迂曲、而性道之本原已探、養靜中之端倪、而神明之妙用斯得。臭味色聲、不起一念、言語文字、俱爲前塵。有精金百鍊之剛、而鑠之者不見其變、有壁立萬仞之峻、而就之者祇覺其溫。故一言之出、通國以爲蓍龜、而一行之成、天下視爲模楷。況纂述垂萬世之規、文章發千古之秘。其施法於民也、不既大乎。迨乎南北多虞、痌瘝在己、應召而起、垂委不辭。北使薊遼、則夙夜歷冰霜乎塞垣、而嚴覈什伍、邊關

爲之振飭。南視吳越、則赤日策戎馬於炎海、而矢竭謀力、妖氛爲之廓清。其爲國之光、爲民之福、亦已多矣。謂之能捍大患、不亦宜乎。若夫維揚節制之命、正其居羸抱病之晨、然且設振荒之奇策、活萬命於師旅、倥偬之中、晝殄寇之遠謀、置一身於生死存亡之外。不幸事垂就緒、而營中之星已墜矣。此眞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而以死勤事、誰能過之。夫由其法施於民也、則雖進而侑食于孔庭可也。由其捍患勤事也、則雖小而顓祀於一方亦可也。夫何督府之移文雖久、而有司之奉行未稱。廟宇則因陋就簡、不足以妥乎神靈、祠額則舍大取小、不足以副乎瞻仰。此有志聖學者之所深嗟、而當道崇儒者之所宜亟圖也。而好議論者又因其出處而訾之曰、先生早年抗疏辭榮、慕夫高尚之軌。中歲

葆真繕性、幾于山澤之臞。而輕身一出、立躋臚顯、無乃諠考槃之永矢、取終南之捷徑歟。此疑先生以富貴爲事者也。使其誠以富貴爲事也、則委蛇翰林、優游歲月、自可以坐致乎卿相、何必蹈危履險、而後僅得僉都之職也哉。夫不爲其易而爲其難、不慕乎大而慕其小、此豈近於人情乎。議者又謂先生懷材抱略、鬱鬱未伸、故求試盤錯、將以別利器也、求處囊中、將以昭穎脫也。此疑先生以功名爲念者也。使其誠以功名爲念也、則假令久處乎翰林、天下之文章、復有能逼其光燄者乎。假令久處乎兵曹、天下之經濟、復有能奪其鋒鍔者乎。夫士之以功名表見於斯世也、自文章經濟之外、無多術矣。先生皆不得而讓焉、則雍容廟堂、動望不憂其不隆。舍此不爲、而必欲崎嶇戎馬之間、以希冀不可必成之

事、此豈近於人情乎。然則、先生何爲而出也。爲道而出也。其爲道也奈何、仁義而已矣。一物不得其所、非仁也、天威違於咫尺、非義也。是故先生之出、其不能自已者時也、乃所以爲仁也。其不容已遂者勢也、乃所以爲義也。何也。蓋先生少年、微近於狷、及林壑二十餘載、克復功深、充養完粹、剖藩籬、融人我天地萬物通爲一體、疾痌痾癢、舉切吾身。雖草衣木食之中、而國事之臧否、生民之休戚、每惓惓焉、初非果哉之徒長往而不返者比也。故南倭北違、猖然內噬、心切隱憂、思一引手拯焉、而具又在我、是故苟有用我者、吾斯行矣。期以盡吾實心、展吾實材、以施諸天下之實事而已、其難易、利鈍、生死、安危、皆有所不計也、而況其他乎。此其觸於時而不能自已者、仁之至也、道之中也。雖然、其不待再三之召而

往者何也。夫聘而不起與屢聘而後應者，惟處士可也。若先生則朝廷既復其官矣，天子以其官召之矣，猶欲偃蹇不行，其將不比於慢乎，而先生肯以爲安乎。況未起之先，先生方在制中，當軸者使人示以天子嚮用之意，申以金革無避之説，先生既涕泣而拒之矣。則夫服終而召也，其又何説之辭。此其限於勢而不容直遂者，義之盡也，道之中也。由是觀之，向使先生猶介之節未融，則必不出。雖德己進而無南北之變，則必不出。身爲處士而不以官召，亦必不出。雖以官召而喪制未闋，亦必不出。然則其出也，而豈苟哉，而可輕議哉。彼以富貴功名爲疑者，其尚足與之辨哉。或者又曰，龜山先生程門高弟也，非富貴功名者流也。一蒙蔡氏之召，未免貽自處太高之譏。扈公雖盛德也，得毋似之乎。曰此未易

言也。龜山之出，當時疑者甚衆，其知之者惟胡文定公而已。文定之言曰：楊公非有求於人者，蔡氏焉能浼之。又曰：當時若能信用，决須救得一半。晦翁以爲此論最公。先生之於龜山，其所養固未可軒輕論也，而其經略之才似實過之。且聖天子在上，英明神武，而金甌完固，萬姓歸心，雖時有倭胡之擾，亦疥癬之疾而已。較之於宋，其事與時，皆有不可同日語者，而先生之出，亦何嫌於自處之太高耶。縱令盡如或者之議，則康侯之論固不可易也，而又何疑耶。今龜山之可疑者，是非已定，不特所居所寓之各有顓祠已也，而實俎豆於聖宫之側矣。則荆川先生毓秀之地，講道之鄉，祀典之崇，其容緩乎。伏惟文宗先生爲天子之耳目，掌南國之教化，不有表揚焉，攸激勸乎。查照楊時先生書院事例，移文本府，

俾廟貌翬嚴、祠名稱實、庶乎四方學者有所依瞻而興起。他日有欲奏請從祀孔庭者、亦自此而權輿矣。其於世教、實非小補。謹議。讀世新此文、凡世俗紛紛所以議荊川言、一舉盡碎矣。楊虞坡博者、與荊川同年成進士、而在下第、名出荊川下遠甚、然且早長兵曹、出督重鎮、爲北門鎖鑰、位至公孤。使荊川公果志富貴功名、在宮寮時優游養望、不批龍鱗、取要路、豈讓虞坡先驅。張居正科第聲望、較荊川尤後且卑、由翰林數轉而濟相位。荊川之死、未及下壽、使不任剿倭之勞瘁、則不死。分宜之敗、少湖有不援荊川入閣、而引中庸如嚴訥、李春芳及中山狼如高拱者乎。（江陵入閣、亦由少湖之援。）故世新之說、非爲荊川公辨護、其情也。孚齋集世不常見、此集由宜興友人路得岐贈我。書中耿提學、即耿天臺定向。並註。公子鶴徵兼渡并表曰、竊嘗謂孔孟學脈、獨得其正者、在宋惟周元公、程純公、我朝惟白沙先生、先考而已。此語難與俗儒言也。千百世而後、有得其解者、知鶴徵之非阿其親也。泉元亦謂公有伯夷之清、兼伊尹之任、復談由求之藝。後世若有修陳孔庭俎豆、當有進而列之兩廡、通祀天下者、豈僅祀于其鄉而已哉。王世新之議、可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奏請表揚儒臣疏

姜寶廷善

疏略云、乞表揚儒臣以光聖治事。原任淮揚巡撫、都御史唐順之、由翰林編修改宮坊司諫。當時因世宗皇帝聖躬違和、與同官疏請東宮代見羣臣於文華殿、忤旨罷官、屏居二十餘年。後因倭亂、大臣訪知順之諳韜鈐、曉兵機、薦起南兵主事。順之自惟廢棄久而一旦叨起、乃出自主上特恩、文學臣而起以兵事、乃朝廷欲用人以濟時艱如此、不敢避難、自是臣子分義、不敢疏辭。其自南兵主事陞兵部員外郎、郎中、遣之查閱兵馬於薊鎮、遣之視師舟山、屢有建白、並見采納施行。其陞太僕少卿、右通政、協同總督胡宗憲剿倭於海上、皆兵事、皆難事也。嘗領兵擣賊巢於三片沙、嘗親冒矢石、斬賊首百餘級於馬遲港。其陞督撫淮揚也、嘗驅賊入海遁去、前後並嘗以功受賞。又嘗因振饑抱病行部、殞命於舟

中。按順之自幼勵志飭行，真有一介不取之操，卻撫按諸臣修坊折帑餽遺，後先貯庫積至二千餘金。所纂左編、文編、稗編三書行世，有著述功，闡明經學，多先儒之所未發。其文章足以傳後而信今，其節概足以廉頑而起懦。臣與原任禮部尚書萬士和、南京工部尚書曹三暘、給事中楊允繩、布政莫如忠等皆出其門，身後臣等門生各捐資買地，與伊子今尚寶少卿唐鶴徵同建一祠。該府縣兩學諸生呈蒙前任提學御史今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耿定向批允，春秋致祭。然未經請命於朝，臣等心切不安。照得本官素履無愧古之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者，其身故舟中，又合於以死勤事之祭法。如蒙敕下禮部議，照蔡清等例，許祠於鄉，予之以祠額，庶可興起後學，於聖治爲有光矣云云。

太倉州志陸世儀寫、說易堂是讀六書祠、卽是祠也。今里巷猶沿稱之。不知大儒祠名卽係當日廷善所請衡題否。

唐荊川先生祠堂記（卽大儒祠也）

王錫爵（元馭）

武進荊川先生弱冠魁南宮、以道行文章高天下。嘉靖庚子建言、削籍歸、草衣木食、若將終身焉。會倭擾東南、先生從田間起視師海上。尋進右通政、巡撫淮揚、卒以勤事死。提學耿公（定向）同巡撫謝公、（登之）操江洪公、（朝選）巡按董公（[illegible]）僉議先生於德於功當特祀、遂創建祠堂、祀先生於鄉。頃之、先生之子太常君鶴徵始詣錫爵爲記。錫爵薄劣、不足以知先生、姑按先生始末論其世焉。竊惟先生躬蓋世之才、負王佐之望、乃其歿也、弗獲勒於宗彝、祭於大烝、而僅僅從鄉曲之議、捧土揭木而褻師儒之俎豆、先生之不幸也。世之望先生者未止此也。世人

望先生太高、責成功太速、多齗齗不可於晚歲之一出。夫是處而非出也、果哉、沮溺之所事守也、古未之前聞也。或曰、孔子則嘗以不仕說漆雕開矣。夫開自以未信說耳、奚不仕之足說。且信亦難言之。孔明自信以管樂、卒爲管樂、孔子自信爲周公、未嘗爲周公、而亦不以其故敗聖事、固不可以膚論也。況今天下一主、東西南北惟天子命、民人社稷量力而共、猶之可耳。有如昇之以金革、嬰之以寇難、而後逡巡揖讓、猥以未信爲解、此其爲易也、難也。壬癸之交、東南何等時也、戰骨磷於野、而檻車復相屬於道。當其時、合清冷之淵而親焦頭爛額之危、智者所不爲也。而先生以十五年不爐不扇、一菜一葛之夫、安所取資於世、而險難其身、以博功名如是。此其自信審矣。所云自信者、亦曰吾斯云耳。及其成功、則

時與命參焉。昔者以漢武之雄略，匈奴猶蒙死疾鬬不衰，止而從容稽顙於甘露之朝，世遂以丙魏之優於衛霍也，而不知其襲衛霍之餘威也。時之所會，非但寇有惰歸，事有挺緩，卽兵將亦有不鍊而自精，朝論亦有不爭而自定之日。當先生之爲將，彼未竭，我未盈，僅僅適相當而止，而李胡兩司馬卒收其成。雖然，使李公當先生時，兵氣囷囷未揚，廟謩寇安能保困獸之不鬬？使先生而胡公者，叛人未繫組，而身已伏劍刀於市矣。故曰時也。大抵先生之聰明膽勇，強力忍詬，類王文成。文成秉義士之鋭，平烏合未定之賊於呼吸反掌之間，故似難而易。先生以孱將弱卒，破人自爲戰之賊於鼓衰甲弊之後，故似易而難。而至其桑榆未收，棟梁已壞，出師幾時，遽有志決身殲之痛，道之不行也，天命之矣。先

生縱自信、能信於天乎。夫隱非非難也、求志爲難。枯槁之士求泉石得泉石、如求以行義達道、而可以必得哉、求無負而已。遡先生十五年之精研博討、攻苦習勞、將以何求。縱其功用不大展、而被髮纓冠以急國家之難、迄於今啓手啓足而無改於山中之面目、其可以抱志而瞑矣。自先生志不大就、而世人爲之語曰、何必窮六經、優游抱槧、可以爲公卿。何必苦身己、齎粟華腴、可以飽妻子。何必履刃而登鋒、以退爲進、操文墨而處人後、可以有功。嗚呼、避夷而席險、辭鯨而就溷、先生獨非人情乎。抑先生有云、吾出山來看盡世事、只少一寧武子之愚。愚者非但不擇利、兼不擇名。苟不能爲蠱之不事、則寧爲蹇之匪躬、大過之滅頂、未有浮沉於仕隱之間以自解免者。今先生往矣、而澌靡至於常之君子、猶皆斤

斤以讀書窮理、砥節修行冠冕天下、先生之流風至今在也夫。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夫。元馭此文悽愴懇款、極得荊川心事、亦極心悅誠服、贊嘆頌揚之致。元馭與鳳洲同里閈（元馭望太原、鳳洲望瑯琊、故不言同宗）且情好如弟昆。使荊川果有不利鳳洲父思質、如流俗所云者、元馭爲此文、死何以謝思質、生何以謝鳳洲。徐學謨么麽儒纂之誣、不用多所引證、只以此文折之足矣。又考此文載弇山集、元馭子衡代父作也。

重修襄文公祠堂記

十一世孫鈞培受豎

明嘉靖三十九年、吾祖襄文公以右僉都御史鳳揚巡撫卒於王事。總督胡宗憲爲請於朝、獲賜祭葬、地方有司爲營塋於陳渡橋之左、營祠於郡城巽隅關侯廟之右。嘉靖四十五年、復移祠於今地、在西下塘軒轅宮左太倉王公錫爵爲之記、有司春秋致祭、載郡邑志禋祀門。其後復以公子太常凝庵、六世孫薊門兩公從祀焉。洪楊兵燹、祠屋被毀過半、惟享堂三楹猶明之遺也。雖榱桷之材

巋然翬實、而甍瓦穿漏、檐軒凋落、無以布筵設俎、登薦烝嘗。其嫡裔率嗇於貲、欲修復之而未能也。每屆春秋上戊、恆假大宗祠以行祀事、垂簾設主於正龕之前、神人之心皆有未安。近百年來、錫支日蕃繁盛、其讀書出仕者科名政績均有可紀、而從事懋遷者亦上追陶猗、其昌熾知有由來矣。囘憶鈞培在髫齡、先伯子良公奔走譜事來常者、屢見宗祠享堂不足妥先靈、念本源所在、即歸措資重建、而於公祠則未遑兼及。民國九年、鈞培就職錫校、與弟圻鎮昕夕相過從、晤談間均以公祠未復爲憾。圻鎮乘間因語兄兹鎮、則曰、此先君之志也。會族姪鑑章亦願贊助斯舉、而興復之議成。所需經費兹鎮、鑑章分任之。於是衆工畢舉、其享殿之壞者補之、腐者易之、接以堂廡、繚施丹堊、復爲東西廳事各五楹。

南爲大門、屋亦五楹。自布奠飲福、以至庖廚丁役之處、各有其所、秩然煥然、神妥人悅。而奔走董其事者、弟圻鎮爲尤勞焉。民國十年秋興修、翌年春竣事、都計修葺等費八千金。於是鈞培拜手揚言曰、公祠之不葺、爲公裔者之責也。爲公之裔者無其力、至勞爲公昆弟之裔者爲之、其可感也。是堂也、爲公之特祠、地方禮賢者之所瞻而仰。苟其賢與德不相侔、則不克從祀於公之堂。雖然、宜推公友于之情、設龕於東楹、以祀公之弟曰重庵、曰歛庵。重庵、歛庵賢德未甚相讓、而歛庵則又錫支峻鎮等之所自出也。僉曰、然。鈞培遂誌其略於石。

常州先賢傳荊川公論　　歐陽東鳳千仞

歐陽公萬曆年間守吾郡、以鄉賢祠所祀尨雜、不厭公論、特建先賢祠、合祀一郡五邑、自延陵季子而下、凡六十九人、而荊川公與焉。歐陽公命各爲之傳、而爲之論于後。

論曰、先生之晚出也、蓋羅念庵先生贊之云。善乎羅先生之言曰、嚮已隸名仕籍、此身非我有。況當國事多艱、豈得復私其身、以與徵士處士論進止。其言苦切有味矣。夫矯世避人、潔己明迹、其足以買譽而全名、此不待兩先生而知也。而先生寧爲此、不爲彼、此其志可諒也。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孔門家法、固未可與曲士拘咫尺之義以爲奇者道也。李翊、丁元薦輩均如是。

揚州唐襄文公祠堂記

王掞 字藻儒、號顓菴。

揚州府城外巽隅一二里有祠、祀明鳳陽巡撫都御史昆陵唐襄文公。蓋公建中丞節、剿倭東南、卒於通州之舟次。民悼喪公若慈母、祀公邗江、百數十年於茲矣。明嘉靖中、海内承平日久、魁人鉅公薦紳秉笏於朝堂、從容



坐論，以文學氣節相矜尚，至若兵機戎略，相戒以爲粗官武夫之事，而非儒者所宜言。會倭寇擾於東南，先後幾二十年，公時在廢籍，朝廷亟才，起公，任樞曹，擢京卿，畀疆事。公於是國爾忘家，鞠躬盡瘁，日夜與賊相角於瀕海之區。倭患漸平，而公亦病且殆矣。當是時，督撫大吏朱紈、張經輩以南人任南事，罹不測重禍，惟公與李襄敏遂、胡襄懋宗憲以辦倭自任，克有成功。襄懋恆在浙，公與襄敏恆在南畿，而公實代襄敏爲鳳撫。南畿倭患之平，公與襄敏力也。抑嘗論之，襄懋之功似鉅，然蹴徐海，降汪直，卒以計誘之，非力角也。襄敏之功似多，然前後二十餘戰，斬獲三千八百，卒遣將當之，非親敵也。惟公身在行間，突陣摩壘，泛大洋者千里，寢海舟者累月，不避矢石，不諉裨校，三沙之戰，姚家蕩之戰，廟灣之

戰、功與兩公齊、而忠義慷慨過之。用未竟而身先歿、天也。公嘗論禦倭上策、當截之海外、縱使登陸、則內地咸受禍矣。故公每邀寇於波濤、而脫民於烽火、寧使此身在鋒鏑死亡之地、而不忍使吾邦爲戎馬蹂躪之場。民之沿海者既莫不賴公以得生、而其居腹者亦莫不恃公以無恐。當日之耆老壽終、幼孤遂長者、皆公恩也。異時之士食舊德、民服先疇者、亦公恩也。公生則頌禱之、公歿則尸祝之、建祠刻碑、俎豆百世、夫豈一郡一邑之人心而已哉。以其生於常而歿於通、而討賊之師於揚尤數、祠之於揚、乃衆心所同。然而公靈所式憑、自初祀迄今日久漸圮。江都邑侯李君蘇政成民和、公暇討古、緬賢哲之遺徽、推父老之遐慕、新厥廟貌、頓復舊觀。江南北士大夫相率馳書請予、願有記也。予按祭法、以勞

定國、以死勤事、法皆得祀。公祀兩應經義、宜垂永久。禦倭事違、稍掇大凡以曉當世。至公平生制藝、與王錢齊驅、古文爲歐蘇後勁。出永嘉之門、不與附麗。文章氣節、一時無出公右者。俱具公本傳、茲不贅述云。

又　章學誠實齋

事至愈久而不忘、必其英靈足以震懾於奕禩者也。歲月既遠、屢廢必有屢興、而必適逢乎其會、此中有天有人、追前事可爲後起法也。前巡撫鳳陽、僉都御史武進唐襄文公行誼著於史牒、文章傳於學者、搢紳皆能言之。惟其經濟偉略見於剿平海寇、而又盡瘁以殲其身。當日襟江帶海諸城億萬生聚皆公擐甲胄、風霆戰搏於洪濤汎湍之中、捍衞而得全者也。揚州城南有公祠宇、雖不知所創始、意必彼時身被澤者相與構造奉春

秋祠也。積久習而相忘。聖朝威靈丕振、海不揚波、居人不復知前代患苦、公祠亦頹廢無聞矣。康熙五十六年、公六世孫故總督直隸兵部尚書諱執玉公於未開府時、道出揚州、創率鄉人、修葺一新。故大學士華亭王公掞碑記其事、論公功烈甚偉、以曉邦人。長洲何學士焯書丹於石、文旨宏深、書法遒美、學者爭傳誦之、蓋一時佳話也。去今八十餘年、祠又傾頹、碑亦埋沒無知矣。乾隆六十年、前兗沂曹兵備道江都唐君侍陛適歸故鄉、展謁公祠、慨然在念。君先世故由武進遷揚、明季兵亂、失其譜牒、而祖行嘗官京朝者與尚書公追敘宗支、實爲兄弟、則君與襄文公實爲八世族孫。因謂公功德於鄉、雖在異姓、猶當崇奉、況於本族名賢、流風未遠、其敢他委。爰力鳩工、煥然鼎新、並於瓦礫泥塗中拔剔華亭

公撰記、何氏所書碑石、僅完好無剜闕、仍卓立之以示後人。於是邦人奮起、謂不特興廢盛舉、亦藝林快事也。學誠適游邗上、君屬筆其端委。學誠竊惟襄文公文章氣節事功、前人言之備矣。其廟食茲土、華亭公推論已詳。惟是盛衰興替、固視前人靈爽之憑、而興於廢者、必由肖德之胄與嗣聲之裔、則古亦希覯矣。尚書公節制畿輔、爲時名臣。兵備君歷任監司、以廉幹著。先後更修廟貌、皆出襄文公後葉、其人則皆不愧公之家法。覩斯盛者、不特欽公功德、抑且羨公家風世範、久而益著。後此數十年、或千百年、倘有踵事增華、皆出唐氏後賢、當益歎天之報公者爲獨厚也。因爲迎送神詞、使歌以侑享。其詞曰、東南海兮際天、蛟龍窟宅兮狂寇媥。公逆搏兮洪濤、斬鯨鯢兮腥風血刀。殲厥身兮軍務勞、帝愍忠

艮兮遣巫陽而下招。公之神兮上下、旌旆揚兮瀟灑。駕雙虬兮驂鸞、藹容光兮遲韶。陟降庭兮歆止、鏗劍佩兮魚魚雅雅。揚之水兮安流、海舶沓貢兮琳球。時歲豐兮黍稻競疇、父老酣嬉兮飽而遊。溯功德兮公劭、修祀事兮春秋。公醉飽兮載起、雲英英兮升自階。陀同顧盼兮色笑、嘉穀芳兮酒旨。惠揚人兮樂康、垂奕葉兮奠祀。此記從李氏遺書得之。王掞，太倉、非華亭、相國元馭曾孫、奉常烟客第八子、清康熙時官至大學士。

又　　陳肇燊

揚州介江淮之間、擅鹽筴之富。淮以南一都會也。明代設府治江都、領州三縣九。今通、泰各鹽場咸屬於揚。嘉靖間倭躪江北、則皆揚轄境也。倭之爲寇、由閩浙奸民啓之、而其禍延及今江蘇濱海之地。嘗伺風利張帆、一日連數百里、登岸大掠、飽即颺去、而以崇明三沙爲其

巢，前後幾二十年。卒之削平寇亂者，武進唐襄文公與巡撫豐城李公遂，而襄文之功尤多。公謂禦倭上策，當截之海外，縱使登陸，則内地受禍。嘗親督舟師，邀倭崇明，斬馘甚衆，沉其舟十三。江北告急，公復馳援，與巡撫李公大破之姚家蕩，又破之廟灣。蓋倭巢之張，在江南北相爲首尾，而其勢之殺，則以首尾之不能相顧。公一創之於崇明，而江南之倭衰，再創之於姚家蕩、於廟灣，而江北之倭蹙，故李公克竟厥功。然非得劉顯之力，則劉莊之巢不可破，而白駒之餘寇未易殄也。劉顯者，公之副總兵所遣援李公者也。史稱公感暑居海舟兩月，得疾返太倉，朝命代李公爲巡撫，不敢辭。嘉靖三十九年春汛期至，力疾泛海，至通州卒。常州府志則云行至泰州、江都縣續志則云卒於泰州之姜堰鎮，通泰壤相

接史或有誤，當援志以正史也。又史稱公代李公爲巡撫，適淮揚大饑，條上海防善後九事，不言其振饑之方。而江都縣續志謂公請餘鹽易米，煑粥以振，全活數百萬衆，與李贄所撰公傳相同。是又史略而志傳詳也。蓋公之於揚，能禦大災，捍大患，又以死勤事，於法宜祀。郡學列公名宦，而別有專祠在南門外官河南岸，鄰福緣庵，建於明代。有清康熙間，江都知縣李蘇捐資重修。乾隆之末，祠傾頹，地爲庵僧所侵。八世裔孫侍陛籍江都者，請於官釐正之，重新其祠，久而復廢。今公十二世孫肯據江都縣續志所載，并出康熙、乾隆兩碑文，屬爲勘明祠址。詢之福緣庵僧，則云中更兵燹，歲久不可考。而以公遺愛在民，禮應俎豆，請仿焦山祀楊忠愍、平山堂祀歐陽文忠之例，以大殿後偏別院屋四楹奉公栗主，

前謁門卽爲公祠。邦人士亦咸曰宜。余可其請、遂於四月二十八日行落成禮。於戲、襄文之歿距今三百餘年、祠屢廢而屢興、固由功德及人之深、亦其子孫之賢不忘先祖。余適官斯土、獲襄敏典、爰舉公生平事蹟繫揚州者書之於石、以示後人。其他具在史官及諸家撰述、不復論。是爲記。

文成壩二賢祠記

明 謝旻琦

祀典最重、郡國祀孔子於學、其次從祀、其次有功德於民、其次鄉之賢。惟從祀附孔子廟、餘皆合祀。最後乃有專祠、以祭以功以勞以死、與古人之大賢生且沒於其鄉者、非是不在祀典。世有賢者得廁其間、人以爲榮。及夫王道廢闕、人人得自爲祀、士大夫祀其師及親與私、庶人祀其恩澤、祀其崇信、或權貴則祀、或子孫赫奕則

祀、於是祠愈多而祀乃愈不足重。夫執祀典以律士之賢、則天下之可祀者尚少、而士之賢者幸得而與於祀典、不幸又爲衆人之所祀、則又疑其不足重於天下、故君子之論祀、蓋其難哉。雖然、惟其賢若是者、朝廷之制、草野之論、蓋交重云。余來昆陵、昆陵之賢者唐公荆川、薛公方山、其生平已見於郡乘、不備論。其殁也、天子命禮臣請祀之學宫、每春秋釋奠、郡縣吏祭於祠、子孫祭於廟。嗚呼盛矣。郡人士又相與祭於二賢祠。考祠之作、蓋自文成壖始。余聞之薦紳先生云、方壖始作、邦之人相與言曰、惟河流汎溢、不治不利、其風氣衰敝、亦惟是之故。今鳩工於東作、凡我同人、迺版迺築、無有或後。既成、則相與言曰、功之成、極難、庶後世無輕改爲、惟賢士大夫是賴。及作壇祀、俾無廢墜、垂之永久、則又相與言

曰、凡我公卿大夫某貴於位、某盛於族、與祠祀則誰先。衆皆曰、未可。曰、惟唐惟薛兩先生賢。衆曰、俞。乃作二賢祠、邦之人歲時享祭、至於今不廢。夫惟兩先生之祀於學、朝廷曰惟其賢、其祀於祠、草野亦曰惟其賢、乃所謂交相重也。其合於祀典者、固足爲兩先生榮、而衆人之祀之、亦不同於鄉之所稱、更足以重於天下。皆不可不記、故記之以告後之論祀之君子。鼎元按、祠址今已盡正、然陳設二賢木主廟東瓦屋三間、乃昔之祠宇、從屋、俟復廟貌、尙有俟於邦人君子與二賢之裔也。

重修荆川先生讀書處碑記

唐文治

距武進南郭五里曰陳渡橋、舊有園焉、吾宗大賢荆川先生讀書處也。三百餘年、世變滄桑、一度易姓。昔時拔揚文化之地、幾爲荒烟蔓草之區。民國二十有三年、教育廳長周佛海聞而嘆曰、荆川先生、吾國名世之英雄

也。今遺堂傾圮、名勝就湮、不即不圖、非有司之責乎。爰檄武進邑令蔡培董謀建造。蔡錫人也、亟贊助之。而今邑令侯厚宗與武錫兩邑宗人、悉力經營、衆工齊事。踰年工告訖功、屬文治爲文、以鐫之石。考謝應芝裏文讀書記載、是園有溪一曲、樓觀環抱。其東北隅一楹曰嬾雲閣、其西樓五楹曰五言樓。又西室五楹曰春池館、又西進北壓溪榭二楹、西壁有石刻、先生外孫慎行書曰荆川先生讀書處。蓋先生藏修之所、實維五言樓、厥旁莢樹紫藤盤曲而下垂者、先生所手植也。今重建者堂樓二楹、別度隙地、所宜綴以亭榭花木、非悉依舊貫、彌令人據景仰之蓄念云。先生於學無所不闚、自天文、地理、樂律、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靡不究極原委。嘗取古今載籍、分别部居、爲左、右、文、武、儒、稗六編、今散失者

矣。儻加意蒐羅，庋藏於斯，尤考古博聞之淵藪也。文治生長婁東，幼從事於陸桴亭先生之學，弱冠又聞先生之風而慕之。先生與桴亭先生同闡性理，同講時務，同習武事。先生撰武編，而桴亭先生著八陣發明。然先生伏波戰績，震耀當世，書於史官，今讀書處亦粗具輪奐矣。而桴亭先生蠖屈終身，鄉老故家不知其墓，訪雉雲寺講學故址，牆墉剝缺，蓬蒿之遇，殆有天命存乎其間耶。俯仰今古，世道人心之任，吾儒負之，大要在淑民性，順民情，持民之志，無暴民之氣，用能體用賅備，允武允文。百姓尊君親上，禦外侮而不辭，是豈外襲無本而致然哉。先生紹明正學，以天機爲心體，以無欲爲極功，治心以治兵，蓋與王文成言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戚武毅言克一嚴城易，克一私欲難，

若合符節。而其浩然正大之氣、充塞宇宙、至今而不磨。是故普言政治學術者、必自精研性理始。登斯處也、豪傑之士可以憬然悟、躍然興、知以聖賢道德爲師矣。是役之成、爲費凡萬餘金、武邑公帑補助二千金、而武錫後裔共襄盛舉。在武進者曰肯、字企林、任捐資。曰彪、字子權、任督造。在無錫者曰滋鎮、字保謙、曰殿鎮、字驤廷、曰圻鎮、字申伯、曰鑾鎮、字紀雲、亦爭共醵資以藏事。十餘世雲礽追遠若此、洵可謂有孝有德、維持世教者矣。於是乎書。太倉宗後學唐文治頓首拜撰。陳渡草堂爲荊川先生讀書處。三百年來、滄桑屢變、屢易其主、且爲茂草。余承乏武邑、每過其地、徘徊瞻眺、如聞先賢謦欬、心嚮往之。會教育廳長周公佛海以先生文章功業、彪炳史冊、惜勝蹟之久湮、徵求修復。乃函商諸武錫唐氏後裔與夫邑之士紳、公私籌助、得萬餘金。尤賴今邑令侯君厚宗、力營不懈、竟余未竟之願。比者堂構重新、而舊額已佚、爰爲補書、並志其緣起如此。時在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後學蔡培書。修復讀書處、鼎元額之久矣、唐某中

亦累有是議、未果行。癸亥歲夏、鼎元省親入里、會蔡公子平曾察五邑而尹武進、謁之、論通家建置、蔡公先總有諱議者、荊川公弟子也。以曾復議書慮爲言、蔡公乃自以爲任。而族中之賢有力者日企林、方曾察、河南、日星海、以懸選有聲於錫、蔡公分函告之、以緊金商、旨贊日諸。而教育賓長用公佛海之徹至、蔡卒以示地方士紳、亦均踴躍贊襄。蔡公自亦捐俸金千貫。集議定而蔡公去、代之者侯公履之以舉、卒底於成。星海者、保謙詞君。而言之用廳長發徵至縣者、邑人劉敢齊也。鼎元註。

荊川公傳贊

明　李開先　伯華

唐子爲人、超脫豪邁、不作小器局。其於處富貴貧賤威武如古之所謂大丈夫者素有之、不待學而能。其於婟牢籠匿情行詐素無之、不待學而去、蓋篤於自信者矣。

荊川公贊

明　洪朝選　芳洲

於乎、以公之爲人、巍乎若山岳之高、皎乎若日星之明、浩乎若滄溟之博。自他人視之、已不及矣、而公未嘗自

以爲足也。嘗病世人徒事口說而不知求之本心，徒事閑行而不知靜坐，徒事外求而不知吾心中自有元明一竅。必若孔子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顔子之仰鑽瞻忽，是乃聖賢傳心一脉、吃緊用功之處耳。居常閉戶五六日，默然絶無一語，經月不設牀褥，兀兀靜坐，不臥不寢。然則公之苦志苦功，將以何爲也哉。至其臨終，又以不了十年山中此心之盟爲悔，使公功名之事粗畢，而坐老深山，或當有進於是者乎。或當養成元明一段真境象乎。若公者，可謂千古之豪傑矣。見川撰荆行狀。

又云：強力自克，勇於任事，未嘗造作以近名譽，亦未嘗掩蓋以自文飾。

荆川公傳贊　明　馮時可元成

聖門之學，學爲仁而已。孔子好古敏求，忘寢忘食，急天

下萬世，而已無貧焉。蓋仁體流行，與物同而與天運。又安有寧息？先生其幾乎！能不虛隱，則能不虛出。戊己之際，天子側席虞寇，蒼生且日就塗炭，而尚得高卧置之漠然乎？即使孔孟而在，萬無不出矣。世或以出疑先生，然先生錬性治身，羔皮馬革，不席榮，不甘肥，又何疑其出？自先生後，天下益波，或徹藩踰檢而語心體，猶傲然自謂得玄珠。嗚呼！安得起先生一挽之哉。

荆川公傳論

明　焦　竑弱侯

嘉靖己丑，唐公應德、羅公達夫同爲舉首，一時以爲聯璧云。達夫一斥不復用，世以難進歸之。應德晚節爲分宜所薦，至今以爲詬病，不知爲達夫易，爲應德難也。嘗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爲大人之吉，甚且包羞而不辭。唐梁公①婁師德周旋女主之朝，豈誠戀戀于腐鼠之流

哉。非隱忍堅決、將取日虞淵之功、終委之溝瀆、固志在天下者所不忍出也。始烏言躪姑蘇、戢嬰兒爲戲、公一見痛心疾首、噴不與之俱生。此其志何如、而可以硜硜之節繩之哉。曩人有言、中世選士、務于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乃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嗚呼、世多隱情措己之人、殆難與道此也。

明儒學案荊川公傳論

明　黃宗羲太沖

先生晚年之出、由於分宜、故人多議之。先生固嘗謀之念菴、念菴謂向嘗隸名仕籍、此身已非己有、當軍旅不得辭難之日、與徵士處士論進止、是私此身也。兄之學力安在。於是遂決。龜山應蔡京之召、龜山徵士處士也、論者尚且原之、況於先生乎。



祭文輓詩唁書等

諭祭文 惟此文載唐家譜、餘皆未載諸家本集。

維嘉靖四十一年二月日、皇帝遣常州府署府事通判王[illegible]、諭祭巡撫鳳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唐順之曰、爾性資英敏、才識宏深。早登甲科、蜚聲藝苑。尋乃解職、遵養益充。爰及公薦、起任兵事、督兵兩浙、爲國殫忠。審固謀猷、擒倭奏績。云胡一疾、遽至長終。軫念爾勤、特班恩卹、遣官諭祭、庸示褒嘉。靈其有知、尚克歆服。

羅念菴祭文

嗚呼我兄、名播天下。令譽彌宣、知音斯寡。神授妙質、性厭浮華。動出全力、業擅名家。靖節貞夷、志完剛厲。進不苦難、思常入細。齒登弱冠、魁壓同袍。文體丕變、紙價爭高。惟帝知人、因言拔士。天語袞褒、聖鑒燭視。孤忠素許、

況感殊遺事。計辭食、施懼屯膏。薦入詞林、遂探藝苑。剷理幽元、範格高違。九經該貫、諸史窮搜。文繼歐曾、詩駕韋劉。山鐃冢遺、象衡數緯。密算毫芒、洞疏涇渭。孝全手足、行質鬼神。脫屣軒冕、潛夥荆榛。叔夜交絕、黔婁守醇。不慕融顯、不媚鄉鄰。決履常穿、垢衣至敝。櫛沐屢忘、寒暄盡廢。義嚴一介、諾重萬鈞。望廬者愧、執經者馴。仁急顛連、藝兼文武。無問鉅纖、咸求裨補。官條民故、水會兵防。制備古今、技列短長。欲試經營、不辭飢渴。去爪挽繮、短後露跣。凡茲集美、衆已讓能。在行輩內、以豪傑稱。乃願所安在、期自得、從善尋圖、好德如色。貝知至足、動意俱非、空諸所有、漸可入微。根柢一原、出入二氏。相離卽非、惑袪似是。言詮發解、形累髦遺。千載上遡、獨立靡移。非直天聰、實資友助。雖判醇疵、忍坐背負。取珠棄櫝、沇

淸焚舟。庭靡遺晷、席敝名流。處極專勤、見異曩昔、信己愈異、愛人無擇。謂道如水、滯豈旁通、謂道如谷、隘豈廣容。取必此心、兼齊於外。寧世非笑、莫我芥蔕。物皆吾與、安用察淵。時隨代謝、難挽逝川。元方爲員、制用于朴。大方易拘、至潔不濯。幸際吐握、獲覩承明。南北奉使、寒暑載更。痛絕淸談、峻揚風采。隱違戎懷、情翰謀紹。畢知殫精、炎朝溽海、靑衿甲戈、剪巡營壘。彊勵進秩、開府專征。武侯食少、峴言淚傾。嗚呼哀哉。謂生稟殊、無所於藉、盍阻荒遐、乃起吳會。謂因材篤、有意則然、盍斷其幾、乃奪之年。知者傷之、眞其過銳、忌者短之、逆其改計。或憎其僻、或賞其奇。郎門下士、疑信半之。籍籍在人、絕非所惜。豈效循牆、始名完璧。嘗聞自哂、出則羣咻、知之而蹈、中必有由。扶焚遺邃、力田居秋、謀身或缺、報主則周。譬疾

於醫、藥力未久、命也、不淑人、亦何咎。易著殊途、士憎多口。匪阿所私、誰出其右。嗚呼哀哉。胡取瓠落、早虛左車。謙以持下、美不獨居。敢望及肩、嵂崒峼嶁。瞻之在前、瞠乎其後。聯署載筆、共棹溪山。肝膽畢露、骨肉相關。管鮑取與、朱張規切。過失本標、詞章執轍。睽孤廿載、艮覿三申。每當抗耦、輒歎鞅塵。我疾苦衰、使來告逮。昌江之濱、雲巖之麓、曾贊其決、不疑所行。割囊助室、反袂分程。詎謂茲遊、竟成永訣、遠訃忽傳、長號欲咽。嗚呼哀哉。默悟養生、徑超欲界。多疾見嗤、勿藥是戒。習勞忘倦、躡險若飛、暇而冥坐、杳乎沉機。丁寧結束、武夷九曲。歲寒同盟、山靈攸屬。言猶未踐、身乃先徂。所不瞑者、復奚念乎。嗚呼哀哉。弦韋異佩、蓬麻互倚、禽有比翼、木有連理。而今而後、孰倣孰企、孰繩枉違、孰領議擬。一寄空木、一類拘

株。剝餘殘息，臥而待餔。未究底裏，寧係有無，縱留後死，誰與爲徒。嗚呼哀哉。初莅維揚，行部寄語。歲侵野虛，同風冷雨。代匠血指，待炊之需。不識靜者，憫余笑余。札成絕筆，句成凶讖，將悔之萌，亦疲已甚。嗚呼哀哉。久掩庭戶，幾歷居諸，哭不撫棺，弔不在閭。從此破琴，亦遂罷鑿，夢魂去來，山川綿邈。炯炯正氣，烏容泯澌。於[2]河招之，黃鶴紫芝。兄卽子桑，我非曾晳，慟何知哀，情何知弱。越疆馳賻，追之靡及。今雨垂垂，似助灑泣。嗚呼哀哉。胡直廬山撰羅念菴行狀、先生以病謝客、屏居止止所中、不復窺戶、終歲嘿坐一榻間。荊川訃至、哭始下榻。

又悲荊川詩一首云：三月櫻桃紅滿枝，江頭紫蟹乍來時。旁人莫話毘陵事，須盡毘陵誰得知。須盡二字有誤。

彔元謹考、嘉靖間、海內學者並尊者念菴、荊川、而念菴所推重者、亦推荊川。是友之會、念菴與荊川相對夜語契心、至謂千載一遇。迨荊川晚年一出、海內目論之士遂獨尊念菴而疏荊川、且講譏之。於是孫奇逢作理學

心傳、沈佳撰明儒言行錄、皆削荊川不書。然而念菴之於荊川、推重猶是也、聞荊川之死、而爲下帳之慟。其祭文曰、知之而諱、中必有由、謀身或缺、報主則用。又云、匪阿所私、誰出其右。又云、敢望及肩、舉萃皆變。瞻之在前、瞿乎其後。又云、綴留後死、誰與爲徒。於荊川之心事人品、及己推重之誠、盡爲寫出矣。彼孫沈輩既尊念菴爲明四大儒之一矣、豈尊其人而棄其言耶、抑未讀此文耶。雖然、後世亦豈無黃梨洲、萬季野其人、主持公道哉。（萬季野撰儒林宗派、列荊川並及其子及其弟子等。）

王龍谿祭墓文

嗚呼、出處大節也、生死大分也。出處生死而不失其正、大義也。達節辨分、惟義之安。雖由於人、實係於天。方兄之在山、人皆慕其高尚。及其被召而出也、跋前疐後、或以爲變其守、若騏驥之困於糾纏。兄之在世、人皆望其大行。及其勤事而死也、杳消膏燼、或以爲喪其所有、若至寶之墜于深淵。或泥于時、才不能以盡展。或格于勢、智不能以獨全。不離乎是、盡吾心而已、成敗利鈍、非有

所計而然。鄉人皆好、未足爲擬、不善者惡、論始不偏。自古大聖大賢、尚不能盡理于衆口。彼嘵嘵者、烏足以繫乎輕重而定乎譏姍。兄之出處係汚隆、生死關盛衰、倏取倏散乃如此、實斯人之不幸、而世道之可憐。獨予于兄不能已於深惜者、夙有心盟、出乎恆情之外、日邁月征、務期造乎聖賢。胡爲乎中道、捨我而逝、孑然孤立、無與共究夫此學之全。粵自辱交於兄、形異心同、往返離合者餘二十年。時唱而和、或仆而興、情無拂戾、而動無拘牽。或逍遙而徜徉、或偃仰而留連、或蹈驚波、或涉危巔。或潛幽室、或訪名園。或試三山之屐、或泛五湖之船。或聯袂而並出、或枕肱而交眠。或兄爲文、予爲持筆、或予乘馬、兄爲執鞭。或橫經而析義、或觀象而窺躔。或時控弦射以角藝、或時隱几坐而談玄。或予有小悟、兄爲

之謚、或兄有孤憤、予爲之宣。或探周象、示以攝生、或觀無始、托以逃禪。千古上下、六合內外、凡載籍之所紀、耳目之所經、心思之所及、神奇臭腐、無所不語、而靡所不研。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予與兄、率意周旋。兄爲詩文、煒然名世、謂予可學、每啓其鑰而示之筌。兄本多能、予分守拙、謂予論學、頗有微長、得於宗教之傳。每于啓口、輒俛首拜之、禮予何敢當、而兄之虛受、則橫渠之勇不得專美於前。嗟嗟荊川、予不見兄兩年於茲。兄之言在吾耳、兄之貌在吾目、兄之神在吾心、而兄之魂在吾夢、獨所謂形骸者不可復作、已閉於夜臺之重泉。嗚呼痛哉。犧樽青黃、不願爲材、兄于精神、亦大潑散。年不能副其所志、未可專委於造物之迍邅。嗚呼痛哉。同乎萬物而復歸於無者、幻聚之形耳。其先天地而生者、寂然常

在、不隨萬物而化遷。日旻月蔚、天道且爾。自古聖賢、孰能逃此。要之百年、同于一蜕、而又何惜乎荆川。嗚呼、荆川已矣。葬甫期月、宿草未青、予不能忘情於一慟者、亦以相信之篤、而相與之尊。嗟嗟荆川、予復何言。

又龍谿與王南岷（廷）書云、荆川救世一念、可貫金石、肉眼尚以塵心窺之、可慨也已。

又與俞虛江（大猷）書云、荆川憂世一念、可貫金石、原無一毫依附之情。但自信太過、運謀出慮、若可與先師（諱陽明）並駕而馳。欲以轉世、反爲世轉、致憎多口。於此兄則何損也。吾丈素信先師之學、且知荆川深、故述以請證。

耿楚侗（定向）謂龍谿曰、荆川先生出處大節、可貫金石、可質鬼神、予信之甚真。荆川在山苦節、人人以爲甚奇。此猶勵行者所能及。後來出山、一番真心任事、不顧毁譽、

不避形迹、不論成敗、惟求其心之所安、非惟世人議之、相知中亦若有所不滿。此正所謂其愚不可及也。

龍谿答曰、荆川氣魄擔當大、救世心切、以身徇世、犯手做去、毀譽成敗、一切置之度外。此豈世之譾譾者能窺其際耶。不肖與荆川有千古心期、使天不奪之速、不論在山出山、尚有無窮事業可做、而今已矣、惜哉。

李詡（字厚德、江陰人）。戒庵漫筆云、唐荆川罷官家居、頗自持立。知命之後、漸染指功名、因趙甬江以逢合嚴介谿、遂得復職、殊失初志。鄭人以詩弔之、海門潮湧清淮水、燕塞雲堆白羽旄。子美文章空寄世、孔明事業等鴻毛。避人焚草甯辭謗、策馬先驅不憚勞。莫謂今朝歸未得、出山何似在山高。又有送行一詩云云、此為越中余師龍谿王公所作（龍谿送行詩見前）。又張之純（號爾常、倩光、宜間人）撰江陰倭寇舊聞云、吾邑自嘉靖三十二年、倭寇四至、殺人盈野。至三十七八年間、即無倭寇入境者、固由鄉團之人自為戰、及堡城之防禦得所、然亦因郡紳唐公順之截殺於海外也、豈斗大之城果足以禦之哉。鼎元據詡所云、則詡龍谿弟子也、然龍谿之說如此、而詡之說如彼、何其異於師所云也。荆川捍禦之德、江陰之人三百年後猶歷歷頌之、而況當日之身受

者乎。猶與丁元薦號爲講學人、議論不平心、非惟不知感而已、且並荆川之品而毀之。

胡柏泉祭文

嗟嗟我公、遽至是耶。公以正學介節、退處林壑者前後二十餘年。天下之人、無愚智皆知仰而重之、至卜出處、以占世道之否泰。比甫召用、而又遽若是也。則九州四海之倒懸、將孰與拯、豈民之無祿、而天未悔禍耶。嗟嗟痛矣。雖然、公之存也、天下之人仰之愛之重之。其歿也、天下惜之傷之痛之。眞亦生榮而死哀矣、公又何恨焉。所可恨者、賊未滅而身先殞、師甫治而星早墮。是公之所能者人、所不能者天矣。撫柩一別、遂成永隔。於乎痛哉。

薛方山祭文

荆川唐君既卒之又明年、嘉靖壬戌二月五日、將安厝

於陳渡村之新塋。先期朔旦，其姻友薛某以辦香束帛、牲醴果脯之儀，奠於几筵，因致辭曰：嗚呼，君以博古通今之學、經常權變之才，名動海内，而海内士人以御李識韓爲幸者，多奔走而嚮慕之矣。雖死猶生，夫復何憾。余追維弱冠，即與君知，而意氣相期，實有不在古人下者。既而先後入仕，皆不究平生之志，此固行止有命，亦何足論。獨晚年元晦或異同於子静之言，而互相參駁，終歸大同。彼不知者，乃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嗟哉嗟哉。毛錐小技，淺文夫之所不屑也，若君與余，豈有是哉。兹值君蓋棺之日，悼哲人之長逝，悲衆言之易淆，不能不一及之也。嗚呼，鍾期既死，伯牙絶絃，落月屋梁，疑見顔色，藝士且然，矧余與君情其如何。九原有知，當必有以諒余之衷矣。（方山撰憲副薛畏齋（甲）墓表云、二百年間、吾常謝虞士子蘭、邵宗伯國賢、徐司

徒用中、毛給事式之、唐中丞應德、皆以理學聞於時。荊川與先輩並為、蓋方山晚年於荊川推服備至矣。畢方山答丘胡弘（即思菴）學論書有云、謂鄙人對人專以李翔張籍輩待應德、此實好專者為之、而區區實未嘗有是也。應德鼓篋時嘗以學業文字示余、已知其非。凡、後遂數數往來、甚相知厚。自登第後、頗覺稍存形迹。余謂各以事臣、初不疑詩。今聞君言、豈亦好事者有所鼓弄於其間耶。昔柳子厚謂韓昌黎收召後學、抗顏為師、正謂翔、籍輩也。余每謂昌黎曾作師說、輒又招自犯之、伍竊笑其為人。翔某少不如人、聞道獨後、豈得以舉業之技而遂修然借應德以自重耶。應德嘗信執事為處子之秀、而執事亦不可謂不信余者。顧亦有感于人言、宜乎聞者得是其討矣。鼎元考此書卽方山祭文中所云、技不知者、乃云文人相壓之註腳也。又知當時信有據之者矣。吾名山師讀此書云、據此則荊川嘗問業于方山矣。鼎元考荊川少方山七歲、方山君舉業自必先于荊川、然荊川登第先方山兩科。荊川送方山赴試日、意君此去當作會元、但南京有許仲貽者、曾以齒藝相質、言往須防其出一頭地也。稽荊川方山平日書函中之發、謂荊川之以制藝視方山、亦朋儕中之以文相質者耳。荊川於制藝學之雖遲、而治之益且精、方山後且詩語益也。死荊川送行之語可知也。

姜鳳阿哭尊師荊翁文

維嘉靖三十九年歲次庚申、五月丙寅朔、越有十日乙

亥、門生某謹爲位於天寧之僧舍、告於尊師荆川先生之靈而哭之曰、於乎、惟公道德文章、爲世蓍龜、泰山梁木、舍公其誰。方以救時而一出、何期與世而永辭。凡吾同志之士、亦既以聞訃而爲公悲矣。某也辱游門牆、教聞其至、生我成我、恩何有二。寢哭之哀方舉、雖嘗聞訃音而致傷、心喪之禮未成、故又假僧寺而爲位。憶昔浙海之行、曾於茲而信宿。送盧溝、復艮鄉、若情牽而意逐。驛亭杯水之遞酌、方庶幾有疏食水飲之風。詎意數夕之歡談、竟兆乎終身之痛。哭顧予之駑鈍、而非先生、誰肯策礪之以爲才。擬陳詞以一寫、筆欲下而心摧。瞻去途之在目、人何時其能來。塔有鈴而爲聲、若助予之興哀。尚饗。

又鳳岡祭文

嗚呼，衆於俗爲易隨，惟有志乃能立，非高明之與遊，孰景行乎先哲？惟先生卓然不苟，自少之時，蓋方修業於舉子，即以聖賢而爲師。蚤歲登朝，名魁海内，勵行飭躬，道高當代，義關身世，再疏皆休，來歸林泉，樂以忘憂。學者赴之，如渴與飢，及門之士，虚往實歸，精金百鍊，幾二十春。救世而出，乃隕厥身。於惟先生，文章道德，爲世著龜，藝無不通，用無不宜。義利之辨，如析乎秋毫而不爽；出處之審，能勇於急流而不疑。由初土以至後齒，未嘗有一絲一錢之輕取，自暗室以及大庭，亦未始有一事一念或敢。學識其大，尤博而精，根究百氏，豈惟六經？千古獨得，千古折衷，既深發乎周孔之秘妙，以尊德性，以道問學，又總集乎朱陸之大成。至若道義苟非，在一介而甚輕，片言有戾，則雖死而亦輕。人之與先生處也，方

交緣未凑之初、若越南燕北之難乎其合。及其道洽而情契、則又不異乎手足骨肉之真誠。知先生之深者謂其無私難悅、從先生之久者又信其有懷之必傾。蓋先生既嘗砥礪乎名節、又能涵養乎性情、是以智圓行方、兼乎惠之和、而尤不失乎夷之清也。鳳岡與汪南溟書云、先師荊川翁有云、欲出世必先能混世、能混世然後能用世。世、胸中有藏、既富既盈、發而爲言、如叩斯鳴。詩則子美詩聖、堯夫別傳、蓋兼二妙以爲一、於以摹寫乎性靈。文則儒先之精、史漢之法、既可橫視乎名輩、抑疑前身爲莊生。方其凝神注思、筆不苟下、則枯枝蜩甲、碧落蛛絲、若將嘔出乎心肝而未已。及其理到情會、得意而得言也、則又百轉百折、隨物賦象、一任其曲直與縱橫。嗚呼、人一死而皆空、惟三立爲不朽。若先生之蘊、若擅鳧氏之鐘。乃其傳世之寶、用世之具、雖

少見於文字之流傳，以及薊門淮海之奏功。若夫可傳而未盡與所施之不及究者，則固與先生而俱往矣。能不下夫霑襟之淚於英雄。嗚呼，天予之厚而嗇其施，且奪其年，人皆宗之，而或又毀出於求全也。是豈非造物者之所忌，而人情世態亦有時而還。雖然，疾已革矣，猶篤言以行部，而從容於死丘之在前，是又豈非中自有定，雖造化亦不能困之也，故能若是之周旋。鳳袁狗喪之譏，蓋從古而皆然。人之信先生者而既多，且既有公是於普天矣，乃先生於毀譽利害之來，則固久置之於度外，其又何恤乎人言也。某也聞訃京師，既嘗執喪於僧寺，轉官西蜀，茲復來以申意。追惟往歲，某方憂制，移家昆陵，師模是爲。戊午之夏，應召北上，某迎自京，賓慰予仰，歷先後凡數載，每追隨乎履杖。時策騎以相過，或

操舟而同往。指前修之可躋、撫俗學以興歎。深夜款款之談、幾忘勞而達旦、剖疑闡幽、更端發難、提醒我心、庶登彼岸。許我婚姻、孰爲先容。感恩在心、欲報無從。持瓣香而舉奠、敬以爲乎南豐。惟尊靈之降只、其少鑒于予衷。尚饗。

又鳳岡寄凝庵書

天不祐賢者、終領當世之責任、使老師壽限竟止於此、既可爲世事痛悼。某以不肖之身、辱與進門牆、鞭策成就。方自幸有所依歸、而遽聞此、此尤不可爲某一人私痛悼也。聞訃以來、每日行住坐卧皆若病心而解體、以此知兄抱終天之痛、尤不能堪。雖然、哀之於身後、莫若追念其教言於生前。先生雖已即世、其所不死者固在也。是在吾兄及吾輩爲門生者、相與勉之而已矣。所諭

先已切切繫念，不獨兄爲之子者有是心也。治喪之後、聞嘗一來京師、諸所示盡、諒尊使一一能轉布矣。承家之要、恐不出靜重周慎數字。令叔及同門中老成諸兄、凡事斟酌議而行、并以此質之。如何。連日雖執心喪、尚未及爲位郊外、一發其慟哭之私、故淚腸鬱結而不能盡。

又鳳阿寄歙庵宣庵書

大賢即世、海内凡以道脈相通者無不歎惜而悲痛。矧吾二兄及令姪尊兄乃先生之愛弟愛子、及我門生輩、嘗叨受者師父天高地厚之恩者乎。數日來痛不可堪、以此知三兄之情更有甚於此者、恨不能即生羽翰、一一訴彼此之哀曲也。雖然、徒哀亦何益耶。先生有已就之緒、惟吾輩善繼之。其未就之志、亦惟吾輩善成之耳。

古人言，卽日有四方之賓來，人將於此乎觀禮。久之而百凡應務，須盡從恬養靜守，以無忘先生之訓言。此固我二三兄之餘事。至於令姪尊兄時相與勉之於大事，期以道門之慶，成身成家，於將來則尤我二三兄之責任也。連日雖執心喪，尚未知所以爲情，茲將討求古禮，爲位於天寧僧舍，追老師去時之蹤跡，以少紓戀慕痛哭之私，而未果卽出。故尊使行，殊覺腸結而不得盡也。懷亭聞野，止菴慰懷，諸兄想時時有相嚮失聲之舉。弟爲一官所羈，徒增愧恨耳。

萬履菴祭文

惟宇宙之靈氣，實造物之所祕。非時與地與人之相值，則或歷數千年而不一寄。嗟儒者之寂寥，而正學之蕪廢，豈元氣之凘漓，抑醞釀之未至。若吾師之有生，得精



靈之所會、固天縱之聰明、發天光於智慧。蓋乾坤之翕聚者至是一開、而吳地上下數千年間、於此盡收其粹。世之分門立戶、登壇說法者、既非性之所安、而規矩準繩、謹守格套者、又病其爲忠信廉潔之似。不靠傍以隨人、揭真心以從事。修飾遮蓋、刋其齷齪、兮痛瘡癢之自知、而冷煖之自試。震雷過而不驚、泰山撼而不躓、持空拳禦萬馬而不搖、蹈水火入金石而不貳。爲必要其所成、力必如其所志。夏不扇而冬不爐、日忘食而夕忘寐。惟良工之苦心、造蘊蘊之奧邃、觀萬物之於一身、信精神之通乎天地。故先生之一笑一唾、莫非實藏之所存、而人之得其一枝一葉者、猶足以垂名而耀世。其博物也、天文地理、經書子史、醫藥算數之說、靡不貫串其微。然一經揀擇、則如李光弼入朔方軍、而精采頓異。其取

益也。佛氏之禪定、老氏之虛靜、養生家之竅竅、靡不悉得其玄。然一親經歷、則如身坐相輪之上、而曲直不蔽。學以操鍊爲主、則經歲不食肉、廿年不洗足、野人所不堪、而先生持之益勵。性以奢侈爲戒、則身不輕置一衣、屋不輕易一椽。廉士以爲難、而先生行之自遂。時凝然以深思、或淵然而默識、苟一得之未融、歷數歲而不置。忽豹變以龍騰、肆泉流而火熾、功久熟于仰鑽、悟直參乎道器。涉傳註之浩繁、厭支離之破碎、既淘沙而得金、彼糠粃之盡棄。及恍然兮有聞、乃豁然兮無累、收奇功於一源、會萬象於同致。自博而約、由粗而細、如莊生之所謂承蜩解牛、斲輪累丸之技、要皆道之所寓。至其得意忘言、點頭一笑、亦何讓乎曾之唯而顔之喟。蓋雖渣滓未化、蔑聖學於毫釐、而至大至剛、斷乎其接孟氏之



齋。惟根茂而資深、時漏洩於文字。捐早歲之蹊蹤、失向來之鑪鞴。雖其首尾接續、變態倔奇、取諸班馬韓歐之精華、至於識見獨出、則一掃陳言之蕪鄙。莫測者機、極壯者勢、近作出塞新篇、遂奔放豪邁而不可制。既見惡而如讎、見善而如嗜。即一能一長者、雖庸人賤役、或駕舟千里以相尋。若交來交往者、雖公卿貴客、至扣門竟日而深避。以是而獨立不阿、亦以是而招尤速毀。苟余心之不愆、何謗訕之足計。比所得之益多、猶歉然其自視。嘗欲一人不接、一床不置、坐草根於空山、求面目之所自。宿習盡銷、靈根始著、假三年之不雜、將一得而永契。嗟此志之難陳、值倭夷之爲祟、此已眉戴之難堪、彼方斫人以爲戲。凡有人心者、能不一動其念慮。而況萬物一體之仁、夫孰非冠之當纓、孰爲戶之可閉。且蒼生

之望方殷、廟堂之薦相繼、乃翻然而改圖、奉詔旨以從仕。始委之以巡督、終託之以撫治。於是勞形殫神、鞠躬盡瘁、以隻身接兇寇之鋒鏑、以六月居東海之瘴癘。號令嚴明、威行將帥、方張之封豕既摧、已聚之長鯨盡殪。三吳淮揚至今帖然者、實先生之所遺。病既亟以彌留、志之死而愈矢、誓不安於衽席、乃巡方以警示。屬天鼓之鳴舟、遂端坐而就斃。嗚呼、先生之處也、草衣木食若將終身、未嘗享人間一日之富貴。其出也、履危蹈險、傾家貲以助師、未嘗享有官者一日之祿費。卽其山中事業、雖公相何足爲軒輊。然而剖破藩籬、去彼取此者、誠不忍下孤四海之心、而上負天之所畀。胡正學未明、而議論喧豗。素同者或以爲疑、素異者則以爲忌。一時共事者旣憤其激切之難勝、至泥於形跡者又遂倡言而

力詆。迺先生之始終、豈改其一介不取之義。彼且千駟萬鍾不顧、而何有於蟻羶之垢膩。昔伊尹之元聖、尚不免好事者之議、矧先生之志伊、則亦何解乎嘵嘵者之喙。和自蚤歲、即蒙栽灌薰陶琢磨、靡不周備。喜其心之稍淳、慮其質之柔脆、以整襟危坐爲外馳、以徧身無病爲藏𧃅栽也。驕心之未降、揚也古人之可冀。其驅而之善也、若策駑馬於長途、而不息鞭箠。其防其墮落也、若以一髮引千鈞之石、臨萬仞之淵而將至於墜。山巔水涯、花前月際、或扁舟相從、或徒步隨侍。任爭席於樵夫、借跏坐於僧寺、爐之以冰壑之風、飲之以上池之味。時不言以傳心、視針眼之相對。凡和之以蠡測豹窺、夫孰非先生之所賜。丁巳一別、四載違背、蒙寄手書、言及進退。和適宦況閒之院慰。惟先覺與先知、豈自私而自利。

信果哉之無難、納溝壑其誰罪。以是復于先生、而先生謂之曰智。方謂宇宙之大、擔當有人、詎意龍蛇之辰、適逢其季、訃音遽來、五内煎沸。如可贖兮、恨不即逝、乞身不報官如肘繫。及今撫棺、歲已再藝、入室曖然、魂飛魄悸。乘化返真、先生何意、木壞山頹、其奈我輩。昔等交於朱蔡、以弱息配先生之嗣、託同心於骨肉、庶黽勉以相濟。嗚呼、詞短意長、孰知我懟。就几筵以布懷、仰青天白日而涕淚。聞至人兮不死、庶英靈之不昧。鑒一念之微忱、其爲我歆、抑爲我噫。

王方麓祭文

古稱王佐、公也其人、道則未盡、抑有其心。公心明潔、江漢秋陽、措爲事業、發爲文章。方其未試、管樂自許、指麾若定、伯仲伊呂。決機兩陳、矢石交下、身先將吏、意氣整

暇。公若未死、寇何足平。何彼悠悠、忌公之成。朝廷用公、公爲世用、富貴功名、公豈爲動。薦引非人、權門網羅、公皆不染、如弟入河、遭時清明、論猶未定、人爲負公、公則何病。憶昔避寇、公來敝里、始得識公、遂爲知己。孜孜接引、欲人之善、賀氏夜語、誨我不倦。隨事有發、皆啓其端。愧予小子、靜對無言。自見之後、學覺有進、誠之所感、不在答問。樵之於公、不同於時、雖未及門、可謂心師。忽忽廿年、始拜公墓、宰木已拱、庭宇猶故。裴回顧瞻、爲之出涕。公其格思、鑒予誠意。樵字明遠、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刑部侍郎、改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謚恭簡。明史及沈佳明儒言行錄皆有傳。當時所稱爲通達儒、與分宜相抵牾者。

莫中江祭文

於惟先生、秉宇宙之正氣、挺川岳之孤英。一言一動、可貫金石、可質神明。一出一處、民用是望、士用是程。辱不

以貧賤，故安貞苦節，遺俗而獨醒。榮不以軒冕，故忘家報國，盡瘁而捐生。蓋畏天悲人，志康世屯，立言明道，功多聖門者也。嗚呼，無窮者先生之心，方振者先生之業，卒殞者先生之命，不朽者先生之名。忠自弱冠，挾策神京，偶蒙品藻，雅竊師承，逖及門之有日，慚竟晚而何成。惟德音之在耳，庶終身而服膺。曾違別之幾何，遽永隔乎幽明。予懷愴悦，延首涕零，攝束帛以遥往，跪數詞以叩靈。嗚呼，哲人逝矣，木壞山頹。是非千載，孰覩其深，哀哉尚饗。崇蘭館集

王孚齋祭文

嗚呼，孔孟既徂，聖統中絕。天啓有宋，挺生羣哲，聞知見知，墜緒斯接。自茲以旋，文喪澤竭，五百年來，詎無豪傑，或迷本源，誤尋枝葉。獨有陽明，克紹前烈，窒竇剗蹊，誕

開聖關。先生睿資、神契妙合、不識一面、直趨閫閾。知學之士、不謀咸曰、濂洛關閩、暨於吳越、異趨同歸、千載一轍。嗚呼、先生之沒、可以無憾矣。至於藝苑、種種殊觀、欲名一家、沒齒鑽研、志於道者、鮮克相兼。惟我先生、洞見一原、精粗大小、悉扣其元。詩參李杜、文軼歐韓、天文曆數、龍韜虎鈐、刑名錢穀、字畫丹鉛、陰陽占候、騎射劍仙、包羅勿遺、靡不精研。多能非聖、天縱乃全。嗚呼、先生之沒、可以無憾矣。憶昔諸生、摳衣門牆、多居陽羨、或寓游塘。藉名舉業、方鳴羣良、啓發引迪、輔翼匡襄。庶幾狂簡、借之大方。仰窺雅志、樂善無量。孜孜業業、啓處不遑。晝勤宵惕、茲道亦光。宏濟四海、一飯不忘、忠信節義、若渴需漿。人有一行、或邁彝常、不惜齒頰、獎借揄揚。人之有技、足以自將、不遠千里、求盡所長。先生讀書、手不停披、

日覺心契妙旨無遺。六經正脈、二氏毫釐、芟夷諸子、會通羣儒、剪裁班馬、點竄莊舒、鈎元提要、錄大采奇。時乎行樂山巔水涯、濯泉瀹茗、剔蘚摩碑、詠風浴沂、訢然忘歸。時乎閉關庭跡、封苔斂膝、危坐澄然、心齋七情未動、覯我本來。逍遙林下幾二十年、一旦有聞、領悟超然。半絲不掛、萬境昭宣、兩忘物我、與天周旋。昔也固守、今覺其顛、昔也峻立、今覺其偏。無適無莫、能方能圓、賾乎其順、確乎其堅。方其退處、若將終焉。及被召命、幡然而起、爲國爲民、無以有己、展我經綸大難斯弭。北使薊遼、按行營壘、邊關振飭、堵截大舉。南來吳越、軍情督視、矢謀殫力、賊勢乃沮。提督淮揚、規畫處置、精密謹嚴、事垂就緒。天不佑民、哲人遄逝。傳不云乎、邦國殄瘁。嗚呼痛哉。或疑先生之論大道、獨拈性宗、恐遺乎末、單刀直入、恐

傷於捷。伊川晦翁或有未協。嗟乎、千聖同堂、詎容一説、言則人殊、理無差別。矧夫宗以本存、頓由漸發、師與儒先、孰云乖剌。或疑先生之於出處、時未可爲、深藏則宜、勢未可就、輕徇則非。苟抱利器、求試盤錯、僅同虞詡功利是較、自處太高、忘身受託、比於龜山、貽譏不度。噫嘻不然、先生之出、非人所測。蚤懷康濟、閔時憂國、林栖木食、豈誠遯逸。南倭北韃、蒼生交厄、痌瘝切身、使我心惻、適有其機、何忍復失。君命之來、異乎處士、旣復舊銜、便爲朝侍。召以官名、避則爲罪、用之則行、召不俟駕、孔氏家法、夫誰敢訝。竊嘗論之、先生之處、道似伯夷、及其用世、再覩商伊。一淸一任、各以其時、大業未究、天實爲之。某等久坐春風、同受罔極、不殖日落、匪頑則晝。尙冀先生、位登三事、治還古昔。雍容來歸、再陞講席、進退古今、

蹤修形色、庶廣厥傳、無俾曠寂。執意緣薄、梁壞山頹、遽失怙恃、窮何所歸。窀穸在爾、杖履無時、敬陳觴豆、涕淚交頤。九天徹聲、萬古含悲、共期不負、仰答恩私。取挽章山谷頹、哲人既云萎、吾儕欲何之。精神滿天地、康濟乃書詩。隕、星驚墮馬、拱木泣芻尼。已矣二三子、還誰得髓皮。

皇甫柏泉輓詩

矢心懷北闕、扶病起東山。迢遞胡關外、驅馳戎馬間。龍轀聊自試、鶴馭竟無還。落盡淮南桂、悲來誰爲攀。奄棄人間世、空留海上營。三軍齊灑泣、一市罷言征。凱樂成蒿唱、牙旗表素旌。更聞遺草在、猶是出師情。

劉嵩陽輓詩

扈蹕當年染玉毫、山中較獵挽烏號。英魂一夜歸何處、怒湧江潮百丈高。

周訥溪啓公子鶴徵書

尊翁鍾天地至靈之氣、繫天下極重之望、否運望其傾、羸民望其肥、雍熙之治望其致、精一之學望其明。遽爾不祿、天胡爲其然也。此豈一家之哀、乃天下之哀也。百身莫贖、天道將若何。凡聞姓名者、莫不驚悼、而況素辱敎愛者、哀悼如何。在足下天性篤孝、遭此大事、誠難爲情。但宅上世德望重、尊翁名世事大、四方觀者於是、後來責者於是、更願勉思大孝、慎護眠食、以慰海內知故之懷。僕哉奔號可、奔走、當圖躬弔奉慰。

趙大洲與羅念菴書

某居甚僻、大洲蜀人、是時丁憂在家。上六月末始聞荊川下世、正爾痛傷。公二十年骨肉交情、悼慟可知矣。嗟嗟斯人、名益千古、神遊八極、小年促質、烏能限之。第吾輩後死者日益落莫耳。每一念之、神傷慘悼。知其無益、始回向本

參，而僕爾之間，前之感念又復萌作。蓋擾之不得，澄之不能，不知何日能忘之也。想公亦同此情耳，奈何。

又大洲與姜鳳阿書

昨者郵亭夜語，是時鳳阿督學副使。爲珠江勝事，作後來之口實矣。且聞荆川公化去，事殊痛快，此其不朽之大者，他則所謂出其緒餘耳。其出處之說，僕以語人，人皆茫然，惟門下聆之便忻然以爲確論。然惟唐子可以此論，若他人則效顰矣。孟子不云乎，有伊尹之志則可，足以此義如何。

又大洲與胡柏泉大參書

荆川早逝，未盡平生效用之志，可痛可痛。冢嗣之託，惟公深友在近，不可不加意，想不待丁寧矣。

民國二十六年清明掃墓節地方公祭文

嗚呼、先生少登高第、名動八垠、推倒流輩、時稱才人、文滿一家、筆張三軍。而公不屑、乃力求之心身、嚴辨義利、務去欲根、粹然理學、與陽明、白沙爲倫。初仕職方、後改稽勳、再起春坊、兼掌絲綸。可迴翔而至公輔、已爲禁密之近臣。乃公必欲致君堯舜、竟以疏諫而歸臥乎江邨。時方承平、競起而爲文酒詩讌之會。公獨不然、入則錢糧兵馬是討、經史子籍是治、出則山川邊塞是圖、弓矢劍矛是肄。蓋腹擅歐蘇韓柳之長、而身包關張趙馬之技。以射法授萬思節、胡廬山、以槍法傳戚南塘、俞天被。自文武分途二千年、而直見公門之干城桃李。惟國醫能蓄七年之艾、而豪傑能開一時之風氣。廿載林泉、公亦老矣、甘耽枯寂、不復出仕。天見貪狼、地出封豕、威弧不張、寇警洊至。閭里塗炭、東南鼎沸。公目擊痛心、忘寢

廢饋、欲爲被髮纓冠之救、而有不與俱生之誓。丹書忽來、先生投袂。燕雀啁啾、大鵬翔起、雲帆挂海、日入百里。接戰大洋、短兵彌厲。一賊登陸、軍令必誅。崇明廟灣、三奏捷書。嗣是以後、寇氛絶吴。公以盡瘁、殞于道途。閩越逋寇、遺之戚俞。方公初出、職僅郎中、官視軍情、與巡按同。本無兵任、文檄是宣、高坐省城、原可自安。公曰不然、吾有誓先民、陷鋒鏑、吾何生焉。諸將縮後、公騎獨前、親冒矢石、行提督權。戰鬭方急、巡撫告旋、旗牌皆去、公張空拳。人謂推擔、公任益堅。我本愚人、比寧武子、淼淼滄溟、無還有死。嬴弱咸奮、喻公忠義。洎乎開府、病已入骨。四月都堂、戴星披月、振飢不遑、馳驅僕僕。齊年武侯、平生志畢。綜公一生、事事奇迴。束脩亦辭、餽貽盡屏。飲水漱石、有過乎夷清之聖。爐扇肉帛、裀帷車乘、咸捐不用、

又似乎頭陀之苦行。不尚空談，貴踐實境，上索旁搜，精思苦詣，兩戒三辰，悉歸釐正。餘及曆算，尤嗜若命，推測邃古，靡施弗準。即論藝事，亦足與孔子之游夏齊驅。由求並聘。本無宦情，易退難進，晚歲幡然，竟應詔命。士論疑駭，謗飛遠近，不爲卻顧，又確乎孔孟之自信。焦頭爛額，甘投湯鼎，惟希水火，得拯百姓。其自任也，更勇如耕莘之伊尹。凡此大無畏之精神，洵足廉頑立懦，救吾國巽怯之病。同人等或爲鄉邑之後進，或以遊宦而履歷，聞風激發，熏德真切。摩方長之龍鱗，拜新封之馬鬣，（去年）（地方政府修竣墓端。）爲念未靖之鯨波，彌撫今而慨昔。節居禁火，春近重三，華表日暖，墓門草藍。聞鼙鼓而思頗牧，有酒惟澆趙州之土；望嵩高再降申甫，破浪重掛滄溟之帆。

（丹縣元開吾邑清明節公祭先荊川公墓、感此志感、井謝去年榮堂植樹之作、龍岩春滿桃花紅、草碧忽集陳

淩京。空巷來拜荊川墓、爲激當年死事忠。縣公提壺士夫灌、爲立碑碣鼓且恭。去年閩邑此種樹、濮陸漸覆行
人路。去年黃前爲築堂、堂明且家違翳光。公去于今四百載、生氣彌空若常在。世傳入編半翁兵、庭拜單石如
營壘、滄溟聞向興綜波、九泉應知含憤多。家藏鐵戈久生緒（鼎元別有彌識滄歌）手點陰符朱未磨（公註陰符
經、刊入兵垣四編）。雲孫鼎元百不肯、七載錢塘供餉。獨尋西興教槍處（公在西興江樓、自持槍教戚元敬繼
光、見自著紀效新書）。朝壓茭鼍不敢到、文夫舍身當爲國、公有遺言伴典誥。年年寒食梨花開、野蝴蝶飛紙
錢灰。祖宗有墓不歸葬、尊頭單公奠酒來。燕子知運故家幕、爾人淚落塋鄉臺。孫復生子子生孫、公家高義翻
一負存。有身不能衛國土、此生莫上荊川責。藏詩永作誓家文、更託高鳥謝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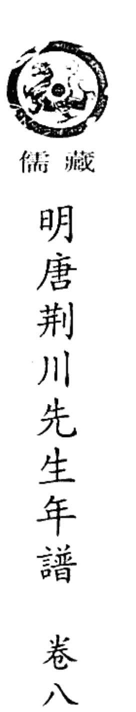
究證一

明世宗實錄、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巡撫鳳陽等處、右僉都御史唐順之卒。賜祭葬如例。順之直隸常州府武進人、嘉靖己丑舉進士第一人、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授兵部主事、調吏部。改翰林編修。未幾上疏乞養病、詔以吏部主事致仕。居數年、召爲右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明年與贊善羅洪先、校書郎趙時春上定國本疏、忤旨、黜爲民。順之初欲獵奇致聲譽、不意遂廢、屏居十餘年。上方推抑浮名無實之士、言者屢薦之、終不見用。會東南有倭患、工部侍郎趙文華視師江南、順之以策干文華、因之交驩嚴嵩子世蕃、起爲南京兵部主事。尋陞職方員外郎、郎中、奉命查勘薊鎮邊務、復視師浙直、總督胡宗憲薦其有功、遷太僕寺少卿、通政司右通政。

俄代都御史李遂巡撫鳳陽、卒於官。順之博學强記、自六經諸子、以至算射兵法、陰陽小技、無不研究其説。其文辭足以擅名一家。初罷歸、閉門獨居、力爲矯亢之行、非其人不交、非其道不取、天下士靡然慕之。既久之不獲用、晚乃由趙文華進、得交嚴氏父子、覬因以取功名。起家不二年、開府維揚、然竟靡所建立以卒。順之本文士、使獲用其所長、直石渠金馬之地、其著作潤色必有可觀者。乃以邊才自詭、既假以致身、遂不自量、忘其爲非有、欲以武功自見、盡暴其短、爲天下笑云。

傳後有書曰、唐公實有武幹、海上人屢言之。紀効新書亦載其槍法甚善。其出也實遣生靈塗炭、人不以薦賢嘉宗憲、而反訾唐公陋矣。

姜廷善實與王荊石錫爵閣老書云、公子孫開千億之



祥、今且繩繩相繼矣。忻賀忻賀。荆師事另有當聞於公者、謹錄如左。蓋其與趙浚谷等夙講韜鈐、爲經濟學術、而趙甬江督察時欲薦之、蓋借以爲重。而先師不欲也、時嘗避居金壇、不與相見。後聞薦不可已、則又避地武夷、以示終焉之意。薦而聞、不欲出也、分宜則寄聲恐之云、聞唐荆川欲學吳康齋、視吾輩薦用者爲石武清、已難堪。至比今上爲英廟、非宜矣。其脅之如此。先師聞此言也、則往吉安羅念菴先生議可否。念菴以爲詞臣起兵事、不當避難。部屬官不當疏辭。勸之且一出而即求歸。是以單車就道、到京不久、即求得齋詔命差、果遂所圖。時聞陸錦衣對分宜言、此差非所以處此君、遂改差薊鎮閱兵、遂接差弁山視師。此後遂從事海上、不得脫離匱縶矣。其到京兩見分宜、與之分庭抗禮。後從薊鎮

違京、而置酒相款也、則請先師正客席、而盧嚴者主席在下、其子實坐於傍、渠父子實不喜其人而待以虛禮如此。蓋用之而效、則是其用人之功、用之而不效、則徒負虛名者、用亦無益耳。人乃以爲因趙文華交驩嚴氏父子、豈不寃之甚哉。此等語南雍侍教時似嘗面及之、故敢述以私相告。今不敢別有希望、只就門生輩所立之祠、予之祠額、是所爲辯白其心迹之一端。而望公力贊申許兩公、共成此舉、似亦可以仰藉於高明者也。某不勝祈懇之至。

王荆石答姜鳳阿書云、大疏初舉三公舒、傅、陸自無他議。若令老師、則必得盡氣表章一番、而後廟堂可處。先是實錄積已發謄矣、僕私袖至江陵所白而改之。江陵言我亦知其言之太過、但公乃副總裁官、無反駁正總

裁之理。且傳史官慢膳、明日我自刪改付之、公勿與知可也。此亦見江陵好處、至今人未有知者。翁但見改稿爲之訟寃、竟不知原稿之更寃也。

萬季野斯同書國史唐應德傳後云、初讀國史唐公傳、曰此忌者之口也、不足辨置之。已而念公賢者、受誣至此、安可不爲之辨。公抱負長才、林居不試、覩鄉邦之塗炭、思起而救之、適會趙文華薦、朝廷有夏官郎之授、遂以應命、其出處如此。乃傳謂公以策干文華、因以得進。吾觀公文集有報趙侍郎箋、遺一書彼於匪人交際、猶且欲絕、安肯以策干之。文華之薦、亦由自知其才、欲以博薦賢之名耳、豈公干之而後薦耶。若以文華之薦爲公累、時與公同薦者尚有胡松、周相、翁大立、李文進、秦鳴夏五人。惟鳴夏起官道死、餘皆至顯官、議者未嘗以

文華故責此五人、何獨以此爲公累也。史於胡公傳備詳其善狀、而不言文華之薦、獨於公之傳言之不置。同出一史、而筆削如此、豈非有挾而然耶。傳又謂公初欲獵奇致聲譽、屏居十餘年、上方摧抑浮名無實之士、言者屢薦、終不見用。夫公以詩冠登上第、一時文名籍甚。恐名浮於實、故力敦闇然之學、雖詩文亦鄙而不爲、何嘗無聲譽、而須獵奇以致耶。其不見用、乃當路者不悅、上何嘗有意摧抑之、公亦豈浮名無實者耶。又謂公初罷居、力爲矯亢之行、非其人不交、非其道不取、天下士靡然慕之。既久之不用、晚乃由文華以進。夫天下固有非人不交、非道不取者、而肯變節以希進耶、何其量天下士之薄也。其爲此言、不過謂公欲得官耳。公誠欲得官、其初嘗兩爲翰林、何不優游文史之地、馴致通顯、高擢

張居正均以翰苑坐致宰輔、鼎元註。而乃至屢得屢失耶。始棄翰苑之華階、而晚求部曹之冗職、亦大非人情矣。至謂公以邊才自詭、既假以致身、遂不自量、欲以武功見、盡暴其短、爲天下笑。夫公於戊午冬始以郎官視師、至己未開府維揚、僅六月而卒、其初則權輕不足以集事、其繼則受任日淺、故不能大有所展布。然公兩以病軀揚帆海外、巡歷而歸、諸將凜凜悚息、軍容爲之一振、屢有斬獲功、三受金綺之賜。一時勞臣、宜無如公者。志雖未竟、天下皆歎其忠、何短之暴、而又何人笑之。使當時任事者而盡如公、何至若是之糜爛。以公之勞勤而猶責之如此、又何以責他人。甚哉、忌者之口可畏也。蓋觀鄉邦之塗炭而思救之者、其本志也。不得竟其志者、限於年也。奈何欲沒其生平、而誣短至是哉。蓋世宗實錄悉出張居正

之手、彼於理學諸儒無所不訾毀、而公其尤甚者也。然吾觀國史前後諸傳、其褒貶不過數語、獨公此傳一事而言之再三、彼將以是深章其醜、不知適足自形其爲忌耳。自古史官挾私以枉人者何限、吾於公獨深有感也、故爲之辨。此文係富陽夏侯山鈔致。鼎元于乙亥孟冬鈔得明史實錄荊川傳于南京龍蟠里國學圖書館。當時憤憤、擬別爲文以爲之辨。今得萬公季野之辨、則予辨可不作。攷王文肅公書、江陵云我亦知其言之太過、則似前人已有具稿。而又云無副稾義反駁正嚴義之理、則此稿又似出于江陵之手。既删改之後、措語猶如此、不知江陵何所據于荊川。吾又考之、洪芳洲荊川之摯友也、萬履菴荊川之高弟子也、皆與江陵龍善、江陵且擬勞勸殺芳洲。荊川之子凝菴舉進士、出江陵之門、而不附江陵。而驚天動地、劾江陵奪情之吳子道（中行）則又荊川鄉人也。江陵之憾荊川、其以此歟。然江陵之舉進士、則出於荊川弟子房官吳峻伯之薦也。又實錄荊川傳後則書唐公實有武幹云云、不知出於何人之筆。

究誣二

王貽上居易錄引徐學謨冰廳劄記云、荊川巡邊之役、分宜享之西苑直房、飲以玆蕙酒、荊川以爲佳。分宜曰、酒故薊遼王總督餽予、酒則一年佳一年、官却一年不佳一年。荊川領之、至薊遼、欲馳總督甬道、王公自以帶兵堂衝難之。荊川殊怏怏、遲朝、先以巡邊疏託白儀制啓常呈世蕃、內參王公至數百言。世蕃覽之大驚、曰、此疏入王公誠逐矣。乃以筆盡刪去、止留一卒不練誠如聖諭云云四句。乃得秋後處治之旨。朝論以玆蕙酒之語謂荊川爲嚴氏報劾、故不可知矣。貽上以爲如徐所言、王司馬之獄發指雖由相嵩、荊川實爲搏擊、何殊文華之媒孽張半洲耶。

吾鄉楊農先椿侍講與吳子瑞書云、昨在館與足下言唐荊川王思質事、會足下有他務、未竟所云、今爲足下

畢陳之世。傳思質之死由於荊川、蓋以荊川曾劾思質故也、今考實錄、荊川之劾在嘉靖三十七年九月、思質僅降俸二級而已。明年二月、把都兒辛愛等自潘家口深入、御史王漸方略劾思質、并劾順天巡撫王輪以下、詔調輪外任、革總兵官歐陽安、參將高延齡、徐枝、提調李廷鎮職、俱逮問。思質尙停俸自效、未逮問也。五月辛巳、略再劾思質、遂詔逮下獄、而荊川在南討倭、已逾七月。三十九年冬、思質死、而荊川先半載卒于泰州舟中、不及見其事矣。是思質死乃略所爲、于荊川何涉。薊鎮兩關十區、軍九萬一千有奇、逃亡者三萬三千有奇、見守邊者五萬七千有奇、軍額既曠、習練又疏、荊川奉命查閱、安敢不奏。其劾辭云、積弊之極、勢不得不出於此。蓋深爲思質解也。思質孫士騏馭倭錄云、九邊練兵、總

尋常套數、順之胸中素具甲兵、未免求全薊鎮。是荊川劾思質、雖思質二子孫不能爲思質諱、亦不能咎荊川也。使思質死果由荊川、士驥肯以其祖練兵爲尋常套數、反頌荊川爲胸中素具甲兵也哉。李于鱗思質傳云、御史方略受旨、都御史鄢懋卿言思質病悸不任事、當罷。遂下獄論殺。僕幼聞鄢懋卿云、思質以播家口之役、恐把都兒等入寇無已時、欲請歸、又不敢念帝素遇已厚、有劾罷之者、帝未必不從。以懋卿同年相契、力懇之懋卿。云上于邊事嚴、言怒叵測、不可劾。遂止。略者思質門人、年少喜事、思質屬草付之、首言思質失策者二、讒言可罪者四、以觸帝之指、冀息帝之怒。末言宜亟罷爲民、别選才望代之。夫失策至二、可罪至四、不請行誅戮、而乃言亟宜罷斥爲民、非思質自草而何。疏上、帝果

大怒、如懋卿言。是帝之殺思質、雖幹所爲、而實思質之自殺之也。傳云幹受草懋卿、蓋懋卿爲嚴氏客、思質或以草示之、怨其不先爲之地、後又不力援之、故遷怒及之耳。不知懋卿此時不敢援、實亦不能援、又何從爲思質地乎。議者又云、思質獻古畫於分宜、荊川以閉口喝六證其爲僞、分宜因切齒思質、置之極典。又云、荊川死、弇州兄弟實遣客刺之。夫閉口喝六、東坡公鱗故事、無預荊川。荊川死在思質前、弇州兄弟豈忍揣其父必死、而先爲報復哉。小人之好議論、誣誣先達類如此。足下毋爲所惑、幸甚。楊襄先爲吾鄉康熙時經學大家、學問淹博。邑志傳儒林。書中所引積弊之極、勢不得不出於此二語、不見今荊川集。覆勘荊鎭邊務疏中、襄先應見有別本、或即於北奉使集中見之。思質被荊川疏論敗狀後、其年清河楊照之捷、思質猶因以被賚、陳鶴明紀、鳳洲撰乃父行狀亦載之。此後荊川自南、思質自北。察河之敗、思質被王崇方幹等所劾、乃遺巨禍。襄先文中漏却被賚數語、特爲補記。此文所載於襄

先所撰孟群堂文集。乾隆武陽合志亦收錄。武陽志吾常止有殘本、浙江圖書館有全帙。

吾鄉趙味辛懷玉亦有生齋唐襄文手書詩卷跋云、考公成進士出張璁門、以不附璁、再起再謫。讀書陽羨山中、負時望者十餘年、中外論薦、並報寢。晚以趙文華薦、商出處於羅達夫、達夫以爲向已隸名仕籍、此身非我有、安得倖處士。公遂出、聞望頗損。論者至謂太倉王民應之死、實由於公。太倉嘗以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貽嚴氏、公指圖中博者張口呼六證其贗、不知此東坡論李伯時賢已圖專。且公在外日多、嘉靖三十九年春汛期至、力疾泛海、至通州卒。是年冬民應始死西市、此不待知者明之也。總之民應之禍、其積釁于嚴氏父子、已非一日、故藉灤河變聞、遂行其計。而公爲兵部郎中時、嘗覈薊鎮兵籍、還奏缺伍三萬有奇、見兵亦不任戰、民應降俸

二級。又嘗序鈐山堂集、述與分宜近。（鼎元有鈐山堂集序辨、見前。）世人好爲議論、遂緣此附會耶。余爲鄉後進、恐流傳之言易于入人、寖久而不能解、故因展手迹、詳爲辨之。且願世之士大夫慎于出處、偶一失足、衆謗集焉、雖賢如公亦不免也。（鼎元謂趙味辛之爲荊川辨、其美意蓋與楊侍講同、然其以荊川晚年一出爲失足、猶以楊俗眼塵心窺荊川、是限於人之學識、原無足怪。楊侍講之辨詳矣。吾今更將弇州四部稿中闢於荊川文字摘錄之如左、細爲論辨之。）

藝苑卮言評當時文章諸家云、晉江出曾氏而太繁、毘陵出蘇氏而微濃、皆一時射雕手也。

又余嘗序文評曰、國初之業、潛溪爲冠、烏傷稱輔、臺閣之體、東里闢源、長沙導流。先秦之則、北地反正、歷下極深、新安見裁。（自注云：汪伯玉。）理學之逃、伯安立基、晉江毘陵藻稅④。六朝之華、昌穀示委、勉之泛瀾。大要盡之矣。

鳳洲先司馬思質府君行狀云、節上而練兵之議起矣。薊鎮外捍虜內控三輔、戍卒故數萬人、而承平久、多所竄逸。自庚戌變後、虜日迫、勢不能不多調各邊兵爲備。邊兵歲苦調發、日以減耗。後先督撫諸公議練戍卒、歲益壯、可省調發十之六七、大司農省軍興芻粟稱是、見以爲名美。而戍卒多罷愞不習戰、所勾募取充數而已。諸老將熟計之、不敢任調發如故。相嵩與其子世蕃業得之冀以中府君。而卽有某生者久廢、暴從倖臣文華起、迺以謂相嵩、相嵩陽驚曰、邊事弊乃爾耶。於是指授兵部疏令某生出按薊卒所以不練狀。而某生至、則風府君曰、足下何所失相君指耶。府君唯唯。既行、駐昌平、再書貽府君曰、不佞將入矣、何辭以復相君。府君曰、吾業已失相君指、何復爲。且某長者、吾不敢以污請。竟不答。

而某生入爲疏、則臧言於卒嘗練、不宜以謫發疲各邊、而毀府君不事事。相嵩嘗擬詔、故臧其罪寬其罰、要府君以後効。府君不敢辨。中後遣左諭捷及把都兒。辛愛數萬騎入犯一段、節都御史鄢懋卿、相嵩客也、欲以府君啖相嵩、佯爲露情款者曰、相君實欲困若、念邊事重、不復能困若。以而不任、且縱之歸耳。府君謂鄢同年生、不賣我、果請歸。懋卿適爲屬草、授巡按御史方略。略嘗以邑令事府君、雅不欲驟。懋卿曰、毋傷也、今相君欲逐王、王自請歸、是兩狥之也。略以草辭重、欲別具、懋卿曰、弗重、上勿聽也、上勿聽而王勿得歸矣、是無德於王而重失相君指也。略迺從受草、然府君廉無可迹汚者、第極言病悴不任事負上恩、當罷。既疏上、相嵩爲內主、逮之下錦衣獄。獄以讞牘請、相嵩子世蕃剸所具府君功次上刑部。尚書鄭公曉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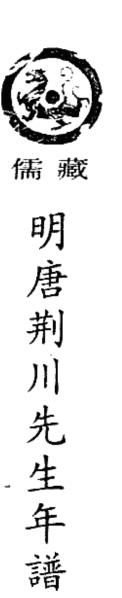
持不肯從重論、再既、迺比守邊將帥守備不設失陷城寨律。至明年庚申之十月朔、竟不免。中節 自府君歿之一年、而御史斡得病歸、一夕自恨死。又一年而侍御史鄢君論罷相嵩、戍子世蕃、孫鵠。又二年、而侍御林君按世蕃反狀、詔僇之、籍其家、相嵩爲編氓以死。又一年而都御史懋卿以嵩黨戍。下節。鼎元考王方麓西曹記云、邊方巡撫總督官係文臣、舊時失事事重言元帥而已、後比依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爲賊掩襲、因而失陷城寨者、斬。此律文臣比依將官、自此始也。所謂始言、卸自恩賞始也。此鳳洲兄弟之所深痛也。恩賞之斬雖出帝意、分宜必從中巧構之。是時刑部尚書鄭淡泉公竟也。

萬曆間鳳洲爲父乞恩卹疏有云、先臣數以口語詆觸權相嚴嵩、致成仇隙、累風勘邊給事御史郎中等官毛摘罪過、咸莫之應。乃以春防小挫、值臣父寢瘵杜門、嫉其客御史方輅露劾、謂爲托疾避事、從中排詆、致九重

有投杼之疑、臣父甯覆盆之恨云云。

李于鱗王思質傳云、余觀世貞上疏追訟前功曰、虜犯遼左、臣父忬以總督督總兵楊照輩便宜發兵擊破之、斬首八百餘級、策定城池、功施邊境。嵩父子嫉削臣父功狀、並薄照賞而壅先帝掛辟之明。成化間總督王越潛師出威甯海、殺首虜四百餘級、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遼陽爲肘腋之寇、于我⑤必應。量敵則掠出榆林塞、于虜爲惰歸。用師則楊照一部將、計勝則首功過當威甯者、⑥而懲其深入者悛。慮敗則潛師出塞、刼虜取捷者危越。封而臣父不錄、令當先帝之世、無以春秋耀軍士、而示天下以非常功。鼎元考鳳洲爲父訟冤疏不見四部稿中、其略見于鱗撰思質傳中、茲摘出之。

鳳洲撰汪伯玉壽序云、北地古而疏、濟南古而棘、是時李于



一葉（已上辛字、鳳洲公論。放歌元註下。）昆陵晉江暢而今。

鳳洲與茅鹿門書、（節上）承文大壽諄諄、拜誦白華樓續稿、神氣殊王。昆陵之後、主盟獨公矣。史記題評斟酌二君、更自有入心語。異時倘有所進、固公之餘惠也。

鳳洲撰姜鳳阿文集序、（節上）先生少爲諸生、即慨然有志聖賢之學。及其成進士、入讀中祕書、晉史館、諸應制酬物之作斐然矣。而是時昆陵公以其學鳴於野、先生摳衣從之、（節中）而時出其緒以成文章、天下爭模楷之。然以先生爲昆陵高第弟子、其學若有所根柢、而不知先生之學深造而自得之者也。（節中）惟步驟開闔、精神筋絡、不無出入昆陵爾。眉山有云、歐陽子之文非韓愈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余亦曰、先生之文非昆陵之文、而先生之文也。

鳳洲撰風士錄序、云、風士錄者何、御史李公按吾吳四郡、諸軒所經、以公車之業試士、錄其尤以風者也。其所推引而爲後進楷模者、故太傅王文恪公、尚書瞿文懿公。二一公吳人也。御史中丞唐公、唐公晉陵人、晉陵亦吳也。

鳳洲爲顧箬溪嘉靖乙丑卒。墓誌銘、謂箬溪最自喜者九章勾股法、謂能以人法窮天巧、推宇宙、得無師之聖。時有唐中丞沈司封者、嘗從受學焉。

鳳洲爲徐文貞公萬曆癸未卒。行狀、上節後以皇太子出閣、妙選宮屬、公爲司經局洗馬、兼翰林侍讀。中節政稍簡、得以其暇與故鄉文莊公守益、羅文恭公洪先、鄭端簡公曉、趙中丞時春、唐中丞順之輩相琢劘爲聖益切。

鳳洲撰陳蘇山墓表、云、蘇山舉鄉薦、游太學、益肆力於

古。其交游亦日進、如張少保治、傅司徒頤、尹宗伯臺、朱司空衡、唐中丞順之輩、天下所推以爲賢豪長者、皆折節願交公。

歷考鳳洲關於荆川文字、惟久慶暴從侍臣文華起數語有詆之之辭。然文華薦荆川朝廷、雖召之、卒未出也。越一歲而文華得罪、謫死矣、更越一歲、徐少湖相國函囑尚仰山巡按更薦之朝、命促之、巡按檄郡縣勸駕、而荆川始出。則荆川之出、可謂得其正矣。時遷事異、與文華何與。鳳洲暴從二字、用盡千鈞之力、不嫌其鍛煉過火乎。明史傳謂荆川晚由文華薦、于是人云亦云、此語遂牢不可拏、是皆受鳳洲之誣而不悟也。顧涇陽憲成撰荆川傳云、會有以邊材薦者、削文華不言、豈爲荆川迴護、紀實也。所謂薦者、屬之少湖、屬之仰山、無不可也。而

諭祭文。云：「爰及公薦，起任兵事。」鄭澹泉賀荊川擢僉都書云：「今奉簡命，實由師錫。」夫曰公薦，曰師錫，豈得謂爲文華之薦哉？薛文清遭王振之召，以宦官王振薦，即使薦由文華，亦何損荊川？且讀鳳洲乃父行狀，乃父固未嘗練兵，荊川之劾固不爲誣矣。思質請薊鎮入衛兵無驍宣大調遣，帝怒曰：「曩命薊鎮練兵，今一卒不練耶？」鳳洲亦曰：「框嵩業已知之，又敕命按薊州卒所以不練狀。」是薊鎮兵之不練，宦廷舉知之矣。即使荊川欲爲掩飾，亦何從而掩飾？使鳳洲者非思質之子，而受荊川之任，亦將何以爲之辭耶？而鳳洲乃怨荊川毁其父不事事。思質之督師閩浙也，荊川病中詠詩稱之，爲元老祝之，以早奏膚功。前之頌，後之劾，稱情而賦，當官而行，何所容心焉？釗荊川此疏，乃覆勘疏，非專爲劾思質發。疏中謂前

此受命諸督撫皆有罪，豈專論思質哉。鳳洲謂薊鎮練兵徒爲名美，是直以兵爲不當練矣。而其撰倭志論曰，練士卒、固險要、明賞罰，此書生談耳，究孰有易之者。是鳳洲亦主練兵矣。南方禦倭之卒可練，豈薊鎮禦虜之卒不可練耶。然何以譚綸、戚繼光練之，薊鎮兵遂爲天下勁旅，爲京師保障耶。是則思質因循怠惰，闇置詔令，固無可諱言，荆川之論所不容已者也。鳳洲孝子之心，欲爲乃父迴護，支離矛盾，處處墮荆棘中矣。吾于是嘆李于鱗爲思質作傳，于薊鎮不練卒被劾一事，一字不言，乃爲有見。然鳳洲乃父行狀言其父之死由于懋卿方略，不由荆川，則彰彰甚明也。（注、遵見爲美鳳洲集序云、見陵嵩爲華亭所推。）（云注鳳洲叢也、可見事實然不能恭殺。）

思質劾行法，沉驁暴卒之風，力御史王儀而奪之位，見

況嘉靖十九年。二與胡梅林劾張半洲而代之、同爲驚于功名之士。其不肯媚分宜、則有可取者。其受任兵間、不無功可錄、然而兵事非其長也。徐少湖與趙浚谷書二云、王思質襟度志向俱佳、至於兵事、恐南人終非本色。望兄開心與一講究。少湖知思質者。灤河之戰、思質爲敵所誤、舉動乖張、號令數易、師徒潰敗、賊逼京師、震驚朝廟。刑部上獄論戍、帝諭改斬、謂帝置之重典則可、分宜亦以公報私、落阱下石焉耳。不得謂其陷無辜於大戮也。然閣臣果能力爲營救、未嘗不可輕減。然此豈可望之陰險狠毒、素惡王氏之分宜哉。明紀於張經、李天寵、楊繼盛之殺、大書其官。又曰、三人死、天下冤之。於思質之死、盡去其官、書曰某月殺忬。明史思質與楊選並傳、史臣論曰、楊選、王忬邊防甚疎、宜不免二云。隆慶初鳳洲伏闕

訟父冤、是時少湖當國、實左右之、得復原官。誅楊選者少湖也、思質復官而選終伏誅、思質有子而選無子也。鳳洲於荊川始爲誣之之辭、終且昆陵公中丞公不容口、且尊之爲文章主盟者、何也。以荊川之論其父本出乎公、且所論甚輕、其父之殺本不以此得罪也。除藝苑巵言兩條或係鳳洲少作、其餘書序墓銘則皆在乃父思質公既死之後、使鳳洲尚有憾荊川之心、鹿門之書、鳳阿之序、卽使情不可已、何難別尋話頭而必云云然也。少湖行狀、蘇山墓表、何難削荊川名不列而必並尊之爲聖爲賢豪長者也。然其爲乃父行狀誣荊川者、何也。鳳洲之意其父爲分宜所構而殺、不足爲辱、而荊川負天下重名、曾爲所劾、有不甘心焉、誣之以求相勝。然而事實具在、天下之目不可盡掩。荊川同志賢豪長者

猶多存在、故隱名曰某生。鳳洲此時實躊躇、苦難下筆矣。鳳洲君子也、並其者且學道者也、其爲嘉靖以來首輔傳、雖於分宜不肯文致其罪狀、其肯與彔公疏奏無傷於其父之荆川爲辯乎。鳳洲題歸熙甫文集、自謂盛年憍氣、齒牙之鋒、頗及吳下前輩。及見熙甫文有詆爲蜉蝣之撼、謂爲無言不辯、吾又何憾哉、吾又何憾哉。卒且以繼韓歐陽贊之。故鳳洲於荆川初有詆之之辭者、盛年憍氣語也。終且毘陵公中丞公不容口、尊爲文章主盟、爲聖爲賢、豪長者、私怨釋、客氣消、而道心長也。鳳洲不仇荆川、其子士騏自無嫌於稱荆川、胸中素具甲兵也。昔王龍谿爲薛方山所黜、後龍谿遇方山、拜之使思質而君子人也、當拜荆川、而鳳洲士騏又何以仇荆川爲哉。



荆川鳳洲固交相推重也。荆川於于鱗、嘗輕之爲濟南生黄口學語未成。見與洪荆川書。於鳳洲、鳳洲之而不名。荆川爲兩漢解疑論、新丁公條曰、溫公以爲漢高知大義、王氏鳳洲以漢爲悖德、二說孰是。以後生與古大儒並提、非甚尊鳳洲者乎。鳳洲之營救椒山、荆川蓋心重之矣。王稚川、尹洞山皆荆川莫逆友也、皆嘗營救椒山者也、安知荆川不嘗與聞其事乎。荆川與友人書、集中類者甚多。鳳洲無錫華公鴻山門下士、又以女女鴻山子叔陽、而鴻山則以女女荆川仲弟重庵之子。荆川與鳳洲爲姻婭矣。且以才而言、荆川知惜椒山、寧有不惜鳳洲者乎、惜鳳洲、寧有不惜其父者乎。劉思質之落落、有同於荆川三十以前未學道之時、則思質固亦荆川所引爲氣類者也。則劾思質者荆川公也、其欲談笑爲思質釋積嫌於分宜

者荆川之私也。釋之維何、亦欲如教椒山者、歛其慷慨激發之氣、深其含蓄沉幾之力、以教思質耳。荆川豈爲居間行賄者哉。惜乎鳳洲父子不識荆川意也。鳳洲後蓋知之矣。

荆川子凝庵刊奉使集、遺蘇州皇甫子循。子循以集中與分宜書有云、臨行時奉尊教、所傳言王總督者已一一致之。又云、王總督相去已遠、容更託人轉達尊教云云。子循覆書凝庵云、人臣無私交、奉使出疆、便宜從事、雖君命有所不受。錄元謂此引得不合、趙鎮在鎮內、安得爲此語乎。何得以宰相之意致之總督者。卽令先君所劾失事人也、荆川劾趙鎮不練兵、非劾失事。趙鎮失事、又爲一事、在後一年。鳳洲思質行狀亦記得明明白白。子循當時人、已憒憒如此、并爲一談、無從分辨之議、謂思質之死由荆川矣。奇哉奇哉。設使思質幸而免於大辟、將謂相府先有所要乃曲庇之、令先君所與知也。既而

思質不免於棄市、荊川所劾不諫兵、思質不過降律二級。後王衛、方略劾思質失事、乃論棄市。今子循亦謂爲一讀、明朝人何獨坐乃爾。極明白事、乃堅亂亦此說、無巫明弟不明不白之案多多矣天下將謂相府不滿所求、令先君所共釀也。是未死之前、將受傳言之殃、既死之後、懼貽追論之釁。使王氏藉此以爲口實、而理其先人之冤、雖百口何以爲令先君白乎。亟宜削之可也。然而凝庵不以子循所言爲慮、竟存之集中、能知父之無私也。孝使集刻於嘉靖間、後萬曆元年併刻入荊川集、此書仍存集中。即今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照印本是。此集既布之人間、鳳洲自見之、子循此書既存之稿中、鳳洲自亦見之。當時子循鳳洲並負大名、有南中士不過王鳳洲、即過皇甫子循之談、而子循鳳洲亦常有文辭酬酢。然而鳳洲理其先人之冤之時、不以此爲口實者、亦已知荊川之無私也。荊川之心盡白之鳳洲、在徐少湖歸老之日乎。鳳洲常造之、必有以曉鳳洲者矣。鳳洲萬曆初爲父乞恩卹疏、

言相嵩累風勘邊、給事御史郎中等官毛摘罪過、咸莫之應。所謂郎中者、非荊川乎。荊川已論思質矣、猶云莫之應者、見荊川之論思質、止在事論事、未償分宜所求之私也。萬曆初、是少湖歸老之後也。鳳洲著作殺其父行狀中有詆荊川之辭、或者未及追改乎。鳳洲藝苑巵言自言少年時與于鱗等爲之、以譏訕當時文苑諸公、晚歲悔不能一一追改。思質行狀在四部正稿、並先行付刊者。荊川有愛護鳳洲父子之心、而世何議爲不利思質乎。王稚川材者向分宜爭救椒山者也、及分宜罷、言者乃謂稚川不利於椒山、指爲分宜黨、擊之去位。鳳洲爲稚川七十壽序曰、即同摶飯、參殺人、尙得以名與跡而疑⑦之乃謂先生不利仲芳即椒山哉。世貞既雪其家寃、強起就吏、而言者追論之、以救仲芳爲倡狂議。夫以狂議責不佞、即先生者、不佞所與聞仲芳事也⑧、不當以先生不

利仲芳。以先生不利仲芳爲不可、卽不當責不佞以狂議也。夫言官者公是非之衡準也、而若此者何也。夫王稚川之救椒山、椒山在獄、書之年譜中矣、心與跡並著矣。荆川愛護鳳洲父子、惟有其心、兄有一劾之跡乎。言官之是非尙無衡準、世議之是非尙有衡準哉。鳳洲身受目擊、于是乎悟矣、而毘陵公中丞公于荆川子矣。

王材字子難、號稚川、江西新城人、呂涇野先生高弟子也。張夏雒閩源流錄云、子難官南司業時、王湛二家之說或行。增城官南太宰、子難往造、業投刺矣、見閽者辭筆抵掌歎嘆、問焉、指尺牘曰、是赫蹏所請書院地、直累千金。子難曰、亟反吾刺、是於所謂天理者何居乎。不見而返。王門高弟子官郎署、名王氏學有聲、(蓋卽王龍谿)子難造焉、于彈棋時得其人慧而多機、嘆曰、卽多機而慧名、良知、弊安所極哉。亦竟謝不往。於是就高陵呂先生於幸常與學焉。以此觀之、子難之不苟、豈肯輕詣人哉。其詣分宜以救椒山、猶之康對山之詣劉瑾以救李空同也。然分宜之敗、子難竟與董份、白啓常等目爲嚴黨而并斥矣。(見明紀)佛氏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對山、子難、荆川均入地獄者也。然對山、子難所救一人、荆川所欲救者天下。然分宜自分宜、荆川自荆川、分宜之敗

無有追議及荆川者，衆口雖能纂鉅、天理然不盡泯也。

荆川爲不利於思質，如徐學謨所云者，鳳洲爲乃父行狀無是説，李于鱗爲思質傳無是説，吴國倫爲思質誄序中頗頌洞積。無是説。鳳洲既毘陵公中丞公於荆川，而吴國倫撰劉景韶墓表有云，上遣儒臣唐公順之來視師，亦尊之之辭也。弇州史料夥矣，豈有關于殺父之事不記。今鳳洲不記，密如鳳洲之友七子者不記，乃待徐學謨記之耶。且鳳洲父子既積釁嚴氏，徐學謨云，荆川爲嚴氏報效矣，則荆川劾思質數百言，世蕃見之當大喜，不當大驚而轉爲删削之，只剩四句，何不近人情矛盾如此。且思質卽以被荆川疏論遂見殺耶。事實可挂點，歲月亦可縮改耶。嗚呼，彼學謨者何人哉，何造謗而未工其術者乎。攷徐學謨嘉定人，嘉靖庚戌進士，其改名

以媚分宜、則已騰笑簡冊矣。學譔初名學詩、字子言、以上虞人徐學詩劾嚴嵩得罪、遂改今名、字叔明。見野獲編及列朝詩集小傳、明詩綜、四庫提要、戒庵漫筆。官至尚書、明史無傳。惟見七卿表及張居正傳。居正臨歿、薦徐學譔等二云、則學譔居正黨也。居正卒、學譔又附首輔申時行、爲鄒元標劾罷。乃與黨論、謂趙定宇、吳復庵卽吳中行號召一等浮薄輕進好言喜事之人、專與公卿大臣爲難。見明儒學案鄒元標傳。荊川子凝庵則忤居正者、與吳爲同里同年、誼至厚、相與講學、則固在學譔所指黨中矣。是則學譔之謗荊川、由荊川之子凝庵而遷怒、而學譔之謂荊川爲時相報效、則夫子之自道也。既而思之、知學譔謂荊川劾王公數百言、世蕃見之大驚、剿荊四句云云、乃欲歸獄荊川、解脫世蕃也。學譔改名後仕途甚利、其猶不忘嚴氏相與之餘休乎。

鳳洲觚不觚錄云、百年前京堂諸公使事還里、及以禮致仕若在告者謁巡按巡察兵道、則入中門走甬道。夫

私謁本省大吏、尚走甬道、思質雖帶兵部銜、荆川奉敕、實爲欽使、思質帶兵侍、胡梅林亦帶兵侍、荆川之浙直與梅林協謀討賊、仍以兵部郎奉敕往者、咨行督院、未聞爲之屬也。且甬道之宜馳與否、自有制例。學謨胡以知荆川以是怏怏也。

世有謂朱子支解仲尼者矣、有謂王陽明初附宸濠者矣。朱子陽明不以是貶賢、而爲是言者、人皆洞見其肺肝。徐學謨之説、久沉之糞厠之中、乃百有餘年、而有王士禎者復摭拾張皇之、以荆川與甬江並論、直盲目盲心者矣。

長洲婁堅（明史附歸有光傳。）祭徐學謨文（學古緒言、四庫全書著錄。）曰、莫知公賢、覆謂公佞。柄臣既傾、目公捷徑。佞與捷徑、是當日士夫爲徐學謨之月旦也。婁子柔撰祭文、不得不作翻

案語。然謂學謨爲賢不爲佞、則必謂鄒元標、吳中行爲佞不爲賢矣、可乎不可乎。呂啓問爲張江陵訟冤復官者、即爲江陵廷杖斥革之鄒元標也。方江陵獄興、奪官籍沒、幾至戮屍。學謨方長禮部、受江陵知遇、未聞其能爲茅鹿門之訟冤胡梅林也。江陵知薦徐學謨、不知起復鄒元標、吳中行輩、腹中眞草莽也。

丁元薦立朝敢言、可謂節概之士矣。史稱其嘗從許孚遠、顧憲成遊、是嘗學問者矣。然其無識而敢爲誣謗與徐學謨不甚遠。元薦謂荆川之出、弟子萬思節流涕而諫。讀荆川與思節往復之書、當知其不然矣。然或據道路傳聞之辭、又或思節始有不然之意、故荆川與之偕往取決念菴。迨念菴有此身非我有、安得侔處士之責、而思節亦爲獨有剖藩籬、一意爲天下國家之贊、未可

知也。元薦不然。荆川晚年之出、士各有志、亦無足怪。至其四書荆川兵敗、且曰兵敗鬱死、吾不知其意所在也。元薦長興人、在荆川剿倭方域之中、成敗之迹昭然、其與徐學謨之父母妻子（學謨、荆川同時人、元薦生猶及。）廬舍皆嘗受荆川死力捍衛者、非在天之南、地之北、道路傳聞之有異辭也。荆川之死、以賢勞死也、而元薦書之曰兵敗鬱死。（西山日記四言荆川兵敗、分載前諸書中。）秦誓曰、人之有技、娼嫉以惡之、而違之俾不通。荆川之生、未爲通也、而元薦猶欲其不通於後世。然宇宙間秉筆者亦豈元薦一人哉。孔子有所謂小人儒者、謂其可小知而不可大受、知一己而不知天下國家也。嗚呼、講學亦難矣哉。元薦又謂念菴堅不赴召、至託方外之游以免云云。念菴與荆川齊雲別後、靜坐止止所中、三年不出、聞荆川訃至、始下榻而慟、（見胡

直念菴行狀、傳雜解書念菴傳及各記載。明又何嘗爲方外之遊乎。好爲游談、不考事實若此類者、可勝道哉。黃山稱長靈爲正學名臣、吾未敢信。若長靈者即萬履庵所謂謹守之徒、從驅殼上起念、把捉一生、只是私意而已。又有劉廷璣在園雜誌、則又稗販徐學謨冰廳劄記者也。嗚呼、今執鄙夫陋儒與夫文人墨客而叩以乾元坤元之說、彼則瞠目不知所對。彼其心腹腎腸、與夫賢聖民飢己飢民溺己溺之懷、相隔蓬山、固不知其幾萬重也。又若小人之於君子、本如犬馬之與我不同類、惟知耑其影響之伺、究其水草之性、以吠噬蹄齧爲事。是故賢聖之於世、欲求人人知我、人人與我合、豈不難哉。又有隔岸觀火之人、不知火中被焚者之痛苦驚怖。使後之訾議荊川者、生荊川並時、處南倭北虜殘破之境、未必不日夜禱荊川之出而振其困也。然又有事過境遷、

安坐自得、不感前此焦頭爛額者救之之恩、轉搖首張稼而索其瘢者此則人心之薄、世道之衰使英雄豪傑腐心摧志有披髮入山之憤而世事益不可救。

徐少湖日、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爲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爲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途不止此爲當時之誣陽明者發也、然亦可爲誣荊川者言矣。

荊川嘗教少湖迂其身、彌縫微密、以齊天下之幾、以誠與才合期之少湖教荊川以孔子之處陽貨處分宜、以陽貨處分宜、不與爲忤、敷衍之而已荊川則有異于是者。荊川爲鈐山堂序、三復論世之說、是納約自牖、動分宜悔改之情也。識。見荊川嘗與分宜同飯、語以人與物

同之說、想是因荊川不拈章說起。分宜慨然有達庵唐之戒。見荊川文報嚴介谿見示戊午紀年詩鈔。雖分宜之不忍出于口、未必實動于中、然荊川時時因物爲說、思以默移其殘賊之心可知也。使荊川久與分宜處、必不爲分宜所緇磷、而分宜之毒能稍殺于前、思質之罹禍、不至其烈也。此易所謂君子有包承小人之吉也。人譏少湖全是霸術、無儒者氣象、蓋少湖用其才、荊川用其誠。然荊川奉使浙直、抵死不顧更入京、事平之後、雖遷除一雲貴僉事亦願之、見荊川集與人書。是見分宜之終不可與處乎。嗚呼、無少湖不能去嚴氏、嚴氏不去、禍不知其極也。然荊川能爲王陽明、不能爲徐少湖矣。

陳眉公見聞錄記鳳洲父子積釁嚴氏事甚詳、有云、王元美爲郎時、適有客席、而嚴世蕃亦與。世蕃久不至、衆

客待之良苦。已入問、何故如許來遲。世蕃云、忽病傷風耳。元美笑謂云、爹居相位、怎説得傷風。衆客大笑、而亦有爲咋指者。此其開罪嚴氏一也。嘗跋椒山經紀其喪、慷慨謝奠、肆遣詈弱、又一事也。沈青霞寃死、思質北向唾罵不已、又一事也。無及清明上河圖焉。近人辰伯著有清明上河圖詳考、確知其於鳳洲家無涉。余曾在四部稿中見鳳洲題清明上河圖别本一則、茲録之於左、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有真贋本、余俱獲寓目。真本人物、舟車、橋道、宫室皆細于髮、而絶老勁有力。初落墨相家、尋籍入天府中、遂爲穆廟所愛、飾以丹青。贋本乃吳人黄彪造、或云得擇端稿本、加删潤、然與真本殊不相類、而亦自工緻可念。今在家弟所。此卷以爲擇端稿本、似未見擇端稿本者。其所云於禁烟光景亦不似、第筆勢

道逸驚人、雖小粗率、要非近代人所能辦。蓋與擇端同時畫院祗候各圖汴河之勝、而有甲乙者也。吾鄉好事人遂定爲真稿本、而謁彭孔嘉小楷李文正公記、文徵仲蘇書吳文定公跋。其張著、楊準二跋、則壽承休承以小行代之、豈惟出藍、而最後王祿之陸子傳題字尤精。楚陸於逗漏處毫髮貶駁殆盡、然不能斷其非擇端筆也。使畫家有黃長睿、那得爾。又跋云、擇端圖至勞權相出死構、再損千金之值而後得。嘻亦甚矣。嗚呼、使鳳洲父果以此得巨禍、鳳洲尚忍言哉。世多盲目、遂生讕言、能無爲之三嘆。長伯考倩明上河圖爲崑山顧懋宏家事、致後人謂會成王家故事也。世傳有金瓶梅小說、撰於鳳洲、以蠱惑世蕃、爲復仇洩憤之具者。考思質之死在嘉靖三十九年十一月、而世蕃之敗遂在四十一年三月。陳眉公爲鳳洲墓誌、言其居喪凡三年始茹草蔬言、凡十年始具衣冠直蔬食、家無姬侍、歲僕以百指、亦無一人號聲律言。以是言之、鳳洲之喪、未終、而世蕃之禍已作矣。鳳洲居喪不茹葷、不

御室、賔宅心於室嚴之地而日把筆描寫之乎。若終宴後、則嚴氏已敗矣、而猶爲之、更無謂也。四部稿有哀江行鈐山岡當盧江小吏行一首、則鳳洲暴嚴氏罪惡之作也、世遂并以室發小說爲鳳洲作耳。眉公又云、天下但知鳳洲爲文章大家、而不知精于吏事。但知觸忤嚴氏、而不知與新鄭江陵實相左。但知正位六卿、而不知老臥閒曹、有經世之才而不竟其用。但知少年跌宕、但曉託仙人、爲道遁跡、而不知公之言屢務依鄭魯家法。但知公氣籠百代、意若無可一世、不知公之獎護後進、衣食寒士、惓惓如若己出。然則海內士大夫之未盡公者、寅緣出處而已乎。謂世人不議荊川、亦不議鳳洲、故附諸之。使荊川公得享大年、至七十八十、當與鳳洲把嘗入道矣。（鳳洲晚年喜學道、與人書云、于鱗在今日、恐未能舍而從我。蓋此君於所好已深、而所居大是故也。雖鳳洲所好之道、雜于仙佛、非若荊川公之粹然儒術、然其脫去塵埃、契乎渾淪則一也。）

解惑

吳興李彥和樂見聞雜記云、唐荊川先生自登高科後、聲望大震、先後按院、屢有餽先生牌坊值者。先生悉辭謝不受。今仕宦有幾位辭謝上司餽者、開口便議先生。先生久高臥、已而復出、人亦議之。余謂先生出也是立

身行道、何可議得其出爲巡撫禦倭失策、此是可議處。嘉興沈景倩德符野獲編後輩侮先輩條云、甲寅乙卯間、王思質忬用禦虜功遷貴、以右都御史兼兵侍督薊遼。時唐荆川順之從田間起、以職方郎中閱視各邊、與王同吳人也、唐舉己丑科、王辛丑科、相去十二年。王位已重、視唐爲堂屬、唐自以前輩威名、新被簡用、公卿俱下之。恚王之簡倨、復命疏内議其一卒不練、致觸聖怒、不免極典。是雖荆川之褊然、王亦自取之。又邊材條云、唐荆川之學問、亦可稱通天地人三材矣、海内仰之如麟鳳。晚年一出、大不副人望、其撫維揚、正值倭難、積勞中暍、盡瘁舟中、終無尺寸之效。天下有殷浩房琯之疑焉。至以宰臣趙少保所薦議之、則過矣。鄭開陽若曾江南經略勦功二二誓之一二云、己未之夏、毘

陵唐公順之捧策至吳、經歷海上倭至、不得登刼、屯兵於三沙。公帥兵圍之、賊走江北、爲李中丞所滅。或論之曰、六月興師、勞民費財、不能擣巢而縱之走、未見唐公之能也。愚謂不然。夫倭船之來非一歲矣、每至卽登岸、未有不滿載而去者。若非唐公與熊兵憲親出海洋、嚴督將士、孰肯僇力驅賊於沙上哉。當是時、撫按巡江皆缺、唐公原無提督之權、無可戰之兵與可調之糧。如使他人處此、必坐省城、移檄將官、閉奸塞責、而將官又襲故套、止擊去賊、不擊來賊。數郡生民廢耕耘、塡溝壑、如甲寅乙卯歲矣、安得賊千三四百人、歷三越月而但屯於一沙、不渡海、不流突內地、不殺人焚刼、枵腹而薾竄哉。自此失志、島倭聞之、至今不敢寇吳。唐公保障之功誠不小矣。新例、禦賊於海洋、不使登岸者、雖無斬獲、猶

殊超格。唐公積勞成疾、轉官而歿、吳民陰受其賜、反訾笑之、豈非天地間一大屈哉。使操觚者而含糊焉、則爲欺朝廷、欺上帝矣。若曾之所以誓而欲辯者、此其一也。

錢名山振鍠七集讀荊川奏疏云、先生奏疏甚臧各總兵官縱賊、自以不能督厲諸將、罪合首坐。吾于是嘆戰非一人之事、必用自擇之將、自募之兵、如手足耳目之相信、然後可以成大功。荊川廢於時久矣、一旦出山、與諸將未識面、欲其相率而趨死地、其不爲馬謖幾希。吾因思先生自云恨少住山中十年、此謙詞、非實事也。將不識面、兵不手練、多住山中十年何益。昔者桂匪之亂、曾文正公守制團練、其所用將不出兄弟執友、其兄弟執友各自練兵、故卒平天下之賊。此國家之幸、亦文正之幸也。往者粵事起、大臣督師與督撫不習戰者、大率

覆敗耳。假使文正一不自團練、奉命督師、無塔羅彭楊諸將爲效死力、其異于僨事大官有幾。熊襄愍于才將之難得、調兵之無用、常痛憤言之、是以僅能主守、不敢言戰。從古以來、以不練之卒建不世之功、惟王文成耳。然宸濠驕脆、固非強敵、山谷小賊不能攻戰、其所遇非荊川比也。儒者成功、天時人事常相半焉、難以一例論矣。

荊川公臨卒謂恨山中尚少十年工夫、以治學言、非僅言治兵也。鼎元註。

鼎元曰、李沈兩記於荊川出處大節皆能識得、非若李戒菴、丁長孺之謂荊川之出爲染指功名、並其品而蠛之也。然李謂荊川禦倭失策可議、沈謂荊川禦倭無尺寸之效、天下有殷浩、房琯之疑、與丁長孺之謂荊川兵敗鬱死如出一口、是果胡爲乎來哉。沈謂荊川恚王思質之簡倨、復命疏內譏其一卒不練、至觸聖怒、不免極

典一節、不侫于前辨之詳矣、茲不復論。今爲詳論其下所云者、以解李沈之惑、並以解天下後世之惑焉。夫公稟曠世之才、負當代之望久矣、即沈記中所謂海內仰之如麟鳳、鄭澹泉所謂數十年來善類皆云南倭北虜非公不靖者也。望之重者則責之也深。公建議禦倭上策、當截之海外、不令登陸、三片沙之捷、斬倭首一百二十三級、擊沉賊船十餘隻。是公之能自踐其言、擊賊海洋者也。姚家蕩之捷、斬倭首四百七十八級。搗廟灣之巢、斬倭首四十四級。三沙賊遁、督總兵劉顯過江會剿、斬倭首一百七十級。前後功次俱經各該巡撫御史覆覈明白、奏報在部。公之禦倭何嘗失策、又豈無功哉。然當時之議之者、則猶未償責望者之意也。且腐儒眼孔見一卽兵戎、不論其專權若何、便以爲居將帥之任、分

閫外之重、即責以李郭之功。不知公之初視浙直軍情、以主事署郎中奉使、職等監察、本無臨陣之責。鄭開陽所謂原無提督之權、無可戰之兵與可調之糧、軍伍且以鄉官目之、弗之畏也。彼殷浩房琯則據鼎鉉、秉斧鉞、承二三推、董六師、居將相之位、執生殺之權、掃國內以聽命者也。以此相擬、何啻癡人説夢。荊川公于嘉靖己未十二月擢任鳳陽巡撫、明年四月卒、有提督兵馬之權者僅此三四月、而此三四月間所辦者爲調兵設防、請款振荒之事。而前此禦倭、臨陣衝鋒、則皆無其力而獨行其志者也。世人見公銳以兵戎自任、多誤以爲出即爲巡撫、而忘其爲閲視軍情、手無兵柄之官。觀覽不清、宜其論責多乖矣。且夫戰之克捷在有自募手練之兵、吾名山師言之詳矣、而以曾文正之團練爲證。鼎元請

更證以當日之事。戚南塘、俞虛江兩名將提卒圍岑港殘賊，六越月而不克，致動九重之怒。及南塘自募金華義烏兵鍊之成，每戰輒馘倭數千，卒平大寇，成大功。此一南塘也，豈其前後勇怯巧拙之殊哉。方倭人之始至也，以五十三人越地數千里，殺人盈野。見前嘉靖乙卯年。卽使一二賊登城，荷戈之士心膽俱碎，驚奔潰散。孫毅齋語。一聞賊戰，如澆冷水，顏色可憐，縱不便走，股已先慄。荊川疏中語。各衛官軍不識戰陣，所驅與賊相搏者皆田野農夫、市井遊手。卽使孫吳復生，一旦委以此責，恐非旬朔可取勝。鄭端簡與彭黃孝都憲書中語。然荊川以如是之卒，感之以精誠，勵之以賞罰，猶與悍寇持於海中者三月，且有三片沙、廟灣、姚家蕩之捷焉。王龍谿云：荊川運謀出慮，若可與先師並駕而馳。使公得自募一旅之師，及其已得提督之

權、而不即殞命、亦何難平南倭北虜之寇、坐動文成。然南畿倭寇則自公而斷、而世乃議其禦倭失策、無尺寸之效、與殷浩房琯並議、何其妄耶、何其妄耶。然則李沆之所記、亦有自來乎。吾又考之荊川集、有詩題云、浙中流言王游擊喪師二三千者。又聞總督梅林公將至太倉、詩以自咎、並以志喜。題下小注云、後總督細查王游擊喪兵之數、只九十四人、可爲一笑。此小註、萬曆本荊川集及商務印書館印行本有之、今據書局本已刪除。荊川與梅林書云、王游擊善鬭而不能撫下、其部兵畏賊之甚、而不顧主帥。王游擊父子止與祝夢麟一枝兵攻巢、餘望風不進。王游擊父子幾陷虎口、其子馬爲賊得去。古北口一生員竟爲賊殺。弟細詢游擊部下北諸將官、皆言自夢麟兵外、其餘兵實不堪戰、臨陣只欲潰耳。奈何張空言一枝土兵、其勁兵前時

多被賊殺、昨日之戰、亦望風不進矣、兩戰不得一首級也。今只看李沈土兵何如云云。此書見荊川續集、其全已錄前譜。此即王游擊兵敗之事實也。夫喪兵九十四人、流言至二三千之數、此可見盛名之下之難居也。夫日浙中流言李彥和沈景倩丁長孺長興人固皆浙士也、彥和與荊川生並時、景倩長孺生稍後。此三子者隸筆著書、猶未免拾道途流言而紀之、亦異乎智者矣。鄭開陽崑山人則固目擊荊川戰事者也。嗚呼、不讀世經堂集、不知公之晚出實係乎徐公階也。不讀江南經略、不知公任事之勇與辦事之難、爲德于江南無窮涯也。

鄭檐泉每勸公以視軍情爲名、但當條上久安長治方略、若冒矢石督兵戰守、係總督提督事、勸之勿任、以舍虎爲龍爲言。而荊川公弗聽也、日看盡世事、只少一箇

武子之愚。我本愚人、只幹愚人事、惹出議論所不計也。凡彦和景倩長孺所記云云、皆公自惹出議論者也。王龍谿曰、若真打破毀譽之人、被惡人埋沒一世、更無出頭、亦無分毫掛帶。又曰、今世所謂得失、不知指何得失。所謂毀譽、不知他毀譽個甚麽。嗚呼、豪傑之士邈乎遠矣。

荆川公曾仕翰林兼宮諫矣、晚年之出、朝廷以兵部主事起之。以官而論、翰林宮諫清貴、而部主事卑矣。是故荆川晚年之出、朝廷非以官之爲急、材也、而公之出亦非爲仕、爲赴難也。如其爲仕、宜若王介甫之聞小官不起、聞大官則起、胡爲其昔爲宮諫、今乃爲部主事出也。此一義也。世無有論及、亦無有發之者、而惟斷斷於公晚年之一出、而口耳相傳、且有謂公出卽爲淮揚巡撫

者矣。彼紀曉嵐輩號稱淹雅者且然、遑論其他。此亦不可以不辨。

姜鳳阿與念菴書云、大洲先生自京師來、言及先師心事、卽素以道義相知之人、亦無有能諒之者。過關中、浚谷公其意亦頗有疑。此蓋鳳阿言蜀學者、蓋與大洲相語。又鳳阿寄陳松谷言洗云、先師荊川公昔曾以手書慰諭、言欲爲人所不能爲之事、則必能堪人所不能堪之情云云。以此知豪傑出格作事、欲取信流俗難矣。至於素以道義相知之友、如浚谷公、亦頗有疑、其情尤爲難堪矣。然荊川公竟爲之而一切不顧者、亦何爲哉。

縞紵集始本擬將荆川公朋好投贈詩文彙錄之、曰縞紵集。既而將其有歲月可稽者悉纂之譜中、而續得歲月不盡可稽者、仍置之於此。

唐荆川太史養痾護國寺見盛明百家詩選。　張詩張詩字子言、號崑崙山人。世居京師、遨遊縉紳間、遂得時譽。嘗南游吳楚、客於杭、方君九叙輩爲梓其詩。考張公贈荆川公詩、非嘉靖十三四年、即十九年、在翰苑時也。

養痾謝金門、祇園暫休休。喧囂易塵昏、五色眩人目。倬矣上才人、達生寡情欲。空王戒貪嗔、道士尚玄獨。神仙快遨遊、龍驤徧五嶽。固哉金石謀、愚者苦自促。太史翰墨林、德義比金玉。壯思飛縱横、篇章極芬郁。煙霞泊綺窗、風雲薄珍木。靈草非外求、仙芝自盈掬。鳳翮可翀天、紫霧騰文轂。豈效世網人、進退惟陵谷。

偕荆川宿白雲堂見盛明百家詩選。　薛甲詳年譜嘉靖八年同舉進士條中。

每嗟題鴂變年芳，秉燭攜笻夜未央。漏盡客心殊耿耿，月明山色故蒼蒼。浮生胥靡真遺土，末俗支離轉喪羊。擾擾大千維夢覺，與君聊臥白雲堂。

寄荊川四首

寇盜何充斥，焚如靡孑遺。喪明終有慶，遷雨得亡疑。四顧星河逈，重來草木滋。緣空悟諸有，臭腐即神奇。

絕無同俗好，宇宙合誰親。只有雲山近，相招便角巾。己知甘陋巷，肯復向平津。白首能憐我，如君是一人。

犬馬推予齒，君今鬢亦斑。百年纔幾許，一會復何慳。高懷元物外，輕舉合人間。何必丹崖裏，蒼蒼未易攀。

良才不隱世，孔孟故依依。叢桂雖云可，柴桑詎忍違。默存須闃闃，素履只庭闈。此情吾近取，君說是耶非。

寄荊川唐太史見虛巖山人集。　周詩

周詩字以言、號虛巖、太倉人。據其裔孫惠考、此二詩大概在嘉靖丁未、庚戌間作。

遼闊分攜後、音徽空爾思。風塵違俗遠、歲月著書遲。蘿逕閒居日、雲山獨往時。何年結蓮社、擔笈一相隨。

和子循寄唐太史應德 見戚明百家詩選。

焚魚辭漢闕、歸臥碧山陰。竹徑攜尊過、花源倚棹臨。乳探靈洞祕、芝採白雲深。抗迹羲皇上、逍遙只素琴。

和荆川題清溪莊二首 見戚明百家詩選。　張袞

張袞字補之、號水南、嘉靖辛未進士、仕至光祿卿。

書空多咄咄、種樹喜田田。白酒頻邀客、黄庭豈慕仙。與耽尋藥圃、歌聽採菱船。湖白連天色、分明新水篇。

少慕三花樹、蕭然五柳居。登樓看遠嶠、閉戶著方書。堂上頻呼鶴、溪邊不羨魚。客來能賦者、莫不是相如。

東荆川契丈　沈翰卿

沈翰卿、字子羽、江陰人。有石湖集。有聲江左、與顧司寇東橋暨段石菴、王前峯、湯五川諸文人遊。顧公贈詩有云、客途困才士、朋書勤詞林。白髮慙公道、青山送苦吟。又云、行醉鄉黨敬、詩好鬼神知。世俗誰青眼、雲山一釣絲。漢宮嬌寵地、徒認畫中姿。則所推重愛惜、概可見矣。

千里烟波釣艇稀、海邊今見築漁磯。後車呂尙還同載、前席賈生寧久違。獨往春洲搴杜若、肯淹別墅醉薔薇。空山飽飫青精飯、漫道求仙意轉非。

唐荊川太史稽山話舊 見盛明百家詩選。　陳鶴

爾坐山公馬、來尋賀老家。別離知幾歲、桃樹已三花。樓上燈明座、門前雨暗沙。故情猶似昨、時事轉堪嗟。

天界山房積雪盈尺、僮子叠爲五峯、每峯下作一塔、燃燭其中、與僧錄理公共賞之、忽憶唐荊川冰燈詩、用韻賦詠一首　華雲 詳譜中

空門積雪滿香壇、戲作層峯傍曲闌。瑤島巧依蓮宇

瑤華清映佛燈寒。幻同蜃市連雲起、疑向珠宮帶月看。一笑冰山何足問、開尊聊盡野人歡。

荊溪舟次寄荊川太史　前人。時約履菴同會于河舫、不至。

林臥殘暑微、秋高葉未下。荊南突千峯、鬱鬱若相迓。對之懷故人、徘徊不能舍。倘獲接晤言、願以中懷寫。白雲何悠悠、輕翼安所假。忽期徒詠思、水木澹雲野。

寄唐一應德　蔡汝楠　詳譜中

早承優詔返林居、滿院蓬蒿仲蔚廬。野徑採樵逢射雉、水鄉穿沼試觀魚。若山相對幽情愜、愚谷為隣世事疏。聞說經年詠詩賦、閉窗應注道家書。

淮西道中次荊川太史韻因寄　前人

南山寄跡數年間、撫景悠然慶舊編。還舍渾忘爭席後、為官那計積薪前。淮流變蜃窺玄化、濠上觀魚啓妙詮。

祇憶知音唐太史，不嫌狂客恣談天。

荆川寄新茶漫興　　胡松評譜

內翰遙緘陽羨茶，新春投贈意何賒。呼童出汲懸銀綆，屬婦行煎看雪花。且喜盤餐同屋角，不愁盃酌更天涯。椒花柏葉安時俗，莫被封侯悔別家。

次荆川贈萬鹿園　　前　人

滄海時聞動鼓鼙，老臣深念採薇詩。幄中舊畫勤王略，掌上新傳破賊期。所念帝臣俱鶩鶩，不愁折服有窮奇。帆檣秔稻連雲轉，笑彼么麽竟曷爲。

秋日與荆川宿金山寺賦五首　　前　人

洪濤滾滾竟何之，樹影鐘聲會若斯。絕壁倒垂雙日月，隔江遙閃萬旌旗。憑欄忽墮憂時淚，覽鏡仍增報主悲。最是臨齋易生感，浮雲天際正紛披。

妙高臺迥接風煙、月色潮聲助悄然。四海風塵欄檻外、六朝花鳥酒杯前。簾含薜荔繁香入、座傍芙蓉爽氣偏。傳與魚龍莫浪戲、欲移帆影鷺沙邊。

吞海樓前霽霧消、石欄東畔聽吹簫。潮來殿角諸天動、月上林皋萬象昭。異日繁華還此地、百年朋輩幾同邀。狂來擬共遊仙侶、東望扶桑駕雪濤。

滄波浩蕩兩空濛、飛步底柱之危峯。遙分萬里鯨鯢穴、俯瞰千尺蛟鼉宮。把酒潛聽老龍語、倚檻深憶屠龍雄。乘槎破浪一取辭、壯哉宗慤希長風。

靈巖橫亘大江淵、亂後重臨感慨多。東去塵氛迷海嶠、向來烽火隔關河。傷心草樹愁疑在、得意蛙螾喜若何。聞道和戎方罷戰、且須釃酒一高歌。

唐荊川攜觴邀余遊天甯寺次韻四首　薛應旂 詳[illegible]中



塵外樓臺次第登，不勞清供費山僧。霜前朱柿逢秋滴，水上青萍向午蒸。客倦欲依林石卧，心閑猶厭野雲騰。治安豈是長沙傳，謫于今愧亦曾。

十年朝市逐人登，今日相看白塔僧。石鼎香消紅火活，竹爐茶沸翠雲蒸。雨花滿座蒲團靜，過羽飛空錫杖騰。可笑黄粱炊未熟，不知塵夢醒來曾。

世路年來覺懶登，叩關終日訪高僧。晡時宿霧將收斂，冬月恆暘尚鬱蒸。因謝紛華能妙悟，不緣降伏制奔騰。利名海闊多沉溺，末路回頭又幾曾。

香臺拉伴喜同登，自信吾儕有髮僧。薜蘿任穿安用補，蕪菁坐啖不須蒸。忙中常覺心苗靜，夢裏原無意馬騰。盡說機關應解脱，直從參透有誰曾。

乞書記前

嗚呼、鼎元自丁卯以後十年之間、其蹤跡蓋不離乎吳越之間、周五百里之內。余之纂荆川公年譜也、實惟浙江省立圖書館緊賴。然館中所不足者、欲外求之而未能也。嗚呼、貧賤之困人、不其痛哉。于是形諸夢寐、見諸羹牆、而呼籲於四方之知識與同道之人、或託代購借、或託代鈔。十年之間、曩所求而不獲者、稍稍償其願焉。蓋宜興路鳴奇首爲覓贈王孚齋集、（第一次爲我失去、重爲覓贈。）潮州翁子光贈我重刊稽愆集、北平徐石雪爲代購熊南沙集。杭州徐曙岑介我而得讀萬曆本荆川集、同邑張季易介我得讀胡莊肅集。（上海富晉書社收買本。）且因同門奚昇初之力、而得讀李中麓閒居集。（上海受古書店收買本。）因同事千照古之介獲讀世經堂集。（爾時世經堂集藏西湖博物館、黃巖王叔梁爲館長、從容

假歸摘鈔。現此書已移歸浙江省立圖書館、可以公開閱覽矣。天津趙幼梅文爲假寄江午坡集。弟子巢章甫爲摘抄叢蘭館集。南京龍蟠里國學圖書館柳館長翼謀爲檢籍張陸兩文定及姜鳳阿、馮文敏等集。弟子錢履山爲摘鈔鄭東廓、王敬所諸集。亦國學圖書館藏本。既而還平湖葛稚威于陳讓旃席、假我蘭暉堂集、而海鹽張菊生丈特借寄其所藏鄭端簡公集。同事吳季明假我聶雙江集、長興王季歡假我見聞雜記及野獲編。永康程師湘、宜興萬深祥假我先德兩文恭公遺集。無錫顧欽伯贈其先德清溪莊遺集、並爲摘鈔華鳩山巖居詩稿。嘉善倪微庸在甯波天一閣摘鈔登科錄。同邑顧嶠若假我晉陵先賢傳。董劍菴爲摘鈔毛古菴集、徐養齋山堂萃稿、而葉常茲于役昆明、歸乃購贈我李中溪集。嗟乎、鼎元行不出五百里之外、而獲

聚萬里以外之書、海内不可獲見之本、而纂摘其文字、詎不以以上諸者先生與諸友人之力哉。其可忘也耶、其可忘也耶。先是、鼎元嘗欲之北平圖書館閱書一月、日不我與。然北平圖書館藏本、若鄭端簡公集、李中麓集、程萬兩文恭公集、蘭暉堂集、胡莊肅集、徐養齋集、逡巡數年中、亦既得之。尚所欲查者、爲周約菴之撫上郡稿、蔡白石之自知堂集、華補菴之勾吳集、劉汝素之嵩陽集、王士騏之禦倭錄等約十餘種。去歲冬、曾乞北平汪伯烈代往查之、報書云、書不在館。然此數種者、亦惟可供參考潤飾之用、而於此譜最有關係者、則爲江南經略、世經堂集、李中麓集、鄭端簡公集、萬文恭集、姜鳳阿集、王孚齋集。江南經略、世經堂集近在西湖圖書館、餘則求之館之外者也。今皆得之、可無憾也。而李中溪

集來自炎徼、亦可喜也。且夫一人之智有限、兩目之用不周、吾因陳蠹園之詔、而知求萬曆本荆川集。得陳渡阡表、知覓西山日記、得丁長孺議荆川者數條、一一檢出實證實據、辭而闢之。丁將自此抱恨九泉也。因夏樸山之詔、知覓仙居叢書、得林介山與荆川一書、與萬履菴上荆川書對勘之、知荆川少壯之耿介孑特、與晚歲之含弘、截然兩人。其進德之猛、變化氣質之速、爲不可及也。余之假書于西湖圖書館也、史叔同常翊之、得從容錄讀。而王昜士、高邕山先後假我明史、邵譚秋假我明紀、皆有功德于是譜者。昔鄭開陽輯籌海圖編成、歷述其倡首及中間佐助諸君子名、鼎元何敢昧之。嗟乎、浙圖書館孕此譜者也、其館外諸書則乞之乳者也。

江陰王希玉鈔寄黃海南傳、奔牛陳先琴鈔寄姜鳳阿傳、皆於荆川弟子考有功。蘇州楊祖述亦曾摘鈔乘叟

江集、迨後始假得吳氏藏本閱之。年譜稿凡六七易、弱弟鎮元鈔寫不及、屠潛民、莊觀澄、謝一忱、劉志傑、徐鍾英同寓杭州、嘗爲助鈔焉。

乞書記後

天下惟富與貴不可求、舍是則無不可求。鼎元爲荆川子孫、一日發憤欲爲荆川年譜、稽之家譜、惟明史列傳一篇、顧涇陽李溫陵撰傳各一篇、趙平涼撰墓誌銘一篇。查誌傳及世系中均不載荆川生月日。以子孫而爲先世撰年譜、而不知其生月日、以家譜而不能考知先世生月日、豈非皆可怪事耶。嘗謂撰年譜必資於行狀、荆川行狀非惟家譜不載、且不知其爲撰者何人也。一日冥坐、若憶爲洪芳洲撰者、然徧搜家譜又無徵。甲戌歲冬、至在海上、獲讀李中麓集、有撰荆川傳兩篇、讀其前傳而得荆川生月日、讀其後傳知荆川行狀果爲芳

州作也。愕然久之。于是求芳州集益亟、託之吾友閩侯陳子南陔、又轉託之陳先生石遺。石遺方修福建通志、求之不獲。吾又函同安縣圖書館爲徵詢地方人士、亦不獲。凡友人有四方之行者、無不託之、迄不獲報、已絕望是書矣。然吾十年來徧閱荊川同志諸公集、又得嶷菴公所爲陳渡阡表、荊川事略大備、譜之數十萬言、卽不得行狀亦無傷。惟心終不釋、迺懇周子邦式聲中央日報徵之、亦以盡人事耳。逾月、寓京閩人林君承志以芳州集報、謂仍得之同安芳州之裔。竟獲讀荊川行狀、知中麓所撰荊川後傳、大都將行狀轉寫一過、略有改動耳。而陳眉公見聞錄所記荊川惡衣惡食數條、亦多本之行狀、此皆已輯入年譜中。卽吾前所揣、雖不得行狀、亦無傷也。然行狀中記却楊遂菴相國索殿試對策、

較諸陳渡阡表爲尤詳。又有記二沙賊遁之前、荊川則其必遁、欲設伏誘至伏中殲之。伏兵怯、見賊遁賊亦遁⑨、此事至有關係。又於集中獲讀安子介墓表、子介爲荊川刻集、即世所著稱嘉靖刻本、不知其亦爲荊川弟子。余方輯荊川弟子考、欣獲補入、則余於是書豈爲虛求哉。曩余之求萬履菴集、姜鳳阿集、李中麓集、鄭端簡集、皆求之三四五年、夕形諸夢寐、殆將絕望而後得之。而洪芳洲集著錄者僅有黃氏千頃堂書目、四庫全書並存目而無之、余謂是書已佚於乾隆前矣。迺今竟得之。而未獲是書、未讀中麓集之前、即知荊川行狀爲芳洲撰者、豈所謂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者非耶。以是知天壤間惟富貴不可求、若先哲遺著、先哲精神之所寄、靈爽之所憑、苟竭誠以求之、蓋無不可得。余於以前所獲讀

諸書、借之者與指示之者、悉錄其姓氏入前乞書記中。復爲此記、所以謝周子與林君也。將兩記附刊年譜後、永以誌感焉。而數數爲任傳遞之勞者、余從毋之姪孫林清華也。芳洲從荆川與王遵巖遊、悉獲其作文之法、其爲撫臺譚侯平寇碑、敍事處卽學荆川廣右戰功錄、不啻肖之矣。吾師錢先生名山每深恨痛疾於張居正、謂居正之惡埒於曹操、而其諂事馮保則曹操之所不爲。此集附錄中記居正嫉閩撫慘殺芳洲事甚詳、讀之令人裂眥腐心、益信吾師之言爲非過。芳洲倘有賢裔能翻刻是書、一宣其先人之功烈文章、與受權相貪吏之慘毒、俾天下共覩、亦一快也。不佞日夜望之矣。丙子孟秋、鼎元再記。

讀甌東錄

嗚呼，吾讀甌東錄，則不獲見毋，見毋則不獲讀甌東錄也。先是，吾毋病風三年，時作時瘉。是歲霜降之前，疾復大作，業逾霜降矣，謂有瘉理，而不肖之遲遲歸省者，適浙圖書館有文獻展覽會之舉，而不肖自纂荆川公年譜以來，惟於舊書籍寤寐是求。是日入會，盤旋久之，見甌東錄。甌東錄者，荆川公會試同年項子喬之所作也。荆川集有與項甌東郡守書，又與周約菴中丞論項守書，不肖之知有甌東也以此。見書乃大喜，孰知吾見甌東錄之時，卽吾毋在里屬纊之日哉。蓋出會卽奉吾毋逝世之電，匍匐奔喪歸，在苫次，函啟圖書館長陳君叔諒，乞暫留是書。暨葬毋來杭，夏君樸山乃抱是書詣寓，俾獲讀焉。書十册，有書、啟、疏、判、牘、說、釋、傳、記、誌、銘、行狀、祭文、詩、詞、頌，爲浙江省永嘉區徵輯鄉先哲遺著委員

會鈔本有缺字缺行，其先已刊未刊不可知。項公爲盧州守廉，其同僚不便也，飛書謗之，將得罪中丞周約菴（名金）。公已獎雪之，謂項曰：我欲舉爾第一，而爾選此等同僚，奈何。項曰：若爲此遂棄某不舉，君子何恃而爲善，小人何憚而不爲惡耶。於張羅山相公孚敬之初召也，進開誠布公、人自不忍操戈之説。再召也，進敬以下賢，舜猶戒傲虐之説。三召，進包荒用賢，始終無間之説。凡此，皆切中羅山之病。其爲參議廣東也，與黄泰泉少詹論鄉士大夫與本省二司相見，引古禮以相責，而不肯稍自貶，蓋誾誾然有古君子之風焉。項公嘗云：予同年卓犖向上者，視他科爲盛，若羅達夫之純和，唐應德之剛健，楊伯修之視死如歸，黄士尚之處困篤學者，皆大賢以上人也。又與張吉山方伯云：仕優而學，倘又得

一二學道，如唐荆川、王汝中者，相啓發，則所就益不可量矣。荆川尚矣，汝中亦儘有益人處，不可以人言而不之與也。又云：喬以王聯誣奏聖明，目爲逆犯，應警菴從邊上遣官致厚饋於予，俾息以聖明必平反之意。而南部郎中洪芳洲朝選，同年唐荆川亦各有書饋。嗚呼，孰謂今人中無古人哉！又與戚南山書云：平生得歐陽南野、裁益居多，而羅達夫、王汝中、程舜敷輩次之，間有不事講解，亦能夾持，則唐應德、劉實夫、章汝明、郭君舜、楊實卿、蔡亨之以下數人，皆旦夕不可少者。又與王湛唐侍御書云：自陽明先生發明千古作聖之訣，海内豪傑之士翕然宗之，某所知者，若安福鄒東廓、言水羅達夫、武進唐應德、永豐程舜敷、福山郭君舜、遂寧楊實卿、泰州林東城、全椒戚南山、泰和歐陽南野、朝陽薛中離、永

豐聶雙江、山陰王汝中、茅治卿、雖才質不同、所造亦異、要皆所謂豪傑之士也。又與傅印臺書云、不求同於俗、而求同於理、奉道義以周旋。昔與郭君弼、唐應德諸同志嘗以此相期於終身。又寄趙峻谷翰林書云、日讀抗時一疏、令人毛骨聳然。嗣又知與唐荆川同肝膈。荆川曠世豪傑也、邇來充養日粹矣。蓋項公之於荆川公、其書中不啻三致意焉。而鼎元之獲見是書也可傷、而是書將來之傳與不傳也未可知、故備錄之、使後世見項與荆川之交情焉。且項與羅念菴論學、頗有可採語、而世無知項爲講學人者、黄梨洲作明儒學案、亦無道及、則黄氏恐尚未見此書也。余母氏陳卒以萬曆丙子歲九月十八日、鼎元少時家貧、艱難致之學、并記之。

南京圖書館閱書記略

吾師名山嘗謂鼎元子撰荆川年譜而未閲明實錄、終爲一憾事。往予嘗欲至北平圖書館閲書未果、既而知其古本書多已移至滬上、不公開閲覽。丙子季秋、鼎元以奔母喪回里。既葬母、乃以其暇急走金陵之龍蟠里國學圖書館索明實錄閲之。實錄于荆川事晦昧不章、所爲荆川一傳近于謗書。然獲讀王樗菴田、叔禾、林東城諸集、皆荆川公之金石友也、頗得補充資料。又于姜鳳阿集鈔得與王荆石書論荆川出處苦心、以闢實錄傳文之誣、此書至有關係。鳳阿集中上荆川師書凡十餘通、已託館中人代鈔得之、獨未及此書。以此知事貴躬親、即得此一書、鼎元爲不虚此行矣。又于明鄉會試錄鈔得荆川大父黄門公會試文二篇、如獲至寶。閲書凡五日、此外得者尚多。此行宿錢煒卿處、晤程滄波、周

恕齋、陸孔章、顧嶠若、錢易卿、謝稚柳。孔章、嶠若、易卿且助余鈔書。恕齋工詩，心交久，至是始面，治素齋餉予。又謁晤石部長蘅青、蔡司長子平、林祕書鐵錚，是數公皆有意于鼎元者。蔡公前年牧武進，爲修復荆川公陳渡草堂讀書處，厥功尤不可忘。林公與朱疆村輩治詞學有聲。自余閱書歸，爲文數千言揭之報端，茲刺取數百字附譜後。嗟乎！甲戌歲冬至歸，值毋病，未能奉侍湯藥，聞滬上有胡莊肅集，即趨而之滬。茲親柩始入土，又衰痲騄出，雖以閱書之故，亦罪之大者。烽火四照，落筆惘然。禹曆丁丑歲仲夏之晦，離盧溝橋事發生後二十有八日。

校記

①「梁公」上當有一「狄」字。

②河：當作「何」，見《四庫全書》本《念庵文集》卷一七《祭唐荆川文》。

③士：當作「仕」。

④藻稅：當作「藻棁」，見《藝苑卮言》卷四。

⑤「我」下，李攀龍《滄溟集》卷二〇《總督薊遼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公傳》有一「爲」字，當從。

⑥「威甯者」下當有一「多」字，見右引。

⑦疑：王世貞《弇州續稿》卷三《壽大司成稚川王先生七十序》作「擬」，當從。

⑧「事」下，右引有「者」字，當從。

⑨賊亦遁：「賊」字當衍。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21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页数=874
SS号=12365588
出版日期=2007.04
出版社=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14-3656-1
SSLIB-JPG=http://image3.edu.5read.com/image/ss2jpg.dll?did=b48&pid=1B7DE6B03E9F621B62282FAC5D548D2AEE5AAE825C71
EEB86AEFED28EA62D9FBF907E817EF64BB6DD6473A04591C963D7F702AFCE27CF0BAA65B4CC5978F07CDA57A5E6794F4650DA3FF5C6AF588C
0F81B16F5351E7EEAEDCAEFF6603DE5225251516DC7DBF89A4AA20B24EDB67EEFBD11C9&jid=/
PDG=